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四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拱和詩集一卷

〔元〕曹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拱和詩集一卷》提要

拱和居士集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解之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蓋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余雅聞其說今於拱和居士驗之居士隱拱和之間秉剛而守毅蒔淳而遜藉夷險理亂剖歷風塵而風猶行誼迥出流表以彼宏德文才得際風雲之會縱不在麟閣之中而蘭臺天祿似不可少居士者乃山水接遇風月吟嘯鄉人推薦同辭不起余雖久欽其望恨未挹其丰範而所稱賞於縢玉壺成石溪者余心雅識之一日余謁石溪於義塾意在訪居士也居士延余上賓接膝款語道氣殊異令余爽然自失一生鄙吝若為消除盡矣因出其平日所著集相示并徵余序余讀之不覺撫掌曰誠哉孔子有德有言之說也以闡理趣則精以揆世事則明體制嚴而人品弘事情近而寄意遠有補世道有裨世教其詩章更不營形容者氣味沉鬱翔森樂之風致默脫塵俗兮蘭州之體裁歟湖關覽季供奉之豪邁歟論者咸謂居士抱德而隱處栖山而吟發之詠歌類其為人彼有拘黃對白使儷綺靡柔節脫骨墮落浮靡惟不能充乎

其德故不能充乎其言若居士德至而言從之正所謂
積中發外澤媚山輝之謂也昔人有言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若居士之集其不朽者耶余久蕪筆硯勉承其命
為序以致景仰之思云
旹
洪武十三年十月北山伯鏞金聲拜手序

敘

一日儕教文士輩覽勝於北山過曹公舫燕遊之所
有蟠松怪石奇花異草勢帶如屏之贊皇公平泉莊
之風致盤桓竟日不能舍去公將以祖伯康甫所著拱
和詩集請序於余余覽諸作係我
朝文明肇運之初才士之手筆也三復在目而不釋
卷夫世之重璠璵之器以為奇玩余獨未然也古云
所以為載道之器者文也為世家之寶者亦曰文也
文之所存名實係焉千載而下使人覽斯集者孰不
景仰乃祖之名其詩文所遺豈亦不為世家之寶耶
又有乃孫能修舉廢墜使斷簡復成完帙而不失於
殘缺如璠璵金璧之重器而什襲之可謂賢子孫矣

然余復有說焉懷寶迷邦仁者不為若夫廣其傳以
與四方共寶之則又惟賢子孫之意云
旹
正德十三年龍集戊寅之望
賜進士出身工部主事丹山渴洙書於金臺官舍

重刊拱和居士詩集序

拱和集十三世祖伯康公係也有代進士理全卷多散
逸矣今以辨詩將模諸遺書於弘範處得樗齋公所存
一帙然中多朽蠹缺糊乃命弘範天覺口景集編次付
之剞劂嗚呼嘗鼎一臠不知全味一斑之窺若覩全豹
心甚悲焉摘目存什一於千百足垂不朽云

明萬曆二十七年歲在己亥
裔孫弘化百拜識

拱和八詠詩卷序

協和橋自此而南左右分祀守山也故家曹氏居焉
崖谷藪澤帚紆迴振雲飛鳥泊之態閒見迭出風景
不殊勝緊悠別開景葉窮懷觸人客於此詠歌故

緝齋十卷 昔者瀟湘八景畢匯八詠因以之而品題茲曹
氏曰伯康者乃致焉亦以拱和之勝分為八詠其一
曰東溪釣月昔人月來捉矣其不可釣耶其二曰西
山樵松古人常樵松而盤桓況親歸松隴其不可以
將樵耶其三曰竹亭午夢非夢於遊魂亦與之偵也
其四曰花園春酣古有傍花者酣而玩摘得其趣也
其五曰南橋晚眺效古人與客步天津之意其可不
娛景於晚乎其六曰北隴躬耕乃周家傳世要法別
伊人兮不耕何食焉之七曰義塾雲林樵偈蓋有取於
代木之餘響者之八曰義塾書聲蓋以讀書為起家
之本塾則義善教其子能善教人之子矣是為謂之
八詠伯康自賦之善詩者咸和之凡若干篇祈余序
諸首因將以示今臺遺後人也余惟儁其形於事者
宜自以佚其勞厭視聽之煩囂者則必有以習乎靜
則俗尚於不悅而萬事之淡爽往往以此余疾之此
八詠之作余目有所取也故夫智足以窮萬事則適
意于物仁足以函其性則與時不違其他日之來遊
來歌者豈直為曹氏之八詠也哉吁彼陰陽盛衰低
仰悅然身世之所忘必多其人也於是乎序

洪武十一年龍與戊午秋七月 壬臺山人滕浩

至明氏序

伯康公拱和曹居士傳

居士姓曹名志字伯康號拱和居士楊州司錄公光遠之後也大父諱謚而諱煒者其生父諱燁者其繼父也其祖先自郡城遷拱坦居士又遷東溪居士狀貌魁梧立心長厚更有才量而博通經籍善詩文里丈人忠愍公孫鄭公見而大器之遂以女妻初年頗有風雲之想及遭亂離不圖仕進詩酒徜徉居士飄然五柳之風致焉迫我聖主興隆詭譽遺逸而處士老矣鄉國共推不赴未幾建亭樂圃以為詩社集一

時騷人墨士相與吟風嘲月山水閣書晏然也居士天性孝友處二雙親無間言而建祠宇以奉先開義學以敦教而為人解紛有古節俠所為者里有驕悍不聞官司而聞居士官司聞其名延以鄉飲拔以粮長居士時自有其饒代輸貧乏者公私利賴焉及没雖深山窮谷聞者莫不曰喪吾粮長如喪吾考妣也而流涕悲悼云余與居士故交知居士最悉適其嗣以傳請表其概以授之

眷友生浦陽義門鄭 詩傳

叔美曹處士傳

曹處士諱燁字叔美與予同里乃父執也少事詩書有大智略值元祚衰不樂仕進寄與烟霞隱居坦之之陽巍巍以道義勠身以詩酒自適每以亂離未績怏怏不遂素懷從弟煒喻其意從容慰之曰吾幼子志翻其氣貌必不玷吾宗者為吾兄嗣可乎處士悅而從之處士為之鞠育不啻己出卒之志能敦孝道修行檢躬克昌丕緒亦處士教育之所致也處士嘗慨譜牒散逸兵亂失次敘禮先大父謹翁諱當言者

以當秉筆之任稍資冉葺釐然有辨燦然有章嘗曷國更姓之後而曹氏有譜可徵者處士修葺之力居多焉汪仲山誌處士壙曰曹為望姓而煒尤亢宗者良非艷美矣處士多懿行以其嗣志請傳以告來者野史氏顯曰古稱盛德者昌後以叔美之為人而斬其嗣天道福善安在耶雖然顏夭跖壽古人所慨天道不可問非今始矣況育繼子如己出子事繼父如己父則安有人己之分而斷續之可嘆也嗚呼處士亦毋憾九泉哉

里人伯憬葉顯傳 時洪武甲戌進士

二世祖洗馬公誥加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傳

二世祖諱傅字元輝其先東平人從父司錄公避亂遷居長塘裏及司錄公蒞任仕撫州隨父住居公革志以立學書史無所不窺世故無所不通但心不樂于小就每厭吳越非託身廣業之所錢王屢欲官之力辭不從宋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司錄公從錢王歸朝廷道卒公扶櫬迫葬時權知兩浙軍事范旻上言于朝名公授代州察佐力乞終制不赴五年十二月復用堂存名公授漳州刺史六年三月赴官十二月

郭贄考課稱其能七年九月差遣院品量才器以公文學淵醇志行端謹宜備員清官轉陞楚王府太子洗馬公領職尚掌經籍出入侍從時有所敷陳王甚器重之雍熙二年七月誥加奉直大夫協正庶尹九月楚王焚宮事發公坐落職攜家長塘裡築室隱居不復意仕進矣四年卒未及中壽夫人蔡氏先公卒繼蔣氏亦卒合葬姜山之源四子歡慶達道歡道早亡慶與達遷居郡城舍住宅為寺建祠東廡給田浮屠以奉司錄公洗馬公神主嗟乎以我祖之才而挫跌不盡其用良足慨嘆今略述出處以傳于後尒子孫當知世守毋使尒後世若吾今日之慨嘆則吾之上願也傳畢故叮嚀以告

大宋嘉泰甲子春三月 六世孫瞚頓首百拜

司録公曹光遠傳

公諱光遠字德威姓曹氏東平人漢相國平陽侯參之後唐咸淳間同平章事雖其先世云公自少具異志負雄略晋天福中游俠諸鎮馮導桑維翰輩咸大器之欲其仕公知晋祚不久而遂至丁未果亡公語人曰石晋氏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漢民殄野賊驕蒙塵獲祚三載亦其幸耳公自晋亡見其英雄顛倒猶孫仕進至漢乾祐乙酉從叔父威於其官事冢塵都通當漢將相有隙而威在隙內閤歸

又值遼主入寇勢雖北旋遂南游至浙見婺州山水之勝乃家金華鄉長塘裡避世十餘載迨我宋聖祖隆興晉周北歸值行吴越以策獻錢王俶王大重之授以揚州司録入以參謀相府出以職宰民濵公拳切忠愛所在政聲赫著建隆元年聖主御天吴越遣使朝賀公充副使風節和勁言詞正婉還國錢王勞之公曰以大王之靈邀福大國臣何功焉王益信任及聞賓末王朝京師復偕公行有言者曰若公才臣事與朝何患不立取將相而甘為小邦陪臣乎公曰亦各事其主耳言者不能難太平興國三年以地歸我宋朝廷擇有才德者補相之若孫承祐沈承禮而公與焉公抱超世之略使天假以年必有大樹立不虞天勿祚公遐齡於是年五月初七日卒於道其子倅護柩歸葬仍宅于金華鄉之長塘裡也我宋贈承事郎婺州司法參軍是為傳

大宋雍熙二年乙酉吉月 益府翊善姚 坦居易氏傳

大宋贈司錄公曹光遠

勅

朕初登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爾曹漢周今爾事朕
能勵厥德自昭於時屑㘴觀章愈其思勉可授承事
郎婺州司法參軍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勅 令
大宋建隆三年十一月八日下
之 寶

曹叅軍贊

行止我翁立心忠恕學博才優政勤績著黼黻王猷
表章黎庶百世之下咸彰厥譽

東萊呂祖謙題

大宋贈武惠王曹彬 初封濟陽王

奉
天誥命論道經邦與戎定亂孰是二柄畀予一人得
諸全才阜物康民原任宣徽院事兼義成軍節
度使曹彬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協余與運為國
元戎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
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
并錄茂勲用加上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
之崇再錫爰田仍加珍賜增中權節制之重示
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惟功名足以埀勲祈常斯
爵祿乃為有邦勸助祇膺時命無忝厥庸可加
賜檢校太傅領忠武軍節度使餘加故行
誥 命
大宋開寶九年二月十七日下
之 寶

曹彬武惠王像贊

文武兼資過人之器擁祐
聖明捧日而起恩眷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

掌制綜藝當日煒煒米裔卓哉勳業可與難併

米芾元章撰

誥命之寶

原梓拱和集裔孫

一夔　弘範

國藩　弘化

一諒　天覺

一鼎

重梓拱和集裔孫

有章 立極 允年 定 時陽

宁 士奇 夢發 夢登 思志

允奎 廷璵 廷琇 珏 本誠

維邦 元琮 元獻 濟邦 元珪

元璜 學元 育虎 元琳 日玫

日廣 元烜 宗遠 元瑛 太祚

廷傑 庚生 元珎 元卿 元廷

隆甲 隆升 售 潏 振

太清 元寬 趂 元颸 元喜

隆受 日昌 廣 隆文 慐

日琇 隆雲 元孚 隆震 堢

浚 鳳翔 允久 應灝 紹武

兆鎬 成史 尔義 尔聘 若合

虬耀 兆銓 兆奕 兆鑾 兆鋌

啟富 世貞 瑞京 學曾 世昌

端 感遜 學大 兆爽 兆葵

世臣 倬 世謨 家瑚 家璉

雄 孟敬 天成 九合 春

虎 兆衍 若騄 啟貴

世顧 若聖 國柱 鵬遠

良瑞 啟華 盛生 日煜

太成 元俊 孟忠

康熙四十年桂月 裔孫賓尹頓首百拜纂輯

拱和詩集目錄

五言律

七言律

拱和八詠

五言絶唱

七言絶句

拱和詩集

古婺拱和居士伯康甫著

五言律

携葉子泉何克承黃叔善燕放生塘保福院分韻得催字 子泉諱顯後登洪武丁丑進士

拉友同尋勝開觴綠水隈柳陰吹短笛松影落深杯風軟波光淨霞明樹色開鳥啼山欲暝山寺撞鐘催

幽居

自得窮通理幽居養性靈呼童理藥鼎留客話熊徠碧蘚沿花砌蒼雲繞竹亭閑樵獨自酌一醉見天真

自適次相友仁韻 友仁諱旂後登洪武甲戌進士

境僻紅塵遠幽閒寄此生日高林影重風細澗聲清白鶴花陰舞黃鸝竹外鳴科頭終日坐吾自適吾情

答邢師晉寄東韻 師晉諱沂號雙岩

雅接雙岩氏因諏教子方少薇光華尸太乙燦溪堂話曲情真處詩聯興未央分襟雲樹杳飛夢遶胡床

秋日留果亭晏集得虛字

幽亭乘興賞勝概北山墟竹色侵衣淨溪聲入耳庶
紅留楓葉暮黃見菊花初滿目饒風景煩襟頓拚除

宴黃叔菴南野堂次葉子泉

南郊宿雨收野色翠微流竹徑修還曲松軒清更幽
棋聲驚客夢鳥語動人遊樽酒閒相敘緋䌷竟夕留

遊赤松山

尋真到赤松丹井水溶溶鉛汞藏金虎刀圭護玉龍
棋台蒼蘚蝕羊石白雲封欲覓長生訣黃生尚未逢

和何克承山中居韻

癖性耽孤寂潛居謝紛紛林巒啣嶺日風送渡岑雲
樹色扉閒得溪聲竹隔聞山中人不到媚巴鹿同群

月夜鄭居厘攜酌過訪

村居元自僻月夜更清妍有客攜壺至無心欹枕眠

同鄭孟機遊淨刹院

琴彈四五曲詩和二三聯絕勝習池飲接羅倒戴偏
蘭若倚岩幽深雲浹翠稠月明林影口池綠水光浮
白露侵衣袂黃花泛酒巵晚鐘催客散明日許重遊

次滕至剛韻奉邢師魯 至剛諱治

空嶽萃精英鍾崖氣宇清積書摛子讀吐句鬼神驚
酒墨春風動高談夜月明陶情松菊徑何用絆浮名

重遊周氏城東別墅

再過城東墅風光擬昔年泉聲摘帶月竹影故籠烟
綠暗桃陰密紅翻杏蕊鮮溪西歸來棹扣船唱採蓮

游子泉花園次相友仁

冉冉春光暮園林景色濃鶯啼芳徑裡花戲碧波中
嫩柳侵槐綠夭桃壓李紅游人興不盡秉燭照花叢

晚眺懷滕至剛

野色宜秋晚長空漸沒塵東溟邀月上南陌減人行
日落山移影風清鶴唳聲天涯知己隔獨立不勝情

游午坑塘即景

攜客御風來漣漪淡蕩開鳧浮波上下鷗沒浪緋䌷
雲氣籠山脊月光照水隈無心搜野趣好句競難裁

季秋游西岩寺

秋日西岩眺村庄繚繞間岩深藏梵像軒迴爇香烟
徑曲栽黃菊池空放白蓮時無長工在誰與共參禪

游多寶寺次張兀齋韻

捫蘿過四峯峯外梵王宮瀑響千岩雨松鳴萬壑風
小橋跨碧澗修竹倚丹楓貪話逢僧舊歸來月掛桐

和邢師曾寄何克承韻

盤溪何夫子靜處林泉居開徑栽新竹下帷讀古書
提筐采澗藻引水灌園蔬不到紅塵境山中樂有餘

登玉壺山

登眺玉壺巔逍遙物外天芝茅和露擷羊石襯雲眠
酒吸金盆瀑茶烹丹井泉蓬萊何必問此地覓神仙

訪子泉不遇

雨過烟村晚風涼透客襟平沙群雁落疎樹獨蟬鳴
引鶴溪頭渡携琴竹外迎雲深知己隔惆悵不勝情

紫竹亭詠竹

修竹倚東川亭虛納紫烟月篩影湘簟風戛和冰弦
傲雪容常翠凌霜色更鮮時來吟嘯者不減晉時賢

雨

霎霎起濃雲飛絲破午熏荷池初淅淅竹徑已紛紛
氣潤琴書濕涼清枕簟氛竟虛游子興悶坐到更分

新晴

地僻景偏幽新晴上小樓山空雲盡捲澗闊水平流
散客饒清興閒人愜遠游開樽談野趣更喜月懸鉤

過司錄公長塘故里

司錄金華祖源流東魯傳徙居方井上避地長塘濱
信墨存宗牒遺芳待後賢仍孫經此過仰止思悠然

贈張彥初

曠達張居士襟懷迥出羣棋青雙屐健釣綠一竿輕
鼓枻留鷗敲棋破觀盤自緣耽野趣非是愛逃名

王師下婺

遏亂逢真主提兵淨婺城山川騰銳氣草木灑雄聲
日閱九旂耀月揺雙劍明犬羊潛遁跡今日定昇平

同張兀齋游桃花源

杖策同知友搜奇涉勝幽橋通危岸架溪繞亂峯流
樵徑青難合仙田紫氣浮桃花無數發中有避秦儔

新居自適

協和新卜築頗稱野人居庭窄宜栽竹軒低可讀書
傍山時抱秀臨水日涵虛村境殊荒寂吾心常晏如

游沘山

擷水北山岡因尋叱石羊鳥啼山答吹花落洞流香
丹灶紫烟籠雲舊白鶴翔二黃鶯怪我謾詠拙詩債

遊優悠洞

纔礴太陽連優悠一洞天青虬岩掛樹玉液洞飛泉
丹室雲封家芝田草布脚何時塵鞅脫棲息日盤旋

七言律

題張彥達蓮池草堂

塵囂不與樂徜徉清隱蓮池結草堂門掩水聲閑白

晝胸澄旦氣靜滄浪雨採亭竹琴書潤風落瓶花筆
硯香條識此窗高臥處陶然應自話羲皇

遊赤松歸庭次何克承韻

乘興穿雲謁二仙瑤花琪樹翠微間石羊臥月黃昏
淨野鹿啣芝清晝閑玉樹香生丹井底蒼松倒掛翠
溪灣尋真玩勝歸來晚載月吟詩獨自還

村居

徑僻渾無俗轍來柴扉長掩遠山迴雲接頭上詩應
就風過窗間卷自開數片落花簾外捲我番跡雨燕

飛田村居寂々無他事酌酒歌詩踏破苔

清明祭墓有感

禁烟天氣屆清明祭掃先塋雨乍晴撲面紙灰蝴蝶
亂沾衣柳絮雪花輕蒼松翠柏悲愁惡紫燕黃鸝奏
巧笑回首夕陽歸路晚野塘蛙鬧倍傷情

暮春感懷

綠樹陰濃水漲溪闌珊春色最清凄殘紅數點桃花
落嫩綠千層麥葉齊日暖野塘魚戲浪芹香曲徑燕
啣泥恍惝脈々傷情思悲聽空山杜宇啼

春日積雨次相友仁韻

平林烟樣碧重々悄々輕寒宿霧濃曉雨霏々織柳
眼東風剪々減花容寞々野外看山拱寂々庭前翠
蘚封光景凄々空嘆息溪頭惟見水溶々

山居次鄭慎儀韻

樹綠陰深路幾迴幽軒寂々傍山開雨霽鳥啼簾未
捲水流花落燕初回風挾松枝歸屋宿月移嵐影入
窗堆卷軸盈床渾不理謾敲詩句踏青苔

閒步諧

木本水源古自然陳思華胄信綿々東平德澤淵流
遠南渡家聲奕葉傳貽移一门嚴序秩孝支百世足
才賢冀裘克繩先人業千載光榮耀譜篇

祭長塘祖墓

長塘先隴草芊々南宋佳城四百年無没祭壇荒徑
裡歌钊華表夕陽南山空夜月歸遼鶴樹老春風泣
杜鵑深媿未能繩祖武椒漿一奠泪潸然

東邢師曾

投轄慇懃思不禁山城漏轉尚留賓桃花扇底歌聲
婉竹葉杯中樂意深文叙不須浮白興歡娛豈是醉
紅情懸知謀子心猶切會見飛騰起一徑

西湖

其客携壺泛画船西湖佳麗翠依然柳洲鎖秀晴光
豔蓮沼生香晚色鮮三竺楼台争勝概六橋桃李競
芳妍凭観放鶴孤山處惆悵亭空夕照間

溪村晚眺次相友仁

雨過溪村景致餘溪陰深處有人家簾依香蕊紅實
滿岸遶楊花白日斜夕渡風清聞牧笛晚凉雨润看

漁沙携笻踏遍溪堤路引鶴吟詩興趣加

游金山寺

萬里長江日夜流中蟠島嶼壯南州亭臺倒浸魚鱗
屋烟月斜飜蜃氣樓遠近鐘聲空響喨輝煌燈影浪
中浮乘風鼓棹歸來晚倚遍危欄戀勝遊

遊淨居寺

雙崖聳壑夾溪重拄杖徐行到梵宮衲掛松梢僧擲
月筒搖竹影鶴翻風閑觀經時々有靜悟禪機色々
空獨坐黄昏淨不寐護敲詩句佛燈紅

送春

重遊優悠洞次邢敬之

太陽嶪峩翠華重石壑優悠曲徑通岩澗潺々流夜
月口雄舟々舞春風雲封洞口幽還邃雨洗崖前翠
後溪搜勝重來天欲暝落霞孤鶩渡長空

重游寶福寺次吳瑪王

古寺幽幽僻且深芒鞋尋勝踏芳塵山花笑日曾迎
眼澗竹吟風足咏春烟暮鐘聲飄塢樹雲拖嵐影浪
僧都截面浪跡靈源境遮怒山靈怪我頻

俱胝院次一默堂上人 胝音視

俱胝岂羨倚翠薇烟雲繚繞客来稀禪関静寂無塵
慮幻境虚玄幽偽模日落林端鐘韻發月来松上鶴
飛歸皈依擬学無生訣回首塵情始屡違

葉季初蒼松閣次桐友仁

偃蹇長松色蔚蒼陰移高閣動新凉濤翻萬壑青山
舞雲遶雙崖白鶴翔風細遅遅苔蘚竹榻月明满影蒼
芸窗頓觀萬緣濃深處如是南陽舊草堂

重遊三洞

群山環遶洞天開此日重遊甚快哉一鶴翱真横碧
落雙龍躍彩遥青来冰壺窗裡晴流瀑丹鼎崖限晓
落灰屡訪列仙何處去不知塵世隔蓬萊

張彦遠樓

蓬池樓閣碧雲間華髪生風六月寒海上有書頻附
鶴軒前無樹不棲鸞月涵玉宇停盃向泉落蒼崖隔

座看風景四時殊迥性烟霞笑散勝神仙

重遊寶福寺次宋知州吳瑞玉

踏破烟霞路幾程重祇園隱不生塵沿崖芳草通遲脫
央澗桃花色色春一片閒雲侵佛座數聲清磬散禪鄰
年來攪盡山中勝衲子無嫌笑語頻

問月

月到中天皓魄多鏤將圓缺問姮娥初明困甚銀鉤掛
院望緣何寶鏡磨玉杵搗丹就否霓裳奏曲曲終麽悍
悄然默無言答把酒臨風發浩歌

拱和八詠

東溪釣月

東溪一帶瀉寒流寶鑑涵空上下浮玩到無聲清入夢
愛他有影夜垂鉤長竿欲抵蟾蜍窟涼氣逸迷碧落秋
從倚支機渾不倦無邊詩景似相留

西山掃松

一登西嶺拜先塋臨目難禁百感生歲序推遷風木老
松楸零落野雲横解衣拂卸苔猶在添土其如淚欲傾
回首夕陽山外路悲聽烏鳥吐哀聲

竹亭午夢

編籬架屋兩三間門掩蕭蕭竹數竿一枕黑甜雲影亂
半窗蒼雪雨聲寒節分流水醒記拔枝補雨欄自憐
虛材荒樂久竟無好句刻琅玕

花圃春酣

好栽異卉樂徜徉彷彿裴公綠野堂隙地不妨裝景致
百年贏得引壺觴諂侵幾席凝胭艷醉領春風上鬢香
富貴都華卧不識願承先世種餘芳

南橋晚眺

協和橋畔晚烟微舉目西山送夕暉荷葉池開涵濕色
樓花籬落帶寒輝南街旅伴來投主北塢人家半掩扉
對景今人興感慨朗吟三復欲忘歸

北隴躬耕

北區沃壤可輸困不減當年樂有莘數頃晴雲林外曉
一簑烟雨隴頭春白鷗飛處歌聲細黃犢眠時草色新
自是散材無所用卻將耕得乞閒身

雲林樵唱

自嘆浮生慣執柯都將心事付樵歌擔頭風月雙蓬鬢

谷口萍蹤一擲梭遠樹平林隨處見白衣蒼狗惹來多只
因甘此樸泉樂無夢夠端聽玉珂

義塾書聲

為學應須加懋修義開書塾坦東頭不誇絃誦聽來爽
但望衣冠續未休時逐西風長晝夜不隨萬籟五更收
諸郎若肯遵家訓行見成名拜冕旒

獨酌

簾捲風聲靜亭虛月色深閒樽獨自酌一醉樂天真

落花

成記紙行製

雨霽秋捲飛花解帶香數聲啼鳥散半枕午風涼

和張几齋

但水流明月潺聲不奈寒客來無別事接袂夜清談

夏日閒吟

口掛集幽禽清風來故人心閒無個事欹枕數窗櫺

拱和堂閒適

溪上草堂幽寵涵萬頃秋一塵都不到欹枕對閒鷗

秋日遣懷次何文承韻

有山秋色裡酌酒菊花前人境渾多事吾廬別一天

遠望

樓閣林杪出雲山屐襪有一翻跌雨過花落鳥聲寒

後洗馬池喜咏

俶和溪東二世祖洗馬公舊地田宅欲其池仍稱洗馬云開世亂子孫大業余叔居於此後修此池喜賦之

人去池猶在存人不亡喜今還故業幾步自徜徉

重陽

村居九日秋風景樂優游新醞茱萸酒黃花插向頭

秋晚

徑通拱坦隈人在秋容襪向鳥飛來一齊集淺口

成記紙行製

睡起

微涼半捲簾無事枕書眠鳥語驚殘夢戲看新月愁

夏日睡覺

炎天不可爭歆枕息真機蝴蝶夢方覺金烏墜翠微

夜坐

雨過浮雲散風清逸客衣月明人不寐獨坐了玄機

次滕至剛韻 譯浩

撫世憂徒切匡時志已乖卻孟道自酌凡事命安排

贈黃叔善坦溪漁隱

家住坦溪曲水清魚可掬月明釣不歸移樺汀邊宿

山崖石佛

恰石遺梵像青松倚漢參鐘聲驚倦鳥雲影鎖層巒

秋雨

秋聲風雨散點點空山濁無語夜沈沈支頤玩周易

秋涼

初雨却煩暑新涼入暮添霜蛩語清砌風馬戰虛簷

百花圓荷池玩賞

滿向池頭桃荷香襲満綿煩襟一笑奧叟喜晩風吹

成記紙行製

贈騷人

嗜詩疲筆硯好酒懶盃觴散客將何事胡亂宇揚

納涼

簾捲親山色窗開遶竹香心閒塵事少晏坐納清涼

聞笛

曲徑斜陽入遙山紫翠浮偶聞一聲笛吹散滿天愁

避暑

熱極幽窗避薰風竹下來□襟頓覺解吾意甚徘徊

金華十詠

雙溪明月

雙流月色多秋冷浸姮娥漁父移歸棹清光滿笠蓑

八詠清風

樓閣臨溪上風清桂子香揚如詩八詠名擅沈東陽

芙蓉曉色

金華第一峯削出玉芙蓉宿霧風初捲崖莪曉翠濃

積道晴嵐

積道擁南洲蒼蒼翠欲流晴光連樹霧嵐氣接天浮

紫崖夕照

奇探棲紫崖蹟罷夕陽閒倒射金光影千山紅紫間

白沙春水

白沙春雨過溪泛清波三月桃花浪魚龍變化多

赤松羊石

赤松多幻事叱石起羣羊變態堪圖畫追奇德二黄

智者神鐘

靈源智者寺年錫不知年八百鐘聲動鯨音飛上天

麗澤書院

呂氏讀書堂猶存麗澤名一時成勝會千古仰芳聲

金錢佛塔

詣入捐金錢造塔禮如來玉柱亭亭立玲瓏望九垓

晚步

讀倦臨流水微風拂面清一聲歌正緩羽扇拂輕塵

又

倦來拋書帙携友繞溪行歸來幽窗臥陶然古葛民

釣臺

口口徐步雨新晴風細鶯啼竹弄聲景物眼前皆可

意安排詩句頓成

重燕葉子來花園

花園芳菲艷麗春華亭今復列清樽東南賓主情相洽

沉醉東風倒著巾

張彥遊花鳥韻

夢覺花間鳥數聲綠肥紅瘦媚新晴耳聞目擊多詩意

一夜推敲直到明

春日即事

春日融和春日遲流鶯睍睆鬧花枝閒來尋到優悠處
風煖芹塘燕啄泥

撫琴

分外無心心更清高山流水總陶情綠桐彈向知音聽
一曲薰風樂太真

醉翁

行藏與世相疎達洗醉東風樂自如若使楚原知此趣
免教漁父問三閭

柳

嫩柳絲垂傍小橋新枝無力任風搖看來本是無情物
也與離人起寂寥

漁翁

綠簑青笠渡中流那著人間半點愁志在得魚沽酒醉
數聲欸乃宿沙洲

題畫

溪山翠色總葱蘢回顧韶光入眼濃遊子興闌將欲返
小舟橫渡夕陽中

梅

隆冬萬卉失英華惟有先春獨放花風遞香魂頻入夢
月明移影上窗紗

又

陽春百卉未萌芽先放江南第一花幾度閒吟明月上
橫侵斜影到窗紗

悲秋

休言宋玉苦悲秋我亦終朝作楚囚否極泰來常理事
春風自有日回頭

夷齊

天倫父命兩難存遜國逃亡孝義心采蕨首陽完大節

清名留播到于今

雪

六出花飛向便東村林竹樹玉玲瓏老農占候欣三白
頫預慶明年五穀豐

又

柳絮梨花亂撲飛瓊林雅然玉交枝寒窗獨對青燈下
恰似孫郎夜映時

喜孫景衍入泮

幸汝青年入泮宮老顏歡喜笑春風夜深燈火螢窓下
耕讀葩經衛武公

又

晨昏思汝百憂增幸進鱣堂喜不勝萬里雲程如有志
工夫勤付讀書燈

夢遊赤壁

片帆隨夢到黃州月小山高水自流赤壁英雄今在否
令人感慨憶前遊

夜聞子規

梅花帳裡睡初醒忽聽啼鵑第一聲喚起故園魂夢斷
傷春人物也同情

千葉桃花 百花園詠花分題

千葉桃花點綘英凭欄無語甚多情一枝自是足消春
恨何美女都與武陵

玉紅牡丹

嬌精寶魄襯粧紅鼓鼓天香繞綺欄一種千姿傾楚壁
酡顏無語笑東風

新秋勉孫景行

大火西流暮暑收梧桐飄葉報新秋乘時早奮持風翮
莫待星霜點黑頭

楊妃菊 百花園詠花分題

籬下秋香爛熳紅誰將傾國嫁西風濃粧翠袖今如在
雨露年年發舊叢

臘梅

鐵幹横斜映草寒暗香浮動月黃昏花間曾寄江南信
瓣落能添宮內粧

贈坦溪漁隱次何克承韻

身着羊裘把釣竿清流萬頃浩漫漫客星未犯明庭座
正照雙溪拱坦灘

溪居次邢師周韻

溪上幽居甚寂寥個中風景足逍遥柳陰坐石觀流水
桂棹(楫)尋芳過小橋

冬至

繡針添線日初長陰極猶能復一陽葭管灰飛回淑氣
梅花玉吐破清香

舟次黃河

破迸沂流北上遊，每驚波浪起潮頭。世人莫道黃河險，
若比人心是順流。

攜琴訪友

溪上青山鎖白雲，樵歌牧唱隔林聽。把琴欲覓知音者，
回首松梢掛夕曛。

春日謾興

林下幽居鎖碧苔，桃花落盡燕飛回。個中清趣誰人會，
細雨霏霏浥淨埃。

期遊五龍山因雨不果

磁磚龍山景色新，春風曾約我登臨。山靈似厭紅塵跡，
咫尺幽奇竟莫尋。

冬日何克承見訪

知己來尋水竹村，鵲聲頻噪啟柴門。農家無物款佳客，
一曲瑤琴酒一樽。

淵明

彭澤歸來稚子迎，清風高節古今標。松菊三徑堪娛樂，
五斗差教去折腰。

西崖石佛

卧月埋雲不記秋，忽成大佛坐崖幽。頻觀祈禱紛紛者，
誰悟先前是石頭。

送葉子泉應薦上京

潛隱溪頭理釣槎，榮旌徵起赴京華。良才應作皇家用，
不負胸中書五車。

成記紙行製

附名賢和題八詠

東溪釣月　　鄭濤

碧落無雲瓢玉盤玻瓈一派淨澄瀾惟君坐受雙清趣
閒理絲緡到夜闌

西山掃松

春老年年有蜀魂寄哀長又傍孤墳掃松最是清明近
到此令人忍見聞

竹亭午夢

修竹枝陰翠滴檻黑甜一枕午偏清也應聽取鈞天樂
勝得黃粱一飽榮

花圃春酣

濃艷熏人笑語香春風滿坐酒盈觴醉從花底眠芳草
喚醒方知鳥似簧

南橋晚眺

景色澄鮮雨乍晴碧山樓處暮雲平望中自有詩中趣
幾點鴉歸幾雁鳴

北隴躬耕

田家生計一犁春事業何心慕有莘種得秫米惟釀

酒歲供禋祀與留賓

實林熙唱

曲徑穿雲阻且修雨三隨伴共踦嶇聽來長在林深處
惟許山翁互唱酬

義塾書聲

盡道君心德義修延師應許眾從遊幾番試唱唱處滿
屋虹光貫斗牛

予因過壽伯兼翁之竹亭燕酬之餘以此卷索詩為八題之倡終不其標
過韻不揣陋賦此以塞其請并書四字以冠卷端後之作者毋誚
代筆拙句曰尚

凡明洪武丙辰夏端陽後一日　義門鄭濤題

東溪釣月　　樓惝好

平生心事總休休數人絲竿一釣鈎邵受冰輪明徹夜
更欣碧練湛涵秋忘機鷗鳥相狎不禁漁舟任去留
釣得金鱗唯對酒醒時且酌醉時謳

西山掃松

年年佳節拜先塋一上丘陵百感并紅染杜鵑花淚重
白飛蝴蝶紙灰輕酹殺致敬三加奠今古興思幾愴情
最是夕陽西墜後不堪鶴怨與猿驚

竹亭午夢

數椽環列幾修竿玉作叢兮翠作圍倚憩吟時詩易就

困眠枕處夢偏安怕縈世事絨雙鬢欲衍元神鍊寸丹

我亦願身歸隱計南薰一枕醉同軒

花間春酣

何事營營不自休百年光景幾風流花開莫把春虛度

夜靜還期月可留客醉不知天欲暝尊空更與僕重謀

得行樂處須行樂莫使俱曳白了頭

南橋晚眺

懶散無拘烏角巾短筇徐策對斜曛秋光湛浸一泓碧

野色平從兩岸分山雨山晴天作畫村村南村北稼如

雲晚重來更有堪觀處淺渚蘆花落雁群

北隴躬耕

自來耕稼足貽謀志慮渾忘分外求白水一犁芋野晚

黃雲數畝鹿門秋雨暘時若欽無間豊稔年來喜倍收

何幸林田堪早穫釀成都為客來篘

雲林樵唱

收遠羊腸入亂山登臨如在畫圖間數聲穿過行雲去

幾將忙伐落日還足履巉巖無慮險身以至治足怡閒

鳥鳴如尚松秋聽取令人為解顏

義塾書聲

主人結塾義相資尚義原來是德基欲使比閭俱向學

不論館穀與延師咿唔弦誦無朝夕揖遜人皆熟禮

儀要識廟廊未繁客起家多少自茆茨

洪武丙辰仲冬朔吉徵仕郎光祿寺署丞東陽樓

御仕恭題

東溪釣月　　蘇伯衡

超遥分派遠湛湛涵秋清一竿修且直一絲纖而輕清

宵耽靜坐託此漁為名有釣不設餌但結鷗鳥盟

西山掃松

屏山鍾秀氣景凝成古丘春花杜鵑泣西齋倫惆浮紙

錢盈墓域盤餚羅珍羞唯有樹松子世抱古今悲

竹亭午夢

青旅數十箇幽亭三丘椽夢覺杏悅階下涵清泉幾杯

元亮酒一枕羲皇天何須黍飲枕長使惺惺然

花圃春酣

淑氣奩群芳清光溢紫囿覗睆鳥絃歌嫣然花錦繡有

客過我遊樂此佳時候醉後倩人扶笑舞春晨袖

南橋晚眺

倚棲南澗限四顧多清勝山遠夕陽底低林深鳥歸趁

秋水與長天俯仰同一鏡德旨謝元暉對此得佳詠

北龍躬耕

北去二三里生涯總肥沃布穀數聲餘春雨一犁足綠

見麥雲黃又喜稼雲綠年年秋倍收鷄黍慶豐熟

東溪釣月

遣已

雲林樵唱

一山又一山路入雲深處時有采樵人兩三相逐隊前

者歌仍宜後者聲相繼遠戀空中偶松風響寒翠

義塾書聲

主人樂為善古誼執敦古風延師設義塾遠近忻相從

但欲重禮教鄰里皆雍容試聽伊唔讀落落聲摩空

洪武丁巳歲春仲朔後二日眉山後人蘇伯衡題印

東溪釣月　汪仲壽

一泓澄碧淨涵秋天與波光上下浮志不在魚忘設餌

心因愛月懶維舟浩歌還自掀髯笑樂靜何須秉燭遊

對此悠然真自得肯容嵩衆屈羊裘

西山掃松

陟彼崔嵬望隴西白雲深處塚累累追思合盡蘋蘩禮

遙憶偏形雨露時舉節恐防苔蘚積展眞旋北土泥堆

一觴酬罷重回首忍有荊榛沒斷碑

竹亭午夢

數竿玉立並猗猗日午影上遮漫把一杯偏自適聊欹

半枕雅相宜南薰簟席清無著春草池塘夢有詩睡起

莞然成獨笑博山香冷已多時

花圃春酣

春色年年錦繡中此時誰不愛芳叢邀朋拉友歡成會

酌酒吟詩興不窮自喜清閑無俗慮每携沈醉倒東風

日哺還待花間月何用當筵舞袖紅

南橋晚眺

橋横虹影跨南溪登覽常欣對夕暉斜枕船頭漁父醉
倒騎牛背牧童歸斷堤柳色連芳草幾處人家在翠微
手挽枯藤返步緩又看明月在柴扉

北隴躬耕

喚雨村村布穀鳴及時宜種又時耕致君堯舜他年事
代食蔬畲此日情短褐解將風乍煖香羹脫處雨初晴
知君饒有逍安志未許龐公獨擅名

雲林樵唱

路入青山不計程採薪人慣得經營兩三更迭歌和同
調四五成群喜共行應分有聲驚鶴聽因風引韻和松
鳴幾回獨倚擔頭聽心學謳歌樂性情

義塾書聲

頭晦窮通有不同人生不學奈愚蒙要全族義衆鄉義
欣轉淳風振古風教育咸誇財六子討論盡喜口成功
咿唔聲徹倚堪聽猶勝絃歌夜月中

靜齋江仲壽題

坦東溪歌為曹伯康公作　邢沂

坦東溪受源水潺湲流出兩岩裏青山盤盤水兩曲中
有喬木參天綠坦東溪頭新酒熟野店開門映修竹坦
東老人居水西暮年結屋臨清溪高堂新揭拱和停一
門和氣相歡攜坦東乃是巢許倫武夷朝散之後人溪
頭種杏今幾春相看四世何彬彬我從去春一相見謀
茶嫻家情惓惓坦溪諸老相逢迎把酒論文盡英彥我
今重來復幾時何君遠遊猶未歸華微隱者居蓮池每
同一笑期無違拱和堂前何所有黃菊開花照秋九非
宵對菊延清觴今日相留重攜酒諸郎拱立春風多有
酒不飲顏自酡願言千載如今日看我歌此東溪歌

初秋邂逅張原安於坦東溪上伯康公留酌別一

兩賦詩

詩名已動江關久幾度相期不我逢一笑坦東成邂逅
少留溪上話從容斜暉猶樹秋陰薄微雨過雲山氣濃
明發又聞隨色去杖藜何日得遊從

簡曹伯康公

吾愛伯康氏恂恂有義方藝羽收美秋瑗圃築新堂舒
客情無已持杯樂未央君家孫與子勿擇兩來床

邢沂謹

竹卷記

此卷得之詞兄葉伯愷所貴雖不貲而素願幸已酬矣毋一展覽欣然有存沒與俱之想無憾乎蘭亭之為殉也子若孫須念析薪勉為負荷宜深藏若虛毋輕示匪人自招尤悔

大元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

拱和居士題

成記紙行製

竹卷跋

甲寅兵燹後家藏古畫卷軸殆盡此卷者實古先名筆余始祖伯康公所珍重而寶藏之也自至正距今三百三十年間興廢盛衰不可枚舉若卷竹之猗猗菁菁者宛然如生余弟賓尹捋閱見之不勝愛慕因棄數椽之屋贖是卷於族伯湛然翁之孫朗夫家此竹始為吾有着鄰北山費用買書入武識其拙余小子棄屋求畫寧寧不笑我愚乎雖然識急矣弟兄前後捐貲而一祖得至得以傳孫者終非偶然也今觀筆墨之工化題贊之神奇誠把玩不忍釋至熟讀吾一祖存歿與俱析薪負荷之語瞭乎見慨乎聞知其清節素守筆墨之佳有武後之人覽斯卷也珮斯言也尤將三復其淵源力追前之修庶無負吾一祖之善訓也夫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四月二十一日一十二世一孫定遠百拜題於卷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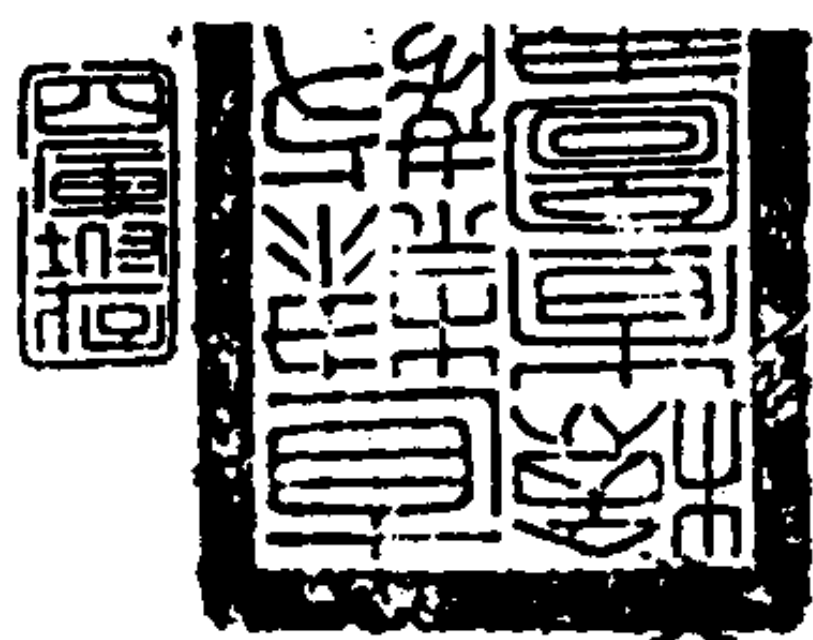
拱和詩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曹志撰志字伯康自號拱和居士金華人至正末遭亂隱居洪武中以遺逸薦不起終於家是集乃其家刻前有二序不署年月亦不署撰人末附拱和詩序及志小傳又附其家傳三篇惟曹倖傳稱六世孫服撰曹光遠傳稱姚坦撰曹煜傳稱野史氏題不著其姓餘并不知誰作其文格則如出一手又附曹光遠誥一篇後有呂祖謙贊曹彬誥一篇後有米芾贊終以竹卷記一篇又爲志作編次絶無體例其詩惟近體無古體大抵流連光景篇篇一律云

荻溪集二卷

〔元〕王佶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荻溪集二卷》提要

荻溪集卷上目次

詩一百十五首

登子游墓晓望

秋晚過同孫月崕過徐敬園居因留宿

月夜訪楊仲遠于廣慧僧舍

池上篇四首

和白樂天何處春深好二十首

霜降前一日同馬子山李赤城黄正夫

登釜山觀海徧歷七峰過大慈寺各賦

紀事

觀海行

甲申中秋劉子中招沉隱湖方介平從

吳門遶至即登舟觴咏

山中寄劉子中

望鍾山

北上別顧與治

渡淮次韻訓張李憲南屏

宿州道中二首

過美里 文王演易处
鄗脛河
观園人浴馬
晩雨
春晩于侍御招集園亭即席賦贈
報國寺双松歌
七夕前一日与徐叅軍漢翔清苑王貳
尹署齋
七夕雨 時寓都門
夜坐
過鄰翁看花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二首
春暮王公美載酒招楊月輔程民同方
曰明同集虎丘得春字
夏日楊月輔方曰明楊仲遠小飲山齋
得翔字
賦得遠林暑氣薄限十一陌
題畫

九日趙使君紫霞招泛吳山
辱趙使君紫霞枉駕村居賦謝
九月廿又六日適社初舉薛偉南載酒
登虎丘分得十蒸
雪中吟
癸巳春暮薛偉南將移居集牡丹花下
言别得春字
贈偉南移居
首夏陸載羲薛偉南攜一美人招泛虎
丘即席分賦
春暮見除目喜張南屏備兵杭嚴計仲
夏必達吳門喜慰相與先寄此詩紀意
二首
有懷趙記室
喜雨
暑夜
興菱藕作
語溪道中寄懷楊仲遠

上卷目次終

荻溪集卷下目次

看林源之堂中手植菊花却贈有序
寓隣蓺菊甚富只尺未一寓目遣徵余
作漫此志慨
郭索
毛潛夫六十
丙申除夕予度歲壻家薄莫月輔携長
君仲遠過談小飲後復同過廣慧而別
過陸内史士衡先生祠漫題于壁
次韵酬金穀士寄懷
贈王尔昭五十
丁酉上巳日同友人謁玄武庳因過秋
水閣小飲二首
送錢嘉言赴淛幕
哭楊月輔八首
丁酉秋偶経故里過袁升岐舊廬有感
陸貽翼集諸同社張燈賞菊次馬子山
韵
少年行

出塞曲
冬日寒甚墻東海棠独發一葩孤妍
可愛喜而贈此
丁酉歲交二首
夜雪口占
余度歲初日林承王青浮陳子仁相率
過訪遇公回留宿夜話旦起子仁有六
言絶紀勝率尔奉荅四首
次韵留别遇公
寄懷日生
寄懷馬子山
待王尔昭不至
題看泉圖
悼鶴有序
題畫贈海虞杜明府
題畫梅
秋晚毛潜夫枉駕見訪別後次花甲餘
首韵賦寄

題吳觀察夢園
張岡泾訪馬子山李霜赤雨社長其停
賈周雨留飲浹日
飲中次韻贈
泛花源菴
秋晚喜楊仲遠過訪山居即同過破山
夜話早起徧尋城西山色而別却寄此
作二首
倚杖
歲莫還荻溪承遇公製新詩布袍垂送
雪阻不果握別情見于詩
謝錢孝廉惠米
次蠡口
立春日雨中楊仲遠率其長君移酒饌
過池上見酌酒半喜薛偉南扶青昆仲
至
韓使君七十
題畫鳴琴圖贈吳縣周侯

曹蓀如六十
飲中贈王爾昭
聞孫明遠未歸
屏跡
石上人過訪二首
理繪事
春晴承破山過公惠詩見招入山次韻
酬之
靜公五十
飲綠水山莊深柳下
寄懷方曰明二首
題雜花冊二首
送春
題畫梅
試茗
題畫三首
贈邢孟之
贈王石城

石城惠有新句因次和

送毛文炳南試

題西埜齋為毛伯華

庚辛歲交二首

第三歲日飲宋若瑛書齋 第三歲日歲三日也見元微之集

數日同西门入過破山隨喜佛事因留宿

春雪懷會稽卞鄰仙

輓謝邁甫

尋梅二首

上元夜踏燈海虞城東

偕隱菴贈汪靜齋

胡練兵五十

題楊月輔畫贈錢孝嘉雲岩結隱圖歌

次陸秋士假西山看梅不果之作

贈余哲生

輓劉郎內子

過鄰翁看梅有感次韻

辛丑花朝

周天俊六十

寄贈叩寂

卷下目次終

荻溪集卷上

詩一百十五首

登子游墓晩望

逐〻郊原古存〻雉堞低人烟喧萬井風静物初曦山鳥啼春早源花挹凍遅無成空白首慙拜古賢碑

秋晩同孫月崖過徐元敬園居因留宿

入門秋一徑俠語屬涼宵此夕堪微飲相過爲久要月窺隄柳近風激梵鐘遥正欲論詩坐林光動麗譙

月夜訪楊光遠于廣慧僧舍

凉月白諸池藻荇流清除聞君寓古寺携杖穿林疎入門聲琅〻夜静宜讀書怡然出把臂歡来後何如昔別君未婚突烏角中殊藹〻敬父執語笑文情俱呼童瀹春泉雜還羅盤盂新栗黄于金梧子圓如珠微言徼今古列坐册僧儒推窓月停午露菊含華滋歳晩草木變火見請風吹君子秉明德努力方在玆流雲着故山飛鳥思南枝（有流雲飛鳥之句）願言淹日月庶以慰調飢（時光遠僑居南故）

池上篇四首

頻年亭舘上長作採香人花有會心處眉因何事顰林風煩暑薄池影靚粧新尺此堪忘世何時爲卜隣

有客翩然至輕裝半似僧分題思夢草倚醉欲扶藤曲逕逶迤入間亭次第登頻來多韻事猶憶狹池塍

蘋末風初起空堂雨欲来疏涼疑境別清曠覺心開良集豈徒爾高談亦快哉前村人語斷忽有棹歌回

莫惜通宵坐谿邊且繫舟吳歈真入聽郢雪豈能酬花暗揚雄宅月明庾亮樓還思秋思好来暇即来遊

和白樂天何處春深好二十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貧士家裁詩工徑草洗研一池花莫問敲魚鉄徒勞問字車因窮原吾事榆

英任撗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山客家地偏多過鹿屋古半
藏花自繪無聲句相尋緩步車一尊成獨醉窗
外綠陰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思澤家映簾籠異鳥夾砌蒔
名花錦繡爽袍袖笙歌引幰車詔宣遊內苑小
隊一行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隱士家聽鶯携斗酒琢句落
藤花懶索長安米閒乘下澤車逍遙真自得竹
裡一扉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豪富家高低映門柳深淺壓
欄花香靄通簾押歌聲擁鈿車不知行樂倦又
蹴氣毬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田父家絮飛千樹柳秀兩
岐花粉蝶翻晴圃烏犍臥水車隣翁數相過呂
隔塍籬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仙客家藥全収洞草酒半釀
山花青鳥能通使靈蝌解駕車日長無事〻碁

傍石欄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浦口家居偏隣水竹畊不離
河花落日聞漁唱輕風下釣車九思符羨羨漸
喜展絲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好賣酒家罇光搖檻日帘影出
墻花既倒山公帽仍邀阮籍車百錢沽一醉樓
外日初斜
何處春好深春深耕讀家南山方種豆北閘永
看花肆力唯三頃承家更五車郊原芳草細半
角一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游俠家藏名燕市酒縱博抹
陵花諾重朝看劍謀深夜出車幾期報公子精
氣貫虹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少女家嬾緣鬪草粧簡出為
傷花憨極頻臨鏡嬌來不上車盈〻修竹裏翠
袖倚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陌上家新蠶眠柘葉小鳳飲
桐花塵塊王孫騎香隨小玉車清明已相近烟

柳萬綠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樵采家穿林還聽鳥歸擔亦
肩花鹿豕山中侶新蒸嶺上東還家溪色莫貪
藉鄭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野外家白圍楊柳架黃界菜
畦花零雨鳩鳴屋晴郊灌犢東芳菲真形本桑
柘一川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老衲家階面蕉展葉簷外雨
添花午偈僧鳴磬晨齋客過東松陰征葉繞朵
朵傍欄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妓女家錦鴛屏際草娟蝶枕
中花自語當筵曲頻邀入夢車輕身比飛燕的
的受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江上家漁村分柳蒂鷗路認
桃没晚食魚乞餘烟波揖代東夢回臨水立青
抹數峰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嶺上家鳥聲多選樹山意欲
留花不斷漁樵路長廻仕宦東往來幽磵裡紅
點落英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塞外家馬嬌青塚草劍拂玉
關花都護無征戰朝廷有使車共誇單酪嫩醉
卧柳陰斜

霜降前一日同馬子山李赤城黃正夫登釜山觀海遍歷七莽過大慈寺各賦紀事

側身寄天壤獲落違時宜幸有海上山可以隨
所之同心三四人一一皆好奇放歌陟嶙峋冷
然御清颷溟涬忽在眼三山瑰靈姿排空鼓洪
浪雲物忽變彬渺〻丹碧間真可呼安期斯時
一拊掌頓覺開心脾遲〻度危磴夕景亦參差
古寺不記年重營蔚奇枝乃知人世間消息固
有時頓依然公子垂釣清江湄

觀海行

澹日荒〻照晴谷踏遍秋峰巒雙足探奇復覽
海門深長嘯披烟拄節竹芨〻積汎島嶼孤蕩
蕩長空波浪蹴羡門仙蹤不可尋魯連高軌誰

能續嗟余老去益艱辛遲汛枯槎猶混俗君不見轍中之鱗乞斗波鯤鵬萬無拘束

甲申中秋劉子中招游隐湖方介平從吳門適至即登舟觴咏

乘流直可入烟霄碎擊空明泝畫橈好我無如湖上月傷心最是客中宵光搖貝闕魚堪數冷浸瑶天酒易消更喜故人能踐約滿衣秋影上輕舠

山中寄劉子中

別來驚發亂秋盡轉傷情不見傳書羽唯聞落葉聲人咸悲赤帝天寔禍蒼生欲鼓山陰棹關河未息兵

望鍾山

五雲日夕猶頻起六代興亡可盡疑休道長江限南北古來賢相繫安危公卿誰滴新亭淚草木徒存翠輦思玉殿盤空春寂寂雨香惟自長棠梨

北上別顧與沼

相見頭俱白知深敢恨遲那堪傾蓋之日又是別君時客路穿冰霰鄉心積夢思明朝三徑菊獨立傲霜枝

渡淮次韵訓張李憲南屏

又渡淮流去征衣帶酒痕笑看孤影瘦共指一心存水氣殘柳烟光後遠村紛紛垂釣者若個是王孫

宿州道中二首

已詐酬知己寧辭行路難還家憑斷夢到日信征鞍樹裹重湖白天邊雁影殘北來風力緊愁殺客衣单

颯颯驚秋野荒原落葉聲數家茅蓋屋一曲水廻城穀粟民風儉魚蝦晚市晴岈沙徐雨軟偏趁馬蹄輕

過羑里 文王演易處

古碑蝕字草芊眠演出先天與住緣不是蛾眉能自贖春魂應亦化啼鵑

斮脛詞

歆脛河流自古今行人欲渡尚寒心剡剡不共
滄桑變祗為當年怨毒深

觀園人浴馬

解鬱碧溪頭長嘶散渚鷗一夫先次水百馬盡
臨漫(流)恐河源竭還看雲錦浮何年尚文治歸牧
華山陬流

曉雨

睡起簾光暗蕭蕭聞曉陰細微吹旅舍寂歷到
鄉心身世雲無定頭鬢雪不禁衣添輿隸喜沙
軟馬騣了

春晚于侍御拓集園亭即席賦贈

十年官柱史三徑尚蓬蒿身以憂時瘁名因諫
草高哭親朝減膳(公時丁內艱)課子夜添膏具有匡
時略休嗟已二毛

其二

小園饒野況紅藥正翻階把酒從來久清風相
與偕松心寒傍月鶴骨瘦支柴細展陳情表依
依識至懷(祖母年踰九旬公惓惓孝養)

報國寺雙松歌

老人平生愛松樹每陟雲山恣貪索朝來騎馬
入琳宮忽覩雙松呼吟愧虬耶龍耶莫可擬咄
咄無言想其始哦哦既具千仞姿何為怒走橫
行失樹理枝枝葉葉勢屢變左旋右擊如酣戰
卷地蟠珊不欲全千秋蒲空王殿喧闐車馬敢
輕擬睨偃蹇難兄復難弟月白斜通梵唄音風
軒旋舞胡僧袂(袂)托根詎意近慈仁閱盡滄桑燕
與秦君不見徂徠之祖大台孫不知幾許摧為
薪

七夕前一日與徐叅軍漢翔集請苑王
貳尹署齋

庭樹雨初沐官衙爽氣饒紙憐池草碧不敵井
梧凋瓜果沿風俗樽匏集客寮鄉心兼客使思
并入酒杯消

七夕雨(時寓都門)

洒淚竟成雨難傾隔歲心但將淒淚色添得別
離深鵲冷辭雲幄螢寒避渚林天涯有思婦腸

断獨穿針

夜坐

風静葉蕭〻空庭夜色饒露涼蘇病骨客久畏良宵酒力因愁减鄉心入夢遙天涯兵甲滿䰟断不堪招

過鄰翁看花

鄰翁有圃我舍旁玉蘭紅杏春爭芳花開花落歲已久嗟余今始登公堂一株停〻照晴雪一株艶〻開紅粧老翁中堂揖余入先看玉樹臨風立朶〻冰姿潔且妍凝有幽馥不輕集樹頭紅杏隔墻東小屋斜連一徑通蒸霞醉日青林裡千葩萬萼胭脂紅春來花事苦陰濕把甕無煩翁眺汲數莖鶴髮向花幽自說春秋齊八十身經喪乱兒子死剩有田廬自營葺白頭老婦健操作夏蚕春蔬足糧粒當悲麋鹿走姑蘇老淚揩落呼銀壷翁其有酒且斟酌莫問延秋門上烏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二首

寒風吹不断此夕坐愁予江畔形骸老天涯故舊疏辛盤兒薦餃柏酒婦推餘（酒為内家所送）妊攤絮柴門裡低頭惜歲除

初旭散陰霾晴光動小齋百年幾元日一酌且寬懷星衡正閏華草堂堪棲卧莫問舊青鞋

春暮王公美載酒招楊月輔程民同方日明同集虎丘得春字

細柳飛花作錦茵一尊猶喜及殘春林間歌換啼鳥水面香来關麗人芳草又看三月暮青山空老百年身登臨有酒須沉醉四海于今尚戰塵

夏日楊月輔方日明楊仲遠小飲山齋得朝字

炎歊因雨减良叙及今朝引勝無如酒相過不待招厨空聊斫鱠林静只鳴蜩莫顧尚書約隣聲有洞簫

賦得遠林暑氣薄限十一陌

火雲蒸高城〻居熱手炙吾哀苦炎蒸竄身向
泉石山深草亦香境僻尠行跡清飈林中来輕
涼灑絺綌科頭坐松根煩暑頓然釋予隱有行
人揮汗越阡陌憐彼襏襫勞愈染烟景夕翛然
心地淨如獲清涼宅盡日坐長吟桐陰轉蒼壁

題畫

霜林紅葉醉秋嵐水面無山不蔚藍曾記携笻
看此景野橋茅屋似江南

九日趙使君紫霞招泛吳山

湖上寒風卷浪沙頻登臨猶怯病中身且憑綠
酒酬佳節況有青山似故人紅深霜林茶磨樹
白翻烟渚越溪蘋酣歌幾度能重九細折茱萸
插鬢新

昨趙使君紫霞枉駕村居賦謝

霜寒三徑冷斜暉仲蔚林荒客過稀怪道鄰雞
喧巷陌不知車馬款柴扉留連青翰樽仍綠使君
載酒乃過傾倒玄亭蟹正肥小隊徐来人不避光輝
早已徧漁磯

九月廿又六日連社初舉薛偉南載酒

登虎丘分得平十蒸

空林積雨散碧嶂開層〻雲岩喜不遠鼓枻期
同登行〻山麓上秋氣何森澄黄菊被晴野霜
楓醉高陵愛此風景霽坦步隨良朋優游憩層
石倏忽烟光凝一尊理歸棹長風夕以乘我儕
老雲壑短髮枯于僧茲丘足幽賞可以豁愁膺
有酒期再来長歌聽采菱

雪中吟

同雲凝天〻色黄雪花如掌吹我堂老夫擁褐
出門看大片小片過牆〻東主人昔豪富憶昔
氍毹擁爐坐玉樽綺席照寒光雪色佳人排個
個一朝蓋棺地下走金谷平泉見不守縱然高
價質他人猶計園亭半我有可憐凍餒日復日
仰屋無聊抱雙膝思良撤售饒妻孥償去錢不
存一北鄰債主猛于虎消息纔聞恣虓魯毋錢
十金子二十排闥喧呼估環堵我山我池復我
阿故券依然不輕叱老夫感此長太息眼底井

況如霓擲我年　十苦無家坐見園末已三易
沉吟未已雪更深埋檐壓樹愁棲禽惟有庭梅
耐孤寒一枝横出東墻陰
　癸巳春莫薛偉南將移居集牡丹花下
　言別得春字
愁多每恨落花頻看到名花又一春豈為爾開
同共惜祇緣欲別轉相親重〻紫艷凝斜日襲
襲穠香泥醉人舞袖不須遮老眼明年只尺隔
芳塵
　贈薛偉南移居
已值多陰雨遷喬安可遲堂高將卅得世乱避
人安植竹須三徑移蘭恰十瓷欲軽南面樂先
百讀書帷
　首夏陸載義薛偉南携二美人招汎歌
　丘郎席分賦三首
最是麥秋涼軽舟集野塘雨晴絃管脆風細綺
羅香樹色渾遮幔鶯聲只近檣盈〻雙媚眼留
意定誰行

共攜登山展徐停載酒船尋幽方坦步有美正
隨肩花落徑時雨泉香四月天倦餘臨水坐雙
照玉娟〻
積墊新烟暝廻梳畫燭高興酣争促坐目亂欲
相桃詢客青鱗筆佳人紫鳳槽還輸鄭交甫解
珮漢江臯
　春莫見除目喜張南屏備兵於嚴許仲
　夏必達吳門喜慰相無先寄此詩紀意
　二首
每傳旌節渡江津得覩除書信始真初喜謝安
新奉照詔却看禹穴偏陽春病中颯〻閒啼眼
江上朝〻望畫輪擬到吳門夏方半先排一醉飲
徑自
十年南國暗征塵從此湖山倚重臣北暗〻提
暏使節雲開三竺候停輪衰遲自信追隨拙離
索猶聞記憶真親切五年徐孺榻可能重下待
陳人
　有懷趙記室

故人隔三江日夕困曹務家山縱在眼軍事來
逴頓昔勤燕然文今草相如諭馳驅蹢十載盡
室託流寓吳淞敦雪浪百里但烟霧籍筆對寒
儔從容見風度前月尺書來相思滿毫素首言
北堂蘐次及明将軍樹且道麒麟兒腹瑟聲刀
悟念之欲舊飛烟波渺難渡平生毬阮流齒髮
忽已莫天涯重相見况復悲來路塊逢燕趙間
肝胆各披露相期侶雲壑垂釣狎鷗鷺所願無
一成歲月自奔注

喜雨

夜月才離畢檐聲晚恰聞生涼初洒樹作陣已
翻雲偏覺人情喜齊添稼力勤庭前苔蘚色個
個潤錢文

暑雨夜

江城六月暑氣盛揮箑廣庭當夜闌屋角風來
苦熱濕天心月過寒高寒歌沉嬾擊焉生鉄頭
散間拋子炅急生事十年採落盡一枝翻為弟
沈瀾

喫菱藕作

六月西湖上菱香藕亦時堆盤當暑出入口覺
涼滋嫩碧浮蒼玉輕冰劈素絲能消三伏熱恕
荷主人私

語溪道中寄懷揚仲遠二首

也知高卧好無老奈飢驅六月西冷路之餐客
子廚青萍懷慷慨白社阻歡娛歎息無家叟曰
君夢不孤
孤艇蕩烟薰連峰矗火雲熱曰中伏毒情為別
離紛斷梗偏愁我高文早屬君道家惟孔李鄉
信願嘗聞

送王用大歸閩

湖上送君別黯然追昔游十年餘短鋏四海一
羊裘帆檣閩江雨天孤越樹秋深閩清夢斷歸
路莫淹留

夜坐苦熱懷薛偉南兼寄回明日生子
小明仲遠諸子

涼風何遲遲秋入不歸熱亢陽亂昏旦丙夜氣

猶烈白鳥喚我膚腠蝨吹我血苦遭此物躑魂
夢少寧貼披襟出中庭星河亘墻缺憶昨月始
圓弦驚興故人別揮盃送我行語〻腸寸結心
知眼前少不俗節貞潔泠〻七絃上誰調古白
雪薛子吾良交風義獨高揭白壁與牽絲生不
受磨澀南村二三里侶一〻霜下傑肥遁絕逢
迎高吟託巖穴各謝庚絕妍齊工杜陵拙於世
豈求知孤雲自怡悅一別動經旬腸中轉輪轍
塞棠或時過為致相思切

癸巳七夕

流雲不動夜何如遲日斷香軒李少時天上且
艱相會日人間休怨日歸期愁寧別院空停杼
病卧他鄉只撚惟艷拙已欽雙鬢白無心乞巧
到蛛絲

題解新栽斑竹

蒼梧雲散洞庭秋只有湘君獨自愁今日移栽
官舍裡向人猶帶舊風流

贈慿使張南屏二十四韻

東南推屏翰獨外臺倚雄國事方求舊大心特
借公節旄臨重鎮圭壁奏膚功遽息斯民困從
知吾道隆崔符爭買犢重稚共迎驄聲教西江
炳棠陰瞻水滙文章興帝載鎖鑰壯神工代稅
題葵扇搜訪俻藥籠勳齊三竺頂吟徧六橋東
調筆軽徐欽仙宗丞葛洪金膏千澗碧朱草一
川紅禹穴開烟樹錢塘結蜃宮兵戎初試日舟
楫又乘風秦樓望船集嚴陵稻黍豐賢勞堪揔
任清操許誰同抗疏期攀檻專征欲錫弓潢池
銷戰伐鯨泉動昭融偉績雲霄上貧交雨露中
久陪銀不立律每入玉簾櫳舊好無由覓新歡
未有窮阮途慙鹵莽陳榻愧優崇鏡裡形骸瘁
燈前鬢髮蓬驚商歌徒濫竊郢斵豈專攻得遂巡
棲志山中有桂叢

午日少處呂少宗伯西湖招觀競渡

十里平湖久照深錦標奪處柳陰〻衛懷忍憶
沉湘日援來空憐競渡心醉裡縧絲猶戀戀悲
來雪白搖吳吟癡情最是樓頭女一片紅粧照

碧濤

雨中過七里灘

萬壑千山雲氣廻灘聲早為入秋哀傷心一掉風偏際回首雙臺雨不開七里獨留天地色羣賢爭負諫梁材於今慟哭無臯羽只有閒鷗去復來

雨夜聞蛩

切々傍籬落似愁寒雨深豈知微細物觧作短長吟銀燭殘無寐羅衣冷不禁夜闌聲轉急悽斷旅人心

泉署墻垣皈築者云是岳武穆故基也秋雨崩壞以時葺治不無撫今悲昔之感賦一詩志慨

古垣狀々把官衙武穆當年此建牙百戰余戈環堵在三經桑海市朝餘雨|崩墻角通蒼鼠水淺籬根覆爪嗁手燕雲不須恨萬方今且属誰家

八月十八日觀潮錢塘江上

八月錢塘潮怒發歘擊荊門倒溟渤初來西陵只一綫須臾雪浪排空吼崩雷疑吹大地轉鋭氣欲蹴高天浚我生三入越王城匆々不值潮頭生大觀特觀此其始對之衆々心魂驚空江白日走萬馬天吳叱咤群龍驚爭越玩狎示便捷倒泝銀濤弄軽桴依約疑從霄漢遊霧豹雲鰌眩眉睫一鼓長驅定有神素車隠々轟秋旻吳今治矣越不祀潮頭怒氣無時平兒

贈海虞虞明府

去郡未百里常聞宓子琴已添循吏傳真見古人心鶴俸全分水牛刀轍中音海虞萬家邑處處芾棠陰

游破磵有作

空山龍已去濺々但鳴泉聲自千年落名綠一邑傳血寒餘赭石雲歛出青天磵草離々處難忘是醉眠

湖上奉別呂宗伯少虞錢太史湘雲沈司理仲常吳孝廉觀光

招尋每共六橋秋倦客還家獨放舟海内安危
公等在天涯羈旅此生休霜寒驛路餘衷鬢頭
白風塵秪敬來今夜短蓬何處泊不堪回首憶
同遊

人日狄溪寓舍賦得遥憐故人思故鄉
即拈遥憐字為韻寄曰明月輔日生仲
遠

年ゝ客裡逢人日不似今年倍寂寥回首親朋
鄉慶陽故園風物自相饒題詩每憶過茅宇扶
醉還思度板橋一别江村驚歲改梅花開處路
迢遥

傳杯此日記頻年回首家山自可憐雪浪幾隨
長蕩月春風衫同上虎丘船鶯花處ゝ携尊酒烟
柳絲ゝ到墓田衰老不堪長恨别忍揮清淚問
高天

寒食旅望懷故鄉知已兼寄子山

窺人燕子逐黄鸝極目徒增旅客悲是處松楸
含宿雨誰家桃李出疎籬親朋老去滄波隔白
世年來白髮宜時俗不須重禁火山廚久已斷
晨炊

寒食後自破山還遇公有詩見寄次韻
酬之

入山成信宿香界近諸天燈白傳新火茶烟試
早泉獨抱藜杖出曼啜蔗漿眠詩到知相憶閒
緘為惘然

江村

三月江村路風花歷亂飛柴門鋤剝啄農圃足
芳菲笛之聞鷗近家之犢肥夜來春水漲已
沒釣魚磯

故贈尤方伯二首

海隅烟霧裏聞說有真人嘯落蘇門月吟尋栗
里春人心重耆舊公意惜彝倫日唱商芝曲悠
悠在漢濱

道荷人倫重官推岳伯尊夢還悲鳳闕世盡仰
龍門鳴切孫陽傾哀憐玉粲存如公能下士真
可薄乾坤

謝孫赤翁寄惠湖筆

村荒賈客無莺雲愁絕臨池面夕陽芸閣忽分
斑管到歸舟仍客託故人將與來起草添精銳
歛罷揮毫助劇狂欲報愧無青玉案珍藏先為
積疏黃

陳孝廉言時枉駕村居十六韻

放浪青山客蹉跎白髮翁句甘眠牖北誰肯過
墻東徑冷鶯辭樹雲閒鶴在籠名賢希仲舉耽
酒愧安豐旅食烟波隔親仁夢寐通文章曹植
上氣節建安中不謂舟航及先叨禮數隆入門
星燦爛把臂玉玲瓏對酒形骸泯談詩體格工
論交何款款惜別苦匆匆世亂多耕鑿江清枕
漱同生涯憑造物行止混樵童寥落磻溪釣淒
涼嶧水桐鳳麟方就隱豺虎正爭雄戰馬紛紛
白牙旗片片紅耦耕如可遂永矢托微躬

端陽前一日集勤宣豐玉堂次韻

到城日醉君家酒弟勸兄酬次第新錦席並詩
蘭作饌高門先結契為人頻年戎馬音塵隔此
巳琴樽笑語真頭白天涯多浪跡相看終讓故
交親

集孫日初書齋喜遇勳先謂陽雨故人

江城夏晚收新酒書閣簾疏引細風入望竟須
高臥得放懷頻遣玉尊空魚烹丙首來滄海果
進葡萄出漢宮更喜故人相邂逅歸帆忘却五
湖東

喜晤三峯明遠二章

道人來臨安暫覽三峯塵風度何淵然萬象底
其宇對客少寒暄言下有賓主見之但肅敬即
之且謔煦　子道力深豈不沾法乳聖人苟無
情聖人一如狂
興佛生同時髮白未一叩茲晨得頂禮想一有
時候月面映疏簾重堂若靈鷲弟子五六人一
一鋒頂透媿余寡利根無地仰襲覆燃指金瓶
前雨花漬衫袖

金少司農崑山程侯先後枉駕村居余
端橋李關展迓聊寄此作

暫客嘉興縣歸來已上元豈知長者轍亙貢野
人村匆遠虚操篲家貧少應門論詩肯重過亦
自有清尊

上巳日雨

陣陣枝間雨偏連三月三不成脩禊飲惟掩落
花龕哀疾堪誰訴狂吟紙自耽吐緣憐小子亦
解學春蠶

春雨

春雨連朝夕紛紛打户來濕紅飛不定沴翠落
仍偎悶恐雞壘竭幽宜卷帙閒度花香氣好不
是到陽臺

寄懷楊仲遠

不見楊生久相思夜不眠自違芳草地又過落
花天忙只償詩債貧誰與酒錢愁來應念我書
發淚雙懸

課小豎種菜

曉圃初過雨無遲耒耜操已甘田野賤莫惜荷
鋤勞肉食餘廊廟藜羹藉爾曹盤飧滿蘸落吟
思亦堪豪

宿破山同馬子山

執熱曾無寐談深夜漸分艱虞渾老我潦蕩欲
輸君失水憐啼犺穿帷苦聚蚊鐘鳴下山去滿
路月紛紛

登黄玉澗聽濤樓有贈

湖上幽人擁雪衾卷蕭讀書湖上樓萬里碧空
那挂眼五車緗帙真埋頭林疏影亂魚艇夕野
曠聲高鯨海秋帝御呼吸如接可好駕長風破
浪遊

至日

荒村至日渾忘至老我吟長不用長萬事已隨
葭管散一身猶逐繡紋忙衡陽鴈背仍添景庾
嶺梅花早放香腸斷江邊憔悴客滿頭白雪卧
匡床

馬子山移居

幽人卜築何鄰近户牖新開對舊棲漫整琴書
歸舍北更驅雞犬過橋西晴鷗亂眼元依渚春

燕栖巢穴隔溪竹寄花棲還似昔問奇車馬不
教迷

冬日李侍御過訪村居

不厭一溪氷來尋半似僧紙窗從不敵塵几愛
徐兒坐賞梳梅瘦歸忘清月升非公真好士殘
雪興難乘

歲莫雜詩十首

敗屋斜臨水愁吟獨閉門村寒雲不散床凍火
無温眼怪蒼鷹惡心嫌老驥存揚雄元有賦日
莫共誰論
大韓勞夢斷揚子結幽思有雨都非舊因風秪
自悲年愁鄰舍問臘畏祖先知敢作窮途哭低
頭只賦詩
聞說湖邊樹陰風拔地捎似逢天帝怒祇取路
人憐蕪腹蟠妖虺殘枝散露蟬縱横思往日聲
勢欲迷天
習習風翻帙淒淒雨打門焚多師掾札貯少步
兵摶客久書誰問年衰眼復昏夢迴愁欲死剪
紙自招魂
長懷破山寺壯麗抱層峰松影晴深殿泉聲寒
遠鐘石床曾曉宿齋閣憶朝饔滌滌門前水徑
冬少過從
日月不我駐萍蹤歲又殘柳條徒有眼氷霰苦
無端懶訪前溪凍龜言此地寒見庾信小園賦幸鄉王
子宅風雨共盤桓
一邨惟一姓風俗自人家夏服朝裸冬扉晝亦
閑秪知耕白水不解看青山除却昏姻外民生
事事刪
頭白河汾老彈琴復在茲三終吾已解一簣兩
須爲實有甘魚悔曾子食魚有餘丨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出
背子曾無墨墨飯疑顔回爲夫子炊于壤屋之下有埃墨隤飯中回取而食之
子責自弃見之以爲窮食也出家諸他山聊自許或亦念勤斯
詔製加新量東南苦驛騷那知　國日九寮飽
邊徭產破民谿病錢多吏益驕夜投閨寡婦慟
哭念神堯
一冬猶少雪微霰始今朝帶雨難成點因風亦

自飄馬融何未返王絜更誰招虎犢雖皆子相
懸河漢遙

荻溪集卷上

荻溪集卷下

詩一百十四首

丙申元旦

天涯令節催雙鬢坐對寒梅獨悄然十日東
風餘舊臘初一日立春在一身羈旅入新年屠蘇已後
今朝酒故物徒存隔歲氊飄蕩半生頭白盡不
堪書劍又琴川

人日喜大音玉潤昆仲過訪寓齋

邨僻迷迎少柴扉晝不開正愁無伴飲何意得
君來旅況樽前見年光勝裡催不情飛莫雪打
戶促車迴

花誕日縱步海虞城南因訪陸貽翼勤
宣昆仲不值

競傳此日花生日尋遍花谿花未生風力尚欺
梅萼瘦情光初上柳條輕地饒魚米羣趨市山
擁樓臺半入城倚遍曲欄人不見漫題蘭葉為
通名

醫士黃止夫七十二首

古屋疑將赤岍通波連東極春濛濛烝芝時踏嶺雲白搗藥長看海日紅竹裡清齋淹衲子花間小隊過元戎山翁不斷井西路為有葛洪烟樹中

寒潮曾汎入秋蓬十四琴尊卧起同荒菊正開高士宅袍初挹道民風頗毛此際猶稱父年齒于今已作翁君鮮壽人還自壽前身來是古倉公袍

枕琴為史漸賦

范子芳堂古吟餘獨枕琴百年恆在御一壑少知音簟冷清商歇絃疎白髮侵夢回還抱撫真暢啟期心

題畫

茅亭寂寂有知溪臨古木層巒取次深君欲買山同結隱須留此畫按圖尋

陸貽翼五十

小築江城似遠郊著書長日對清樽身經天寶名心澹詩絕義熙聲教存五月池塘深柳浪百年琴酒老柴門聞君更鮮驂鸞術自斸茯苓松樹根

哭文仲補

生時孤矢見初懸黃絹才名蚤歲傳豈謂阿婆猶未老（李賀死時叩頭云阿婆老且病未能去）卻如羊秉遂無年（羊秉少有令名卒時年始二十有二）孤邨剩有高堂淚二頃非無買藥錢斜雨暗風秋又莫不堪腸斷問遺年

七夕同行甫袁生集錢孝廉書齋

奕奕雙星照綺羅秋蘩侵晚共經過簾前秋好憐新月病裏初深怯卷波桐影欲斜依井少鵲聲不斷傍河多曝衣晒腹渾閒事一飽清言勝艷歌

故友方介平就宦穸若踰三春秋矣今年與其令子同客海虞感念存沒詩以哭之

吾友痛淪沒忽忽踰三春海岱失清士流風爽其淳緬懷結懽初同席昆河濱易我西來意詞切貌苦辛高文婉屈宋託契同雷陳時平風雲

阻詰絕弓旌頻後車三十載品誼殊出人游歷
半宇宙歸來守荆榛依佛斷腥醴著書忘昏晨
一朝隨物遷火滅徒傳薪零落茂陵稿斷送林
宗巾昔為席上寶今作舩下塵昔為鸞鳳傳今
與狐兔隣已矣平生交萬恨靡由申墓木漸以
拱宿草復以新何繇見知己重逐影與身幸逢
血汗駒泉老能相親出入縱萬皺下筆捷有神
安知泉臺客不貴官家綸撫墳宵無期一慟昏
秋旻

馮範若五十

君子具百行孝友固其先吾友似張仲色養由
性天來蘭循南陔晨夕京甘爨高堂粲花齒介
弟隨鶯肩親齡且八十玉貌如童年羨君彝倫
篤祝君余石堅白華承朱萼顏色長娟娟德大
純嘏萃聞之自前賢

高太翁八十

㒞扉長日掩溪雲變盡滄桑了不聞閒到白頭
惟好禮生來丹鳳總能文推窗尚作黃庭字供
佛常烹碧澗芹却笑鷹揚渭川叟自多漁釣向
斜曛
栽竹疏花塞戶庭林間長柱一筇青徧嘗名藥
添餘齒時遇仙人贈鶴翎賭墅不難乘月往當
杯猶為聽歌停八旬未盡鬢眉白始識東方是
歲星

往昔

二載客京邑一年居保陽苦多行役累幸際此
身强報國鐘催月盧溝馬破霜酒闌追往昔悔
作半生忙

看林源之堂中手植菊花却贈 有序

源之高士靜者也愛蒔菊秋老霜寒
萬花爭艷心竊往之忽一日訪余
攜諸公圖詠見示且徵余作明日因
杖藜尋為高堂靚深名花百盎暐暐
炤人眉目虞城迨未有也因賦四韵
以贈

隱者疏籬下黃花滿徑霜香微吹短杖韮冢擁

虛堂似益琴尊古還辭蜂蝶忙賦詩傾一邑佳
氣動柴桑

寓隣菊甚富只尺未一寓目遂徵余
作漫此志慨

柴門秋正好露滿菊花新一逕曾非遠孤節到
未頻潛香勞夢寐艷色自精神別有團霜質閑
君不示人

郭棻

翰苍雖自力與世奈無腸不解辭湯火還應戀
稻粱嚴風吹斷急毒霧接天黃慣捉漁人手江
潭永肯忘

毛潛夫六十

瀛海際東南日月出其中鸞皇排雲下獨立昆
河東矯然圖南翮九萬宜乘風寂寞想石室積
書塞房櫳搜剔及津逮脩飾靡不工芟彼魚豕
訛發此群疑蒙精心補天地詎數專城功孔翩
但藏壁王充漫折衷或成一家言或委百堵宮
何如我毛子　與世公才志縱未展圭璧多會
同車盈林宗刺目送嵇生鴻著書垂ゝ老王宇
流青虹徐孺榻爭下孔融樽不空吐詞惟經濟
詩罷思英竊崔輩飛九天淑氣何濛ゝ乃知文
章境盤礡君子胸高門懸弧矢甲子欣初逢春
風動新柳湖上金重ゝ君其開笑口花間好攜
笻雖遲五岳遊顏色如芙蓉梁摂匪不貴誰堪
比高蹤庭有問禮維野有薦蓑農

丙申除夕余度歲壻家薄暮月輔攜長
君仲遠過談小飲後復同過廣慧而別

貧老何人記飄零況歲闌荷君攜令子顧我共
烏欹擔影窮年色韮蔬送旅餐尋僧還野步蒲
醉不知寒

過陸內史士衡先生祠漫題于壁

寒塘古廟水潺ゝ兄弟方名不可攀飄得立人
怀舊德莫君猶是屋三間

次韵酬金敎士寄怀

臘盡山城風雪亂別君思苦每停卮正愁江路
寒歸棹忽覩郵筒遠致詩生計悞人還自悞深

情知我勝全知長吟狂向芳斋壁夜々晶光吐
異姿

贈王爾昭五十

讀易時探悔吝文字門寂々對斜曛長貧已痌
烟霞癖高隱何妨鹿豕群借得異書抄夜火傳
來家學續河汾洋々泌水堪怡悅比意誰人可
及君

丁酉上巳日同友入謁玄武廟因過秋
水閣小飲

玉殿靈風動紫宸春光併在尚湖濱朱衣隊々
來神弋絳節朝々擁上真烟霧半空人影亂舟
輿一路鳥聲頻浮觴更得花深處泥飲渾忘病
裡身

平泉花木午橋莊太史心情豈遽忘但倩林陰
封斷幕竟憑巢燕宿虛堂雲來峯項林沉綠香
逐釵頭蝶趁狂頭白來蘭君莫笑春風偏惜文
人行

送錢嘉言赴浙幕

射潮封後世多賢綰日琳琅送別筵前著正煩
諸友借大征迻仗大宗傳琴携青翰開帆急酒
酹錢塘拜廟見羈旅有人衷病久相思休忘報
魚箋

哭楊月輔

正有登高約何堪赴信傳悲驚忘我病才老惜
君年倉卒疑難信低頭顫欲煎仰天傾一慟樹
樹咽秋蟬
憶自溪頭別無非月載除何時來服鳥一夕逝
河魚憐淡山川色淒涼風雨餘寸腸尤斷處頻
囑寄來書
三絕今誰擅如君事々嫻百篇追沈謝尺幅走
荊關浣盡時流腐真開作者顏遽成千古跡忍
見舊溪山
太史初傳句秦淮舊草堂祇崇高士傳竟掩少
微光菴[卷]吟霜迻白庭秋菊自黄衣天今夜月獨
炤寓公房
世已秋雲薄交安託肺肝自經搖落後未得室

家兒衆且滋多毀君方務急難存忘追往昔血
淚不勝彈

斯人已云殁羈旅孟凄凄苦斷鴻來北愁看日
下西江清明似練髮短句于絲零落交知盡歸
心難欲述

余齒雖差長君才實百之飛揚真莫敵敬慎亦
堪師梁木纏新眼江山失故知悲來也道來不
特哭吾私

殘書餘蒂草幽恨託江籬一赴脩文召終無載
酒期支床憂令子洒月慟哭發滯水山陽路心
傷步步遲

丁酉秋偶徑故里過衰升岐舊廬有感

秋雨秋風落日昏經過忍見舊柴門青氈但說
朱絃在手澤誰憐錦帙存十里松雲埋恨骨唐羅
鄴卒韋莊奏云不沾一命于聖朝徒作千秋之恨骨一庭螢火照歸魂不
堪腸斷隣人笛雙袖龍鍾滿淚痕

陸貽翼集諸同社張燈賞菊吹馬子山
韻

促坐無須冒雨尋草堂寒月蔭疎林半軒燭影
人高下四壁花陰自淺深星氣欲闌良夜色槽
聲真慰旅人心醉看滿屋秋如許陶令家風只
苦吟

少年行

朝博五侯家夜宿杜陵花繫馬垂楊下聽歌到
日斜

千金輕一擲一諾敢忘身買得青驄馬橫行不
避人

出塞曲

大雪滿刀環御枚夜度關前軍方一戰已奏賀
蘭山

冬日寒甚墻邊海棠獨發一葩孤妍可
愛喜而贈此

水落江城萬木空海棠巧欲借春工獨標瑪瑙
三分赤似滴胭脂一點紅孤葵也能驕凍日全
間終是待和風荒庭幸貯華清色好耐繁霜午
夜中

申酉歲交二首 贈萬破山

星霜旅館年初盡鐘鼓空山夜正喧有佛住邊
聊歌脚無家帰處欲消魂蠲除硯隙青山㕘時即
斷事繪簡點詩祖白髮存齒谿頭童成底事紙麤
乞食傍空門

擁爐昨歲依甥館佞佛茲晨又梵宮身老萬山
綠地主春遲一日任天公晴光早動初林日淑
氣徐回古殿風飲罷隣僧鼓遊與尋梅先過石
橋東

雪夜口占

空林吹雪夜紛紛白盡層巒凍盡雲破屋不須
輕打入老人頭上已三分

余度歲初日林承玉青浮陳子仁相率
過訪遇公因留宿夜話且起子仁有大
言四絶紀勝率爾奉答

習靜山中暫住尋梅磵上初還忽聽迎門鶴語
多君來叩柴關

伯玉文章萬軸方平符籙千函青浮善內養之術太史

正驚星聚寒威早散烟嵐

坐久鐘闌殿角談深月落松間試問燈懸佛火
何如燭剪巴山

日出高林烟起冰開古磵泉流欲別虎溪橋畔
難禁草細風柔

次韻留別遇公

白社相依老倍親往還不隔一微塵已知濁世
都無地誰道空山尚有人粥鼓聲中驚短髮茗
爐香處忘長貧明朝又別燈王座愧媿年丶作
雁賓

寄懷日生

苦憶韓康伯高吟永一涯時危忘宦達居僻傍
溪斜塞雁春來少江雲日莫賒懸知西舍晚獨
對來囊花

寄懷馬子山

病榻分携後三春一夢中醉心那可已吟思不
無同風雨愁孤旅鶯花老故宮休嘗身外事拖
作白頭翁

待王爾昭不至
百里吳門路歸帆何太遲目穿江上水坐白鏡
中綠雨統新梅子風高舊柳枝乍涼猶未熟正
是舉杯時
題看泉圖
半天鳴瀑挂晴暉六月偏能作雪飛消得炙蒸
應此處日斜携手澹忘歸
悼鶴有序
破山故無鶴有好事者籠一雙以贈
主人主人蓄之松陰午靜盤雲宵深
警露響一山之勝一日禹步野田遭頑
童折其左足徑旬而斃其侶循墻引
吭長鳴達旦至忘飲啄遇公悼之不
已遂繼以詩余讀而和之非敢效陶
隱君瘞鶴之銘聊以慰文公之扼腕云
破山池畔雙丶鶴絕脛何期一竟摧照水莫尋
寒影瘦慕群忍聽曉聲哀秋問小甕殘青未雲
外傭翎瘞碧苔愁見支公深夜立露寒孤警不

飛來
題画贈海虞杜明府
偏野棠陰晝自深羨人為政日冰心訟堂無事
秋如水獨對青山理宓琴
題画梅
一枝容易惱春魂長伴黃昏月到門今日寫將
殘墨裡不須踏雪過前邨
秋晚毛潛夫杖駕見訪別後次花甲餘
首韻賦寄
關風伏雨苦朝丶病起方書手自標已謝宴游
棲研北敢煩跋履到山椒談驚日轉莓苔迳別
惜帆開楊柳橋載酒春來昔秉興懷西花事亦
相饒
題吳觀察夢園
小築林泉當卧游子丶喚醒萬山秋披襟日涉
偏成趣退食間來數散憂暖醉蜻蜓芳草細香
迷蝴蝶夕陽浮使君已識華胥境只在青樽與
画棲

張岡涇訪馬子山李霜赤兩社長其居停賈周兩翁留飮浹日

一櫂入滄溟蒹葭接岸青正吟秋水句已到草玄亭是客都名士無家不德星傳杯成信宿老我總忘形

飮中次韻贈

卓犖張平子高文邁賈生酒酣多慷慨地僻少逢迎雖返風前櫂徐班墅外荊黑貂休詠敝猶已冒縱橫

泛花源菴

野塘茅屋下聞說有深公蕩槳當斜日看花坐晩風阿師何太朴吾佛古稱雄茶罷還題額大生一字中

秋晩喜楊仲遠過訪山居即同過破山夜話早起偏城尋西山色而別却寄此作二首

此日風何利孤帆到不遲遙聞羈旅色轉益故鄉思問事資談笑論文益涕洟燈前千古恨惟覺兩心知

屛跡隣山鬼何煩枉道過居貧勳簡略村僻好婆娑樸被秋山寺扶筇曉磵阿陳陳寒雨棹一別又山河

倚杖

冬晴寒氣薄倚杖立江郊葉落祠出落沙乾釣艇膠風霜餘老鬂車笠阻貧交仰羨投林翮歸飛各有巢

歲暮還荻溪承遇公製新詩布袍盡送雪阻不果握別情見于詩

別君未得寄君詩雨雪長途進棹遲江上已無王粲宅山中空負賛公知沈吟贈句心堪折倒着綈袍涕晴盡最是六花如有意打墻穿幕攪離思

謝錢孝廉惠米

山邨歲晩凄凄雨一任門東索飯啼絶俗空雲高臥得同飢仁祖古人齊冰敵火井雖炊玉杖倚茅堂嬾入泥此日加餐魚飽德不堪孤棹又

東西

次蠡口

孤帆次蠡口漸近城東郭枯林撼嚴風聲疾鼓
橐疾我飢寒生粟但縮蓬底脚船頭鶻鴿呼船
尾頳鯉躍茅屋比寒塘亦自成聚落兹途往來
久嵗老更寂寞破書四五束行李何太薄暗傷
白首魂不夢亦驚噩所携止一孫瞑盡無袴着
相視風帆下老淚妥可閣此投汝姑丙口聊寄
托須猶子姪敬努力務勤學汝姑雖慈愛梨栗
安可索休似在毋旁使我心緒惡

立春日雨中楊仲遠率其長君攜酒饌
過池上見酌酒半喜薛偉南扶青昆仲
至

朝来土牛初打過雨作春寒閉門坐叩門有客
來元方布帽入座自帚藏為言老夫不出户特
移壺觴叙平素嘉肴美醑撲隣香此日德星聚
我堂愁緒忘来開笑口解衣為君盡一子寧識
賓復誰主子侍嚴君孫侍祖池梅含香柏酒細
喜得君来飲君惠觴傳春酒憶當年屈指抛違
忽三嵗爾翁謝世我恨存才氣看君正英鋭男
兒豈終困頓死請看冬還復青帝停杯不語心
茫然屐外門外何喧鬧薛家兄弟挽莫逆一笑
相逢便脱幘

韓使君七十

風前短髮永全疏不似玉郎蚤白鬚老去尚誇
裁賦手閒来祗覓畫眉圖使君晚娶正丈仙人洞壑隨
鳩杖學士文章屬鳳雛煮石餐霞原易事好傾
春酒記桑弧

題画鳴琴圖贈吳縣周侯

為治故有術具本在清静鳴琴不下堂單父治
已竟一弾八風調再鼓四時正民物以之阜百
里樹嘉政吳邑有召父清風猶先映無簫無朱
絃桑麻日以盛冷冷太古音寂寂理情性頎長
操此曲蘇我民生困

曹榮如六十

江南十月雲氣暖籬畔黄花猶自滿酒深茅堂

風不侵手擘冰桃大如碗有客懸弧志四方才
名軼駕駱與楊別来屈指忽五載握手未覺鬢
眉蒼只今風雅誰管領横行中原猶公等詞壇
一任妍媸眉筆底從君倒溟涬大業千秋所自
有更掃音火逼子久追陪憶昔泉垣秋高文妙
繪時出手生兕猊似文舉倚道蘊筆妙誰與倖
裘馬出入長安道公卿嘖：欽風流歸来六千
興益豪尋真欲上三山高麻姑鳥爪可搔背好
酌美酒烹肥羔

飲中贈王尔昭

頻来日舊好書室枕城隅以我潞游倦知君清
夢孤旅陰簃牛席花氣遍春壺醉識高吟客浮
名自不沾

聞孫明遠未歸

有客梁溪去春殘望未還恨多方抜美翻少室
家閒茶灶埋深草荊扉冷舊山似聞機上婦頻
為卜刀環

屏跡

乍畏城東是路、改物華屋新巢燕子池已衰
芹芳往事渾無奈浮生亦有涯只應披短袖高卧
萬山霞

石上人過訪二首

世人皆我棄公獨念君平一錫来山郭相看君
弟兄詩留江北草飯飽海隅鐺得共蓮花漏何
辭白髮生

香臺恒在眼老畏入山難旅况嗟王粲禪心見
道安忽来獅子座漫整鹿皮冠同是萍踪客清
談亦自歡

理繪事

吮毫非我事寄興老偏宜偶有會心處似于千
古期盧鴻高莫敵摩詰妙堪師今日南窗下愚
公谷已移

春晴承破山偶公惠詩見招入山次韻酬之

止酒陶潛笑復閒春晴古寺動幽懷期君晏負
青山約好我能吟雪句来夢繞碧潭懸舊榻病

思香茗勝新醅禅房花亦多明媚只恐来時亦易回

靜公五十

携杖山崕與水濵清修誰似遠公真觀心發識除三障問臘初聞到五旬侍並義龍為弟子參偕林鶴作天親知師刧外春多少但記年〻花両新

飲緑水山莊深柳下

湖山春正好一月幾回遇酒濕晴莎徧衣沾落絮多曲聲喧画閣香陣擁青娥賴得深〻柳遮余兩鬓皤

寄懐回明二首

池亭初送我節序正收燈又及残花落頻看白髪增世情悲日異交誼愛君恒聞道深相憶孤踪已似僧

故國繁花外幽人春水邊定多詩句好不少酒杯傳鮑子應知我靈均欲問天別来無兩月白盡老夫顛

題雜花軒二首

即此是吾廬花如媚起居繁香紛入戸密葉暗摇書夢斷酒醒後詩成月上初晚来閒倚杖一徑影扶踈

嘉木繁陰合幽花傍石開翠深喧鳥雀紅重濕莓苔靜有奇書讀閒無俗駕来主人偏好事石菊又新栽

送春

九旬聊一駐少別便年竟自辭朝雨難留是莫天漫空拋柳絮卷地委花鈿愁殺狂吟客頻添白髮偏

題畫梅

郎當舞油太離披曾住孤山伴鶴嬉處士不歸黃鶴去紙留踈影在天涯

試茗

今日晴軒好茶初試晩風細烹追陸羽飽啜學盧仝搨鬢軽烟碧簾斋落照紅比年多痛渴滴滴慰衰翁

題画三首

水繞山廻石徑深幽慷都村膝前琴春帰多謝
岳楊柳今得溪亭半榻陰
青山隠〻遮書屋緑樹陰〻覆釣船好似江南
春欲暮嫩寒微雨落花天
山郭水郭近秋天木落晴江好放船欲釣鱸魚
本無意為貪斜日一溪烟

贈邢盈之

屈宋去我久風流日顆類文園得邢虞山川洩
靈秘伊昔髫年時已具棟梁器所以俊人流無
不欣把臂玄文等童烏夙恵比虞寄是時貴徑
學儒林早拔萃每奪戴憑席屢倒中郎屐吏子
餘力外放筆出游戯既去立本畫復工右軍字
負此天縱姿佪旂不深至媿余隔郡国未獲附
驥驥晩遇山人家一見心醉輙為談秇遊陵游
詩酒騁長轡相逢我場並樹詞壇幟揖讓公
卿間臭味率不二語罷心神開欲别情轉摯條
忽踰三春雲樹攬離思東風吹碧艸甲子俄更
始馨日青雲心岳老少稱遜惟餘千秋業悦可
衆多意平時裘馬交何人尚同志我髪已成衰
君才有餘地庶保石金軀載頌河清瑞只此偲
悠身中有真人住

贈王石城

江左聲華舊不微烏衣玉麈映光輝自憐王粲
長萍梗幸識方平在釣磯筆洒墨花頻滿快手
栽松樹已成團坐来荀令香三日曽是段橋梅
下帰

石城恵有新句曰次和

卧龍躍馬事多違知我何妨此世稀衰后不尋
巫峡夢文人乙息漢陰幾風高海依閒住士雲
睹江天隠少微忽捧隋珠光满室縦横知羨謝
玄暉

送毛文炳南試

説詩從古遜毛萇傳易如君復擅場具有豹文
那可隠已豊鵬翮自高翔風軽江上帆陰直月
白洲前荻影長破浪及秋須早發一枝仙桂逼

人香

題西弇軒齋

毛子傳往豪紫䖏照遠青翠飛册椽圃弇抱草
玄亭社每閒往日門恒聚德星譬書忌往昔長
對一池萍

庚辛歲夾二首

最難禁此夕況復𠁁在他鄉宿鳥已飛盡歸帆何
未遑屠蘇傳旅席求火撲書堂無限羈棲思偏
隨玉漏長

老年長道路不是忘鄉閭已信無家在寧辭作
客艱歡娛看令節涕淚答衰顏萬里王孫草依
稀滿舊山

第三歲日飲宋君瑛書齋（第五歲日歲三日七見之徵之集）

自識文李俄驚歲又春徇堪生死託寧獨酒
杯親令節巳三日衰年過七旬興來成潦倒忘
抑客途貧堪.

穀日同兩門入過破山隨喜佛事月留
徑重

宿

共宿招提境空山月始弦春寒偏入夜梵放却
聞泉竹榻僧盤借籃輿弟子肩還須登絶頂明
發叩諸天

春雪懷會稽卞鄰仙

萬里天涯雪紛紛始見春議寒不減精整凍
初匀客勒江梅從平埋逐草新山陰迷處所倚
棹正懷人

輓謝邁父

接上西風入莫悲梅花猶傍舊書帷一去莫了
迂儒債半偈翻同老衲遺（公臨依作偈而逝）表墓萬人
傳太史（墓表為高太史宜中作）扶桑獨自哭文姬（公止一女）朝
來不禁頻揮淚曾記携節遇我時

尋梅一首

郊路間支踏雪爲梅花猶自隔前峯行来谷口
香先覺尋過谷搗東樹忽逢疏影冷隨斜照滯
春泥騎倩白雲封還枝欲入深深處苔滑寒溪不

過盡危崖復斷橋滿衣香雪見歸想情深似與
花相約興劇寧辭路已送霽色千山送拄杖冰
痕一壑冷吟斟莫教更弄桓伊笛詞客心魂黯
易消

上元夜踏燈海虞城東

衍〻絲管夜深中九陌星橋一一通月娟踏歌
無限白燈驕人面十分紅亂氳珠隊來游如偃
賽節枝曳老翁却慌帝京當盛日魚龍影接大
明宮

偕隱篇贈汪靜齋

希夷獨隱華山谷敬仲今棲永瀆雙宅近穹窿
饒赤石洞連林見青幢畫眉舊有南宮管繡佛
新開雲母窗更道太常齋戒潔五燈合姓并為
儷　林

胡練兵五十

都護門前春正深投戈行老舊山林時清懶夢
作封侯夢俗薄偏高佶客心槍臥綠沉苔欲繡
酒閑金屈柳初陰百年行樂才當半射虎還須
到碧岑

題楊月輔畫贈錢孝嘉雲巖結隱圖歌

我生〻長雲和里當年才彥紛〻起文采風流
記一時更有楊生與邵子二君工詩復工畫神
氣真發九天凝攀提子久揖鄭虔天幅小幅格
力全秋光如洗筆花活筆未吮時意已先子固
雕蟲失事此每見濡毫心欲死中年亦復效眉
頻終得皮毛欠心髓朝來披此結隱圖恍聞無
補翊仙都青山重〻水浩〻古農不寀如可呼
閒亭小〻佶幽谷老樹疎松映深竹松閒一道
破寒雲無數入家住林麓山分石劈注崩泉攢
雲石壁高參天泉流香〻去不息前溪恐有漁
入船此中已忘秦與晉復開招隱當蘿逕開〻
十畝可耕芸日落松窗響清磬往來惟有太古
侶共話桑麻與禾黍還隨長統烹羔豚不學東
方論虎鼠畫鶴通處柳陰〻別有茅堂靜可吟
天風蕭颯雲氣黑雲不滅沒山能深峯迴路轉
見洞壑雞犬迎人出蘿落想君詠芋擬在是徑

營倍覺精神躍耽幽唐子西開徑謝康樂憐君有意竟未成徒傚心期對寥廓手玆遺墨動余悲欲起斯人那可作含悽題歸耿菴罷如聞風約傳烟嵐深根揔借多生植帰留讃他生對佛龕

次韻陸秋士擬西山看梅不果之作

東崦官梅動游興欲行不行殊寡緣想見心魂逐香去但吟詩句閉門眠相思鬬書來日溢索笑難禁老去年夢斷湖山千萬樹捧君白雪轉生憐

贈余哲生二首

白首相逢恨見遲每於離索動遐思不同人埶無如子縱謂君頹更可師歲老寒松凌霽聳天空涼月坏冰池休辭徧下梁間榻徐孺高風世已知

幽懷自昔逢迎但寫雲山度斗生索飲那知啼稚子携柑惟解聽流鶯時危酒細澆愁倒從僻梅先蒂雪痕比夜江天暗　拯一偏偏傍老人明獻

輓劉郎內子

繡線金梭事了良鷄鳴常為警翱翔百年早締從秦贅一疾何期失孟先未拜慈嬸遺恨滿難弛孀毋孝思長燈前獨滴劉郎淚不聽簫聲亦斷腸

遇鄰園看梅有感次韻

老病妨春屐鄰園僅一來幘欹鈎瘦木杖沮犯荒苔古樹聊相倚咏梅梔自開亂離多廢圯不獨此蒿萊

辛丑花朝

傷懷天畔眼又忽見花朝嫩蕊看徐吐清尊惜斷招餘門消息異故里尺書遥蜂蝶晴相逐添余客恨饒

周天俊六十

天涯五載歎分攜忘却君年六十齊交到白頭遥共惜騎來青竹老都迷方書自向幽　讀藻句長從醉裏題詩得玄霜休重秘也数分贈到

原缺

荻溪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元王偕撰前有洪武癸亥馮原智序稱偕字叔與瑯琊人官崑山學教授善繪事元亡不仕寓居荻溪之西以荻溪翁自號今檢集中所與唱酬者皆

國朝順治閒常熟諸文士又嘗入京師有慈仁寺雙松歌慈仁寺建於明代亦與偕時世不相合惟詩中有歲暮還荻溪諸題當必

國初人寓居荻溪者集名偶同坊賈遂妄取原智序冠之指爲偕作以售欺耳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存二十六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内府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宣宗詩文一卷》提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松栢後凋說
仁者壽說

卷第五

賦

應制

廣寒殿賦 有序
居庸關賦 有序

應教

賓春賦 有序
上元觀燈獻壽賦

卷第六

賦

大祀南郊賦 有序
廣寒殿賦
西山賦
大江賦 有序

鍾山龍盤賦 有序
居庸秋曉賦
瑞雪賦
春陽賦
太液春遊賦
內苑聞鶯賦 有序
恒嶽晴雲賦

卷第七

賦

太液觀魚賦 有序

小山叢竹賦
觀蓮賦
羽扇賦
玉簪花賦 有序
馴鹿賦 有序
蒼鷹賦
鳴蟬賦 有序
芍藥賦
登小山賦
木芙蓉賦

卷第十

銘

贊

卷第十一

辭

操

文王操 有序

秋風操 有序

猗蘭操 有序

思親操 有序

卷第十二

雜著

恭讀

高廟文集五首有序

讀甘露論

讀喜雨賦

讀夢遊西嶽文

讀閲江樓記

讀觀春光記

酒論

鄭子產鑄刑書辯

論鄭袤

讀趙充國傳

讀嚴延年傳

論漢光武用孔奮

論漢明帝戒俗吏矯飾之弊

述觀射

記異語

卷第十三

四言詩

思賢詩 有序

招隱詩 有序

井詩 有序

海邦入貢詩 有序

平胡詩 有序

四靈詩 有序

五言古詩

恭述

祖德詩 有序

奉

皇祖召命赴北京出京師作

至江浦

望瑯琊山

過鳳陽

滕縣曉發

卷第十四

五言古詩

仲冬稍寒有懷示羣臣
古琴篇
對雪書所懷
瑞星篇 有序
古硯篇
齋前菊徑有草雜生旦命芟之用育嘉植因成短句以述所懷
臘雪
雪後晴明西北羣山蒼翠在目漫賦二詩
扶桑旭日

春雨吟
春草吟
採桑曲
太液池觀魚
花前對月小飲
刈麥行
憫旱
遣祭大小青龍
禱雨
夜觀泰階有作

命廷臣督漕運
賑陝西饑
賜武臣致仕
再詔求賢
命有司捕蝗
樓中翫月
雨後觀歸雲有作
夜聞池上鶴唳
荷池早凉

卷第十五

五言古詩
郊祀慶成宴
遣祭 祖陵
遣祭 孝陵
遣祀海瀆
遣祀歷代帝王陵寢
遣祀南京帝王廟
慶豐年

卷第十六

五言古詩

廟祀

卷第十七

五言古詩

卷第十八

五言古詩

詠史

卷第十九

七言古詩

卷第二十

七言古詩

卷第二十一

七言古詩

卷第二十二

七言古詩

親庭獻壽
小山春曉
花亭春宴
小山春興
春苑看花歌
彩雲承日
春郊踏青
宮庭春夜
花亭春晴歌
太液新亭

金水河
太液書所見
西湖夏景
太液澄波
西湖
盧溝觀漲
七夕行
銀河篇
七夕巧山
登翔鳳樓

松間白鶴
月下聞簫
瓊島秋晴
上林秋色
居庸望遠
小山秋霽
月夜泛舟
雪晴觀獵
放鷹
閱馬

閱武
柳塘春漲
桃花曲
朝陽丹鳳
海棠
賞牡丹
流觴曲水
曉窻鸚鵡
射柳
階蓂

紈扇詞
太液觀蓮

卷第二十六

七言古詩

豐年歌
古鏡詞
古鼎歌
琵琶引
寶劍篇
黃河

瀛海寒潮
黃河砥柱
瀑布泉
假山吟
怪石吟
荔枝曲
蒲萄酒歌
陽春曲
春曉曲
石上流泉歌

田家老翁行
登樓歌
洞簫曲
梧桐秋雨吟
曉寒曲
聽笛歌
雲橫秀嶺歌
山寺鳴鐘
白海青歌
滄浪漁父歌

西馬歌
草青行
麒麟
騶虞
青獅
白象
天馬歌
玄兔歌
白兔歌
珠蘭

桂林秋曉
雨晴苑中聞百鳥和鳴歌
落花歎
雙燕吟
孔雀歌
玉兔戲清波行
白鷺歎
桃花馬歌

卷第二十七

七言古詩

賜元夕觀燈詩有序
瑞星歌有序
喜雪歌有序
龍尾硯歌
紫貂裘歌
捕魚圖歌
米元暉山水圖
卞莊子刺虎圖
蘇武牧羝圖
瞿塘三峽圖

巴蜀雪消圖
松風江月圖
澄江淨練圖
湘潭雲淨圖
月林清影圖
海嶽空濛圖
絕頂清秋圖
一水護田圖
江鄉吹笛圖
輞川煙雨圖

一年好景圖
文公留衣圖
玄圃風光圖
兩山排闥圖
崆峒秀色圖
秋水長天圖
魚躍萍開圖
紫衣小隊圖
風雲際會圖
玉樹臨風圖

卷第二十八

七言古詩

賜贈太醫院使徐叔拱還鄉詩
正旦行
立春行
初春行
元宵詩 二首
元夕泛舟歌
禁苑新春辭
花朝詩
春水遊魚
上林春雨

春雪歌 二首
春日偶成
瑞兎歌
灤水飛鴻
藥局園棋
上林飛蝶
新燕
御苑柳花
擬高軒過
玄兎詩

初夏
喜雨
喜雨歌 二首
端午
射柳
白鸚鵡
賜普庵禪師
太液觀蓮
瓊林清晝歌
泛舟歌 有序

瑞麥歌 有序
七夕歌
緑竹引
嘉禾詩 有序
書懷歌
南塞翫月歌
秋風歌
平胡詩
瑞雪
瑞星歌

賜太監鄭和

賜太監王景弘

賜長春真人劉淵然

賜弘慈普應禪師淨觀

梅窻雪月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卷第二十九

五言律詩

早秋侍登小山遠望應　制

次雞鳴山應　制

登凌霄峯北望大漠應　制

次錦雲磧應　制

侍　駕班師應　制

于闐獻玉應　制

早渡大江

過淮

次睢陽驛

次濟寧

過東阿

卷第三十

五言律詩

石鼓
水閣
鳴琴峽
重過憫忠閣故址
花朝
太液龍舟
雙闕
西山古刹
秋水
秋鴈

秋林折桂
雪夜彈琴
筆架
花影
題梅
聞蟬
栢
雪竹
桂花清露
聞鶯二首

新燕
柳花
新笋
池萍
綠竹
蒼苔
晚霞
瓜
蔬田秋曉
城烏晚集

書燈
焚香
燈籠
燈花
雪聲
宮庭雪夜
題陶毋待賓圖

卷第三十一

七言律詩

雲南守將進黃鸚鵡應

卷第三十三

七言律詩

卷第三十四

七言律詩

卷第三十五

七言律詩

卷第三十六
七言律詩

卷第三十七

七言律詩

六言詩

卷第四十一

七言絕句

卷第四十二

七言絕句

秋夜

三月十七日喜雨

新作禮部賜落成之宴

早秋思邊士 二首

萬竹秋聲

太液池上望萬歲山 二首

清河道中小獵

柳亭午坐

三月望日策進士

金水河偶興 二首

登城樓書所見 二首

萬歲山四時詠 四首

太液池四景 四首

觀田家土床

雪後步池上

池魚戲藻

谷鳥還禽

園蜂釀蜜

徑蝶尋芳

林鳩喚雨

汀鷺窺魚

梁燕銜泥

沙鷗泛渚

荷錢貼水

柳絲綰露

荇帶牽風

草茵鋪徑

小山老檜

鶴雛

題崔白蘆鴈

題春牧圖

畫鷹

題梅花寒雀圖

韓幹馬圖

題寒鴉圖

題胡騎圖

小孤山圖

蘆鴈圖

枯荷鷺鷥圖

百馬圖

題袁安卧雪圖
題丙吉問喘圖
題畫牛

卷第四十三

七言絶句

郊壇省牲 二首
南郊齋宮偶成 五首
齋夕偶成 二首
元宵 十首
春日偶成

初度日感懷 二首
生日賜褰義等四人宴内庭詩 有序
荅諸學士進謝表 有序
巡邊駐營宣府 三首
池上小立 二首
海子上即事
觀泉
小山漫興 二首
東郊省耕 二首
催耕

暮春書所見
夜軒觀史
賜廷臣榔梅詩 有序
賜内閣學士新繭詩 有序
喜雨賜廷臣詩 有序
端陽賜宴詩 有序
扇 八首
端陽賜扇詩 有序
賜廷臣食鰣魚詩 有序
賜羣臣石榴詩 有序

重陽賜輔臣宴 有序
新月 二首
宮柳鳴鶯 二首
平隄新柳
花亭春宴
賞牡丹
流觴曲水
江燕引雛 二首
蹴踘
綠陰清晝

卷第四十四

樂府詞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一

帝訓

帝訓序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之歎而後有以稱天之所命然其道至大其事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君量必如天之廣心必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溥行必如天之健必明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為治者規模之弘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德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為君皆能體天心行天道斯其治為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於古矣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奄有萬邦

太宗皇帝再安

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

三聖相承心天之心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綏撫天下爰暨朕躬獲纘鴻緒臨御以來夙夜乾乾惟

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所

天地

宗廟之佑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

祖宗開創之艱難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敬承於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述帝王要道而類析之將永詔于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為本有德斯天命存焉人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畔之從古國家興衰理亂皆由於此故首之以君德夫君位者

天之所命

祖宗之所傳也惟

天惟

祖宗是崇是敬體其心而不違循其道而不倍君德之大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以及外自邇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之德化本於閨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肅之道必有恩愛惇厚之意故睦親次正家焉一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子民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故仁民次睦親焉國家政事有體本末有序與夫綱紀維持之方皆當謀慮審度使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以一人而御天下一心而應萬機如一民失所吾之仁未能徧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強不息使靡有闕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己者宜崇德而去欲恭

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微惕則私欲日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微焉。有君必有臣。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而後成化功。君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愿而心通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由之善。斯用之而績成。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之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爲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爲功難。是以大易慎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微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有芻蕘之問。故求言繼之。事神莫嚴於祭祀。所以致精誠。徼福惠。而敬爲本。能敬者致福。不能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莫急於養與教也。耕斂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資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罪。陞一賢。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而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輔治。非恃以爲治也。一或失中。傷人之生。干天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文者綱常禮樂之事。所以化成天下。武者禁暴戢亂之器。所以安內攘外。不可一日無者。故文治武備又繼之。有中國必有夷狄。如陰陽晝夜。不能無者。善爲天下。亦在制馭之有道耳。故馭夷又繼之。人君保生。自有要道。而前代之君有恣其情欲。服餌丹藥。以致喪敗者。不可不戒。故以是終焉。凡二十五篇。名曰帝訓。言質事實。皆爲理之大要。蓋自古君國子民。未有不循此而治。不違此而亂者。誠能於此深體力行。可永保天祿。吾子孫慎之哉。由此而進唐虞夏殷之中。成周先王積累之仁。允念茲在茲。宗社可以永安。生民可以咸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君德

人之至貴者德。有德眾歸之。不德眾違之。故君天下者必以德爲本。君之德明於己。達於天下。而後可以愜天下之望。古帝王有德者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天下皆歸之。不德者莫甚於桀紂幽厲。故天下背畔之。所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君德之大者曰孝。曰敬。曰仁。孝以事親。敬以事天。仁以臨民。而仁民又所以事親。與

天也一於表裏始終而行之辟諸日月之明天下萬物皆仰其臨照故德者人君之首務而德尤本於學易論君德必由學聚問辯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德明斯萬事理矣

奉天

君者天之所立也萬物皆天所生天立君俾代之養民故君之位曰天位君之民曰天民君之事曰天事皆代天爲之也故人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不可違天不違天即所以奉天也而奉天之大者在養民書曰天佑下民又云惟帝不畀惟下民秉爲蓋民者天之所愛而以命我吾能愛其所愛是能敬其命則天將錫福於我矣如虐其所愛是違其命而可望福乎書云天難諶命靡常又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亦猶君之民而命有司撫字之如有司不能撫字而又虐之君必黜罰之矣故有司能愛民所以事君君能愛民所以事天其理一也

法祖

自昔創業垂統之君其更事也多其致慮也深其始得之也甚難其欲後世保之也甚遠故建一法制一令相與謀之非一人嘗之非一日必適中而不偏歷久而無弊然後著于典章傳之子孫爲永安長治之道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子孫當永世爲法也朕承

三聖之緒夙夜兢兢政無小大一遵

祖宗之典而行之以

祖宗之心不敢違越吾子孫尤當敬慎於此蓋人君初非有意更改祖法多由所用輕佻小人導之蓋小人希寵求進日以譎詐之說浸漬其君謂行之則功高於前人其君喜而從之而卒至於壞亂如漢武帝宋神宗聽用小人之言不循祖宗之舊紛紛多事卒皆至於毒生民亂天下此萬世之鑒戒也若因時之宜不可不損益者亦不可不體

祖宗之心宋賢相李沆嘗言吾爲相無他善惟有不改祖法一事耳故爲君用今常得老成忠厚如沆之流豈有壞亂之憂

正家

家者天下之本一家之閒尊卑之序正內外之辨嚴愛威之道明然後家可得而正家正然後天下可得而正蓋近者遠之表上者下之準也正家之道莫大於父子莫切於夫婦其幾尤不可不謹也蓋父子相愛本皆天性所有但父之愛子當於幼稚之時早教之與之處者

雖乳媼及備使令者必皆擇老成正人則自然習成性情之美稍長就學簡有德行學問正直謹厚之士為之師日從容講說正道開發聰明使邪妄之言無自而入則德器成矣然父子須恒相親使情意孚洽或有過不可輒聽左右便佞之言有所詰問須自審察果其有過則召至委曲溫言曉諭使改亦不可遣人往諭蓋小人離間父子自古有之雖漢武帝隋高祖皆不免墮小人奸計以害大事可不戒哉至於宮闈后妃尤須嚴密古禮嫡庶之分截然不逾而為宮室辨內外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女不言外事至我朝

祖訓內外尤嚴蓋

聖明遠慮厥有深意前世若漢高祖唐高宗不能正內呂氏武氏幾危宗社可不戒哉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則家道正家道正於上則風化美於下此太平之本也

睦親

帝王之政在厚天下之生而行之必自近始近者九族之親也其中有吾祖考之親焉有吾母之親焉有吾后妃及子孫之親焉帝堯明己德之外便親此九族凡祖考之親則推吾重祖考之心以厚之母之親則推吾重母之心以厚之后妃及子孫之親亦以后妃子孫之愛而及之待之以恩使不失其富貴訓之以義使不愆於禮法保全永久斯盡敦睦之道

仁民

天命人君為生民之主人君奉天命以主生民其職惟在養民而已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聖君皆以愛民為務誠以民心之從違即天命之去留也古語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戒如此故人君理天下者不過欲民不失所也禹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食則思民稼穡之艱衣則思民蠶桑之勞飽則思民之飢煖則思民之寒賦斂以時役調有節寬厚以容之簡靜以休之俾農工商賈各力於生業水旱疾疫皆為之賑卹無失所之憂有生遂之樂則民心永安而天命永固矣

經國

帝王統御天下於政治經營謀畫當謹始慮終為宏遠之規毋狃於淺近溺於流俗苟徇目前而已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非簡無以御煩非靜無以制動非寬不足以有容非剛不足以聽斷必仁覆乎四海智周乎萬物親賢貴德簡用才能養老慈幼卹念無告重農務本興學立教求言納諫信賞必罰輕徭薄賦考核名實哀矜

庶獄修飭武備崇節義勵廉耻辨忠佞審好惡抑強扶弱禁暴誅亂皆君國之重務宜夙夜在念持之以誠處之以義務合大公至正之道使國家庶事綱舉目張靡有闕失斯君安於上民安於下由是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物遂國家長治而永安矣

勤政

帝王代天理物必躬勤政事在己弗勤則百工曠而庶事廢矣故虞舜兢業萬幾大禹克勤于邦成湯昧爽丕顯文王不遑暇食此皆古聖人之勤也後之為君其可以弗勤乎勤則心專志慤無厭無斁以處事則不至於

率畧以處事則不至於壅滯而庶政理矣一或弗勤將氣昏志惰玩時愒日苟且因循政弊而罔知民困而罔聞而庶事廢矣國家興亡之幾可不戒哉夫天常行故健日月常行故明水久停畜必腐人久不動作必病民墮於生業則有凍餒之憂況天下之主宰億兆所仰望豈可不自勵乎是以古之帝王深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而周公無逸之訓萬世帝王所當欽服

恭儉

恭儉者帝王之美德恭則敬謹而不怠儉則省約而無擾古聖帝明王率由此道所以家國清寧令聞長世故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逮其季世之君有不能然志驕氣溢傲忽不恭窮奢極欲泛濫無節而流毒四海底于喪敗既往可鑒矣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非約之於身心施之於家國則志不期驕而自驕用不期侈而自侈是以明主不忘恭己非惡逸也防驕怠也不去儉德非憎美也慮侈汰也驕怠侈汰敗德之斧斤恭敬節儉崇德之梯階其可不慎所由哉

儆戒

人君宰制萬物統攝億兆本諸其身首當常存修省戒

謹之心蓋患生於未形禍萌於所忽若忽細行而不究逮禍萌而慎亂作而防蓋無及矣故曰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之失或致千載之患是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居安慮危處存慮亡凜乎若蹈虎尾惴乎若涉春冰弗敢有一息之或怠一毫之或忘故能制治於未亂銷禍於未萌後世為君能取法前王國罔不興不然肆情縱欲無所顧忌以小惡為無傷以細事為可忽不謹履霜堅冰之戒而宴安鴆毒日銷月鑠駸駸焉若持斧自戕豈不危哉慎之戒之

用賢

賢才者相與共理天下之利器天下非賢才罔與共理稽之於古堯舜禹有稷契皐陶后夔伯益商有伊傅文武有周召太公之徒蓋雖聖人未嘗自賢必求賢者爲己助益誠以天下之務重且大也如涉巨川非一楫可濟爲大廈必衆材乃成大抵賢者其心公其智端雖器量不齊譬猶木之小大長短各有所宜在用之何如耳用之稱其才皆可建功自古君天下者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善用賢者待之以誠任之以專不以小人間之如使與小人並立必爲小人所排蓋小人浸潤之言人主易惑也易內君子外小人所

以致泰人君不可不審若賢者或有細過亦當略之古人不以寸朽棄合抱易所謂扶陽抑陰此用賢之道也然得賢亦難蓋賢者以道德自重若懷寶韜玉恥於求售爲君必旁求博訪招之以禮承之以謙勿以卑辱而有嫌勿以崇高而自重則才俊之士皆有願仕之心矣此又得賢之道也

知人

以鑑辨物可以知姸媸以權定物可以知輕重以德監人可以知賢否自古聖帝明王恒以知人爲難然必己之德明而後人之賢否可知光明正大仁厚剛毅此君子也依阿淟涊狡猾刻薄此小人也小人以諛悅爲心其言甘而易從君子以忠愛爲心其言直而難受人君察其存心觀其言行果君子也則親之信之如芝蘭之不可棄果小人也則疏之斥之如蛇蝎之不可近惟如是則君子進而得以行其志小人退而不得肆其惡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乎者哉然非吾心至公無私真知人之邪正而進退之未必有所裨益國家生民者矣所謂公生明偏生闇則人君明德又知人之衡鑑也

去邪

自古小人爲天下國家之患故明主皆深惡而痛絕之

蓋小人之心憸邪險側能變亂黑白蠱惑人心也夫國家用忠言讜論以裨治小人務爲諂諛之說以勝之國家用賢人君子以興邦小人肆其媢嫉之心以害之國家省刑務德以全民命輕徭薄斂以厚民生小人則以酷虐爲能事以掊克爲無傷壅蔽視聽濁亂政經皆其所爲人君不察而用之以至失人心召禍亂爲患深矣故書曰去邪勿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昔四凶去而虞廷清少正卯誅而魯國治然小人未易去也彼譎詐巧佞善伺人主之意奉人主之欲非明足以燭之勇足以去之未有不墮其術中者故理以養心義以制欲

則君子小人克知灼見是非取舍合乎至公而後憸邪無所容矣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二

帝訓

防微

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滔天之流始於涓涓天下國家之患未有不始於微也故舜察邇言防壅蔽也禹惡旨酒防沉湎也斯須苟安毋曰何害怠惰荒寧之所自也毫髮不戒毋曰無傷驕奢縱恣之所由也古之聖人戒慎恐懼先事豫防慮大於細圖難於易由是天下乂安禍亂不作非存心之明慮事之豫其孰能與於斯人君靜以養智正以格物隨事精察絕其蔽惑庶能防患於微矣若乃謀慮淺近不能炳於幾先厲階既成悔將何及故有天下國家者凡事當謹之於未然防之於初萌易曰由辯之不早辯書曰不見是圖皆此意也為人君者尚監之哉

求言

古者明王治世廣開言路明目達聰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弊不以崇高而自賢不以微賤為可忽所謂嘉言罔攸伏詢于芻蕘者是也人君所以夙夜孳孳惟求直言何也天下之事至繁豈能盡處合中有不合中而吾聞之必改以就中天下之人至衆豈能盡使得所有

不得所而吾聞之必使之得所直言有益於人君如此然聽言之際不可不慎蓋忠直之言逆耳難受而用之則有利於國家讒佞之語順意易入而從之則有損於君德所謂苦藥足以愈疾甘言足以喪身昔商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芮伯刺厲王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理亂所由分也故臣下有言當虛己聽之而察其心之忠邪蓋人之常情皆欲得君之愛豈欲犯君之怒哉但忠臣之心常在於國而不在於利己邪人之心常在於利己而不顧於誤國察其言所向即見其心之忠邪若人主自恃才智拒絕諫諍又臨之以

威懲之以刑忠讜之言既塞國家之勢日危自古季世皆蹈此禍可不戒哉

祭祀

帝王主祀天地宗社以及百神而祭祀之禮所以報本而徼福於天下也祭不專貴於物必貴於誠誠者事神之本是以先事致齋凝神定志邪慮不萌於心惰容不見於體無所不致其誠及將事之際則對越有嚴升降俯仰洞洞屬屬而若將見之致誠如此庶幾神享其祀感召靈貺陰陽和寒暑時百穀豐登天下和平苟或不誠氣志昏惰不撿於禮法不謹於思慮雖修其牲牷豐其粢盛猶不祭也如此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致福應者未之有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然君子之事神也豈必臨祭一時之誠敬哉要其平素存心行己齋莊中正常如對越未嘗有怠固已合於神明矣故人君之敬尤當常存於心

重農

農者國家之本生民所資以生者也民不可一日無食是以帝王躬耕為天下勸洪範八政以食為首豳風之詩備陳稼穡之艱皆重農之意也後世為君法古人重農之意者當勸道有方遊惰有禁而不違其時時者春

耕夏耘秋穫之時也古者使民常以冬隙使及時而耕及時而耘及時而穫無事以妨之則農不失業而衣食足給矣又禁末作遏奢靡使皆務本歸農然後地利日廣而在上尤當輕傜薄賦省費節用庶幾公私足給而人康俗阜教化興行可臻于治昔孟子論王政必以不違農時首言之蓋聖賢之言萬世帝王所當取法

興學

學校者教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禮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昔五帝建成均之學下至三代其學益備皆本於明人倫而有詩書禮樂之教其教導有法涵養

有素士之出於是者皆有用之器足以輔世長民故治化隆盛人才衆多風俗淳美由興學之功也漢唐宋學校不逮於古故人才治化亦所不逮大抵興學必自上之人振起作新之學校興而後風俗可厚風俗厚而後人才不乏雖人之生固有美質非資學問亦無以擴大其才智也故興學必謹擇師儒以嚴表率養之厚而責之專庶幾有成不然模範不端學者無所取正亦徒名焉而已教化何由而興人才何由而成故興學必務責實勿徒虛名焉耳然原其本則又存乎人君之躬行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躬行於下學校未有不興者矣。隆古興學之効蓋皆本於此。後世人主所宜務也

賞罰

夫治田者必資耒耜治木者必資斧斤理天下者必用賞罰。賞罰人主所以勸懲之具也然賞不以厚薄惟其公罰不以輕重惟其當故賞一人而天下莫不悅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者惟其公且當也古之帝王不以私愛而加賞不以私惡而加罰私愛而賞爲濫恩私惡而罰爲濫刑恩濫民不貴而無所勸刑濫民必冤而無所措由是不知興於善而有離畔之心矣故人君賞罰必存大公至正之道不可不察也

黜陟

爲治本於任官任官貴乎責實考課黜陟之法所由責實也蓋天下幾務人君一身勢不能獨理必資於羣才。然其賢否或殊勤怠亦異非考察以驗其功過黜陟以示夫勸懲未可以幾於治也故爲人上者虛己以用人。執簡以御煩體要以制衆行之以至公至明之心守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後約以歲月稽其事功果賢焉陟之果否焉黜之果勤焉進之果怠焉退之平若持衡明若懸鏡如是則衆之賢且勤者皆悅而益奮不賢而怠者皆懼而改行而治效可望矣昔唐虞三考黜陟成周三歲大計羣吏而賞罰之皆此道也後世苟簡爲治不務責實用人之際考課無法黜陟不明。加有愛憎之私。於是有賢而勤者見屈不肖而惰者獲伸。如此尚何望治效之幾於古哉故用人致治必以唐虞成周爲法。而以後世苟簡爲戒若考課黜陟之法既明尤當擇乎中正之人任之。不然徒法而已此國家致治之要務不可不謹

恤刑

聖人視民猶子而以刑法加之者不得已也足衣食以養民明禮義以教民此聖人之心也如是而不從然後

刑以威之刑實輔教焉耳教養不至徒恃刑以為治是謂厲民非聖人之政也故聖人之政刑一人足以戒萬人昭天討也過誤不幸從而赦之原人情也親故賢能若功若勤若貴若賓從而議之全恩禮也不殺不辜寧失不經厚之至也折獄惟良慎任人也五者備至而刑有不省民有不化者必無之理也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三代之治專用德教深仁厚德上承天休昭譽萬世若漢文帝除肉刑及誹謗法唐太宗禁鞭背死刑至五覆奏二君忠厚之澤庶幾三代子孫享國長久此其效也秦隋以刑立威曾不非傷而遂失之斯可監矣

文治

天下之治必斯世斯民咸歸於善而後為至盛體諸天道觀乎人文以維持天下曲成萬類者文治也文治禮樂之謂聖人以身之所履正天下以心之所樂和天下綱常倫理極其和順典章文物煥乎大同而天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長長幼幼生有養死有葬強有制矜有立鰥寡孤獨咸得其所極其至天地定位鬼神與安草木鳥獸皆適其性而家國天下無異政無殊俗此禮樂之化也然非人君至誠之德足以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其孰能之是故正天下有本身之謂也和天下有則心之謂也人君正心脩身以立政教以化成天下是之謂至治

武備

善為國家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禍亂之幾起於不測不戒不虞何以保邦是故聖人致嚴於武備為之城郭為之關防嚴甲兵以守其國規畫精密訓練有方強禦以遏兆民以寧天下久安長治之道也不然狃於宴安忘忽大計禍亂猝興何以禦之武備之要有三一曰儲將二曰養士三曰廣儲蓄簡拔勇智優加祿秩所以儲將也休息保愛以時訓練所以養士也重農節用所

以廣儲蓄也三者具備足以安內而攘外矣故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成康之世永底寧謐晉武平吳罷州郡兵唐玄宗以承平弛軍政馴致禍亂不能復制有國家者可不深為戒哉

馭夷

四夷非可以中國槩論天地為之區別夷狄自為類矣夷狄非有詩書之教禮義之習好則人怒則獸其氣習素然故聖人亦不以中國治之若中國乂安聲教暢達彼知慕義而來王斯為善矣然非我族類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閑之道不可不謹故國家當邊圉簡將帥勵

兵甲嚴守備使不能為中國患而已蓋聖人以天下為
家中國猶堂宇四夷則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有禮
樂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蟲從而生長之亦天道也
夷狄為患必乘中國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
昭明中國安兵食足邊備固彼雖桀驁倘患之能為是
故能安中國者未有不能馭夷者也馭夷之道守備為
上春秋之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來則懷之以恩畔
而去者不窮追之誠慮耗弊中國者大也詩曰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可為帝王馭夷之法

藥餌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得氣長者壽短者夭能清心
寡欲者可以保天和可以終天年若肆情縱欲斯敗其
天和而傷其天年此必然之理也夫藥以愈疾非旦夕
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誠非五臟所
能勝或者求以濟欲不知遂至喪身不可不戒蓋前代
帝王皆因富貴崇極志得意滿無所顧忌故妖人方士
得進其邪說而乃不察是非以身試之漢武至老始悔
若唐之憲宗武宗宣宗號稱英明之主而皆以服丹藥
不克保終豈可不戒大抵人主之務善也以敬天仁民
為致福之本以清淨寡欲為延壽之本自古聖帝明君

率由斯道者子孫必慎之哉

帝訓後題

是書既成
上又題其後曰朕機務之暇覽觀載籍究知前代盛衰之
由上惟
祖宗創守之難下惟子孫永遠之圖夙夜精思以為此書
蓋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任之至大莫大於為天下朕
將以大任付至親其可以不重乎朕嗣承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大位以奉
宗社御天下而德薄識鮮孜孜焉惟
三聖之大經大訓敬守而允蹈是書之旨蓋亦本於
三聖之心也雖二十五類其詞簡其義明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大要具矣誠能守而行之由此而進於聖
賢之微與將功用之成關日遠矣其勖之哉然自古便
嬖暬近慮人主親近披閱典則而沮遏之以騁其蠱惑
之術具有明鑒斯之弗察或從蹈之則雖有是編靡之
克由矧古聖賢之經訓乎欽哉欽哉永服無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二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安

宗文明之化弘被遠邇乾坤之

悉順朝覲貢獻之使

之所

道路稽顙闕下者無虛日建官府授封爵踰數十

萬里之外

德威廣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朕嗣位之初啓祕府之

藏徵百司之紀特命儒臣纂修實錄而臨之以重臣閱

歷五年始克成編蓋慎重之至也凡百三十卷惟我

皇祖聖德神功如天地之崇高廣大包含覆載變化神妙
誠非言語所可形容繪畫所能彷彿者然緣迹以求其
心即心以考其道庶幾可得於萬一焉大抵天地之化
四時行焉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以育之義
以[illegible]之聖人之化亦猶是已夫有天下國家之任者誠
考於是編法仁以施愛法義以興治將
宗社子孫生民之福綿永於千萬年嗚呼懋敬之哉謹序

太宗皇帝寶訓序

朕聞之[illegible]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illegible]以燕翼子蓋祖宗所深謀
[illegible]當時豈一世之用哉固將遺後之人
於無窮焉傳說告其君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望
守其祖宗之法也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德神功配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昭明
四時之變通帝王之盛近古無倫朕自幼齡恭侍朝夕
[illegible]
慈愛之篤
訓諭之詳蓋自彝倫日用以至
宗社之重天下之務靡不本末該舉精粗畢備朕拳拳服
膺弗敢怠焉若外朝羣臣奏對之際

聖謨大訓見諸政令及誥諭者尚多也今實錄成特命
儒臣彙粹寶訓凡十五卷六十類合五百八十六條何
其盛哉夫一卉一木可以觀造化之妙況若是其廣且
悉哉凡世之實用之皆有時而竭不可以長恃所可恃
者惟道德之用今是書皆要道至德之所寓也譬諸江
海愈挹而愈不窮其潤澤利益於人千萬古猶一日也
朕既以存諸心力諸行蓋又望後之子孫皆尊之如典
謨遵而行之以至誠庶幾永保
祖宗之洪業茂衍國家生民久大之福吾子孫其欽承之
哉
諸篇端

仁宗[illegible]實錄序

洪惟我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重華之德撫盈成之運恢弘至道丕
顯人文光昭前烈垂裕來世夫豈偶然哉越自
太祖高皇帝時歷試之而君人之度備矣
皇祖太宗文皇帝舉大義安
宗社數年提兵轉戰無內顧之憂者居守之重有屬也於
時撫百姓獎勵士卒咸得其心經畫國用曲當其宜國
家大勳之集蓋亦根本之固也既正位
東宮益廣

聖學默相
皇化而天下已想望風采
太宗皇帝時巡北京及親征叛虜皆受
命監國裁決庶政務從仁厚而澤之所及已廣暨登
大寶勵精政化惟恐一夫一婦弗獲其所憂勤之心不
遑寢食曾未浹歲而義聲仁澤已浮洽于四海朕承洪
緒仰惟
盛德顯謨宜有紀載爰命儒臣纂修實錄書成總十卷
皇考所以惠臣民建太平隆國家之運者蓋與天地同其
悠[illegible]猗歟盛哉詩曰於戲皇王繼序思不忘書曰監于
[illegible]永無從敢不黽勉力行以求其至謹述其
[illegible]端并示後之子孫云
仁宗[illegible]寶訓序
朕惟帝王治天下仁恤蒼生為祈天永命之本是之謂
成德制禮樂法度為維持之具以傳子孫是之謂成憲
繼統序者欽承之以求無忝於成德無愆於成憲用保
天下國家於悠久是之謂繼述越稽古昔夏商周之世
禹湯文武肇於前皆有賢子孫紹於後歷世綿永其效
可見
天佑國家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峻德成功貽範於後者至矣盛矣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仁厚溫恭之德當國家亨嘉之運纘
照
聖學帝王之心法經綸參贊之道咸貫而一之用光
前烈迪後昆所以惠臣民者咸出
至誠惻怛之心朞年之間
深仁厚澤浹於下足以隆國家之治於永遠朕承大位
[illegible]紀之圖典復輯嘉謨為寶訓六卷析四十一
條蓋敬天勤民之心制治保邦之道備
祖宗洪業[illegible]之難雖守之不易夙夜兢兢惟弗克負荷
訓典是承是式且欲後之子孫咸承式焉庶其永保
祖宗之付託於悠久也謹為之序云
御製詩集序
舜命夔典樂以教曰詩言志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心之所感不能
以皆正而言必歸於正此詩之所以為教也三百篇經
聖人之手其言皆以為萬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猶有發

乎情止乎禮義之意自是而後盖唐杜甫氏不失其正
卓然名家而行遠也朕嘗吟詠耳目所遇興趣所適往
往有作雖才思弗逮而志乎正者未嘗不自勉盖人之
志必在乎正而志必因言而可見間命左右裒錄積歲
所作將以自驗其志總若干卷嗟乎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三百篇推興也體之於心施之於事為人上者
之所當務豈獨形之於言哉并書諸卷首自勵云

外戚事鑑序

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虞協和萬邦必先九
族篤近暨遠致理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兆凡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其養樂
利於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
[illegible]而無不可與為善者盖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
惟所[illegible]與習不同而後有流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為世
道生民之計設為之教使必由於善為善斯合乎天道
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
已朕祗嗣
祖宗大位為生民主夙夜惓切罔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
而必自親者始嘗以謂引之於福者曷如開之於道為
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為有徵也間采漢
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迹併其終所得吉凶舉
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鑑皇親各賜
一本昔孔子刪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
善惡悉具說者盖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
逸志皆有資益乎己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
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
奉守[illegible]
[illegible]敢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數國家有惇睦
之美君臣[illegible]與共享富貴於無窮焉

歷[illegible]鑑序

朕惟天[illegible]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
明碩之士[illegible]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
文武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為之佐百司執事之
賢為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跂也東
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駁
焉盖隆古之時為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
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
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
其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
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

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惓惓兢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聞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群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能[illegible]所錄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illegible]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illegible]諸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illegible]裨於國家有裨於後來而與古賢臣[illegible]矣朕之所蓋於群臣如此為臣亦必[illegible]朕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喜雪詩序

宣德五年冬久未有雪蓋冬雪消[illegible]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心朕之心也乃十有二月己卯之名大雪深尺徧于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文武群臣請上表賀朕既却之然中心同民之喜也製七言古詩一章以寫志且賜群臣觀之又明日群臣各進和章朕親閱其詞不為溢美而有相警之義者命錄之得若干首嗚呼二氣和則雨澤降氣戾沴則雨凝為雪雪降於冬則植物滋榮於春雪而應候民之利也其為喜也固宜然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君唐虞三代之世皆然也三代而下為君始有矜大之心為臣始有諛悅之說其不為此者蓋寡矣此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吾以涼薄之德嗣
祖[illegible]民之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於群臣之[illegible]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哉[illegible]好我宗我周行吾安得不表章之以自[illegible]

[illegible]雪詩序

上元節[illegible]臣觀燈詩序

上元節[illegible]自漢武帝歲以正月十五日昏祠太乙神而夜然燈達旦後世緣此張燈宴樂謂之上元節至唐尤盛京師有金吾夜禁惟上元勅弛禁縱士女中外往來宴遊以為常歷宋至今皆因之宣德己酉上元之夕命張燈于萬歲山文武群臣咸預宴樂既而賦詩進者百餘篇無非以歌詠太平者也蓋因之有感為序今四郊無事兵革不用年穀屢登幾於小康之世而吾君臣得相與同於斯樂者其亦知所自乎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啓造洪業
太宗文皇帝嗣統中興
仁宗昭皇帝繼志述事皆一德格
天用昭受
天眷以及我後人而克享有今日之樂不然今何德以致
之哉抑聞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為
古之明主賢臣相與安樂未嘗不儆戒之民則令之
國家斯樂勞其可不思敬厥德修厥職以仰答
天興[illegible]
祖宗之[illegible]庶之望哉故命侍從其詩而親為之
序[illegible]
壬耳
[illegible]國朝作[illegible]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
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勸勞來勸課農桑修舉水利
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俯駭人之視聽然而
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與乎尚威嚴以
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為本而為之相戒亦曰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
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賢士此後世郡守縣令
之職所以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其民以千萬
計而以付之守令豈徒以為守令榮哉欲其教養之而
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
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
是足以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
往任智術厲威嚴苛刻峭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
輩之所以不得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
帥為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
弟君子民之[illegible]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
哉故序
十
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削平僭亂弘靖海宇肇興洪業立綱陳紀垂法萬世
封建親王以為藩屏用肇固於無窮
皇祖太宗文皇帝秉中興之運扶傾持危再安
宗社所以保邦制理一循成憲勞心焦思功同開創
皇考仁宗昭皇帝繼
祖宗之大位體

祖宗之至仁惠恤黎元孳孳夙夜惕勵凡族懇懇淵衷朕
以天序承
三聖之統一惟
三聖之大德是遵是承罔敢怠忽至于宗親深惟一本之
重崇執謙敬務隆恩意
宗廟神明臨鑒在上不可誣也至於漢王高煦念其
皇考同氣最親勤奉事之禮尤加等倫而彼下愚不移包
禍心迨今二紀蓋自
諸王[illegible]之志仰賴
[illegible]內懷怨望始者封國雲南拒命
[illegible]遣爲匪彝日久日著
觸怒被其冠帶囚繫之西華門係示厥罪將行削奪。
時我
皇考在春宮旦暮懇懇爲祈
恩典貸乃止削其兩護衛遷寘樂安州其悖心頑愚靡悛
改圖譬之蛇虺潛蓄愈久爲毒愈厲雖以
皇考大舜之愛暨朕恭事之篤終不能回其萬一比者無
故招集四方無賴擅放有司囚縶強盜悉授兵器教習
劫掠交結都司衛所官授以太師等職俾率軍從叛驅

迫各州縣官吏梁良民以充軍士掠奪官民之馬散刀
與各衛官爲號潛結京師官員軍民爲內應致告發其
事者五百餘人朕以至親初猶未信及英國公張輔執
其所遣親信之人來獻并發其陰謀雖信之而猶未決
乃遣內官侯泰賫書問之書曰昨得護衛餘丁枚青言
朝中遣來問周三之事姪誠不信然慮有小人離間不
敢不以奉告今
王親惟二叔父姪所倚賴者亦惟二叔父荷叔父厚
[illegible]之言非叔父存念至親何以及此
[illegible]一毫拂違叔父之意而小人
宣[illegible]得不數露中懇以明讒者之
道麗軍民傳播[illegible]疑或別有小人乘間搆發今亦不
不路爲之備惟叔父鑒之昔
皇考賓天之初小人亦嘗造爲誣罔離間之言賴
皇考與叔父同氣至親兩心相照彼此無疑而小人姦計
竟不能行今此輩又欲離間我叔姪惟叔父鑒之高煦
得書竟不見答乃八月丁卯高煦遣其護衛百戶陳剛
賫本來京謂
皇考不當與文臣誥命封贈爲非洪武舊制謂朕不當修

理南巡席啟若此誣罔凡五六事斥為朝廷之過又誣
正為邪以斥大臣解言欲舉兵犯闕然後灼知高煦姦
宄之心在於覬覦大位上危
宗社下毒生靈朕以
祖宗付託之重國家生民之計親率六師往討之先令兵
榜示中外是月己巳遣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太
監劉順等率兵為前鋒辛未朕祇告
[illegible]宗[illegible]行[illegible]斷自朕志凡左右股肱心膂
[illegible]羆之士亦皆桓桓思奮以一
以清[illegible]經纖塵不動前鋒連獲其所
諜者以來凡其所脅從者脫身歸正日繼踵而至既
得其情實丁丑遣崇信伯費瓛率兵往益前鋒己卯
次滄州前鋒遣奏已臨樂安城下高煦擇以辛巳出
朕自滄州晝夜兼程二百餘里辛巳昧爽抵樂安駐
師城北門某官某壁其南門某官某壁東門某官某壁
西門軍聲大振高煦率其叛黨偽太師王斌等乘城舉
砲以振大軍四門神機銃噐發如雷霆之震將士咸欲
一鼓擒之其烏合之衆環聚城堞皆股慄膽懾然猶屈

於感迫不敢引避朕念矢石之下或累及無辜乃遣勅
諭高煦令山東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布政鄧真等及
爾護衛軍校餘丁抜青等民人王瑄等五百餘人奏爾
反逆朕初未信及爾差百戶陳剛齎本誣罔
先[illegible]及朕躬原爾之情罪惡滔天朕以
付託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
不來朝又不遣護衛頭目及王府官出見意果何如
爾能戰即出戰不能即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幾得以
於太[illegible]終如不安命城破之日雖欲面陳不可
[illegible]勅諭爾其審處之既復勅諭
[illegible]欲來見即親詣軍門庶幾
文終[illegible]城破之日或為人所執或為
所殺性命難保悔將無及爾果不來無用虛文朕言
毋爾其早圖之又以勅射城中有能擒逆黨來獻者
之爵賞脅從者悉無罪於是城中之人多欲執高煦
獻者高煦自知不容於衆倉惶狼狽始遣人齎本詣
軍門請以明日歸罪壬午其叛黨王斌盛堅等固沮之
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益知勢不可容乃
潛身出城遂為軍士所執以來公侯伯暨文武羣臣列
奏其罪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叛逆管叔流言猶不逃誅

戮必須明正典刑用警將來朕言彼雖不義我子終不忍
絕親親之恩況
祖訓於待親藩嚴有成憲權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
朕固却之但命以所劾章示高煦遂留高煦軍中而令
書召其諸子皆來與同歸京師又遣其所親信內侍
王府慰安家屬下令城中罪止其同逆者王斌王或
錢巽等若干人凡脅從者悉縱遣寧家其餘秋毫
犯遂頒詔中外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入城
樂安州[illegible]定州乙酉班師九月丙申至

[illegible]

部有[illegible]理寺請以叛逆之人不分首
惡正國典執奏不已遂命以王斌等鞫訊情實真之
法而新作館室於西華門以處高煦夫婦男女飲食
服悉仍舊無改嗚呼自古有國家者皆厚親親蓋以
宗一源之故期之於相助今乃所為如此雖朕之涼
德烈彼何忍遽至於此也朕以
宗社生靈之重不得不興師討逆尚賴
祖宗垂護不血刃而罪人即得靜言思之良用惋傷故特
志其本末以見用兵者非朕之得已實皆高煦所自取

云

玉泉記

北京城之西北一舍許有山曰玉泉磅礴特起勢高而
氣厚而諸山秀拔若芙蓉萬疊峙乎其後玉泉山之泉
則泉之所出也泉實環山趾不可數計或下或涌或
皆甘冽合流西行數百武復東渟為巨浸廣數百畝
而靚深其汗漫可以泛舟揖其澄澈可以鑒毫毛蒲
芡之芬芳鳧[illegible]之游泳靡不具焉舊名西湖
宜耕[illegible]引泉灌溉無旱暵患湖溢而
[illegible]入皇城為太液池池視西湖蓋倍深
[illegible]山之中[illegible]其物產之富四時景象
之
[illegible]蓋都城[illegible]也池溢又出惠河入潞河
合流至直沽入海[illegible]其旁皆膏腴田資於泉也
夫泉水之清也玉泉其至清者也水之資於民以湘以
飲以鑑以濯非一其用皆重其清也而潤澤生民水之
功用為尤大河潤九里海潤百里有其功矣而不能恒
清有至清之德生物之功莫玉泉若也且在今畿甸之
內而載籍未之前聞故為之記

石假山記

苑中舊有石十餘始得之硎中石為水衝射激嚙而岩

實穴鍾生焉不雕不琢自然而成以其廢置不用也乃
命移於便殿之外積疊而爲山高不踰尋而其勢雄峙
峭拔如東岱之日觀西華之仙掌又如匡廬之五老巖
巖乎屹屹乎不特瑰異奇詭之狀可玩也天地之初元
氣運行融而爲水凝而爲山石又凝氣之尤堅者故山
水或有時而變石可以長久不壞豈非得陰之凝確陽
之堅剛者乎宜其久而能存也凡天下之物皆有可觀
而有可觀斯有可樂而仁者之所樂也山附於地而鎮
不動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其體相似也故樂
山石者[illegible]以山骨[illegible]山之巋然者以石爲之
而土附[illegible]予之於[illegible]以爲觀美哉蓋有所寓
也予聞[illegible]山之雲觸石而起始於膚寸不崇朝而雨
天地生物之仁於是而溥博矣傳有之曰今夫山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又以明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此恭天地育萬物者所宜務也予將因是而致察
作石假山記

移菊記

東國多菊嘉種初命移植於書殿之南戒之曰鑁土勿
傷其根推其枝揉其葉斯其生意遂矣凡移百餘本而
根之傷者二枝葉之推揉者三俱培之漑之及期花盛
開黃者紅者紫與玄者爛然如繡而視根枝之傷揉者
獨花萎而色瘁與衆之爛然者異矣夫菊及風霜之際
而始開蓋衆卉之貞也而一有所傷雖雨露均培漑至
不得與之同遂然則凡物不可以傷之也而况於民
乎文王視民如傷蓋惟恐或傷之也恐或傷之則必
保之吾因移菊有得於保民之道故特記其事
夫時之牧民者云

[illegible]寺記

[illegible]其道也 天地其功用濟利顯幽無
而不入[illegible]千萬億劫之先不見其始
劫之後不見其終故自其法入中國以來
自國君下至臣民皆信用之我
天下詔建官府以長其徒又爲條制以清理教
亦以其法有濟利之功而欲廣及物之澤也故自京
以及四方皆有崇祀三寶之所朕祇承大統惟
宗之訓是敬是承而於釋氏亦靡怠忽凡故招提蘭若
之敝者亦嘗命修葺無非以凝祥診沴而爲國家生民
迓福者也皇后孫氏篤志於善心之所存惟孝爲切旦

宗社生民之念未嘗蹔忘嘗謂於朕欲輟己之服用剏建

梵宇一區奉

佛菩薩上以資

廟聖靈在天之福以益

三太后齊天之壽又以隆祐祚於朕躬保康和於家

下以被及子孫臣民以咸承慶澤朕嘉其善志既俞允

之命有司相土所宜於北京西北隅距城一舍許玉泉

山之麓得勝地焉高爽靜幽夷坦軒豁玉泉之源發於

可鑑自源稍西復來匯爲巨浸舊名西湖湖

城之內宮城之西萬歲山之南又匯爲太

南合惠河[illegible]河而達海由西湖而望其南

左大房在右西山五華金城及居庸諸峯

橫碧聳翠駢疊連亘乎西北湖之南東北三面原田廣

衍無際皆膏腴壤資湖之潤農歲豐給蓋湖之境擅畿

最勝處古今有名焉遂命創佛寺於湖之北中建二

後爲法堂萬法三乘各居其所像貌儼肅咸稱瞻仰

繚以周廡而繪釋典所紀善因於廡壁以啟敬信外作

鐘鼓樓又外建三門蓋閎壯麗密稱釋氏所謂大道場

者也寺成命禮部簡僧之誠實有戒行者主寺之熏修

而別建僧居於寺之右經始於宣德四年某月某日竣

事於六年某月某日賜名曰大功德寺一切之費悉出

於中宮蓋其一念之誠以謂由乎己不煩乎人庶幾神

明鑒格福祥來臻而

社國家子孫臣民均蒙利益庶幾以遂己之志夫中宮

之誠宜書寺之始創亦宜書因書以爲大功德寺

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三

論

伊呂論

伊呂皆古之君子而聖人之輔也世或言呂智於尹蓋尹不能知桀之不可為猶三就之呂知紂故決去之海之濱嗟乎是豈知尹之心哉夫尹之三就桀蓋猶冀其能改行庶幾圖存夏之宗社及三就之而不改則不忍生民之無辜然後就湯以救民蓋至是而生民為重矣仁哉尹也豈其智不及呂哉呂之心非異於尹當時紂之惡浮於桀其不可與圖存必矣故決去之伊易地則皆然或曰使桀果能改尹何處之曰豈有二也太甲能改伊尹奉之何獨於桀哉

四皓論

世率謂四皓有安漢之功夫高帝之明豈嘗輕自危漢者哉當其百戰誅秦滅項躬任艱難以建社稷又親見始皇遠嫡立庶以至於亡而豈遽忘之哉雖其心一時蔽於慾使其蔽稍明其中所主固不可奪也然則四皓之事有之乎曰子房為此以祛其君之蔽也子房曷不自為而必有待於四人者哉蓋恒情厭舊喜新有不得已而行之者也曰四皓數言而高祖之意定非四皓之功而何曰使高祖蔽於慾而深雖百千言未如之何況數言哉數言而定者由其心未嘗深蔽也曰何以知其必然曰周昌嘗諫則欣然而笑叔孫通又諫則曰吾直戲耳吾聽公言此豈嘗有固必之心哉且其病甚與呂后言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可相又言安劉氏必勃夫既明於立相而以安劉為言乃昧於立君而不以安劉為慮此高帝之所必不為也吾故曰四皓事特子房所為以祛其君之蔽然高帝之明必不終蔽以危漢也四皓固當時[illegible]者其出處蓋有道矣

曹參[illegible]

漢賢相[illegible]為之首蓋漢初民厭秦之暴而一施以寧[illegible]人同以遂安海內然當高帝時何為相多故績參惟以[illegible]功聞惠帝時參代何為相一遵何規無所變更天下後世以此賢參而亦有誚參日飲酒不事事來者欲有言輒飲之酒不得說參誠可誚矣然當國家初興其君臣涉歷[illegible]智慮深所創建法制必反覆籌計至矣後之人遵而行之足保永久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嗣世之主負英邁之氣者率有過其前人之志而欲改作輕俊喜事之臣阿隨從臾冀就其功名於是變更紛紜而天下有受其弊

英下淵渟兮太液滋玉泉兮演漾渺虛明兮一鏡澋昭
晰兮萬象前宮城兮千堆儼崇觀兮九重表端門兮天
闕拱宸極兮居中俯而覽焉九門洞闢九衢洞達連甍
接棟星羅棊列南陌東阡往來游衍騑騎飆馳疊轂霆
轉盍轇轕而無已諒懽娛之不淺又若平原曠野峻嶺
鉅川周回包絡廣袤連延當夫春日載陽庶物初鮮丹
黼于林青藹于田迨夫夏氣既和品彙咸遂萬壠搖黃
四郊湧翠若其玉露既凝寶稷既登罷鞦鋪繡崇桂揚
馨及其乾坤凝肅羣動歛息嚴冬三白大地一色樵適
於山漁嬉於淵勤畝者農騁原者畋四時朝暮景趣萬

千凭高而覽聚集目前引而望焉左瀦滄溟浩浩洋洋
包涵儀象吐納景光右嶼嵩華綿延崑崙來赴來奔龍
翔鳳騫前睇淮江表海而南後睨朔漠陰山之陰回裔
八表殊類異族贄玉帛而咸臻渺道路其相屬邐迤駁
駱紛其在目嗟乎茲山奠京畿之中茲宇表
皇居之崇望尊勢隆勝槩無窮蓋聞智者啓之仁者有之
經營締構疇其始之天之所興固付畀之明明
皇祖聖神文武
帝相下方嘉錫茲土
神龍淵潛輝光日宣遂躍而飛崇高九天

照臨乎六合
仁配乎穹昊一二日兮萬幾此
恭默兮思道於是
德溥兆庶
化殷八埏登斯世兮太和游斯宇兮燕閒股肱在庭皋
益夔夷樹析羽之旌建交龍之旂具九奏之物備八佾
之儀迺
御五弦之琴鼓南薰之詩蓋將與斯民而同樂合歡載
之無私猗歟盛哉敬陳歌曰
天清兮地寧日與月兮長明

皇之宮兮居中星環拱兮天之經又歌曰
皇居正兮天中
皇仁敷兮大無外戴廣居兮率土仰
皇明兮萬歲

居庸關賦 有序

永樂壬寅恭侍
皇祖陛下秋獮北郊
駐蹕龍虎臺有睇居庸翠壁倚天重岡複嶺連亙彌望
真天險也
龍顏悅懌賜瞻基楮筆

命撰居庸關賦。不敢以淺陋辭。謹拜手稽首。謨述以進。
其辭曰
壯哉居庸之為關也。巍巍乎矗不知其幾千萬仞。截然
屹立乎天中。肇崑崙以發迹兮。循積石而遂東。略冀北
之邈悠兮。繞上谷而龍蓯。託析木以奠位兮。蔭尾箕而
曜華。挹太行之繚繞兮。與恒岳而爭雄。昔我
太祖受命自
天。
聖武以奮伐。開萬里之幅員。麾偏師而北指。盪醜虜之腥
羶。遂憑關以作固。屹雄鎮於北邊。暨

聖皇之繼統。與天地而合德。文教洋溢於八紘。武義煇赫
乎四極。凡獻琛而效贄。極西東與南北。惟此關之臨制。
蓋矜走而不息。觀夫關之形勢也。摩天極。跨地維。岡嶺
重疊。岩巒參差。既攢簇以角秀。亦森列而競奇。乃大塊
之凝結。實自然之嶮巇。廓通谷以往來。劃兩扉而闔闢。
順陰陽之晦明。嚴內外之限隔。旁疏彈琴之峽。側疊偃
枕之石。誠萬古之要樞。壯天關而地闕。於是緣兩崖之
巔。連千雉之城。繚峻塄以布濩。亙峭壁而迴縈。樓櫓高
切於穹昊。睥睨橫亘於青冥。蓋飛猱所不能度。而鷙鳥
所未能陵。乃使熊虎之將。貔貅之士。嚴其部伍。以為扞

衛。高牙攢以總總兮。周廬列以鱗次。旌旗繽紛以拂天
兮。鼓鐙訇而殷地。鎧鮮明兮刃犀利。勢虓勇兮氣彌
振
天聲於絕漠。張
神威於遐裔。雖鎮之以武事。終守之以仁義。若乃京都鉅
麗。處乎其陽。環紫垣之崇崇。流金河之湯湯。樓闕突兀
而造天兮。正殿特起乎中央。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兮。
湛恩溥博而汪洋。開鴻業於萬世兮。恢
聖謨之孔彰。拂夕月於若木。騰朝日於扶桑。火滋赫曦之
野。冰天凝冱之鄉。凡星羅之下國。累重譯而來享。皆樂

我治化。襲我冠裳。稽顙奉職。咸以為常。仰
聖德與神功兮。唯兩儀之相當。是宜勒關門之石兮。垂
日月之耿光。掩夏商而過之兮。軼有虞而包陶唐。彼秦漢
之瑣瑣兮。曾何足以比方。敢揚
盛美。謹獻辭曰
雄關峩峩。倚空碧石。盤軋厚地。自天闢。壯勢磅礴。元氣積
陰闔陽開。謹朝夕。固鐵眼兮控沙磧。
神武揚兮威赫奕。爰狄懷兮修貢職。煙塵靜兮海宇謐。石
巖巖兮削蒼壁。紀
聖德兮頌丕績。億萬年兮示無極

颺

教

賞春賦有序

宣德庚戌春三月丙午屬清明之節瞻基恭侍
皇太后謁祭
長陵
獻陵先二日時雨連降將事之旦天日開霽
祀禮既成
神人協慶
鑾輿告還

聖心怡悅覽山川之明秀景物之融麗樂民庶之得所爰
命瞻基爲賞春之賦瞻基伏惟
聖母之志所樂不敢以菲薄辭謹撰賦一篇拜手稽首上
進其辭曰
六合晶明萬物皆新洋洋欣欣融融津津充爲太和益
爲同春固洪纖其異趣一大鈞之至仁請槩而陳焉方
玄冥既邁青陽承序北斗回杓東風解沍厚土發其膏
潤羣卉暢而和昫草芊芊以一碧柳宛宛而搖金豔梅
杏之若繡紛桃李之滿林蔬畦欝其芒達麥壟秀而駸
駸此植物之春有以適乎人之心一氣所動羣飛皆得

玄燕初來白鴈仍北響
音韻於雅奏怏扶搖於九
乎陸龍之御遇此動物之
乎東西浩蕩乎南北霽
黛水紆迴而湛碧飄風
香車駿馬紛鶩於韶華
之夫荷蓧之徒志存乎
期刻時澤之屢數樂趨
事之春又各有所娛也
萬邦朝貢畢至穀屢登於

夫陽春亦庶幾其平世顧
聖母大訓之所賜也欽奉
慈壽
慈顏嘉樂錫之玉爵拜稽
聖母所存廣大之仁蓋以九
惟恩以睦此家之春也仁
民率於德此國之春也滋
咸獲厥所天下之春也此
聖母之至樂也惟
聖母之慈德同天覆而地載

謨訓之諄諄敢服膺而或怠。惟體
仁以建春。奉
聖母於萬歲
上元觀燈獻
壽賦
陽回大地。喜際新年。和氣充溢。露色光鮮。時方首於四
季。節已冠於三元。慶雲懸五綵之瑞。麗日輝萬國之天。
撫良宵之熙皞。覩素月之嬋娟。遂承歡之至願。啓祝壽
之芳筵。乃相束苑。乃疏玉泉。細草敷迎春之秀。垂楊鎖
媚景之煙。感

天意之垂佑。副予心之秉度。布祥風於暖律。盎淑氣於晴
川。由是六鰲效靈於海上。三山表瑞於闕前。方丈蓬瀛
崔嵬而列峙。懸崖邃谷邐迤而相聯。上接豐隆英蕩之
宅。下俯馮夷不測之淵。蒼松翠栢爭迎春而含蘤。琪花
瑤草紛浥露以鮮妍。玉峯挺玻瓈之首。錦石堆碼碯之
拳。羅琥珀於峭壁。列雲母於巍巔。衡嵩庶可以擬其倫。
泰華乃得而比肩。頃刻炫千輪之寶鑑。須臾吐萬斛之
金蓮。或質而雅。或麗而繁。或文而潔。或方而圓。或密而
不錯雜。或疏而相勾連。纍纍如太倉之粟粒。皎皎同銀
漢之星躔。既焜煌於上下。亦照耀於後先。俯仰環視而

不異。進退旁矚以皆然。起虹橋於廣陵。邁燈樓於開元。
其中積珎貝之磊落。其上駐羽駕之飄翩。霞裾風袂。方
濟濟而來集。霜裘雪氅。復楚楚以盤旋。或跨鶴之羣侶。
或渡海之列僊。或捧蟠桃之實。或獻長生之篇。上祝
慈齡於萬萬。豈但益筭於千千。於是雲間候九重之鳳輦。
波心泛百丈之龍船。桂棹雙雙。皆綺羅之富貴。蘭膏點
點。過牛斗之昭宣。鷗鳥遂觀光之美。魚龍詣賞勝之緣。
晃水天於一色。媚景物於兩間。照四岸樓臺之突兀。映
九衢車馬之喧闐。寶香紛馥乎九陛。瑞靄霏騰乎八埏。
極明時之美麗。絢高燕之精專。元宵之盛。無與比數。豈

徒致悅於眇躬。于以奉歡於
聖母。俄而列闕拂彩。天門巽二。霽塵輦路。擁衛振鏗鏘之
佩環。侍從肅雍容之儀矩。儼樂合奏。玉音齊聚。鸞笙鳳
管之相和。瑤琴錦瑟之交鼓。方始協於宮商。即允諧於
徵羽。既已揚於音聲。復盛陳於歌舞。陽春白雪。才振棐
而過雲。巴渝渾脫。忽旋風而擺霧。百戲紛呈於不夜之
天。紫華總備於長春之府。下聳輿情之敬。恭上希
慈顏之悅豫。於是戴熊掌於冰盤。出駝峯於翠釜。雲廚備
珎饌之華。玉壺貯金莖之露。稽首彩雲之鄉。傾心
宸闈之戶。誠懽誠忭而獻頌曰。仰惟

聖母大德難名。邁列聖以隆内教。佐
先帝以弘仁聲。塗山啓夏本同乎一。文母興周實與之并。
肆朕躬之凉薄。荷
厚愛之生成。承萬年之大統。君四海之蒼生。揆片善之
不敏。揣一藝之無能。夙懷惟屬。
慈訓是膺。
萬思萬慮至深如天地之大。
一言一話至教如日月之明。盡天下之奉未足以效涓
埃之報。竭海内之養未足以展方寸之誠。謹陳良夕之
宴恭怡

聖母之情願
矜憐於懇切益愉悦於光榮。
萬年福壽同乾坤之久遠
九重吉慶符泰華之康寧永隆子孫之大悳而長樂華夷
之太平也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五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六

賦

大祀

南郊賦 有序

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夙夜孜孜奉
天勤民。庶幾無忝
祖宗付托之重。乃宣德己酉春正月戊午將有事于
南郊。前期出次齋宫申飭百官。將事之夕雲飆不興。
天宇明霽。而和氣清暢。朕心悦焉。祀禮既畢。遂賦其事。賦
曰

維青陽之屆候。闢鳳曆之方新。布至和於羣品。回淑氣
於洪鈞。肇禋祀于
天地。亦遍禮於羣神。乃占吉月。既蠲剛辰。斯卜爰飭禮官
爰諏齋沐。五衛戒嚴。百辟祇肅。敞瑶壇以汎潔。于齋宫
而穆穆。於是振和鑾。駕蒼龍。詰旦啓行。次于郊宫。爰暨
將事。益秉恪恭。牲璧既扶。粢盛以豐。赫赫柴燎。喤喤鼓
鐘。樂音克諧。佾舞有容。端冕服以秉圭。儼對越而升中。
惟精誠之洞屬。用昭格于
昊穹。于時夜色澄虚。四無纖翳。
天宇廓清。星月昭晰。瑞靄消其絪緼。靈飆颯其未至。仰

上帝之有臨。暨百神之咸享。紛靈祇以居歆。諒予衷之弗
貳。宰牲牷之告成。庶比隆於肆類。循祀事之所重。實祈
報之有常。既合祭之著儀。率
祖考之舊章。冀多福之來崇。幸年歲之豐穰。期兆民之咸
和。躋四海於樂康。庶
天心之允協。于治道而有光

廣寒殿賦

巍乎高哉萬歲之山。倚空岩而嶒峗。上有廣寒之殿。覓
出乎霄漢。既岧嶢而瓌傑。亦弘敞而輝煥。攬星辰於咫
尺。淩風雲於汗漫。披蟾宮之清虛。眾孰睹其有無。豈若

是磅礴而特起。偉壯觀於京都。其爲制也。列丹楹。架虹
梁。羅星拱。翼飛桁。闢彤戶。疏綺牕。環以曲檻。周以洞房。
若金露玉虹瀛洲方丈赤宇樹之勁。寵通闊道。其相望
重檐粉翬。層楣高張。謝雲櫨欲。龍桷沃。繪采與金黃。雖
華美而不踰。亦質素而有章。時憑軒以遊目。足怡情而
樂志。邇則流雲深太液之晴。麗景嬌上林之景。百卉競
乎韶光。四時調其春熹。千門萬戶兮宮闕之盛。而城深
池兮金湯之固。冠蓋闐井居百萬。其鱗次匯蘊玉帛合
四方而雲聚。遠則河流縈帶。澄明如練。泰岱恒嵩。環峨
作奠。西眄玉華千巒萬峯。雨洗浮嵐。勢若游龍邏迤而

北接于居庸。霞疊屏障。金縈芙蓉。東帶大海。渺瀰汪濊。
旋轉日月。渾涵太空。曠宇內之茫茫。紛景象其無窮。嘗
即顧以玩徽。槩有契於予中。嗟乎。茲山之崇。信其偉矣。
茲宇之闊。信其美矣。足以順適情性。宣暢胸次。然古昔
明世哲王。誼辟靜必思道。動必務德。上祗乎
天命。下經乎邦國。欲崇宮邃館。非徒娛己也。臨高眺遠。必
有資乎理也。昔文王靈臺之作。蓋致謹天人之際。後世
若樓有勤政務本。臺有觀耕講武。亦不忘於政理。而豈
章華叢臺同日而語哉。予臨九五。兆民是保。恒逸樂
以爲戒。惟仁賢之爲寶。庶靡愆於皇猷。而光承於

祖考

西山賦

天何西山磅礴而高大兮。與五嶽而爭雄。其下盤踞乎
厚地兮。上摩切乎層穹。挂星辰於萬仞之絕壁兮。洩雲
霧於九疊之危峯。其東則走勢蜿蜒。若赴滄海。瞰碣石
以傲兀。抱榆關而流彩。其南則原野逶迤。闊巒睽帶。控
沃壤於千里。引河流之九派。其西則太行截嶪。鴈門嵯
峨。嶮澤潞以紆迴。顧蔚朔而坡陀。其北則居庸倚天。雄
關險阻。踞萬夫而莫開。制窮荒之殘虜。此其表奇特於
四方。壯金湯於千古者也。若乃春和景明。草木敷榮。千

巖聳萃萬嶺攢青紫色濃其欲滴嵐光渰其相縈迺若
東皇迴駕炎威屆候雨暗林巒雲歸岩岫跂泙湃之松
風瀉潺湲之石溜至若金飆徹動灝氣乍澄涼生霧埜
秀聳雲屏絢霜葉之璀璨挺煙岫之崢嶸乃若冰沍陰
崖雪冒遂岑林居盡掩樵徑莫尋恍崑岡之積玉比于
闐之獻璪此其四時之景物不同而皆足以舒望眼而
豁中襟也嗟夫天造地設羗自開闢歷古今而壯觀莫
幽燕而崱岁非造化之有待用肇固於京國者與吾將
探奇勝攬秀色布樂山之仁安靜者之適又何必問道
於崆峒而後遂登於壽域哉

大江賦 有序

江出岷山會衆水合流至京師而益大其利澤之及
天下爲至大暇日因閱圖籍而懷大禹之功遂援筆
賦之賦曰

運大塊元氣之自然兮遂融液而爲川偉江水之長邁
兮繇岷山以發源踰涪沫二水名與巴渠兮吸衆流而
併吞配四瀆而長雄兮望滄海而東奔其始也歷三峽
出夷陵經洞庭趨武昌混混浩浩滈汗汪洸會漢水於
大別疏九派於潯陽然後引彭蠡之瀦出小孤之隘路
雷池以濺滉道三山而澎湃繞金陵而作固開天塹之
廣大亘千古而長存壯京師之險介若乃皎月宵白熙
陽朝升煙開雲斂微波不生澹千里之一碧若鏡空而
砥平發榜人之詠歌蓋和樂以成聲及夫盲飆勃興怪
雨暴作鼓怒濤以嶸立湧雪霜之崖崿響震坤維之軸
聲翻渤澥之壑馮夷江神爲之悚息奇相江神爲之駭
愕渺波流之浸灌近與海而相通肆靈潮之往來亦鼓
噫而增推凡珍異之攸產皆靈秀之所鍾潛瑤水碧稚
其底金精丹礫萃其中別有羽毛之倫鱗介之族玉石
之類草木之屬紛含津而受氣或宅深而浮澳雖千萬
之殊形悉民生之取足若其利之大者則東連吳越南

出廣閩北引兗豫西極梁岷以至析支吐蕃中水名之涘炎
海之濆邐陬遠域是由是遵運艅艎舟名載飛雲舟名
舳艫相銜至于江津或奉職以勤事或納貢而效珍至
若其氣上升霧合雲蒸甘霖時降沛澤滿盈蓋九土以
之潤而百穀以之成變炎暑爲清涼回旱暵爲豐登信
水德之靈長乃於此而有徵於乎噫嘻帝堯之時洚水
有儆命禹治之八年於外手足胼胝然後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驅至於今乾坤清夷予承大統臨萬國撫大江
之雄奇實無盡乎利澤思前聖之大功配天地而莫極
用抒意於斯文庶幾九德之歌而傳之無斁也

鍾山龍盤賦 有序

金陵東南形勢之地。大江環抱。而三山石城天印幞府青龍諸峯蜿蜒起伏。而鍾山磅礴高聳乎其中。其陽則沃壤千里。昔諸葛武侯所謂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都。天府之國。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芟除羣雄。創造鴻業。定鼎金陵。朝會諸侯。混一六合。垂統萬世。龍盤之形勢。王氣之所鍾。蓋天造地設有待於我朝者也。夫豈偶然哉。朕嘗覽觀勝槩。近閱圖志。有感乎中。遂爲賦云

緊鍾阜之爲山也。磅礴乎大江之南。聳拔乎霄漢之上。蓋昔人所謂龍盤之形勢。乃天造地設。以爲皇都之鉅障。觀其龐厚博大。巀崒穹窿。綿以聚寶三山之秀。帶以石城幞府之雄。天印石硊峙其南。雉亭武岡環其東。勢紆徐而若遠。脉聯絡而相通。惟玆山之巋然。獨屹立乎當中。若乃春和氣融。百卉妍麗。薰風南來。萬木蔥翠。浮嵐乍收。長空雨霽。瀉澗泉兮淙淙。蔭蒼松兮翳翳。振千岩兮清風。流萬壑兮雲氣。遠而望之。若神物起蟄。蕩滄溟。從以天吳海若。鼓以駭浪奔霆。獨蟠拏而奮躍。傍碧落而飛騰。壯矣哉。華岳之崢嶸。龍門之險塞。匡廬之九疊。峨眉之寸碧。皆若培塿之瑣細。曾何足以抗敵。蓋扶輿之所凝結。王氣之所鬱積。既已聞於昔時。誠有待於明德。惟

皇太祖肇造鴻圖。握乾符而御極。衍萬世之宏謨。嘉玆阜之崔嵬。卽其陽而作都。控天塹之險阻。廓湖山之奧區。闢九重之宮闕。會四海之車書。信乎鍾靈孕秀。五彩昭敷。爲天下之都會。與前言而相符。噫嘻山嶽之大。學重不遷。鎭奠一方。自古而然。矧玆傑特。甦乎中天。固不特興雲雨而澤百物。蓋將爲國家作鎭於萬年

居庸秋曉賦

噫嘻哉居庸之壯也。雄關嶻嶪。層嶂崔嵬。跨洋河以東馳。亘太行而西迴。維時秋高氣清。煙淨雲斂。旭日初升。殘月既掩。秀色連延。一碧如染。蘢翠巔兮葳蕤。屹青屏兮稠疊。仰千仞兮玉削。渺一帶兮壁立。於是關吏申令。關門啓扃。炯甲胄兮晶熒。森戈戟兮崢嶸。影搖搖兮旌旗。日麗。聲殷殷兮鼓吹。風清。其陽則金城萬雉。雙闕在望。龍文五彩。郁郁于上。其陰則沙漠萬里。塵氛清散。遙沍趨和。但見鴻雁。蓋是關也。天地所置。限隔夷夏。雖索虜其遠徙。豈防戍之宜罷。必有遠慮。斯無近憂。防患未然。經國嘉謨。吾又聞之。上聖爲理。不獨恃武。虞格有苗

乃在羽舞修聖神之德化蓋禮義之干櫓吾雖未易以跂及諒素心之所慕

瑞雪賦

緊造化之孔神兮運一氣而環周耿降監之在民兮沛膏澤之旁流屬顓頊之司權兮色閉塞而歲收宜素華之呈瑞兮兆來歲之有秋登高樓以寓目兮騁遐觀於四極雲陰翳其下垂兮渺千里於一色冰闌干其凝沍兮風淒凜而不息霰飄飄其先零兮雪雰雰而遂積灑九成之層臺兮冒萬雉之重城度閶闔之窅窱兮集玉帛於廣庭映金鋪之姸麗兮煥珠閣之精明綴綺疏而

委積兮拂瓊柱而廻縈既聯翩以雜糅兮亦繽紛而繁驚隨物象以賦形兮儼重壁與連璐珠上林之千樹兮粲玕琪之森布迷瑤臺之縞鶴兮亂西雝之振鷺山崗峯以凝曜兮峙玉壘於天中千巖萬壑不可以辨兮勢聳拔而增雄覆大田以皓旰兮昧阡陌之南東相天地之高廣兮混太素而無門爛謌謌以浮浮兮若鴻濛之未判炯太陽之照燭兮遂瞭朗而增煥湛靈臺之澄瑩兮寄清賞於平旦來百辟之稽首兮曰稔歲之先機茲漫汗以盈尺兮春霢霂而愈滋溥土膏之釋釋兮物欣欣而自私諒大有之必書兮續豐年之周詩嗟羽毛之

呈祥兮誠莫比乎茲白予何修而致此兮荷二儀之大德豈昭事之敢忘兮惟小心之翼翼庶本固而邦寧兮

昭榮光於簡冊

春陽賦

伊大鈞之播氣首四時而為春瞻北斗之旋杓乃求指而在寅屬太皞以統節亦句芒之御辰當歲事之權輿撫萬國之貢珍爾其玄律既窮青陽畢達日輝輝兮天表風瀏瀏兮木末呴和氣流景光廓氛翳開鴻芒陰谷為之昭融沍澤為之汪洸信無幽而不燭亦無隱而不彰於是句萌漸舒閉蟄咸奮茁蘭芷之綠縟紛桃李之

紅潤魚洋洋其濯鱗鳥嚶嚶其流韻雖萬殊之品彙皆一氣之潛運至若農祥正土膏動煥麗景解餘凍既大發於民和且將滋於民用啟閭井之謳歌興田疇之播種原夫春之為令也於德則木於卦則震在天為元在人為仁肆溫煥而妍和熙玄化於無垠耿予懷之所同思與物而咸新乃建青旂乘鸞輅祈穀

上帝施令下土冀恩澤之廣被若青陽之彌布俾民樂其業安於所務庶幾紹

列聖之大德承

上天之隆顧乃作歌曰杲杲兮春陽騰華彩兮照萬方呴

萬物以齊奮。咸欣欣兮樂康。又爲之歌曰。春陽兮熙熙。悅吾民兮遂其私。溥酣鬯於太和。頌萬年兮若斯

太液春遊賦

美哉太液之爲池也。浩乎其無涯。混乎其無窮。源發於山。瀉虹流之蕩漾。派通于海。接鯨波之沖瀜。湛一色於冰壺之內。涵萬象於玉鏡之中。迨夫春氣融和。微飆不興。煙光既斂。天影乍澄。清漪漪兮相盪。綠波澹兮亦騖。魚洋洋兮在藻。鷗泛泛兮春聲。于時萬幾少閒。四海云謐。物無疵癘。民以安逸。爰命駕於一遊。臨兹池而駐驛。於是川祇靜氛。山靈斂霏。雲霞炫彩。天日涵輝。藹陽和

之駘蕩。暢中情而懽怡。頗致理之在予。跂往聖而遐思。緊昔有周靈沼既成。民用歡樂播之頌聲。維兹池之闢。博匪人力之經營。蓋天造而地設。壯麗觀於京城。挾雨山之奇秀。滋萬物之繁榮。雖遊玩之可樂。亦循省而戒盈。嗟穆王之耄荒。騁八駿而馳騖。觴瑤池而弗返。幾頹寢於厥緒。敢殷鑒之或忘。肆恒率於皇度。庶保人於下民。上永延於鴻祚

內苑聞鸎賦 有序

時雨初霽。天氣清明。偶過苑中。聞鸎聲清婉。欣然有適。遂援筆而賦之

歲在庚戌。時維仲春。洪鈞播物。坱圠無垠。妙二氣以合和。藹萬象其維新。於是樂芳時。娛淑景。萬幾初閒。百慮皆屏。撫苑樹之澄陰。玩林花之弄影。爰有鶬鶊。煌煌如金。睍睆其音。既宛轉如鼓簧。亦清冷如奏琴。暢兮乍如歌。幽兮俄如吟。或遠或近。或高或深。蓋已奮乎中谷。並高栖於上林。離乎其倫。挺乎其類。稟中央之正色。孕土德之純粹。雍雍伐木之章。嚶嚶求友之義。紛百鳥之喧啾。何足彷彿乎是也。嗟夫鳳鳴上瑞。遇聖乃至。白鶴雖清。警露則鳴。霜天鴻鴈。聞者悽惋。雲林杜宇。聲含悲苦。鶺噎噎以迎風。鳩聒聒而啼雨。夫豈若春和

景麗。聽鳴鸎之適趣也哉

恒嶽晴雲賦

都城之西。遙望五百餘里兮。見恒嶽之綿聯。危乎奇峯之峭拔兮。屹高出於青天。上有巉巖巨石。熊蹲而虎踞兮。相倚薄乎層巔。噓雲氣以觸石兮。與飄風而周旋。炯朝陽之來升兮。射五色其相宣。錦絢爛而郁麗兮。又若綵鳳蔽日而朝乎軒轅。背太行而晻藹兮。擿居庸而明鮮。豈變化之倏忽兮。將神靈之回然。瞻雲彩之悠悠兮。與兹山之巍巍。以常久而著名兮。諒永奠乎京師。亦爲雨於天下兮。溥德澤而咸施。予詠配天之峻極兮。齊嵩

高於周詩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七

賦

太液觀魚賦 有序

太液池深廣若巨浸羣魚所聚閒暇偶憩池上觀其浮沉游泳有自適之趣因為賦云

夫玉泉之清也發乎西山之陲渺素練其滉瀁引晴虹之委蛇既奔流以東注乃匯而為太液之池鑑物象於澄碧涵微飆於淪漪當夫東風扇和臨池少憩怡情適趣縱目凝睇俯羣魚之游泳浩浩乎其春意或纖如鍼或修如指或鰷或鱨或魴或鯉倏來萃兮若雲遝流逝兮如矢及夫揚鬐鼓鬣乍浮乍沉圉圉中流洋洋其潯瑩寶鑑以橫玉炯冰壺而躍金時吹花以喣沫亦依荇而潛深靡數罟之可虞豈鈎餌之見侵優哉游哉如衆翮之摩雲如羣畀之集林皆適夫天性之自然諒有愜予之中襟嗟夫夏后之世魚鱉咸若周文爲沼其民歡樂既聖哲兮已遠揆予德兮涼薄欣物情之得所驗天理其昭灼味孔伋之道言咏鳶飛與魚躍

小山叢竹賦

瓊島之陽太液之西有竹叢生欝欝蓁蓁雲翻星布風搖綠枝鏘如振璆琳清如鼓銅絲坐而聆之有翛然塵

外之思焉靡瞀以媚靡色以飾洞乎中虛挺乎外直傲晏歲之冰霜同堅操於松栢撫而玩之有允矣君子之德焉嗟夫渭川千畝湘臬萬竿亦何地而不產獨蔚方兮鮮覯然則錯落之瓊玖特達之琅玕視斯竹之爲貴豈可同日而言哉昔者蔡邕柯亭伶倫嶰谷苟相知兮不逢雖美才兮誰錄吾徘徊而不舍因鍾情於茲竹衛之武公年踰九十禮以飭躬每懷靡及詩人形猗猗之詠國風載淇澳之什嘉斯竹而賦之予敢忽夫重習

觀蓮賦

仲夏之半微雨初霽煩暑既消南薰時至適幾務之餘

閒澹逍遙而游憩及芳池以徜徉愛芙蕖之妍麗於是駐輕軒俯清泠遊魚潛泳水波不興盪田田之密葉舒灼灼之繁英白如雪皎紅類瓊赬競木華之媚嫵閒素質之娉婷或並蒂而相倚或疊萼而相承或泛波而正直或迎風而欹傾美綽約兮多態嬌欲語兮含情朝瀼瀼兮浥露紛藹藹兮播馨於是天宇明霽湛焉澄鏡亭亭淨植霞彩相映暫徘徊以竚立聊怡情而適性誦在沼之周詩爰寄懷乎斯詠

羽扇賦

夫何羽扇之爲物也製作孔奇柄琅玕之貞特攢雪翎之陸離首若銳而下方體蓋圓而中規視之瑩然塵垢弗緇若美玉之耀采如寶鑑之澄輝揮之颯然清飈徐來浩與氣之盈襟炯明月之在懷蠅蚋屏跡蚊虻散飛六月高堂一掃炎威彼石家之雲母謝氏之蒲葵鵲翅妍麗雉尾參差安得潔白雅素如茲嗟夫古人制器靡尚華飾因物爲用任意有適帝舜五明以招徠才俊武侯白羽以指麾行陣予之有取於斯豈獨嘉其清韻方當闢四門決壅塞洞靈臺之澄澈視萬里於咫尺播一握之仁風清暑氛於八極

玉簪花賦 有序

庭堦多玉簪暑雨乍霽金飈生涼其花盛開不競於

春陽之時而秀於早秋之候潔白妍麗異於群卉玩而嘉之乃爲之賦

春陽萃和萬彙萌蘖衆卉爭妍千葩競發豈若玉簪之翹翹獨後群芳而秀拔于時少皞司令金氣應節翠葉紛敷素蘂未折忽微雨之沾灑滌初秋之餘熱乃粲然而盛開偉光瑩之紛揭方其海旭乍升暘光昭晰湛若鉛華明如珮玦冰姿素淡霜容皎潔翩粉蝶兮欲迷何緇塵兮可涅及夫羲和停輪皓月行空繁影在地猗旎玲瓏如霓旌兮下降類雲采兮疊重承夜光兮色猶晦

涵湛露兮香愈濃遠韻紫兮紛華抱奇尚兮貞白謝來風兮不競懷秋素兮自得嗚呼清高之士恬退之節林逋西湖之濱元亮東籬之側蓋可以聯芳而並潔也

馴鹿賦 有序

虞人有獲鹿納之苑囿者畜久甚馴狎能解人意愛而賦之且有警焉

夫鹿之為獸生乎巖壑飲澗食草栖迹叢薄易驚而駭捷馳以躍林野之蹤蓋非所畜既離虞罟遂登苑囿祥麟同處騶虞為儷積歲踰時豢養益久迫之弗驚驅之弗走既馴亦靈究解人意呼之則鳴招之斯至知覺之

性奚限異類然禽有能語獸有善舞通情適意合節中度嗚呼物不自物有循乎人人有匪今而物之循教有善道食有美祿而或不淑不愧馴鹿

蒼鷹賦

鷙哉鷹之為鳥兮賈搖光之挺生合火德之明烈兮稟金行之純精蘊雄心之猛悍兮厲逸氣之稜稜顧羽族之繁影兮信罕得而並稱觀夫銛爪懸鈎利觜屈鐵六翮劍利雙眸電掣髀寬兮脛短頭圓兮臆闊稟奇文兮若錦點繁花兮似纈方其決浮雲而迅征橫大海而徑度絓虞者之網羅飽隸人之伺哺跱以錦韝之華縻以

絨索之固雖斂戢以安停終延頸而遠慕若乃玄冬至寒風興草木凋霜露零當蒐田以訓武順天地之義刑觀神動而氣作俾呈才而效能於是攖身奮翅飈激電往掠莽蒼以橫捎干青冥而直上折鴻雁之翼碎駕鶖之頰雖大鵬之高飛亦流腦而絕吭然後俯畧原野深窮林樾搏䴇攫鼬搾狟批貐雄虺喪其九首狡兔失其三穴皆裂膺以解節紛飛毛而洒血嗟神俊之若此乃風骨之自然齒急義之健鶻陋嚇腐之饑鳶曰爽鳩以名官秉刑法而用虔周比德於尚父垂功業於簡編偉然明與子產論為政之大略見邪惡而必誅譬鷹鸇於

鳥雀奚予心之所存惟司刑之是託懷欽恤與明慎恢治功之昭灼若夫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如秦之慕容媿之呂布元坦之聚畜僧達之馳鶩又淪溺於禽荒而廢闕於政務皆非予之所取也

鳴蟬賦 有序

時維仲夏微雨初歇輕颸颯然聽蟬鳴高樹音韻清切喜而賦之

繫乾坤之至仁均覆載於萬類凡洪纖與高下靡不承乎生遂撫蕤賓之屆候屬時雨之澄霽顧蟬蜩之為物蓋昆虫之微細感節序之變遷亦揚聲而吐氣非絲非

竹非匏非木。喈喈泠泠乍停復續。劃兮如長嘯浩兮如永歎或淒清兮若吟。或激切兮如怨。蔭灌木之陰森。亘晨暮而靡倦。蓋聞蟬非一種蜩其大者。鳴非一時蜩鳴以夏蟀毋鳴春。寒螿鳴冬蟋蟀鳴秋。時各不同。嗟夫小大兮雖殊由蜕兮一類。吸風兮飲露高潔兮一致所以加飾侍臣之冠而表清尚之為貴也

芍藥賦

惟衆卉之生植競妍華於青陽。何芍藥之奇異乃獨冠於羣芳。爾其新萼未舒嬌艷半吐。鬌髮瓔冠嚴妝金縷。穠粧乍試。醉態欲語倚香風兮婷婷浥湛露兮滑滑紅芳奪彩於晨霞玉顏含愫於暮雨。妙化工之自然。炎形色其賦與伊昔此花莫盛維揚。豈土地之所宜蓋品類之匪常。陋夭桃於蹊徑鄙艷杏於山莊芙蓉愧而斂輝。薔薇望而韜光。菡萏羞妍於鏡水。牡丹斂媚於洛陽。獨芍藥之殊絶不與彼而同芳。朕嘗思憶前聞歷觀往譜何異種之繁滋列佳品而莫數。豈恣態之堪翫抑性味之足取。縱能供金鼎之調和又曷若鹽梅之為愈

登小山賦

壯哉乎北京山河雄固。園囿林廣袤。茲山聳特在乎西圓。溥霄漢以高騫。超埃壒而獻秀。瓊島峙其左。太液匯其阯。巖樹蒨蘢。水花明媚。昉幾務之餘閒。聊登臨而覽憩。于時春事將闌。微雨初霽。天風颼颼。淨掃氛翳。俯而視之。則城闕九重萬戶千門。飛甍耀乎彤霞崇觀凌於青雲。引而望之則郊圻盤博沃壤夷曠。禾苗蔚其如旆。草木秀而蕃暢。湛潞渚兮縈紆。涵盧溝兮滉瀁。馳遐睇於其外。矗羣山之糾紛。大房倚空而特聳。居庸壁立而嶙峋。下連蟠於西北。上並抗於浮雲。嵩恒維嶽聯絡乎其右。泰岱魯望嶻業乎其前。東則大海茫茫天際諒天造而地設。肆靈鍾而氣聚。盤迴層疊拱護堅固。偉壯觀其若斯因眺覽而興慕昔我

皇祖龍潛此都。暨尊臨於大寶遂恢廓於鴻圖。至明如日。至德如天。仁恩義澤敷被八埏。奄六龍兮上征。愴四海兮遐思。刱繼述之在予能斯須而或遺。俯仰今古徘徊瞻顧。有動乎中躊躇未去。已而夕景蒼茫歸鳥在樹。命駕言旋初月當戶。中耿耿其未已。遂揮毫而為賦

木芙蓉賦

繄乾坤之生物皆發育於春陽。肆卉木之繁影競揚芬而吐芳。維芙蓉之妍麗逮高秋而始榮。特有異於厥類。故名之為拒霜。臨太液之清泠。傍瓊島之崔嵬。既崇幹以蕃枝。遂駢萼而叢開。若乃玉露零宵。金風振曉。翠葉

盈盈。猗華皎皎。紛米色之陸離。極姿容之窈窕。於是文錦雜彩。彤霞流輝。灌沆瀣以自潔。渺纖塵之莫緇。羌寒氣之嚴肅。乃吐秀而奮奇。彼牡丹海棠玉蘂薔薇爭妍逞媚方春之時。曾不幾何飄零。憔悴。偉玆植之懷貞。實後時之不競。表芳華於遲暮。惟淸菊其相並。嗚呼。貞女秉禮。不歎乎時邁。志士守道。不務乎速達。其耿介之所存。亦芙蓉而同節。故予於斯植也。匪尚其色而尚其有淩霜之德

秋山賦

太虛兮旣澄。浮雲兮不興。睇萬里兮無際。湛吾心兮虛且明。但見太迷山四出。巀業峥嶸。高爲崖崿。卑爲丘陵。或屹立如砥柱。或平直如引繩。或盤踞如蒼虬。或駢列如靑屛。或森聳如劒戟。或衍迤如旆旌。或起伏若萬馬之馳驟。或軒翥若羣鳳之飛騰。頎奇態異異狀。殫毛楮而難名。蓋秋之爲候也。白露旣零。金氣載肅。洗浮嵐於淨盡。振脫葉之簌簌。陳黛色之分明。開奇秀於縹緲。于憑高而一覽。可暢懷而舒嘯。蓋吾聞之。君子之於道也。觀不徒觀。必處於理。樂不徒樂。必勵諸己。夫山之爲物也。厚重不遷。秋之爲狀也。淸明肅厲。蓋山之德屬仁。秋之德爲義。吾方體仁以厚民。率義以明治。庶幾以無忝

於厥位。豈徒娛目而適意也哉

平原獵騎賦

惟我朝之御宇。奄萬國其來同。肆誕敷於文德。亦豈忘乎武功。屬玄明之屆候。凜閉塞而成冬。命將帥以習射。將校獵而講戎。於是歷吉日。修武畧。布魚麗。張虎落。聯置罘於平原。列儲胥於崖崿。掩百里兮大合圍。下堪輿兮上寥廓。乃有賁育之輩。韓白之徒。千駟迅發。萬騎奮驅。飛霞之驃。決波之騟。義渠玆白。瀚海驄駒。過唐公之驌驦。勝劉備之的顱。決如驚鴻。激如流電。矯若游龍。駛若飛練。彎明月之弓。搖白羽之箭。乃超坎陁。蕩林莽。批玄熊。搏彫虎。攬雄虺之頭。拖奔兕之股。挾三挐兩。旁豊四五。倏周馳而交騖。忽橫擊而旁征。梟羊聞呼而褫魄。猰貐應叱而喪精。探山藪之藏畜。紛殊材而異形。惟鋒刃之所及。皆隕越而凌兢。然士氣猶振。馬怒未息。邁鷹隼而驍騰。越韓盧之捷逸。捎晨風。落飛鸓。鴻鵠隊雲。鴐鶩墮雪。渺寒蕪之莽蒼。徧飛毛而灑血。予曰噫嘻。惜其過烈。智不掩羣。仁不盡物。閱武而已。何在窮殺。於是下命令。戢武威。割鮮酌酤。旋旆都畿。念奔走之勞疲。頒所獲於六師。懷解網於商德。詠麇弓於周詩。庶狩敎與蒐岐。豈上林子虛之比儗而已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七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八

頌

洪武

聖德頌 有序

昔元政不綱生民塗炭海内沸騰

上天厭亂命我

太祖高皇帝爲生民主肇跡淮泗天戈一揮豪傑響應既渡大江都金陵用兵四方所嚮克捷十餘年間削平僭偽天下大定建號改元溥海内外無有遠邇悉賓悉臣於是制禮作樂興學育賢敷化宣治民物康阜熙然大和在位三十餘年功德之盛巍巍煌煌卓冠前古升遐之日萬方哀悼肆朕纘承鴻業恭思開創之難永懷繼述夏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謹撰洪武

聖德頌一篇用以詠歌於不忘焉其辭曰

天厭胡元啓我皇明

太祖聖神受

命而興龍飛之初有衆一旅豪傑來從雲龍風虎既渡大江定鼎金陵羣雄紛爭載經載營偽漢恣睢爲我勍敵大戰鄱陽湖水爲赤既殲其渠勢若燎毛江漢息波安

流滔滔逐攻偽兵士誠就縛兩浙寧居氛祲不作閩粵
順附東南廓清長驅中原西北悉平乃順民心乃登九
五天地再新
聖作物覩日所出入圓于幅員無有遠邇蟠地際天玉帛
車書咸統于一四裔率服九有寧謐雨暘順序年穀屢
登邊徼烽燧庫藏甲兵文教誕敷治道聿隆禮樂明備
絃歌渢渢龐賢羣髦廣才作育載詠菁莪載歌棫樸兆
姓之繁皞皞熙熙謳歌鼓腹
帝力何知三十餘年垂拱而治
龍興上賓如喪考妣

德合堯舜功高禹湯
聖謨孔昭垂憲百王
皇祖中興
皇考善繼施及小子式纘大位永惟開創功德配
天敬作頌詩播之萬年

永樂
聖德頌 有序
於戲惟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天錫聖德受命建國于燕乃心忠孝輔
翊帝室建文嗣統信用憸邪廢棄成憲戕害宗室乃

遵
祖訓舉義旅剪除兇慝以清朝綱羣姦既殄
天命所歸人心咸戴遂正大統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綱紀法度燦然復明登崇髦俊列于庶
位敷布恩德惠養黎民蠻夷戎狄四方萬國之眾咸
慕義歸誠執贄來朝者道路相望稽首闕庭殆無虛
日蓋前古所未有也致治之效臻于極盛嘉祥異瑞
莫不畢至而尤祗勤夙夜制治保邦惟懷永圖益廣
文教綏萬方懷小民有梗化順必叛刑而後已文德
武功之盛巍巍乎赫赫乎堯舜禹湯文武無以加焉

仁考敬承善繼用延祚予小子獲承丕緒永惟中興鴻績
靡時或忘蓋嘗誦周詩有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
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此成王追念祖考之德而
不敢有忘者也竊取斯義敬作永樂
聖德頌亦以著予之不忘焉頌曰
天有顯命篤生聖人
皇祖太宗文武聖神受初金册分封大國允矣忠孝萬邦
之式中遭屯難憸人騁姦朝棄彝典民罹憂患肆其毒
痛摧及支庶家以靡寧邦本弗固人怨天怒以速厥戾
皇祖之義寧其坐視肆奉

祖訓。肅將
天威。義旗所麾。如雲來歸。人心既屬。羣慝咸去。維
天無私眷我
皇祖。乾坤再闢。天統復正。生民嬉嬉。家室相慶。敷厥政理。
率循舊章。覃霈
德恩。登庸俊良。制禮作樂。昭宣人文。治效之隆。嘉祥畢
臻。四裔萬邦。歆慕仁義。朝覲謳歌。無遠弗至。疇其負固
蕩滌以清。芒芒坤輿。一統靖寧。明明
皇祖。允舜文武德配
上天。功隆萬古。奕奕丕緒。繼承在予。夙夜祗翼。仰惟

聖謨。聖謨洋洋。日月共明。垂裕萬年。永揚頌聲

洪熙

聖德頌 有序

皇天純佑我國家。啓萬千太平之運。亦惟
太祖
太宗。盛德大業。肇之於前。
皇考仁宗。實克承之。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日月。故能洞燭隱微。覆育萬國。其昭事
上下神祇
社稷
宗廟。必誠必敬。嘉納善言。遵用舊典。愛民如子。惟恐或傷。
薄賦輕徭。明刑慎罰。敷求賢才。與之共理。增給俸祿
重以恩命。凡民所欲。不求而獲。民之所惡。不驅而去。
至於武夫戎卒。尤所矜念。厚其廩賜。均其勞佚。慎擇
將帥。俾加撫恤。兵革不試。邊塵不驚。是以
上天。悅鑒。人心協和。海宇寧謐。風淳俗厚。熙熙然。皞皞然
與堯舜之治。比隆儷美。夏商以來。繼體守文之君。不
能及也。
德業顯著。弘大光明。萬世子孫。永以為訓。謹撰頌詩一
首。用之

清廟。播之久遠云。頌曰
巍巍
上天。佑我皇明。篤生
仁考。剛健粹精。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光此萬邦。以綏以撫
昭事
天地。翼翼小心。神祇洋洋。來格來歆。
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德聲上聞。四方蒙福。有來嘉言。
皇允光之。顯顯舊章。
皇心弗違。凡厥有生。均愛一視。豈曰下民。不啻如子。倚戈

執殳是謂戎兵。鞠育撫摩。胥盡厥誠。同其好惡。厚其衣
食。既寬其征。亦節其力。為擇司牧。察其嚬呻。俾安以恬。
天地之仁。賢才衆多。咸出為用。既加常祿。復錫異寵。疇其
庸功。而報之豐。錦誥金鉅。錫以榮封。亹亹百僚。熙
帝之載。鴻恩洋溢。洽于四海。至和薰蒸。自
天降康。四夷來庭。百穀穰穰。思昔
太祖暨于
太宗。功德隆高。堯舜是同。維我
皇考。善述善繼。超乎夏商。莫可為比。子孫綿綿。萬世之思。
清廟登歌。作此頌辭

聖母皇太后大德頌 有序

恭惟
聖母皇太后天稟至聖。寬仁恭肅。端莊誠一。可同太任之性。
含弘光大。有坤元之德。秉禮率義。皆出自然。昔在
光朝密贊
皇化。隆政理之本源。導恩澤於中外。
功德之宣。至矣盛矣。瞻基仰戴
劬勞大德。如天如地。莫罄名言。伏自嗣位以來。朝夕祗
勤。保民圖理。幸稼穡屢登。疵癘不作。家國清寧。四夷
歸順。生民無事。庶幾小康之世。顧瞻基知薄才鮮。何
以臻茲。實皆
聖母教誨所致也。蓋自古母后盛德顯功之著。文母以孝
如明德。宣仁。光華簡冊。皆未有過於我
聖母皇太后者也。
聖母孝德之誠。惓惓旦夕。念
祖
考之心。乃宣德庚戌二月。以清明伊邇。將展謁
長陵
獻陵。於是瞻基恭侍以行。時東作將興。天澤猶閟。行期之
先二日。春氣融和。密雲布雪。彌厚而廣。土膏咸潤。踰

夕遂霽。啓行之旦。天清景明。風雲靜斂。周道坦夷。纖
埃不驚。從容安行。若有神相。既謁
陵旋駕。
陵旁民家耄稚婦女瞻望
聖母鸞御。紛出迎拜。
聖母顧瞻基諭以為政。先知斯民之艱。即君道得矣。
既受教遂侍
聖母過民居。召其老婦。問所生業。顧侍者出綵帛衣鈔悉
賜之。懽聲震動。是日甘雨霡霂。不亟不徐。竟一晝夜
遠邇霑足。待耕之農。喜慰無已。臣民萬口一詞。皆以

為
聖母皇太后至孝深仁格于
天地。格于
祖考。用屢致和氣之應。瞻基不勝欣忭之至。謹撰
聖母大德頌一篇上進。誠知天地造化之德。非言語所可
形容。特以著瞻基及臣民欣忭之誠於萬一焉耳。頌
曰
天佑皇明。生我
聖母。大德配
天。光輔

仁考。
聖母大德。惟誠與孝。誠事
天地。孝奉
宗廟。
聖母大德。惟禮與仁。禮表家邦。仁恤下民。自古在昔。帝母
有聞。太任太姒。明德宣仁。惟我
聖母聖德兼具。恩浹九族。福霑率土。肆予小子。纘嗣天位。
啓勤教詔
聖慈廣大。
上天
祖宗。羣黎百姓。
聖母訓之。勗哉惟敬。予惟率承。敢怠昕夕。
嘉謀遠猷。欽服無斁。年歲屢登。沴氣潛弭。四夷率順。暨
清邊鄙。嗟予涼薄。何克臻茲。
聖母有訓。我惟行之。庚戌之春。二月吉辰。祗謁
先陵。
鳳駕啓行。
聖孝格
天。感召和氣。時雪既敷。甘雨復至。
聖仁存心。矜恤在下。恩澤覃布。謳歌鼓舞。

天心悅鑒。民心悅誠。
聖母大德。光超千載。
聖母洪福。延慶家邦。
聖母萬壽。
天地悠長
壽
聖母皇太后頌 有序
恭惟
聖母皇太后大德深恩上配
天地。至仁厚澤啓佑家邦。瞻基仰承

慈訓統理萬方海宇清寧臣民欣戴茲以諸弟皆有室家
天倫攸慶謹奉
聖駕怡情西苑瞻（基）敬賦詩章以歌詠
聖德上祝萬萬年之壽而
聖情悅懌謙抑弗居瞻（基）重惟
聖母天地之德廣大難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恭惟
慈聖德稟坤元含弘光大厚載承天內佐
先皇覃敷至仁品彙資生率土咸春逮及予躬鴻緒纘紹
恩斯勤斯昕夕教詔九族惟睦惟

聖斯樂萬邦惟清惟
聖斯寧惟敬弗違惓惓服膺惟誠弗懈以善于行
祖宗之貽
聖母之錫家用協和國用寧謐三光既全四時亦序海嶽
奠位百穀蕃廡億兆之衆有資有儀四海之廣以恬以
嬉庶其時康敢忝
祖考豈予是能
聖母之教文母興周塗山啓夏恭惟
聖母德同廣大如天之長如地之久恭惟
聖母洪福萬壽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有序
宣德五年四月初七日恭遇
聖母皇太后萬壽之辰子孫宗族群臣萬姓暨于天下咸
深懽悅同效頌祝仰惟
聖母含弘光大合乎坤元端一誠莊齊乎文母
宗廟享于孝誠海宇承于德化顧予小子躬荷
生成
劬勞之恩教愛之篤如天如地莫罄名言令茲纘承大
統凡所以事
天撫民綏靖中國懷撫四夷上下安安政治粗舉者皆

聖母慈訓之所成也雖竭天下以奉養莫能致報於萬一
謹按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云大德必得其壽恭惟
聖母至仁大德天下莫加焉古今莫過焉斯
上天昭鑒
祖宗敷佑緜悠久之壽享隆盛之福康寧和樂萬萬年嘉
慶必然之理也瞻（基）敬進萬壽之觴陳萬壽之頌伏
惟
聖覽頌曰
乾坤一統六合清日月光彩萬象明中天南極炳壽星
輝映寶婺當天庭慶雲郁郁五色呈大川喬嶽蕃祥禎

海宇兆姓騰歡贅慶頌

聖母祝壽齡

聖母至聖天所生齋莊肅雍秉中正剛方柔靜光含弘塗

山太任德之行

聖母大德咸兼并恭事

宗廟享孝誠輔賛

昭考隆升平暨予小子承

生成天地洪造恩難名祇嗣

祖宗撫黎烝

聖母慈訓示大經敬

天法

祖仁下民其勉勵冀無怠寧越予小子欽服膺夙夜靡懈

存兢兢幸茲時和歲屢登民物康阜邪沴澄遏烽不作

塵不驚豈予小子菲德能誠自

聖母所敎命

聖母德澤被八紘四月維夏啓七旬子孫鳳跽燕鸞僊賓

筵拜進紅玉觥蟠桃仙菓雕盤盛彤絃翠管間奏笙瑳

池金母來雲軿長生之歌歌再賡

聖母萬壽天地同久恒

聖母萬壽天地同久恒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有序

長子皇帝瞻基茲者恭遇

聖母千秋聖旦

天人協慶日月增輝

聖壽益隆洪福彌永瞻基仰荷

生成敎誨

天地大恩無任欣躍感戴之至謹撰

聖母萬壽頌一篇上祝

萬萬歲壽頌曰

天佑皇明寔生

聖哲弘啓慶源丕承前烈懿我

聖母至德天成含弘貞靜孝敬慈明夙賛

先皇恪勤化理誠格

宗禋仁敷海宇霈澤惟衍爰育眇躬

劬勞之德天地攸同幸予成立嗣登天位啓迪教誨罔

不備至曰茲鴻業肇造惟艱子孫保之萬世永安曰惟

天地惟敬斯親昭受厥命夙夜惟寅曰惟兆民惟仁斯懷

如保赤子古訓良哉惟賢斯舉惟佞斯遠用舍惟明尚

克果斷惟茲

慈訓開我後人朝斯夕斯勉勉循循一政之施一令之出

稽之訓言。用圖寧一。庶務粗舉。治具聿張。海宇晏然。民用小康。撫我中國。四夷服順。朝覲會同。無有遠近。人心允協。

天眷斯從。雨暘維時。年穀屢豐。惟茲休嘉。顧予何德。寔惟

聖母教誨之力。首夏良月。

天啓壽祺。南極增耀。寶婺生輝。內自皇宮。外及朝廷。九州四海。惟聲沸騰。惟予小子。恒懷

聖德。屆茲昌辰。感仰無極。覆育萬物。莫高於天。

聖母之德。天實同焉。持載萬物。莫厚於地。

母德之厚。地固無異。顧予小子。何以報之。海嶽涓埃。寸草

春暉。酌此春酒。載拜稽首。上祝

聖壽。

天長地久。載拜稽首。歌我頌章。上祝

聖壽。地久

天長。

進樂府新聲頌

聖德詩有序

長子皇帝臣瞻基伏惟

天眷國家。肇隆

皇祚。必生

聖哲。撫成政化。所以開太平於萬年。裕子孫於長世。若塗山之啓夏。文母之興周。懿德休光。照耀簡冊。恭惟

母后皇太后陛下

慈孝恭勤。實本之天性。

含弘貞靜。允協乎坤元。夙贊

先皇。克諧內治。仁化周流乎海宇。厚澤普洽乎羣生。爰及眇躬。嗣承大統。民心祇若。天道協和。百穀屢臻。於有年。兆民相安於無事。是皆

聖訓之所致。豈予菲德之攸能。尚圖四海之惟心。以隆天下之至養。勤拳昕夕。用答涓埃。竊惟古昔閭里歌謠

臣子祝頌。亦皆協之律呂。被之聲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傳頌至今。以為盛美。臣瞻基仰惟

聖德不勝感戴。謹以所撰樂府新聲一卷上獻。于以昭

聖化之原。于以備宴享之樂。于以慶

萬年之壽。惟

聖德極其廣大。而贊詠莫能形容。復製頌一篇。以弁卷首。

伏乞

聖覽。無任欣幸之至。其辭曰

赫赫皇明。

天隆景命。表正萬邦。以

聖繼聖聖聖相承政教數宣寔由懿德光配乾元仰惟
聖母夙贊
先皇以聖輔聖家國用昌仁澤惟深慶源惟永爰及眇躬
嗣承大統鴻謨偉烈敢不欽承亦惟大德玉我於成莫
高匪天莫厚匪地
聖母之德與天地配維日之升維月之恒
聖母之德日月之明日月之明天地之大用相家邦一統
無外惟予菲德仰承餘慶人心協和
天心昭應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兆民康豫遠人來廷豈予
菲德所能致茲亦惟

聖母教之誨之
神天之典明德惟馨
聖母有訓惟敬惟誠百辟效職用迪彝教
聖母有訓惟賢是寶邦國之本所重惟民亦惟
聖訓懷之以仁
聖訓維諄恪恭弗諼庶幾夙夜聿遵成憲成憲彰彰
聖訓洋洋生民之惠邦家之光夏六百祀周八百年塗山
文母實啓其源
聖母之德卓冠古昔子孫保之世萬世億世萬世億皇道
平平

聖母之德莫罄名言擊壤之歌載之康衢人心攸樂千載
弗渝華封之祝人之至情愛戴不已發之音聲爰歌擊
壤爰效華封
聖壽萬年福祿攸崇福祿攸崇家國永昌
聖母萬壽地久天長載獻頌辭載拜稽首
聖母萬年天長地久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九

箴

官箴總序

唐虞三代之治其輔弼及百執事之臣皆才德兼有
用相成之當時其臣才德之備莫盛於禹稷契臯陶
垂益夔龍而舜猶以其職事訓勵之蓋隆古盛時君
臣上下之相與雖其有聖賢之德終不忘於推善道
以相益豈非國家事重而出於忠厚之至者乎況非
隆古之世非皆有賢人之德於以致警圖道之當然
朕以菲德獲嗣
祖宗大位恒慮不克負荷思與中外羣臣同寅協恭以圖
康濟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入諭之近臣雖朝夕接
見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倣古人官箴之義凡中外諸
司各著一篇使揭諸聽事之前朝夕坐對而覽省焉
庶其有警而不忽也總三十五篇雖然隆古盛時君
臣有交儆之義凡今在位君子有攄其嘉謀嘉猷以
相予者尤予心之所樂聞也

都督府箴

天命
太祖興自武功海宇既寧式備完崇
皇祖
皇考敬繩
祖武兵戎之政總以都府朕嗣大統祇率舊章居安慮危
夙夜不忘惟昔帝王咸飭武衛靖亂保民安內攘外凡
令兵衛布在四方總制于中有紀有綱惟是樞機爾司
其柄宜敬念之以修其政將有才智士有勇銳部伍有
訓儲峙有備除治戎器隊戒不虞政修兵堅孰敢侮予
爾敬念之毋忽毋怠必壯其猶以輔予治

吏部箴

周官六卿其長大宰統治百僚以熙功載漢設選部官
置尚書有佐有屬代襲弗渝致治之本寔資用賢甄拔
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
遺必黜憸邪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苟或貿貿
弗博詢采謀面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臧否莫明治
之弗興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
弗陟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于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

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寔
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民之
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攸屬庶幾夙夜恪謹乃

服民克阜殷樹蓺以蕃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公惟勤
惟時惟允惟仁之溥而義之盡秦之商鞅唐之宇文苛
征暴括邦以不振爾惟監茲毋縱掊克毋詭于隨毋敗
于墨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箴

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為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
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攸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政本
之地寔宣教化惟我
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教幽明崇卑秩乎有序
大法大經靡不備舉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

交明神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比惟卿
暨佐汝予協恭暨厥四屬予卿率從治國去禮猶耕無
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箴

部以兵名寔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凡厥武臣疇
過叙勲乘馬在坰考牧用蕃車駕輿服城戍郵驛守桱
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丞以眾僚簡畀維賢庶其昭
昭爾宜懋茲敬共朝夕顧諟勿忘以熙庶績書有明訓
儆戒無虞茲用教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貪則亂法毋
為泄泄毋為沓沓職所宜為式克慎修福祿攸集永孚

于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箴以勵有位

刑部箴

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之蹟咨爾刑部卿
佐暨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匪廉弗公勉篤於行惟敬
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
刻深文巧詆寔民之賊如鑑如衡刑乃弗忒毒威以逞
下情蔽壅私意以行枉直失真司命之寄豪絲罔僻罪
疑惟輕庶鮮寃抑天不可違民不可誣斷不可續應則
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工部箴

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于成周乃設司空漢制水衡將
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官列次六卿率屬
有四各底於成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
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山澤之利
羽毛齒革金鑛丹漆暨木與石為所當為毋耗於材遴
所當遴毋殫其力毋縱己私縱則召菑毋溺於賄溺則
取敗必祇必勤必施以公百伎具宜惟爾之功其懋敬
哉視古仁智率履弗愆用保祿位

都察院箴

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

濁揚清用獻嘉言維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敷達民隱察舉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煩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賄遷毋為勢懾敦仁之存篤義之行氷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婞婀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修諸己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太常寺箴

為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交百神昔予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欽恭協相朕承丕緒思用允迪爾祗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粢盛必潔無黷無慢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冥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大理寺箴

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命曰大理蘇景之世暨于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于五辭以正刑罰維過斯宥維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憑其可不矜易著明慎書戒欽恤祇率弗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永命攸屬嗚呼若人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通政司箴

通政所司寔古納言出納政令用名厥官有虞之聖后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君為元首臣則股肱萬念如予維下庶民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還弗流體乃為患爾職于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震驚爾詳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儆在列

詹事府箴

堂堂鴻業萬世攸傳儲副之建大本在焉咨爾詹事爾其毗輔有貳有丞庶職咸具虞舜之聖資于臣鄰翊時育德而弗資人言行政事有體有要必謹大猷必以辰告辟如陟崇由下而升不怠以休乃躋高明爾其敬共以引以翼毋為憸佞毋肆讒慝示爾箴規篤念勿忘克用有成邦家之光

翰林院箴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業命所出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

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謨蓋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誹議所屬必發乎外心存大公罔徇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左右春坊箴

國之大本厥惟儲副天序所屬人心攸繫用輔厥德必于正人左右春坊惟其輔臣儲君之德曰仁與義食息言動惟道之比堯舜周孔是究是明百度以貞其德乃成玉資琢磨乃厲宗社當其皆才不由輔導爾端爾行爾正爾心非聖不道其慎其欽大經大猷是匡是直國有元良惟爾之績

司經局箴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凝庶績國有儲副天下之本維德之修維道之盡凡厥典冊爾寔司之爾殫爾心爾正爾思堯舜之聖惟曰仁義廓而充之萬善斯備雜家者流反道自賢孟軻敬王不陳於前爾其監茲祇乃攸服日就月將是啓是沃道積厥躬而致于中克纘其隆時乃之功曲學阿世古人所戒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六科箴

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邇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于汝紀之章奏之入于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戾糾革欺蔽以贊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忽必慎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維汝之賢光奮于庸怙威以騁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遺自昔邇臣左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往端乃志以懋乃事

光祿寺箴

周官膳庖賓牽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置率循弗易享祀賓燕咸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惟敬惟誠儀式行之粢盛必備犧牲必潔執事有恪儼乎對越尊賢在朝四裔會同廩之餼之必精必豐朝夕饍羞必謹恒度毋儉公費而縱私饇毋騁奢侈毋肆暴殄毋作愆過以蹈常典正己率下咸敬慎之用永終譽光我訓辭

鴻臚寺箴

祁祁萬邦咸統于一朝覲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臚卿貳暨屬時維爾官必莊以肅必考于度必協于中無簡無繁周旋雍容惟勤以周惟一靡愆敬慎爾儀庶光爾職

太僕寺箴

軍國所用馬為之最軍國之政馬政亦大肆予慎之有駜如雲既充內閑亦渙其羣疇厥庶民析之畜牧司其政令命爾太僕政令攸宜閑省以時不懈不忘乃蕃乃滋蚩蚩之畔國家之本畔既弗豊馬息斯畜爾篤于民毋侵毋刻爾勤于職必敬乃德魯僖無邪衛文塞淵爾師古人厥功茂焉

國子監箴

巍巍京都巖巖學宮首善之地先維辟雍四方髦士來游來學業之所專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為士承式祭酒司業暨乃衆職師道克惇士乃有成俊乂奮興為國之楨咨爾為師敬爾儀則以教以率罔懈朝夕咨爾為學明善誠身充智與能匪敬弗臻俗化所自賢才所出其於國家甚重而切勖爾師生咸篤于誠無怠于行式觀厥成

欽天監箴

五帝之世曆象肇興建官作式後世襲承惟我
祖宗德合堯舜天道民事尤篤欽慎爾職于斯夙夜惟寅用率厥屬咸致其勤必精推筞必審觀候庶副欽若爰及敬授行奉天道動協時宜在予靡懈責汝之資惰僕而失箴咎而隱予則汝罰茲甚惟討

京府箴

奕奕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民庶是誠周之內史漢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亦有庶僚用贊厥成芒芒區域繁夥其本王者施仁篤近舉遠爾體予懷務勤與周情必上通澤必下流冰清玉剛準平繩直毋憚豪右毋縱姦慝趙張遺延顯顯前規毋愧古人祗我訓辭

行人司箴

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寔承周制慎簡髦士俾居俾職朝有命令爾爾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飭毋為奇衺毋縱貪墨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靡及之懷益慎弗渝克篤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聞于世

錦衣衛箴

自古建國皆重環衛爾維厥官朝夕廷陛予所服御咸爾攸秩出入先後以警以蹕左右駿奔亦戒不虞亦有匪人爾詰爾扶爾其懋哉勿縱于私宜廉宜慎宜勤宜祗惟義之遵惟善之迪敬恭弗渝用保終吉

中都留守司箴

洪惟

太祖龍飛之初聯時符揆本仁中樞宮府既備兵衛斯設
留守之司戎紀有儀我我
皇陵奕奕寢園是保是完既固既安惟勲與賢爰副簡畀
洋洋
聖謨式篤於此凡爾庶僚受職定同率厥攸屬秉其虔恭
嚴乃部曲飭乃士伍有愛有威以訓以撫惟
皇聖神於昭于天來遊來觀尚敬慎旃

各都指揮司箴

維聖制兵職以衛民股肱既強國勢用振惟都指揮以
總諸衛戎政是專乃古連帥內藩朝廷外固封疆上下

相維有紀有綱率厥攸屬小大雄服以親戎行俾安俾
育維屯維守政之所宜居安慮危訓勵以時勇智信嚴
仁則為大毋縱貪戾毋肆暴害維昔艱勤爾克臻茲尚
慎旃哉保終勿隳

內外諸衛箴

兵衛之設以居師旅內以宿衛外以禦侮必有武功以
統以帥齊其部伍明其紀律簡閱練習甲兵堅利養威
藏銳用則有備為將之道勇智兼全為士有教桓桓奮
先將之於士必隆恩撫矜其寒餒同其甘苦毋虐與苛
侵奪厥利仁如父兄愛其子弟以之赴敵必得死力豈

直輔功亦濟危阨凡古良將罔不率茲爾篤念之無忽
無違飭爾屯務兵食所賴修爾兵政以靖境內祇我訓
辭懋爾功庸庶幾祿位光被永終

各布政司箴

國有方岳統治列郡克舉其綱紀斯不紊舜命牧伯農
時為先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咨爾藩臣往欽汝職惟誠
無斁克熙汝績承流宣化夙夜念哉謹其操持端其表
儀郡守邑令有賢有否明其廉察公其去取維予夙夜
求民之莫為藩為翰維仁之度生息有養禮讓有興爾
政之成式觀厥能

按察司箴

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臣乃肅乃乂提刑按察厥
署以名有使以長有貳有承比而藩垣下而郡邑廣聽
達明無或弗及鋤姦戢暴去頑革囂用抗善柔用惕辟
違以義行仁以刑弼教豈曰今茲寔古之道法以防人
必自爾躬表之克端影靡弗從毋怠于職毋敗于度毋
推之惰毋勢之怙吐剛茹柔或私滅公維身之章維家
之凶明明上天臨下有赫往敬爾德以懋爾績

各府箴

列郡有守民之司牧有佐有屬協恭教育邦國之本寔

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於仁千里之地膺受朝命安危休戚一係厥政耕桑之業毋奪其時督之勸之民罔寒餓學校之政必修必飭無慢無怠善教斯植正其範防去其姦蠹所惡勿施所欲與聚術典祇祀以爲民福禮賢尚德以勵民俗奉法循理為下表儀廉公與明政乃弗疵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愼哉敬哉用永終譽

谷州箴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民休戚在爾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

逸興舉學教敬恭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侈貨黷維仁維清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令名

谷縣箴

人君代天子養兆民任牧民者邑令尤親丞簿佐令恭有贊畫民之休戚咸其所職保民之方心誠求之如父與母字厥孩提察其凍餒俾衣俾食恤其疾痛俾康俾適既厚其生必導其行有禮有義善俗用興致恭神祀致勵學校毋肆侵漁毋縱苛暴爾端爾心務協與誠政用有成民用底寧

王府官箴

宗室之親各有封國用作藩屏必建輔弼藩王之德惟忠惟孝惟善之存惟仁之蹈輔之弼之如古名賢非聖之書弗陳於前進王於道維汝之績苟納於邪汝則干辟維漢賢藩求乎河間人心之善古今同然汝贊王德克躋乎是將汝顯聞永揚於世

監運司箴

鹹鹺之利興自古昔下以惠民上亦資國歷代暨今置吏以監克用成功必才與廉斂發有制私竊有禁爾寔司之無忝厥任爾篤于公貨遷乃通爾忠無倦賦乃饒

衍爾之攸職是名利惟利不自濡汝允其賢雖身與名惟私則敗其永保之無忝訓戒

儒學箴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序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教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九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

銘

文淵閣銘 有序

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
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員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以

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光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
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摹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
列聖鴻業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紬繹問學庶幾日就月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託之重下可以稱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遠有耀矣乃為之銘銘曰

於昭天文燦璧奎國家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
古今載籍有道三王二帝軒與羲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於緝熙悑析
天地稱粹黎神而明之成在茲序于承統御弗克善繼述敢或懈聖經賢傳乃所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
列聖之弘規下佽兆姓皆怙恃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丕

闡天相之

居庸關銘 有序

北京山川形勝為天下最都城之北百里有關曰居庸危峰疊嶂磅礴峭厲上摩霄漢下蟠厚坤因山之險中作關城疊石為門以時啓閉一夫守之萬夫莫前蓋天造地設以壯固京師者也朕因巡邊度此而為之銘曰

惟天設險北有居庸壁立萬仞上凌高穹右接太行前臨恒岱後枕陰山左環瀛海崇堞疊樓飛雲在下神駿弗疾翔鴻憚度屹屹天墉金鐵之堅屏衛都城宜千萬

年。王者無外。固以仁義。聖不道武。聊示有備

康干石銘 有序

傳記載回紇拔野古之地有康干河。斷松投之則化
為石名康干石。萬歲山之陽此石有三。高二尺餘圍
可三尺許。松之節理隱然猶存。而堅勁華潤異於他
石。蓋昔遠人所貢者也。說者謂土之精為石。石者地
之骨生於地中。乃二氣之所凝積其狀奇怪不同。朕
以其類松者甯或有之謂松化石則固疑之。然嘗聞
星之墜貞婦之所化則石之異亦有不生於土者。況
松性堅貞能陵轢冰雪沉沒久而為石且出於遠方
絕徼之外。理或然也。不然其文理節槩何其似哉。為
貢鈆松怪石皆入貢獻。茲石為遠人所寄而貢之中
國亦宜矣。朕雖愛玩之然匪徒為耳目之好也。以其
為遠人之貢。而所以格遠人者自古聖帝明王必慎
乎德。故序而銘之

康干河流深百尺。下有神物之窟宅。扶松于河浪衝激。
泥沙不汨土不蝕。積久而化為茲石。煙滋霧潤與日炙。
歲寒之姿猶可識。有時天陰雲氣黑。光彩晃耀疑琥珀。
伊昔變化安可測。遠人寶之若拱璧。萬里輦載獻中國。
摩挲拂拭華且澤。豈徒資以為玩適。所重綏懷遠夷格。
古人懷遠在慎德。刻詞其側永示式

鷄鳴山銘 有序

天啓我國家混一華夏四方萬國名山大川禹貢所
未載者皆表之以鎮區域輿圖之廣超軼前古。距居
庸西北百餘里。有山特起曰鷄鳴山。巉嶒秀聳。雲煙
紛敷。草木葱蒨。縈以桑乾之河。路遵河而西。列衛城
守。帶甲百萬。直抵蔚朔陰山之境。
皇祖太宗文皇帝北伐殘虜屢駐蹕茲山。朕嘗帥六師巡
邊陟其崔嵬。周覽壯觀。惕然有懷未嘗忘也。近閱圖
志云其山以唐太宗征伐過此聞鷄鳴因以名山。其
地蓋古上谷郡。嘗為虜據今屬職方近接畿甸。
祖宗開拓之廣蓋如此是用為銘鑱刻崖石。以昭
先烈。表封域。垂之無極。銘曰

於赫
天命。啓我皇明。統一區夏。萬方砥平。山川既奠。百神受職。
偉乎茲山。高峻莫極。吐吞雲霞。照耀日月。環以洪河。奔
注澎湃。居庸在東。陰山在北。千城矗寔。萬雉列戟。
皇祖神武。北伐索虜。龍旂煌煌。昔此駐止。巍哉巉巖。勢雄
厚坤。紫氣龍光。迄今猶存。剗磨崖石。刻銘昭德。垂于萬
年。永鎮疆域

刻漏銘有序

堯典有測候之官以驗日景至周置挈壺氏以掌刻
漏定晝夜時晷歷代因之置漏刻博士專典其事而
其法加詳壺箭之製與水之受注皆有準則焉夫天
道運行而成歲歲月日時罔有差忒則治功成故制
器以窺測之者謹天時勤民事也予宵衣待旦旰食
閟治仰企堯舜三代之君以亮天工敢不致謹于茲
乃著漏刻銘以示博士俾加謹云銘曰
金壺滃溜虬箭司刻權量既精時晷靡忒四序以正百
工乃成古聖垂法是則是承相予宵旰以發庶務慎爾
司漏必準常度

硯銘

端居勝清遊心文明文之弘用資爾凝道用薦郊廟致
誠與孝用儆臣工開于協恭用誥烝民教吾至仁文用
立教武用馴恭萬幾之餘汝恆侍予永錫爾壽與國同
久

硯銘

持身也體其堅貞受人也法其潤澤惟靜與潔用之無
斁

贊

瑞麥贊有序

宣德庚戌秋七月四川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二穗三
穗及四穗五穗者群臣上表賀夫嘉禾瑞麥自古有
之然非至治不能致也顧朕菲德何以致此實由
上天眷佑
宗廟默相之所致矣朕其可忘所自乎敬為瑞麥贊以昭
天貺
祖考之大德其詞曰
天佑國家寶運昌
太祖受命持乾綱掃除群雄奠八荒尊臨大寶治化彰德

澤滂暢民樂康寰宇熙皡如虞唐
太宗嗣統御萬方中興盛德侔商湯幅員之廣浩茫茫謳
歌朝覲來梯航神功駿烈昭煌煌
仁考繼述秉至誠聖心所存廣且明流恩布澤何洋洋民
安田里樂耕桑涵濡生育如春陽
三聖在天心不忘施及眇躬獲祇承恭佩謨訓循典常雖
靡德政及下氓宵衣旰食罔怠遑
上天鑒格
廟降嘉錫之福祉為豐穰芃芃瑞麥呈明堂嶷嶷擢秀舒
其芒厥穗四五聯芬芳葉葉穗穗揚金黃太平之兆民

之慶稹朕菲德曷敢當惟

天

祖考茂降祥深衷感激不可言繼今時和恒應儀歲稔蕃
熟于斯倉億萬萬歲承蒸嘗綏我思成歌溥將

古琴贊 有引

琴之材椅桐也詩椅桐為琴必歷歲久者為良秘府
所蓄琴最多而其一最古漆剝裂如蛇蚹紋輕脆若
不勝指叩之猶隆隆然善琴者視之曰此清角號鐘
之匹綠綺焦尾霹靂未之及焉鼓之其音淵淵乎洋
洋乎泠泠乎窈眇而清越信乎其古琴也夫琴肇於

羲農以之修身理性故釋之者曰琴禁也禁止於邪
以正其心蓋眾樂之統而君子所御者也朕恒欲效
解慍之奏復太古之音致淳龐之治因閱茲琴有慨
于意乃為之贊曰

嶧陽之枯含和孫貞天風一振飛泉泠泠神萃氣冽山
高海深復我太古嶽哉斯音

壽星圖贊 有序

北欽天監言老人星見又言占書云老人壽星也見
而明潤色黃則天下平老者安賢人用稹朕何克以
膺之然

天之所賜不敢忽也世有繪壽星圖者敬為之贊云

南極煌煌太和之瑞秋中始旦有見丙位顯氣既濟天
經孔昭金彩玉輝並聚于霄太史觀象考古來告

上天數仁茂錫嘉福其福維何俾時和平壽老以寧賢俊
以升予慚菲薄恭拜

天貺惟神在

天其顯有像配彼日月瞻望常明壽我鴻圖千萬億齡

壽星圖贊

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邦家兮永齡我懷思
兮治平精忠貞兮衍成宜壽域兮同升

贊壽星像賜長春真人劉淵然

元始一氣分至陽開明三景照天章珠晶玉潤金耀芒
上參日月含化光皇道廣大民樂康為福為壽時嘉祥
崆峒老仙鬢髮蒼手握靈樞從翁張為國保和致豐穰
坐對南極斟瓊漿長如廣成樂壽昌

贊壽星像賜弘慈普應禪師淨觀

大明日月宣光輝南極瑞彩當紫微含金耀璧懸珠璣
至和景象昭化機民物康阜時熙熙四海壽域當同躋
青原開士禪學師究竟法寶嚴毘尼秉度為國祝壽禧
現壽考相厭在斯授爾超入三菩提

飛越峯圖贊 有序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命統臨萬邦華夏蠻貊無思不服乃洪武四年六月夏
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高九尺
長十有一尺龍顱鳳膺虎脊麟腹天骨開張神彩煥
發真希世之奇產也然雄心勁氣凌厲超越鞍勒難
加焉遂
詔有司用牲牢祠馬祖命典牧副使高敬頁以沙四百
斤調習于苑中久之馬性柔和是年八月

上乘之夕月於清凉山神行電邁德力兼著
皇心悅怡賜名飛越峯又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
諸內府惟昔西南夷羅鬼之地最出良馬蓋其地有
養龍阬在兩山之間神物所蟄也夷人每以春時縱
良牝其中閒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蓋龍也由
是生良馬然千百不一二見焉此馬乃其地所產者
而獻於
太祖皇帝蓋天生神物固必歸於
聖神之君而為之御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唐堯膺籙
赤文候日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此者蓋同德而相感也朕日披圖追記
盛興遂為之贊贊曰
維
皇考命撫萬邦蠻夷下國皆服降貢來神駿一丈強天骨
卓立森開張權奇倜儻軒且昂超然虎躍龍騰驤兩耳
上銳雙瞳方汗溝微沫彤霞漿非玄非驪亦非黃雪花
皎潔凝素光當時奉御登清凉力既豪健德最良神行
電邁何蹌蹌猛志直欲凌八荒夕拂若木朝扶桑由來
龍種不可常太平盛世方降祥天駟燁煜耀精芒稟巽
之色乾之剛

聖祖在位貢朝堂金鞍玉勒絢錦章伊昔軒轅及陶唐飛
黃赤文堪頡頏畫圖傳世當弗忘
聖德廣速馬斯臧

五明馬贊

玄菟者
皇祖太宗文皇帝所乘駿馬也額及四蹄皆白嘗從
六御平胡底于漠北其功盛矣特命工繪圖而為之賦
曰
霧鬣飈騌渥洼種鳳臆龍顱勢騫㩳逸氣朝隨日馭飛
精光夜射旁星動八尺昂藏驕不嘶玄雲覆身玉飾題

何年駁踏天山雪。猶帶冰花濕四蹄。
皇祖桓桓燿神武。六轡嘗隨破胡虜。躑躅遠驅瀚海鯨。奔騰屢蹴陰山虎。四夷賓服萬國寧。肯使地上騏驎行。至
今天閑飽芻粟。重是
先皇舊所乘。朝回愛爾真神駿。寫向珍圖寄清玩。世間凡
馬徒紛紛。全勝開元四十萬

紫騮馬贊

紫騮者
皇祖太宗文皇帝所乘駿馬也。後二蹄如玉。嘗從
六御南征北伐。其功盛矣。特命工繪圖而為之賦曰

房星燁煜夜降精。大宛之國神馬生。昔我
皇祖御宸極。此馬遠貢來天廷。蘭筋權奇竦鬼臆。鏡夾雙
瞳汗流赤。兩蹄霜瑩白玉光。滿身雲凝紫金色。飈馳電
邁出九重。北伐南征成大功。歸來迥立天閑中。奮迅長
鳴意氣雄。明明
皇祖神武德。此馬之功亦無敵。榮河呈瑞在昔時。此圖相
傳永無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一

辭

秋風辭

秋風兮蕭蕭。振落木兮飄飖。激清商兮寥廓。澄灝氣兮
層霄。感萬物之搖落兮。羨松栢之後凋。秋風兮嫋嫋。瀅
浮雲兮縹緲。泛輿穎兮青蘋。慕歸飛兮陽鳥。撫四運兮
無停。耿予懷兮渺渺

觀泉辭

緊源泉兮出無窮。瀉寒流之湯湯兮。歷石澗而琤琮。沛
然超乎滄海兮。會萬水而朝宗。泉之德兮清且潔。出渾

沸兮瑩澄澈。于大易兮訓明切。以果行育德兮。期庶幾
乎前哲

白烏辭有序

嶺南進白烏。群臣以為孝德之應。稱賀。噫。予何足以
當之。乃作白烏辭。其辭曰

烏之德兮孝且慈。出南徼兮色孔奇。匪黑匪赤純素姿。
雪為裳兮玉為衣。烏之性兮馴且仁。稟金德兮誠可珍。
白鳩之白兮彼不足與儔。儗諸君子兮曾閔其倫。烏之
臻兮為嘉禎。眾快覩兮騰頌聲。夫鶴鶴宜於周囿兮亦
蹌蹌於虞廷。嗟德凉薄兮予曷克以膺

白鹿辭 有序

比有進白鹿者。羣臣考往牒。謂王者明惠及下之應。又曰。鹿者景福。白者正秋之色。其有年之徵。蓋後說契予之望。遂作白鹿辭。其辭曰

白鹿兮純白。雪為膚兮霜為臆。毳皎皎兮玉同色。孕星精兮稟金德。白鹿兮在山。雲之際兮㵎之壖。茹瑤芝兮飲瓊泉。憺逍遙兮千五百年。白鹿兮來祥。兆景福兮下民。秋之應兮歲則登。民罔艱食兮予心以寧

操

文王操 有序

文王聖德之盛。自身而及於天下。蓋予心之所慕。故作此操

猗文王兮德孔明。祇肅壐壐兮不顯其光。惠鮮庶民兮視如傷。垂統緒兮允隆厥慶。我懷思之兮其曷能忘

神鳳操 有序

周成王時鳳凰來儀。作此操。予感而述焉

鳳凰之飛兮翽翽其羽。翱翔千仞兮覽德而下。茲予為理兮有志于古。吁嗟鳳凰兮予思賢輔

猗蘭操 有序

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為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思親操 有序

予承
皇祖
皇考丕緒。以臨天下。仰惟
大德。欲報罔極。故作此操

惟

皇祖考兮聖且仁。承
上天之命兮御兆民。恩澤溥兮政化純。嗚呼先後兮乘龍
上賓。予荷生成兮其德如天。嗟欲仰報兮杳杳其何因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一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二

雜著

恭讀

高廟文集五首有序

洪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孜孜勤民。旰食宵衣弗遑寧處。萬幾之暇有所紀述。一皆敬天道務農功厚本抑末之意。予嘗伏讀

御製文集因言究心。深存警惕。各有志之庶幾不忘云耳

讀甘露論

禮運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又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盖聖人中和之極功而自然之效也。洪武乙卯冬十一月。有事于圜丘。是日甘露降郊壇之松上。當時侍臣皆歌詠功德。

高皇帝深自謙抑製甘露論以自警。其中有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之語。盖聖人居安慮危之心兢兢焉惕惕焉靡有毫忽之或間也。嗟乎。

高皇帝敬天愛民。純誠一念。卓冠萬古。禎應之來。實惟所召。而猶謙虛戒謹若此。書云。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吾其可以不自勵

讀喜雨賦

洪武戊午春久不雨。三月中旬始雨而微。迨夏四月。

高皇帝以為憂致禱

太廟。是月十有九日甘雨大降。四郊沾足。遂著喜雨之賦。有究心于己徬徨宵晝之言。盖

高皇帝聖心敬天勤民無時或間。夫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匹夫精誠猶致感通。矧

帝王代天理物為社稷生民之主者乎。惟

高皇帝御天下重農務本。夙夜憂勤。一念之誠有動於中。

天地

祖考鑒臨在上。感應之妙理所宜然。而形於賦詠亦情之所不容已矣。昔成湯遇旱反躬自責。言未已。大雨如注。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詎不信哉。因誦斯賦志以自警

讀夢遊西嶽文

高皇帝嘗夢遊華山遇神人告曰。慎哉。

上帝咫尺。遂稽顙贍拜。自覺神氣爽而體輕健。既復聞風生雷吼。自以謂感天之造化必民獲豐年。覺而異之遂筆之。周禮春官六夢其三曰思夢。說者謂覺時所思念

之而夢也昔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其聰明智力而夢
遊華胥成湯思賢夢人負冕高宗思道夢賚良弼孔子
志行周公之道而夢見之皆因其所思也
高皇帝聖志於敬事
上帝惠養下民未嘗一息之或間其覺之所思寐之所夢
固常理也然
聖筆必紀之者豈果以為異哉蓋亦自喜有契其志焉耳
後之觀斯文者其必知
聖人之志

讀閱江樓記

高皇帝臨御命於南京城西北獅子山建閱江樓自為之
記凡二篇前篇述興王之績及作都之意與夫斯樓之
形勝備矣是時天下大定已七年民安物阜邊境無事
四方萬國一統皆春而
聖制所述猶惓惓於肇創之勤貽後之謀何其悉哉此
聖人居安慮危之心也後篇述經始之際朝無諫者而
天垂象致警即日罷役此
聖人敬
天恤民之心也嗚呼敬
天恤民居安慮危唐虞三代之君所以仁覆四海令聞長
世者也我
高皇帝聖心即唐虞三代帝王之心也為子孫者可不思
所以敬承之哉因志以自勵

讀觀春光記

高皇帝嘗於春旦幸大本堂因物類之得時閔儒生之講
學念農人之力摛筆述為紀謂二者皆當務勤大哉斯
言蓋仁政之要也夫當氣和景明萬物發生之時人之
常情知及時玩賞嬉游而已何暇計其所業惟仁明之
主能順其情而不忘於教焉蓋四民士與農居首仁政
教與養為重而民之業非勤不成以勤為學則賢才興

以勤治耕則衣食足
高皇帝聖諭豈非仁政之要乎

酒諭

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麯蘖投之為酒周官有
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
書稱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以享祀神
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
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
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
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

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于酒孔子言不為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為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懽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作酒諭

鄭子產鑄刑書辯

鄭人鑄刑書晉叔向詒書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民知有辟則並有爭心亂獄滋豐鄭其敗乎予謂叔向之言亦過矣夫民生有欲有欲不能無爭爭則獄訟興而刑法必用刑法者所以制民之爭非刑法能啓

爭也上古淳朴未散民之爭也寡安用議事以制至舜象以典刑成周正月布刑于國都懸法于象魏蓋使民知法而不犯虞周之世且然況春秋之世乎且議事以制成王之言也使人皆大公至正則臨事而議其當可也不然輕重出入之間有不勝其弊矣刊為一定之法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豈不可乎叔向之論無乃非時措之宜歟又聞孔子謂子產古之遺愛亦豈任法以病民者哉

論酈寄

漢文未立諸呂欲作亂產祿將南北軍太尉周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與陳平劫商令寄紿祿解印就國以兵授勃由是誅諸呂安劉氏世謂寄賣友其說非也君臣朋友在大倫皆以義合然有輕重焉義所以制其輕重之宜也委質事君則君為重友為輕當祿產將危國家寄誅之義也顧力不能則誘而致其誅亦義也奚賣之云哉父子至親也而石碏以大義殺其子君子以為忠況朋友乎雖然寄不能無罪方其交呂祿時不能以義匡之致陷於大惡及人劫其父始從而誅之雖幸成功然於忠臣孝子之道虧矣吾故曰寄有罪然不當以賣友責寄也

讀趙充國傳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心也臣能以忠事君則凡所以謀國者必無毫髮之不盡漢趙充國其庶幾於此乎當先零反時充國年七十餘宣帝問誰可將者即以身任其事此豈既老而貪功者哉蓋慮他將不知虜情必有輕發延禍為國家之憂者及請罷兵屯田務以計勝當時詰難數四充國亦反復盡言卒如其計而虜敗降其慮之精行之決者皆忠之所為也何哉初諸將欲止降者充國責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其子卬請奉詔出兵則曰是何言之不忠又曰

明主可與忠言蓋老成之人明本末之先後識內外之
重輕而必欲以全取勝忠於國者也後進輕儇之才知
不及此而趨急切務近利之心惟恐失之國家利害有
不暇顧卒之所得無幾所失不貲皆不忠之禍也後世
所失坐此者多故因讀充國傳特志之以見老成忠言
不可忽也

讀嚴延年傳

刑罰以輔治而非以為治也故任牧民者必以教化為
本而刑罰後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其輕重本末可知

矣夫有天下者以千里之郡付之守蓋使率其屬教化
其民屬有不率而加虐焉守察而治之然後民得其所
化其善而治道成矣豈使專任刑罰以為厲哉嚴延年
治河南所謂以狼將羊也冬月論囚至於血流數里人
號屠伯天生斯人豈若狐兔狐兔猶不忍多殺以為傷
天地之仁而況於人乎且人孰不好善惡惡好生惡死
治之不當則不免流於惡苟以德治之惡者將化而為
善何在多殺也延年未嘗教化而專以刑殺立威非為
民父母之道矣當是時黃霸守潁川力教化而後誅罰
吏民安之治為天下第一於是有金爵之賞延年相比

為郡而殘民若此後不得其終蓋亦天道嗚呼延年不
足道也始為平陵令已坐殺不辜去官而又起為郡使
得以多殺人任之者誰歟故任人牧民不可不擇

論漢光武用孔奮

漢建武十二年竇融入朝官屬皆從光武擢姑臧長孔
奮為武都郡丞初天下未定竇融保河西仕者多略名
節務貨殖姑臧最富饒奮獨以清潔自守為衆所笑謂
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故賞焉夫君子之不
為汙濁者惡其敗德而況任百里之長哉百里之內之
民多矣汙濁乃所以病民也蓋賦稅力役皆民所自出

而鬬爭訟辯亦民之所有而長民者一淪於汙濁亂其
輕重之分失其勞佚之宜顛倒是非易置枉直廉所不
至故利歸於己而民受其病矣惟清潔自守之君子能
循夫理之正不以私欲病民身雖貧而民富矣孔奮之
務清潔蓋以福民而衆反以不能自潤笑之何其小人
多而君子寡也孔奮其所謂德潤身者與夫激揚清濁
者為治之本使清濁混而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
位未幾舉卓茂至是又舉孔奮得為治之本矣東漢多
循良吏非此之由乎蓋天下未嘗無賢表而揚之則賢
者奮而治道成矣此有國者所當務也因書以自省

論漢明帝戒俗吏矯飾之弊

君子之於治民也、以誠為本。而任官以求治者亦以誠勸焉、傳有之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不誠則功不立矣、漢明帝厭苦俗吏矯飾之弊下詔戒之、以此也。夫民不難治、上以至誠感之、下亦以至誠應之、令無不行、事無不治、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俗吏不知務此。忮害以為心、刻薄以行事、任智術以馭人。無復忠厚之意、顧乃飾其貌、詭其言、貪而示人以廉、虐而示人以恕、譎而示人以正、一切肆其誕謾以欺下罔上。國家生民胥受其弊、何益哉、戒之而禁其路、固厚之道也、嗚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豈有俗吏矯飾之弊。漢去古未遠、弊已若是、矧又千載之後哉。因覽此。以之一慨

述觀射

周禮有射人掌射之法而治其儀、凡大比多士命行射禮、若州黨之學、春秋之祭亦以禮會民射。蓋古人燕享祭祀賓賢講武莫不行射、而執弓矢進退升降皆有禮度、射義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而觀其德。又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上下有等則發而不紊。故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夫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矣。射之用其大矣哉。古禮未可盡復。而射亦不可以廢。聞築圃東苑。閒暇命士習射其中。朕恒親臨視其中否而賞罰焉。士多奮踴整肅。鮮越次失律者。夫射六藝之一。士之所當習者。觀其志。辨其才藝之高下。緩急庶乎有用耳。因觀射有感於古人之法。聊以述焉

記農語

庚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若何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

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固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苦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曹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而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

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樂。我是以不顧易業也。朕聞
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實之勤乎。
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
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
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
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
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
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念此小人其言
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賚遣之而遂
記其語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六

五言古詩

閔農

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
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緡絮溫。恭惟
祖宗法。周悉令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古循
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龍湫夏雨

蒼龍在深淵。變化妙叵測。炎歊六月中。畎畝皆龜拆。歘
然駕風雲。滂沱雨甘澤。四野皆沾足。溝塍悉盈溢。枯瘁
頓起立。青青復生色。秋成已不遠。豐穰端可得。三農喜
不極。莫報龍之德

龍

神物何矯矯。變化不可窮。有時乘雲興。飛騰霄漢中。茫
洋薄日月。振撼駕雷風。西臨崑崙巔。歘過滄海東。顧盼
隘寰宇。天門升九重。頃刻霈甘霔。大地蘇疲癃。遂令蒼
生眾。舞蹈歌年豐。收斂歸一勺。寂焉不言功

喜雨

四郊久不雨。一雨時甚宜。霈然澤枯槁。歡聲洽群黎。我
麥既芃芃。我稼亦蓁蓁。川原淨如洗。草木皆光輝。太空

歛炎赫涼風清我肌移床坐南軒取琴試一揮但願歲豐稔雨暘無愆期民物樂生遂四海同雍熙

西郊觀稼

秋氣始云肅民事恒所憂興言出西郊行行歷田疇禾役既成列禾㮣亦已抽舉目遠望之翁然若雲浮從容止前驅息駕臨崇丘野老欣我來拜稽擁道周爲言風雨時且免蝗與蟊皆由朝廷賜飽食庶可求感此諸老言茲乃
天畀休予惟法
祖宗希闡萬世猷養民有至道六府誠當修

玩月臺

巍巍百尺臺秋月流素光良宵幽思遙登高一相佯冰輪懸中天玉鑑洞八荒浮雲不能掩明見毫與芒仰望月中桂枝葉安可量白兔擣靈藥自古誰見嘗世傳七寶成玉斧何渺茫吾聞太陰精借輝於太陽望朔各有期虧盈固其常潮汐必相應千古永不爽聖哲論大化性牒明且詳俯仰再三歎影斜夜未央

秋社

撫時及秋社報祀禮當虔前期汛壇壝將事秩豆籩黍稷既苾芬犧牲亦肥鮮薦祼秉予誠斯須敢或愆神既既昭明叩神復有言惟民國之本惟食民之天願神來庇覆降福千萬年

省歛

晨駕行西郊庶物各已秋黍稷滿平陸杭稻亦盈疇田家始收穫來往彌道周念彼終歲勤未獲一日休既重租稅務亦懷飢凍憂安得如坻京庶幾寡外求君民本同體一視乃無尤殷勤命有司省歛遵昔猷咨詢助不給民瘼庶其瘳

秋日郊行

乘輦適西郊西郊正秋暮風高唳征鴻天闊斂晴霧稍稍歷原野遵途戒馳騖四望見平疇坦曠無險阻藹藹多桑麻芃芃盡禾黍農人欣收穫老稚盈道路嗟哉四民中惟農最勞苦力耕冀豐年災旱或失所念此心惻然吾當德施普命駕旋城闕餘暉暎高樹宵衣坐不寐恭默思賢輔

夜軒觀史

治世昭大道末途蹐險巇肆觀古載籍寧不爲嗟咨仁哉唐虞君道尊德巍巍奈何夏殷末嗣世惟荒嬉秦隋忽前監驕志愈洸漓靡然肆淫暴大業遂以隳明明
上天命赫赫罔有私仁者自無惑昏者乃寘迷誰能日省

悟戒教惟時幾煌煌典與謨萬世以為師

秋夜讀書

長空澹涼景肅肅秋夜清散帙坐披閱于以適我情關之古聖哲至性皆天生由學智益廣務勤德有成夏后惜寸晷殷湯著盤銘孜孜求至理赫赫臻治平矧予菲薄資鴻緒方繼承任重而道遠夙夜敢怠寧所以萬幾暇稽古心怦怦探微趣自得驗往識愈明積久不能已浩然清思盈起視夜何其河漢已西傾凝神坐竢旦不覺忘寢興

報祀禮成

舜典重禋祀精誠孚百靈春祈數嘉貺萬物資發生時秋既大穫民庶樂且寧良辰仲報祀盛禮斯告成報往復祈來惟神監明明為民祛災害百穀恒豐盈永永崇粢盛神功千萬齡

焚香讀易

庭清萬慮寂爐香正氤氳啟帙玩羲圖維初奇偶分由儀以著象緐緐開人文文王及周孔發揮闡微言懷哉四聖人允矣道德尊世遠不可作玩辭究其原潛思陰陽理乾坤易之門含弘體坤德剛健法乾元以此力諸行君道庶可敦

長陵蘇雨

憑高望

長陵陵園百里遙閟宮上突兀玉闕前岧嶤屬時秋將暮飛雨揚驚颷楸梧葉半瘁松柏葉未凋彷彿雲霧中翠華動搖搖肅穆仰聖靈六龍邀崇霄霜露日慘悽我懷轉以悽寤寐思耿耿展轉及通宵

履霜有感

朝旦出宮門繁霜滿前墀履之為惕然大易不予欺始也寒露零今焉遂如斯積漸而益深凝冱為冰澌陰氣之所成馴致有自來體物以行事警戒貴知幾慎人心叵測攻鑽售厥私一朝遂所欲顛倒罔不施熾火燎川原蟻穴潰河堤安民保鴻業吾當慎其微

階墀霜月

秋空明月懸白露結為霜湛然階墀上皎潔凝素光開軒步前除沉沉夜未央俯仰天地閒清氣襲我裳河漢向西流鴻雁亦南翔時序數遷易春華安可常梧桐坐凋落蔓草凄以黃徘徊望關山馳思一何長

立冬

玄冥忽屆候陰風振嚴威萬物向凋瘁蕭條失容輝

鴻從北來翩翩近南飛凄凄霜滿庭凜凜寒生衣引領
望青陽勒轡回春暉

書窻雪月

明月流青天雪華滿前除晶光洞相射炯若玉臺居開
窻坐夜深泛覽案上書近言稽周孔遠思及唐虞佳景
既澄湛中懷亦清虛至理悉昭融斯樂誠有餘商湯貴
日新銘戒在盤盂於今能勉之是亦聖人徒

冬日書懷

隆冬萬幾暇步輦陟層城曠然四郊外一覽山水清禾
黍盡收穫林木亦堅貞天道信有常歲功此其成大鈞

運化機周流未嘗停羣陰漸銷剝將復一陽生古者大
聖哲秉天而時行安靜以養微予惟體聖經

居庸飛雪

高哉居庸關閉闢自太古連山限南北嵯峨壯天府嚴
冬氣凝肅皓旰雪花舞千巖萬壑間縞練映瓊琚關門
十萬師特清息鼙鼓緬懷窮荒裔漫漫黯榛莽蒼茫飛
鳥絕穹廬無復覩當此苦寒時天將毒遺虜予惟慎封
守下令勤綏撫地險人心和萬世誰敢侮

頌曆

唐堯命羲和虞舜察璿璣敬天與勤民其道實在斯我
朝謹曆象千歲逢扣師曆成遂頒布惓惓授人時將令
海內外動作咸適宜恭惟
祖宗來一統御華夷庶邦奉正朔
聖德如天施顧予嗣歷服成憲安敢違所願洪鴻業永世
無窮期

稽古有懷

秘殿敞清晝遺編肆冥搜緬邈千載上所志將焉求放
勳與重華德與
天地侔在己篤恭讓於人廣咨疇側陋既舉揚臣隣亦交
修吁咈無為治端拱垂衣旒予茲臨四海翼翼承詒謀

祇肅勤旦暮善道靡不諏庶幾允踐之仰不忝鴻猷

頒赦

古人重刑典欽哉著虞書神禹泣下車哀矜惻羣愚茲
予荷
先烈繼統握乾符恭己臨萬國何心事嚴誅時律應黃鍾
一陽來復初感茲布新令憲網悉解除覃沛儗雷雨咸
滌厥舊汙寧云失不經且免淪非辜緬懷昔皐陶夢寐
欲與俱贊襄勤夙夜丕闡
列聖謨

歲暮勞眾

魯史紀大有虞書重丙戌年豐民無飢斯乃為瑞徵予
承
上天眷孜孜念爾甿老稚力田畝辛勤事耘耕塗足及沾
體晰夕靡遑寧嗟哉爾孔勞念之忘寢興今年幸有秋
所藝皆豐登荏苒歲云暮爾民無所營場圃既云滌囷
廩亦有贏爾其奉烝嘗祇肅盡孝誠爾其相讌樂父子
及弟兄爾其相戒飭為行貴有恒予方勑羣吏守法無
苛刑賜帛爾耆老賑恤爾孤煢安居樂爾業相與游治
平

歲暮

廟祀

四序倏已周冰霜歲華暮水木重本源時思切中悰肅
肅企
靈宮寘寘望
神御祠官嚴駿奔宗伯翼儀度豆籩既陳列登歌間鐘鼓
怵惕俯仰間怳若羹墻覩拜稽終三獻送神闔彤戶來
歸坐中庭淒風激高樹乾坤渺茫茫曷慰心所慕

泰山

峩峩東岱山拔地九千丈五嶽此其宗配天極雄壯盤
空歷環道迴出青冥上俯視九州內羅列森萬象伊昔
登封者意氣一何放荒哉秦君臣百代貽譏謗巍巍有
虞聖挍德無與讓時巡自有道垂衣儼南嚮予思踵遺
躅庶幾皇風暢神仙諒渺茫此道非所訪

嵩山

嵩山摩層霄形勢奠中土三十六奇峯蒼蒼隱雲霧巉
絕不可攀縈廻接天路石室瞰其巔神宮在其下青青
靈芝草欝欝松栢樹舉世傳此中昔有仙人處餐霞飲
沆瀣身輕已飛翥焉知神之靈自昔產賢輔煌煌周雅
詩至今頌申甫

衡山

維衡乃南嶽磅礴數百里紫蓋與芙蓉巖崖亘天起縹
緲望廬霍岧嶤相並峙寶洞標太虛上以奉赤帝其陽
發炎光其陰走雲氣金簡玉字書大禹得珍閟神靈何
輝赫秩祀著典禮巍巍出天造形勢壯南紀為國奠坤
維天地相終始

華山

太華出西秦壯哉何其雄崢嶸不可極上拄青天中陽
崖耀晴日陰壑生長風白雲覆其巔皎若玉芙蓉黃河
崑崙來萬折勢奮東巨靈擘兩山然後流始通至今遺
高掌駢脥朝陽紅嘗聞二仙人白晝騎茅龍靈嶽富神

秀實由造化鍾及時出雲雨丕顯澤物功報祀率典常
予茲攄精衷仁民神所職降福其無窮

恒山

恒山古北嶽作鎮析木墟標奇亘朔方玄神之所廬倚
空屹崔嵬比肩醫無閭陰陽所終始恒久雄八區昔聞
藏寶符邈矣誠何如於今循往軌望秩禮弗渝居歆神
孔昭誕惠民安居

述懷

紫微正天中列宿拱宸極日月行晝夜元化運無息浩
浩兩儀內總總羣物殖發育有神聖繼天表民則體仁

以施化一視均方國為理先庶富教訓開道德賢碩秉
丞輔才智修百職所以三五來至治光烜赫詩亡春秋
作王者跡乃熄沿漢以迄今歷載千七百正途或暫闢
奄忽復榛塞
皇天啓大聖
太祖膺寶曆盪滌氛翳清政化被九域
太宗光中興益茂文武勣
仁考隆敬承綏靖躬無斁
三聖惇富教四海霑恩澤予茲嗣大統顛顛存兢惕上念
皇開創下念民飢溺任重力迺綿祇勤在朝夕中罹骨肉

悖首造管蔡逆仰荷
祖考祐經旬罪人得翦除來聞際寧兇事擾弊烝黎之所
仰不厭衣與食然後有恒心而不蹈邪僻其道誠自我
曷以稱任責商宗思恭默周文勤兢兢稽古唐虞聖亦
有臣隣力矧予敢怠寧而不資輔直敬恭保鴻業慮已
庶受益言志遂成篇將用恒儆飭

春久不雨忽得甘霔喜而作

春來久不雨時節忽已更暄風扇原野日光煙塵生宿
麥皆尚短沃壤猶未耕徘徊念農事我心靡遑寧
天鑒耿在上俯矜下土眡油雲一朝起甘澤千里零陳根

既含液新苗亦滋榮登高望四郊生意浩以盈驅牛秉
耒者欣欣千耦并民生仰衣食歲功庶其成黃鳥亦自
適睍睆相和鳴悠然對時物因詩寫中情

東郊春曉

青春三月時芳卉稍已歇徘徊望東郊茂樹紛膠葛山
色既清潤川光乍明滅落英紅似繡飛絮白於雪況值
時雨過原野土膏發田家盡舉趾惜此長養節流光雖
足感民事良可悅作詩媿幽雅用以示朝列

命將築邊城

邊陲雖久靖封守當恒固岩岩居庸北川谷悠且阻龍

門連赤城獨石若干此戍外險要地允以禦外侮古曰
遣將臣揚旌伐鼙鼓兵士五萬人桓桓總虓虎既扶于
與矢亦具錞與杅壁築行自茲豈不識勞苦矧時屬初
夏天氣漸煩著念彼于役者殷勤在綏撫無亟亦無怠
業業崇百堵宿兵峙戈甲為廪廣儲貯安民古有道亦
在制夷虜爾本熊羆材夙昔名英武勉哉著厥績王事
念靡盬出車命南仲城齊維山甫纘美能若斯庶幾紹
前古

命官往河南撫民

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歉始旱澇復繼衣
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
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從者必綏輯飢者必賑濟咨詢必
周歷毋憚躬勞勤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
誠庶用副予意

芷花

沅湘富幽芷托根泉石清叢生蔣蔥蒨密葉何青青移
置庭砌間芳菲吐華英光風日披拂曉露揚芬馨已謝
蕭艾隣常拔蘭蕙榮閒暇時坐對悠然適中情靈均逝
已遠遺詞含楚聲興至一諷詠念彼心怦怦睹物懷古
人逝將保忠貞

秋聲

大火已西逝蓐收轉金行清商颯然至萬籟皆有聲乍
疑急雨來復若波濤驚觸物物為動金鐵鳴鏦錚呼號
固無跡蕭瑟如含情二氣無停機四序亦有恒舒慘異
所感欣戚由是生嘗聞聖王世屆秋明政刑申命修法
制吾將循禮經

太液秋荷

秋至涼氣肅池波湛且平睇彼池中荷霜露日以零芳
姿既凋謝高蓋紛欹傾下有金鯉游上有鶺鴒鳴萬物
感時至飛潛各適情浩浩大鈞化悠悠機無停秋往春
復還寒燠迭相仍行屆青陽候羣卉皆敷榮滿地翠田
田並帶花盈盈

賞菊

秋至百卉悴嘉菊獨敷榮移根植內圃枝葉紛盈盈黃
金綴細蕊白雪舒紫英瑩如藍田璧炯若丹山瓊衆彩
皆天然芳姿幽且貞置之樽俎間陶然足怡情嘗聞昔
人言可以制頹齡嗟予忝民上豈獨為己營所願及臣
庶餐之同壽寧

松栢後凋

嚴冬積霜雪原野號寒風萬木總零落蕭條為之空上

林有松栢枝葉何蔥蔥高標一千尺挺秀青雲中天地
雖凝沍蒼然不改容持此後凋操凡物安能同君子比
貞節惓惓務砌終操履苟不渝清芬斯無窮

倚石蒼松

峭石何崔嵬屹立溪山邊其傍有蒼松偃蹇踰百年下
根蟠厚地上枝拂青天穴罅積苔蘚谽谺出雲煙長飈
風雨夕絕壁走蚖蜒卓哉冰雪姿與石同貞堅歲寒相
依託悠久期兩全人性有如此正固終不遷展矣君子
操永為世所賢

二陵松栢

二陵倚霄漢峯巒接蜿蜒森森松與栢欝欝含雲煙下
根蟠厚地上枝拂蒼天長風動蕭爽冰雪凝貞堅發榮
諒無極垂蔭將萬年

春風語流鶯

春陽育萬物羣動各遂私東風吹黃鳥飛上庭樹枝斑
然好毛羽日照齊景遲閒關相和鳴及此芳菲時嚶呼
既嘈嘈語燕亦差池音聲何能爾意與靜者宜丘隅得
所止已見綿蠻詩人而昧至善愧彼孔聖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七

五言古詩

簡庶吉士進學翰林

國家用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
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
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
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摛辭務淳
龎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勗哉副予望
奮志毋自畫

選任知府 有序

宣德五年五月吏部言蘇松諸郡闕知府遂命六部
都察院慎舉郎官御史之堪其任者授之退坐便殿
詩以述懷

商周建諸侯漢並二千石今之郡太守視古乃其職下
有縣令丞仰賸承法式環境千里間所寄民休戚矧茲
數大郡政事尤繁劇曠位亦已久何以興庶績郎官御
史中各有勤修飭遂令股肱臣虛己慎簡陟固當尚仁
厚還欲秉清直前史循良吏將俾紹往跡維予繼大統
保民心所亟臨軒發成命坐待至日夕

昨命諸卿舉郡守得九人既授職且賜勅獎勵喜
而成詩
太守郡之長厥任諒匪輕為之豈異術所貴在仁明。愛
民必教育發已必寬弘照物如鑑空施令若衡平。操持
苟能此庶績罔不興。予懷畎畝民夙夜靡遑寧。簡任寄
綏撫勗哉攄厥誠漢史傳循吏郡有龔黃稱。往軌行有
繼無窮濟令名

早望海霞

夙駕上朝堂簾櫳猶未旦。遥觀東海隅霞彩燭天半。孤
光始騰灼五色倏絢爛鮮如花簇叢。縈若錦繡段。宮闕
皆照耀。金碧互明煥。人言可以餐。予意可以玩。即此足
娛目。何必登日觀。斯須望飛旭。赫赫昇霄漢

山亭夏日

山亭背華構。如在青天中。鬱鬱嘉樹林。六月來涼風。肩
輿一登覽。流觀入無窮。咸夷恒岳南。浩蕩滄海東。下有
千畝池。池水清涵空。魚鳥各翔泳。芰荷間青紅。爽氣忽
若遺。自足陶素衷。怡然坐終日。何必希方蓬

賜百官食鰣魚

鰣魚出江淮。水族味珍奇。每歲氣清和。游泳維其時。揚
鬐泝奔濤。掉尾橫清漪。深淀充貢篚。入饌誠所宜。群臣

實同體。玉食焉敢私。欣戚既不異。甘苦亦共之。一味奚
足多。骨鯁以為期

曉窗斜月

城樓鼓初動。宮壺漏猶滴。斜月墜天西。流光照窗隙。窗
前碧梧樹。倒影餘千尺。舉動漸紛擾。誰能復偃息。東望
滄海隅。初日炯生白。相推而代明。至理終不易

雨後坐池上

浮雲度層空。驟雨颯然過。新涼入襟袂。偶此池上坐。迴
闌淨白石。濯濯不受涴。芰葉綠將滿。蓮蕊紅初破。微風
從南來。弱卉忽掀簸。好鳥若有情。間關鳴相和。化工茂
育物。黍稷皆已播。膏澤欣及時。豐年庶可賀

湯山溫泉

湯山蔚靈秀。溫泉出其側。陽氣之所鍾。沓熇無時息。清
涵玉鏡影。淺漾桃花色。膚疾既能愈。物垢皆可滌。嘗聞
華清池。天寶飾雕瀨。至今遺迹存。行者為傷惻。茲泉雖
不遠。棄置何足惜。蚩蚩樵牧徒。朝暮任取適

風生松下涼

蒼松百餘尺。鬱鬱干青冥。微風自南來。蕭爽涼氣生。晝
長坐其下。襟抱悠然清。彷彿商飆至。萼狀轉金行。夭矯
蛟虬枝。舞影亦縱橫。流音滿人耳。有若波濤驚。非惟滌

塵慮且覺興遠情撥琴拂玉軫寫此空中聲

雨後望西山見其頂

時雨朝來過登高眺西山天光劃開霽餘雲猶未還㬋
㬋見山巔羅列千髻鬟葳蕤九霄上亦若菡萏蕃雲出
巳澤物既罷寂如閒吾心正樂此相對一怡顏

明月出海底

明月出海底海色初朦朧長風自東來吹上青天中流
光滿六合萬國瞻仰同皎潔玉塵淨泛灔金波融至明
見毫髮罅隙靡不通其中有桂花天香散空濛白兎擣
靈藥服者如玉童此事茲茫昧欲詰安能窮清光自足
賞不知良夜終

秋雨

入秋雨不止黯黯積陰晦連宵既沾濡侵曉復滂沛長
河一水隔小海衆流匯暝含垂柳重急灑新荷碎登高
騁遐目西山遠寞昧淒風響林木頗覺煩暑退撫時已
增念感物更興慨農家望秋成未實皆芾芾皇天劃晴
朗庶幾免憂慲

秋空賦月

玉露稍已積金飆生早涼月華滿前墀潔白如凝霜仰
視天宇高星漢相輝光垂旒坐至旦振珮聞朝行

命將理邊務

國家制夷狄所重固邊疆雖當治平時武備恒不忘慄
桀宜不厚在我須有防由來西北鄙厥類同犬羊穹廬
聚腥羶偵伺乃其常爾績夙已著爾勇誠其當其往善
綏輯所貴籌策良撫士卄苦同治軍紀律彰分符古所
戒預備聖所臧毋為旦夕圖也戍兩不妨不見漢充國
青史耿有光

減百姓重糧

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北賦田者本皆貧下民耕
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茲令承無儆為以贍其身朕念
惻予懷前與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
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

秋林圖

長林秋氣高涼風墜黃葉谷松獨偃蹇動氣殊未愜幽
人住其下地僻興頗愜閉門無來軌堆案皆往牒前山
昨夜雨溪險不可涉好作濟川功蘭舟桂為楫

書懷十首

元綱既失馭群雄角虓虎睥睨九鼎側覬覦孰堪主
皇天求有德眷命我
太祖龍飛淮水濱赫赫奮神武僭偽俱削平正位莅九五

大武開創功誠烈照爲古
太祖乘六龍陟遐賓九天姦權弄國柄
宗社幾傾頹
皇祖用震怒除兇康迍遵典禮復舊章分職任仁賢文武
不偏施
德威行八埏乾綱既復正日月重昭宣
邦家昔遘迍姦宄肆殘暴明明我
皇祖肅肅致天討仗劍驅風霆汚穢皆汛掃弘開中興運。
傳緒我
仁考盛德昭太平民風日熙皞皇皇

御製集卷十七　六

功德隆。鴻業思永保
在昔我
皇祖北征掃殘胡。
天威震絕漠犬羊皆就俘親侍
萬乘行目覩
神聖謨敬恭受
成命佩服當何如。清邊奮威武練將簡車徒居安在今日。
豈敢忘遠圖
美玉製瑚璉喬松爲棟梁賢才負經濟焉得不明揚皐
夔佐虞舜呂尚輿姬昌卓哉數君子百世垂聲光屢下

旁求詔遣使馳四方虛席政有待夢寐奚能忘
大哉天地仁四時均生意元亨始而榮利貞終以遂爲
君體天道恩愛宜廣施煢獨當懷綏征歛戒無藝罰須
有非辜賞必延于世庶幾全至仁可跂堯舜治
泠泠方池水淵淵揚清漪淵淪鑑遠天洞徹涵朝暉而
我觀靈臺虛明亦如斯苟爲物欲蔽有若塵垢緇如何
去其惑遂使百志熙寡欲可存養克己乃箴規
夏禹懋勤儉孜孜寸陰惜周文懷小民日昃靡遑食惟
聖不自居夙夜愈兢惕治功聿昭宣文教敷萬國肆予
紹往聖古道思允迪方茲務祇勤豈但守謙抑

御製集卷十七　七

侃侃汲都尉堂堂魏鄭公。漢唐兩直臣。諫諍有古風。於
時多稱益舉世嘉其忠亦惟二君賢聽言能俯從安得
有斯人。爲我奮功庸披肝獻謀論以德輔朕躬
蒼蒼雖高遠視聽明且聰錫福必有德降罰惟暴兇試
觀秦隋事。昭監何其公。敬哉念有土祇若洛天工孜孜
謹戒敕翼翼思欽崇慎茲永無斁眷命當益隆

懷古三首

重華紹堯治恭己乃無爲。賢俊皆登庸在野罔或遺欽
哉亮天工庶績靡有隳景星何煌煌卿雲紛陸離坐揮
五絃琴高詠南風詩爲方樂熙皞恩澤洽羣黎至今千

載下仰慕明盛時
后稷教播種公劉躬稼穡王業由此興豳岐肇其跡姬
文即田功暨武重民食後來無逸書亹亹存戒飭成康
致刑措宣奮中興續源深流乃長國祚綿八百
仲尼出東魯聖德何煌煌六經賴刪述斯文天未喪有
德乃無位轍迹環四方道不濟當時萬世關綱常無窮
天地閒日月同耿光

懷李白

吾愛李太白卓有高世才文思如湧濤浩蕩滄溟闊任
城昔為客揮絃傾金罍酒酣登高樓意氣凌九垓賢人

國之光周詩詠臺萊奈何獨沉湎長往不復回先事拔
子儀其志何偉哉從璘出暧昧徒貽後人猜

望太行雲氣有作

岧嶢太行山連延亘西陲其高幾萬丈峯巒互遠邇上
有千疊雲絪若車蓋飛凌風自飄搖映日還蔽虧舒卷
固無定悠悠竟何歸諒不成甘霖焉用摩天涯

冬日遊西湖

西湖渺浩蕩湛湛玉泉流朝日麗廣甸輕颸飄蘭舟霜
氣振高木脫葉鳴蕭颼鳧鷖時泛泛潛魚亦油油適當
機務餘偶此一日遊載詠靈沼詩我懷良悠悠

閱西域貢馬

神駿所稟異上感房之精此馬出西域奇骨真天成霜
蹄籋雲馳振鬣長風生驍騰旦暮閒千里無留行懷遠
歷歲年東來效其誠昂昂獨意氣肯與凡馬并會成汗
血功為掃氛塵清

再選任知府

我朝統天下大府百數十壤地各千里下領州與邑付
授俾賢守民庶將安輯維茲有未備簡畀在所急羣卿
朝受命亭午章奏入二十又五人各已見樹立璽書重
勸勵行哉慎操執新政貴豈弟舊弊戒沿襲漢家重循

吏功業光曄曄古今人豈殊勉旃思跂及

雪晴

一冬久未雪既雪喜遽霽暄景散巖凝潤澤滋厚地蒼
松濯秀色挺拔千雲際皓鶴亦有適軒昂振清唳登高
望西山千里亘迢遞陰崖尚含冱陽岡已明麗田家念
耕作頗覺增意氣何當再盈尺允獲豐年利

閱河凍有作

天地氣久肅嚴寒日凝冱河水為堅冰舟楫不可渡往
來任車馬紛紛靡停駐雖無風波虞履薄亦可慮為語
南北人勉旃慎行路

世稱臘前三雪則殄蝗蝻宜稼穡前此已一雪矣
茲復再見喜而成詩

同雲蔽層霄北風夜烈烈夙興啓前殿彌漫見飛雪紛
紛委庭陛藹藹徧城闕光凝珠玓瓅色瑩玉皎潔臘前
重三白宜稼殄蝗孽茲晨幸再覩萬姓總欣悅生物本
天心養民予所切終冀成豐兆詎當厭寒冽

東苑讌集

嘉會不易致爲樂須及時況此清勝景雅懷復相宜玉
泉繞禁籞溢流蕩晴曦鳳樓在咫尺顧盼生光輝維時
早秋至天氣始清夷宮梧落踈雨庭樹起涼颸朝回足

清暇撫景情更怡弘開綺羅席滿泛黃金巵鳴蜩雜歌
管芙蓉簇舞衣不聞晝漏傳但見觥籌飛盡飲不成醉
油然動懷思光陰如過客荏苒那可追人生宇宙間規
規亦何爲方今喜無事和氣浹九圍百穀慶豐登民庶
臻蕃滋而予總萬化所樂良在茲仰惟古聖人宵旰恒
孜孜周文不暇食堯舜謹萬幾于焉振衣起凝神坐彤
闈從容理瑤琴載奏豳風詩願言圖吾民允矣躋雍熙

薔薇

長莖蔓碧刺翠葉紛離離因依傍雕欄蒙密含華滋花
開及春暮艷色一何奇深紅間淺白粲若蜀錦機相傳

此嘉卉豈特多芳藝花香涵夕露不爲朝陽晞爲言勿
攀折撫玩足自怡露以清心神香以襲裳衣

蠶

惟蠶生種蕃厥性巧匪常長育居暖室三眠飽柔桑一
朝忽蟬蛻作繭自盈筐繅絲爲世用五色粲輝煌或以
備華袞或以奉蒸嘗三盆謹常制自古在淑房爾蠶本
微類所能資廟堂鳳麟固爲瑞功用安得方

蜀葵吟

南薰蕩微涼細雨不作霖蜀葵花正繁色染緗黃深翠
莖擎金盞細蕚抽檀蘂澹然此幽姿豈受纖塵侵布陰

乃衛足向日恒傾心巧之良可愛揮筆成長吟勵彼忠
智士無忘罄丹忱

石榴

石榴產絕域來自漢張騫移根遠海外開花小亭邊粲
如紅錦翻郁若朱火然夕露濯濃潤朝霞發明鮮化工
固有神賦質無乃偏雖微頳玉房且將娛目前隆冬十
二月雪積層冰堅還令慎愛護庶幾保其全

山下流泉

寒泉出山中演漾資衆派潺潺瀉幽壑汩汩鳴淺瀨穿
雲流尚小經雨勢轉大沕有斿匯稍覺蓄雲怪平鋪

若浮綀曲引疑縈帶絲絲蔚漪深豈止匯江介古稱水柔猗狎玩斯取敗為治誠亦然於兹示明戒

早涼池上見魚戲

清池帶城闉微雨涼氣入晨聞一派聒愛此衆魚集游深既喁喁泳淺紛濈濈徐來非無趣忽去如有急翻荷水蕩漾戲荇波浛瀿浮沉俱自得小大各相輯物情皆樂生仁育斯可及徘徊念至理不覺成小立

水仙

羣卉各有榮及時自鮮妍兹花何綽約皎皎名水仙漢皋與洛浦信美兩嬋娟素姿擢白雪豈不誠可憐但恐

涼氣至零落秋風前不似東籬下黃菊懷貞堅

高槐

高槐百尺餘枝榦欝蒼蒼綠葉一何密繁陰生夏涼翩如鸞鵠停矯若蛟龍翔時秋白露降衆卉感謝芳兹植挺華表綮綮舒纖黃當空耀淒日凌風騎素商舉世重桃李傾情賞春陽焉識君子操後時擅輝光

蒼松

蒼松在高原挺然冰雪姿上摩青雲端大榦千尺奇灌木豈不繁委瑣一何卑玄冬始凝沍零落已就萎獨此抱貞節特立含華滋青牛伏其根白鶴巢其枝由來揀

梁具舍此其孰宜豺牛專剛勁寒暑焉得移

秋草

涼風日夕起白露凝為霜天高原野曠百草日漸黃凋瘁固可歎生植自有常華衰實乃結萬物斯斂藏二氣遞來往三辰流景光待看春陽至遺荄乃復萌芊芊發雨露蔚蔚仍芬芳

雀

羽族非一類爾雀固其微佪翔傍蓬藋棲止託節次飲啄既自適乳哺亦有時所欲不難足啾啾日何為大田富禾黍可以療爾飢當知鴻鵠志好隨鸞鳳飛勿逐鷹

鸇羣瑣瑣空自卑

賜道士住太嶽太和山

荆襄開沃野兹山獨巋然千峯何磅礴蒼翠摩中天玄武此降神靈響自昔傳

皇祖臨御時封山表大川崇祀遵典禮建祠山之巔巍巍太和宮近與南巖連紫霄相輝映五龍若蜿蜒龜蛇或隱見鸞鶴紛翩躚壯哉此勝地靜者固所便爾往居山中祠事宜恭虔為國祝蕃禧靈貺益昭宣巢雲聽松風枕石漱寒泉心惟息塵慮道可通虛玄何須訪蓬萊採藥求神仙

題張良還山圖

志士固有爲達人乃知休偉哉張子房超卓孰與儔乘時際風雲經畫多良籌滅楚興帝業誅秦報韓讐功成拂衣去願與赤松遊名爵豈不貴神仙安可求矢心戒盈滿托跡歸山丘兩崖何蒼蒼溪水清且流柬書載行車道遙復何憂止足遠殆辱超然智者謀

題漢高祖斬蛇圖

沛公本天人龍準生非常其初草澤間隱迹韜輝光已看芒碭雲五彩龍文彰何哉白帝子偃蹇當道傍長劒試一揮秦社靡不亡天命之所在爾媪徒自傷

題歲寒圖

蒼松含秀色勁柏挺奇姿物性有相類堅貞咸自持風霜操愈勵冰雪節不摧越歷將百年相並空山隈蜿蜒走虬龍屈鐵廻高枝陰森起煙霧青青常弗移其下桃李花幾度榮復衰吁嗟老成材匠石未見知明堂需梁棟舍此將焉之

題梅花寒雀圖

孤芳自挺持不逐羣卉妍花開南北枝獨得春風先皎皎冰雪質清香殊足憐啾啾羽族微依棲得幽偏展圖玩物理動植皆自然

題畫

蒼山巃嵸迤白雲亦瀰漫遠樹翳谷口飛泉出林端下有幽居人柴扉未嘗關輪蹄絕來往塵事了不干浩歌采芝曲悠然適所歡沮溺安足儔翛然當來還

鶴

鸛鳥鶴之類形質亦昂昂擇棲千仞表天清霄高翔好水屢來下特立清渚傍陰雨戛然鳴氣類固有常啗蛇信去害銜鱣嘗致祥爾姿既不凡爾行亦頗臧雖非鸑鷟儔已邁鶬與鸘

鷹

鷙鳥異所稟勁骨挺峭特鋒銛利爪觜霜氣含羽翮金眸一側睨羣鳥爲辟易秋高天宇清衆翳歛無迹奮飛雲霄上縱横騁搏擊寧肯安卑棲空負材與力紛紛鷄鶩羣飽食竟何益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七

詠史

王陵

嬴祚既以終，干戈擾中土。王陵沛之豪，少與高祖故。聚黨居南陽，初亦未相附。從容乃來歸，遂結金石固。項籍徒見招，終不事兩主。當時識長者，况復有賢母。功成封安國，伉直行有素。後來牝鷄晨，而欲王諸呂。斯人獨持正，義氣激寰宇。同朝孰同心，卒以危言迕。太傅歸杜門，忿切不得語。安劉亦微辛，平勃未足數。吾惟重斯人，松栢凌寒暑。

陸賈

陸生本楚人，初為沛公客。奉命使諸侯，口辯亦莫敵。尉佗據南海，箕踞傲中國。生從長安來，慷慨論順逆。英風振炎荒，勁氣奪金石。佗悅拜稽首，稱藩效臣職。歸朝說詩書，高帝固不懌。區區著新語，成敗亦何益。晚雖以病歸，中心存社稷。當時平勃功，亦必賈預力。賢哉此陸生，名聲光簡冊。

石奮

人臣之事君，恭敬乃其本。西漢隆盛時，能者推石奮。不言而躬行，子孫咸克慎。孝謹聞朝廷，豈直在鄉郡。吁嗟後來者，此道少能盡。驕蹇及僭踰，禮法浸乖紊。坐茲爵祿貶，亦致家族僨。賢哉萬石君，百世垂令問。

鄧禹

赤符啓昌運，白水飛神龍。杖策北渡河，獻謀何其工。當時第一義，悅民攬英雄。觀其立談頃，披豁如發蒙。受命遂征討，長驅定河東。次第入長安，為畫誠從容。中雖小蹉跌，未足掩大功。居家秉至孝，輔國攄精忠。雲臺首圖像，千載稱至公。

馮異

為臣貴忠謹，為君在推誠。漢光起義初，馮異納五城。受命署主簿，獻謀瀝忠貞。從征擊强虜，僭僞次第平。威聲震三輔，兆姓咸輯寧。小人疾正士，飛語來侵陵。浮雲不蔽日，誠荷當宁明。而况公孫節，謙慎自平生。君臣兩全美，大業宜嗣興。

馬援

文淵居隴右，識明歸漢光。遊談皆正言，昧者靡不亡。厥初西征時，謀畫深且長。聚米示形勢，偉哉奇功成。專征殄羌虜，討叛安炎荒。老驥有餘力，壯士志四方。南征力請行，雖老猶慨慷。梁松彼憸人，片言陷忠良。一身隕異

域薏苡還見傷恩義不克終有累世祖明

竇憲

竇憲彼何人親戚起奮緣及其貴寵盛氣勢欲敵天沁園尚枉奪逼畏莫敢言腐鼠雖薄責狠心終靡悛乃求擊匈奴提兵出窮邊轉戰斬騎虜長驅直無前遂令朔漠地萬里無烽煙旋師告成功刻石銘燕然兇焰久益重赫赫操威權崇極勢須覆天道有必然一門竟葅醢舉世訴矜憐嗟嗟悼悍親盈滿當慎旃

董宣

昂昂董少平倔倔負直氣所至折豪橫瀕死色猶厲畟

還洛陽令擊搏無顧避貴主家豪奢僮奴充橫恣白晝戕市人公吏不能制當街叱下車殺之皆快意謝主不奉敕奉職自臣事賜錢三十萬悉以頒羣吏屬績見廉潔恤終有旌異明主容直臣何患時不治

班超

班生起儒門孝謹閑家居少貧養其母辛苦勤傭書一朝投筆歎遂懷萬里圖既罷蘭臺史從征出邊隅一舉降鄯善再舉擊諸胡龜茲及于闐跡勒與莎車兵行奮勇智摧破如折枯仗信斬不義宣恩撫逃逋西域五十國威德罔不敷茫茫蔥嶺西坦坦無復虞塞外三十年

白首歸東都壯哉定遠侯允矣真丈夫向來傳張烈視此當何如

張飛

益德漢名將其勇敵萬人昭烈雖君臣恩若弟兄親爰初阨當陽以身敵其君魏人不敢前立馬斷要津攻城與克敵累累策奇勳觀其釋嚴顏豈非國士仁敬賢既有禮馭下乃寡恩吁嗟時虎臣用此戕其身偏執皆取敗來者鑒弗諼

張昭

為國何所寶所寶惟賢臣盡忠力諫諍以道匡其君子

布昔佐吳政事勞經綸直言批逆鱗不聽遂杜門起之共載車致禮仍殷勤仲謀過能改終不棄正人懷哉嗣世主當重席上珍

王導

五馬同渡江一馬真龍駒翕然風雲聚矯矯騰天衢羽翼得賢佐偉哉王司徒方其就國初推轂多文儒單心在王室所畫皆遠圖再興江左業足以方夷吾中遭家叛逆秉心冰雪如力排奪嫡議國本用無虞忠良全始終足為後世模

謝安

安石沉朗姿風尚在高間徵召皆不就放意山水間征西辟司馬中歲乃惰然蒼生如卿何寧愧高崧言及其升廟堂才高慮亦殫內有叛逆臣外有强虜患矯情鎮浮俗運謀濟時艱卓哉勲業隆王室以奠安森森庭階前玉樹映芝蘭光華史冊書來世垂不刊

李林甫

唐祚及天寶禍難何紛然吾觀所由來乃自林甫專忠良既斥黜讒邪相糾纏深中積姦諛要寵固其權朝廷骨肉親一語成棄捐邊方任蕃將馴致興戈鋋茲事亦有漸蔽言實為先小大各箝口養亂遂覆顛斯人負國家罪惡誠滔天所以古聖君輔相需英賢

李光弼

宣尼美致身姬旦著匪躬當知為臣者委命成厥忠桓桓李光弼綽有良將風既領節制專復膺爵位隆當其戰河陽竭力攘寇兇誓將死白刃不辱為三公此志果不渝庶幾丈夫雄勲高人所忌臣節當益恭云何中道乖擁兵以自崇為山少一簣卒以憋憤終賢哉郭汾陽精誠與天通百世作臣軌垂光照無窮

李泌

唐室遭屯難國步誠崎嶇豈無忠良輩秉義為匡扶堂堂李鄴侯靈武正厥謨成王總六師指顧復兩都從容父子間再申社稷圖正言揭日月不與留侯俱姦杞盧杞搆危禍貞臣死無辜彼昏乃援命自比讖緯徒造命由君相此語誠非迂豈昧黃老言寧以智反愚

高崇文

吾愛高崇文傑出裨校中提兵謹訓練常若當寇戎西川討叛閒劉闢迅飆卷枯蓬取之如反掌皆由賞罰公殊色不以獻恥與柔媚同孜孜在撫民卓有前賢風當時杜黃裳秉法輔憲宗知人善任使宜哉有成功

楊綰

理國資輔相所貴在得賢正身以率下能使風俗遷唐自天寶來奢侈日相挺陵夷至大曆法制幾蕩然楊綰本儒素清儉莫與肩一朝秉國鈞化行若轉圜於時郭令公減樂為之先豪吏多僭踰貶抑蓋其愆源潔流乃清表正影不偏惜哉遽淪謝不得成陶甄人心本多欲從下如奔川居官皆若人古風庶其全

馮道

古稱大臣者以道事其君廉恥苟不立何異犬豕羣伊昔五代時僭奪何紛紜馮道顯於唐從容秉國鈞更歷晉漢周爵位莫與倫不聞匡弼言依阿保厥身朝旦作

仇敵晚暮稱君臣遂使三綱斁正道日湮淪其行既如此而可名爲人當時推德量謬與殊失真悠悠百世下當辨王與珉

張永德 有序

周世宗與北漢戰高平周將與愛能等先遁世宗幾不免欲誅愛能等猶豫未決張永德曰陛下將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百萬安得用之世宗稱善斬愛能等七十餘人自是驕將惰卒始知警畏所向有功予嘉永德之言與世宗之斷故賦此詩

王者馭將士養之當盡仁賞罰在明信行之戒逡巡姑徇務姑息號令從弗申雖有百萬衆國勢何由振世宗戰高平驕將遂先奔安危與強弱其幾於此分遂収七十輩斬以徇六軍威權既振擧所向成大勲爲君雖善斷言者固良臣偉哉張永德吾思見其人

李沆

宋真多良輔李沆忠且賢用人遠浮薄治道此最先敬君務養德制事於未然節用而愛人處心良惓惓私謁格不行言利皆棄損外憂足自警此語真可傳煌煌祖宗法恪守一無愆功業盛當時流光照簡編後來王安石變更任輕儇衰微自此始後世宜鑑焉

王旦

王旦美德量輔相宋真宗恭勤守舊章政令一以公孜孜訪賢才籍記需登庸奔競且沮抑矧肯私姦宄朝廷有大事制斷何從容至誠篤憂國視與家事同被服尚質素不易儒者風左右十八年慎始而敬終天書不復諍無乃失之道春秋責賢備公非亦無窮

岳飛

南宋推四將岳飛爲第一仁信智勇嚴五者一不失精忠誓報國書背皦白日南征既平盪北伐尤奮疾所向無不捷醜虜皆膽慄中原指日定萬姓庶寧謐主昏容姦相賣國恣讒嫉驚飆吹挫折冤哉天下恤天道竟茫昧姦賊脫斧鎖百世嚴誅貴幸存史臣筆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八

七言律詩

辛亥正旦

正殿初開徹曉鍾繡簾高捲見臣工
三朝禮樂遵月聖萬國衣冠慶會同拚拂[illegible]
煙浮動細紫風
皇家創業誠非易夙夜深懷付託隆

將祀

南郊既誓戒羣臣夜坐齋殿詩以述懷

郊壇[illegible]蒲羣臣齋設清嚴不受塵
高廟存心恭寶訓太常謹禮進銅人爐煙輕颺春風細池
水深涵夜月新
上帝高居有明鑒秖憑誠敬格蒼旻

春早朝回御書殿閱琴書有作

旭景曈曨曙色微和風淡蕩拂旌旗外庭朝罷千官後
東閣簾開靜坐時閱古已宜披竹簡娛情還復理朱絲
泠然一鼓陽春調擬續南薰解慍詞

春城寓目

層城樓堞凌雲起暇日登臨引興長西望衆山增晉冀
東來諸水帶衛漳光風巳[illegible]禾麻長細雨初晴草木香

重念興圖今一統可能恩澤似春陽

恭讀

高廟御製嘉禾詩

嘉穀秋成獻
御廷昔時祥應至今傳
皇仁廣大乾坤合
睿藻光華日月懸制移設興黃竹詠漢高空賦大風篇
如
聖製超前古萬世長留琬琰編

春雨初晴聞鳴鳩有作

晴[illegible]熙熙宿雨收宮城東畔聽啼鳩連聲不斷如相喚
竟日頻呼類有求行客定應憂潦水耕農政爾事田疇
物情總遂陽春意聒聒和鳴故未休

苑中柳色盛青聽新鸎喜而賦此

御堤楊柳綠煙深拂曙新鸎動好音苑內風清疑奏玉
枝間日出照栖金嚶求友聞周雅何[illegible]鄉不越[illegible]
剩咏時来間靜聽不須理瑟更調琴

池萍初發游魚戲泳可觀欣然有作

浮萍蕩漾水平池正是潛鱗出泳時玉鑑影涵驚潑剌
翠細光動見參差爭吹清沫成微浪紛逐飛花颭碧漪

於物昔聞靈沼詠歌吟亦欲繼周詩

春半久晴忽微雨連朝賦此志喜

當春宜雨久不雨忽喜瀟瀟入夜深連日霏微滋萬物
及時優渥是甘霖游魚躍浪嬉來沼舞蝶穿花向上林
最是農夫方秉耒不勝膏澤感天心

憶侍從北征 二首

昔年漠北從
皇塵親見揮戈挺合圍煙霧演漾皆殺氣風雷震動總
天威全俘叛虜營中獻生縶名王馬上歸恩詔連頒撫降
附盡消寒泣布春暉

六軍徵動馬如飛擊鼓鳴鐃奏凱歸愁見昭君青塚在
更憐漢祖白登圍中天雷霆聞
神器北地山河震武威偏刻石崖紀
皇猷萬年日月共光暉

春城霽景

城上雲霞開曙色遲遲曉日照旌旗流鶯驚逐桃花遊
舞燕偏迎柳絮飛坐看晴光融苑囿已知春意足郊圻
東阡南陌多車馬簫鼓嬉遊正及時

清河

郡城西北好山多周道逶迤帶此河煙柳千行環翠渚

虹橋百尺跨滄波中流日日鳴鳧鷖隔岸人人採芰荷
幾度巡遊歸駐蹕馬前宮闕見嵳峩

臨湖上小閣

春湖浩浩水生漪小閣清幽傍水湄翠柳雨晴飛燕子
綠荷波暖戲魚兒怡神閒愛澄明鏡撫物方當駘蕩時
別有清音可人聽流鶯不斷隔花枝

仲春微雨花木芳菲可愛賜輔臣宴示以詩

鶯啼燕語禁城闉想見陽和遍九垓細草喜從煙外看
繁花競向雨餘開發生人物於中妙燮理尤資輔弼諧
共對春光酌春酒迺時更[illegible]蒿萊

晨望海霞

未明花影尚濛濛一片晴霞出海東初望九光承旭日
旋看五采映長空疎星殘月微茫外碧水丹山照耀中
滿目繽紛如散綺玄暉詩句故能工

木邦貢使至

南詔西來萬里程頻年奉貢效勤誠驛騮作隊銜金勒
馴象成羣絡翠纓曾遣使軺宣詔令竟修臣職事朝廷
華夷何幸皆寧謐一統爲家樂治平

新竹

隔年閒地種篔簹春笋初抽犢角長錦籜乍翻微露玉

綠筠漸老半含霜喜看密葉籠煙霧終見高枝引鳳凰
管取歲寒堅晚操四時相對色蒼蒼

惠河春浪

惠河之水日悠悠源自西湖一派流隱映雲霞如濯錦
下通郊郭可乘舟沙邊杜若參差長波底魴魚自在游
若欲青春觀祓禊風光全勝曲江頭

付老將遼奇

未數條侯細柳營
先朝征伐眾知名縱橫麾下三千卒磊落胸中十萬兵穩
域只今連鼙虜老成終合任長城安邊自是明時事李
牧功名在繼承

雨後

急雨初收日向晡高城樓堞散啼烏天邊斷霧時開闔
風裏餘霏乍有無菱沼波添纔欲滿藥欄花重不須扶
惟憑禾黍增膏潤免負田家用力劬

東苑觀馬

貢來多是出昆侖鳳臆龍髯閒虎文周代瑤池空騁駿
唐家沙苑謾成羣四蹄超越光如電八尺昂藏氣噴雲
漠北至今殘虜在須教汗血建奇勳

種竹甚茂

誰言北土不宜竹此地多栽今百竿龍孫競向三春長
翠羽偏宜九夏看月下紛紛雲影亂風前颯颯玉聲寒
會高千尺並結實白日青霄來鳳鸞

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

似聞溟海息鯨波近歲諸番入覲多雜遝象胥呈土貢
微茫島嶼類星羅朝廷懷遠須均及使者敷恩合徧過
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

海子橋

海子澄流如素練長橋跨水似晴虹行人久無褰涉苦
疊石誰知結構工華表風高開鵁鶄玉波秋靜見蛟龍
倚闌更向南頭望瓊島煙霞翠色濃

夏日雜興 五首

澹澹輕風拂柳絲廉纖微雨更相宜一年最是清和景
萬物方當長育時黍稷禾麻期秀發蓬茨稂莠惡蕃滋
盛時治理皆如此坐對韶華有所思
右苑書殿對層城朝退從容驗物情南土正當梅雨潤
北州方發麥風清黃鶯求友頻相喚紫燕將雛近不驚
坐對簡編閒自適時來百舌已無聲
城闕逶迤淨俗氛沉沉宮漏晝稀聞山籠霞采丹青障
花落苔堦錦繡文蘭館抽絲呈白雪藉田收麥委黃雲

農夫蠶女多辛苦想得功成喜慰均
殿閣深深五月涼封章閱罷晝偏長階前纍纍薔薇影
池上芬芬菡萏香農叟田疇方困悴行人道路亦劬勤
宮城清邃無炎暑坐念餘陰及四方
綠綺泠泠已罷彈西山雲淨見巑岏金爐沉水當筵暖
玉盌清冰照座寒乳燕近窺青瑣闥遊絲低罥赤闌干
幽風無逸存圖畫取次閒庭一再看

食藕

莫訝根株出淤泥中通外直故清奇好花曾向金塘發
異種原從玉井移洗出初疑冰作柱剖當還見雪為絲
堆盤脆美人人愛風味偏於九夏宜

雨後葵花盛開殊可人意

暑雨初晴曉氣涼園葵豔豔吐鵝黃世誇衛足傳前史
我識傾心嚮太陽翠色還欣舒茂葉清風時得送微香
古來愛玩多題詠曾記唐人擬道粧

水亭夏日偶賦

隱隱輕雷送雨過悠悠池水綠生波碧簾稍覺通花氣
畫舫遙聞起棹歌語燕啼鶯當戶近遊絲飛絮傍簷多
城頭一點西山色更愛雲端擁翠螺

水亭偶成

臨流亭館淨無塵落澗流泉處處聞半濕半乾花上露
飛來飛去嶺頭雲翠迷洞口松千箇白占林梢鶴一群
此地清幽人不到惟留風月許平分

四郊秋熟有喜而賦

嘉穀登場屢豐此心樂與萬民同時平已見倉箱溢
秋報應須享祀隆遙想和風生畎畝亦知喜色到疲癃
一年勤力將休暇擬布仁恩為勞農

秋雨初霽西山如畫登樓寓目率爾成詩

西山北去連東海千嶂排空似削成累日雲迷看莫辨
新秋雨洗望偏明青霞紫霧通三島翠壁丹崖接五城
向晚登樓聊縱目詩懷相對有餘清

撫松

託根何必盡徂徠斵地新移內苑栽在世已知辭剪伐
干雲須借厚封培卑枝簇簇含蒼霧密葉纖纖覆碧苔
添着篔簹連秀色歲寒坐對亦悠哉

聞鵲聲繞庭

清晝從容坐內庭喳喳晴鵲傍人鳴聲當殿閣如相和
獨下階除亦不驚豈比凡禽空備物知於喜事故能靈
頗聞番貢今踰海或者趨朝已及京

觀松下石泉潺湲可愛綠陰偶坐清意洒然

長松低覆石泉流清響泠泠落澗幽根繞寒巖蹲虎豹枝撐晴碧卧蛟虬四時雲霧常如暝六月林巒只似秋即此蕭閒足真趣高山深谷底須求

月夜聞苑中鶴鳴

苑樹風生月正明夜中閒聽鶴長鳴緱山笙去仙遊遠赤壁舟廻客夢驚汗漫似懷三島迥徘徊應愛九皋清胎禽自與凡禽異想見松巢玉露零

荷露

池面高荷翠蓋擎亭亭擎露比金莖蚌胎孕出生初滿驪頷探來睡未醒月下光明真的皪風前蕩漾或欹傾娛人別有清香異對此翛然遠俗情

早秋苑內觀瀟菊

小苑移根近綠池婉娫翠葉託高枝驪珠錯落含風潤馬乳晶熒帶露滋曾向雕盤堆紫玉還從銀甕瀉金卮涼州一斗千年事旨味移人世共嗤

賜武當道士還山

黃冠白髮紫綃衣久服松華住翠微北極虛危玄象正中天樓閣瑞煙霏佩來寶劍龍騰匣煉就金丹虎衛扉萬里趨朝又還去山中應長玉芝肥

題柳塘鷺鷥扇面

皎潔團圓宜六月齊紈湘竹製來輕柳絲細拂冰壺淨鷺羽閒梳玉鑑明揮洒亦知清興遠動搖偏愛嫩涼生眼前一段西湖趣不用蒲葵也自清

題山水畫屏

齋殿前頭敞畫屏無邊風景似林坰江光赴海微茫白山色連雲迤邐青芳草一枰松下石清風孤榻竹間亭閒來雖得供吟玩未抵盤盂有著銘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三

七言律詩

罷川蜀湖湘採木之役

都邑經營事未完深思民力取材艱由來川蜀嚴崖險
況復江淮道路難州縣伕夫皆勑罷朝廷遣使悉徵還
明明殷鑒半宮室不見宣尼有永歎

清明謁

二陵作

節屆清明又暮春
二陵恭謁重傷神盤盤陵寢山川固鬱鬱松楸雨露新萬
古
神靈安吉兆兩朝恩德洽斯民清冷一道流虹出慶衍洪
源億萬春

望房山蒼翠可愛

西山盡處見房山疊嶂層峰百里間秀色近連雙鳳闕
祥光常映五雲鬟豈無隱者深棲息應有飛仙數往還
松柏藤蘿塵境外擬因閒暇一躋攀

久雨河水泛溢漕舟畢至

經費全資歲漕功春餘淮濟水初通畫船運載千艘集
白粲來輸百郡同常為恤民差力薪只因為國願年豐
近來倉庾多充積不怠勞勤自老農

命移玉簪花於文淵閣之西

名花一種擅秋光新遣移根近玉堂未許初霜欺素艷
多因明月隱幽芳夜當天祿藜相映春駐蓬山雪有香
自是儒臣含藻思廣平詞賦合敷揚

久雨初晴頗有秋意閒步西苑率然成詠

積雨初收宿霧消嫩涼冉冉逐輕飈從知金氣三秋應
試看銀床一葉飄迢遞雲霄聞唳鶴淒清池苑帶鳴蜩
襟懷瀟灑無閒暇行看西山過畫橋

太嶽太和山進榔梅

福地由來造化鍾移梅附榔見神功開花便覺先春意
結實從知兆歲豐雨露滋培存異植風雷呵護表靈蹤
每因嘉貺思
皇祖家國清寧澤不窮

食桃

鮮桃五月皆成實枝上纍纍瑪瑙珠始摘雲霞光爛爛
飽經風露味甘腴華林園種何曾異王母盤盛未必殊
食罷還思種遺核明年春意看紛敷

吏部奏擬諸郡邑官既量才授職退而有作

國家大本在黔黎郡邑親臨寄撫綏旌別循良傳漢史

詠歌豈弟見周詩啟勸箴規合時事精白成名異日知
位使課功能不負賜金增秩更何疑

薄暮風雨驟作旋復開霽夜月皎然

飛雲暮送千山雨捲地驚號萬里風頻覺餘霞閃光影
即看游氣轉鴻濛晚禾正在涵濡內老樹何堪震蕩中
未過二更天宇淨一輪明月照疎桐

南夷入貢二首

蠻夷從昔居荒外筐篚于今滿闕前已是累朝修職貢
寧論萬里隔山川摅誠悃愊封章見致語侏離譯史傳
推結卉裳非一類時平玉帛亦應編

先朝聖德乾坤大絕域遐陬雨露通自昔蠻酋皆異姓即
今人事漸同風樽罍陳陛丈裀藉象馬充庭錦罽蒙為
禮在誠非在物懷柔應合鈔恩濃

夏夜雨霽見螢火作

梢雨初收暑氣清庭階點點度飛螢微光稍似隋珠赤
冷焰難看漢簡青敢向清朝隨皎日聊於閒夜映疎星
陳根腐草能生汝誰識乾坤變化情

秋晴連日忽復陰雨恐妨穡事因成短句二首

秋來日日見晴光忽復陰霖徧下方正喜禾麻皆可刈
還虞塗潦或相妨苔花冉冉侵階砌梧葉蕭蕭墜井末

已得炎威頻潛卻不須紈扇更揮揚
無嗟屏翳猶行雨秪訝飛廉未起風萬宇涼聲含淅淅
四郊陰靄更濛濛田間黍穗深廣黑池面荷花已墜紅
欲得長虹將晚照明晨仰見日生東

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得樂毅破齊有功後
以讒去因覽地志感而賦此

黃金不惜置高臺當日英豪結駟來郭隗雖非高世士
樂生自是出群才平齊功大終難遂客趙身存竟未回
可恨讒言隳盛業至今行者重徘徊

中秋夜看月

安坐高亭露氣清萬方此夕共秋晴光含天地冰壺淨
影澈山河玉鑑明豈有笙歌娛夜景稍聞砧杵動寒聲
月華隨處皆堪賞卻歎虛遊過廣陵

暮秋述懷

碧空雲淨雁南飛露下平蕪晝未晞楊柳受風陰已薄
梧桐經雨葉全稀
朝庭撫節思嘗稻邊戍迎寒欲授衣四序循環不停執古
人猶惜寸陰微

兵部奏遣近臣巡邊關飭守備因而有作二首

青山迢遞排關城舊戍新屯總駐兵雖在時平宜鎮靜

獨知師律貴嚴明烽煙北瞰沙中磧笳鼓東連海上營
擁傳巡行莫辭遠咨詢還欲見羣情
獵獵秋風卷大荒關榆塞柳已經霜從來有道安中國
不以無虞弛外防慎守秪須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
顧予念慮長存此況在
先朝有舊章

武臣於今皆得世襲選授既畢賦詩述懷

聖祖戎衣定天下桓桓諸將爵遵逢官封總荷當時寵世
祿還酬昔日功法制分明誠已得子孫繼續莫忘忠朝
廷淑慝清鑑賞罰推行秉至公

遣虜使北歸 虜酋寇邊至是悔過

漠北來朝已半年茲晨臨遣更垂憐鴻恩綏撫從
先帝大德生成體
上天冠盜頻懲前習俗衣冠宜滌舊腥羶邊頭渺渺膏腴
地歸把犂鋤足自全

其二 時虜自相攻殺部落奔散

胡運衰微勢不支豺狼吞噬跡交馳塵沙風捲迷何向
部落星離失所依尚想戒塗心耿耿也知戀闕思依依
遠行度磧多防慎況是秋深雨雪霏

秋夕望月援筆遣興

禁裏高樓百尺臺樓前風靜晚雲開初聞新雁城南度
遙見涼蟾海上來大地山河涵皎潔層層星斗共昭回
湛然襟宇同天宇坐對虛明亦快哉

奉先殿嘗稻退而詠懷

太常薦稻遵朝典
清廟焚香肅禮儀總荷
聖靈垂福澤遂成豐歲足黔黎
龍顏儼若羨瑞見
天德深存寤寐思享祀告功應合樂頌歌今得配周詩

詠藕

菡萏開花十里香碧波深處藕初長何曾衆竅汙泥滓
自是清姿比雪霜隨手擘來連玉縷可人嚼處勝瓊漿
乾坤正此炎歊熾少助襟懷一味涼

霜後薄霧忽晴

剷城十月清霜落一夜朔風號不停向曉忽看陰氣斂
中天仰見日華明池塘水淨冰將結苑囿林喧鳥自鳴
却憶陽和到寒谷由來可愛是冬晴

孟冬晴望郊外

孟冬風氣漸淒淒何處行人四牡騑猶有黃花含露發
已無紅葉帶霜飛連湖鳴雁辭遙塞縹緲輕霞映翠微

正是農家收穫罷烹豚釀酒敞荊扉

冬夜雪霽明月在庭對景偶賦

朔風忽起同雲散飛雪初停皓月升滿地瑤華凝皎潔中天蟾彩更分明重樓屢聽寒更轉萬籟無聞夜氣清自覺襟懷塵慮息炯如湛湛玉壺冰

殘雪欲霽望萬歲山林木如畫

霽景遲遲靄九霄雪凝鳩鵲未全消琪花璀璨凌寒積瓊島崔嵬入望遙對曲池舟知興畫瀾橋架婁覺情饒天然景物真堪愛豈素刊前未易描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四

七言律詩

正旦

履端嘉節今朝屆筐篚來朝萬國同接覲瑞華餘臘雪海天旭日動春融新年共樂逢亨運多壽惟慙祝眇躬太史觀雲知有喜考占豫報協年豐

大祀

南郊

南郊對越秉中忱穆穆祇承上帝臨星月交輝天澹澹風雲不動夜沉沉升歌九奏陳三獻顯相諸侯共一心焚燎禮成還四望彤霞光映紫壇深

京華早春

臘雪初消淑氣融春光先到上林中已看細柳舒新綠即見夭桃發小紅好鳥數聲嬌轉日遊絲千尺細縈風韶華滿眼宜清賞此樂還將四海同

東苑春晴

海色曈曨啟曙霞苑中高柳散晨鴉溶溶池水初消雪的的墻桃已著花陽氣及時當發育春光隨處有芳華乾坤覆載無遐邇想見東風徧海涯

燕子來

春燕初歸擇畫梁飛來飛去自雙雙銜泥傍草緣池岸
拂水穿林度苑墻時逐落花相下上更隨飛絮共悠揚
營巢養子成生計莫向東風只謾忙

人日喜晴

由來人日最宜晴共喜今朝霽色明翠島霞光連內苑
玉池冰影映皇城三陽新歲初開泰萬物當春總向榮
天地清寧黎庶足願同海宇樂昇平

春望

春雲淡淡雨微微忽復雲開雨霽時閒向靜中觀化育
更從高處望郊圻青山碧水娟娟色穠李鮮桃豔豔姿
更喜農民知務本大家齊力在東菑

春日臨池

方池流水碧粼粼池上東風淑景新翠柳煙深啼好鳥
綠萍波暖戲游鱗沙明島淨融和日雲影天光浩蕩春
不用臨清思祓禊靈臺一點自無塵

苑中春雨

霏霏拂拂更瀟瀟好雨春來暮復朝濃綠涵濡芳草長
亂紅霑濕落花飄碧池新水流應滿紫陌輕塵暗自消
閒對上林清意足黃鸝不斷語聲嬌

上林即景

上林晴望意偏怡暖日融融淑景遲蝶翅雙翻花影動
鶯聲百囀柳陰移盈盈傍沼看飛絮冉冉隨風見墮絲
感荷陽和均化育從知海宇共春熙

觀落花偶成

驚風三月始春嬌零落紛紛謝故條點向綠苔隨地密
飄如紅雨度溪遙便同輕絮飛使攬無迹遊蜂舞傍橋
不是陽和欲成實肯教攢簇獨先凋

東風綠樹

苑囿韶光三月時東風千樹欲含滋絮柳漾日明青靄
密葉浮空漲綠漪飛絮舞時春色晚流鶯啼處午陰移
蔥蔥蔚蔚濃於染信是陽和造化奇

柳塘春水

塘上春抄濃似霧塘中春水浩平橋清涵麗日溶溶暖
翠挾東風娜娜飄游泳錦鱗吹落絮佪翔繡羽避垂條
波光林影皆真趣擬趁陽和放畫橈

聽雨

春來好雨靜宜聽況復瀟瀟徹夜鳴已透黃蕪添爽氣
還隨銅溜滴殘更沾濡豈但三農喜發育應知萬物榮
最是及時民慰望四郊新麥想青青

龍池柳色

溶溶新水溢龍池池上垂楊色更奇殘雪早春分縷縷
暖風遲日舞絲絲空濛曉黛涵明鏡綺旎晴波漾翠旗
最是來時滿淸聽流鶯常在最高枝

花塢夕陽

花塢融融映夕陽東風已覺晝偏長芳菲稍轉遲遲影
搖曳還飄拂拂香語燕啼鶯情不盡游絲落絮態仍狂
陽春化育眞堪樂亦爲桑榆發景光

春水綠波

春融太液三千頃水面風來杜若香細蹙龍鱗平渺渺
倒含山影淨蒼蒼煙中暖漲蒲萄醱日下晴翻背翠光
流出宮城還汗漫遠輸東海汎扶桑

苑中夕霽

積雨初收見夕陽苑中萬物倍輝光花承返照娟娟淨
葉帶餘滋冉冉香翠巘歸雲飛縹緲綠池流水漲汪洋
光天茂育循時令坐對陽春思不忘

新鶯百囀

風光澹蕩日華明坐聽春城百囀鶯紅杏香邊嬌似語
綠楊深處更多情清和初訝昭華琯宛轉還疑伊洛笙
何似共時鳴布穀飛來飛去只催耕

細雨

春來時雨細濛濛造化應成發育功空外霏微初似霧
簷前飄拂亦因風繁花低壓臙脂濕芳草深含翡翠濃
正是三農勤事日大田預喜遂年豐

經西苑偶題

退朝稍暇餘閒際西苑從容偶一過萬苑繁花渾似語
閒關好鳥亦如歌廣寒殿近汀洲靄太液池平灣綠波
更憑闌干望西北好山插漢鬱嵯峨

歸鴈

秋高避冷向南飛此日來春又北歸代朔不辭關塞遠
微軀已就稻粱肥湖波浩蕩今逾暖朔雪蕭條尚未晞
憐爾往來須慎重虞人矰繳亦多機

春日登萬歲山

廣寒宮殿俯天中春日登臨逸興濃西北好山青湧浪
東南流水玉爲虹融融原野芳菲合浩浩乾坤眺望通
八極澄明絕囂翳閒看鴻鵠繞高空

雨晴望上林

雨晴風暖艷陽天萬苑園林帶綠川楊柳拂煙添曉色
桃花含日弄春妍白雲翠嶺開圖畫語燕流鶯簇管絃
無限韶華明望眼融和時物對年年

雨中春樹

黯淡層雲挾雨飛雨中嘉樹濕淋漓翠含翁鬱煙光合深入溟濛霧氣滋花畔可能栖粉蝶枝間時自語黃鸝畫圖米董稱高品那得天然似此奇

送春

送春時節雨霏霏剪剪輕寒尚在衣芳草芊綿隨地碧殘花散亂繞林飛頻驚節序遷移數漸覺園林眺賞稀幸是田疇沐膏澤四郊農事正維時

香山雲樹

都城四面多幽勝惟有香山勢最奇峯頂白雲春縹緲岩前翠樹曉依微豈無隱者餐黃獨或有高人茹紫芝引望崔嵬動遐想欲招遺逸起巖扉

初日照翔鳳樓

日華初映鳳樓東繞檻雲霞五色紅瑞景分明接霄漢晴光浮動滿簾櫳西連碧嶂清無際左挹滄溟浩不窮閒倚朝陽吟翩翩待看阿閣下噰噰

新移小竹

數竿新竹臨池上移得瀟湘碧玉姿曉月斜明垂露葉春風漸長拂雲枝稍聞涼雨龍吟夜會見高秋鳳下時衛武當年賦淇澳至今吟詠係遐思

瑞麥

嘉麥偏承膏液滋丹墀喜見進來時已同興國生三穗還似貞元出九岐金縷耀芒紛蕊蕊玉珠垂實並累累皇天錫貺民生遂不數銅池五色芝

夏夜作

簾幙初息暑初輕清坐前楹欲二更高閣微風傳刻漏中天明月照觚稜為彫當用金莖露當席何須玉井冰但得滂沱注甘雨四方總為滌炎蒸

六月雨

坐愛瀟瀟著氣微雨來正為夏來時初看滲漉無崩砌已過湖盆復散絲堂下珠簾應合捲座中羽扇不須持三農共切雲霓望沾足田疇喜可知

望西山

爲倚西山紫翠重九霄削出玉芙蓉清如匡阜峨眉秀勢比終南太華雄佳氣晝騰皆作鳳密雲春起亦隨龍都城右拱形勝滄海迴環近在東

臨池玩月

平池渺渺金波漾涼夜沉沉玉鏡懸璧兔浴光淪曲渚明珠浮彩照澂淵風含楊柳秋先到露浥芙蓉夕更妍清景娛人成久坐乾坤俯仰思悠然

荷池對雨

驟雨荷池七月寒。池亭閒倚碧闌干。明珠泛漾玻瓈盌
碎玉琮琤翡翠盤。粉下輕鷗還泛泛。已添新水漸漫漫。
獨憐數點淡淺裏憔悴丹渠不耐看

秋夕聞鶴唳

夜深涼露月華明何處仙翁警露鳴海上或尋三島去
人間常識九皋聲高秋渺渺雲霄闊逸氣飄飄羽翮輕。
何待瑤琴再三弄臨風一聽不勝清

雨洗秋山

雨餘一帶西山色洗淨浮嵐紫翠開秋接金莖通沆瀣
光聯玉笋露崔嵬分明歸鶴孤飛雪似潑奔泉萬壑雷
閒看秋清九千仞絕勝東海望蓬萊

待月

良宵風露寂無譁久坐東溪月乍升漸送冰輪轉遠溪
須臾玉鏡掛高城下通八表光無際上映中天澈太清
應合霓裳同皎潔一塵莫遣累虛明

秋山

萬里纖埃淨碧空。秋山清露玉芙蓉紫岩渺渺雲光白。
繞澗離離樹色紅。樵徑或侵飛瀑雨僧鍾時逐度溪風
林巒莫道惟春好對此澄明趣自濃

池上月

池面風微瀲灔清。月輪初上綠波平。銀蟾影落冰壺淨
玉兔光涵寶鑑明。已近廣寒通桂殿虛疑貯水隔蓬瀛
清冷深處蛟龍窟一夜珠輝徹紫冥

遠岫歸雲

重巒遠山帶夕暉歸雲繚繞傍巖扉定因作雨從龍出
亦便隨風伴鶴飛度澗寒光猶渺渺縈林素影自依依
曾看日下呈祥瑞五色氤氳近紫微

雨後觀泉

山中雨過歛雲煙山下泠泠瀉瀑泉落澗乍疑鏘玉珮。
鳴渠還似奏朱絃泓渟可鑑三秋月清淺能含萬里天
東去滔滔勢無盡激為濤浪匯為淵

月夕

歛閤涼生夜氣添來臨清籟忽三更挂花簾外香風度
梧葉階前玉露零大地山河懸月影千家砧杵動秋聲
襟懷瀟灑渾無慮惟有蓬州尚繫情

五華翠色

五華特立鬱蔥蔥下有飛泉瀉玉虹翠岑夐當銀漢表
青屏時映綠雲中東涵太液波光近北接居庸地勢雄
每向朝來觀爽氣廬山未足詫芙蓉

流水

千流萬派總朝宗浩浩湯湯勢不窮時作波濤矜壯悍。直趨溟海擴涵容泝洄尚想詩人詠疏鑿寧忘往聖功。濟涉欣思舟楫利東西南北往來通

西山白雲

半空岩岫聳西山雲氣英英靄翠間挾雨不從龍變化。隨風時共鶴飛還應知樵客行迷遠定有林僧坐對閒。更想高人在深處擬令使者訪松關

園林秋霽

園林秋望淨浮煙積雨初收霽景鮮霜葉清含紅樹杪霞光迴映碧池邊聯翩初見雲端鴈斷續稀聞柳下蟬。處處羔豚祀田祖喜聞社鼓報豐年

竹窗聞風

小窗脩竹翠蕭森竹裏清風日滿林雲際鳳鸞如學舞。空中竽籟自成音坐來每覺添清思朝罷常因適素心。豈獨相娛在朝夕冰霜尤愛歲寒心

九日登萬歲山

良辰已及千官宴清興還遊萬歲峯黃菊叢叢含露白。青林葉葉得霜紅。憑高自愛天容淨望遠時欣歲事豐。城郭周迴簫鼓沸。歡娛更喜庶民同

秋日駐清河

秋風木葉滿林紅。駐馬高原一望中渺渺河流通碣石。岩岩山峽見居庸黃雲匝地催收柔白日長空看射鴻。喜聽老農傳好語全家溫飽荷年豐

雨後觀西山

雨過西山一片晴芙蓉千疊畫難成散開雲氣青於染。映帶霞光翠更明中嶽松高宜並秀南州廬阜亦同清。根盤厚土深無極長作京都萬歲屏

冬日可愛

玄冬時節當嚴沍每愛羲和抱暎人輸共仰雖靈能布暖初升暘谷似逢春昔賢已有飲醇句窮巷寧無曝背人。開說趙衰曾比德因之感慨憶良臣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四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五

七言律詩

兩朝實錄成有感

恭惟
祖考承
天命朝覲謳歌會萬方赫赫功勲過殷夏明明道德繼虞
唐丕昭聖武乾坤正茂闡神文日月光今日已昔書琬
琰思瞻
龍馭却心傷

史館進兩朝實錄有感 三首

重熹
光朝國史成不勝感恭在中情謨謨廣遠乾坤大功德光
華日月明赫赫萬年垂訓則悠悠四海荷昇平古來王
業隆崇遠宵旰惟應勵崇行

巍巍
祖考握乾符禮樂昭宣古所無八表涵濡同雨露重華紹
績擬唐虞貽謀極荷
恩深厚纘述深慚質實愚金櫃臨丈欣感集益增崇仰在
清都

焚香兩轉三回讀武烈文謨重啓予公論豈徒昭史筆
神功直足配虞書質文並尚真無美忠厚相傳信有餘不
獨辭名施蠻貊千秋萬歲仰隆譽

賜史官宴

兩朝實錄史臣書玉匣金縄秘府儲
聖德神功皆可法皇猷帝典未應殊朝廷慶賜恩惟厚翰
墨編摩力已劬清旦芳筵勞恭酢載歌湛露共懽娛

立春 三首

曙色初分玉漏中迎春令出喜城東條風應候三陽泰
律琯飛灰一氣通瑞靄乾坤豐歲兆歡騰朝野笑聲同
辛盤綵燕酬嘉節千載明良宣易逢

東風習習肇青陽鳳閣龍樓日漸長太液波光微轉綠
御堤柳色欲舒黃泥牛送冷寒隨盡綵燕宜春百事昌
願體乾元施雨露臣民總總樂時康

序肇青陽斗建寅熙熙萬物總精神泥牛擊處寒威盡
玉琯飛時淑氣新雨後草芽將出土風前柳眼欲窺人
江山秀麗三陽泰化日光天萬國春

大祀

南郊
紫壇香處鶴雲煙赫赫神光玉几前精白一心嚴對越

駿奔百職效誠虔韶鈞協奏風生殿圭璧呈輝月在天
仰荷
蒼穹貺景貺永隆
宗社萬斯年
慶成宴 三首
金鑾殿上曉風清秩秩筵開慶禮成一念格
天將景福萃臣工胙洽歡情簫韶樂奏來祥鳳仙醴香飄
出玉墀信是太平多惠澤時和歲稔樂蒼生
大祀南郊禮告成臣工拜舞慶昇平殿廷俎豆如星布
文武衣冠照日明光祿珍羞兼福胙教坊鼓吹奏新聲

從來治道資賢輔天保君臣萬古情
南郊祀事喜晴明文武衣冠曉慶成仙樂鏗鏘鳴玉陛
華筵陳設滿彤庭祥風瑞日融和景虎拜嵩呼祝頌聲
萬國同歡春浩浩天開寅道泰階平
新正 四首
承
天繼統御華夷喜值新年事物宜春滿乾坤隆泰運世興
禮樂濟明時九重宮闕祥雲繞萬里江山麗日遲資爾
羣臣匡化理普令四海樂雍熙
瑞日遲遲炫紫宸乾坤妙化轉鴻鈞香飄玉殿東風軟
暖入金臺瑞氣新四海衣冠朝正朔九天雨露布仁恩
履端有慶人同樂永保皇圖萬萬春
恭承大統際文明淑氣俄看滿鳳城玉帛會同朝萬國
雨暘時若遂羣生雪融御苑梅渾白春入宮垣柳乍青
明目達聰宣德政千年景運慶昇平
斗柄回寅歲序遷時光物色總鮮妍三陽開泰江山麗
萬國朝元德化宣寶殿葱葱騰瑞氣金門藹藹裊祥煙
太平有象人同樂鞏固皇圖億萬年
新春即事 四首
錦韉玉勒踏春行天氣融和品物亨嫩柳池塘新漲滿

落梅庭院暖風輕尋芳粉蝶初翻翅出谷黃鶯尚澀聲
九十韶光纔一二無邊光景快吟情
天開泰運肇三陽一氣回春遍萬方草色漸從煙際綠
柳絲初試雨中黃雪消淺岫羣峯秀冰泮龍池一鑑光
最是升平多樂事瑤筵滿泛紫霞觴
春回宇宙歲華新天地絪縕萬化醇瑞日祥風開壽域
葭灰律管應洪鈞三農耒耜興東作四海衣冠拱北辰
上苑由來多勝景柳枝花萼早含春
喜遇三陽開泰時乾坤萬彙總熙熙黃鶯出谷聲猶澁
粉蝶尋芳舞更遲寶殿金門騰淑氣龍樓鳳閣麗晴曦

暢懷最喜韶光早，綠筆銀箋好賦詩。

御溝冰泮

御溝正月暖溶溶，初解清冰一道通。濺濺來春紛躍鯉，泡泡映日似流虹。西連瓊島微茫際，上接銀河縹緲中。好向下方為潤澤，即今四野漸興農。

平堤新柳

東風十日春猶淺，細柳出絲拂地輕。幾樹嫩黃分馬色，萬條新綠引鶯聲。隨風嫋嫋仍無力，臨水依依似有情。歲歲陽和偏應早，來閑桃李競光榮。

黃鶯出谷

東風扇暖日初晴，金縷衣裳巧製成。出谷尚嫌春色早，遷喬猶怯曉霜清。催花雨過渾無力，解凍風來漸有聲。明日擬看宮樹上，清歌百囀雜鸞笙。

元宵 三首

天上重開不夜城，人間佳節近新正。鼇峯萬疊排雲起，火樹千枝奪月明。紫殿彤樓浮瑞氣，鳳笙龍管協歡聲。太平無事民同樂，何必追遊到廣陵。

皓月當天夜正長，祥煙瑞靄汎晴光。九華燈裏開瓊宴，萬歲宮中獻壽觴。玉燭四時歌叶順，瑤圖千載慶隆昌。欲因風景同民樂，擬把繁華比上陽。

鼇峯萬疊翠巍巍，太液澄波一鑑開。寶月光隨仙樂起，金蓮花簇畫船來。祥雲縹緲連三島，春氣融和遍九垓。最喜良宵同宴樂，衣冠濟濟總賢才。

上林春色

春來天氣正融融，景物無邊禁苑中。艷杏夭桃開麗日，遊蜂戲蝶逐香風。雨餘太液波光遠，雲擁蓬萊樹色濃。正喜皇都春富貴，鶯聲又起畫樓東。

芹塘新燕

雙燕營巢二月時，芹塘草色汎晴暉。堤邊幾度銜泥去，雨後頻來掠水飛。柳徑花蹊時趁伴，雕梁畫棟舊相依。上林千載春長在，莫向秋風萬里歸。

小山春曉

蓬萊仙境舊稱奇，況是芳春欲曙時。五色雲中開錦幛，萬年枝上囀晴曦。鸞翔鳳翥天光迥，燕語鶯啼晝景遲。西去金門纔咫尺，更從何處訪瑤池。

御溝春水 二首

河冰初泮碧流長，太液春波共渺茫。萬頃晴光浮麗日，一泓秀色映垂楊。清涵鳳闕粼粼動，暖汎芹泥點點香。流出宮城應浩蕩，好為霈澤被群方。

春風蕩蕩日融融，天上銀潢一派通。積雪消殘瓊島外。

落花浮出鳳城東。會霄星斗澄清鑑太液闌干卧綵虹。
旋繞宮墻千萬載誰云江漢獨朝宗
再臨文淵閣
紫殿東頭秘閣開道家仙府是蓬萊人間圖籍儲今古。
天上辰星煥璧奎有暇從容時一過多聞直諒聚羣材。
討論自喜需新益應似流泉混混來
與諸弟別後有懷
胙土分茆各一天秋風搖夢去聯翩依依執手臨岐路。
渺渺離懷對逝川同氣豈無朝夕戀藩原自
祖宗傳天倫至愛何能已矯首飛鴻思惘然

巡邊初發京師
六軍分隊戴旌旄萬騎前驅總俊髦郊甸雲霞開霽景
道途笳鼓震秋高暫行田狩難忘武親飭邊防敢憚勞。
況値三農畢耕稼菊花浥露滿林皐
朝鮮遣使入貢
海東藩國古高麗文物衣冠邁四夷遠道會同頻遣使
充庭筐篚亦多儀還聞箕子遺風在已覺夫餘舊俗移。
厚往薄來吾所務當令平壤共春熙
賜老將
伏劒頻從萬里征

先朝宿將最知名。熟諳雲鳥縱橫陣曾預山河帶礪盟。一
片丹心常耿耿滿簪華髮已星星伏波雖老材無敵。更
樹功勳照汗青
南京城外有聚寶山予感其名用成短句
平岡邐迤接層城聚寶猶傳舊日名草木春濃增壯麗。
藻霄夜永徹光精東連鍾阜蒼龍繞下瞰秦淮翠黛明。
仁義自然無不利寶賢思見治功成
京師晚望述懷
憑高驤望入無窮萬里山河指顧中蜀道三危徒自險。
秦關四塞未爲雄

祖宗基業今弘遠海宇升平此會同大統繼承何敢忽思
將明德代天工
讀史偶成
帝王事業有遺編暇日披尋爲悵然興創皆爲千載計。
衰亡從道後時憐紛紛好士終誰得往往求言更自賢。
至治雍熙仰三五明良道德總昭宣
御溝冰泮
春風先到御溝邊吹綻層冰湧碧漣流入瑶池天影闊
分來太液鏡光圓浮澌蕩漾金鱗躍新漲沖融翠荇牽。
旅北城東多好景柳絲萬縷拂晴煙

誕日

祖考承天衍慶源乾坤未足比深恩
三朝典禮鴻猷在八表梯航大統尊永感何勝履霜露
慈闈幸侍奉花香吵躬難報生成賜但祝康寧億萬春

遊春

紛紛時物競妍華旋對陽和興自賒香靄忽浮東苑樹
曉風先發上林花笙歌九陌喧晴晝錦繡千門映彩霞
若問春遊何事樂三農處處有生涯

上巳

清明上巳接芳辰樂事民間日日新臨水正當修禊宴
出郊多是踏青人黍稷麥秀初霑雨婦饁男耕各趁春
仰荷
皇天沛時澤猶憐何以慰辛勤

朝罷偶成

日長東殿午風微每旦臨朝及晏歸金鴨香煙浮翠靄
石闌花影轉晴輝思將勤勵承
三聖敢戀清閒息萬幾長念鴻猷開大統配天功德並巍
巍

慶雲

日下慶雲開霽景仰看郁郁更菲菲九霄煥爛成龍彩
五色翩躚擬鳳飛低映紫花當苑囿昭回雙闕傍都畿
重華已去三千載吟詠遺詩志不違

金水橋

太液泉經內苑中縈迴一道碧溶溶虛聞天漢當驅鵲
遂擬河梁總駕虹拱衛狻猊嚴旦夕趨朝鵷鷺列西東
梯航玉帛來庭陛拜舞常看四海同

春夜讀書

玉漏沉沉夜氣清春風閣上讀書聲蘭膏香藹芸窗淨
汗簡光涵寶月明千古聖賢如在目百王典禮總關情
宮車又欲臨朝去坐聽蹕鑾轉五更

早朝詩 有序

朕早朝還宮因思古昔帝王宮中有雞鳴之戒在廷
有勅天之歌深契於懷因賦早朝詩一章以記之
九重閶闔鼓鍾鳴斧扆臨朝月尚明一念經綸參化理
萬方章奏究民情羽林遙列金戈隊鵷鷺時聞玉珮聲
清曉祥雲高捧日回鑾仙樂奏昇平

花影

春風亭上百花開喜看清陰蔭碧苔香藹數枝濃映日
晴雲滿地淨無埃荼蘼檻外留歌席芍藥堦前覆酒盃
最是可人幽雅處夜深和月上瑤臺

上林春霽

春日融融放晚晴上林春色勝蓬瀛百花叢裏煙霞爛
萬歲峯頭紫翠明芳杜泥香飛語燕垂楊風細轉流鶯
良辰勝景宜惟賞一曲笙歌樂太平

都城春雨

皇都二月雨霏霏雲氣蒼蒼接禁闈萬井人煙涵澤澤
九衢花柳浥芳菲蓬萊山色青如畫太液波光綠染衣
曉步彤樓賞新霽遂有耕耒滿郊圻

柳堤繫馬

垂楊嫋嫋禁城東驄繫畔[illegible][illegible]千風萬縷翠絲金勒外
五花雲彩綠陰中驕嘶似覺韶光好獨立偏驚意氣雄
試問丹青誰畫得古來韓幹奪天工

遊春 二首

錦韉寶馬紫絲韁禁苑春遊興趣長鶯燕聲中千樹曉
樓臺深處百花香雲開輦路通仙島水泛金溝繞建章
況是落成宮殿日鳳城東畔爍祥光

暖風晴日早鶯啼上苑春光正媚時花外金樽鳴鳳吹
柳邊玉勒拂青絲芳蹊宛轉蓬萊島曲岸縈迴太液池
乘興不知歸去晚月華已上萬年枝

翻階芍藥

紫殿階前覆玉盤芳姿何異廣陵看重重翠葉搖瓊砌
簇簇紅苞襯畫欄風度漸驚香氣遠日高方覺露華乾
無邊國色真堪賞題品誰云次牡丹

垂絲海棠

裊裊柔條拂檻垂天葩如錦更新奇晴迎麗日偏多媚
浴倚東風不自持天上玉人春睡足花中仙子曉妝遲
畫欄干畔春光在誰信無香蝶不知

賞牡丹

日上花梢露未乾分明百品倚人看靈根栽近蓬萊島
錦步闌成瑪瑙盤國色天香真可愛詩懷酒興自應寬
明朝盛有重來興寄語東風勒曉寒

桐樹初花

異種移來上苑栽春光透處萬花開縣枝冉冉涵膏露
陰葉鮮鮮照綠苔漸覺影隨晴晝永時聞香逐暖風來
會看菶菶朝陽裏鳳鳥依棲日幾回

燕

千紅萬紫媚春光冒雨衝煙底事忙拂掠花間頻往復
呢喃梁上說顛狂烏衣巷口風偏暖白玉階前日正長
幾度銜泥營舊壘雙雙齊帶落花香

鶯

湖上新亭半啓扉一羣相逐不相違丹砂躍浪翻紅掌
白雪眠沙曝羽衣延頸每依書字沼揚翎長傍釣魚磯
右軍昔在山陰日寫就黄庭換却歸

夜軒觀史

玉堂深靜殿西頭緗帙頻資乙夜求銀燭光揺春似海
金爐香噴月如鈎文章典雅推秦漢韶樂全明慕夏周
千古典已真可鑒見非予奪在春秋

蘭亭懷古

右軍瀟灑在山陰為想當年感慨深峻嶺崇山春浩浩
茂林脩竹渺沉沉流觴曲水尋名勝傳世遺文亘古今
晉代衣冠成寂寞令人誰復繼徽音

榆錢

雨洗莓苔翠色鮮風飄榆莢布青錢盈盈僅少三銖重
點點還同九府圓不假洪爐施鍜鍊但資元化為陶甄
可能勝積東皇宅買得餘春去復還

池萍

楊花飛雪點滄波逐日浮萍覺漸多風約半奩攢鴨褥
雨翻千點碎魚蓑無根已被蓮舟蕩有實還須蘭棹過
幾度月明經太液不教水底見嫦娥

榆柳成陰

紅稀綠暗暮春天榆柳婆娑綺檻前陰日幾株張翠蓋
迎風萬葉撒青錢清陰匝地連幽島秀色屯雲覆玉田
待得炎光歊蒸處定應從此駐吟鞭

禹門桃浪

昨夜東風謝碧桃落英齊逐禹門濤一川瀲灧紅霞爛
竟夕奔騰絳雪高擲玉當時看鯉躍排雲指日見鵬翱
餘波尚想春如海好去為霖布四郊

上林春暮

九十韶光欲暮時作詩又擬送春歸披垣雨過桃花落
禁苑風生柳絮飛設舉燦觴脩禊事新裁雲錦試羅衣
鳴鳩語燕相追逐願布仁恩贊化機

暮春書所見

光陰如轂轉鴻鈞纔見新春又暮春葉底殘紅猶點綴
枝頭嫩綠已鋪勻長繩若繫青霄日微雨全消紫陌塵
為愛東郊農事急鑾車不憚省耕頻

暮春漫興

三月蓬萊景更奇東風花底散霜蹄五雲縹緲紅光燦
萬樹蔥蘢翠羽齊杏錦榆錢供雅翫鶯簧蝶拍入新題
詩成尚覺懽無極載酒還過別殿西

白鸚鴿

最憐玉質自天成立在瑤階似有情炯炯金波星眼活
鮮鮮銀毳雪衣輕揚翎不異羣僊舞學語能成百様聲
飛入梨花渾不見惟應蹴踏落飛瓊

盧溝觀漲

仙源混混出桑乾百尺長虹卧翠瀾雪浪漲空朝雨急
金波浴日曉光寒路迷芳甸三千里人仰層城十二欄
欲命長鯨吸洛海頻教織內萬民懽

太液湧浪

太液池頭眺望頻仙源滾滾欲無垠石翻波浪浮霜雪
地撼風雷泣鬼神初訝群剛衝過雨又疑萬馬蹴奔塵

陽舒陰斂天光霽止水溶溶一鑑新

高樓曉望

珠簾高捲獨徘徊一覽空青遍九垓煒煜祥光迷宇宙
鬱葱佳氣繞樓臺雲收絕壁屏初出雨過長林畫更開
自古靈符名勝地天然閬苑與蓬萊

宮柳鳴蟬

拂柳青青鎖翠煙數聲長在玉階前扶踈影裏吟風露
華麗庭中送管絃萬户千門晴日永九衢三島午陰連
只緣雅志存高潔嘒嘒還為衆所憐

西湖夏景

滄波萬頃湛平湖湖上青山似畫圖風度藕花香旖旎
煙籠岸柳影模糊錦鱗戲躍洲邊藻野鶴翻飛水上蒲
靜倚南薰凝望處天然清致滿皇都

竹亭夏夜

娟娟脩竹鳳城東竹下潭潭避暑宮明月影篩金錯落
好風聲撼玉玲瓏詩成錦綉情懷別酒泛玻瓈氣味同
為愛此君多雅趣勝遊歸去思無窮

太液泛舟

萬頃天光泛碧流偶乘佳興泛龍舟蓬萊方丈開清境
錦纜牙檣足勝遊趺雨過時初退暑微風生處早成秋

可人鷗鷺渾相狎來往飛鳴答棹謳

月下聽簫

玉宇無塵夜氣清嗚嗚何處弄簫聲依微幽壑潛蛟舞
彷彿丹山綵鳳鳴月下風前添逸興曲中音外有餘情
漢元節度雖云美得似虞韶奏九成

賦山居

雅性由來厭市塵翠微深處卜芳鄰山頭虎下常驚犬
水面魚遊不怕人籬菊有花方識節村居無曆不知春
林翁野客頻來往談笑嬉遊總任真

新柳 二首

東風初拂上林時便覺春容遍柳枝金水河邊千樹發
赤欄橋畔萬絲垂依依迎日舒青眼娜娜和煙展翠眉
莫待長條花似雪急須先報早鶯知
萬縷千紅總未萌春光漏泄滿重城金絲乍長鶯黃嫩
玉管初開鴨綠輕暢茂依依陶令里悠揚彷彿亞夫營
託根喜近蓬萊地念遠誰能折贈行

綠鴛戲水 二首

曉雨初晴水滿堤喜看五綵絢毛衣綠荷影裏雙雙浴
紅藕花前兩兩飛霞綵疑浮金殿瓦錦衣如上玉人機
回塘柳色留殘照同向孤蒲深處歸

五色文禽亞綠鴛時從曲渚渡清灣雙浮翠鬣青萍上
對浴紅衣錦浪間定偶不隨汀鷺狎機心寧共渚鷗閒
采蓮舟上歌聲發幾度驚飛去復還

晚涼泛舟

向晚龍舟泛御河碧天如鏡浸澄波蘭橈撥浪輕翻雪
鳳蓋驚魚亂擲梭斜日隔林凝暑在微風拂水送涼多
清虛渾似瀛洲境簫鼓聲餘發棹歌

江亭晚望

晴雲縹緲捧朝曦坐愛亭前物物奇山色暖勻青翡翠
江光冷浸碧琉璃沙鷗水鳥風煙靄岸芷汀蘭雨露滋
自是太平多景象偶因臨眺一題詩

秋日郊行

顥氣澄澄玉露清偶因行樂遂清歡郊坰迢遞吟懷壯
禾黍豐登飲興寬紅葉舞丹霜後落青山如畫馬前看
西風胡虜煙塵淨况是黔黎四海安

西郊秋興

數管階前曉露晞錦韉玉勒出郊時筆端風月詩千首
物外乾坤酒一卮民庶多情傒我祭溪山清趣少人知
重陽佳節應相近旋摘黃花一兩枝

鳳樓偶成 二首

碧檻丹梯紫綠虹清高迢接廣寒宮九霄日月光華表
萬里江山指顧中風送天香來几席雨隨雲氣入簾櫳
登臨偏覺情懷好賦就新詩興轉濃
金碧玲瓏倚日開人間何處是蓬萊半空雲氣簾前過
四面涼風天上來紫殿瓊樓相映帶祥鸞彩鳳共徘徊
坐看好雨濡民物一曲瑤琴酒一杯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二十五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六

七言律詩

嘉禾

和氣冲融海宇清嘉禾新出曾郊垌垂垂珠顆含雲動
粲粲金莖耀日明致理自慚躬菲薄爲祥喜兆歲豐登
祖功
宗德深培植惟秉恭勤事繼承

居庸清曉

羣山萬疊曉光寒記得曾從馬上看咫尺懸崖如虎踞
分明翠巘似龍蟠天垂絕頂華夷隔月照重關鼓角殘

胡虜風塵今已淨秋風何用此登壇

閱馬 二首

渥洼龍種滿天閑征虜曾從塞北還炳炳虎文挑汗赤
昂昂鳳臆錦雲斑總肥首蓿秋風裏共振威儀絲仗間
池上晚涼新浴罷超然意態出塵寰

龍文鳳臆王花驄萬里曾收汗血功竹耳卓錐批曉霧
霜蹄踣鐵動秋風人間渥水偏鍾秀天上房星特孕雄
四海昇平無戰伐惟應立仗五雲中

偶成 二首

千里邦畿實壯哉五雲深處是蓬萊天留一沼紅塵隔

門對千峯紫翠堆殿上壽萱延歲月禁中瑞靄擁樓臺
萬幾清暇經行處百韻新詩取次栽

閒臨禁苑對秋光紫蟹黃花晚興長紅實雙螯誇絕品
金錢萬疊散幽香芃芃禾黍年華好藹藹謳歌喜氣揚
寶馬嘶風歸去晚一輪明月九天涼

畫山水

誰道天機所到難胷中丘壑出毫端山連雲氣千林潤
水接煙光六月寒柳外人家維晚棹沙邊鷗鳥泛晴瀾
輞川老叟今何在千古清風畫裏看

鳳樓晴望

瑞日初晴畫景融鳳樓臨眺興偏濃九重宮闕連雲壯
萬里山河入望雄仰羨雨暘資化育喜逢禾黍遂年豐
薰絃一曲昇平樂民物熙熙四海同

西湖浪湧

浩蕩湖開禁苑西清流映帶鳳凰池春風波浪掀騰處
曉日魚龍變化時鰲背屢翻晴雪起鷗邊頻撼露荷欹
即看澄澈平如掌搖漾輕舟晚更移

閒中看畫

綵棟雕楹麗碧虛閒看圖畫興何如樓臺突兀丹青裏
山水微茫太古初不出戶庭知萬里如開府藏閱群書

珎珠簾底斜陽晚看到幽風思有餘

催菊

重陽佳節明朝是何事黃花獨放遲醞釀寒香知已盛粧排秋色想應竒携樽載筆須遊苑。豈玉撚金莫後時。固爾由来持晚節尚無空遣朔風吹

秋日偶成

海宇無塵萬國清風樓臨眺最怡情秋風禾黍村村熟化日山河處處明雨露九霄敷德澤謳歌四海動歡聲獨慚菲德承天序儆戒無虞敢負盟

秋水

寒光萬頃浸玻璃深入千尋望不迷。寶鑑迥浮天上下玉壺遥映日高低不容髮影逃龍沼。解作琴聲出虎溪。清徹極知無與比。可人最是一禽啼

秋色

乾坤萬里日光華瑞藹祥雲晚更嘉滿目紅生霜後樹繞籬黃泛霧中花寒山百轉隨流水落鶩孤飛隱斷霞喬變滿前清淑氣蓬萊引望到天涯

秋霜

半夜豐鍾忽自鳴始知青女布瓊英九重庭戸秋容肅萬里乾坤旦氣清白玉階前逾皎潔黃金臺上更鮮明

撫時重有宗親感朝暮悠悠惻愴情

秋風

碧霄無影帶寒聲掃盡浮雲萬里清飄下天香連禁苑吹開籬菊滿宫城天邊遥助鵬程穏沙塞斜迎鴈字横幾度月明蓬島外蕭蕭瑟瑟爲秋鳴

蓀秋

雲物蕭蕭動早寒乾坤秋景已將闌群峯照日煙光紫萬葉吟風曉色丹山菓垂黃和露摘籬花吐艶帶霜看太平况是多禾黍稼穡閒聞擊壤歡

草亭

接葉誅茅製作精。簾攏不設倍虚明半間日上晴光絢四面風来爽氣清與卉頻從階下長幽禽多在檻邊行分明質朴同淳古應有堯蓂傍砌生

晚望偶成

凭高一望盡天涯滿目山川晚更佳逼漢樓臺連翼軫迎霜草木燦雲霞邦畿秋色三千里城郭砧聲百萬家最是碧空明淨處西風輕度鴈行斜

月夜觀星

玉漏沉沉桂影遲鳳樓徙倚看星移文章炳炳聯奎壁

風雨寘寘兆畢箕五夜揚輝南極處九重昭慶北堂時
邦畿更有賢人聚占象惟應太史知

望邉

華夷迢遞限雄關上接青寘不可攀白草黄雲千里塞
夕陽紅樹萬重山塵埃靜處烽煙息鼓角聲中士馬閒
却憶當年曾破虜三千鐵騎凱歌還

長至偶成

九重寶曆乍頒正亞歳綫臨海宇清萬物復從今日始
一陽正向此時生共瞻旭景長初至獨喜豐年瑞疊呈
玉帛趨朝来萬國同傾玄酒樂昇平

瑞兆三首

中山羣褐豈同科紫璧蒼毬㝵莫過純質深含玄圃露
勁毫濃染墨池波玉衡光彩呈祥久月窟精華歷歳多
自古罕逢今屢見高歌一曲叶雲和
天地融和屢毓靈共看陳瑞自邉庭太玄好似雲含彩
深碧須知月降精巳應西陲無夜警還将南畝兆秋成
正當率舞同麟鳳肯為䝉恬向管城
柔毳茸茸潑墨濃分明不與衆毿同生成異質来天府
搗就玄霜下月宫白玉階前偏有色紫芝叢畔㝵無踪
却懐呈瑞

先朝日
皇祖神功萬世隆

春日詠楊花

舊種垂楊千百樹作花如雪弄晴暉池頭紛逐流鶯散
簾外輕隨乳燕飛欲止還飄渾不定乍来復去竟何依
須看波上浮萍草始識陽和妙化機

詠新荷

水滿方池碧映天池中荷葉漸田田香清稍度闌干遠
色淨應迷翡翠鮮風蓋翩翻時自舞露珠蕩漾不成圓
靈均製服詞空在千古懐賢意惘然

石梁

河流縈遶近宫墻駕石新成百尺梁滉漾玉虹朝見影
依微銀漢夜垂光往来不用驚春漲徙倚還堪待晚涼
觸物興懐圖愽濟古人先事作徒杠

惜春

鶗鴂聲中春欲歸惜春誰不思依依落花冉冉紅将盡
芳草綿綿綠正肥寶馬香車厭行樂田夫蠶婦各乘時
柔桑秀麥連郊野我獨憑高慰所思

送春

強欲留春春不住問春此去復何之流鶯語燕聲如送

舞蝶遊蜂意已遲時雨先頒常歲令東風又是隔年期
浪花浮蕋休頻惜結實成陰正此時

紫騮

廐中八尺紫騮駿元是西戎入貢來天骨豈殊凝露白
唐馬名樂歌宜繼渥龍媒雄姿卓犖輕千里猛氣驍騰
隘九垓。往歲親乘巡塞北滿雲眞是不凡材

紫芝

靈芝從昔爲嘉應曾侍
先朝屢見之亭亭翠盖生華彩曄曄金英疊紫蕤自是乾
坤萃和氣非因雨露毓芳姿當時

廟薦詩歌在仰德于今重所思

歲寒松栢

松栢由來鐵石堅山林雨露不知年輪囷十畝根盤地。
天矯千尋翠拂天勁節直於秋後見清姿偏暎雪中妍。
明堂大厦需材具未信公輸肯棄捐

平堤新柳

東風何處最先知但見垂楊金滿枝太液池邊晴弄影。
西湖堤上淡垂絲方當錦鯉跳波日正是黃鸎出谷時。
多感化工佳意思催將景物助新詩

畫梁巢燕

營巢偏愛畫梁栖羽族郵多智莫齊掠雨斜過芳草徑。
銜風頻墜落花泥呢喃對語情如切下上爭飛翅屢低。
從汝簷間足生育莫臨高處淣璇題

杏花

二月東風上苑花杏花無數最芳華千枝萬朶皆迎日。
細蕋濃葩總暎霞勝地錦坊徒自適臨軒羯鼓未須誇。
當春若論安民事猶愛匡山董奉家

李花

內園千樹碧參差嫩蕋繁枝李最奇開向春風清莫比。
看於夜月更相宜梨花柳絮難同調杏艷桃嬌總俗姿。

宴坐玉堂塵慮靜金缾吟對兩三枝

桐花

嘉樹移根自嶧陽亭亭修榦拂雲長疎花正及三春日。
芳蕋如含九月霜雨過輕陰浮碧砌雲垂翠色蔭銀床。
待看結實清秋後定有高枝宿鳳凰

梨花

上林千樹共朝暉雪色梨花正滿枝皎皎盡憐嬌欲語。
娟娟還與澹相宜論芳圓杏終非匹比潔庭梅已不疑。
獨向陽春抱清素爲渠吟賞故歸遲

上林飛蝶

上林春暖雨初晴蝴蝶翩翩錦翅輕自是大鈞同化育
故教微物總生成雙飛柳外隨輕絮對舞枝頭趁落英
盡日游蜂同繞樹肯渠來往獨無營

御溝魚躍

御溝春水碧粼粼閒暇臨清看躍鱗因逐落花拋尺遠
爲爭飛絮擲梭頻如棠豈是忘前鑒在鎬還應慕古人
三月風雷須變化東南咫尺是天津

垂絲海棠

紛紛長蒂綴柔枝簇簇繁英向地垂芳臉如酣承日麗
嬌姿無力任風欹蒸霞似欲侵桃艷帶雨還應學柳絲

造化生成元有異彩毫題品正相宜

櫻桃

三月櫻桃紅滿樹故知新熟味尤嘉葉間日炫垂垂露
枝上春融點點霞每看冰盤盛火齊全勝玉碗注丹沙
年年薦寢應須賜杏酪和香未足誇

瀛洲草色

玉澗縈廻紫禁東晴沙煙草渺茫中翠連瓊島風初暖
綠映瑤池日正融金勒有時停騕褭鑾輿到處倍玲瓏
謾云勝景多春意總是乾坤發育功

太液春遊

天池春水碧於苔乘興遊觀霽景開萬柳垂絲迷閬苑
百花絢綵映蓬萊錦鱗吹浪船頭出白鳥翔風仗外來
可歎汾河簫鼓日秋風歌詠愧雄才

花亭春宴

亭前紅紫應時開亭上張筵稱雅懷風遞清香來綺席
日移踈影上瑤階蝶隨綵袖高低舞鶯雜鸞笙宛轉諧
酒興未闌歸去早杏梢餘照下西崖

聞鶯

曙色初分玉漏微金衣睍睆囀高枝數聲驚覺華胥夢
二月飛來禁苑時拂柳梢頭春意早杏花香裏日光遲

莫隨鴻鵠翔寥廓好協簫韶覩鳳儀

花前鼓琴

紫禁煙花覆御階冰絃相對興悠哉清音時逐香風起
踈影偏依玉柱來春鳥交飛疑鳳舞池魚幾度躍萍開
雲和一曲今千載笑倚東風泛酒杯

金門春夜 二首

金鑰重重鎖禁闈斗杓初轉夜遲遲月籠柳影環青瑣
露浥花香汎玉墀寶鴨香消清漏永綺窗風細繡簾垂
宵分耿耿清無寐却憶殷湯待旦時
銀河耿耿夜沉沉香霧空濛翠藹深紫殿微風傳禁漏

瑶階淡月轉花陰青編相對金蓮炬錦瑟重彈白雪吟
欲養清明迎旦氣宣云一刻勝千金

早朝

曉月流輝照衮衣九重曙色尚熹微禁鐘繞起羣仙集
韶樂初鳴彩鳳儀柳外祥飈来羽盖花梢香霧護龍旂
鷄鳴美詠傳千古誰羨陽春和者稀

朝回偶成 二首

瑞日初升曉漏微金門朝退巳多時芙蓉殿上香風細
華萼樓前晝景遅千載明良欣際遇萬方民物樂雍熙
瑶琴九奏南薰曲欲協蕭韶覩鳳儀

緑陰亭館淨無塵心境昭融萬化醇周孔詩書明楷範
唐虞禮樂表經綸寳圖光啓千年運玉燭均調四海春
幾度凭高縱清覩乾坤風景與時新

春日即事

玉欄十二獨凭時眼底韶華事事宜禁苑垂楊浮翠靄
御溝流水漾晴漪鞦韆架上香風細羅綺筵中麗日遅
海宇清寧春浩蕩喜同民庶樂雍熙

太液新亭

新構華亭太液邊蓬萊山畔小壺天一川楊柳千絲裊
四月荷花萬錦鮮鳳閣晴雲連閣道虹橋晚景繫樓船
幾回簫鼓開清宴誰謂瀛洲別有仙

春日書懐

花柳芬芳晝景妍朝回清興浩無邊忻逢海宇昇平日
况值韶華富貴天乳燕鳴鳩宮樹裏青山緑水畫樓前
重看甘雨滋民物準擬高秋慶有年

春郊踏青

芳辰雨過淨無塵為愛郊原景物新美詠清樽從適興
雕輪翠輦恣行春柳間駿馬嘶芳草花底流鶯欺醉人
回首蓬壺斜日晚淡煙輕罩碧嶙峋

小山春興

香雲瑞靄艶陽天曉日登臨思浩然古木分陰浮紫蓋
層巒飛翠入瓊筵管絃聲徹丹霄上魚鳥光浮白日邊
誰謂蘭亭多勝事何如禁苑更清妍

柳塘春漲

楊柳池塘春水生鵓鳩聲裏雨初晴緑波瀲灩千絲裊
碧草微茫兩岸平翻藻時看魚出沒尋泥但見燕飛鳴
晴煙散盡風初定雲影天光一鑑澄

御苑賞春

香雨初晴麗日遲上林風景正熙熙花攢錦障迎車盖
鶯叶鸞笙勸酒巵蓬島山光晴疊翠龍池水色淨涵漪

乾坤浩浩皆生意恊相天工肯得宜

畫梁巢燕

高堂華屋敞晴暉獨羨雙禽得所依來往頻看尋舊壘。呢喃似說勝烏衣薔薇亭外迎風舞翡翠簾前帶雨歸。誰說茅齋村舍裏沙鷗野鳥獨忘機

庭砌幽蘭

春庭駢列是芳蘭瀟灑全勝楚畹看香拂簾櫳風細細叢依階砌露溥溥援琴有調布同趣紉珮何人憶所歡。愛爾獨懷貞素節清吟常倚碧闌干

石竹花

從來石上結芳叢移植新開內苑中。點綴絳葩繁映日。剪裁青節靜搖風嬌如桃杏清難並幽似芝蘭艶不同。最是美人衣上繡襬華無復詫芙蓉

榆錢

東風榆莢墮青錢雨鑄煙鎔出自然地上紛紛疑貫朽。池邊箇箇似輪圓千林但覺同模範九府何曾助貨泉。虛有聲稱無實利。欲將化育問蒼天

海印寺

祇園寶地傍城隈此日重新碧殿開白馬馱經千載事。青猊載法幾時來門臨小海波光淨樓瞰西山爽氣回咫尺人間有兜率雨花長自繞亭臺

題春山小景

長林翠霧濕氤氳樹裏誰家隔世塵草閣柴門閒白晝落花啼鳥自青春山中遠寺疑無路峯頂飛泉不礙雲。知有幽人住空谷未應肥遯遂終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七

七言律詩

南郊省牲

恭膺寶命事

皇天禮典皆循往聖傳奉祀自應嚴爼豆致誠端合潔犧牷城南香靄重霄近日下祥雲五色鮮清旦從臣皆悅懌預懷昭格遂祈年

高樓晚望

一上高樓旦氣清乾坤萬象總澄明雲生滄海知鵬運日出高岡想鳳鳴九市鶯花連紫陌四方冠珮集金城

深居日夜思良弼會有英賢贊治平

雨後登樓

好風吹雨淨埃塵樓上凝眸霽景新五彩旌旗雙闕曉九衢簫鼓萬家春東來佳氣通連海西去青山直過秦聞道呉航三百萬樓船前日到天津

太液晚霞

萬頃汪洋太液池彩霞臨照晚偏宜清含文錦波深處巧曳紅綃雨後時還傍橋西明草色別從堤外艷花枝冰輪已轉樓東角漸看驪珠漾碧漪

立夏

綠陰滿地連芳草海宇清和夏景來內苑已抽升薦麥上林先熟和羹梅游絲落絮春無盡語燕啼鶯日幾廻何處登臨堪眺望彩雲西畔是瓊臺

萱草

萱草新栽繞北堂幽姿元自異羣芳最憐孤莛亭亭直更愛清花粲粲黃過雨偏看添翡翠廻風時復送微香端居常有憂民意服食從今可得忘

菖蒲

綠波瀲灧欲平池池上菖蒲正發時碧葉迎風如舞劍素根出水似凝脂神仙誰得安期術服食虛令漢武知

自古延年求至道端居清淨更何疑

榴花

園林長夏暑風輕幾樹榴花照眼明霞映紛紛疑火齊煙籠的的訝金精珊瑚出水真難比翡翠爲叢看愈清萬里隨槎到中土漢庭使者尚留名

綠陰庭院

繞庭萬樹鬱森森庭外東西盡午陰暑氣頓消紅日遠涼風不隔翠雲深幽情瀟灑閒開帙清興從容更鼓琴政此炎蒸遍遐邇頒均蕭爽慰民心

梅實

春陽最是梅先得四月清和實已肥殿閣薰風初夏日
林園細雨欲晴時紫紫色比黃金彈顆顆光浮碧玉枝
功用未應惟止渴調羹終屬廟堂資

竹亭夏夜

閒亭四面種篔簹夜靜秋高月正涼翠羽參差雲墮影
綠筠荏苒露浮香無塵勝拂仙壇石有斐還吟淇澳章
坐久清風來几席如聞空外奏琳琅

竹泉

竹下流泉瀉一泓每從竹畔聽泉聲綠雲源上朱絲奏
蒼雪林中玉珮鳴衛國曾聞詠淇澳會稽何用詫蘭亭

坐來襟宇涵瀟爽不向瑤臺也自清

荷池雨霽

風微太液早涼初菡萏花深宿雨餘日照紅衣開暴景
露欹青蓋瀉明珠清歌柳外驚幽鳥畫槳萍開起躍魚
情境相宜成久駐不知香氣襲人裾

高槐

庭外高槐千尺強凌空承日鬱蒼蒼一簾翠色含雲重
十畝清陰帶雨涼根壯未應螻蟻穴花繁遂看蝶蜂忙
從來此應三公位撫樹能忘保傅良

荷亭納涼

五月荷亭駐畫旂荷花荷葉共芳菲八窗拂拂香風度
萬木蕭蕭暑氣微在藻金魚銜拇過忘機白鳥近人飛
紛紛時物皆天趣偶遂清遊識化機

松軒

紫垣東畔敞清軒軒外長松已拂天翡翠含光春蓊鬱
蛟龍寫影夜蜿蜒未教匠石掄梁棟多傲冰霜閱歲年
時有清風薦餘爽卷簾相對奏薰絃

竹軒

南軒舊種碧琅玕瀟灑偏宜暇日看尚憶雲端來綵鳳
每憐月下舞青鸞貞姿偃傲三冬雪爽氣能留九夏寒

漢祖高情真散逸當年親製擇為冠

松亭午坐

亭中宴坐敞沖襟亭外長松翠滿林風韻常時傳雅奏
日輪當午駐清陰好山上接瀛洲近流水前通太液深
眼底盡堪梁棟具冰霜已見歲寒心

白蓮

亭亭淨植出漣漪皎潔天然絕世姿初擬飛瓊下銀漢
更疑弄玉在瑤池鏡中傳粉還臨照月下聞香始得知
千載匡廬傳故事何人不赴遠公期

御溝新雨

御溝昨夜雨初收一道溶溶碧玉流清影鑑空知鳥度
紅光涵日見魚遊芙蓉露濕偏宜曉楊柳風輕漸似秋
鸂鶒鳧鷖皆得意沿洄來往正悠悠

泛舟

太液池頭幽思多畫船初試泛晴波中流滉漾涵雲影
近嶼參差起棹歌得意金鱗游翠荇避人白鳥入新荷
舟中共濟皆賢輔魚水相期不啻過

立秋

金井梧桐一葉飛炎蒸將退欲涼時正當登穀陳新薦
早以迎秋勑有司白露漸浮芳砌草玄蟬初滿綠楊枝

閒因撫景思民政吟詠豳風七月詩

山亭

岧嶤瓊島傍龍池別有高亭在翠微雨過不知芳草合
天清時見白雲飛最宜倚檻看秋色還稱彈琴對夕暉
簷外松篁更瀟灑臨風如聽玉參差

曉望潞河

溶溶漾漾溢清波白鳥飛邊是潞河倚岸青旗皆酒肆
臨流綠樹隱漁歌頻年江海帆檣會此日東南貢賦多
却憶往時親討逆六師導從此經過

梧葉新秋

井上碧梧飄一葉忽驚時序是初秋摵摵高枝涼氣應
離離蕃實露光浮蟬聲已着上林樹波影先澄太液流
三農欣喜西成日整駕將為省斂遊

芝田晧鶴

曾向緱山載玉笙癯然仙骨不勝清九霄露濕霜毛淨
萬里風培雪翅輕玄圃夜深徵見影瓊林秋迥但聞聲
石田三秀雖堪悅終有蓬萊閬苑情

中元

流光冉冉又中元處處盂蘭供佛盂風送秋聲來苑樹
露含涼意滿郊原收成已覺民生遂簡練深為典禮存

祖考升遐常感慕敬因時節薦陵園

鳴蟬

古槐踈柳滿重城上有玄蟬不斷鳴蕭瑟已知涼氣應
凄清常近夕陽明客中乍聽情偏切閨裏初聞夢亦驚
自有清高為世重貴臣侍爾飾冠纓

中秋

太液池邊灝氣澄今宵月色最分明清虛臺殿登瓊島
彷彿笙歌在玉京秋氣已知過一半夜涼不覺坐三更
人間何必非天上却笑乘空看廣陵

桂花

千林搖落仲秋時叢桂花開美獨奇風動瓊柯涼冉冉
露浮金粟影離離恍疑月裏新移種頻憶淮南舊著詞
早晚賞興饒攀折未知誰得最高枝

白鴈

秋霜純潔羽毛明却爲隨陽致闕庭玉溆沙晴看莫辨
金塘波淺着偏清高飛自是鍾天性飽食何能稱野情
只好因風縱寥廓可教微物失生成

桂香

萬歲山頭丹桂樹花開偏繞碧闌干天香漸逐金風遠
秋氣偏當玉露溥縹緲迥如雲際出婆娑還似月中看

良辰美景宜清賞閒共羣臣宴廣寒

秋燕

傳聞海國有烏衣每到秋高燕盡歸遙望鯨波何渺渺
欲辭畫棟更依依營巢力困知難棄戀主情深想不違
春社韶華容易到重來莫待柳花飛

林亭

爲愛扶疏萬樹青樹間瀟灑結幽亭雲陰密覆鷺鷥充
黛色清含翡翠屏錦繡成文霜後見笙竽流韻夜中聽
纖塵不到簾櫳淨常近爐薰說六經

重陽

人間佳節又重陽秋氣將寒已肅霜爲壽共斟黃菊酒
登高還佩紫萸囊朝廷崇禮論田獵
宗廟時思有報嘗農事已閒修武事古人遺意未能忘

玉露

灝氣澄秋玉露零乾坤六合總涵清寒凝碧草蛩聲切
暗滴蒼松鶴夢驚舊託軒楹盛寶甕史聞漢武作金莖
惟應湛湛詩人詠想像君臣宴鎬京

霜中壽菊

秋氣蕭條百草乾喜看佳菊傲凭闌涼風低拂黃金鈿
清露香含赤玉盤自是日精元帶暖故凌霜氣不知寒

由來此物能延壽持奉
慈顏萬歲懽

西郊秋色

迢遞西郊望渺然無窮秋色暎長天晚田禾黍村村熟
野水芙蓉處處鮮一帶青山如玉立萬家紅樹與雲連
遙聞社鼓風中急應是農夫報有年

霜林晚霽

霜壓園林如雪後千門霽景淨朝暉深紅樹葉看猶濕
舊綠長條覺漸稀嘹唳征鴻雲外疾縱横獵騎草間飛
靜觀草植年年事榮悴由來任化機

紅葉

朔鴈南飛秋滿天千林紅葉色相鮮蕭條已是清霜後爛熳偏宜落照前時逐狂風飄近苑更隨流水下長川。青青得似喬松樹晚歲凌寒節愈堅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七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八

七言律詩

玉堂翫月

宮闕深嚴夜氣浮月輪飛上海東頭金波涼沁鴛鴦瓦玉鏡斜明翡翠樓梧葉影疎猶帶露桂華香滿不知秋光輝此夕多清趣何必春宵秉燭遊

書窻秋菊

紫閣西頭秘殿東書窻嘉菊發叢叢清香浮動涼風裏細蕋芳華湛露中葉密稍疑晴雪白花深欲奪晚霞紅貞姿自與羣芳別生植皆由造化功

曉月

閶闔風微曙景遲月華西轉碧梧枝衣冠百辟將朝際鐘鼓千門欲啓時色映金盤明沆瀣光連丹闕上罘罳銀臺想集封章進何處豐年慰所思

城樓晚眺

城上高樓切太清晚來臨眺屬晴明西山蒼翠連東海南紀舟車會北京紅錦園林宜夕照黃雲隴畝見秋成長空漠漠清無際目送飛鴻萬里征

戍樓

飛樓百尺屹邊庭山作高臺石作城虎旅精明聽號令

龍韜閒暇屬經營惟應立志存驅虜豈免含情似見京
諸將須知趙充國至今青史載芳名

嘉禾

大田秋熟獻嘉禾欣荷乾坤發至和合穎定承甘露潤
連莖應受惠風多若論瑞奏真堪匹將比靈芝不啻過
但願年年逢豐稔四方黎庶有謳歌

秋陰

秋陰一望茫無際捲地浮埃翳晚晴關塞風雲連黯淡
郊原草木變淒清斷蓬渺渺飛無定鳴雁翩翩去不停
惟是大田多稼穡憑高時得慰深情

松軒對月

蒼松繞軒高百尺仰視皓月當青霄蟾影傍松明皎皎
虬枝暎月舞翛翛鶴翻玉露空中滴桂引天香雲外飄
燕坐清吟過夜半冰輪漸覺去人遙

高樓漫興

層樓高出與雲齊一凭雕闌萬象低窻戶玲瓏通日月
簷楹縹緲駕虹蜺水連瀛海蒼茫外山過崑崙迤邐西
遍覽乾坤務懷遠舟車通處未曾迷

小山霜曉

雞鳴鐘鼓徹餘聲玉宇飛霜瀾氣清曉色依微分遠樹
池光滉漾暎重城傍巖紫霧隨風捲滿地黃花浥露榮
最好憑高覽秋景千林紅葉共霞明

早朝

絳紗籠燭晃清輝步輦凌寒度赤墀曙色已涵青瑣闥
月華猶在碧梧枝班行肅肅聯鵷鷺侍衛煌煌列虎貔
稠疊東南奏豐稔不勝欣懌感穹祗

上林冬曉

上林嘉樹接城闉冬至融和只似春萬葉綴枝多尚在
百蟲閉戶未全湮風霜不盡收藏意天地長存發育仁
四序生成各有職願因調燮轉洪鈞

都城雪意

都城冬至雪將飛天意嚴凝已可知漠漠同雲低迥野
蕭蕭急吹振寒枝即看萬宇瓊花滿預想千林玉樹滋
為喜豐年今有兆揮毫先續郢中辭

雪壓青松

蒼松千尺聳清標雪落紛紛積未消密葉雖看帶冰玉
高枝終自拂雲霄茯苓琥珀應能長鶴骨虬鱗豈遽凋
更待融和風日好翠濤還得聽蕭蕭

早朝遇雪

宵衣五鼓會千官瑞雪飛花不厭看萬樹葳蕤春色早

九門洞達曉光寒豐穰歲事先占瑞潔白人心共有懽
已向京華增勝槩西山千疊玉巑岏

上林雪霽

雪後晴光煥九霄上林千樹盡瓊瑤交柯積素溶溶滿
接葉凝華汯汯消溝水帶冰流尚澁山禽得暖語初調
最憐原野添膏液宿麥行當長綠苗

西山晴雪

初晴閒上蓬萊閣最好西山雪後看銀壁迴陵千仞表
玉蓮秀出五雲端歸巢緫鶴應迷樹傍磵瓊芝故耐寒
不獨憑高適清眺豐年重為萬民歡

歲晚松篁

萬木蕭條歲欲闌蒼松翠竹拂雲端高柯蟜蟜長如舊
直節亭亭不畏寒風遞好音歸皓鶴月移涼影下青鸞
人生雅操能相似應有清名後世看

蘆汀落鴈

秋江蕭瑟響黃蘆鴻鴈飛飛鳥嶼孤水白沙明宜自得
風清月冷更相呼洞庭咫尺連雲夢彭蠡東南帶具區
游泳不妨從此去煙波隨處有菰蒲

霜葉流丹

上林秋葉觸霜凋飛繞金河落畫橋碎錦浮光來渺渺

殘霞澄彩去迢迢驚鶩㶉鶒能扣亂蒼隼青翰皆舟名
與共漂生意循環渾不息東風容易發青條

秋澗鳴泉

秋淨從容內苑行稍遵西澗聽泉鳴猶疑鳳閣調琴韻
還似鶴行振珮聲決決漸經宮樹遠涓涓徐向御溝平
晴虹一道城東去流下天津徹底清

西山夕照

一望西山萬疊幽晚來殘照未全收光生卉木丹青出
氣擁巖巒紫翠浮遠寺鍾聲鳴近夕長天鴈影度清秋
餘霞更泛前溪曲共愛朝宗歸水流

碧梧棲鳳

內苑梧桐碧玉枝九苞威鳳會來儀軒轅制律從前古
帝舜鳴韶記昔時朝日佇聞音噦噦秋風已見實離離
賢才匡輔思如渴吟罷卷阿賦此詩

秋水芙蓉

百頃龍池淨見沙芙蓉無數看秋花清香荏苒隨風遠
縟彩妖嬈帶露斜傍岸暎數西蜀錦涵波深浸赤城霞
天霜淒凜終難拒得似青松閱歲華

松聲

萬歲山前松葉青松風時復到重城蕭騷似聽龍門浪

清切如聞嶰嶺笙總爲吹噓隨處滿須知音韻自天成
人間絲竹徒盈耳我獨虛懷愛此聲

雪獅

來從西域康居國曾向天山雪裏行猛氣未如寒氣重
金毫已換玉毫清共疑白氎裝全體誰點丹砂着兩睛
若到峨眉瞻佛日始囙空幻悟無生

臘日宴百官 二首

民庶從來逢蜡樂歲時已近送寒期橫斜雪色舒梅蕚
荏苒風光到柳枝在野正當多暇日同朝幸及小康時
君臣契合皆千載既醉無忘誦抑詩

曙色曈曨曉正寒節逢臘日宴金鑾時和喜及羣臣樂
歲晚還同萬衆歡東覲彩雲飄欲近西山晴雪醉宜看
明良自古難相遇輔理深期海宇安

除夕

擊鼓驅儺歲又除千門光彩絢桃符華夷玉帛陳雙闕
歌舞笙簫溢九衢處處夜燈喧爆竹家家臘酒進屠蘇
須端明發同歡慶頒播仁恩到海隅

石榴

昔年漢使泝銀潢移得靈根自遠方纍纍綺囊含玉粒
纍纍錦腹貯天漿初看未可清心渴細嚼還應沁齒涼

新味由來重時物外庭分賜百官嘗

蒲萄

繁枝密葉翠重重嘉實勻圓萬顆同落落驪珠含露濕
垂垂馬乳帶霜濃摘來光動金盤內釀熟香浮玉甕中
儀狄見蹤懷禹德張騫何用更論功

暮冬即事

薦廟嘗魚歲欲周來時布令繼前猷豫調陽氣藏冰鑑
擬送寒威出土牛鴻雁將廻天北極斗杓徐轉啟東頭
勞農須道先爲具早待耕耘庶有秋

笙

伶倫象物製來精別鶴離鴻未足名鳳翅參差雲外下
龍吟凄切月中清徒聞仙子吹嶰嶺曾協韶音上舜庭
更憶君臣同宴飲古詩頌得續由庚

雪梨

雨足園林秋總實
廟庭薦寢喜傳看雲腴比似清冰結玉質還疑瑞雪溥止
渴未饒梅喝味解酲全勝蔗漿寒樊川大谷由來美何
必金莖奉露盤

孔雀

五色斕斒異衆禽遠方持貢比璆琳踈翎映日矯含翠

脩尾排星淺綴金絲繡禁登園扇好畫圖光映內屏深。
須知臣有誇詖者指爾為鸞感主心

白雉

入獻曾聞自越裳成周德化被遐方只今遠國仍充貢
却愧前賢未足方時與白烏同飲啄人將丹鳳比禎祥
顧勤宵旰膺
天眷長共羣黎樂治康

白鸚鵡

生来學語最分明況是奇姿照雪清色晃雕籠星眼活
影臨丹砌玉衣輕雲閒皓鶴應相並隴右珍禽浪得名

往事關心有韓賦敢因微物失賢能

鷺

素頂飄絲動作羣風標絕俗自振振行依碧草煙園玉
飛入青山雪點雲巢樹每看黃鳥並眠沙還與白鷗隣
無端獨有貪饞志毛羽雖純未足珍

鴛鴦

沙頭雙宿復雙飛羽族多情似爾稀春水紅衣長對浴
寒塘白首不相離崇高曾見棲金屋文采仍看上錦機
比似關睢德相近故因賞歎為題詩

螢

氣蒸腐草為螢火咫尺光明體甚微宛轉屢經花樹過
低徊時傍翠簾飛涼穿竹下踈踈影暗拂墻頭點點輝
志士當年持苦節滿囊曾映讀書幃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九

五言排律

元日朝賀應

制

鳳曆三陽始階蓂一葉新庶邦聯玉帛百辟會冠紳紫
殿香煙滿丹墀羽衛陳彌文周典禮大樂舜韶鈞北極
榮光動東風淑氣均謳歌通海宇和樂合天倫浩蕩乾
坤德汪洋雨露仁三呼祝
聖壽頌過萬年春

春日侍遊太液池應

制

麗日揚朝彩方池湛碧波鶬鶊鳴翠柳鳧鴈聚晴莎浩
浩春光滿融融瑞景多
聖情欣物遂
天意協時和紫萼明雕華丹泉影玉珂周文樂靈沼願繼
昔人歌

新正

鳳曆頒新紀王正肇此辰鼓鍾雙闕曙玉帛萬方春一
統車書混三陽淑氣臻壽觴從獻栢史冊愜書雲深荷
皇天眷當全造化仁復端同百辟祈穀及斯民渠柳枝初
發階蓂葉巳新方茲勤德政翊贊望臣隣

御溝春水

春雨添新綠潺湲泛御溝暖回涵日動凍解帶冰流滉
漾銀河接逶迤雪練浮虹光回鳳閣鑑影澈龍樓白鳥
盤旋下金鱗潑剌游靈源通太液咫尺是瀛洲

布穀 格物篇及爾雅注皆云鳩即布穀

鳥有鳲鳩類還兼布穀名巢居恒占鵲形化亦資鷹文
項含斑錦花膺雜紫紋傍林時喚雨徧野爲催耕春晚
聲逾切風和翅自輕獨知農事重亦使旅懷驚刻杖賜
耆老名官表異徵光華存典冊非但卜陰晴

雨後登樓

雨餘涼氣早縱覽上層樓簾捲千峯淨窻含萬木秋輕
陰隨霧散霽色滿空浮白鴈天邊迥玄蟬苑外稠江山
望浩蕩宇宙思夷猶未盡登臨興城闉夕景遒

麥秋

初夏薫風至高原近麥秋稍看黃似染猶帶翠如浮渺
渺輕花落紛紛寂穗抽力耕皆有望艱食亦舒憂計日
應須穫爲場必豫謀樹方鳴晛睆禽亦罷鈎輈所念三
農重常期六府脩方當植嘉穀先此詠來牟

水心亭

孤嶼清漪上波光四面浮登臨聊結宇来往必乘舟洞
達開朱戶周回俯白漚天光涵滉瀁雲影澹夷猶繞砌
丹蕖發環軒赤鯉游旌麾分兩岸咲語聚中流左右瞻
山色東西起棹謳清歡適閒暇昃景戒淹留

竹間亭館

亭館通幽處脩脩竹萬竿簷楹交翡翠窻戶暎琅玕秀
色侵階暎清涼拂座寒擇龍騰雨後笙鶴下雲端風露
霓旌濕冰霜玉節完爲憐孤直操長誕待栖鸞

萬歲山眺

瓊島依西苑登臨四望遙斷霞青嶂裏列樹畫屏中漁
澗泉聲細凝巒黛色濃上林歸宿鳥。太液漾流虹。晨訟
秋風合。人家夕霧濛憑高思不盡歸騎屬樓東

海島

海潤波濤靜天清島嶼幽崔嵬接層漢浩蕩挾洪流翠
靄連鼇背紅光見蜃樓雲霞通閬苑麟鳳比瀛洲採藥
誰能到乘槎或可遊凝眸望不極萬里正清秋

老人星

南極老人星分躔位丙丁秋高始光潤春半更晶熒燁
燁如珠暎輝輝伴月明應期隆壽祉觀象紀嘉禎
天意承孚佑予心敢怠寧所希王道正長照泰階平

聞砧

閨中萬里情秋夜擣衣聲離別年年遠愁思夜夜生風
前頻斷續月下最凄清縫製關心苦題封引淚零憂人
恒軫念觸事豈遑寧賜典應先給邊頭已合冰

甘露有序

永樂中甘露再降于
孝陵之松栢文武羣臣以爲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孝所致皆獻歌頌暇日披覽因以成
詩

珠阜零膏露璇霄委玉祥渟松皆泥泥濂栢更瀼瀼的
皪垂冰液玲瓏泫玉漿恭惟
皇德盛允兆
帝圖昌豐溢流天乳清甘勝蜜房金莖非可擬寶甕正宜
方歌頌今猶在流傳久不忘惟應務善繼永世挹餘芳

冬至

斗柄初回子洪鈞肇一陽寒多陰已極臘近日初長旗
影連霞彩鍾聲促曙光衣冠朝百辟簪蓋集多方道泰
承今日時和感
上蒼梅花將破玉柳色欲舒黃所頼民生遂還祈國祚昌
慶雲書太史歲歲獲豐穰

雪晴野望

積雪連畿甸憑高望眼明映天殊皓旰迎日愈光晶巖
壑瓊瑤滿郊原縞素平雲晴看有態川沍聽無聲表瑞
承
天意凝華眩目睛綴蘂珠的皪委砌玉琮琤宿麥春逾秀
長松晩更清豐登詠所望吟詠見深情

七言排律

早朝詩應
制

雙闕晨鍾闢九門華夷共拜
聖明君晴霞遠映東方曙和氣深含大地春玉笋班齊冠
珮肅金吾仗列羽旄分中天龍彩葳甤見上苑花香縹
緲聞貢篚將誠來海外
詔書遣使向河源八音諧奏儀丹鳳五緯宣文致白麟治
冠百王昭日月恩霑萬物合乾坤恭依
黼座承
謨訓長奉帷愉侍
至尊

翔鳳樓春望

翔鳳樓前春氣清偶因閒暇一來登遙山近水玻璨碧
細柳繁花錦繡明霞弄清輝連萬里日融佳氣藹重城
龍池波暖金鱗躍瓊島風高皓鶴鳴一統華夷遵正朔
九州貢賦入彤庭幸逢天地清寧日惟在羣賢贊治平

水亭偶成

池亭虛敞納波光亭上無風也自涼搖柳絛垂深見影
芙蓉花發近聞香彤簾高捲塵氛淨寶罽晴熏午漏長
宛轉畫闌横螮蝀參差碧瓦映鴛鴦雲邊秀嶺千層出
空裏遊絲百尺強玉軫冰絃彈古調錦鱗繡羽識清商
廣寒宮殿連蕭爽蓬島神仙隔渺茫俯念人間正炎暑
何能分蔭及諸方

金臺秋興

一望高臺思渺然黃金曾此重招賢奇才已際風雲會
盛事猶看簡冊傳遠樹蒼蒼含暝色平蕪漠漠帶寒煙
四郊禾黍登場日千里河山過雨天自古聖朝揚側陋
為君至道貢丘園同時俊傑皆登用庶衍
皇圖億萬年

秋日書懷

西風爽氣滿郊墟殿閣凉生暑頓無木葉飛丹霜落後
山光聳翠雨晴初祥雲爗煜騰雙闕王氣光華接兩都
仰荷

先朝垂慶澤祇承大統奉鴻圖年來豐稔資邦計國賴忠
良贊廟謨幸此秋成昭感格所希臣力爲匡扶

宴椒園

萬樹香風接禁闈芳筵曉啓賞春暉樓前蹀躞金羈滿
席上連翩玉斝飛太液波光澄灩灩蓬萊雲氣鬱巍巍
鶯聲巧囀調歌韻燕羽頻來拂舞衣翠栢凌霄擎寶蓋
絳櫻和露折珠璣飛丸錦翼隨風落舉網紅鱗出水肥
彩鳳翔鸞紛上下輕煙瑞靄共霏微乾坤浩蕩多生意
明哲經綸贊化機數尺遊絲留客醉兩行垂柳送人歸
萬方皞皞民同樂海晏河清自古稀

登翔鳳樓

畫棟雕楹十二層水晶簾捲午風輕九天日月開黃道
一統乾坤仰大明太液澄波春浩蕩蓬萊積翠曉崢嶸
遙看東岱尊峯遠俯視中原一掌平幽薊山迴圍紫禁
雲龍地擁接瑤京輕煙瑞靄高低見彩鳳祥鸞上下鳴
甲第歌鐘頻宴集比閭絃管雜歡聲天機流動羣生遂
和氣昭融萬化成滿目風光隨處好無端詩思一時生
揮毫寫就憑高意不覺飛花上翠屏

白雉

五彩成章世有之一姿純素古來稀金精特毓山林秀
玉色深含雨露滋高趣不隨烏雀老清標獨與雪霜宜
初呈丹陛增風采欲出雕籠惜羽衣柳外頻飛分翠靄
花邊久立轉晴暉閑眠玄圃光逾皎浴瑤池影更微
月窟銀蟾長共照宜春瑞彥舊相依峩冠每喜陪仙仗
修尾還憐簇羽旂蓬島聯翩千歲鶴上林輝映萬年枝
越裳職貢來重譯周室仁風被遠夷天地嘉祥昭至理
國家盛治介繁禧小心翼翼無遑暇成憲彰彰寔在茲
河洛圖書明造化唐虞禮樂際雍熙何時製就簫韶曲
佇看相隨彩鳳飛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九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

五言絶句

南郊省牲二首

肅駕出城南風靜霜華薄朝日上扶桑晴光滿寥廓
欽天奉精享備物候初春律應二陽月時將萬物新

曉日

曉日浴波紅霞迎出海東西山千萬疊一一翠芙蓉

漫興二首

日暖花爭艷春深柳正濃好山青冉冉流水碧溶溶
好鳥啼深樹輕鷗弄綠波揚花風外滿草色雨餘多

暮春偶成二首

垂柳渾如舞啼鶯宛似歌曉風初過雨庭砌落紅多
苑樹重重碧池風澹澹清雕梁歸社燕早晚看巢成

夜坐

夜坐喧已寂林鴉復棲來樓上參井西横纖月低

七夕二首

天孫罷機織靈飆翼高蓋河漢鵲橋成年年一來會
人人設瓜果坐待蛛絲結歟巧莫傷多傷多巧成拙

秋日西湖觀玉泉二首

淼淼拖晴練涓涓濺玉虹相看清興足萬壑洒天風

秋日涵空碧春風漾玉波東流入滄海倒影照銀河
千里同河潤從來利澤多飲餘清透骨可用解煩痾

春興五首

清鶯啼屋角乳燕語雕梁心靜焚香坐沉沉春晝長
柳色煙中綠苔紋雨後青池塘新水溢歘歘戲蜻蜓
日暖禽初乳天晴樹正花遊絲煙裊裊風颭任横斜
朝光通戶牖春色映簾櫳閒理綠桐韻泠泠松上風
草色芊綿碧楊花浩蕩煙端居觀物理造化自生成

雨晴對月二首

好雨炎蒸息輕風涼思生明月出海上淵然心景清

微雲澹碧漢月色炯池臺浩浩空明鏡清風滿素懷

秋水

秋水泠泠碧芙蓉淡淡紅菰蒲三百頃淅瀝響西風

移菊

素菊有貞性初從西苑移開花向書殿不比在東籬

栽竹

脩竹千萬竿初移自淇澳清風五月寒絶勝篔簹谷

池上雜詠八首

城闕朝暉滿林塘夏景明松聲兼鳥韻何必管絃清
穿花通紫燕傍岸戲青鳧幽山雲飛盡高樓日上初

樹亂疑雨氣花影訝雲陰拂拂霏山翠交交度水禽

偶過西池上悠然坐對山意將流水淨心與白雲閒

雲澹池波碧霞明島樹紅小舟維曲岸閒却釣絲風

魴鯉方游泳鳧鷖自往來飛潛各有適相對亦悠哉

游絲時上下舞絮更悠揚天淨無雲翳清涵一鏡光

小艇荷邊出長橋樹外通清飈聞汎汎鳴鳥亦喈喈

暮鴉

日暮飛鴉集盤雲勢僂低上林千萬樹並與一枝栖

鶴

苑內芝田鶴常懷萬里情夜深風露爽聲徹海天清

松下路 二首

青松臨大道日影方當午步輦暫來過蕭蕭不知暑

涼風一披拂松下流塵淨琴瑟聞笙竽泠泠滿清聽

詠荷葉 二首

亭亭立高蓋淡波翠相並下有雙鴛鴦搖蕩波中影

秋宵涼露下的皪荷盤內向曉忽驚風明珠圓復碎

白芍藥

玉砌花同潔瑤臺色共清東風洒香雪採擷可知羨

蘭亭圖

人物風流遠文章感慨餘千春不泯滅猶見醉時書

題竹石圖

春雲起蒼石晴雪墮青林惟有清脩士能存太古心

題竹

龍吟秋月下鳳舞碧雲端相對無塵慮青青玉萬竿

畫馬

孕奇自月窟充貢入天閑曾出陰山北功成百戰還

菊

花吐萬金錢重重浥露鮮名園秋色裏誰與比清妍

梅

疎蘂綻寒枝溪橋雪後時香風明月下冰玉共清奇

六言詩

過史館有作

蕩蕩光光四表巍巍舜德並華

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

上林春色 二首

春藹上林宮樹天清西苑烟峯點點落花微雨飄飄飛絮來風

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合泰意天心允合吾心

朝回偶作

紫閣雲霞曉露留碧花木春深閬苑光天妙理琴操太古遺音

觀書

開眼焚香清坐從容對卷沉思人心道心之別此理當辨幾微

梅

臨水一枝瀟灑搖曳高枝玲瓏每向上林雪裏擬芳先露春容

夏夜池上作

輕箑夕臨池上坐來暑氣全消魚乍見月驚散花影迎風動搖

題扇五首

月窟分來桂影玉壺瀉出冰華三伏都無暑氣九重獨有仙家

光采高超白綺清新寫出金箋一掃煩歊如淨滿懷涼思飄然

日下祥雲一片空中新月半輪清風千載長在揩白百億化身

夜共瑤臺賞月曉隨翠蓋趨朝但覺襟懷爽塏誰云天氣炎歊

紫鳳樓前日永海榴亭上風涼拂我絲桐一奏令人心境皆忘

題四時小景 四首

野寺香林深蔭山家小徑斜通溪頭楊柳初綠洞口桃花自紅

雨過諸山流黛煙開一水浮藍耕夫原上駈犢行客橋邊駐驂

蒼山澹澹秋色紅葉離離夕暉寺遠如聞鐘動林疏遙見僧歸

萬壑寒雲凝黯千崖凍雪模糊青帘誰家沽酒白舫何人捕魚

道中雜興 六首

數里青山負郭一溪流水環城風外垂楊學舞雨中黃鳥猶鳴

溪上柴門半掩樓頭酒幔斜懸暖日花枝滿滿和煙草色芊芊

隔岸青山數點繞村古木千林野老獨歸芳舍山童共挽柴車

冉冉江雲半斂娟娟海月初升樓外數聲長笛林間幾點疏燈

古人一去不返往事千年縈思掛劍尚留遺塚狀風猶

載殘碑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一

七言絶句

汶上

沙草茫茫汶水流昔年屯駐此經遊重來立馬懷千古落木蕭蕭暝靄收

閔子鄉有懷

符離山色曉蒼蒼山勢逶迤閔子鄉孝行千年誰不仰還應下馬祀徐王

仁孝由來著此鄉天教沙麓表奇祥萬年梁子山前水派衍天潢慶澤長

經憫忠閣故址

貞觀東征動六師憫忠當日有追思如今聖德霑遐邇不斷東夷貢篚馳

陰山大閱

百萬雄師陣勢開捷如飛電震如雷即看渺渺窮荒外氾掃胡塵捲地回

玉帶川

一道青川如玉帶浮光湛湛照人明皇威遠滌胡塵淨應解雕鞍洗甲兵

玉雪岡

萬乘平胡此駐營沙光石色照新晴遠山亦幸承
天寵千古流傳玉雪名

五雲關

此地重經駐六軍山川長是出氛氳當時
龍馭初過日五色光華見瑞雲

至清河望北京

聖主平胡萬里旋笙歌迎候擁香煙居庸直過清河去
一路嵩呼拜御前
九重宮闕見皇京一帶西山萬仞青
龍馭歸來
天亦喜。紛紛前面五雲迎

除夕偶成

高燒銀燭對金爐坐覺襟懷百慮無更向中庭看明月
共他澄澈似冰壺

柳梢春意

歲事將闌雪尚深淡黄柳色已含金也知天地回春意
先遣東風到上林
金河凍合未曾消忽報春光到柳條試向林間訪深淺
數聲啼鳥弄清嬌

春晴

東風吹暖弄新晴紫陌紅埃過雨清絃語不如鶯語好
千門萬戶聽春聲

新春即事

玉琯灰飛淑氣催青旂鸞輅祀朝回殿前未賜千官宴
先進
慈闈萬壽杯
東風澹蕩拂青旗一氣周迴海宇春便向三陽布新令
土牛先出勸耕人

初夏即事

薔薇花開揚柳垂綠陰深處拂黃鸝薰風滿院清和節。
漸是
神宮薦麥時
民家生業此時忙男執耕犁女在桑預勅有司休力役
不教徵召恐相妨

遠樹斜陽

萬里長天帶落暉蒼茫樹色望中微平郊漠漠行人少
目送歸禽相逐飛

夏日書懷

拂拭吳絲與嶧桐小涼亭上奏薰風滿懷拍拍陽和意
散在乾坤六合中

竹軒彈琴

南軒坐對竹蕭森拂拭閒調綠綺琴一曲猗蘭彈未徹。清風相答翠篁吟

觀畫

丹青絕藝近來稀看畫忽逸興飛自是良工用心苦。須從妙處識天機

書窻

鶯歌燕語弄晴暉掩卷微吟興不稀自倚書窻看春色落花游絮共依依

屏風

質樸端方數尺身。桓桓特立比藩臣。自從建置中庭外不受驚飆半點塵

晚涼

閒暇琴書足自娛每從周孔泝唐虞晚來彈到南薰曲。不但怡情詠舜雩

竹影 二首

玉漏沉沉夜二更琳琅空外送寒聲誰將千尺青鸞尾。閒向階墀掃月明

天上初飛白玉盤天風浮動翠琅玕何人吹起蕭韶管。更欲乘雲看廣寒

涼亭月夜

銀床夜滴梧桐露坐看冰輪霄漢高八極無塵涼似水。分明玉宇見秋毫

睡起 二首

三邊無警萬民安朝退恭承聖母歡日晏小齋聊隱几起拈書卷靜中看

日長庭院睡初醒梟梟爐熏一縷輕坐對小山渾咫尺落花啼鳥總幽情

舟中偶成

天光湛湛水溶溶。畫舫輕移太液風楊柳春深千萬縷鶯聲長在綠煙中

桂林秋曉

桂樹團團翠蓋陰託根内苑已成林。曉來但覺香浮動金粟枝頭玉露深

夜坐偶成 二首

明河如練月如瓊露濕梧桐欲二更秋氣清心眠未得坐聽玉管度鸞聲

桂樹清香夜更清心閒移榻坐前楹碧天萬里無纖翳時聽南飛鴻雁聲

碧梧秋月

梧樹團團月半規素華清影共徘徊夜深露冷天風動
疑是嫦娥跨鳳來

初冬即事二首

霜露淒清衆草乾輕裘初御北風寒梧桐落盡芙蓉悴
惟有黃花獨耐看
百穀收藏正此時農家閑道積如坻先歌清廟豐年頌
還賦車攻吉日詩

霜曉聞鐘

樓上鐘鳴五鼓時九衢車馬競驅馳霜華滿地誰聞卧
逐利趨名更不疑

鴈塔

巍巘孤標倚太清至今翔鴈避崢嶸世人多少凌高頂
誰見西方舍衛城

書籤二首

羲畫以來傳典冊石渠天祿峙如山名標部列分明見
探索資渠更不難
四庫之緘各有名象牙紅字紀分明何人獨不須資汝
合讓當年虞永興

筆二首

管城會聚中山俊元自蒙恬思有神解記三才兼萬物
未知操執屬何人
莫訝圓齊數寸身曾於文字策奇勳惟應得我仁民意
時布陽春及下人

墨二首

當年萬杵熟玄霜歷世流傳襲豹囊今日新春試新筆
滿堂飄拂是龍香
龍蛇滿紙光如漆如玉如金粲碧輝千載陳玄知創物
只今人重李廷珪

紙二首

蔡倫千載製來精海內掄材讓剡藤因有文章傳毛穎
會稽遂重楮先生

先朝制詔頒中外只寫黃麻與白麻瑩潔由來如美玉
鸞牋五色不須誇

硯二首

歙州何異端州好不道良工製作殊並置玉堂蕭爽地
陳玄毛穎日相須
含金抱玉最貞堅佳處研磨自引泉穎楮有奇能五色
看渠安靜亦千年

銅水滴二首

巧匠黃金鑄作新端溪紫璞遂相親腹中不有清如玉

那得筆箋出彩雲
鳳翥龍騰氣勢雄文章五色映長虹陳玄毛穎难能事
潤澤須資消滴功

水磨

逐水爲機置兩輪周旋不住雪繽紛功多力省民安佚
永念初時制作人

禹門桃浪二首

飛濤萬仞如雷吼春雨桃花漲正渾三十六鱗當變化
看渠一躍過龍門
風謝桃花盡倒吹禹門滾滾逐波馳乾坤大化能成物
各有飛騰點額時

漏聲

雙闕嵯峨倚碧霄金壺傳漏夜迢迢層城五鼓雞三唱
猶有餘聲促早朝

雙頭牡丹

名花一種逞嬌姿造化生成自爾奇並蒂相依如欲語
暖風微動雨晴時

花影二首

日弄花陰正好看碧雲緩緩度闌干無端晚向西風急
低舞輕搖未得安
爲愛花香與花影移床吟對自黃昏欲知夜氣今深淺
還向闌干記月痕

落花

落花半落每苔上紅白紛紛似繡茵莫道東風妬桃李
猶能點綴綠階春

藕

外直中通玉數莖鑑湖風味有餘清池亭六月消炎暑
不用金盤別進冰

山頂白雲

萬仞崔嵬倚碧空芙蓉高處白雲封應須出岫從龍去
還與人間作歲豐

荷盤露珠

池荷翠葉紛重疊箇箇盤承玉露濃風動明珠光蕩漾
却疑深處有驪龍

蓮塘夜月

菡萏花深露氣香冰輪初上映芳塘水晶壺內藏麩彩
疑是驪龍夜吐光

白鷺窺魚

溪上輕風拂頂絲溪頭拳足立多時一身皎潔心貪鄙
驚散游鱗空碧漪

書窻竹影

讀書窻外竹千竿明月輝輝午夜寒拂地清風涼影動只疑青鳳下雲端

羣鵞戲水

紅掌飄摇白玉翎春風逐隊泛波輕莫教蕩漾中流去恐入青荷觸露傾

新水浴浮鵞 二首

春水初生太液池雪毛紅掌泛晴漪桃花亂落東風暖正是羣游並浴時

杜若洲前白映雲碧波浮動自爲羣臨池點筆多清興不羨當年王右軍

題竹

何人筆有蘭亭骨寫此瀟湘一兩枝夜半天風下銀漢須聽吹出玉參差

橄欖

出自炎方臨瘴海從知萬里貢來難世人只解評生澁豈識餘甘齒頰間

茶

南土先春入貢時建溪陽羨最稱奇晚來石鼎松風畔清意悠然只自知

柳陰繫馬

楊柳綠陰閒繫馬騰嘶卓犖總龍媒如今散誕春風裏曾蹴沙場萬里來

慈烏 二首

朝暮飛翔繞上林羽毛元不異凡禽雕籠綺檻紛呈瑞未必皆存返哺心

乾坤大化生人物仁義良心賦予同自古明王敦孝理此禽合置玉墀中

蟹

青筐紺甲大如嵒沙浦羣行亦快哉霜後金穰肥似髓斫螯端可薦金杯

金橘

纍纍佳實粲金丸味勝瓊漿色勝檀清旦寢園祗薦罷外廷還逓賜千官

紫駝 二首

奇形崫嵬生西域踏雪鳴風萬里來一片鈴聲度沙磧路人知是遠人歸

渺渺關山重復重千鈞任載去從容世人爲有肥甘戀只說雕盤割紫峯

鴈字 二首

鳥跡篆書今寂寞為行為字出青冥寫來一段西風景
江北江南總動情

祥雲五彩麗秋天如鳳如鸞架碧霄笑爾含情比殷浩
書空終日不成篇

白菊

一種秋花異衆芳重陽時節雪生香姿容不稱凡情愛
只好移栽近玉堂

書窓菊

秋晚齋前菊鏡開玉英金蕊共遶廻清香不斷侵書帙
何必東籬泛酒杯

上林歸鳥

歸鳥聯翩夕照低上林千樹與雲齊秋來田野多增繳
任擇高枝自在栖

山茶二首

庭下山茶昔日栽綠雲繚繞護亭臺秋風已過渾如舊
猶自凌寒犯雪開

擅心絳質玉瓏璁歲晏繁開荷化工豈似東園桃與李
須臾映日又隨風

梅花二首

羯鼓催春春放早碧桃紅杏一時看秋風未至皆零落
得似梅花見歲寒

大庾嶺頭千萬樹年年第一得春風罷垂他日成嘉實
金鼎調和並有功

紅梅二首

春氣初回歲又闌暗香浮動滿溪山神仙只戀羅浮住
鍊得丹砂換玉顏

冰姿未必能持久却怕朝來看似醺疑倒西湖作春釀
林家亭上共金尊

題梅

百花第一占春魁玉蕊瓊葩映雪開畫史何人得天巧
梨雲瀉出墨池來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一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二

七言絕句

都城紀勝詩 總序

都城外山川之勝，西山爲最。層峰疊嶂，清泉曲澗，深谿幽邃，咸稱清賞。間閱地志，擇其勝者，各賦絕句紀之，凡十有八首。

平坡山

西望翠山秀色多，山前小阜記平坡。千年古寺煙霞裏，猶有幡幢映翠蘿。

棋盤島 金章宗嘗因棋於此

金主當年政務閒，曾攜棋局坐山間。白雲杳杳寬旋遠，芳草萋萋夕照殘。

黑龍潭

澄潭百頃傍青山，靈物何年此處蟠。幾度行天作霖雨，山中雲氣黑漫漫。

翠峯

山深疊疊復重重，聳出崔嵬四五峯。若比匡廬真彷彿，白雲高捧翠芙蓉。

玉蓮池

萬朶芙蕖照水開，皎如玉雪淨纖埃。若非玉井移根至，定自廬山社裏來。

栢山

千株古栢倚巖崴，上有千年白鶴巢。世外風霜幾搖落，巖前翠色故清高。

卧龍岡

四望翠山勢獨雄，蜿蜒廻伏似蟠龍。鍾靈聚秀從千古，紫氣榮光接九重。

天津嶺

何年此嶺記天津，地勢崇高俯白雲。會倚淩風上高處，手攀銀漢摘星辰。

桃花峪

春風不斷聽鶯啼，滿澗桃花路欲迷。縱有漁人來放棹，不教錯認武陵溪。

十八盤

翠峰疊巘碧嶙峋，石逕縈廻十八盤。往往山巔有雲氣，爲風爲雨弄朝寒。

望仙嶠

古壇雲霧長陰陰，碧桃花開春色深。昔人望仙仙已遠，何處更聞鸞鶴音。

百泉溪

山下涓涓百道泉冷泓秋色映青天合流東注長溪去。
多有農人引溉田

東西龍門

兩崖相向倚天開中有溪流一道來聞說神龍曾蟄此。
春深猶自起風雷

龜石嶼

巖巖石嶼似靈龜綠染苔痕雨過時何異洛書呈瑞日。
崢嶸玄甲露睛漪

雙泉

香山石竇雙流泉脉脉迢迢年復年分流宛轉出山去

兩道銀河落遠川

談玉鳩

清絕山中談玉鳩仙人曾此煉金丹千年猶有遺芳在
瑤草琪花滿石壇

摘星嶺

俯視諸山皆蟻垤摘星亦欲上崔嵬天經布列非當摘
摘取為霖傳說來

天門關

崖寧森森虎豹蹲東西拱列衛天門上通北極微垣近
知有從來帝道尊

觀羲之法帖

虎卧龍跳筆勢雄後來臨寫竟誰工秋蛇春蚓紛紛出。
俯仰人間思不窮

月夕

清夜乘涼步翠移芙蓉池上月明時一雙水鳥忽驚起、
飛入池南楊柳枝

秋夜

露華如玉綴簾叢蟋蟀秋聲處處同永夜重城更漏靜、
萬家砧杵月明中

三月十七日喜雨

布穀聲中農事急田家方此惜春乾。朝來一雨成霑足。

便覺紛紛語笑歡

新作禮部賜落成之宴

新建春宮喜落成永懷三禮奉神明尚書寶領夔夷職。
夙夜無忘秉直清

早秋思邊士 二首

大火西流暑氣殘秋風邊戍已先寒聞人入夜砧聲急。
尚想成衣欲寄難

絕塞高秋馬正肥征人曠備少閑時從知仰見南飛雁。
總欲題書索寄衣

萬竹秋聲

西園萬竹森如玉，夜半秋聲振寒綠。鏗戛宮商滿太空，
鬖髿蛟龍起深谷

太液池上望萬歲山 二首

瓊島千尋俯綠漪，島中樓閣碧參差。廣寒太液由來好，
蒻水玄洲未必奇

萬歲山頭百尺臺，四時瀟洒淨纖埃。臺前綠樹皆松檜，
只許閒雲皓鶴來

清河道中小獵

暖日晴風沙草肥，桃花未謝杏花稀。道傍狐兔避行騎，

引起蒼鷹掠地飛

柳亭午坐

輕風澹澹柳陰陰，永日都無暑氣侵。宴坐何須奏絲竹，
流鶯不斷有清音

三月望日策進士

天上星華聚壁奎，階墀濟濟集羣才。文章誰應龍頭選，
預擬南山詠有臺

金水河偶興 二首

漠漠輕風蕩碧瀾，晚涼閒傍石闌干。芙蓉蘋藻參差見，
鸂鶒鳧鷖縹緲看

風前桂樹晚香飄，紅艇輕移過畫橋。忽有語聲驚宿鷺，
一行如雪上雲霄

登城樓書所見 二首

迢遞川原雲霧斂，參差樓觀夕陽明。萬家林樹緣城綠，
一帶雲山繞郭青

西望平岡三十里，晚來道路起飛埃。旌旗小隊穿林過，
知是山中射獵回

萬歲山四時詠 四首

和風淡蕩暖煙輕，長日流鶯送好聲。芝草很圩春自長，
蒼松翠栢晚同青

涼滿高臺翠滿林，南薰不遣一塵侵。鶴巢琪樹風煙古，
龍臥碧池波浪深

千巖翠樹不知秋，丹桂香中玉露浮。大地山河階戺下，
尋常一到廣寒遊

山高先見扶桑日，逈得陽光散曙寒。每向臘前看瑞景，
瑤花飛繞碧闌干

太液池四景 四首

水影虛涵一鏡中，晴光搖蕩暖雲紅。小桃花重初經雨，
蒻柳絲柔屢舞風

暑雨初過爽氣清，玉波蕩漾畫橋平。穿花小燕雙雙好，

泛水閒鷗箇箇輕

新秋涼露浥荷叢不斷清香逐曉風滿目穠華春意在
曉霞濯錦照芙蓉

池頭六出花飛遍池水無波凍欲平一望玻璃三百頃
好山西北玉爲屏

觀田家土床

土床坐卧亦安身草屋荆扉不道貧勤苦一生躬稼穡
華裀綺褥屬何人

雪後步池上

飛雪初停霽景新玻瓈萬頃淨無塵臘前三白占豐歲

已有歡聲動四民

池魚戲藻

雨過方塘漾碧漪潛魚游泳及春時躍萍戲藻閒還散
因憶成周在鎬時

谷鳥遷喬

東風幽谷乍回春好鳥先知氣候新飛向垂楊最高處
數聲鷩起倦遊人

園蜂釀蜜

盡日紛紛逐暖風飛來飛去繞芳叢百花采遍方成蜜
一味甘香念爾功

徑蝶尋芳

宿雨纔收曉色晴翩翻園徑往來輕當春萬物皆飛躍
戀彩尋香獨有情

林鳩喚雨

城東飛過又城西苑內林中不住啼似識農家方舉趾
欲催時雨潤耕犂

汀鷺窺魚

淺渚風飄雪頂毛窺魚盡日不辭勞蕭閒得似松梢鶴
夜靜月明清韻高

梁燕銜泥

下上迎風弄好音營巢偏向畫梁深往來一任低飛過

莫墮芹泥點素琴

沙鷗泛渚

東風池上泛輕鷗雪羽霜毛映碧流已是機心兩忘卻
往來常近木蘭舟

荷錢貼水

新荷出水乍田田比似青蚨箇箇圓裝飾湖光春富貴
金鱗翠羽共鮮妍

柳絲綰霧

婷婷嫋嫋萬千絲綰霧縈煙曉望迷惟有流鶯最相棲

春來長向此中啼

荇帶牽風

參差水荇亂浮波翠帶牽風長漸多幾度臨流看躍鯉
却疑鮫室弄金梭

草襯鋪徑

細草如裀望轉濃延堤接徑綠茸茸東風曉過看尤好
點綴飛花數片紅

小山老檜

千歲霜根蔭玉泉凌空老氣結蒼煙夜深聞作蛟龍吼
風雨蕭蕭秋滿天

鶴雛

翙羽毿毿長未齊庭階蕭散有仙姿丹砂頂就終高舉
閬苑蓬萊處處宜

題崔白蘆鴈

渺渺蘆花淺水流隨陽已足稻粱謀絕憐妙筆天機到
寫出瀟湘九月秋

題春牧圖

雨霽沙暄綠草豐長溪新水碧溶溶牧人亦有相忘意
枕稻春風淡蕩中

畫鷹

金眸玉爪擅雄才滄海東頭遠貢來八月秋高奮霄漢
肯因狐兔掠蒿萊

題梅花寒雀圖

雪蘂冰梢一兩枝幽禽聚語亦怡怡乾坤初放春消息
已被人間畫史知

韓幹馬圖

神駿昂昂不可羈追風躡電見雄姿時平海宇無征伐
沙苑秋高苜蓿肥

題寒鴉圖

霜氣棱棱晚作寒斜陽最好在林端畫師不有翱翔意

那得盤雲卷裏看

題胡騎圖

絕漢茫茫白草衰秋風數騎立沙隈可憐部落今星散
近日多隨詔使歸

小孤山圖

吳楚崢嶸第一關半江飛翠落雲間乾坤萬古雄孤柱
特立東南見此山

蘆鴈圖

宿食蘆花淺渚傍近來多說過衡陽只今江海稀增繳
况是秋風足稻粱

枯荷鷺鷥圖

落盡芙蓉秋葉乘飄蕭玉雪静相依天寒水淺魚蝦盡
不媿貪饞得食肥

百馬圖

鳳臆龍鬐四百蹄驍騰總是渥洼姿圉人年少如林立
手挽紅韁不敢騎

題袁安卧雪圖

洛陽飛雪浩漫漫閉户高眠不道寒心事無求亦無累
清風千載一袁安

題丙吉問喘圖

爲相憂民世已稀陰陽燮理幾人知只今側席求良輔
會有仁賢慰所思

題畫牛

及時春雨足春田効力耕犁不待鞭若論養民功第一
騶虞麟趾亦推賢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三

七言絶句

郊壇省牲 二首

擬潔蘋蘩表至誠今晨首事必親行奉常自此遵修職
日舉香泉爲滌牲

南郊享祀貴何如黍稷非馨德有餘不獨齋明當對越積
誠好自滌牲初

南郊齋宮偶成 五首

視聽無塵萬慮清肅恭坐對月華明欲因來日蘋蘩薦
表此惓惓一寸誠

祖宗積累付羣民覆載生成荷
大鈞直以精純修祀禮馨香庶可格蒼旻

齋宮咫尺接
天庭肅肅神光衛百靈午夜碧霄清似水恍聞鈞樂降雲
軿

萬里晴雲斂碧虛精禋頻仰太清居粢盛備潔天壇肅
闗事鳴珂步玉除

大統相傳荷
祖宗巍巍功德與
天崇皇圖永遠山河固萬歲

南郊享祀同

齋夕偶成 二首

玉漏沉沉夜氣清寶香霏霧對齋明國家報本存禋祀
思爲蒼生表至誠

至道昭明如日月萬年俎豆有輝光悠悠景仰先師訓
端坐清宵思不忘

元宵 十首

萬炬遥連泰乙祠上陽花樹憶當時何如一片天成景
萬歲山前太液池

玉泉春水浸瑤臺蓮炬光摇畫舫開總説六鰲來海上
誰知天上是蓬萊

九陌笙歌徹夜聲禁城燈火萬枝明祥飇微動浮雲斂
天意分明慶太平

萬景回春玉燭調元正晴霽到元宵燈城火市人歡集
共説豐年樂事饒

華燈遠勝上陽宮午夜光摇百里紅自是昇平多宴樂
年年喜與萬方同

今夕何殊泛海遊蓮燈萬點照龍舟馮夷宮裏鮫綃就
進到鰲峯頂上頭

萬仞鰲峯麗紫霄九成音樂奏雲韶宮中五夜瓊筵啓
自有神仙絳節朝

鳳城元夜景融融萬點燈光照九重特詔金吾開夜禁
要將樂事與民同

萬朵金蓮一色新鰲峯聳翠接天津喜看燈月交輝處
民物熙熙總是春

金鑰重門夜不關六鰲海上駕仙山燈光月色堪遊賞
人在蓬壺閬苑間

春日偶成

和氣初回淑景新雪消冰泮不生塵東風一曲清平調
萬戶千門總是春

初度日感懷 二首

祖宗積慶及予身祇嗣鴻圖主下民天地深恩難補報每
逢今日重酸辛

永念劬勞恩德重傷心
嚴侍已無期年年此日春光好惟拜
慈顏獻壽巵

生日賜蹇義等四人宴內庭詩 有序

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兹逢初度之辰先期甘雨夜
降時物蕃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懽慶群臣朝賀之
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年之壽
聖情悦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淺膺
天眷上怡
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
嘉不忘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
云詩曰
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闈樂壽康初度喜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

答諸學士進謝表 有序

朕念卿等弼亮之勤晰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閣

儆有錫賚以見君臣相與之意而卿等乃以表來謝
覽之備悉忠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咨詢處
回看文星爛有光

巡邊駐營宣府 三首

旌麾十月出巡邊翠柳行行拂曙煙一路冰霜渾未見
關城和氣似春天
紫山千疊護層城城上旌旗映日明桴鼓不驚邊儌靜
耕疇處處樂秋成
接堡連城鐵石堅更無峻嶺及長川巡臨喜看邊防好
賜賚先旌守帥賢

池上小立 二首

春柳毿毿拂地垂春波湛湛碧如苔金魚藻下聚還散
白鳥荷邊去復回
暖風融日不生波隔樹喈喈鳥似歌閒看棹郎將小艇
競銜翠荇入青荷

海子上即事

裊裊垂楊澹澹煙波光搖漾鏡中天小童蕩槳橋南過
驚散鳧鷖綠嶼邊

觀泉

一泓來自西山下百里縈廻引玉虹更出天津向滄海
為潮為浪去無窮

小山漫興 二首

青松白石繞嶙峋芝草琅玕絕世塵閒暇有興成久駐
落花啼鳥不勝春
珠簾一片瀉飛泉古栢幽篁不計年清景留人歸屢晚
綵船長繫畫橋邊

東郊省耕 二首

布穀聲中雨一犁男耕婦饁滿東菑古來稼穡興王業
載詠豳風七月詩

七廟粢盛仰藉田萬家煙雨早春天莫辭東作多勤苦行見西成大有年

催耕

雨過郊原景物榮聲聲林外只催耕飛禽也解憂農事守令須慚勸課名

暮春書所見

柳色籠煙迷閬苑鶯聲啼豈滿京華惜春莫謂春將晚景物逢春晚更佳

夜軒觀史

月明風細夜窻虛獨坐潛心對典謨景仰明良千載上

如聆吁咈與都俞

賜廷臣榔梅詩有序

武當山有榔梅實不常結惟豐歲則結之蓋真武靈貺也近守臣以榔梅之實來進謂所結倍於前誠豐年之徵也既獻

宗廟進之

母后而以其餘分賜卿等尚益相與勉於屢豐年之召

詩曰

纍纍仙實應年豐俯仰深慚贊化功尚賴賢良勤勵翼爰將此味與卿同

賜內閣學士新藕詩有序

南京進至新藕朕以祇薦

祖廟恭獻

母后復惟卿等恪勤厥職以翼予躬宜共享之因賦詩一章以道意云

瓊液瀜瀜味獨新冰絲娟娟藹餘芬豈徒玉節滋秋氣還美膏中星斗文

喜雨賜廷臣詩有序

國家所重者豐年也茲值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霑足秋成之望實兆於斯予心嘉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

并賜詩一章尚冀贊翼予躬以共亮天功云

沛然一雨兆年豐喜氣懽聲四海同咨爾群賢勤贊翼共成治理答天公

端陽賜宴詩有序

朕惟海宇清寧國家無事亦惟爾左右賢臣匡翼之功茲遇端陽嘉節特賜角黍蒲醪用表同樂太平之意復製詩一章以詠歌之

南薰殿上日華明文武衣冠總俊英角黍蒲醪開宴集何如仕代賜梟羹

扇八首

千載祥鸞振羽毛雲光燁燁拂青霄九華枝上凉風起
欲共南薰入鳳韶

秋水芙蓉巧剪裁清風欲動綵雲開南薰殿上隨朝去
帶得天香滿袖回

蓬萊紫幹削冰霜雪繭銀箋出上方化日舒長更漏永
朝回徧得侍清光

炎景方隆日正長瑤臺史館汗霑裳操持誰奪天公妙
一握清風六月凉

古來白羽亦稱雄虎旅千羣指顧中爭似太平無事日
芙蓉亭下引清風

紫禁鐘聲曙色開月華雲彩共徘徊簫韶九奏昇平曲
疑是當年瑞鳳來

何須避暑翠微宮自有凉生掌握中豈但目前清似水
仁風更與萬方同

祝融司候日偏長應有炎威散八荒我實有心敷惠澤
仁風咨爾為宣揚

端陽賜扇詩 有序

端陽節屆天氣猶炎朕方咨爾羣臣祗修庶政茂協
天時以成長養之功茲因賜扇特賦詩一章以勉之

金箋玉藻絢天光炎景方中化日長好播仁風彌六合
豈徒懷抱欲清凉

賜廷臣食鰣魚詩 有序

茲者南京進至鰣魚謹以薦
宗廟獻之
母后尚食方進之際切惟朕肱賢臣輔朕為理宜共享之
特命侑以醇酒齋賜卿等因思古者君臣燕樂有嘉
魚之詠復製詩一章以見意云

玉鱗千里貢天厨紫殿南薰四月初千載明良同燕樂
新詩喜得繼嘉魚

賜羣臣石榴詩 有序

尚食所進石榴味清而雅朕嘗一御輒有託物興懷
之意因成一詩并賜卿等以見不獨欲同此味而已
其尚有以體予懷哉

苑內摘來羣玳瑁心中吐出萬珠璣為憐頗有鹽梅味
滿望忠良慎莫違

重陽賜輔臣宴 有序

今歲禾黍豐登人民康阜茲又重陽節屆霽景澄明
正樂太平時也朕念卿等燮理輔翼之功理應同之
特賜花糕菊酒并詩一章以寓朕意

海宇清寧百穀豐重陽嘉節萬方同摘萸把菊開芳宴

益勵羣臣猷亮功

新月二首

半輪斜傍斗牛西萬國山河影尚微謙德從來能受益
會看圓滿播光輝
年年十二見團圞月月初生只一彎幾度經行箕畢處
也多風雨布人寰

宮柳鳴鶯二首

掖垣深處萬絲垂曙色初分巧囀時聲協簫韶千載上
彤庭應有鳳來儀
翠色重重繞禁城春風枝上月三更掖庭未奏雞鳴曲
夢裏鶯聞第一聲

平堤新柳

平堤雨過淨無塵淡鎖輕煙綠未勻好看垂絲千萬縷
東風占斷艷陽春

花亭春宴

綺筵桃李鬭妖嬈蝶拍鶯簧雜鳳韶春色無邊清晝永
况逢明日是花朝

賞牡丹

芳名獨占萬花魁况值東風爛熳開最是畫欄歡賞處
春光齊泛紫霞杯

流觴曲水

玉龍噴水自天池曲折成文泛酒巵暇日臨流觴詠處
清風如與昔賢期

江燕引雛二首

柳暗花明屬暮春引雛時復到溪濱幾回得食歸來早
並立雕梁教語頻
教引殷勤不憚劬朝臨小沼暮平湖不如養就高飛翼
能似祥烏反哺無

蹴踘

寥寥清陰接月宮錦衣花帽蹴東風最憐宛轉如星度
今古風流氣槩同

綠陰清晝

庭樹成陰麥雨晴清和天氣日晶明午窻更覺南薰與
一曲瑶琴萬古情

梅

萬花如雪臘前開玉骨冰肌絕點埃可是一陽初動處
首將春信到蓬萊

題古松圖

虬枝鐵榦倚崔嵬白晝煙雲黯不開廊廟方資梁棟具
可令巖谷有遺材

題趙子昂蘭石

楚畹春風紫紫莖洞庭雲暖見蕤蕤堪同貞士論堅操。
未許幽人充佩幃

題商德符小景

雲外峯巒聳碧天長松落落翠含煙何人散誕看飛瀑
疑是當年李謫仙

題青山白雲圖

雲白山青積雨餘野橋茆屋樹扶疎。行人向晚歸何處。
落日滿林啼鷓鴣

題柯敬仲疎篁古木圖

老樹無枝不着霜清風搦搦動疎篁蟠根未覯蒼龍化。
結實終期宿鳳凰

題歲寒圖

百尺龍鱗苔蘚斑梅花竹色共清寒畫師知有冰霜操。
漏作人間三益看

題赤壁圖

臨皋亭下清秋夕白露横江月滿空一曲洞簫情未已。
遂將感慨論英雄

雪景

朔風三月吼川原吹雨成花處處繁大地盡爲瓊玉境

光華一色照乾坤

題雜畫九首

草蟲

微物及時皆自得栖跄綠葉隱芳叢乾坤一展生成意
妙入霜毫點染中

山水

青山重疊澗之濱隱隱松蘿浩浩春比似商顏更清絕
此中疑有茹芝人

鶴

自啄玄芝飲翠泉蕭閒何用軟華軒露寒月白夜將半

清唳一聲秋滿天

蘭

紫莖翠葉發春芳露浥風含不斷香最伴瑤琴有清趣
宣尼古調故難忘

猿

巫峽迢迢鎖暮雲攀蘿懸樹動成羣今朝畫裏分明看
頗勝孤舟月下聞

蝶

粉白腰黃漾翅輕尋花戀草故多情世人只說莊生夢
肯信元嬰畫有名

檜

老幹崔嵬歲月深童童如蓋宕蕭森畫圖寫得天風趣

彷彿清渾龍夜吟

蒲萄

翠蔓蜿蜒上碧空驪珠錯落卧蒼龍誤將點染誇奇絕

誰識張騫奉使功

魚

揚鬐鼓鬣戲清漪春水溶溶三月時祗恐風雷起平地

飛騰變化上天池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四

樂府詞

應

教賦北京八景詞 有序

宣德庚戌秋農務既閒祇奉

聖母皇太后鑾輿出遊近郊

聖母覽山河之佳麗念八景之有名命爲歌詞謹遵

命譔進令侍者歌之以侑

壽觴云

點絳唇

寰宇雍熙。萬方寧謐升平世。美景良時。溥四海皆春意

混江龍

古今形勢看山河環拱壯京畿萬邦一統。八表同歸。碣石東連滄海闊太行西與白雲齊聳碧峰芙蓉露濕。壯金城睥睨雲低瑞靄九霄騰王氣彩霞千疊聚朝暉極四海盤天際地偉重關獻秀攄奇雨露八荒均霈澤梯航萬國萃華夷仰

宗社綿延有慶祝

聖慈福壽天齊環遶境總是太平時圓蒼生共樂雍熙世。

彩雲慶會瑞日光輝

油胡蘆 居庸疊翠

聳巍巍雄關鎖翠微。雲霧裏龍騰鳳翥勢逶迤。芙蓉千疊飛空翠。畫屏一帶煙光媚。遠望着半空中錦繡堆。細看處五雲遶翡翠圍。跨龍沙萬里臨荒裔。直須是千萬世壯京畿。

天下樂 玉泉垂虹

碧嶂流泉一派垂。逶迤霜練飛。玉蕩漾曳晴虹。溜翠屏漲日暉。聲淅瀝透石巖。韻琮琤響澗溪。似銀河九天下墜。

那吒令 太液晴波

蕩暖風翠堤。漾晴光綠漪。欣微波乍起。湛冰壺影裏。魚游池水湄。鳥鳴芳樹底。菰蒲長矧影。翻菡萏發天香細。喜惟遊正及芳時。

鵲踏枝 瓊島春雲

碧波深彩雲低。瓊島上五色絪縕粧點着十分妍媚。看無限繁華綺麗。近蓬萊映日爭輝。

寄生草 薊門煙樹

樂四野民生遂。壯重城地坦夷。四時中無盡惟遊意。薊門深茂樹攢空翠。淡煙凝十里羅旌旆。芳辰爭傍綠陰嬉。玉壺總向花前醉。看來佳人如簇沸笙歌。塵滿堤鶯啼燕語春明媚。青絲紫鞚人飄逸。吳紗蜀錦身華麗。風調雨順太和年。民安國泰清平世。

後庭花 西山霽雪

正嚴冬飛雪墜。西山上積素迷。萬壑內瓊瑤飄洒。千岩裏六花亂堆。喜東風潛回春意。布陽和淑景移。漸中峯開翠微。暖融融春日遲。黛鬟分露遠眉。望天邊玉筍齊。半空中圖畫披。

青歌兒 盧溝曉月 金臺夕照

鶯曙色銀蟾初墜。長橋外馬蹄聲碎。轉眼金臺日又西。暝色淒迷。遠樹鴉啼。霜華交飛。遙睇天涯。想前代此處

招賢築臺時。令須繼。

尾

昇平世普四海生民無事。但祝
慈顏萬壽期。寸心長難報春暉。正逢着美景良時。鳳輦鸞輿出禁闈。閒賞玩覩山河壯麗。想八景最繁華勝地。奉
聖母萬年歡。壽筭與
天齊。

慈壽萬年曲 醉太平 三首

祖宗積至仁。一統御臣民。眇躬嗣位繼勞勤。朝廷幾務殷。

九州四海皆從令。文臣武將皆承命。自惟才識豈予承。

荷
聖母仁慈教訓
邦家樂太平兵備飭遊庭時巡田獵趁秋成期胡塵爾
靜犬羊千隊肆縱橫六軍熊虎咸思奮不旬日掃蕩妖
氛。荷
聖母仁慈教訓
慈闈千萬春萬福總來臻
深仁厚德配乾坤家國承
弘慶時和歲稔樂昇平紫霞觴進千年醞九天仙樂奏
韶鈞荷

聖母仁慈教訓
醉太平 七首
撫時光太平愛天宇澄明風調雨順穀豐登美融和瑞
景三綱明五常正扶植乾坤定萬方寧四海清撫馭華
夷靖羣才升庶政成契合君臣慶荷賢良股肱
坐皇宮九重思田里三農萬方民庶賴時雍念居高任
重好文才好武功箇箇看登用遠夷屬遠羌戎處處來
朝貢自南北自西東一一盡朝宗在明良協恭
古唐虞聖君與伊傅賢臣體天行道治黎民致華夷效
順法乾坤溥仁恩盡敬承洪運奉郊禋學宗親篤志承

先訓用儒文整戎軍勤力保斯人輔臣同敬謹
好韶華是春賞令節芳辰太和生意滿乾坤荷乾坤至
仁杏花榮李花榮廣大天機運山光清水光清上下飛
潛畬早田耕晚田耕勤力見農民太平嘉景新 右春
屆朱明夏景際海宇時平黃雲渺渺麥先登下民相喜
慶竹陰清柳陰清適體炎歊淨蘭香清荷香清得趣涼
颸應宮音清徵音清解愠五絃鳴鼓南薰細聽 右夏
碧梧含露涼丹桂發天香高秋明月滿清光稱人間翫
賞穫豐穰積囷倉已足三農望整戎行慎周防申飭諸
邊將撫時康賴賢良共酌九霞觴詠卷阿鳳凰 右秋
撫添光轉九。又改服迎寒彤樓晨倚碧欄干俯千山萬

山。雪飛團冰凍乾曠望河流斷被衣單執戈難遠念邊
城畔。公務閒私計完喜得兆民安漸陽回六琯 右冬
雪詞 四首
三冬節六出花瑞豐年古今無價徧光輝瓊樓玉榭樂
昇平普天之下
右北壽陽曲
徧四海安寧大一統澄清沖和嘉氣兆豐登散瑞雪盈
盈瓊瑤處處相輝映笙歌在在相催慶邦家永永樂昇
平。荷

皇天賚命

右北醉太平

飛𥘉雪正是小春時節瑞氣沖和勝玉闕普清光暎徹況是滌塵清絶嘉共臣民懽悅一統乾坤春意達大明昭日月

右南謁金門

樓臺上下覽花舞徧大地光凝素蓬萊天近廣寒宮正在五雲高處翠舞珠歌仙般御醑謌龍香度　下方俯視烝黎聚安作息怡朝暮重增忻喜樂無厭肯忘益勤綏撫體天意同仁一視洽普天率土

右南柳揩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四

明宣宗詩文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按明史藝文志載宣宗文集四十四卷今未見傳本此冊僅廣寒殿記一卷玉簪花賦一首詩歌詞曲三十九首非其全帙也朱彝尊明詩綜所錄宣宗詩多此冊所未載意者彝尊尚及見其集歟

元宮詞一卷

不著撰人

民國上海醫學書局影印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宮詞一卷》提要

元宮詞

元起自沙漠其宮庭事蹟迥異狄[illegible]之觀者然要知一代之事以紀其實亦可以備史氏之採擇焉且元於今至為近代而宮庭深邃人罕得而知也永樂元年

欽賜余家有一老媪年七十矣迺元宮之乳姆女常居元之宮中能通胡人書翰知元宮中事為最悉間嘗細訪之一一備陳其事故余詩中所詠皆元宮之實事亦有史未曾載外間不得而知者余詩百篇則能見之矣遺之後人以廣多聞焉

永樂四年春四月朔日蘭雪軒製

元宮詞

明東吳毛　晉子晉訂

大安樓閣聳雲霄列坐三宮御早朝政是太平無事日九重深處奏簫韶

春日融和上翠臺芳池九曲似流盃合香殿外花如錦不是看花不敢來

撒殿巍巍西內中御筵簫鼓奏薰風諸王駙馬依稱壽滿酌葡萄飲玉鍾

雨順風調四海寧丹墀大樂列優伶年年正旦將朝會殿內先觀玉海青

東風吹綻牡丹芽漠漠輕陰護碧紗向晚內園春色重滿欄清露濕桃花

上都四月衣金紗避暑隨鑾即是家納鉢北來天氣冷只宜栽種牡丹花

合香殿倚翠峰頭太液波澄暑雨收兩岸垂楊千百尺荷花深處戲龍舟

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

曉粉錢開歲歲新例教出外揀諸親媎來父母曾相囑侍奉尤當効力頻

興和西路獻特新狸而平波顆顆勻捧入內庭分品第一時宣賜與功臣

王孫王子值三春火赤相隨出內門射柳擊毬東苑裏流星駿馬蹴紅塵

闔闔門開擁鉞旄千官侍立曉星高尚衣欲進虬龍袱錯捧天鵝織錦袍

侍從常向北方遊龍虎臺前正麥秋信是上京無暑氣行裝五月載貂裘

清寧殿裏見元勛侍坐茶餘到日曛旋著內官開寶藏剪然段子御前分

瑞氣氤氳萬歲山碧池一帶水潺湲殿傍種得青青豆要識民生稼穡艱

一段無瑕白玉光來從西域獻君王製成新様雙龍鼎慶壽宮中奉太皇

燈月交光照綺羅元宵無處不笙歌太平宮裏時行樂笙路香風散玉珂

玉京涼早是初秋銀漢斜分大火流吹徹洞簫天似水半鉤新月挂西樓

五色雲生七寶臺小山子上數峰排奇花異草香風度不是天仙不到來

蜜漬金桃始獻新禁城三伏絶囂塵炎蒸徹至清寧殿玉杵敲氷賜近臣

幾番祛蔣上班鏞生怕鸞輿又到宮一自恩歸西内日飛魚閒挂寶雕弓

初調音律是關卿伊尹扶湯雜劇呈傳入禁垣宮裏悦一時咸聽唱新聲

十六天魔按舞時寶粧纓絡鬬腰肢就中新有承恩者不敢分明問是誰

背番蓮掌舞天魔二八嬌娃賽月娥本是河西条佛曲把來宮苑席前歌

上都樓閣靄雲煙風俗從來邦漢天自是胡兒無禁忌滿宮嬪御唱銀錢

侍從皮帽總姑麻罟罟高冠勝六珈進得女眞千户妹十三嬌小喚茶茶

杏臉桃腮弱柳腰郰知福是禍根苗高麗妃子初封冊六月陰寒大雪飄

宮裏前朝駕未回六宮迎輦殿門開簾前三寸弓鞵路知是嬡嬡小姐來

深宮春暖日初長花氣渾如百和香睡足倚欄閒坐久琵琶聲裏撥當當

二十餘年備掖庭紅顔消滆每傷情三絃彈處分明語不是歡聲是怨聲

月明深院有霜華開遍堦前紫蝱花涼入繡幃眠不得起來窗下撥琵琶

苑内蕭墻景最幽一方池閣正新秋内臣淨埽場
中地官裏時來步打毬

珊瑚枕冷象牙床耿耿青燈伴月光不是宮闈有
仙境如何覺得夜偏長

金風苑樹日光晨内侍應坊出入頻遇著中秋時
節近剪絨花毯鬬鵪鶉

金鴨燒殘午夜香内家初試越羅裳芳容不肯當
春駐幾陣東風落海棠

梨花素臉髻盤龍南國嬌娃乍入宮無奈胡姬皆
笑倒亂將脂粉與添紅

自供東苑久司茶覽鏡俄驚歲月加縱使深宮春
似海也教雲鬢點霜華

惻惻輕寒透繡幃夜深前殿按歌歸銀臺燭燼香
銷鼎困倚屏風脫舞衣

奇氏家居鴨綠東盛年纔得位中宮翰林昨日新
裁詔三代蒙恩爵祿崇

湖上駕鵝嘆水明海青常是内官擎二宮皇后隨
鑾駕輦内開簾看放鷹

鍍林多官上直時丹墀千隊列旌旗殿前每遇觀
西馬詔許宮臣輦路騎

憔悴花容只自知番思嬌小入宮時經年不識東
風面慼損春山為阿誰

小樓春淺杏花寒象鼎煙銷寶篆殘情思不禁梳
洗懶半偏雲髻倚闌干

年年避暑出居庸北望灤京朔漢中經過縉雲山
水秀吳姬疑是越江東

鬼赤遙催駝鼓鳴短檐氈帽傍車行上京咫尺山
川好納鉢南來十八程

清曉龍闈侍寢回蓬鬆雲鬢對粧臺綺窗昨夜東
風暖一樹梨花帶雨開

金蓮處處有花開斜插雲鬟笑滿腮輳軾向南遵
舊典地椒香裏屬車回

閣下文詞盛太液池邊遊幸多南國女官能
至外間抄得竹枝歌

一別諸親三十載詔令相見出宮垣就中苦樂誰
知得內侍叢中不敢言

祈雨番僧鮓荅名降龍刲馬賭巴拼牛酥馬乳宮
中賜小閣西頭聽咪經

上都隨駕自西回女伴遥騎駿馬來踏遍路傍什
野韭白翎飛上李陵臺

隊裏惟誇三聖奴清歌妙舞世間無御前供奉蒙
深寵賜得西洋墖納珠

按舞嬋娟十六人內園樂部每承恩纏頭例是宮
中賞妙樂文殊錦最新

月宮小殿賞中秋玉宇銀蟾素色浮官裏猶思舊
風俗鷓鴣長篴序梁州

比胛裁成土豹皮著來暖勝黑貂衣嚴冬校獵昌
平縣上馬方纔賜貴妃

月夜西宮聽按箏文殊指撥太分明清音瀏亮天
顔喜彈罷還教合鳳笙

包髻團衫別樣粧東朝謁罷出宮牆內中多有親
姨嫂偕與文州百和香

十五胡姬玉雪姿深冬校獵出郊時海青帽暖無
風冷鬒髮偏宜打練椎

夜深燒罷斗前香旋整雲鬟拂御床遇著上班三
鼓盡內筵猶自未撞羊

綵繩高挂綠楊煙人在虛空半是仙忽見駕來頻
奉旨含羞不肯上鞦韆

承寵嬌行寶殿前新裁羅扇合歡圓進來不為涼
風好欲諷君心莫棄捐

大都三月柳初黃內苑群花漸有香小閣日長人
倦繡隔簾喚伴去尋芳

腰肢瘦弱不勝裙病裏懨懨過一春因識王顏多
半殿前催得太醫頻

尖息薰壇遣家魔聽傳秘密許宮娥自從受得毘
盧呪日日持珠念郍摩
竈聚喧闐若不禁不曾罕后喻言深東安州裏地
塘靜鼓吹無聞直到今
署風催雨滴簷楹深院吳姬睡不成夢入西湖盪
蓮槳起來彈淚到天明
白酒新篘進玉壺水亭深處暑全無君王笑向奇
妃問何似西涼打刺蘇

緣晏河清罷虎符開觀翰墨足歡娛內中獨召王
淵畫搨得黃筌孔雀圖
御溝秋水碧如天偶憶當時事惘然紅葉縱教能
寄恨不知流得到誰邊
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粧小伎頻
催酌醉倒胡兒阿刺吉
燕子泥香紅杏雨苕花風落白鷗波一年春事閒
中過鏡裏容顏奈老何

春遊到處景堪誇獸戴名花插髻花笑語嬌行隨
鳳輅內官催上駱駝車
諸方貢物殿前排召得鷹坊近露臺清曉九關嚴
虎豹遼陽先進白鵰來
騎來駿馬響金鈴蘇合薰衣透體馨呂呂珠冠高
尺五腰風輕裊鶡鷄翎
秋深飛放出郊行選得馴駒內裏乘髻雉滿鞍如
綴錦馬前珍重是黃鷹

江南名妓號穿針貢入天家抵萬金莫向人前唱
南曲內中都是北方音
地寒不種芙蓉樹土厚宜栽栝子松清曉內宮哮
綵檻各官分賜牡丹叢
西山晴雪玉團屏隨駕登樓眼界明供奉女兒偏
覺冷貂裘特賜荷恩榮
月錢常是散千緡大倒關支不是恩南國女官哮
姓字只愁國語不能翻

侮子東頭暗綠槐碧波新漲瀾無涯瑞蓮花落巡
遊少白首宮人埽殿階

河西女子年十八寬著長衫左掩衣前向攏頭高
一尺入宮先被衆人譏

百年四海罷干戈處處黎民鼓腹歌偶值太平時
節久政聲常少樂聲多

鹿頂殿中逢七夕遥瞻牛女列珍羞明朝看巧開
金盒喜得蟲絲笑未休

春情只在兩眉尖嬾向粧臺對粉奩怕見雙雙鶯
燕語楊花滿院不鉤簾

白露橫空殿宇涼房頭擄洗舊衣裳玉欄金井西
風起幾葉梧桐弄晚黃

健兒千隊足如飛隨從南郊露未晞鼓吹聲中春
日曉御前咸著只孫衣

天馬西來自佛郎圖成又勅寫文章翰林國語重
翻譯禩魯諸營賜百張

低綰雲鬟淺淡粧從來閣內看諸王紙緣謹厚君
心喜令侍明宗小影堂

二絃聲裏實清商只許知音仔細詳阿忽令教諸
伎唱北來腔調莫相忘

纖纖初月鵝黃嫩淺淺方池鴨綠澄內苑秋深天
氣冷越羅衫子換吳綾

凶吉占年北俗淳旋燒羊胛問祆神自從受得金
剛齊摩頂然香告世尊

內中演樂教師教凝碧池頭日色高女伴不來情
思嬾海棠花下坐吹簫

大宴三宮舊典謨珍羞絡繹進行廚殿前百戲皆
呈應先向春風舞鷓鴣

興聖宮中侍太皇十三初到捧爐香如今白髮成
衰老四十年如夢一場

萵苣顏色熟櫻桃樹底青青草不薅生怕百禽先
啄破護花鈴索滕琅璈

昨朝進得高麗女大半咸稱奇氏親最苦女官難
派散總教送作二宮嬪

寶殿選聞珮玉珊侍朝常是奉宸歡要知各位恩
深淺只看珍珠罟罟冠

元統年來詔勑頒中書省裏事紛紜昨朝傳出宮
中旨江浙支鹽數萬斤

穀雨天時尚薄寒梨花開謝杏花殘內園張蓋三
宮宴細樂喧闐賞牡丹

新頒式樣出宮門不許倡家服用新伎女紫衣盤
小髻樂工咸著戴青巾

夢覺銀臺画燭殘窗前風雪滿雕欄為嫌衾薄和
衣睡火冷金罏夜半寒

聖心常恤穀馬貧特勑中書賜絹銀分得不均嗟
怨衆受恩多是本朝人

曉燈垂燄落銀缸猶自春眠近小窗喚醒王人驚
語滑寶釵敲枕理新腔

元宮詞百首勝國事蹟燦然在目昔遷固最號
博洽後葛洪等三輔黃圖等書紀秦故事多遷
固所不載觀者每有今古廢興之感然則是編
者不獨可為多聞之助云爾龍莊甄敬識

辛未花朝得之林茂拾前所見元宮詞百首
遍是叔　鈔蘭雪主人以又不著姓氏殊未
詳元人親炙宮庭非風聞于乳姬或亦信語
且沙漠景光一撫於宋百日上而湖刻未善

朱三家二本之尾云湘南毛晉識

元宮詞

元宮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永樂元年欽賜余家一老媼年七十矣乃元宮之乳姆女知宮中事為最悉間嘗細訪之一一備陳其事故余詩中所錄皆元宮之實事云云末題永樂四年夏四月朔日蘭雪軒製後有毛晉跋亦不知為何許人案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元宮詞百首宛平劉效祖序稱周恭王所撰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之國洪熙元年薨序題永樂四年則為定王無疑矣定王名橚太祖第五子也明史周王橚傳用彝尊之說蓋以所考為允矣詩凡一百首其中如東風吹綻牡丹芽一首燈月交光照綺羅一首玉京涼早是初秋一首深宮春暖日初長一首二十餘年備掖庭一首月明深院有霜華一首珊瑚枕冷象牙床一首金鴨燒殘午夜香一首惻惻輕寒透鳳幃一首憔悴花容只自知一首小樓春淺杏花寒一首御溝春水碧如天一首燕子泥香紅杏雨一首春情只在兩眉尖一首白露橫空殿宇涼一首纖纖初月鵞黃嫩一首夢覺銀臺畫燭殘一首曉燈垂焰落銀釭一首尋常宮怨之詞殆居五分之一非惟語意重複且歷代可以通用不必定屬於元頗為冗泛其他切元事者皆無註釋後人亦不盡解不及楊允孚灤京雜詠多矣

朱楓林集十卷

〔明〕朱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歙邑朱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楓林集十卷》提要

明儒學士朱楓林先生集序

國初開天翊運之臣雲龍風虎聲
[illegible]百年必有王者興
[illegible]有名世者豈虛語哉時在
吾休則有朱楓林先生名升字允
升以程朱闡奧兼康節淵微隱於

歙南石門之山而子族祖平仲公
亦以師事之討論三載先生著述
甚富業立萬世功際
高皇底定徽郡大兵下連嶺出石門
親臨其室召問治道尋徵入帷幄
寄贊征討繼入翰林掌制誥裁定

典章藏在秘閣者衆莫得而窺惟旁註易詩書禮樂周官四書孝經小學孫子諸籍傳於世茲所集詩文若干卷皆著述之緒餘存十一於千百云耳蓋先生之子禮部侍郎大同公以遭誣得罪又五世獨

傳如綫翰墨散落傳抄於親故者僅如晨星抑其父子精神咸鍾於國故式微於家盈虛之數歟然否無不泰賢哲之後必有聞人亦理數也不敏仰止先達訪古不得至今歲暮春過榆村迺借程氏姻友由

深麓逶迤三十里抵石門會其裔孫時新甫時登甫慶臣甫因獲展拜先生遺像閱所藏譜畫圖籍挹芳擷華師資自幸而　龍飛首顧扁　御書梅花初月大字千載如新尤山川之幸也惜名書刊板或

朽或失掌故者將有所不與聞曩年學院饒公重先生聖訓禮召其後人欲爲表章剞劂多士不得覩全書乃止將來豈無公好者乎況時登甫慶臣甫則歷世奉祀生員聖恩未替亦未酬時新甫則以歲試

遊泮俊才雅致駸駸未可限量卽
其寄來先生詩文曁禮侍公覆詭
稿從子櫄云皆此友旁搜手錄予
益嘉之是集也雲仍光前裕後之
孝先生弭亂經國之忠凡眞儒之
體用其悉有所托乎而繩祖武闡
幽輝亦已爲之兆矣遂贅數語於
簡端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新秋通奉大夫
鄉後學林下七十有九范淶頓首
拜撰
黃伯符刻
黃仲開書

朱楓林集目錄

卷之一

誥
翰林院侍講學士朱升誥
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朱升誥

詔
免朝謁手詔

御翰
賜召書一道

御灑
樓額四字

代　玉言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　太子少師封宣國公誥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　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中書平章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封鄂國公誥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御史大夫兼　太子諭德鄧愈誥
太史令劉基誥
翰林院學士陶安誥
翰林院直學士范常誥
中書斷事秦中誥
天策衛指揮副使陳德誥
廣武衛指揮使至臻誥
廣武衛指揮副使趙彬誥

下邳守禦千戸楊春誥
下邳守禦千戸張實誥
下邳守禦千戸張某誥
浙江省郎中余某誥
兵馬指揮使丁某誥
大醫院同知葛景誥
封贈御史大夫鄧愈三代誥

表箋

賀

太祖登極表

賀

中宮箋

賀

東宮箋

卷之二

賦

賀平浙江賦
賀制大成樂賦

前東園賦
後東園賦
南山道院賦
東巖賦

卷之三

序

大學中庸旁註序
論語孟子旁註序
書傳補正序

跋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詩七言古

五言古詩

七言律詩

序

記

方山樓記爲率[illegible]國英作

西樓記

勤有堂記

末思亭記

四友軒記

清陂橋記

說

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孫字說

程伯順字說

卷之七

頌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清苦先生頌

贊

宅心堂贊

畫眉禽圖贊

扇畫毛女傍一鹿青草因題贊之

熊贊

銘

善復堂銘

理齋銘

書簡

通回岑汪治中書

答程容父請簡

答程伯順簡

與汊口程仲本簡

問劉商卿大業圖書

賀金室仲子娶簡

賀黃張甫子娶簡

代程子室答賀子婚簡

講義

東倚平義塾講書

卷之八

墓銘

程國英墓表

晉陵蔣石原堯山堂外紀

程好禮集楓林文集序

范驂陽訪楓林故居途中作

范驂陽謁楓林遺像觀諸譜畫墨蹟二首

范驂陽憶族祖范平仲師事楓林隱石門三

載仍用前韻

朱楓林集卷之一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時新閱

新安　驂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登叅閱

誥

翰林院侍講學士朱升誥　陶主敬行詞

奉

天承運

吳王聖旨

朕惟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謂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　內庭叅寀命於翰苑茲惟䂓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鏘禮法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顔用功勤矣

朕自開基以來歳每　徵聘戔戔束帛爲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　郊廟所

資脩已及人　國家所尚擢登　玉署侍講
彤闈鳳池兼掌乎
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翌之功雲
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
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吳元年四月　御寶　日
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朱升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咨爾前侍講學士朱升才佐
帝業學本　國師文註子經武貫韜畧眷我同宗之
老實爲耆哲之英掌
絲綸
王言益大秉筆削麟史至公翰林文宗重冠文臣之
選任黃閣民極尤簡耆舊之綸宣領此兼官
錫以新命可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洪武元年二月　御寶　日
詔
免朝謁手詔
朕聞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爾朱升新安師
儒懷抱著述及有元失馭羣雄擾攘歲次丙申
朕造基金陵他非智者朝東趨而暮西往孰知適從
未幾兵會新安爾察曆數覩天文擇主就
聘首陳三策
朕實嘉行新安歛降不傒兵刃四方之士杖策來從

皆卿齒德俱尊倡之也毎奉
徵聘卽棄家從
朕親率六軍東征婺州諸暨處州巫子門洋子江諸
砦俘獲龍江西伐銅陵江州洪都武昌安慶北拔
壽春金斗南服猺蠻著言趨吉避凶往無不克衜
余難於禁江口爾寧不顧已軀足兵餉於鄱陽湖衆
躍聲震天地及收撫僞漢黎庶擒逆張取中原謀
猷多中豈非知無不言言無不驗者乎豈非受委
心腹輸運名世者乎爵爾官居宥密制畫叢錯年

邁心神俱勞特免爾朝於戲太公韜畧與周室方
叔功名照汗青懋爾前勳同盟勳冊稱
朕至意毋怠永臧
吳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賜臣升
御翰
賜朱升召書
御諱頓首奉書允升宗長閣下去冬宗長著伐婺州
得貞屯悔豫卦云此
主公得天下之象也昔晉公子重耳得此卦而復國

今伐婺州便得果然豈非天誘丹衷使
恐得天下益堅諸將一心以輔佐歟何得婺州之前
知也及議進兵處州著得復卦二爻有變占云直
候十一月陽生陰消其城可得蒙教據守閱九箇
月矣
愚欲親往觀兵值江北報急今特差人賫書詣請刻
來議決大事萬勿遲誤幸甚前八月五日已遣人
奉達左右領訪山中有精天文著數者邀請同來
可再致意肯同宗長來佐助者必以佳賓右之惟

亮詧不具
御灑
榜額四字
梅花初月

代

玉言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　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誥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勳庸之舊
以掌邦治以亮天工矧　朕服肱之資重此鈞衡之
任弘揚大誥昭布明廷中書左丞相李善長柱石良
材國家宿望罄於舉義之始即推佐命之誠軍幕奇
謀鼓舞風雲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京師出

入戴星精誠貫日禮樂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
必經於籌畫意氣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黎當余親
征之秋居中控鎮及余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
心其勤勞如一日清風黃閣能儀表於百寮金鼎調
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
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前唐室
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公　俶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左丞相兼　太子
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　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命將出師立輿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
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為具等賞亦
非常孚告明廷誕宣　綸綍中書右丞相徐達剛資
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岳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余
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
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
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鏗鍧湖湘
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

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强國古之名將何以加
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土
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
輔導　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畧當强一
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渥尚克欽
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兼　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中書平章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封鄂國公誥
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實賚開國之臣

古昔盛時事皆如此英雄奮發本匪偶然適當逐鹿之秋乃得如虎之將作　朕心膂爲國爪牙爰建奇大之勳宜考崇加之典任人維舊與治同新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光於里中建我義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擐甲揮戈身經百戰之勞勇却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勝千里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謹嚴與士卒則同甘苦威名服衆武畧超羣方　朕夷夏之經營托爾中外之贊襄魚得水以相濟雲從龍

而上升戡定江西戰必勝而攻必取廓清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戰於鄱湖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如電掃馳羽檄而星奔況舊館之蜂屯旣除而姑蘇之兎窟皆破矢石如雨登堅城而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計其勳庸尤當恩錫爕調金鼎保輔　青宮位乎中書之辨章陞以上公之兼職於戲惟爾若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巨川日月旂常紀崇勳於光大山河帶礪誓積世於久長可授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　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惟天惟　祖宗相佑我國家　朕起自田野克成大業肆于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爲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習侈靡　朕以儉朴爲天下先庶幾維風易俗俾守此土蒞此民者明知　朕意以爾文忠仁而有勇國之懿親廼者守金華戍嚴陵塞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羣長驅隣國之境浙江之平與

有勞焉　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面委以腹心位至辨章權兼將相任亦重矣於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怠爾克正誰敢復頗愼厥身恪厥職余則女嘉

御史大夫兼　太子諭德鄧愈誥

開國之初必籍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　朕股肱任憲臺則可以作　朕耳目是用選茲勳德登於淸要鄧愈起身虹邑協力轅門陣法合乎韜鈐射藝精於彀率佐余興運嘉

爾策勳由淮泗以從征歷滁和而扈蹕江流飛渡姑
熟慰雲霓之思水柵掃平建業恢龍虎之勝駐戎麾
於京口開帥閫於桐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懾服
撫安歙郡蠢苗犯順而就擒蹂浙西以固封疆拓鄱
陽而資保障頃須殊渥任至辨章素懷彰善癉惡之
才宜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　儲副聯肅朝班於戲
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清濁太宗善王珪
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
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
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
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
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捨馭一方逮從　朕游首陳
遠畧爲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　朕能審
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
事蓋所優爲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用協五紀
允釐百工勗者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余
以懌

翰林院學士陶安誥

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輔之張
其紀綱植其儀表正其名號善其辭令展基圖之大
弘功業而昌之者其彌逢先後之力焉　朕之初渡
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軍門者陶安實於今十有三
年矣宣號令則軍民信提案牘則要領成牧民而民
安治吏而吏服陳列之詞無愧出納之命惟允雖艱
難繁劇一不動其心惟尊戴光輔之爲務可不謂一

心乎邇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臣重道
報功須茲新命尚論思以紬諸已獻納以成其君章
明世教潤色皇猷　朕惟女嘉式登未譽

翰林直學士范常誥

運祚之興惟天所命君臣際合豈伊人爲往者克滁
之師　朕未嘗敢僥倖於勝也汝常能體此意爲之
陳辭俟命於天此心德之同遇合之始越既濟江宣
勞且久任都司而事集職牧守而民安班朝儀而禮
肅貞直之心可謂終始無間矣翰苑初入錫之恩命

以答其勤尚其守爾初心勵於晚節無負倚任亦汞有嘉

中書斷事秦中誥

朕聞雍熙之間刑憲用中明決之才舉措得義秦中璟瑤美質簪紱名家勤讀律而讀書兼善謀而善斷始叅侍衛稱君子成德之名繼典京城著重門擊柝之績矧中書政令之所出實率土訟獄之所歸庸陞秩於理官尚奉行於國籍爾其無偏無黨權夫輕重之宜以簡以寬體余欽恤之念

天策衛指揮副使陳德誥

數文德者必先師旅之用奮武衛者能致幾甸之安自古已然于今所法陳德剛從足倚奮發敢爲粤從總角之年已抱攀鱗之志自和陽之闢地即效駿奔逮建業之定基屢推膽勇從征京口竭力毘陵長萬夫於廣德安百姓於邊方今則擢自豹韜陞居天策爾其乃心王室允副神京鞏如磐石之安茂爾旂常之績

廣武衛指揮使至臻誥

庶邦之懷德畏威率由羣力列爵而論功行賞簡在朕心爰錫寵榮用彰材傑至臻甲兵奇士騎射雄才雖托迹於上江未酧素志乃傾心而內助與闖雄圖歷試天策鳳翔命典神京虎旅人服其勇國賴其威東征西伐之必從左纛右鞬之克壯昔副神京之衛今擢廣武之階念其成功錫茲寵渥旌旄導從爾其總出入之威疆圉經營爾無怠恢拓之志

廣武衛指揮副使趙彬誥

天佑國家既宏開於疆圉兵嚴府衛宜掄選於才能

圖用舊人明揚新命趙彬英資出衆猛氣淩雲佐王室之建基知將門之有子執銳必先於部伍懷才無忝於父兄和陽出師天塹乘風而飛渡江南飲馬輿圖指日以來歸肇跡太平之首功襲爵秦淮之師閫千夫讓勇百戰策勳擢陞廣武之階俾副指揮之任三軍耀武務嚴翼衛於京畿萬里揚威期著勳名於竹帛

下邳守禦千戶楊春誥

下邳之爲地也前臨大河後據平陸實南北之襟喉

守禦之至要領此之職必勇而有功者乃足以與其選焉楊春早自束髮志在從戎下京口而克宣城取毘陵而拒□水平定池陽無役不與爰念奇績俾冠選鋒至若敵壘臨於□陽暴兵至於龍江爾皆奮馳突之威振凱旋之捷及大舉以平湖廣且能策應大將奪其艅航俘其卒伍由是鄂渚以清其功皆可嘉矣爰加寵命陞長千兵以鎮要衝爾其訓練所部嚴明紀律更策奇勳以承寵渥

下邳守禦千戶張實誥

夫將校之任邊陲者貴乎蓄銳養威而料敵制勝然必習知地利素服人心斯足以當吾之委寄也張實奮身徐土戍兵下邳固有年矣歸我義旗渡江而南佐我相臣克平潁郡授以百夫之長恭爲驃騎之兵由是贊捷於海陽宣力於泰郡遂陞千戶之階聿從下邳之戍頃者追寇月河以遏剽掠納降獻俘馘之功尤可嘉賞非習地利以服人心能若是乎綸命之錫實爲爾榮其益慎固封疆振厲戎麾共建中原之勳以承與等之擢

下邳守禦千戶張某誥

朕以威武戡定海內義聲所及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於爾有功之士必加重任焉張某年歲方剛志氣驍壯漢川之英也自隸我師每從大將能馳勁騎勇赴敵鋒攻戰之間所向皆克當授武職以旌其銳及平淮海陞長千兵於淮安之衛移戍下邳夫下邳在大海之濱控河北邊任爲最重爾其愼厥職以守則嚴律而待以攻則整隊而征益其奮厲之勤以承優渥之寵

浙江省郎中余某誥

經綸一省綱紀諸司此在郎官之職也自浙江歸附即命重臣以膺方面之寄而都司之選苟非德望俱優者不得與焉余某雅有大猷兼通書律涖官執法綽有能聲作椽省垣多所裨益既而式政■陽出守秋浦政成民悅　朕甚嘉之爰設郎署用佐浙省且浙土沃衍而民物繁夥繭絲魚鹽之科爲東南最爾其從公守正無替欽承上有以副國家之倚賴下有以慰黎民之具瞻則余女俾

兵馬指揮使丁某誥

京城爲人物之淵王室審邇夷狄所輻輳之地法制謹嚴必資明敏之才乃勝干城之任丁某奮身淮右効力江南入居侍衛之班出參騎從之列抑強不畏見義必爲克推盡巳之忠能察秋毫之末摧壓兵馬任典闉闍於戲萬國會同我既有同文同軌之治四門既闢爾其謹異言異服之司

大醫院同知葛景誥

王政以推恩爲始民情以欲安爲難宜廣仁心同躋

壽域葛景學通氣運術究岐黄粤從開國之初即在從戎之列濟人利物每資肘後之方扶傾救危屢奏軍前之效調虛實起居之節識君臣佐使之宜功著當時名揚衆論始爲羣醫之長繼遷少監之階今擢署于同知俾周旋于內府爾尚克備籠中之物具收天下之材惟暨乃寮共贊惠民之治達爲良相勿忘苦口之言

封贈御史大夫鄧愈三代誥

蓋聞先世有善福垂子孫惟其積之久是以發之弘也御史大夫鄧愈曾祖鄧某虹色成家存心仁厚安分田里允爲善人至於三世之後篤生賢俊奮跡于師旅策勳于國家茲當基業之成爰舉追封之典去世雖遠承此寵光

家道之興良由內助況其賢美有素宜乎能大其後此理之自然也御史大夫鄧愈曾祖母孟氏夙稟淑資昔稱善配傳及曾孫遂爲碩輔以武功而佐王業以直道而正憲綱惟其所由宜加榮渥

夫傳家之道在乎貽厥孫謀故能衍其慶於悠久也

人而能此雖在身後亦有可褒御史大夫鄧愈祖父鄧某以循理爲務不求知於時乃有賢俊因時而出作 朕耳目股肱之寄方茲景運維新沛恩宜布爵以上公用賁九京

朕惟婦道具全於中閫孫謀能淑於後人貽此令名以昭於世御史大夫鄧愈祖母戚氏丕賦厚德作配慶門惟茲泗水之清源遂成濠上之華族其孫奮勇爲國建功仕巳歷於省臺恩宜推於祖妣時頒新綍以耀幽泉

朕舉兵濠上拓地淮泗英武之才乘時雲集時則有若鄧順興者式典戎兵氣雄心銳以身徇國功在王家　朕追念舊人每圖榮報幸其有子能繼父志勲庸既顯閥閱益光贈以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爾雖早世而名譽素加垂之永久而有餘矣

爲人子者皆存篤愛之心有國家者尤重推恩之典何況義方之教致有大功於當世者哉御史大夫鄧愈母張氏稟質端莊居家雍穆其良人宣勞於開國之始其英嗣佐命於文武之司婦範既多母儀尤著

渙頒鸞誥新除封國之榮增重魚軒益介庸祺之福

朕聞婦從夫爵禮經所著輔佐君子詩意亦昭惟吾勛臣有兹良配稽之令典宜錫榮封御史大夫鄧愈妻其氏性稟循良躬行勤儉事姑備甘苦之道相夫得警戒之宜凡　朕廓清疆宇成此丕基爾之良人每有勲績恩加中饋義所當然

表　箋

賀

太祖登極表

伏以

道協乾坤履至尊于正統福均宗社會大禮以同辰三綱舉于一人之身百祀包乎兩間之域天地交泰神人以和　臣升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堯德欽明湯功聖武就郊壇而即位顯然受命之真拜宗社以追尊允矣仁親之教既立社

日大社乃臨朝爾受朝王假爲家端　母儀于正闢帝出乎震定　主器于東宮備內治之儀文展外攘之事業輝生簡冊歡動陬隅　臣升幸際風雲之會得依　日月之光禮者殊事樂者異文盛典慶成于一日德爲聖人尊爲　天子皇圖永固于萬年　臣升無任忻躍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賀

中宮箋

伏以

邑姜名列于治臣輔成周武馬后號尊于明德卓冠炎劉茲正位于坤儀實開光于泰運臣升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敬惟
中宮殿下賢明懿質慈淑徽音卷耳憂勤 乾君登于大寶螽斯繩蟄 震子主乎東宮三禮慶成萬邦來賀惟願柔順承天仰風雲于大造安貞應地鎮海宇于皇基臣升不勝忻忭之至謹奉箋稱
賀以 聞

賀

東宮箋

伏以

先天以乾爲尊召父居乎上位後天以震爲首長男出乎東方發造化之機緘闡皇家之典禮臣升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敬惟
皇太子殿下英資明達至性溫純愛敬尊親數問安于內御講行聖道一受教于儒宗冊寶輝煌臣民慶願臣升官曹密邇期望深長麗正重明法天行于地外撫軍監國識帝子于江東無任懽忻慶幸之至謹奉箋稱 賀以 聞

朱楓林集卷之一終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閲輯

驂陽居士范涞校　　時登恭閲

賦

賀平浙江賦并序

鍾五行之秀者爲人吾同胞也奚有華夷之分内中國而外四夷也惟中國盡其性而脩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虧其行也與禽獸奚擇焉此所以嚴華夷之辨天必眷中國而子之遠夷狄而外之也

元主中國天厭之久矣有大聖人焉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而我

吳王應運興焉渡江而南定鼎金陵整義兵攬英傑分取江淮城邑所向無不克捷至正戊戌年三月進兵江浙本年秋冬浙東城邑漸次而降至丙午年冬十一月盡有浙西之地今年丁未秋再取浙東諸路於是浙江版籍盡輸入於吏廉矣驅胡虜而復聖域變左衽而爲衣冠再造之功於是爲大自開闢以來帝王之典未有盛焉者也臣朱升欣忭賦曰

緊東南之故墟維浙江之巨澤領百川而朝宗恍汪洋之莫極爲武林之淵藪實湖山之勝跡吐霧雨兮吸煙雲浮乾坤兮浴日月蓋其形勢渙漫風景蒼茫上映天目下鎮錢塘漫漫烟水之國簇簇閭閻之鄉雲帆風纜之所集蛟龍魚鼈之所藏西湖映帶十里荷香泛蘭舟兮謳賞鳴簫鼓兮徜徉千艘萬舶商賈連檣貨財之富甲於四方爾乃海門向曙紅日初輝潮神鼓勇鯨波揚威或浩蕩以

澎湃或澄涵而㳽瀰或晴輝霽月之流麗或豚風蜃雨之冥迷或厲雷劈山而震怒或千軍啣枚而疾馳或雪山之勢屹或霜練而光披千態萬狀而莫測其機當其烟横碧渚日暮蒼洲仙儔巨罨於斯遨遊鼓瑟鏗鏘寫幽怨於神女鈞天縹緲奏仙樂於丹丘風月雙清白鴈與飛鴻共唳水天一色落霞並孤鶩同遊彼有烟雨下春濤之筏風帆送酰滷之舟爾營營兮何知亦身世之悠悠嗟夫桑田海水更變無休胥也何憾激怒氣於潮頭謬也

何勇射強弩於蜃樓英雄何在陳迹不佇而此江
之水越千古猶滾滾以長流身歷茲土心馳往古
奠我民居實維神禹當懷山襄陵之際任手胼足
胝之苦及其地平而天成於是考圖而貢可數商
賈往來貨財所聚爲東南之都會膴有資於 天
府嘗披方輿之書而考江湖之所由或以爲元氣
之升降或以爲水月之盈虛或以爲海鰌之出入
是皆未有至論而徒說之疎迂況登高能賦可爲
丈夫宜乎神遊八極之表而陋彼蠡測之區區也

方今
聖皇御極明目達聰海無驚濤天無烈風恢八紘於
朔土環四海於辟雍臣朱升幸際風雲佳會竊附
方於夔龍 欽進淛江之圖籍吐浩氣於胷中誓
効智力以謀 國竭耿耿之丹衷

賀制大成樂賦并序

歲丙午夏四月我今
殿下肇基帝業首興文治於武功之時立學校求遺
書追德報功必先制吾夫子之廟樂而名曰大成
則 皇圖鞏固安如泰山臣朱升謹賦以對揚
休命於萬年無疆云爾賦曰
緊聞樂而知德兮可以等乎前王領大成之鴻奏
兮仰聖德之無疆道秘洩於馬圖兮人文闡乎羲
皇法載始而備具兮煥伊祈之文章周文武之繼
聖兮監制作於夏商遇貞元之會合兮極治教之
休明我宣尼之挺生兮當周德之方凉法文武之
無常師兮復遠宗乎虞唐酌四代之禮樂兮實萬
世之通行仕止久速之時中兮並清任和之偏長

孟氏長於譬喻兮曰集大成以讚揚今爲廟樂之
嘉名兮果聲振之洋洋若乃初日發光和風廻畢
戟門既啟禮官以聚列宮懸之簴植崇牙之羽翿
冕旒之在上肅冠裳之配主於是法人聲揚樂語
亶輕清之不滓粤悠揚之如縷想夫主之以黃鍾
越之以南吕瑟琴作於堂笙鏞間於下振舞儀於
肅翼出洪聲於鍾簴發鼓播擊而相諧塤篪倡和
而得所彼之獨奏一音自爲始終此之大成衆樂
總其端緒無亦金之宣而玉之收奚啻合以柷而

止以敔所以開其樂而知其德蓋有賢於堯舜而
不愧於韶舞者也
聖君撫運其命維新拯救黎庶文武聖神東征而西
夷怨南伐而北狄嗔醜虜遠遁聳纓來賓干戈未
戢聖教攸欽舉大成以崇帝號致祠祭而出　絲
綸舉玆盛典感格人神自玆而往復神州於腥穢
洗盡胡塵闢乾坤於再造　大寶卽眞極天所覆
環四海而貢賦稅　聖子神孫億萬年而民猶親
於是名稱足以表實於萬古豈但樂舞所以配德

於斯人夫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聖神治教凡有心
知嗜欲者莫不尊親今聖前聖此心同而此理均
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臣朱升幸際五百
昌期而脩大成之綸音聞大成之廟樂安得洗耳
於九德之歌拭目於九韶之舞而捘九成於紫宸

前東園賦 并序

東園賦者泮樂遊子朱升爲悠山陳君作也詩六
義之賦直陳其事而已屈子以下乃兼比興之體
而爲賦或寓言放辭以伸己意而怨忿諷諭卒歸
於正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已今所賦托
事於紫陽之仙借詞於東園之神以道所欲言者
竊自附於詩人之賦云其辭曰
紫陽散仙風襟月懷雲容雪質管領物華神遊八極
飛鸞翔其先後應龍翼其背側藐仙姝之憧憧擁羽
仗之秩秩儵泠然而萬里昧過都與越國忽臨睨夫
舊鄉駐旌旗而一息時則山靈朝谷神見尊者先卑
者殿巖花色動水鳥神變莫不徼榮丐幸兢新角艷

希登名於仙録以夸飾而矜炫爾乃有幅巾藜杖紫
衣方履貌臞神王外敬中愳引其從十有二人再拜
稽首而言曰余悠山主人東園之神也余主斯園三
十其春守護呵禁夙夜維寅主人於我意重情親余
督泉美效奇獻珍罔弗率職以欣以勤日吉辰良侂
際天眞敢列見而有請維仙其鑒臨焉首有磊落清
標曠懷雅士博帶長袂美髯高髻越班而前曰余在
天則爲花月風雪布萬象而供四時在人則爲琴書
棋畫消日永而涵天機在物則爲辰景之良美心賞

而事樂在身則爲全福厚祿多積而期頥所謂四美而以名堂者卽余也繼有脩眉聳肩圩頂老子身閑一壑視遠千里叙進而言曰余在東則爲寶堆金湧峙立丘園之左在西則爲雲深紫邏爲丘園之右嶞北則後山之岌嶪佇高風於詩老南則瀛山之儼特後佳名於仙島所謂環秀以名樓者卽我也次有一人意氣高深虛明四達萬化森森自謂中立之德复獨占於花林竊附醉翁之樂山水而得心次有一人性情閑遠專省於內其心收歛自謂反觀之德超羣景而獨擅追想東平之風亦家居而樂善紅裳紫霞嫣然淑女欽袂來前含羞不語與方瞳之一盼欲獻笑而猶豫恍諸仙之歡逢武陵源之相遇脂臉酣日彼美唐妃翟茀以朝春嬌垂垂維沼中之濬靖號花仙其良宜何由遐之先及乃瞞足而未遲芳譽美人肌膚綽約臭有醲郁華匪寂寞謂沉檀之馀枯笑蘭蕙之質弱飄輕裾之一見頓衆芳之牢落長春仙子服丹塗脂得春無盡亘古爲期鄙桂菊之淸苦陋桃李之雜披整繁粧以行事若媚顊而莫支又次則有

垂青之童老蒼之叟佳實衆悅大材希有兆和羨之遠業屆棟廈而盤秀是爲青子歲寒之二神邀雲軿而頓首未有奏賦逸才作相隱者直方德厚中虛瀟灑參圓穹之淸香駕方湖之綠瀉去地卽天知疇高而疇下脫陸斯水又胡的而胡假是爲凌雲濟川之二神同輸恭於風馬於是列見云畢諸神咸迸紫衣復前再拜以請惟真仙之罕值願物華之是整鄉來見之羣靈皆於余乎兢領今也牒訴裝主之懷市朝淹主之影以故濁穢淸情踰性或接詩神久遁酒聖芳華誰適而爲容神功設屋於粧景且也衆材空老也美人遲暮也主莫之省也柰何哉孤此明月舉高霞耿耶大抵人生一世百年爲久或立功與立言比立德以不朽次則得意盡歡當歌對酒綢繆動植之奇受用山川之秀奏妙舞於瓊筵發孤唱於綺口秉紅燭以夜遊坐翠裀於春晝歛物之美爲我之有以閑而趣以怡而壽其亦可也矧大化物者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止足是遵是名順道人寂靈於萬物宜體認以參考苟不能以有之紛品彙其同稿余欲乞靈

仗仙之造與物爲天母陳斯寶失今不請衆美孰保謂余不信請視茂草紫陽散仙於是顧令左右具録斯語輯之爲賦以告其主延祐七年蒼龍庚申五月三日書於石門南窓寓館

後東園賦 并序

余旣爲東園賦寓言放詞自病其繁不能使人一見心快遂更爲後賦

石門陳君悠然見山即居之畔辟茲東園劃鄉井之廣袤蒔卉木之繁植於焉寄興於時言言攬遙空之

雲霧俯流水之潺湲涉斯園而富失其肆貧解其攣少者愛日老者忘年超乎世網之外融乎化機之先恍不知托身乎宇內實寓目於斯園泠泠兮胸臆虛明羅萬象而灑然者也若乃美覩沓見異狀層出遽而數旃莫終其物地生其圬天施其巧人因其質制之無了軒窓翠侍樓環秀也琴書清娛堂四美也香葉鬱鬱栢歲寒也佳實垂垂梅青子也花伴月圓長春亭也色蒸霞爛武陵源也香雪落盃芳且馨也焉紅夾徑花中仙也有亭濟舟以利涉也有臺凌雲以俯臨也閑居生計所樂者善也虛櫺搜納樂得之心也一曲一景獻怪挺奇紆縈迤邐莫知所之目應接而不暇心遊漾以忘歸斯園也仙之所幻歟人之所爲歟余以謂方輿之景何所蔑有得而樂之非善몸守必有通神之財則可以領佳而會秀必有賞心之具則可以朝歌而春酒又必有千堆錦之逸才而後可以發斯景之清曲又必有萬金產之令裔而後可以綿斯景之永久或有鳴騶之入束帛之賁果不以外之僞易內之真否耶主人才高行直心妍貌古人

悅其賢姦畏其武奮自信而出類余愛之而莫助爰周覽其東園集厥美以爲賦

南山道院賦

客有爲言戴氏南山道院之狀者曰此孝子廷芳所爲其先考處士南山君之墓廬也孝子未生而處士卒孝子既長資明而志遠善友而劬書以爲繼述顯揚悉弗越子職外惟思吾親而弗獲也乃道院於墓左而遊居焉吁可哀也矣嘗試適其墓登高而望其山水矣海陽之水發於張公山與歙嶺而東流者曰

南港其源於縣祈山會縣西北諸水而南者曰北港
二港之間支龍蜿蜒岡阜彌絲二港之合巍然爲山
一山二名曰由曰響如墻之巖岌乎莫上此山脉之
老且盡而倔強焉者也方其未老且盡也礧礧落落
委委蛇蛇天駟之馳坂春流之揚波及夫兀然而息
歸爾而駐呼吸而萬象集盼睞而四圍固是爲處士
南山之墓其爲墓也草蔚木喬穴柔土剛朝負大明
之輝赫夕面長庚之煌煌陳於前則煙阜銜列稻疇
彌漫田水之流爲溝山水之流爲淵自前而左趨南

而東以入於南港水之所歷有桃水尾田之墩曰皷
甬墩水之將會瀦而爲湖游洋留顧莫知所出與響
山相映其橋曰湖山橋凡此皆南山墓所之景象也
所謂道院在墓左側面向既同景象亦一山松午風
池荷晚色塵途竹樹一墻是隔於是而登眺於是而
游息凝神定慮蓋將有得若是者予以爲奚如余曰
噫嘻是殆大孝矣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夫爲嬰
兒未有不慕親者哀與年衰心逐形怠學不至於人
倫之至不能爲終身慕父歿而子甫生子長而父是

慕今於孝子見之是殆大孝矣若然則流峙之環拱
景象之秀異天所以妥處士之靈而昌孝子之裔吾
將進子之辭爲南山道院之賦以美之客曰未也南
山者處士之字也而有似於號稱焉墓之源曰遐富
適在海陽邑之南道院之山在墓南院之左則軒窻
敞闢巨山遠嶂咸在焉其顏曰悠然堂適又在道院
南此道院之所以名也嘗試登道院之堂而南望矣
平岡之外山之巨擘聯趾異頂其名爲隔皇崔崔其
在目羌蒼蒼而當臬聳終古之儀刑粤挺立其不拔

崧者岑者蜀者嶧者歸者喬者磝者礐者如不律如
秃錐曰雞籠鐵葉降鐵者如海濤如夏雲曰巖山余
山者有陵有岡有扈有章容者如堂盛者如防凡此
諸山皆自衢睦南來紛紛矗矗庄是而爲欲岑又盤
曲幾百里而爲遐富之源自道院視之皆鼻祖之屬
也孝子之登斯堂而望也將以其形歟想夫遂天之
表眉宇之懿也拔垂者其髦突立者其鬢也敦者坐
峙者立而隨者憩也將以其意歟春谷芳香見其和
也秋崖陰肅見其義也凝然者事親之孝傚而峭然

者表俗之標致也將以其名歟則字卽山山卽字非若羨見於食墻見於坐書以其澤而栝以其器也是雖無形而僾然其見無聲而愾然其聞必將惻然而感凄然而頳也如是而堂曰悠然者蓋以爲處士謂也孝子不特於山也於田廬於器寶而知先人創守匪易也於臣妾於服翫而得其所以用與置也不特於物法言而德行辱親之是懼也厚生而利用傷親之是慮也斯其守遺體奉先緖無時無處而不南山則夫道院者乃其寓也若是者子以爲奚如余俯其

拜作而仰曰至矣盡矣蔑以加矣乃集其旨以爲之辭曰南山兮戔戔道之院兮山其顏山爲義兮匪幻渺求諸方兮以其肖墓之南兮東家丘院之南兮西向哭嗚呼子心無須兮而有厥心北山兮松栢森森辭畢乃相與操觚染翰綴成文理以爲之賦以貽孝子

東巖賦 幷序

東巖賦賦東巖也作者爲誰里人朱升也朱升年幼學晩性拙以謹惟拙故於文不能作惟謹故亦不輕作則其作東巖賦何重其主人程公度也程公度何以得重以魯溪先生爲之父也賦一篇千七百四十九言其辭曰

泮樂遊子與墨庄主人爲心友每相與談天下之佳勝以華相娛以險相慄以正相附以奇相出而總歸之於道術時乃東日發光朝風吹霽廣宇納納可以縱題於是草徑以步高臺以憇羗劇論夫蹤觀定遊覽之品第游子曰太行折輪黃河盤帶景賢行乎商山挹高風於嚴瀨武昌之黃鶴雲中采石之青蛾天

外桃花流水漁舟重問亂石驚濤江月期酧是凡與若孰覽而貫道者若真以爲風景之最矣乎主人曰然汝又將何以廣我游子曰徽郡於江東萬山間也休陽之爲邑又中於郡而後於山者也邑南三十里有山焉曰東巖是特異乎靡靡紛紛者也而弗鬧乎主人曰嘻敢問其凡游子曰東巖之爲山也崑崙祖之岷峩鼓之白際父之[illegible]吐之右背黃山之秀麗前左五岑之峻絕阻大溪而支阜委蛇傲響山而嶺崖裂缺是固天造地設者乎主人曰詩云既景乃岡

相其陰陽覘其流泉有山如是必有經營之者游子
曰天之所矜地之所錮令焉之新昔焉之故維前此
十載斯山不過叢荆榛䠞狐兎明樵蕘之所歷暗魍
魎之是藪贍覽之目何屬登臨之武曷布孰營闢之
曰程公度曾經費之勿辭而癉劬之不惡定基就夷
以避嵒巉之險鑿池瀦清以洩暴流之怒於是有足
者歷其勝而有目者知其嫭也主人曰詩云升彼虛
矣以望楚矣其里之大槩何若不繁庶不足以與此
游子曰錦綺之叢金碧之集豪者相伍富者相什羡

里居之鼎盛而人才之林立是皆東巖之骨岡隴之
脉氣之翕焉者爲之主人曰詩云雖無好友式燕且
喜而子稱里居之鼎盛人才之林立也其所以燕喜
必可述矣游子曰樓亭池徑燕喜之體醴饌謌舞燕
喜之用禽魚花竹燕喜之助詩詞談謔燕喜之從子
不知東巖之燕喜乎彼其來者鞍雕而環金也擔綵
而車錮也持者玉麈搖者寶扇也曳鉅公之裾惹從
妓女之裙茜也彼其來者非富盛之傺族則嬌窳之
姻倩也彼或愧之而不目睨或覩之而心羡者不得

與之貧若儇者也子不聞東巖之樂歌乎迎賓詩曰
主人之孫嘉賓之來我園孔佳熙熙春臺匪醉匪飽
角生焉首其樂賓詩曰馬嘶於門酒續於樽歌濃談
懽覼日未昏飲未百卮賓其勿辭白桃紅李賓眼眩
止送賓詩曰東巖月高主人弗勞賓拜請却主人曰
諾令茲返駕明晨有約其樂賓也如是不其謂燕喜
者乎主人曰異哉子何言之誤也子之所談者花竹
也樓亭也食飲禽魚之類也請以是喻夫樓者不可
以爲亭亭者不可以爲樓竹無花之艷麗花無竹之

清幽酒不可以克飽食不可以獻酬夫蝶與蜂同以
花採著稱也蜂能釀蜜而蝶不能何也夫桃焉夭夭
蘭焉郁郁名卉之苑野芳之陸或當午以供集或方
春而相逐一迺華醞而甘成一惟香棲而粉宿何則
拘於質也子言失矣夫食粱衣綉者可以處樂而不
可以居貧棲遲衡門者視樓榭爲何物拘於質而蔽
於一也如此且夫東巖之勝若此而子斷然以爲豪
富之所獨樂非下焉者所得與吾恐地主之見未必
然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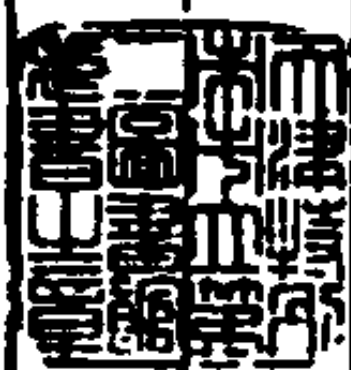
局局焉何哉游子曰吾言半耳不寧惟是東巖主人
之爲人也徑直樂易於物無所拒必將莵主賓者以
峻宇而飽肉食於蔬茹者矣必將寒士之與交而賤
子之與處矣又必將推與人同樂之念不閑闗不鑰
洞上以接夫宦達而下弗禁於牧圉矣其爲廢也不
巳巨乎主人曰不然孟氏論七十里之囿荅齊宜耳
豈真使薪獵者徃乎其間哉詩云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而泛泛焉以爲同非吾所知
也且地主之所以有東巖之勝也孰括据是孰保有

是其樂斯也孰爲之主而隆厚是又孰能使之久而
不朽是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小雅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魯頌曰君子有穀詒孫子於胥樂兮言善
道也請循其本考之焉游子曰魯溪先生公度之父
也先生學貫今古譽稱州里道德爲富孝友爲仕毋
令於庭曰而脩而嘉而聚而嬓而勿蕩於非以保而
頂趾申之曰而學以究理而見之操履勿靡而鋭勿
鈎而矢而弗尊賢於禮曷以而弗收族於倫曷紀族
疎勿疎念而同始賢小勿小德進不可止榮而勿慕

稱而勿鄙念命之不定得而勿恃大塊流聳而爲山
水化工發榮而爲華蓝是兩間自然之侈天寶不可
棄毋荒以毀人樂不可極毋縱以弛酒以合歡勿酗
於肯歌舞以養耳目勿流於靡一夫之耕不足以食
百指家無冗食得巳則巳粒食養民而勿徒恃安常
守巳勿姦胥與市吾所以命爾不過如此而能遵是
則籩豆簠簋永承吾宗祀苟不吾遵而非吾子是以
公度功而不矜樂而不蕩園斯東巖不隘不敝命賓
朋而致禮按時序而弗殄攬重宵之寥廓瞻遠地之

蒼莽其心則高明曠達而其興則横飛而直上夫其
人若是得所養若是居之廣若是咸由乃尊之教也
則束帛之賁鳴騶之入尚何有不可往者哉主人始
而感既而喜甚且驚曰有是哉程君余平日與爾口
稱心羨目覩耳聞者遺音之鳥浮空之雲耳程君而
果能若是則凡歷斯巖而造見其景者於人而不徒
地於德而不徒物雖子長之講業鄉射於齊魯鄒嶧
抵得其彷彿者耳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斯之謂
矣吾固將從之焉乃相與躡屩携杖具剌擁篲扣巖

局以求見候地主之肯否

朱楓林集卷之二終

朱楓林集卷之三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
旴陽居士范淶校　　　　　　　時登參閱

序

大學中庸旁註序

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註觀者多喜之以其註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卽了無繁復之勞也旣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註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註脫藁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

所以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註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而註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註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

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宏也至於意義閒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新安朱升書

論語孟子旁註序

余既爲尚書及大學中庸撰旁註欲徧及六經四書而未暇也去年來池過黟比友倪仲弘之子請爲註語孟曰蘖成卽來商之而未至也池人張矯字仲美

見余書犂然有合卽以大學中庸義例施之語孟每藁數篇輒一見示相與商訂不數月而書成焉噫自丙戌歲至今六七年間以此事屬之士友多矣斯文緣契乃在於此也是書之體融會先儒經解以順附於經文可離可合有綱有紀使讀者止就經文考訓詁以求旨趣而已其先儒之說順附經文而或有不類不安者則必再三玩索體認以求眞是之歸此學者窮經最得力處必身親爲之然後歷其難而知其味也今年稚子 同學禮儀周官二書不勝講授之煩亦既爲之旁註矣有如仲美者早相與用功餘經乎若仲美則余知其方勞不當亟以委之矣至正新夘夏新安朱升書

書傳補正序

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没之後門人語録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爲讀經者作旁

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客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易經旁註前圖序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

有不明不盡者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
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
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
寶爲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
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洩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
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
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
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
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

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
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
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
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
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
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
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
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旨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
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

比義從長安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
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
筮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
注脚也豫章蕭氏讀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
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道教明
著前纂爲圖今録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圖第八八圖爲之前
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

孫子旁註序

人嘗樂世治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余亦憫世
亂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然國家之大事在戎
言之得無易乎升生不辰目擊羣雄迭相勝負有成
丘止流之慘深爲此懼伏承我
聖皇應運召侍軍門十有四年剪除羣雄戰勝攻取
機變妙於武子陣法合乎武侯是以不揆愚陋蒐輯
見聞間以己意旁註十三篇著演八陣圖於卷末使
詞義暢明陣勢明白而無徒讀其書之患也升極知
僭踰違道易言之罪然於行三軍者庶免膠柱鼓瑟

之一助云

類選五言小詩序

玄黙攝提格夏暑異甚僕居山閣目益昏不得徧讀素習乃取五言四句古詩迄於晚唐得三伯餘首類次之以授羣童爲類凡三十有八一曰直致詩以此爲忌而亦以此爲難序情寫景而無事乎排比紐捻盤摺組繪之工所謂淨洗胸面而觸好者也二曰情義倫紀者民之彝也三曰工緻詩老所獨繼響寡聞焉四曰清新則亦不易得者也自是而下曰高遠曰

富麗曰豔冶曰淒涼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曠達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潤曰沉着則又繫乎其人矣邊塞也宮闈也客旅也發乎其情有非常者是以離別悲愁思鄉感舊之作出焉至於懷想寄贈則盡乎人倫歎消遣則盡乎已諷諫而不訐頌美而不諛嘲戲而不謔皆所謂民之性而先王之澤者此外有懷古詠史之吟景物風土之述時事之紀與夫樂府之舊章風人之古體或有設爲問答者或以一句兩句之佳而傳者以至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先儒謂人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爲詩夫自三百篇之後變而爲詞賦又變而爲歌行長律流衍極矣則五言絶句者詩之尤精者乎才多者斂束於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蟻封也始學者之從事於此非江源之濫觴乎鄉先生曹公教人下筆之初以字少語直爲事其言曰直說則意易見字少則病不多僕編小詩以直致之體先之實本乎此夫泉之始達直流而已其出漸遠泉流合焉磯而激風而波盛大流行而千態萬狀非泉之固欲如是也始學

者識之楓林病叟朱升題於齊明閣

刑統賦解序

魏文侯師李悝者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衛鞅受之以相秦改法爲律漢相蕭何增戸興廐三篇爲九章之律叔孫通益所不及爲十八篇武帝作見縱監臨部主之法魏命陳羣等增損漢制爲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南北兩朝沿革不一唐因隋制令房玄齡等斟酌損益爲十二篇高宗永徽中長孫無忌等復增

疏義名例第一魏因漢舊改具律爲刑名第一晉賈充等於刑名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之北齊并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復爲名例唐因之衛禁第二秦漢及魏未有此名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宮禁律宋至北齊以關禁律附之更名禁衛隋開皇改爲衛禁唐因之職制第三起自晉名違制律隋開皇改爲職制唐因之戶婚第四漢承魏秦之後創加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婚戶律隋以戶在婚前改爲戶婚唐因

之廐庫第五漢制九章創加廐事晉以牧事合之名廐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廐庫唐因之擅興第六漢制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爲擅興賊盜第七李悝法經有賊法盜法自秦漢至後魏皆名盜律賊律北齊合爲賊盜律隋唐因之鬭訟第八自秦至晉未有此名後魏分前魏繫訊律爲鬭律至北齊以訟事附之名鬭訟律後世因之詐僞第九魏分賊盜爲之歷代因之雜律第十李悝法經有雜法後世襲爲雜律捕亾十一李悝法經有捕法後魏更名捕亾

迄唐因之斷獄十二起自曹魏分李悝法經囚法而出此篇後世因之以上唐律十二篇周世宗時詔詳定之號大周刑統二十二卷宋太祖朝竇儀等脩定刑統爲三十卷至[illegible]時律學博士傅林取其綱要撰刑統賦後世註解此賦雖多或贅或畧未免疎謬今訂定之至元後三年歲在丁丑二月上澣新安朱升題

地里陰陽五行書序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變合而爲五行氣之流行質

之位列物莫不然也地囿天中爲物最鉅格物者於此而不察可乎余幼而困窮於舉撰事盖多致力俯察之學尤爲留心患夫世之論二五者不得其綱要且莫別其用也泰定初元述星卦提綱以振舉數派之今二十有五年矣歲在癸酉而得龍穴陰陽之訣越七年又得山水宗廟與四經五行之訣然後形體與造化合妙水涉與穴法同功始敢稍出其說與朋友商訂傳習焉而古法玄要未得其緒者蓋多也至正戊子試春官歸陳英翁以未卒業告經曰葬山之

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英翁長余一歲誠純篤信無以爲比其於形勢之難既得之矣余故述是編以質之題曰地理陰陽五行書以足夫景純所謂方之法焉新安朱升序

墨莊率意録序

墨莊主人朱升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於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之既又慮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也遂筆録之其爲録也不起藁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

子內儒得於尊者不敢攘其説聞於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他日可以删不厭煩碎他日可以考故名其録曰率意是録也下及庖偰工巧之瑣末高人所不屑覩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儒士所不得與下於我者既不敢預此上於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録也直以率吾意而已雖然知我意者以爲備遺忘不知者曰腐儒之陋也人之所通擯也至治二年龍集壬戌三月望日序

集趙東山文藁序

東山趙子常學春秋於資中黄先生既通悟乃會粹考覈成書三種曰師説曰屬辭曰集傳行於世子常既没其徒王德茂聚其平日詩文俾老友朱升選其涉於教道可以開發疑難長見識者得若干首刊而傳之先儒謂邵子之學其根株在經世書花葉在擊壤詩今讀擊壤集曲盡情理以通乎上下的的乎世不可誣也子常髫齔以來幾許學問涉歷而下筆之可見可傳者如此讀是集者尚知之哉

石門陳氏族譜序

歙南石門陳氏世相傳云派出休寧西鄉藤溪藤溪始祖高山府君禧歷五傳而爲旭旭遷歙南是爲石門始祖約其世時當汴宋初年至今至正庚寅蓋四百餘年而十有五世孫矣自始祖七傳爲讓直言是生六子曰易力寶武復臻覲其宗爲最茂寶之後又益茂其玄孫子華字仲英表其先世爲圖十有一以示諸子俾序其端焉首圖自始祖至直言六子凡八世其於分支也著其始而略其世間見所不悉也自其高祖以下則名字第號仕隱年壽配姓卒葬往往

得而書蓋幸乎其逮事與夫傳聞所未泯者也凡其宗之人各詳其所尊所親逃其見聞以表其世咸若仲英之爲者以繫於其支之始使夫始之出於一人之身者雖百其世萬其子孫如相與昭穆序於一堂之上庶幾觀者有所感焉以發其敬宗收族之心則世道之幸而仲英之志也

東村老人詩序

端木氏之居深水唐山東之崔盧李鄭也而有東西村之異者猶道南北之阮也端木公字以善傑特而

溫謚者也而自號東村老人按戴氏記人生七十曰老大夫則致仕人子恒言不稱老公家尊君國川先生年且未七十而公自號如此者何夫名稱生於不足者也弱齡出仕數歷垂三十稔所不足者非庭闈之晨昏乎故未老而老蘄以爲養也昔老萊子年七十斑斕親側作嬰兒啼戲然則今日東村之老人庸非後日之嬰兒乎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子知有親不知有已是以始也自忘其強仕而終也自忘其耆老也聞端公之風者往往悅喜慕尚作爲歌詩歙怟朱

升爲之序

環秀樓序

秀悉救切說文禾實也從禾乃聲證以夫子之言秀在苗後在實之前則非禾實先儒以爲吐華詩毛氏傳荼茅秀也或謂茅秀於茅華非也茅之未華方自苞而出者柔輭潤澤其名爲蒹葭荼聲相近若其旣華則蓬蓬然詩人不當取以爲比矣以此而意之則禾之秀亦其將華者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後人以秀爲草木茂美之通稱故

歐陽稱嘉禾曰秀東坡稱花竹曰秀術察之書以秀言山始於赤松述論以秀言水始於管公明指蒙是後山經地志因之登高之賦臨流之詩言秀者不可勝舉王制命鄉論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漢始舉秀才東漢避世祖諱曰茂才魏晉以來復曰秀才至唐中葉秀才科目甚高而難得無敢應者漢諺有曰天下俊秀王叔茂晉羅含爲江左之秀謝道韞爲閨房之秀宋袁淑謝庄江東無我卿當獨秀以秀言人始於夫子人

者五行之秀氣極於周子人也者得其秀而最靈新安巖鎮方公搆樓生壙之側顏曰環秀想是樓也近則環之以竹樹之秀遠則環之以山水之秀而人之秀者游居其中也游居其中者主也環其外者賓也有是主斯有是賓也方公字聚清清秀之義也其女夫孫仁遠秀人也裒諸秀句積成卷軸請朱升秀才爲之序

大有樓序

率溪在歙南四十里循率溪入十有五里曰詹田孫

氏居焉孫君有名天祐字顯父者爲時稱道生至元甲戌至泰定丙寅甫五十有三年耳即於居北二十里葉有之源豫營蒐室而樓其旁友生朱升爲揭其顏曰大有蓋取易大有上九爻辭與君名叶且近於地名之葉有也君幼穎悟早卓立從父智齋教入詩書禮義生三十年遂蒞家政事繼母方氏若兄延師教子待鄉井御羣下靡弗盡道歲之歉慨然減價出粟以賑饑民凡舉火以待者蓋環百里逮其稔而能酬者率收以公量是皆蹈智齋公故轍擴而弗替者

若其建橋辟道土木宮室之類凡可以利益於人者於膏腴金穀一弗之靳是又其天性仁厚如此君配方氏子男三人女一人孫今三人繩蟄方將昌熾未艾是造物所以答君於今者葉有壽藏負艮面庚陽和陰粹山環水秀他日雙劍韜焉以裕其後是又答君於來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樓名云乎哉君將於中朝士夫求爲樓之記文者書扁者篆記額者書丹者詩之賦者故予爲序其事如右葉有於率溪間岑鄉先達弘齋曹先生居之虛翁方使君造而詩詠之

具見桐江續集蓋源深而清不可舟楫而居民聚焉是以宛然有桃源盤谷之勝而又買田其間畚爲贍脩舘穀計燕遊詩酒不遜昔人其可尚又如此智齋諱逢龍配程氏實雅德君子云泰定四年二月吉日里生朱升序

跋

跋大學旁註後

大學以脩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

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卽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存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卽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眞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註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跋中庸旁註後

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逊吳氏之說也今兹旁註既各取其長矣至於智仁勇之用至誠不二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跋性理字訓後

臨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二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一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借易數字餘皆原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性命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榦之文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理文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

撰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生四四而生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源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冲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冲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抵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

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綰乎紐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太極者其樞紐也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抵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抵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書也故舉一條以見例云

跋靜山遏糴歌

右靜山孫處士遏糴歌一首感傷而安分自道以警世具有益之文也人之所藉以立於世者四曰智曰力曰權曰利而禀賦之不能均也偏得其一二而善用之則澤及於人而爲天之所福其不善用者專之以爲己私以賊夫人而卒不免於自禍是故立天地之心明聖賢之學輔世長民興利除害以紀綱斯人者莫如智戡定禍亂者莫如力生殺予奪以勸善懲惡者莫如權衣食温飽以遂人之生者莫如利若是

者惟善用者能之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天以是偏賦於汝亦豈無意哉奈之何其不善用也吾山鄉少田千畝之家可一二數三畝之入食一人藉令千畝者盡以其入施人不過供活三百人利之所及亦狹矣故善用者化利以爲權平其糶價以率人則所濟者衆彼不善用而私之甚至於遏糴以邀重價使不仁者藉而相和汝之所利幾何哉而人之受害多矣是猶有智而用之爲姦有力而用之爲盜有權勢而

用之爲暴爲汚者也豈不惜哉佛書言積財不散者自已無分五家子有分五家子者水也火也盜賊也縣官也惡子也多田之家能平糶價以率人而不爲已私如處士祖父之所爲是奪五家子之物以濟人也豈非昔所謂贏得爲君子者乎若遏糴邀利至於發處士之感嘆歌詠者何厚於五家子也豈非所謂枉了做小人者乎余竊憫夫操利權者之可以爲而或不善用也故廣處士之歌意爲跋語以勸焉歲甲午五月二日朱升書於楓林館

跋唐子華畫贈邵思善詩卷後

至正五年吳興唐公子華宰吾邑余客其門相與處甚善也公時時出古今名畫及其所自畫者示予且讚賞其趣予惜於此道故不知嗜好若無聞無見者公不悅其心曰豈其明於他而獨暗於此耶是殆薄吾畫也予察之稍以留意一日與公同訪提茗廉父壁間有公所筆畫四幅予觀而喜之公曰此吾二十年前筆也是殆不佳予心計若從公求指其不佳者在某處其筆妄若得其槩然不欲亟以噴之及再往則捲而藏之矣余素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孜思善時從予讀書見公畫輒悅慕之不瞬目不釋手若予之有味於天地之化聖賢之學也公大喜進而教之官滿挾之歸邵生盡棄餘事用能得公之意趣四方聞人稱能鑒識者贈之詩文許與交至信乎生之妙於畫矣畫之爲道妄求其似也今曰似則不超妄以巧爲精也今以拙爲古殆必自有其說予藏思善舊所爲畫數幅假我數年得畢婚嫁盡除書生氣習然後袖而出之好山水佳風日中請思善指其

昔非今是在某處某筆使昔之不得於唐公者得之思善亦大好事故茀書之卷帙之末以識焉歲辛卯秋九月既望朱升拜手跋

朱楓林集卷之四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閲輯
新安晞陽居士范淶校　時登叅閲

序

小四書序

上章困敦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致峯蒙求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黄

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胷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註解然註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與之旁註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註一過則了然無繁復之勞也今此小四書者語約而事意多故旁註不足則又表註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晦菴四書云

蕭氏讀易攷原序

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子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於臨川吳先生卦統之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索之半生晩乃得豫章蕭氏讀易考原之書以爲二篇之卦必先分而

後序闔奥精粹貫通神聖蓋古今之絶學也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録其全文於下以廣其傳於不朽云

重脩本宗族譜序

族之有譜尚矣朱氏爲新安望族居㵎溪里者業儒以世舊譜起高辛之後陸終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曹俠於邾國至儀父始見春秋後八世爲楚所倂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代有聞人前漢大司馬長史翊大司空新息侯浮邳郡太守永

吏部尚書尚大司徒質司隸校尉禹靈帝時坐黨錮子孫避難丹陽因家焉歷十六七世曰騰曰緯曰建皆爲郡守隋唐之間永城仁軌以孝友聞敬則爲名宰相子孫久則蕃衍遷居鄱郡姑蘇朱子奢者爲唐太宗朝學士居歙馬橋至涔號師古生瑋瓌避黄巢亂居新安歙之黄墩瓌爲茶院制置使鎮守婺源逦徽國文公之祖也瑋受唐命爲馬步軍總管拒黄巢有功授宣歙觀察使兼衛虜將軍　使封英亭侯生春滿園林秀又自休寧高山遷居泗溪林公實吾泗

溪之始祖也迄今若干世若干人昔老泉譜蘇氏族詳焉其所自出譜之作也分殊之義也今余族譜列族之人生歲饗年出娶子女身世窮達凡見而知者聞者傳聞者靡弗載譜爲朱氏作也倣乎理一之仁也然凡譜必有源流淑慝精粗固或遺茲族譜所謂傳聞外無憑以述至有名若字不能知者遠故也遠者其初未嘗遠近久而遠則又悲夫譜之不蚤也雖然今之近後之遠也譜之不可以緩也謹作朱氏族譜

苦竹朱氏族譜序

余在翰林子範秩滿朝　京劇談數日遂出其所編苦竹朱氏族譜以示余且曰自始祖黄墩府君第三子三公遷霓湖凡八世自十二世祖學小公遷乎潭凡四世自九世祖三公名芘遷苦竹至吾孫今十一世矣舊譜詳悉遭兵火不存有霓湖譜可考然霓湖譜特詳於霓湖而不詳於苦竹之族系此吾苦竹之譜所以不得不作也余應之曰族之盛者久則必分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因而考之苦竹世多文學

才智之士在宋季間則有巖將公者以脊力駢脅率衆保其鄉里至今人猶稱之當有元盛時則萬二公名鉅者以才學授湖州路教又能延攬名師碩儒教養其子侄每歲賓興則試於場屋者甚衆而設教於庠序者尤總總也及至正壬辰之變則有子範以才學德行能率其弟侄鄉人保全其宗族閭里是以爲衆所推舉用於　朝授六安州判此亦姑舉其略耳按黄墩府君於唐廣明年間避黄巢寇自吳門遷歙至於今亦數百年間國祚凡幾興變人事凡幾廢昜

而苦竹朱氏之族至今猶盛衣冠文物視昔無忝嗟乎世之故家大族如苦竹朱氏者幾何哉時平則文學之士彬彬輩出而馳騖乎科目之塲世變則才智之士矯矯崛典而趨赴乎功名之會余既喜苦竹朱氏之盛又喜子範之能脩此譜使後世子孫得以遵守而考證焉故爲文以序之丁未九月望日宗人朱升書

送分憲張公序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於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

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於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固其職長吏於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於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疃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爲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撥蠹弊開隆平委曲條陳以聞則賢於人者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茗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爲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

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眞有資於人言者僕別君數年瞶盲跛躄非復舊日然於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於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題盧山夏君再判新安詩序

盧山夏君之倅新安也秀而文得士心寬而理得民心嚴而有容進賢而教不能得府吏胥徒心謙而能斷事集而不自諉又得察案之心也久任法行中考以復任是諸心相得者翕然以爲愜蓋新安爲郡跨畨浙兩江之源山峭厲而水香潔其君子亦竦以義

其小人往往安分無他心一州五縣休歙爲尤良是以兵興數年田里相保甘受剽焫無動於亂者其土俗如此矧得賢人君子爲之官長不翕然而歸心乎賢人君子臨之覩其土俗如此孰不樂其善矜其不逮與之休息以久於其治如古封建之爲者孰肯弁髦而傳舍之哉休之朱升歙之鮑頴官學於此未得歸視其家省其父母是以鄉井之心尤切而喜公之復任其善政日有加焉又有以大慊乎人心也里生程和以餞行詩請序故遂書之洪武元年戊申端午

日朱升西掖寫

送夏通判還金陵序

廬山之夏君通守吾徽也披誠信以懷多士施受利以溥細民和粹孚乎寮寀端方格乎吏胥故三年而借留留而德心有加於初益見政理之旁洽又三年尹臨濠臨濠今日之豐沛也陵寢葱鬱將相大臣往往在是形勢之重屯衛之嚴委任之隆遴選之不易而公才器之所稱名譽之所致蓋有非人情之所可量也徽之人知挽留之不可再得發爲文辭以致盛戀升歸田山中抱疾三時而肺病乘之不能出戶非友人楊季誠言不知公之既行也乃寫鄙懷而追餞之

餞叅府端公行卷序 代休尹朱珍作

天長朱珍忝宰徽休寧一歲有半矣叅府端公實臨之實教誨之實優容之珍每號於人曰端公之於我天也天之於物也生化之於莞稾之中造就之於耩治之下震以發其孕霈以滋其生吹以擴其長雖無心而成化乃若孜孜伋伋而不能舍去者然然代序

者進成功者退蘭臺有悲秋之賦昌黎有感春之詩蒼蒼者曾未嘗一傾耳於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徽大郡而休寧小邑也其民俗馴而爽且近山可以避兵故歲壬辰以來西兵蹊躁六勝六復民鬬死者鮮而非庶也時多政則賦自倍至十上所需民無敢不供而非富也珍以非才爲此邑奉上之令而亦不敢罷上之民而非能也事有難易理有可否才有長短而免於罪也唯天實臨之實教誨而優容之珍之仰戴而號於人人者如此而天不知也乃於代序成功

之日以其平日號於人人者請能文者述之以餞公因以自見云

送汪成德赴蕭縣作宰序

吾新安神明之胄二程也汪也程自東晉時新安守元潭留家焉數世至忠壯公靈洗顯於陳梁之際汪則忠烈王世華起於李唐之初二公皆有捍禦鄉井之功沒而爲神登諸祀典將百千世不泯也而汪則據有六州以歸唐功德尤盛二族蕃衍以官以遊散布天下而其居於古黟縣者尤盛汪之丞相伯彥閣

學義端二公又其尤也入至元來至今且百年黟汪未有繼美者故吾於成德屬意焉成德有志之士也其祖某以舉進士爲業至元科舉廢尊君某惟以繼述教子爲務比年兵亂成德扞鄉井如忠壯忠烈之爲者歲丁酉以鄉兵內附又如忠烈之歸唐黟汪其復昌於成德也歟成德今之蕭縣以其治家者治官以其馭軍者馭民以庭訓之詩禮立教道善風俗而後以學問之文章作成乎多士等而上之極儒者之功用致斯世於隆平於是乎黟汪千年之家聲復昌於成德氏此升所以屬意於神明之胄者豈以作宰望成德而已哉於是行書之以識別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四十四卒於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於婺自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薦試有司明年余歸自燕山取道至婺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

婺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至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所從前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憚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亦不戚戚或又擿前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築城所賦尋仞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

宗茂而止於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毁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

禍亟集事者則事愈歸矣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之身所能備一有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苐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求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絶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耶丁未壯月丙午里友朱升序

贈地師詹仲芳序

葬書之道二形勢也方位也形勢如相人之許負方位如推命之李虚中二者各精其一已足爲術合而一之人爲廋哉自楊救貧以前皆合而爲一釐爲閩贛不能合者蓋四百餘年中間宏博碩大如王朴之孫伋趙卿著指蒙書撥砂詩心經等文出入經史幾

於得乎形勢之綱格方位之領袖達者尚有憾焉况其餘乎里人詹仲芳世傳閩術也而學於贛自以爲盡贛術矣而猶講學於閩足力到目力熟人皆信之方將進焉而不已里之治此而能行者未有或之先也青出於藍氷寒於水其吾仲芳乎余故喜斯道之將昌而閩贛四百餘年之判而不合者其將合於吾歙矣故書而贈之

題宗家子會從軍末新詩卷序

宗家子子會從軍江右朋從姻戚賜之詩俾升先序

其卷首升謂序易耳詩之難六月采芑張吉甫方叔之威江漢常武紀召虎皇父之績上有叙情憫勞之作下有思奮用命之謠此國家之所以與而民生所以有賴於武事者也卽今　江右之軍者愁齋俞君其人也擅才名於自昔以泛應乎斯世子會夙獲從遊以承其旨使詩之者亦能知子會之心如子會之於俞君乎從軍古云樂借問大將誰有古詩老家法存序之贅矣

金生家慶圖詩序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以爲六合之內皆其所有事也是故體天地之謨傳聖賢之心光輔邦家以仁乎民物下而效一官精一藝馳一傳操一戈凡才力之所可及者孳孳勉勉無忝於其生然氣運之流結靡常故斯人之所遭有幸不幸其幸而得於所遭者每與其始得於生者若巧相值然是可以見男子之生之不偶然也吾邑昔稱多士延祐泰定之際宦達賢有名者景山金公稱隱汪公爲其尤之二公者儒則通吏則循所蒞懷之衣冠家咸法之景山文章傳世機警可以爲教其孫伯琴純明脩謹守其詩禮領袖弟昆爲吾邑之第一家金生煥孟章伯琴之子從其外舅鄭彥昭官於南服自豫章入閩閩嘗航滄海使幽薊庶幾乎四方之事者而其庭闈之慕無時刻不惓惓也今獲歸侍以遂其願且將再入閩絜家屬以成歸養之樂焉能文之士往往慶喜詠述之而來請序余念兵興以來宦遊岑海者吾鄉蓋若干人也今之歸者幾人哉身歸矣而眷屬全於外父母兄弟安於家褊衣列鼎其樂不減承平之舊如吾

金生者亦有其比哉余故以爲所遭之不偶然也生爲倩於彥昭氏彥昭之父仲賢君稱隱公之女夫斯家學所自來也彥昭之於金生卽稱隱之於仲賢也景山稱隱昔吾所師彥昭伯琴吾所友善故於生之家慶不敢第以勞苦於前而佚樂於後者頌之乃爲道其家世之懿而以極男子之所事者望之洪武第三禩正月辛卯朔立春里人朱升序

梅谷隱居序

舊友張君魯瞻儒雅好古帖所蓄東坡山谷南軒眞

跡虛谷弘齋皆嘗爲之題跋時爲難得之寶壬辰兵火嘗聽與帖皆亾每馳於懷而嘗聽之猶子伯謙有承宗詩書之美倜儻好義之風爲之敬慕嘗聽爲不亾矣一日携趙子常爲其所作顏公梅谷隱居記示余余謂顏公休邑之大山梅谷爲顏麓之勝地隱居於是名不虛得昔李愿藉韓公之文以居盤谷而無其實何可同年而語矧梅爲皎潔之孤芳有隱逸之眞操尤可尚也今伯謙多善能總衆妙岐黃方書唐許藻鑑景純地理之學無不奇驗業既精遊必廣當

大有用於世恐不得専此梅谷之隱也雖然我知之矣人以學求名君以謙自牧則其遊也如班生之投筆如司馬公之志名山大川如莊生之逍遥遊自適其適吾豈求知於人而人亦莫知吾遊之樂也壯哉遊乎余老且拙惟日送車塵而未獲同遊之樂榮歸有時當共盤桓於梅谷翫疎影暗香之奇趣蓋自此始時洪武戊申十月望日隆隱老人朱升序

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

程仲本年十八從鄉先生東阜翁學經術舉子業去侍尊父官龍川諗其親友朱升曰植也學於此而習於彼也從師之日少而侍親之日多懼夫業無所從請而疑之無質也故於諸經多其受而姑日涉獵焉問學也則先其節目於爲文求得其旨意程度而巳綴之成篇則在定省之暇噫仲本之於學其因時制宜者哉然愚觀仲本之爲人也其質弱其氣不充不副其志千言成誦率讀二百餘過飲酒不能一蕉葉清癯之體不勝衣而攻苦食淡至甚立程自擿暮輒歎嘆惟日不足坐以待旦愚生春秋三十有四幾倍

年於仲本昔亦執經東阜先生館下離師而荒舊業坐耗眞所謂悠悠者仲本盍少損其汲汲之過以相益哉今夫舉子之得官也秋試於鄉春受命於朝其甲者亦至貳令彼由外之學職吏員與向之歲貢茂異積月日以至於邑丞非二三十年不可也二三十年之地位以得是職不亦勞乎此之工夫尚必循序而漸進夫田夫工女之志於溫飽也得之非一旦夕不種不穫不緝不織古人之於經書也口誦而心惟之故誦不以口而自然入於心以見諸行事以極夫

儒者之功用或弦或舞或息或游故從事也不苦而腴味達乎四肢六經以下皆文法也其理明故条達而求其義精故圓致而嚴氣之所發其辭雄意之所止其篇終作文之本在讀書讀書之法在循序古者四十年富力強道明德立而仕今舉經明行脩亦限二十有五仲本循序而待年其進可量哉昔者尊父大尹之筮仕於京師也日念揚名顯親不敢怠也君臣大義無所可逃故惟所得而恂恂焉惟所事而勉勉焉非無致力以助長之地不肯爲也今則宰南徽

之百里假大州之一麾矣積之久者發必宏將遄致黑頭之公於不難矣方其初時豈不有躁進倖得之徒從旁而發迂闊之笑者顧今所成孰在仲本之爲學盍視此壬申秋中朱升書

詹田孫氏家録序

古者王朝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下而至於都若家有土地人民甲兵錢穀之數宮室宗廟官司祭祀往來之事則亦必有紀録焉又下至於事物之書若山經地志職官氏族之類皆史流也然而古之爲史者必考求理亂興廢之故而著之善觀史者亦必因其文而得其心焉夫是以感發懲艾而有益於國家身心之理非直以爲聞見也是故剛者必折抑者必發驟興而遽滅幾絶而復續此皆造化之機天之道也上士默觀而會之焉中人以下不稽而鑑諸人事之切近者未有能動其心者也孫君仁遠譔其家録尊祖而敬宗敬宗而收族壚墓之紀言行之傳感慕之情忠厚之道無不具見而其微意所以示乎後人者尤在於此余謂仁遠爲是録也孝誠盡焉祖德彰

焉後人得以鑑焉而凡善讀者於身於家國之理咸有功焉是一舉而四得也故於翫復之餘而識之卷末以告夫讀之者云歲辛卯七月甲子旣望友生朱升書於池學尊經閣

送鮑尚褧序 邊允中 尹典文 戴尚文 鮑尚褧 鄭伯原 方宏遠

十二年五月徽守王公詑所貢士於朱允升曰邊尹軀幹言論可觀聽也戴鮑學問文辭可取也鄭方才幹可稱也吾坐一堂之上而得人才如此其不易哉允升俯不敢言再問拱而立曰是誠不易也自昔升

平之久有教養之素且患其難得焉且今蔽賢之責有可辭而濫舉之罰不可解公盍愼諸公曰吾所貢定矣子無庸言但爲我第甲乙曰不盡識其人也曰第其所識者曰鮑尚褧爲甲公驚曰噫餘皆其下乎不有戴尚文乎曰此二人也嘗與游處者也知之悉也且公之舉也専爲治經博士乎抑亦使其出入長治用於時乎由前戴賢由後則鮑鮑不甲於餘人甲於戴某所識者也且戴與鮑異鮑事祖父以處鄉大得人心年來科差數十倍於平時儉勤供給家事不

甚落戴失父四年矣落其業半才亦不同鮑中耿而外和與人言辨而婉能使橫者直逆者順戴於所不合者幾不能一語交性不同戴唯治舉子業今務狗矣鮑稍研小學喜爲人作傳隷學不同唯鮑之祖曾昌同知年且八十父未老而耄戴有子甫六七歲無應門之童二人者羈於家事而不可出則同耳其餘烏可比也公曰若子之言戴其無所用乎曰用於經生學士未嘗不可也若尚褧者倘處之繁劇以棄其學畀之錢穀以遣其才置之遠外以亂其孝養之心則猶戴之無所用也公大喜謝曰子之言誠不私於所親也兹以尚褧之行而書答問於郡守者以爲贈言

朱楓林集卷之四終

朱楓林集卷之五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illegible]
　　　歙陽居士范涞校　　　　時登參閱

詩七言古

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 并序

至正丁酉歲余由金陵還山諸公爲賦梅花初月樓詩餞行作此長歌以答之

冬至之後江上春來車去馬泰淮濱峩峩鍾山樓觀古翼翼南國衣冠新此時遊子逸與發客衾忽夢歙

溪雲金陵子弟來相送文儒有賦梅花初月尤殷勤我昔盛年學書史擔簦載贄非隱倫中遭喪亂百念息揣分甘作山中人山中得此構重屋惜其背寅乃面申清宵寬交古君子爲云安名一何神寒梅始花日山辰當樓新月懸鈎銀天根陽生花實茂月窟魄死光輝沉蓓蕾數點春我已見其映雪千樹之玉津漂渺一眉金我已看作行天五夜之氷輪功名事業塞宇宙斂之方寸謂之仁隆中窺此諸聞達莘野抱此稱天民卽今誰因乃成此故人陶佩與賀循未能陳力當引去山中梅月姑相親天根月窟古所云動靜之機斡洪鈞世人漫作復姤二卦看緣何得見梅花初月之景象與夫隱者之天眞再拜文儒領佳貺長歌作謝聊自申

楊大鑑爲幕府繪搏法百圖題

相毫畫史楊大鑑眼光如鑑髥如釤搏法千年已失傳貌出百圖非洸洸劒一人敵學之難豈知徒搏無傷殘強梁俠兒里中橫顛倒掀翻掌股間幕府畫長風拂拂窗前卷舒此何物擔夫當道草書精軍人起

距火牛出我欲摧惡却厭兵欸然見此心眼明吾老寧知才思盡等閑爲寫丹青引

題歸隱圖

冲陶先生名如山何得畫在雲山間布袍髥絲晚風滿應緣歸自江之灣畫師當時偶相值歲暮相思走珍寄橫芽老稠樹參差毫端似得山人意山人家乃無一金是中所有千古心豪傑聞風失七箸學子問道羅冠襟芙蓉山腰石頭路鈎名射利人如鶩匆匆不省認江灣寧識冲陶最深處

酬黃仲器惠箋紙

泮水相逢成忘年白玉阿華燈窗前余無無住道人何正自憐何以當此十樣箋十樣箋展開光如鏡便如黃裳劍潭牛斗映又如叔度汪汪波萬頃勞君贈感君贈肯人才短筆硯疎此箋十年用有餘文物相施還將文物報試學乃祖黔安書

四月一日同黃君啟飲高堰徐氏偶題

層雲黯黯愁春風昨夜子規春樹東客懷爲此不肯醉長途俗子來憧憧鳴笛考鼓搖旌旗射豨娱利神

鬼叢乃知今日四月朔光陰客子嗟飄蓬前溪姉女立欲渡長裙短衫照溪紅溪北亦有青衣士倚闌注目停酒鍾勸君不用苦傷春春夏生意何淡濃北風十月吹老樹翻想此景不可逢二賢終日酒得同勝路不學商山翁蒼天無遺蒼生窮嗚呼蒼天無遺蒼生窮

和唐令尹喜雨謡

乖龍行雨來陰雲暗長空父老急避雨枕籍叢祠中共說今年好令君愁民心與天心通推收不行二十載編戶流離註虛稅救焚拯溺不移時感召豐穰如有期戶涂秋必旱家家發憂嘆人言令君先民憂禱神得雨民憂散絕憐得雨如得金黃金不入饑時眼君不見去年河陝間到處各有守令官盡心弭灾豈無術坐使生齒遭艱難忠臣恐讀罪已詔富兒勇取入粟官嗚呼從渠入粟爲官至卿相徙薪合在焦頭上

再和喜雨

長風吹雲雲似墨倒海傾河來頃刻父老欣欣拜令

君令君說是天公力佐曹未離神廟裏祈禱靈通乃如此但訝爐烟起作雲那知心液蒸成雨高田掃級流天漿窮原廣壑如陂塘明日入山取竹木早行好日添囷倉百姓莫忘得雨喜日祝令君壽千歲令君常持禱雨心百里生靈望更深君不見鄰屋年來轉焦苦勝似枯田待甘雨

五言古

賦怪蝶并序

國初辛丑歲有蝴蝶大如紈扇飛止人家忽變

怪鳥散集鄉村居民兢設香燭爲供休尹錢德
輔親往視擊殺之且罪其爲首者以諭衆怪遂
息感而賦此

蝴蝶本化生變化劇倉猝其父名烏足其子乾餘骨
古有南華仙偏愛談此物終然歸一夢物我兩飄忽
近日維[illegible]氓流言自南國妖徒兢傳播姦頑爭出沒
海陽賢令君此時誅怪惑快揮判花筆勇作擊蛇笏
寓公權德輿人傑不世出法路啟端倪詩史書始卒
坐令窮山民脫然超鬼窟錦餘始捲還詞源方汩汩

題靜庵

三聖妙傳心心體存於靜執中又三言近來惑未省
詩書每諄切鄒魯猶衍衣德性敬所尊放心閑弗騁
歸根乃春苗用聯豈灰冷彼所謂善刀我所謂尚褧
寥寥越千祀春陵一提醒紫陽書滿家臭端寂機儆
南州今孺子名庵在近境明當從之遊飛度藉田嶺

和休邑唐明府哭弟韻

執手憶長路托體悲高原何論手足恩常情可忍言
公家此令弟高懷寄林園文章罷以則善慶子又孫
元方人所欽清流想同源帷帳所諄貫華藻相翩翻
人生會有歸蒙籥此復吞脩短一間耳古來誰獨存
不忍謂之壽可與通人論開導其嗣息天理培靈根
啼烏夜欲旦飛懸日將昏勗哉崇美德憂喜在一門

山泉樓寄陳實卿

麗澤期良會蒙泉暁獨登居常神已合到此恨逾增
休沐知多服追隨愧不能五城便笑傲六月絕炎蒸
樂共難兄被心傳季父燈重來應旦暮留語謝溪藤

聞仲節至以去年倡酬韻作詩迎之

中源飛真灑空令訪隱居來期數日近別憾一年餘
聯句星源夜持觴巖鎮墟清歡成昨夢塵土上衣裾
我抱窮民嘆公知宰物私著書瞻乃祖宜室慶佳兒
應有新來句能消客裏悲炎途宜早發目斷碧雲馳

題林泉風月亭 并序

桂巖程先生家林泉風月亭其先大夫帥幹公
所建也壬戌之秋始與其伯子順識携至其家
坐於斯亭粤明日又與其仲子堅識及婺源程
仲光四人同坐以亭名分韻賦詩余得泉字飽

成一章啓覽教之

竹樹擁天寶石水通人押好風秋淅淅皎月晝娟娟
幽人美雲居四妙具予偏築亭攬斯有古意滋盈椽
方亭水爲其三葉仙承傳嚴香發秋桂老椿記當年
渴來何所擬幾眉老人泉鳳巢毛不殊我識存與全

七言律

題方山樓

易稱坤靜德能方樓對方山拱畫堂突兀偃居雄里
閈淋漓牟扁照楣梁青山滾滾開書帙餘慶綿綿列

笏床老子簡中無一事翠屏松竹共蒼蒼

題吳仲爾雲眠小隱

吳君家在黃山西樓閣突兀雙溪湄青燈炯炯讀書
眼白酒滾滾遊山詩其誰畫之潑心紙闊丙裘衣古
冠履白雲滿地未遽眠閑眺遙天俯江水

遊齊雲巖值雪有作

怪石飛雲路更斜長風遠水思無涯金仙直竪兆羅
指玉女細挼薝蔔花興到直須斟北斗壺傾安得喚
西家巖神剛許雲衢步好稱先生異求華

次韻汪伯恭總管一覽

岱宗峯頂碧天垂超世飛仙此地宜脚底有山出雲
氣空中聽我詠篇詩當時歷視景如畫今日重來味
似巵一覽名樓應契此倚闌游目許何時

次韻牡丹

碧玉叢中錦綉堆濃酣春日自低回絶憐國色擧中
王幾費詩人洛下盃清勝麝囊香乍拆艶匀宮綵巧
初栽何時去作長安客翫賞相隨一笑回

盆荷

閑向牕前鑿小池規模雖窄頗稀奇澄澜清淺無三
尺嫩蕋初開一兩枝日照黃心香馥郁風翻翠蓋碧
參差渾如寶鑑涵明月對此寧無酒共詩

其二

堪羨幽人古瓦池能令眼界足清奇魚兒閑泳銜萍
藻蓮蕋初開不蔓枝白石雨餘涵鑿鑿碧泉風動更
差差二難華萼相輝處時復臨風共賦詩

其三

貯水栽蓮瓦盎池西湖風景豈專奇高呈艶艶紅粧

面特立亭亭碧玉枝靜影月涵光皎潔淺波魚戲漾
參差主人心與濂溪會一日何妨賦一詩

其四

荷種陶盆當曲池遠覩藝甈搃稱奇花開水面無多
蘤香噴風前敵萬枝醉臉臨軒紅掩映舞裳搖影翠
參差斯花不是真君子爭得騷人苦賦詩

其五

白石青泥小甕池新荷出水影偏奇華峰移下無雙
種笠國分來第一枝盃面月光浮蕩漾鏡中雲影動

參差騷翁行照鬢眉處安得醉勞不賦詩

春寒喜晴

雨歇微寒釀曉晴富翁聊爾錦袍增遲遲春日堪遊
予拂拂東風已泮氷幾片牆陰梅雪襯萬絲堤上柳
煙凝詩人陡倚闌干立更上危樓第一層

春雨

脈聽階除滴滴聲霏霏微雨逐風輕園林塹賞花空
好泥濘難行草自榮連日浮雲長靉靆今朝紅日得
開明余心擬約前川樂傍柳尋花快此情

又用前韻謝人惠詩

士林柱石振文聲志樂林泉勢利輕指日安車儕李
氏他時執爵等桓榮覩君風采心猶喜惠我珠璣眼
倍明今歲得爲桃李客始終是賴見交情

贈程子靜生日

程生眉眼如新月生日忻催寘酒樽王父仁恩在民
庶乃翁世祿遺兒孫和風款款回山市春樹亭亭對
學門勉爾燈前勤受讀發揚家學詔來昆

寓錢塘題楊元誠奉使回吳中搨曼石所贈序

彩絢吳箋繭理斜龍蘋漏楮壓氷花風帆載重歸蒼
漢春殿繙經擁絳霞揮灑定崇前世典寵光先到大
臣家遙知朝著虛賢席莫爲湖山枉使槎

送李太守赴召回京

昌黎詩文送陸守千載之後驗於君下車期月民正
喜赴召頃刻留無應五月梅霖山霧晴六馬啟道晨
光新作霖大慰天下望回頭還念新安民

送金汝霖之浙

杲輝老子挺前脩喜有名孫入品流恰自西江得休

暇遊從東土作清遊聖書六字標吳墓世寶千齡閟
虎丘更上會稽探禹穴歸來肯復寫龍頭

送金彥中赴浙行省告承襲

錦帆蘭槳去如飛看盡江花到省薇抽矢廣庭楊葉
小談兵上幕杞材希卽令歲月來無際況是風雲氣
有機平世尚須尊武弁芳年未許試班衣

送回嶺汪士林之杭

武林物色入詩香把袂安能[illegible]四方酒盡一尊山意
晚舟行六月水風涼壯懷去去遊而樂道路悠悠阻

且長若見虛翁煩寄語文章日月與齊光

送朱巧

西上欣逢雨送舟不殊一鶚舉清秋舊開王粲依劉
表今見何常薦馬周總帥好賢敦古禮書生立志紹
前脩吾宗後學當期子爾祖聲名萬古留

酬汪子益寄詩

吾曹秋擬冷官儕得子新詩破吝驕非屋每緣人借
重桃源不與世相遙平生短翮追雲鵠何日忝亟類
細腰憂道忘餐祇自苦一尊評此欲君邀

謝孫瀛州 幷序

昨便道求見值從者他出恐歸知係念未免假
姓名以相安豈謂二日之遲遂償一生之願長
者不鄙下顧寓齋感喜不可言也前過不可以
不首先施不可以不報詩述其意幸甚一粲

昨日長橋訪隱廬今朝寓館辱高車宣尼作歷報陽
虎張祿元來是范睢避暑寺中相約舊把和石水納
交初不堪携刺來看處馬首匆匆問所如

次韻謝陳正父 幷序

去年冬歸家陳正父有送行詩擬春來酬和而
忘其元韻正父忽又以他詩見示徑用其韻作
詩奉謝

年來多難劇傷心難向著龜問陸沉背我年華唯自
惜動人春色不渠禁愚如伯魯非忘舊歸愧淵明未
覺今珍重主人臨別意謾依新韻獻微吟

題栢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 丁酉赴召時作

西風笳鼓東南來國本應須老手栽淨洗甲兵過練
水早隨冠冕上雲臺傳宣馬繫門前柳作頌人磨石

上苔機會到時須勇進天邊莫待羽書催

次羅應玉淩雲臺韻

臺扁淩雲俯碧園泉芳圖繞綠陰繁崇高不數重山艮堅實疑加載物坤卧看奇雲行碧落吟傾綠醑泛清尊佳名妙句兩谿極總有飄飄逸氣存

送方伯潤松蘿山讀書

一上松蘿數千仭學如九轉鍊還丹且將貝木嘗宵寐莫厭斷虀供晝餐松葉亂雲孤嶂暝杏花疎雨晚窗寒樂羊莫起思鄉念應悮佳人機杼婎

題鳳山余鏞讀書處

鳳凰山上鳳凰鳴鳳去山留百代名世治有人來結屋月明何處聽吹笙碧梧翠竹炎光薄黃卷青燈夜氣清會見來儀爲世瑞九重天上待蜚舉

五言律

得詹田佳城

風水集詹田藏川夾石川留心垂半世藏體付千年海內風塵息城南燈火偏親朋何用哭含笑入黃泉

謝陳弘道飲余春酒

昨來叨宴遇剪燭夜沉沉和氣醉連昔謝名運到今無人共酬景有感易傷心祇合移高館清談聽鶴林

寒食作并序

寒食清明日與諸友期會臨溪以雨不能集遂同君啟子益及淦孫冒雨空歸途中分韻得時字

浮生懸美晤蒼昊屢幽期滂沛五更雨留連三月時林園成綠暗花樹失紅滋倘有遊觀興黃花未是遲

送陳自新上末新

有客志高遠不忝拙謀生脅髯出肺肝四座相爲驚何門可拽裾何處有魚羹豪傑乍相見爲爾嘅不平

其二

南窗脫烏幘汗顆不勝灑此際向長途知非得已者木川鬱佳樹已是息波馬川雲肯上天須臾雨天下

其三

元帥古邻殺好客今鄭庄庇人千萬處况乃敦同鄉作客亦有時爲樂不可常油幕飽膏馥勉爾歸屠羊

賀陳亨衢長子遷新居并序

令長翁榮攜華處卜吉新居衆人相賀莫不以高明爽塏爲說至其善頌猶不能出張老意度外小子則否謹按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非鯉庭聞禮之熟安能居今而復古禮如此不然是亦天資之美暗合法度亦足可喜此吾儒所當提掇者他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爭迎取養優游安佚亦賀言之所不可少者意長語約四十字以見情幸甚一覽

聖王尊命士父子不同宮末俗嗤陳迹名家尚古風

過庭詩禮舊分蒙酒肴豐超出斯干上高堂坐媼翁

絶句

四美堂 以後十二首爲陳弘道題

有客留題四美堂東塗西抹妥平章元來只是四時好雪月風花相發揚

東園 園居四美堂之前

卉木亭臺景實稠不留隙地豁吟眸舉頭見有空閑處又構飛雲十二樓

環秀樓

樓外周環列秀峰先生愛此意無窮不放水紋浮枕簟但教欄檻倚晴空

青子亭

杭人食梅入詩酸只須豆樣薦金盤若教青子亭中坐看有何人不整冠

芳馨亭

滿架芳塵似雪鬪眼鼻受用貪忘回暮歸却被嬌娥問何處惹得香風來

長春亭

月掛棠花不但梢欺人憔悴強婆娑主公也有長春藥千壺傾倒醉顏酡

花仙逕

二月時光春事濃海棠花發透脂紅若還眞有仙風味那得中間一逕通

武陵源

武陵源裏桃花春世俗傳聞昧僞眞早知只在東園裏大有高人來問津

濟舟亭

爲怕燕姬翠黛愁畫船艤閣兩津頭因茲便得濟川妙只用輿梁安用舟

歲寒亭

後凋向說栢兼松今此名亭又不同直爲正心雖屈致但蟠香葉綠菶菶

得心亭

樂得之心自有郵智仁肯向陳編求威望何如山厚重機心未遜水周流

贈星士汪曉窻

五星三命元非古後世推詳便爾靈若捨根源求尅應曉窻談說自堪聽

其二

十人談命九無術有術逢迎不直言今日見君成促坐清風蕭露灑前軒

其三

紛紛世俗愛言好好命如今見者稀言好暫懽終受訾曉窻不是欠圓機

其四

不捹迯遭不諱貧高談慷慨見天眞彥章自是江南寶且向江湖覔好人

其五

我亦勞君算五行三分富厚七分淸春深雨足長青草數畝山田自可耕

登顏公山

咫尺九天低日月分明千里俯山川顏公登跡只如此空惋塵中六十年

留金陵送畢功大州判歸

楊枝裊娜酒旗搖人去人來朱雀橋老我送君人送我遲遲幾許意難消

其二

醅斗茶甆挹流泉人世紛紛我是仙客裏自悲還自釋欲山亭用已多年

其三

碧流清淺且無波浩鼎船頭秋月多舍弟同遊應念我我詩有味好吟哦

其四

勞佚人生各有宜扶桑汲汲有崦　畢公今日還山
喜似我當初得舉時

代人作春閨怨十首

一別劉郎萬里遙少年背我暗寬消屋簷初日喧黃
口擁被孤眠又一宵
寂寂深閨春晝長慽郎不爲惜流光盡文剝盡琵琶
面好似奴兒去後粧
昔日紅桃花發時每援花片比瓔肌如今却被桃花
笑曉攬青銅草樣萎

生來最不耐離愁鎮日嬌啼倚畫樓鄰舍女兒競相
笑奴家半月不梳頭
二春芳事在青郊紅杏將花豆蔻苗嬉伴昨宵相約
定誰知癡雨打花朝
東風疑不到窗紗驚見盆桃盡著花郎意豈勝春意
蕩遠遊亦合暫還家
了了鄉歡杳杳悲凝情盡日聽烏衣郎歸莫作呢喃
語薄倖疑君說是非
庭前紅杏笑嫣然前日初開蝶恣穿輕翅不來留粉
在空教妾意慽當年
春來花月勝秋光也爲離人照斷腸何日見夫重攜
手清宵不復倚頹墻
征夫一去不思歸桃葉能隨柳絮飛惆悵北溪溪上
路只同夢裏唱金衣

朱楓林集卷之五終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閔輯
驊陽居士范淶校　　　　時登恭閱

策

六經浙江省試

問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六經之旨明於傳註然其傳襲之有異同學問之有淺深亦豈無可講者夫易畫至六而卦有六十四此伏羲先天之圖何孔子未嘗明言而邵子獨得其傳乎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何二易俱亾而周易獨存乎京房淪於術數王弼閒以老莊固無足論者程子專於理邵子專於數朱子兼理數而專於占可得聞乎果合於古乎書始百篇既遭秦火伏生之傳纔二十餘篇馬鄭所註果皆晁錯得之口授者乎壁中之出增多二十五篇何今文古文分合難易之不同乎孔氏以序冠篇端蔡氏何以復刪置於後乎詩有齊轅固燕韓嬰魯申公而毛萇之出稍後何萇之學獨行乎朱子傳註諸經自謂於詩無憾然其序文之

去音韻之叶經緯之分亦有所本乎春秋鄒夾既亾有左氏公唐穀陸淳以來說者無慮數十家孰爲合於經乎近世程劉呂張之說各有攸當何胡氏獨用於今乎禮有周官儀禮禮記河間之獻新都之用果全書乎淹中之出曲臺之記何止存十七篇乎大小戴記始三百餘篇其後刪合爲八十五篇又損益四十三篇何今所存小戴乃增多六篇乎儀禮其經也亦有異同乎今何舍經而用傳乎此其大畧也諸君子方以經術用世其考覈精矣願條陳以對

詩書禮樂先王所以造士之四教也周易春秋孔氏贊之脩之以爲世教者也大哉六藉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措斯民於至治傳是道於無窮先聖後聖因時而起制作傳述其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學者存此心以燭此理則於諸經文而釋諸傳註此所以有得也此心不存則理路昏塞意見背馳固憒然於聖人之經矣傳註傳襲之有異同則滋惑之大爲大抵聖人之道散於萬殊者非秩小

之心胸所能包羅也歛於一原者非粗淺之意見所能造詣也問學至於浹洽思慮通乎神明然後有見於化原有得於古初而聖人之經可得而言也是故詩者人情之宣也書者政事之紀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吾夫子所以正王道而明大法者也皆非可以易言也夫河圖洛書順逆生尅天之所以覩經緯也先天後天對待交易聖人之所以明體用也此萬化之原萬事之本六藉之門戶也易畫至六

兼三才而兩之也卦有六十四八卦相盪因而重之也先天四圖蓋出於伏羲夫子繫易傳易有太極章既言卦之所以畫說卦天地定位章又言卦之所以位其但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明言其爲伏羲者亦猶但言易之興於中古作於憂患而不明言其爲文王也是圖也必待希夷屢傳至邵子而後大明於天下後世則斯文之氣運有關於天而有俟於人者如此也連山首艮終始之際也歸藏首坤靜動之守也二易與周易同掌於官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而周易獨存者以夫子贊之而學者傳之也夫理者所以御數數者所以寓理也京房吹律其爲數也徒煩於推衍王弼以象其爲理也遂荒於高虛程子發明易之理而加一倍法之言則知數者莫程子若也邵子發明易之數而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邵子固以理而妙是數矣夫天一至於地十與夫盈天地間之物象皆天所以示人之數也而其所以爲數者有理存焉善有吉否有凶與夫致悔致吝之故皆在人自然之理也有疑於其理而稽諸鬼

神則必以蓍策之數焉占也者理與數之合也知來之神其數不可窮藏往之智其理不可易易爲卜筮而作朱子所以融會程邵之說而發明易之本旨也九圖之冠於本義者傳於古也六圖之特筆於啟蒙者與夫子所謂八卦相盪因而重之文雖不相合然而朱子所以推邵子一生二之義與程子加一倍法之說同也百篇之書既遭秦火伏生之傳纔二十八篇馬鄭所註又有僞泰誓一篇自唐以來孔氏所傳二十八篇盛行於世而馬鄭註本不行矣今文古文

篇有分合詞有難易覩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矣觀其體制之逈殊則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疑之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整正之者矣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註引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亦朱子所授之旨也漢儒傳詩者四家毛萇後出乃獨行者理勝於三家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齊魯韓以關雎爲刺詩焉此其傳之所以不行乎朱子之於詩

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春秋五傳鄒夾旣亾陸氏以來其爲說總總也大抵春秋一書雖曰聖人誅亂討賊之筆而出於仁恕忠厚之心故其立法也嚴而待人也寬有能因其筆而得其心覈字實而不流於尚虛推書法而不陷於慘刻是爲合於經者程劉呂張之說各有攸當而胡氏之傳獨用於今者金陵王氏當國廢斥聖經胡氏憤切於此遵程子之意爲經作傳以羽

翼而復之事據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是胡氏能集三傳之所長而深有功於聖經也禮有周官儀禮禮記三書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各官空土以居民考工非司空之事則六典固非全書也經禮三百亾於煨燼而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焉大小戴記出於漢儒編緝而今所存小戴記乃四十九篇焉淹中古經之出曲臺禮射之記凡此皆見於班書藝文之志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序目戴記篇目損益多寡具見史志

正等書遽數之不能終也夫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而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而使學者盡心焉而求古聖制作之意以通乎其餘則設科所以舍經而用傳之意也執事先生所以下詢承學者旣條陳以復命矣敢因策問言外而竊有獻焉夫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頗曾思孟之傳

述周程張朱之發明凡先儒心術之所形精力之所極學者既不敢不盡心矣河圖洛書之異而同先天後天之分而合四圖皆從中起之故方圓逆順往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跡用九用六之徵機卦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九疇出於洛書之法象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會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周頌音韻之說春秋書法之可推禮經大祀之未審若此之類學者得毋猶有所當盡心者乎聖人垂教於萬世先儒有望於

後人其心蓋何如也存是心以明是理用聖賢之功夫求聖賢之精蘊博而約之可也不然則專門之習學究之譏其於經術用世何如也執事先生洞燭於此矣故愚敢因策問言外之旨而竊有獻焉

四書 浙江省試

問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仁與道一矣孟子又曰二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中庸曰脩道以仁則仁與道又爲二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仁與心一矣而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則仁與心又若二矣然仁也道也心也果一歟二歟明者之以覩精蘊之學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者也以人身言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仁也以人心言則人之所以爲心者此仁也見之行事則合天理而無私心者仁也論之人心則無私欲而有此心德者仁也以其體用兼言則心之德者仁之體而愛之理者仁之用也以仁與道對言則道者義理公共之名而仁者吾身

親切之理也以仁與心對言則心者兼形氣知覺而言而仁者專指吾心真純之理也知此則可以釋明問之疑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人之理合人之身言之是乃所謂道也詳味孟子語意則仁與道未嘗一之也至於答淳於髡之言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而謂其道不同其趣則一於仁則以三子之行雖異而皆合乎天理而無私心也夫子答哀公問政曰脩道以仁者謂脩五者之達道必用

吾心之仁蓋達道人所通行而仁者我所獨得天地生物之心而爲心者此心不存則雖行是道而道猶在外也此心而存則所行之道在我矣此二章以仁與道對言二者固不可以一之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孟子之意蓋謂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者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命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也甑夫先儒反而命之之訓則孟子語意亦未嘗直以仁與心而一之也至於

夫子稱顏淵不違仁則謂其心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則謂以仁之理存於其心其發則爲愛人也此二章以仁與心對言二者亦不可以一之也總而言之仁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人而不仁則非人之道仁者人之所以爲仁之心也人而不仁則非人之心孟子言仁既曰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又曰天下之廣居而猶未也必附之人之身焉曰仁也者人也必直指人之心焉曰仁人心可粉矣

方山樓記

方山樓者程靜翁新居之重屋也程自東晉時元譚守新安遂家焉至靈洗顯於梁陳之際實能捍禦寇難以德於鄉邦而廟食之神明之胄蕃昌在他姓上靜翁居靈洗故宅里至正兵興以來避地水之南越數歲始搆新樓而居焉靜翁氣義之士也揚貌而碩膚善談論而重然諾使人望而重之親而倚之邑大夫郡公往往知其名靜翁往役而已未嘗往見也方其樓之初成也余登而落之靜翁自慮其不見舍於

斯時而莫得家之安請樓名以自表余觀新安江水自率山東流委蛇以入浙樓之所帶也吳大帝廟於層巘曰孫王山樓之所枕也是皆佳山水也樓向西南其山未有名而靣嶄然立頂截然平無與乎塞門之屏樹也瞻之若對筵扼之而入座其諸君子之平正卓立自守而不可拔者歟宜名之曰方山而以名君之樓者莫宜於此也樓凡若干楹廣尺五十深四之一前軒牕幾左右室房幾繞之以廈院表之以高門城之以藩垣郭之以隸舍以待賓客以息子孫於

無窮極非直爲遊觀而已也既嘉名以顏之又善頌而落之而又本其世道其爲人述其所志作文以紀之使夫聞見者不徒歆艷於神仙之居而知其爲隱君子於斯也歲癸卯里人朱升書

西樓記

西樓者孫君仁遠之所作也君既成新宅於祖居之西靜山朝秀於前詹溪秋澄於後門庭開明廊廡深廊燕寢重屋周阿翼舍殆二百許楹作祀堂序稽經合禮起居游息尊安優逸人之過其里閭者往往欣

慕顧瞻以爲盡居室之美君曰吾所以自處可矣尊賓則未也禮主人席乎堂之東南賓席西北西北嚴凝之方所以尊之也階主人就東階西向客就西階東向史記韓淮陰得李左車東向坐師之也樓護在王邑坐坐者數百人而獨處護於西東向[illegible][illegible]父之客也故降等之客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辭之[illegible]乃已不敢當東向之禮也是以田蚡自以漢相尊東向坐而坐其兄蓋侯西向可睹矣君乃起樓於新宅之右爲屋又若干楹大明升其前軒北斗挂乎榱桷中設賓榻高廣尋丈旁列几席坐者百人其圖畫書籍橫陳而高披者莫得其名數重屋之下宴寢安便賓友之來也笑歌眺望登降憑倚無有不滿意士君子雖未之目見者亦想像欣慕以爲得待人之道焉余嘗慨世之人以其意爲屋室基爽塏之堂紆高明之宇鑿池豬清開戶當山以娛心目而適其起處者亦無所不至逮夫階除卑挾遇之禮亭館失酬酢之歡主人者深居安處清溫廣密而賓姻戚友或舍於隸人乃習焉而若罔聞知者斯不謂之不知類者乎不然

孫君恬靜者也豈好爲是締造之勞哉君曰予殆得余意請爲西樓作記余謂在禮舍館舍之者爲主是樓也賓友自爲記以道君之德美固不待請也樓成於至正九年秋記在其冬云里友朱升拜手

勤有堂記

先師陳先生生淳祐壬子年二十四歲始自縣南五城復居陳村越二十一年積累書會之奉始成新居於東阜之下而扁其堂曰勤有取諸韓公示兒詩語以詔來昆也先生未弱冠已蜚聲鄉校里老儒朱楚

材奇而器之妻以族女實協心婉德以成其家政紙田筆耒歲之入也蠶織亦參之一焉是以先生旣成其屋廬矣畢婚嫁長孫曾而科第著述爲邑里儒者第一元統甲戌先生年八十三妣年七十九先後六日而卒未二十年淮兵起屋以毁廢歲丁未先生曾孫槃授徒於鄉以前翰林楊仲弘之子宗道所書勤有堂榜揭於寓屋復先生之業此其權輿也歟槃謂朱升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名惑而弗辨幸爲記以

昭之升事先生二十餘年誼莫厚焉楚材公吾曾祖諸從也屬莫親焉宜記莫我若也槃以其妣始居是室則舉先生夫婦成家之故實勤有之言以爲告者亦莫此若也韓公二詩蓋當時士習昔人評之玆無庸論然以勤而有以怠而廢不特詩書屋廬二事爲然第於二事中吾儕不可不知先後耳予甚思之抑又有進於是者聖人繫易於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無咎於升之上六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先生心學有出於韓公詩語之外此升所得於先生者不可以不告也少陵贈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子其勉諸正月元日記

永思亭記

休寧陪郭程君和卿與其從父饒州路銅冶場提領貴老立亭祖墓之旁題曰永思以饗其先又置膳塋之田定合族之約俾後人世守之求記於余余從和卿得其譜云凡新安之程皆出於晉太守元譚太守當永嘉末有德政賜第郡之黃墩家焉至梁將軍忠

壯公靈洗起鄉兵拒侯景廟食於鄉子孫始盛曰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復以鄉兵拒黃巢其中子南節領軍保休寧遂居邑之陪郭南節之後曰宋開州團練使全與金人戰死池州子先誓守墓不仕晩問道於考亭號東隱先生三子曰永正宋帶御器械分居杭睦曰永奇從遊考亭號格齋曰永彰鄉貢進士兩派並顯於休寧所謂陪郭程氏者也初伊川子端彥從南渡居池州團練爲池州統制遂相通譜端彥六世孫祉休寧尉居邑之小東門而格齋玄孫六三無

嗣祉從子榮秀實繼之官至江淛儒學提舉貴老之
父也鄉貢五世孫隆當
國初下江南徽有兵變欲屠其民隆冐白刄說止之
授本縣尉生永盈庫副使忠甫和卿之父也自南節
至和卿凡十六世墳墓衆多不可無脩謁之規子孫
蕃碩不可無統萃之處故和卿與貴老協議以爲此
亭而後歲時之間奠獻可施昭穆可序誠可謂永言
孝思者矣然詩言孝思必繼之曰維則使前人可則
而後人不求以則之豈得謂之孝哉程氏之先若太

守之於晉忠壯之於梁都使之於唐團練之於宋縣
尉之於
國朝皆克世其靖亂活民之功功之可則者也朱隱
格齋之於考亭提舉之於伊川皆私淑其窮理盡性
之學學之可則者也程氏後人登斯亭也進而饗焉
瞻祖烈以遐思退而飲焉懼巳德之弗類必也處爲
良士出爲良臣則庶幾乎永思之名之爲稱情也哉
貴老名文貴和卿名峴山皆讀書尚義而貴老之兄
福孫和卿之從弟子祉子華樂助財力尤多且勞事

宜附書至正八年歲戊子春正月晦日邑人朱升記

四友軒記

臨川吳君至新安爲余言其家之勝有伯兄之四友
軒焉蓋吳氏世以衣冠族居縣東都山水之美若盤
谷之爲者兵興以來避地於外既歸而棟宇獨無恙
故伯兄卽其嘉植之蒼翠芳香者以一身居三者之
間而以名其軒以爲生斯世也而得友於是足矣吾
繫於宦遊日思焉而不能忘也子能爲我遙爲之記
乎余曰物之生也莫不各有其德惟無欲者能不失

之祖來之松淇澳之竹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其蒼翠
芳香之感乎人者終古一日也風焉而聆其聲月焉
而俯其影暑焉而休其陰至於歲之既寒而昔人聯
之以爲友凡其受命於地貫四時而不改者先儒所謂
枝上之乾坤者非生生之易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尚德其德軒而揭之基焉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松茂巡簷索笑
惟吾德馨方是時也與情而賦就[illegible][illegible]而歌發太和
至順彼我一天人歟物歟師歟友歟三歟四歟五歟
不得而知之也此天真之渾融世運之古初宜乎君

之不能忘也君曰子言信美矣雖然頌而無規余乃言曰物之無欲而不失其德者未易淺視之也記曰竹箭之有筠也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稽諸說苑梅以花貴自戰國始而後之風人托物莫先焉正於內媿松之心毅於外靦竹之筠英華之發馨香之聞潔白之姿不怍於梅之皚皜也而後可與三物友有進於是因其不失者廓而致焉以極乎所以爲人者如是而與三者友則冢宰儕於五卿而六官乾坤列於六子而八卦亦未爲失其在我者焉

不然則此三物者將語人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君矍然悲而謝曰富哉子之言乎請書以寄伯兄使刻諸軒之壁

清陂橋記 并詩

歙休寧南五嶺淛江番江往來要道也嶺北十五里曰五城議爲杠梁者幾世人矣去年夏五城耆儒黃伯固爲余言是事且曰吾縣勝程子珍殆成之余喜曰成之爲文以記之今年來則成凡架板之座幾聯四木以爲板比兩板爲一叚者幾工人用力幾合之爲費以米計者幾又請於官復其旁幾戶任維繫架撤之事且求田收歲入以俟脩葺焉其用心之善而爲謀之末如此旣亟酬其記且益之以詩詩曰

淛水入海番爲南江兩地相達踰嶠乃通歙統休婺分流之所通道攸經爲嶺者五溪漲爲患欲涉無涯五嶺之險莫如清陂豈無小舟夙夜誰艤莫往莫來有如千里豈無實路鑿石巖山行旅求捷鄉閭往還維茲新橋厥功莫比近濟一方遠通萬里木座立鼇板道橫虹靡晨靡夜以西以東昔人有心迄今乃作

猗歟程君出其私囊程君從戎以捍里閈一橋是力可覘其餘五城名鄉世多君子德教涵濡用能取此事不在大力不在多孰有善心我爲作歌

說

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孫字說

余年二十時始遊邑之南鄉郎與梅桃三叟游三叟親兄弟也而各三子伯叟之長子長余四歲季子與仲叟之季子少余十有七歲十有九歲時伯叟持家政待賓客甚有禮余往來必過焉三叟與其九子者

無老稚視余如一家人也旣而二季子讀書余石門
山中三叟請爲九子定其字旣述其說以詒之矣今
年秋伯叟語余九子者旣各有子不蚤表以字慮其
名無以別於人人也乃與其塾師古林先生黄君敔
商而字之而述其說曰伯叟三子景顏之子祐祐之
文原於右右助也手之用左拙而右捷故助之意義
取於右友亦助也从兩又爲近古右宜字子友景卓
之子承承與奉同義承兩手拱飾會意奉以兩手丰
聲字體不類義無異也承宜字子奉景虞之子安聖

賢所謂靜而後能安非存之不可易曰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安宜字子存仲叟三子時嬰之子佛西竺浮
屠之稱寫其聲而已初無意義釋者謂華言覺非也
詩佛時仔肩音符勿反學記其求之也佛之類意同
於拂耳佛宜字子順時用之子肇寅爾雅釋詁肇始
也釋言肇敏也先儒酒誥本釋言肇宜字子敏寅生
於庚寅歲當讀如夷今世俗讀寅皆爲夷眞反則其
訓敬也寅宜字子敬時行之子覲書覲逸遊田分言
之則覲非遊也然古人則渾言之如宋泰覲字少游
字務覲尚矣景行先哲蓋字子游季叟三子明善之
子傑傑所以蔭覆者也蓋字子蔭明達之子輻輻友
乎輪轂之間考工記貴固且強是也當字子強明復
之子尚濩尚上也加也濩湯樂名義取諸布濩以濩
民也尚宜字子加濩宜字子和可也噫余自幼遊至今三
十有三年不鑑諸水鏡不覩吾鬚眉與三叟九子十
一孫者浮沈逍遙唯見其榦而枝枝而復枝竹苞蘭
茁造化發育蕩然一生氣而已數十年如度數日豈
知行年五十有二哉仲叟夙信星命十數年前自推

其六十歲前有厄又苦未有孫也今踰七袠且二三
載巳四五其孫方來未巳其兄年近八十酬接不怠
如少壯日其弟年六十有二方飄然往來江湖間爲
陶朱公事階庭長茂日新月盛夫何以致是得不以
其平心率物汲汲於救人疾苦生意藹然心胷閒然
耶九子之子方見十一人慶源滾滾孰爲限量余漸
入耆艾筆力或以退恐不堪頻頻爲作字說也雖然
古禮命子之字必請於鄉先生以幣余又撫篋振槖
語家人而爲之喜矣至正十年庚寅歲十月一日朱

升書

程伯順字說

休寧南傳營程君存字伯順或問其說於余余曰順天者存孟氏言也人之爲人役久矣天下有道視賢德否則視勢力處有道之世固當擇賢德而仰之不幸而居勢力之世亦顧吾小弱而安之所謂順天而能存者也或者請益余曰有道之世理恒勝無道之世勢恒勝理勝者常勢勝者非常君子處乎非常當無失乎其常或者又請益余曰處非常而順之易反

非常而正之難無道之世人不知德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彼以其爵雖欲弗順惡得而弗順至於撥亂世反之正則不徒順焉夫子之力不加於世卿而請討陳恒孟子之位不貴於國君弟而不答滕更伯夷聖也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子思賢也曰以德則子事我惟君子爲能順天惟聖賢爲能回天順天者所以存其身回天者所以存斯道非吾言也孟氏言也伯順學聖賢者也庶幾由君子而進諸或者稱善請筆是說從伯順質之歲癸亥友生朱升拜書

朱楓林集卷之七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時新閱輯
新安睎陽居士范淶校　時登參閱

頌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幷序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躁饒陷徽江東大擾至於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

江南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卽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洽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徽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華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擣於徽肆其燔刼突來薦至犇北

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歟
辨章秋陵開省勳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
楚疆有獻於
公請事徽方
公曰噫嘻無窮於遠蕞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
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
公曰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
蘭茁其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宜衆未降長鎗餘
黨既屯於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親

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
辨章令
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敕渠帥卽日啟行脩兵之拙
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茵犢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
綴惟徽厭亂城廓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莽既柵
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粲
酒温存受其雞豚爲之饔飧使覩其軍使行其壘
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爲儕曩者轢
我今吾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闔幕衣冠中原

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殱厥生曩
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燬然荼毒今茲下令
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
日無長澆風酷爲指摘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
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
功於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
鎮靜之道致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繄公懿
質
辨章登之進之於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

人誦我公令之高宮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
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
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清苦先生頌
厥初生人降衷維均好是懿德克全其眞反身而誠
乃安所遇不知不慍日素其位源泉鏡止湛然在躬
一疵不存伯夷之風令德之脩將無與同猗歟其清
廓宇寥空惟栢惟蘗匪利諸只簞瓢不堪顏子之守
令德之脩庶乎尚友孰云其苦大羹玄酒灑然一室

凝然四德有美斯人於焉棲息月白風微泓澄几席
揭茲頌言聿昭令德

贊

宅心堂贊

孫君之堂居宅之心君堂之名欲宅其心君宅爾宅
宅宅之心東翁西序門塾窔奥賓親臣妾藏脩寢處
掃除啟閉官司執守主人中處誰柔而倫身如大宅
心其主人心或不存則身無主東重西輕前離後陷
目視非視耳聽非聽氣徒無帥體無稟令人欲橫肆

天理湮沉是以聖神於此勤勤爰恭爰慎爰敬爰欽
是以聖賢於此諄諄曰操則存曰求其放見賓承祭
履薄臨深其渺方寸有幽其所其尊天君有恭其臨
宅宅之心在君之身宅身之心在君之心以心宅心
心有所主正倫篤恩務本飭用德潤其身富潤其屋
以光先祖以開來今我作斯贊揭於宅心輔君宅心
亦以自箴歲巳丑朱升爲孫仁遠撰幷書

畫眉禽圖贊

京兆眉嫵畫之以人此禽之眉畫乎天眞嗚呼汝眉
畫乎天孰知夫身畫於人猗

扇畫毛女傍一鹿青草因題贊之

有女娟娟有鹿伾伾此何如時武陵之桃商山之芝
同乎委蛇嗚呼噫嘻不幾乎馬於望夷而從麋於驪

余有扇偶墨污因畫爲熊贊之

硯田之濡扇紈之涴轉而爲熊匪坐匪卧彼妙烏駁
小人之過尤而效之希蹤周佐

銘

善復堂銘 幷序

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延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
是也失而得亦謂之復盤庚紹復先王大業魯侯復
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求其返不能不失也
而求其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歟汪君師魯讀書之
堂扁不曰復而曰善復何居復虛辭也則有善有不
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爲復陽上往而喜其返
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悉主初爻潛陽爲言指復於善
者也訟九四復卽命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睽
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解其來復吉皆復於善之論也

泰九三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尤謹嚴於一字一衛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絶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衛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絶之則稱復復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爲喜自泰而否爲戒在諸侯爲與在大夫爲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孫敖如京師不

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爲邪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聖人以其復爲私魯昭三如晉至河乃復聖人以其復爲耻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以久贊是以君子不徒於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又復之要道歟汪氏世業儒至[illegible]尤精篤僅領一薦策名稱實藏書傳家以淸爲貴孫師魯資明識敏宏能承以發然自年三十以來希乎無益於得者矣相門之熟當憲府之禀以儒以吏靡所不跡前既失而往矣乃今歷世故也久攬槩顧也飽於是身復所居之堂口復所讀之書心復所學之理返於外而得故其復也不謂善復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諸汪氏實升毋族且屢登斯堂而師魯以作文屬甥升也謹述四十八字以爲銘而序其旨如右銘曰

有涵其灣有嵌其山公善茲復昭哉堂顏新功茀絹孟毋斷織故習茀除馮婦下車我銘斯堂將昜來諗克己復禮善復之準至治二年壬戌朱升書

理齋銘 幷序

理者文理之謂也兩間之物彔凡其自然生成者莫

不覺有文理存焉交互者謂之文條達者謂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故理之爲字从玉而里聲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星之經緯日月道之出入凡在天者莫非交互之文川𤰞山牡三条兩戒凡在地者莫非條達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製字者既从玉以爲理之字矣玉之外物理之緻者又莫如木果之栗者故稱玉者曰溫潤而栗然書言寬而栗記曰溫而理寬也溫也疑若爲渾然者故繼之曰栗曰理以足其義知此則知理字之本義矣然則古先民之

謂理皆卽物而指其條達者以示人如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者非超乎物而言理也自吾夫子之贊易也有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之言性理者宗焉夷考夫子之言而求其旨蓋以爲理出於性性原於命聖人作易其著數卦爻之用由渾然者而疏通之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由粲然者而本原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謂理者未嘗以爲在性之前也程子之言性曰性卽理也朱子以性之仁爲愛之理義爲宜之理禮智

爲恭別之理夫愛也宜也恭也別也四者因用而後見而其本則出於性譬諸草木其枝柯不一也循而視其理則皆出於其根是故善言性者因其愛宜恭別之用不同而窮其理之本諸中者則泝流而源見其派然而不混也於是因其用之愛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之仁因其用之宜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之義是仁義禮智也者因愛宜恭別之理而立名者也以朱子愛宜恭別之理之訓而讀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則庶乎其可通矣理云理云渾淪渙漫之云乎哉吾宗有仲元者淮海之英也名珍而字理且以理名其齋是得字義之本非常情常辭者讙述字義爲之齋銘以爲理也者不在於字亦不在於齋而在於心也銘曰

元化默運流行不已物象肖之渾然之中有文有理理者條達亘乎終始有疏有密有曲有直而無交發物理惟玉其緻無比理之爲字所以從玉諧聲以里窮理盡性說卦有旨以理言性有條不紊惟程朱子萬物之理皆備於己彌綸參贊民生日用咸有統紀

原始要終明彼曉此應事接物行其所知衆而措耳猗歟吾宗天資玉美旣珍其名理以爲字齋顏亦爾人見吾宗溫然佳士服其夷曠挹其和粹仰其儀軌未必知其學優而仕事至物來徹上徹下條理如是我作銘詩其直如矢稽首扁名洗心聖言秋月寒水

丁未四月甲子歙宗生升藁呈

書簡

通回嶺汪廷玉治中書 九月九日辛卯

升維時菊榮九日霜應上辛恭惟廷玉治中相公尊

丈閣下把翫晩香夷猷煥處明示協相尊候動止多
祥升齊肅奉書遡風斂衽升載閲時令之紀季秋之
月夏小正曰榮華而已呂覽則菊有黄華視仲春之
桃季春之桐苐曰始華而已唯菊曰有且表其色曰
黄華非以中央寄王之時黄中通理其所固有者乎
然自京房揚子雲以來皆以菊有黄華爲是月第三
候則在寒露十日之後甫入寄王之日數也若氣朔
分齊則是候也實在中旬而重陽之日菊定未有華
今茲之重陽則巧協矣菊至是日而旣華霜至是日

而方降又古曆家說候雨以甲雷以乙露以庚霜以
辛是日辛卯則又巧協焉大人君子以黄華晩節之
操當霜降水涸之秋氣運之芳馨廉隅之峭厲所以
昭當時而表流俗者固有非常人所得同也升是以
不敢致乎常辭升敬以平陽望汪芒之宗新安世神
明之胄其丹轂金章登于臺省固非人所能貴而其
黄髮兒齒表乎州里者實天之所壽者焉尊眷長以
清邵之才鴻厖之質自泮宮之發軔迄別駕之懸車
其聲名職位之隆政事文章之懿人得而頌之升三

數年前薄游江上每以勝日從大夫士訪晉唐諸賢
所遊歷者舊者知升爲歙人也則時時爲道池陽府
推昔政之善媲其高則九華之嶄巖况其量則秋浦
之深廣謂明允所被民之不冤公退之暇與馬守昂
夫諸賢登臨嘯咏人士瞻對倚賴慕化趨風葢此郡
法理之官二十年來未有能企及之者猗歟盛哉渭
濱立後載之師汾陽歷中書之考玉樹之庭階銀床
之簡笏天所以瑞斯世者不在茲乎升是以聞之審
望之深又以忝覯之疎向仰之勤而頌言之彌有味

也升生辰弗淑嗣息實艱商瞿之年甫得育子曰同
今十有八年矣爲之謀婚則有夙所願者四曰仕族
曰舊婚曰其母嫡曰其生後而未獲也今年春眷家
見心洪兄爲言令侄子復學士次院愛之年德欲俾
之晉請焉齊大號凉如之何其敢僭踰也旣而他友
有謀婣某氏者神夢之曰朱氏之緣契不在此而在
汪某之家升聞之以扣于忠烈行祠則得百二十籤
之吉首以告洪兄洪兄曰可矣余所懼者僭踰彼神
實開之矣升是以因之而屢以請焉日吉辰良端拜

陳辭于執事伏惟崇篤夙誼以肺腑而納洪兄之請以道味而不故舊之遺光賁俞音寵於氷室庶几升得所夙願也使是子薫陶乎高門雍睦之美以克有成是爲天幸而非所敢望也敢悉布其衷曲惟矜體而嘉惠之升惟訊眷序之興居請委令之條目竿牘常禮也升也則額手乎神仙之聚歸心乎君子之側不敢屑嗇縟語以煩視聽爲是至敬無文等于台照

答程容父請簡

伏以隨風生珠玉屢陪誨語之榮落紙染雲烟忽拜

緘書之寵丕昭奬與敢不掘趨玉海金山巳愧家聲之不振春風和氣願領談笑之無邊

答程伯順簡

蒙示近來爲學不計功之意甚善甚善朱子嘗曰此事原無窮盡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爾在吾人尤不可不勉太極圖說謂周子推明天道以明人事之語甚新餘亦有當商量處俟面請也陸氏許氏二圖未審曾見否漫録內去如有所見無妨鐫喻三月七日友生朱升拜

與汊口程仲本簡

開年得子高國賓處音問知體中清勝可以到此相聚數時此大願也黄先生雖徙但年巳高吾儕問學固當循序然亦不可緩也鄙意欲得尊兄來此整理春秋之學庶得秋間同往彼處小子與趙兄問易而尊兄出名問春秋誠爲便宜一人而請二經又犯輕瀆之罪故也不審肯合此意否餘儲面列不具

問劉商卿先生大業圖旨書

升受教大業圖歷三時矣無日不思而不能得全體

之妙其所竊窺其一二之易見者天地之位圖乾卦在午帝出乎震圖乾卦在戌此大業圖乾卦在寅與楊子太玄之申子辰邵先生經世之寅午戌三方鼎峙之規模協合一也又見其一陽之卦一陽在初位者在天根之位一陽在上位者在月窟之位妙不可言又謙豫控扼東南西北之地左隔八卦而爲師比右隔八卦而爲復剥分均位置各有妙理二也乾坤二卦控扼東北西南之地而文王卦辭具元亨利貞七卦皆在東南之方如星家羅計攔截之狀非無意

思者三也咸恒既未四卦居內宛然如醫家升降浮沉之理造化人事綱格整嚴決不可易四也中孚小過在乾坤坎離之間尤可翫味五也自五者之外畧不能有見今所急欲求而不可得者六十卦所以羅聯求之不可得若不得聞一卦序次之故則無緣知列環布挨排次序寂不可聞寘不可見旅畜兌之序大業之妙或者疑其爲因見上下兩篇卦序而捻出此圖在愚雖決不敢謂然而亦無以破其說也惟高明不靳而賜教焉

賀金宜仲子娶簡

伏以主器新婚名門慶事辰彼碩女巧符令德來教之詩宜其家人不負之子于歸之咏惟生綺席瑞藹華堂某忝在同親深爲助喜不揆寸芹之撰式借尺楮之將會珠履之三千嘉禮莫陪於花燭列玉京之十二仙風遙想於蘭房頌詠之私敷宣罔旣

賀黃張甫子娶簡

伏以喜鍾長嗣禮畢大婚會神仙於五城山谷氣同於雲谷對嘉平之八日燭花光映於椒花瑞集庭闈懽洋閭里某托婚匪薄往賀爲宜不靳蘋藻之將少寓蘭房之慶賦婚姻及時之詩行看灼灼之花符子孫宜爾之祥謐頌振振之羽無窮贊咏曷旣編摩

代程子宜答賀子婚簡

伏以桃夭梅實方諧長稚之新婚葉纚花駢忽畀外孫之好語丕昭眷誼復覩嘉儀維其旨維其嘉足見乖情之篤不我過不我與抑何見外之深下拜登嘉銘心感德頌玉京之十二氣象曷比於瑠溪無珠履之三千光賁尚靳於友士

講義

東倚平義塾講書

子曰知者樂水一章此章吾夫子形容至道之君子與天地同其體用而其性情功效分而言之則有此二岐其實則全於一人之身非一偏而有彼無此之謂也仁義禮知均爲性之四德然而義禮以事理言仁與知則在人之心德是以聖賢之言有稱仁者知者而無曰義者禮者夫子此章所謂仁者知者又與他章不同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

以人之資禀言謂資之偏而不能見道之全也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則主於仁言之謂仁者安仁與仁一而知者則但利之與仁猶二故安仁者直可謂之仁而利仁者則但可謂之知也又孟子言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得之於心者有淺深故其交於人者有廣狹其氣象規模之異而感應功效隨之蓋以仁者爲優而以知者爲劣矣若此之類皆隨言答問之異肯而已唯此章則其像似理脉若判爲二而其實則合於一也以其判者言之則

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重厚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知者樂水動而不括夫是以樂仁者樂山靜而有常夫是以壽此其性情功效其像似理脉固不可得而同也然而天地之理則一而已烏有離而不合者哉其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尊卑位列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其定體之秩然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動盪和煦混然而無間者則又功用之自然也是故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其定體妙用元不相離觀其定體則

高下散殊者禮制之等威萬古一日仁者樂山靜而壽者也觀其妙用則流通無間者樂氣之暢達萬物一體知者樂水動而樂者也由是觀之則曰仁曰知可求諸二人之身乎哉愚嘗謂先王四術詩書禮樂其大端則禮樂而已詩者樂之始者也書者禮之大者也是故先天八卦之圖陽畫上而陰畫下天地位而禮定後天八卦之圖陽畫下而陰畫上上下交而樂行人之爲道也君父尊於上臣子卑於下禮也山之不遷者也君以禮下其臣臣以忠達乎君父以慈

親其子子以孝達乎父樂也水之無滯者也易道尚矣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不交則爲否矣坎離交而爲旣濟不交則爲未濟矣是故禮法之定者猶未見而樂情之妙者尤難知泰山之大丘垤之小有目者可得而察而水流不息陰墜陽浮氤氳乎兩間所謂天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者相爲終始無有休息非察之精而體之至者有未易知也此其周流無滯動而不括之實人之所以爲人萬物皆具於我生意流通無有間隔以通乎

造化之位育者也然則仁者知者果求諸二人之身乎哉愚故於義塾之初開爲學者講此以推聖神之教之本以發聖賢之言之意學者知此而潛心焉則蓽門圭竇蓬戶甕牖之基始於此而要諸遠大固能久而安之屋上青山屋下流水亦不專以常情之所樂者爲樂矣

朱楓林集卷之七終

朱楓林集卷之八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閲
　　　晞陽居士范淶校　　　　時登參閱

墓銘

程國英墓表

士之立於世也莫大於報本善其親以及其族里達則施於一世斯可謂報本已夫天地生我者也秀氣毓於山川慶源衍於宗祏而托體於父母斯四者有身之本也父母劬勞不待言已我之生而立也族之人里之人由親而疎邇而遠其愜我謂何妣祖之願於我者猶我之願於孫曾也存恤所以爲不忘也顯揚所以爲不辱也曾是弗顧念雖爵位壓朝著盼名滿天下可以不靦於族里見翁媪於地下哉果無愧於天地生我者哉吾是以於里人程國英而有感焉國英幼不好弄長而知向學既冠慕古人爲壯遊遊商邁至滕薛薛城有任仲丞某者致政里居國英事之數年道德之懿文章之粹日有所得至正四年年踰三十南歸往役於縣縣宰唐子華名士也苦縣事

煩弊不理嘆曰安得一明快吏集吾事乎一日視國英於庭異之與之語有契執其手以上曰吾事濟矣且使佐治詰捕事國英感激進不隱賢允其學之所及而力可爲者勉勉爲官若民咸賴之無胥吏恒態爲官民所病者人不得以幾微疵議之也十二年靳黄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間勝復者六七殺傷炳燼東奔西避所謂出百死一生者而能間關委曲於勝復之間家之人無失所者里之人卒以保完無罹横禍者風波既定縣之境内覩平時不耗斁如此鄉里

者百不一二焉故宅臨驛道既燬矣乃作新居於水東重屋面山方正如屛樹名之曰方山樓其右有圃中有亭曰時止日灌蔬種竹所憇也亂後有此可謂樂矣弟祐早亾孤遺三人長者不滿十歲既成立之皆有家矣兵亂之時縣之官有身罹禍而孤遺無依者二人亦既成立之矣新居且完祀有祠堂客有館矣里人之相處有禮俗供公上者有程下至爲舟以濟涉皆有常惠矣於是郡邑舉之賢良以病不能行數月竟得終於牖下明年其子宗奉治命以葬以客

陳盤狀請序以表其墓焉序曰徽之休寧縣黎陽鄉懷仁里國英所居也仁其名靜翁其號也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陳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上世[illegible]也者子宗之子也和嘉善者弟祐之子也張悅吳寧者女子之夫也趙庶者孫女之夫也延祐甲寅九月二日其生之時吳元年六月一日殁之時也其配徐氏先七年卒葬於時止亭右側國英所自塋而今合葬者也嗚呼國英有田一頃家餘貲不一金僅効小用於邑之事而能知以報本爲大而力行之立其身

善其親及其族里所就如此使其稍進於是効一官以展其才用得田禄以周不足必大有可觀者而止於是常情歎之矣昔鄉先生鄂守羅公作忠壯公廟記首序夫功名之士不可以歸見鄉黨家人讀之感泣羞愧者十人而七八嗚呼吾國英持其所就可以見忠壯公於廟庭矣而又何歎焉故樂爲序之而復頌之以銘詩銘曰

若稽田是穮蔉貴者身身有本身之本道之存葛與藟芘其根程君無官寡貲力鄉間喪之踰親戚江上

新封碣數尺泊舟觀者勸爾德

孫宏父墓銘 附白雲樓詩并端木學士跋

不有世德其基不積不有家政其名不令非天之佑孰娛而壽非世之平孰尊而榮猗歟孫公五福之膺終始聖明全天所畀白雲之墩以戚以華德澤之長占於而家

白雲樓詩 并序

白雲樓孫宏父塋域樓名也昔華封人祝堯使壽其言曰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所謂乘白雲而至帝鄉者其諸魂氣之無所不之者耶孫父壽踰七袠顧自塋而樓其旁以白雲名之固達生之士也而其意亦深遠矣陟陛皇之赫戲忽臨睨夫舊鄉下視宫室之美殆所謂陟降庭止者耶其嗣安卿索詩於予亦以求致其思親之道耶是不可以無作也詩曰

英英白雲浮游於天形滿其壽其神超然孰曳其衣孰攀其綿媚茲睛昊云何娟娟

白雲在天載浮載游形滿其壽其神弗留豈隆先塋應龍翼翰一息萬里飛陰九州

雲散于天零露泥泥魂兮歸來視其家第安我室家宜我兄弟心與親俱陟降庭止

塋域之側重屋渠渠有戶斯洞有窻斯虛高出寥廓惟雲之居蔭爾子孫無忘其初

翰林院學士端木孝思跋

昔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

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作多在晚年先師學士朱公秉生知之資氣塞宇宙識窮天淵以聖賢之心爲心以仁義之學爲學嘗曰宇爲之註句爲之釋我不如先儒拓開千古之心胸提省一時之俊傑先儒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矣安得徽國文公高風絶識而與之共論哉所著六經之旁註至晚年方成惟其學成而道益高年老而志益廣今觀爲休陽孫氏所撰白雲樓詩序藹然君子之言浩乎其沛然矣經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祭文

祭先師江斂求先生文

維至元後六年歲在庚辰六月癸未朔越十有四日丙申孝子江覲改葬其考君斂求先生於故窆先生得年四十九至是歿九年矣門人朱升黃啟姚光戴所吳新戴禮程信程艮戴剡程初黃樞程彔程朗謹私謚曰明安先生而以清酌庶饈之奠百拜昭告于其壙嗚呼先生科第祿仕之家也而以清苦終其身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究於事無不知周於人無不

曲成折挫豪強摧枯拉朽而不見其剛扶植孤煢支傾補缺而不知其勞日以急賢濟義爲心服膺德言誘掖後學學者之于先生其知者如槁苗之於時雨不知者如品彙之於化工也以是承其宗世開其後人以惠於吾黨茲不謂明且安矣乎宜達而不達宜壽而不壽使福善之天有司之者則不怨其壽子孫之慶將不在彼而在此也山川環列綿引雲從先生有知尚其來饗

祭先師金齋諭先生文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自世道不古民無常心而事師之道視於二者爲尤薄可嘆也已不肖生十有二年而從先生遊越二年而先生安於高居不肖遂不克就學又三年乃走而依仁里以從於東阜先生館高門提振之德先生扶導之恩皆所不敢忘自去年春以來私家疾難相仍旦夕奔救情懷蹤跡非復舊日比故於師門乃至絕足謂故疏濶升則非人先生知之將哀矜之矣去年冬先生仙去不肖迄不獲知開年十日始及知五日謹謁素帷適丁公家慶育入宮

不敢哭不肖之罪實多而非其心也春雨新晴節維寒食世俗展墓之時也敢述衷素將以微禮以拜於尊塋尚饗

祭友趙東山文

維洪武二年十一月巳酉朱升哭于子常學士之柩薄奠而昭告之曰嗚呼子常而止斯耶以造詣之學而不見是於人以設施之才而不克用於世壯歲以病爲常奄忽出於意外此老友之來哭而以爲憾者也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學力其道可以繼

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在吾子常亦何憾焉獨念夫招提之別期於會聚暮年曲盡情諠傾寫疑難使彼此生平道業之相與者氷泮春融無復遺憾而不得遂則命也已寓哀一奠尚鑒其誠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祭友張伯英文

昔人有言萬物有影唯心則無心影何覩覩其後嗣或哲或愚我儀圖之積善有慶惟君先大夫恂恂德人挺生令子如汗血駒公自弱冠聲聞四馳輝赫里

閭我忝同邑每接情好在戚匪疏公年六十我出三載邊意宦途方期越月解組來歸執手驩虞胡爲江滸丹旐翩翩駕此靈車追思諧笑如在於前其夢也歟嗟我私謀實資彊近末托葭莩天乎不仁遽奪其依毒甚于荼幸公有子珞環瑜珥克世厥家更吊書宮歸柩載臨哭泣携扶高秋泬寥山哀川思行道嗟吁生死契濶誰能無悲況其在余皷籔于盤盛酒于尊公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友呂慶文文

人之所欲家富壽綿凡此二者宰之在天予自歛來始受一廛家道日昌誰不謂賢比年以來求以自全杜門養痾而不享年一得一否胡爲其然我之與子如背如肩我昔有予奉承周旋或異或同我不疑嫌相期終老中道棄捐生居我後死居我先我而不怨誰爲予憐予捐館舍我在異地撫棺後時不能待吏及居淺土我縻郡城莫獲執紼抱恨塡膺奠以叟雞又阻齋素矢心蓄辭奚以斯故古人有言庶几不忘知生而吊知死者傷嗚呼生猶可勉死不可作予雖

不言嘗受予托秋序既徂朔風其凉念子如在敢薦一觴尚饗

哀辭

袁氏呂夫人哀辭

秣陵呂君景文通判徽州未獲迎母就養也其弟景武往來貿易以爲養升常從君兄弟游未嘗見其開眉也每引領東北望曰安得吾母子一堂乎旣而景武没於徽君幽憂於官母成疾於家山水隔越夢魂妻斷無有生人之樂已無何得請於上迎母就養居

歲餘弟喪旣除母疾良巳風波稍定而君猶是有隱疾者焉問之則曰吾有妻子之私戚前是未敢言於人也吾妻袁氏有三子吾初戍姑熟挈家以居焉城陷吾歸侍親妻子不知也風波方洶或刼吾妻曰從兼全汝子否則俱斃吾手矣對以不可情理俱暢幸而免居一月又有反側危疑之事千百輩駢首就地或又有脅之不可被殺二長子赴水死婢抱幼子與衆竄焉亂定後親黨中幸而生者道其事莫不爲之痛悼也嗚呼吾遭世變不能保妻子使屈而死其貞

烈之義無負於我幸賜一辭使死而不朽乎升爲之辭哀之曰繄斯人之不幸而遭遇乎亂離生不得以相保死不得以相知斷魂遂波於壑澤飛英隨風於塗泥嗟離合之倏忽異禽獸者幾希或有脫一生於萬死釵擘而鏡圓者其煖湯剪紙相聚乎杯觴燈燭之下其於離合之間話敍委悉寧不有囁嚅而怛悅者乎君家之事則不然君臣之義母子之情在妻不學而喻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在夫不言而信於人道其庶幾矣吾聞袁夫人旣死之五日一夕再夢呂君而自訴曰我無分於人間世矣得非貞烈之氣貫死生而相通越山水而相依者乎則夫四十年之春秋十九年之夫婦在人世則有限而倫序之天節義之地與乾坤無窮矣與其偸生而身復合孰若隔死而心相知問呂家之情義聽吾人之哀辭

汪師善哀辭

至元後戊寅五月辛亥汪君師善卒六月庚午里友人朱升與程可大詹伯璋行慰於臨溪里汪王行祠之門伯璋言君故升始聞殞絶以禮哭於祠之庭聞

見者問故咸驚嗟不能巳哭雖盡而哀未旣也則爲之辭曰君英偉天得於書史無不讀率得大意義析飭謙恭習成若性語默啟處動合度宜講說古今治體聖賢學術不研不究不肯中止知行並進庶幾吾道之學者也君世家貲富周宴賑艱固無庸論至若是心汲汲惟恐不及日惟仁惠之爲務則所性也叔京則公剛毅英明君事之盡道眞若孟氏所謂得而順之者宗黨遠近凡有人心者罔不推服稱頌極言孔老同與升曰聖人不先置心於靜不自處身於安

有心也故其慮周無心也故其施平君曰不然我心靜可以馭彼之動我身安可以拯彼之危聖人不絶物亦不徇物也是故有不爲無不成孔老之道其用則異其趣則同君之學術如是是故有而不居退以爲進充其志行則隱者也嗚呼世道之降人心之偷久矣衆傲肆而君能學衆刻狠而君能賢衆趨兢而君能隱保其家世矜式後進而年不永僅三十而卒將吉善者恒不膺其報乎抑吾黨無祿而失所宗乎將天命不可虞而壽殀不繫於善惡乎抑定命懸於

初生有不可斡者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升聞昔賢有天定之説君雖不壽而有嗣子二有叔父主家政天其壽君之叔父以樹二子吾固有望於將定之天使善者有所勸也嗚呼哀哉升與君交十年矣好古右學惟君我同促膝之聚午夜之言所不忍念也升之所存君之所悉君所望於升者雖相忘於無言升固知之也君實以沒之志升固能體之也有感通之道無死生之隔故願展布焉而非所敢必也非所忍言也哭君之後四日拜君几筵於堂而讀此辭

補遺

雪齋記

東坡居士在黄岡作堂而雪中成四壁繪雪因以名之僕生大德己亥今年六十有七矣春雪大作補在騰之闕未有如此時者行春過之清快殊甚息跡於子初氏其書齋初成塗堊皆堊軒牕虛映氷玉一天請舉以東坡故事直以雪名斯齋古人以色配方周禮以降至于揚子太玄一説也邵氏聞見後録又一説也皆以黒配水居北方惟緯書太乙九宮則三白

皆在北水未嘗黒渾則黄深澄則緑而白其本色也三緑以爲木七赤以爲金與夫九紫之爲火水之爲白土之爲黄未始戾於五材之色也乃爲之説曰泉出於山雨降於天不見其爲白霰綻而爲雪流激而爲浪而後白之色始彰可以觀化物矣不綻不激本色不見可以喻進脩復初之功矣子初氏子孫讀書於是齋者尚信之哉謹書之以爲齋記

朱楓林集卷之八終

朱楓林集卷之九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時新閱輯

新安　歙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登參閱

學士朱升傳 嘉徽郡志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閒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往從游焉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註是年秋登鄉貢進士第二名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

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竊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

天兵下徽

上素聞升名潛就　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　命預　帷幄密議所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　賜焉多辭歸嗣後連歲被　徵即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密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次年

皇上肇登　大寶改元洪武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學士知　制誥兼脩　國史五月

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復以年高得請

致政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上窮道體幽贊化原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遡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未明者遂謂率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其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

所以救之於是考六經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
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
見於方册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叅之以傳註之
文究極乎濂洛考亭之說熟翫乎其所已明而深
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註之意所以求經之
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註既不能體味乎
傳註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
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經旁註離而觀
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

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則必窮研
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註之作也知其
粗者以爲小學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
之要法生平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藴者以此此
道學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
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
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剛表章乎蕭漢中
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
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

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之大義三陳九卦
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註不足
以盡其藴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載不釋之
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考
亭既沒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
者乃叅考諸說以折其中成書傳輯補其缺而正
其訛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翌之而朱蔡之旨
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
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智仁勇之

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風
八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詠翫索有
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
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録平生處已以儉待物
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寛而有
容是以遐邇宗師大小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
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
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離卷
考索編録動成卷帙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

記四書孝經孫子諸旁註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類選小詩醫家卜著葬書之類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朝也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復存者惟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藏於家

楓林傳贊　廖道南撰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貢進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黄楚望講道溢浦偕趙汸往學焉既得乃歸讀書紫陽

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准甸蘄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遁竄而著述不輟脱去俗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

天兵至徽　召問大計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預咨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　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無何乃陟爲本院學士兼東閣大學士特免其謁以優禮之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冤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斯矣三月命升脩女誡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　請老歸家所居梅花初月樓乃

宸翰所賜者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所著

有五經旁註四書旁註及書傳補正諸書傳解行於世廖道南曰余幼從石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覧諸經旁註慨然興嘆以爲道可即矣石門大夫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楓林先生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茲爲之贊曰

矯矯耆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不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

眞人風雲景會乃考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也歟

楓林像贊　康永韶撰

此楓林先生之像也質乎其朴形乎其愨道明孔孟學繼程朱故其經綸之才贊翊之功咸得以施爲噫斯人也無負於天地之所生無負於聖賢之所期無負於斯世無負於斯時也歟

休寧理學名賢朱升傳　范晞陽撰

學士朱升　明儒字允升洄溪人幼師陳定宇聞黃楚望講道湓浦遂往從學及爲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其學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功務究極天人之蘊兼理數而一之謂近世科舉業斷裂經文失先儒傳註本意於是取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各爲旁註及書傳補正輯註傳於世學者稱楓林先生後隱於歙之石門丁酉

天兵下徽郎被　召見嗣連歲被　徵行參上客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同脩　國史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　學士以年高得請致政歸終於家詳見郡志

名賢傳及學系録新安文獻志其子禮部侍郎名同汪仁峰文集內并稱之攷郡志未詳事實或擀於其父耶亦應祀書院

翼運績畧

至正丁酉年夏六月　天兵至徽　上聞朱升名徵
服從連岑出石門親臨其室訪問大計升進三策
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喜其朴大悅命預
帷幄密議時守徽州路元帥福童八元帥等練兵
完城堅守拒命朱升獨立城下諭曰仰觀乾象俯
察曆數　朱姓當王天下王氣應在金陵　江南
行省平章吳國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將軍可
早爲善後之計全萬民之命福童等素服升有先

見遂開城出降寧河王鄧愈率濟國公丁德興等
按兵入城秋毫無犯封府庫撫遺黎以俟　上命
有僞元帥門思年不花等作亂升言於寧河王曰
亂賊雖適他降將仍有二心惟推誠懷人俾無疑
懼可服其心得其用也
冬十月授朱升中書咨議告歸省辭不受　上謂曰
宗長南還可傳我意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鎮守
徽州規取東南適有元軍院判與魯灰苗兵左丞
楊完者兩道並進逼攻徽城寧河王問計升曰今
兩軍勢合鋒銳難當且元軍聲言復城兵出有名
不如僞許還之緩其攻戰使苗兵覩疑且苗兵尤
雄乘彼疑畏先襲破之藉此兵威擊與魯灰彼見
勢孤力窮不敢交戰振武全城在此一舉
上命守徽州將兵征取浮梁饒州樂平等處麻倉程
景德鎮二處孫蠻率衆來拒朱升遣子朱同率諭
休寧大坑口民兵千戶方德厚往招服之
戊戌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勸　上親行因
問兵要對曰殺降不祥惟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

五七年爲政於天下乃成數也　上率總制親軍
副都指揮使楊璟等衆十萬又戒飭樞密院判官
胡大海等城破無許妄殺十二月下之問曰處州
密邇可伐與升對曰處州有劉基葉琛章溢皆王
佐才難致麾下必取處州然後可得
己亥年正月議伐諸暨升曰筮數皆可伐但在木土
相犯之日有傷陰陽和氣干戈不旋踵而興惟豫
嚴守備脩德以回天意可保無虞也僞吳將華元
帥於霧塞雲暗中遁去賊黨呂珍復引兵來堰水

灌城我師豫防擊敗之　上聞捷報曰朱允升知幾其神乎

十月　上問處州事勢升對曰處州僻在山隅救兵遥遠隣近州縣皆已款附石抹宜孫守此孤城銳喪謀沮反用羸弱膺城勁兵遠守四隅不出月餘可克之

庚子年閏五月丙辰陳友諒陷太平府弑僞主僭號約張士誠侵建康傾國入寇直犯龍灣衆皆洶洶朱升蓍得先迷後得之兆因奏曰覩賊舟師蔽江

而下皆志得意滿有犯兵驕者敗之兵法豈終有爲乎今宜奬勵六軍諭以忠義盡人和之道乘彼遠涉便我地方依地利之勢堅壁固守伺時而擊順天時之善然後親督戰士故曰天道後舉者勝友諒果大敗生擒僞梟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等獲衆二萬輜重稱是

辛丑年秋七月　上以僞漢輕啓兵釁大率騎步舳艫討之克銅陵至安慶守備完整朱升曰我軍不可淹留安慶只宜徑抵江州少緩則江州知備矣先取僞都則安慶失勢伐之無難也又進曰今大軍西征東賊有覬覦之心宜命常遇春回守龍江以固建康

癸卯年三月張士誠出兵圍安豐劉福通請援朱升進曰福通納款求救若遷延坐視不惟阻豪傑脩好之心且示弱於敵也倘敵僥倖殺獲福通據城猶虎添翼悔無及矣勸　上親征僞吳將呂珍廬州守將左君弼等皆敗走

七月丙戌　上親往援洪都友諒東出鄱陽湖丁亥

遇於康郎山戊子己丑庚寅大戰三勝之後稍不利爲友諒所逼升謂都指揮使韓成曰事急矣成答曰如教升又進曰賊盡國兵而來衆多糧少不能持久我師結營於南湖嘴絶賊出入之路待其糧盡力疲進退兩難前後受敵克之必矣　上曰我糧亦少升對曰去此百里許有建星子昌天保劉椿四家蓄積稻糧宜急去借勿爲賊先取也果得糧萬餘六軍皆呼萬歲歡聲震動天地　上曰建康久不嗣音亂我心曲升對曰右丞徐達威武

服衆遣回鎭守可得一意從事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蓍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日久糧盡計窮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未 上坐胡床指揮升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師一箭射死

九月 上復親征武昌朱升進曰陳理恃張定邊等奸謀拒命難以戰伐招降不如爲久困之計分兵四門立柵圍之江中連舟爲砦以遏水陸餉道城

中乏糧心離亂作可片紙下矣

甲辰年二月 上復親征武昌命朱升曰陳理一孺子耳今日拒命其爲臣下所誤吾不忍生靈無辜而罹鋒鏑若俟城破必有非命而死者矣今天與不取則此百姓抑有何辜而遭塗炭乎可悉我意草詔諭之理奉詔出降

乙巳年十二月張士誠出兵犯江陰京口朱升奏遣中書平章湯和鎭守常州

丙午年年春正月僞吳仍以舟師來往江中擾我城砦命朱升叅贊軍機大敗賊於孟子河追至巫子門獲賊衆一千輜重稱是

夏四月濠州李濟降 上往濠梁省陵墓命朱升撰定尊崇之禮重加脩飾

丁未年改正朔年號爲吳元年秋七月乙亥先是上命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上曰卿何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

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固不難耶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

上求元藏處所營建宮殿朱升奏曰主一家一國者以一家一國爲方隅君臨天下者以天下爲方隅

今天下一家其以天下形勢論之必得四國攸同
居重馭輕之地可也　上問曰取何朝對升曰誰
敢對自有天對　上又於抒定殿中寘座金錢以
土覆之試問羣臣升以手杖筌起金錢曰萬年大
寶在此　上大悅曰是何先得我心也宮殿告成
升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聯對進獻
學士朱升奏曰臣聞上古以右爲尊亦有以左爲尊
者元朝入主中國自耻夷狄之陋毋欲用夏變夷
輒曰師古禮文尚右則是徒泥諸古而已豈知周

鑒二代時中乎今按長男東方木位居左則知左
爲尊庶適禮之中而不悖也
戶部奏各處土產應貢注嶽州蓮心茶馬跡鱸清水
鰻鰷　上特灑翰蠲免曰使朱升鄉里世世沾
皇恩也
詔翰林儒臣議定三年喪服應奉奏曰母懷躭十月
乳哺三年該斬衰三年父暫有腹育之恩寢則處
乾推濕該齊衰三年朱升奏曰父天也母地也地
無天不生萬物人無父不生其身止知有母不知

有父非盛世禮也　上命定父母皆斬衰三年
九月大集文武議北伐中原東取閩越南平兩廣
上多善升議復曰吾竟夕不眠者以中原勢大卿
等勿易視也至夜靜獨召朱升示欲親征升對曰
僞漢僞吳雖擒賊黨未盡尚當親御九重提練六
師鎮撫四夷豈可慮一隅而忘三隅乎臣觀元君
淫虐臣下跳梁土地日蹙履霜可知遣將聲罪則
塗炭之民擔酒牽羊迎我載路矣　上問信國公
徐達鄂國公常遇春總北伐何如升賀曰中原可

指日定也
十二月癸丑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
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命朱升兼議
禮官辛酉制定卽位禮儀成進　上覽畢付中書
省甲子　上御新宮以臣下推戴之言告於上帝
以明年正月四日卽　皇帝位
洪武元年　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
卽景賦詩朱升亦與焉

洪武初　上稽古禮文法周爲治宏綱大要舉之於
上以正百官者蓋取諸周禮繁文縟節頒之於下
以正萬民者蓋取諸儀禮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羣
祀禮詹同定四廟袷祭禮李善長定官民喪禮朱
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
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
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鬼上通於天
此　陛下受命之兆昔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
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曰
按禮古者禘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
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
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時廟享亦宜倣近制
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
特祭餘四時合祭
三月辛未朔上命朱升脩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脩
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使豫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
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肆犯分上下失
序朕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夫
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賢之主能察之於未然
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也卿等爲我纂述女誡及
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月　車駕幸汴朱升告歸省丘墓　上曰開基垂
統創立政事必使子孫可爲世守卿與我共事久
歷鍊老成今天下一家正當創爲之初早時來京

弼立政教制作朕則汝嘉
十二月　上命學士朱升草詔求遺書先是丙午年
春三月訪求遺書吳元年九月命升等訂證補緝
整成卷帙至是又有是命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命升定齋戒之期升奏　勑撰
齋戒文曰凡祭祀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
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
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
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愼不思他事惟思所

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中祭齋戒五日旣進覽 上曰大祀七日中祭五日日久恐有懈怠自後以三日爲則命大常著爲令是月升請老歸山

上欲錫以爵土固辭不受曰臣後人福薄不敢叨 天恩也 上曰卿子幾何卽不受吾爵獨不使輔朕乎升涕泣下哽咽對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餘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 上曰惡是何言歟朕與

卿分則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慮及此乎升曰非臣過慮數固然耳但願 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賜以完軀幸矣言畢涕數行下 上亦爲惻然因與朱同免死劵以慰之驩驛送歸升陛辭請曰伏願 陛下明照萬里治國有三重焉 東宮擇賢師保將相久試賢能百姓如保赤子故曰爲天下得人有人有土萬年無疆

朱楓林集卷之九終

朱楓林集卷之十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斨閱輯

新安 黟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登叅閱

附錄

韓國李公書

善長頓首奉書允升朱先生閣下奉違誨言倏然許久引領南望悠悠我思計惟文候清康眠食安好足爲吾道之慶然先生文學德譽

聖君所知實儒流之老成 國家之重望茲當作興

斯文敷求治道之際豈宜高蹈丘園獨善而已哉是用專使禮請卽與惠然戒途以慰衆心切深顒俟之至不具

劉商卿贈歸新安序 名炱字廷簡號商卿

余少之時卽有志乎通五經迄聞方外之士有曰東門吳者八九十歲飲酒數斗酒酣誦五經註疏如流通州大邑學士大夫爲之歛手遜避彼何人哉余何人哉余乃不斯人是似也耶愈覺憤恚幾抱損疾當有隱者教我曰吾語汝讀經之法先經而後傳可也

始聞不之信意謂非傳無以得乎經而困辭無聊姑
且試爲之果然若有所悟入隱者又曰爾旣然吾言
矣自此執經以證傳可也爲之又十餘年隱者笑曰
遂去傳讀經可矣除典章名物其餘一切空言舍之
如脫桎梏夫天地至文也若不能用言語宣洩以告
人僅能顯其呈露之象而已聖人作五經脩辭創體
摹寫天地至文代之有言宣洩以教百王百王承之
播敷爲大訓以教天下萬民遂成美俗世綦隆平其
道發揮三才其文結構如作室廬而千有餘年以來

註者屑屑散爲流澌失其江河之勢碎爲啾唧失其
雷霆之音余由援經證傳之故悟古註經之士其失
有如此者矣靜坐一揭惟此心亨絶不敢持之以告
人恐取怨怒於近世科舉之士不料朱允升先生博
學力行來自徽國文公之里閭而知之屢約談道天
界寺中先生忘年屬以師道每謂人曰吾得異人焉
國人皆笑先生而先生毅然不顧也今先生得告還
家余有所疑義從誰而質之也哉知心於百一後來
之士詎爲之繼之也哉又記文公荅陳傳良詩釋之

書有曰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我不如卿拓開千古之
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卿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
矣又安得起徽國文公之高風絶識而與之共議此
事也哉驪駒歌旣先生行矣徽國悠悠山峙川流我
之懷矣曷其有已

劉商卿示教讀易訣

庖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
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
矣至周時文王周公孔子俱各繫以辭始謂之周易

也是故設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
義往古來今數十萬年治亂興亾理勢情狀之所必
至者舉不出六十四卦六十四義之中矣在昔夏商
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
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
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寘
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
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
留刃矣無柰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絶不曾以伏

義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裘失其領綱失其綱是數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昨日出市到明淵齋中淵誦先生之言見告以爲得僕所示圖不曉其義與無圖同正爲先生未領圖旨僕之憂也往聖絶學只在此圖惟先生留意焉

按此圖羲皇制象命名之書用以紀陰陽代謝達之天下古今以命盛衰消長之運故名之曰奕代易也

劉商卿示教大業圖旨

僕所傳易大業圖郎上古聖人庖犧氏之易以綱理天道人道地道始終一周之運也是故乾胎於西北故升卦在焉遊歷至震故晉卦在焉登升於離故漸卦在焉以定乎氣化天地之道毀壞藏畜於西北之墟而震迅奮發亦在西北故亥子之交者氣機出入之所由也以定乎天下國家迭爲盛衰消長之勢者殷受天命澤竭且弊而太王王於岐山之陽乃覆順德積小以高大以定乎物理十月麥且生而四月靡草死皆謂陰陽無遽絶互藏爲根穴故西北用升也震東方東方日出故曰日出地上晉其衡明夷明夷日入西方也震公侯之象故六爻取公侯序進象之故震位用晉也自復一陽遊歷三十卦升極爲漸居南離離天下國家所有事也古之君子窮理盡性至於命國治而天下平至漸爲極功故六爻取象鴻三十卦自下而升高猶如鴻漸于干而切於雲路之冥冥至是不可以復加故漸之後剥三十卦至歸妹乃漸老不用事矣三卦在圖之旨大凡如此宜乎默識若僕好之寢寐乎是飲食乎是大抵聖人之辭微若

櫽括少許難求之拱把隱若空青尠爾難測之江河翰林先生朱允升聞之亟從僕求此圖圖明然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有據見定不惑融兩岐而底於一謂之明經可也而此三卦令高仲暉取以名齋既以告仲暉又因仲暉以荅朱翰林也

趙東山與論春秋書

春秋疑義難决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人微言輕一過目未極底蘊便欲决其是非此黄先生所以寧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鄭漁仲有云事無

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余故於明是經之士相與指摘無論合否擇其大有關繫者得百十條設爲問答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是以於劉公高論拳拳欲得聞之承批示二說其一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件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賢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

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秖是屬辭比事爲法其間異同詳畧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而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其二謂宋華元出奔歸國間無異事再書名氏爲特筆此等處最好商畧但恐有理難申耳春秋之有變文非得已也然猶是史文中改易一二字至於特筆則非史氏恒辭所及矣然非

有大正於君臣父子之間亦不苟爲異同也凡先儒曰變文曰特筆云者皆無根據直是以意取之與愚見不可同日語至若所謂間無異事有異事云者不過史家得便宜二傳本爲盟會發例若推之以釋他事則如寔來暨齊平執曹伯畀宋人一事而再見者苟間無異事者皆得蒙上文矣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孫壽來納幣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各是一事者雖間無異事亦不得蒙上文也凡大夫出奔者未必悉得返國其出與歸事本末亦多不同故出奔與

反國各是一事史法不得相蒙是以聖人脩經出奔與歸國亦各有筆削或書其出不書其歸或書其歸不書其出雖是一人之事而書法亦不相因此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雖間無異事不得蒙上文亦不過史氏恒辭而已竊料言此者必援鄭良霄事爲証若愚見則大夫書入法與書歸不同况良霄之罪鄭人既討而殺之春秋書鄭人殺良霄以討辭爲重苟間無異事則自許入鄭得並上文出奔爲一事不必更端可也華元雖挾晉爲重然其出與歸皆爲國事非懷

惡以入之比乃以間無與事故書之與良霄同文魯史雖固陋宜不至此亦無待於聖筆而後重書其名氏矣然良霄事與獲麟後記陳宗豎事史法正相表裏夏書陳宗豎出奔楚冬書陳宗豎自楚復入於陳陳人殺之者歷三時間數事於史法自合更端書之旣再書陳宗豎故下文但書陳人殺之併復入爲一事而不復再舉其名氏詳於上則略於下如復詳於下則與特筆何辨乎借令良霄與宗豎易地則書法皆同矣此旣非筆削之旨則華元再舉名氏何特筆

之云苟爲不然則凡先儒曰特筆筆筆云者宜無不可通矣愚見如此未審先生檢閱後以爲何如其他云云不惜一一批示使得致思區區之望也近年以來昏憒殊甚已寫出者輒不復記倘時得人剖擊亦一助也長曆大衍曆考經與同疎客之由已悉改入日月差繆類王周正月說却入左傳補註中草藁謹封上求教江氏長曆序得令人抄示幸甚德懋久不相見其文亦恐不存矣適舍弟歸故里承動靜得拜此良便臨書草草不宜

諸名公贈歸新安詩

年年應 召赴泰淮此會留連百日階 王室大典新制作客窻細話舊情懷未霜荷葉迎湖露初月梅花耿雪齋更爲相逢多勝事 御溝垂柳拂春街

陶安

楚望先生在溢浦纂註六經書滿樓匡盧看雲我舒嘯程門立雪君從遊龍虎榜中昔黃甲鳳凰池上今白頭誰知此日此相會晨星落落令人愁

詹同

翰林風月知無數扶起乾坤隨指顧 天顏含笑許歸來回首家山秋欲暮梅花初月猶如故笑倚欄干情自娛先生憂國苦傾心四海蒼生沾雨露

范準

紫陽道統接河南又得楓林繼述完一脉眞傳今郎古千年秘學易而難掀天事業乾坤內開國功勳宇宙間明哲保身歸隱後翰林聲價勝封王

吳鼎

傳書伏勝正高年落落晨星望曉天玉杖刻雄言不

噎羽冠制鵝迹猶傳鼎爐九轉參同契鉛槧千言考異編名鎖難拘塵韈混朱顔長作地行仙

其二

道園昔遇趙邠卿師友淵源邈考亭歲久百川歸學海天空千里識文星懷人霜鬢秋先白送客雲山曉獨青珍重回車煩寄語長沙賈誼足飄零

丙戌冬高處部庵先生門下時休寧趙君子常以其縣公唐子華之命爲徵學記始獲叙交子常勵志古學尚友前脩深爲先生所稱許允平昔躬行

心得之淵微耳聞目接之融貫無不備承訓告相處雖厚而相期獨遠且知其學出自允升先生每對高輩言未嘗不歎其淵源之有自也既而各謀食四方而歸鴻天藻亦仙遊於閬風玄圃之表兵塵陳霧焦土切灰尚念奚堪回首乙巳秋冬金陵邸始會朱先生貌壯年高言諄行篤郎之温如引接後進之誠惟恐弗及復聞子常别後二十年學成而譽脩身隱而道顯而高流離湖湘形瘁業廢每一興懷輒愧汗終日也先生得　請歸山徵詩以識本末故覼縷信筆書之不足爲他人道幸進而正之

練高

萬國星羅拱　帝京紫霄宮殿近西清瑶階芳草留春色玉署飛花炫晝晴自是相如多寵渥那知嚴助厭承明上章得　請歸來日想得東風祖帳榮

汪強

黄峰三十六秀色干雲霞哲人結茅屋飽讀書五車乘時展經濟白日升天梯挂冠仍著述人羨筆生花

王駙馬祭文　劉彦昺

維洪武四年歲在辛亥閏十月甲寅朔越十有八日辛未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王克恭謹以牲酒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大學士允升先生朱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生也有益於斯世先生之歿也遺憾於斯文立身大節耿耿不泯居鄉行義藹藹清芬惟昔奉
詔掌誥詞垣禮樂刑政日夕討論從容諫諍辭直言諄古禮是稽知無不陳規矩久蹈

聖眷惟親屢稱衰病辭禄安貧
皇仁惟允俾遂歸田載尋古訓居茅青山疾痛呻吟
丹鉛弗宣旁通衆流繙輿纂玄章句旁羅細書大編
五車萬卷巨蠹投消我來新安持節守邊剪寇於東
平戎番源旌旗朝麾夕駐石門開軒梅西對飲月前
由是密邇托交歲寒詩書仁義爰敘其端別來六載
引領山川嗚呼哀哉茲聞訃報五內如燃昔承公教
銘刻肺肝敬思德容瞻忽後先公之云殁宜執豆籩
戎役羈縻吊祭無緣嗚呼哀哉我知先生殁有遺憾

者豈不以其書未傳其人耶子孫未見其衆多耶吾
聞有德者後必大道尊者名必揚先生之死猶不死
將與天地並立而輝光緘詞寫誠以侑薦觴臨風載
拜涕泣其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黄門生祭文

維洪武四年月日門生黄樞偕弟權等謹以香茶酒
菓之奠百拜昭告于先師巽二翰林大學士楓林先
生朱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聰明卓絶天下之人皆
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閫奥妙析
毫釐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取六經與百氏
之書籍悉標題而旁註使後生小子一讀即了然而
無疑是以螢窗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
之學眞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
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達也遽遭奇運之流
離然惟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而退
脩之志終固辭而歸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
疏太傅之說不入城府效龐德公之爲先生之業不
但爲一時之矜式眞可作百世之宗師俾當世之士

勢燄薰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羡而欷歔特可共
恨者晨星霜木遺老殆盡帡幪領袖晩進疇依不肖
弟兄以先君托斯文之契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俱
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于先生門下
迹雖慢而心不啻客歲之臘忽訃音之驚聽義當奔
哭適丁家禍於蓬蓽今茲之來也唯梅花初月湔思
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不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
淚之交頤尊魂不昧鑒此芹私嗚呼尚饗

唐翰林祭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秋九月戊戌朔越二日己亥翰林脩撰唐皐謹爲文而致奠于故翰林學士楓林老先生朱公之前曰惟公之學以定宇資中爲之師以東山道川爲之友而紫陽衣鉢世緒猶存則其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先豈無自耶當其未遇也在羣經有翼儒先之力及其旣遇也以三言遂結

聖主之知辛勤註釋澤遺後學賛畫維幄功被生民藎炳炳乎不可掩者然退身之計明而且哲故請老

之志堅不可留而未能大顯于世盡究所用爲可慨也皐自髫年知所敬止恨生也晩弗獲摳趨以窺紫陽之涘今幸承乏詞垣顧位卑望淺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青山白雲劍佩斯藏瓣香巵酒少罄微忱伏惟尚饗

門人江敬宏輓詩

已矣吾夫子蒼天不可呼逝之將喪也文不在茲乎舉世失舟楫斯民誰範模一觴若止水逝者如斯夫

其二

桂殿榮恩早花磚奏對長斯文今已矣墜緒正茫茫河岳歸靈氣台纏閟夜光空憐埋玉樹長憶白雲鄉

其三

明時眞學士更代得宗臣毎老金章委平生藥石新乾坤慳盛德江海泣遺民名續新安志篇端冠古人

其四

在昔聆淸論於今托外姻自憐惟地冷相見毎情親尊酒浯溪夜輪蹄京邑春傳家猶有子入室許何人

汪蓉峰輓詩

石門高隱舊楓林風雨凄凉感慨深經籍幾年曾著述溪山無處不登臨玉堂金馬華胥夢初月梅花天地心有子承家良足慰却令後死重哀吟

詹吏部謁祠詩 名徽

楓林有隱吏

聖帝屈已尋文章冠漢魏勳業亘古今芳齋千樹竹雲月獨書琴更有松聲切歸來淸我心

晉陵蔣石原堯山堂外紀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先生徽之休寧人徙居歙之石

門
天兵下徼請留
宸翰以光後圖書樓
上親書梅花初月賜之先生早從貧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先生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方後山牽驢應之先生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

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子名同初生時先生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後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咏或令題詩賜宮人忽　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令同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

程好禮集楓林文集序

皇明有開國翼運之臣曰學士朱楓林者當
高廟龍飛聘侍軍門出入帷幄察天垂象占筮起數職論思出納命令議禮樂征伐之事其信任眷顧之隆自韓國誠意而下一時文臣莫及也逮天下既定乃隱居山林日以著述爲事終身不復出焉其見機之明尤非諸人所可及者景泰丙子公之曾孫朱顥氏訪余水月軒中以其家所藏文稿屬余訂證余自擢御史歷秩都臺往來邊陲勤勞　王事不與筆硯親者三十餘年收勦山寇及伐犬戎嘗竊公之謀畧兵機而取勝焉近蒙
天恩賜歸田里日惟藥物是需文墨之事殆爲外物

焉然於公之勳德景慕私淑爲日已久烏敢辭爰爲詮次成編首
聖旨及公卿詩文次彙公撰　廟謨及經書序跋共成十卷焉夷考公實考亭夫子之族胤當元綱解紐四海鼎沸與越東山共遊陳定宇之門雖避兵奔竄而講誦不輟故其學也以窮經博古爲高而不事乎詞章之末其仕也以救時行道爲尚而不貪乎靑紫之榮是以進退自得
高廟信任而不疑召問而不名其眷顧之隆與公之

事業文章亦克稱焉此吾後人仰之以爲一代文宗也惜乎其在朝也有所擬議不存稿本而平日所著詩文又遭煨燼散逸俾後之學者不得覩其全書爲憾頤冨衰朽才疎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勉綴數語於集首庶幾以當景仰云景泰丙子冬日同郡程冨序

范晞陽訪楓林故居途中作

老來訪古步逶迤霽日忻逢且暮春遠水遠山行作伴深林入路轉宜人雲春響帶灘流急風磴聲隨鳥語頻低曲柴門環稚叟村烟數點自相親

侍謁大學士元勳遺像見古諸墨畫五經傍註小四書諸集　范晞陽

春霽和風訪石門逶迤幽澗到深村重巒遠護遺居敞舊榜高題御蹟存星列諸書森玉立煙籠圖畫儼雲屯元勛殊號良非偶展拜儀容道更尊

其二　范晞陽

展拜儀容道更尊派分洙泗繞乾坤中天風動唐虞際南國雲從傅召論注就五經長不夜蔭垂四海豈無根廟謨著述歸先達好向遺編細細翻

億范工部平仲公師事朱楓林先生隱居石門三載仍用前韻　范晞陽

眞儒師友問淵源世值風塵此避垣勝境三冬滋雨露香名千古奇蘭蓀傳經那意雲龍會扣角惟聞鳥雀喧共說東南有鄒魯由來河洛自崑崙

朱楓林集卷之十終

楓林集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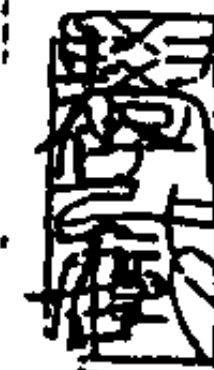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註已著錄是編前八卷皆詩文而以官誥及太祖手勅編入第一卷首與升文相連殊爲非體第九卷載徽州府志本傳一首學道南所撰詩贊一首並翼運節畧十餘則第十卷爲附錄皆當時投贈詩文也升於明興之初豫贊帷幄兼知制誥一切典制多出其手與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陳敬則明廷雜記嘗稱其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劉基四誥惜明文衡未及收入明史本傳載太祖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葢據是文然統觀全集文章乃非所長詩學擊壤集而不成頗近鄙俚故朱彝尊明詩綜絕不登其一字況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祿而賀平浙東賦序肆言醜詆毫無故君舊國之思是尤不可爲訓也

槎翁文集十八卷

〔明〕劉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徐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槎翁集八卷》提要

新刻槎翁文集目録序

槎翁文集十八卷目録一泰和前
輩劉先生子髙之作也先生天分絶出
七歲能詩而程勵不倦日記千數言以
為常六經子史百家之説靡不究覽加
以師友之資江山之助其文辭日新月
富嘗以詩領元至正鄉舉會兵亂不果
上隠居逃難崎嶇山谷間者久之

皇明受命被　詔起拜職方郎中進北
平按察副使罷去改禮部侍郎權吏部
尚書尋予致仕歸歸之明年復徴為國
子司業以卒其行義在鄉邦其議論在
朝著其治績在史冊無容賛已平生詩
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者既非其全而文
集所録亦僅存此凡為銘賛傳説序記
諸體若干首藏于家百五十年于茲矣

莫好而傳之者玉光劍氣固不容掩迹者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也迫於㕯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元侯受之閲已謂是郡之文獻也悪可不傳乃畀校之且捐俸刻之梓工既走价予示俾序焉予䡖卒業則嘆曰郁哉文乎夫大厦之輪奐非一木之技梧也

珍鼎之雋永非一味之調齊也春陽之煦嫗非一朝夕之漚鬱也其養厚故其氣厖蔚而隆凝其學博故其詞雄渾而腴暢其志潔故其體典雅而切深粲粲乎珠聯而玉綴也鏘鏘乎韶奏而鳳鳴也飄飄乎雲乘風而江河注海也豈非一代之作者哉顧久弗傳伊誰諉咎徐侯為郡三年廉平簡靜民用不擾而表章先賢風勵後進之心寔惓惓焉是集之傳吾知吾黨之士不徒争先覩之為快矣予生也晚不及以時讀先生之書至是而後得盡觀焉掩卷遐思良用自慰而何足以窺其大全況敢以不腆之詞弁其首哉惟侯此舉不可不書爰述此于目録之次用紀歲月云耳若夫首簡之序侯名能文辭其何辭辭之校正

在正德庚辰秋閏梓完則嘉靖紀元夏五也邑後學羅欽忠謹序

槿翁文集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虎陘木偶人記　欒氏重建追遠堂記
遊梅田洞記　蓬軒記　北巖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茅亭記　世綵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脩記　重興院佛殿記
讀書所記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愛日堂記　拖翠堂記

卷之七

東竹軒記　椰居園記　寸草堂記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葯所記　瞿預齋記　子隱堂記
重修松青觀記　武山義塾記　臨清堂記
杏林後隱記　遠山樓記

卷之八

送劉學正序　贈德深滄江稿序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王斯和遺稿序
舒伯源行陶集後序　送周士廉序
送王伯初序　贈蕭一誠赴召序
王以直文序　送隆師之青原序
贈段俊初序　梅逆初稿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鄭氏春雨高讌集詩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劉尚賓東溪詞稿後序
楊氏族譜後序　送薛伯謙序
贈鄭生序　送康侯謙序
送熊廷璋序　送張經歷序
芳上人詩序

卷之九

陶德嘉詩序　贈地師丘弘道序二
玉源劉氏宗譜序　送盧史李約愷序
蒲子所詩序　東行倡和集序
贈醫士馬如春序　鍾廷方録癸卯壽詩序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贈鍾大觀序　送堊師胡從正序
贈熊掾史序　劉溪曹氏瑞名序
先塋記自序　陳魯遺稿序
鍾祥詩集序　王先生乾詩序
送友人遊浙序　贈日者曾蓬萊序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送吉水知縣費侯赴覲序
羅氏族譜序　株木余氏族譜序

卷之十

送羅朝舉序　贈孫如心序
南岡陳氏宗譜序　蒲氏族譜引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槎翁文集目録畢

銘

道心堂銘

雩陽丘弘道以道心名其堂將致察於是而有所存警也南平劉楚聞而尚之爲作銘曰

維皇降衷心實具諸虛靈體一知覺則殊其殊伊何曰理曰氣正由理出偏以氣累混而無別性乃汩昏所知覺者私欲是存粤古聖人揭諸大典曰惟道心微妙難見彼人心者易陷而危曷以持之精一是師慨世之人耳目口體欲動情勝越常敗禮失而勿持火烈水流溺焉熾焉禽獸是侔所以君子必畏而慎如號三軍奉帥之令卒不亂騾馬不縱馳凡百進退視此指撝嗟凡有生聲色飲食形氣所資孰外而植惟情之發視理所同嗟爾弗受鑽穴勿從是謂道心雖微而著性命之原形氣之主丘君作堂在雩之濱觀水有術觀山體仁務茲仁智企彼先覺歸而求之典謨庸學維孔作則維伋述義擇而執之惟一無二大哉心乎惟道是尊君子伊止學問伊源勿謂受授舜禹亦汝塗人一致敢告斯語

鍾銘

惟丙午某月贛寧都州尹廬陵王某作銅鍾于[illegible]之洞玄道院其制樸其聲宏將以祀虛玄而示無極也前進士南平劉楚爲之銘銘曰

繄王侯慕道詮波剛堅範虛圓蟠螭懸金奏宣發鏗閎格神天鎮洞玄千萬年

硯銘

西昌普照僧某因亂兵發經藏基獲古硯有異像焉劉某爲之銘曰

歙陽斲腴青且蒸硯爲周涂水所渚以墨研之堅而濡有像白皙眉目都攝衣趺坐乃浮屠得之藏基自其徒雲蒸雨行文字數歷萬千劫涅不渝

紙帳銘

余留王氏館中設紙帳焉余甚愛之以其起居寢息恒於焉依有相長之義乃作銘云

奕奕乎其能覆也濯濯乎其不可汚也邪氣不得以奸其間則守之固也采績不得以施其華則質之素也賤而可尊幸不爲女紅之蠹也卷而可舒亦幽貞之度也

紙扇銘

爾形若圓爾行則方清風載揚君子是將明粹之文正直之德蓋庶幾未嘗易操於凄凄而矜容於赫赫者也

界方銘

爾爲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正直是力

養志堂銘

孰不事親惟養不易心通氣孚乃可無二其養維何匪

酒食是承將順悅懌服勤烝烝吾父之父爲吾之祖吾
一事之順而無近我時在傍翁曰予孫亦事亦父庶幾
紹存翁既耄終父乃捐世永懷先人欲養曷致朝升于
堂暮降于庭顧瞻涕洟怛其𢡡𢡡嗟爾孝子類也宜錫
存固所忻亡勿過戚惟親之志不在一身亦以賢碩覲
其後人豈無書琴亦有桑梓所敬所愛曷敢不以立身
事君彰顯揚榮庶無虧辱以忝所生是曰養志養之大
者俗降禮渝達焉斯寡鄞有王氏世有孝孫我銘其堂
永旌德門

吾存堂銘

往年永和蕭賓尚父志儒而業醫嘗自題其畫像贊

有曰寧爲忠厚不爲浮薄吾心所存自有真藥固摘
吾存二字以名其堂且曰吾將以示後之人爲他日
其子嗇字同文者果能世其業以大厥家則其存之
遠可徵矣余辱與同文遊因其來請文也迺爲之銘
銘曰
相古有術爲函與矢孰無良心存乃殊以君子慎之自
任爲難曰存者吾伊人匪瘵於惟蕭氏術本醫濟由宋
而元十有三世惟尚賓父侃直有文伊像有贊由衷所
云寧爲忠厚不爲浮薄以茲自存云胡不樂推其存者
本諸生生匪由外鑠與天同行彼或去之我則存只存
之者何以此天理如傴斯伸如瘖斯吟春融物滋藹然

吾心鳳山峩峩螺水浩浩既樂既壽內光旁造我銘斯
堂辭不盡意式陳前聞以昜來裔

壘虹硯銘

溫潤而栗兮方直以平令質斯蘊至文是經其琛亘者
如虹晶熒者如星爰濡翰以致用宜守靜而引齡是爲
余季彥文之硯而嵌爲之銘

梧陽齋銘

廬陵朔石曾同升謂同郡劉楚曰先世有梧陽齋者
吾曾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某將葺而復之以無
廢我先人之志乎知我者也盍惠以銘乎辭不可乃
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學必有所藏修以居高明是與觀諸生物必
得其方如彼梧桐于山之陽維茲名齋本始周雅我琴
我書爰樂其下木之斯植匪梧仍榮地之所憑匪陽曷
從至和所被生意畢達天行春融風動雲發倏條倏枚
乃王乃金蓁蓁其葉淒淒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傚匪
卑汙殊趨匪棫棘異養宜爾不匱先志適追爰新構之
乃更揭之有蔚其林有朗者石必敬必恭庶幾念昔後
此作者炳其圭璋雖嘗有間維時之光

箴

稽古箴

昔聞馬父論商頌那之詩有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則先民者豈非尤後
世稽古之士之所當師法者乎廬陵晏質彥文以稽
古名齋其志可謂大矣其友西昌劉崧喜而爲之箴
曰
學有先後匪由生知所以爲學必古是稽所稽伊何道
德文物禮樂制度粲在典策誰其肇之不曰先民堯舜
周孔卓哉聖神顏曾古先曰世寔遠予末小子敢異其
執先覺先知百世允師載考載惟邁往力追精神對越
表裏洞達不違始終寧昧毫末如水有源如木有根淳
厖盛大正氣所存友有晏質式慕古先仰而稽之惟精
惟堅爰構齋居揭以稽古動靜食息惟古是矩有儼其

容有蔚其文逝將絕軼■前聞毋徒嘐嘐毋若唯唯
伊古不遠求之在邇古豈無初後亦■今廢幾定志不
愧斯箴
仰齋詩
宣溪曠懷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國公燕獄中所集杜
句五言絕句一百首於其母文夫人丞受讀而感焉
夫人丞相曾孫行也上距作詩時八十有八年而輸
墨猶新編帙凡在懷懼其蔵之弗謹乃構齋居爲崇
笈以度之而揭之曰仰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雩陽
提舉李公既爲之記矣里生劉崧復申之以詩詩曰
於烈信公昔殉國時遺其後人于獄有詩其詩伊何編
什則百擷而衍之杜氏是索當其命辭如出己情心口
相應條理自成始傷開邊終憤入獄激辭陳義風振霜
肅懷也克敏丞企外家攜書來歸毋教所加有秩其編
宜敬勿褻爰構齋居以度以尊言蔵之曷以名齋不
曰仰止先民所懷譬彼高山屹焉在上引領跂足嚴嚴
是仰麟拘于押鳳惟于罗筆鋒墨陣百世不渝公血在
燕公詩在吉精通海嶽誠貫月日啓而誦之忠義所存
豈無他人矧尒外孫宣溪沄沄華山頷頷篇翰斯儲神
明是宅玉淵珠光求慎厥蔵毋使雷電六丁取將凜其
直筆允矣詩史載陳忠孝以勸臣子
美危孝子詩

廬陵危可久性至孝歲乙巳郡城大饑可久出營粟
于城西三十里之橫溪既暮弗得念父失所待欲他
適又恐貽其憂乃蔔蔔而返及涉小溪忽巨魚躍入
襟抱問持之以歸急沽酒爲壽招鄰翁共食之親則
大悅以爲天之賜也若有感之者好事者因繪爲圖
以傳而敏修彭先生爲之序其事甚悉其友人劉沖
生復追味之以詩詩曰
吾聞至人之信可以及豚魚後來王祥與姜詩得魚奉
親事匪虗念此危生孝且賢遭此歲大饑手持黃金糴
無所朝辭老親出門去暮及橫溪淚如雨親之饑兮孰
予哺褰予裳兮逐予濟乎中渡忽撥刺以上躍波騰㕡

而中開口唫喁而欲語空尒孛子其何來吾寧抱持以
歸止上堂見親親色喜囊中有魚乃無米魚可食酒可
酤喚取鄰翁相與娛今日可飽不顧餘嗟哉危生天所
矜感適所遇非其能我願四海長豐登炙魚炊飯并旨
并順孫孝子日烝烝

題玉克溫江亭宴別圖

至正癸巳東南亂作惟吉贛僅自保前黃州錄事宣
差玉珊克溫與其弟克初寓全侯許嘗泛寸出贛灘
與故人會宴萬安之江亭時西夏謝均在座因寫爲
圖以贈之後克溫既沒而克初猶能寶藏斯圖至今
間出以示余余因憶往年觀克溫舞劍於焦瑜座中
其風流悲壯猶可想見撫視遺墨感念存亡輒題短
篇以識殊慟

灘水日浩浩江亭已荒荒誰知圖中景猶見黃州狂事
往空悽春鴈飛不成行安得挾浮雲從之舞千將

頌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楚遭兵亂奔逐蕩析聞鄰邑興
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
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闤商旅
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
以愉行者以舒既而遊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闤
興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
溉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爲興國民獨得賢令尹
喜且賀之於是稍擬興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
頌焉頌曰

萊田之畇畇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
君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甓兮陳侯是周
野有猛獸噬人血顱孰與逐之有仡其徒群狐睢盱或
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瘠羸侯摩撫之我有
苦飢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
不侮尒工尒賈尒田尒舍聞聲趍風咸至庭下庭絕吏
符魯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沚
鼓絃咏詩樂尒君子侯車出遊在彼中洲擎節揭旗安
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鰋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惠矣
贛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袞黼
廟有鼎彝毋詔公歸伊民之師瀲江沄沄方嶺奕奕我
輯興歌永播無斁

枯桂復榮頌

吉水周氏前庭有桂樹二本鉅各數尺圍高翼重蓭
廣蔭數畝相傳殆二百餘年蓋其上世手植故物也
往年兵亂遭焚煬其枝葉柯幹舉爲煨燼獨其下數
尺遺枿蘄然如歎橛立鐵嵌巖䂨蝕又空洞殘薄僅
存庚介或骫其狀欲堯之又不忍而止洪武三年春

其東偏一本忽萌蘖怒舒苞挺叢出鮮妍葱秀迸出
枯朽識者曰是將爲興文之兆歟是秋周氏之賢後
曰仲方者果以明經貢春官明年策上第
天子親擢爲侍儀使于時備員兵部郎有同朝之好而
獲聞是桂之復榮也竊欣慕焉及覩前進士張潔所
爲記又知君子之學充行醇其出而羽儀
天朝以克當斯兆也有徵矣爲之頌曰
緊木之生一氣所鍾由本而枝有悴有隆譬之令族世
葉攸屬中焉或微其盛必復有煒周宗大于宜田雲仍
若林其還百千睠庭之陽有蔚者桂厲陵風霜傲閱年
歲孰焚其盛而熸其株條肆不遂兀焉委枯含華蓄英
久欝未舒宜尒孫子式際昌運運符其昌士揆其良蔚
戬　薫嘘至和復此
枯朽如春之蒸如雲之凝　興滋之醇
慈培以仁厚務敷材達君子是懋雁惟家祥實邦之光
維標維楨視此頌章

驅燕解

有燕巢于齋居之内楹既葺而完矣而齋居户几席盤
杅書籍賓朋之衣冠帶舄往往被其沾污初以爲適然
久之乃散漫狼藉不可禁遏或慍而欲驅之或憐而欲
存之二人者蓋互執之而莫之能決也慍者曰今茲齋
房丙丈四阿柃佩聯接琴書森羅我服偏蝙我冠峩峩
彼乖從米隊刀洲校傚而纖焉於予如何矜者曰天之
生物各有定所惟燕之依必棠必廡豈比鴟雀林栖草
乳此而不有於胡能處慍者又曰君子慎居正潔自持
青蠅營營維玉之疵若將浼焉去之奚疑奉間污人而
可近之矜者又曰人物雖殊生聚則同觀其經營手口
拮据喙卒汙羣毛縱蓬鬆伏未育毀撤以從君子秉
心則恐靡冏慍者又曰伊物之智宜擇靜便修廊高墉
尒不彼還顧乃緝緝檥我几筵物雖宜愛亦不苟然豈
有去害而曰違天矜者又曰人生處蜀何穢何清裸裎
何浼嘻而何驚泚而處之乃一乃平慍者又曰人爲物
黌與物異趣益者宜狎損者宜除故蘭生當户不得不
鋤豈有君子而同群合污二人者蓋鄂鄂然數反覆矣
而猶不可以窮也劉子乃進而解之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毋泥所蔽毋徇所強故仁不必煦嫗義不嫌損
傷含垢匿瑕敗類亂常保己防微終爲永臧於是決巢
破壘滌几振裳闔門謝燕付吾貞常彼矜者以悟慍者
以宣游泳齋居清風穆然

詰鉅樟文

予齋居東南叢石間有豫樟數本三四尺圍高可數
丈皆秀聳壯碩遠歷年所先時兵興公府裝造戰艦
糧艘以漕海泛江亂河渡淮者以百千計於是瀕水
近郊之材斫伐日盤乃發匠石轉入深僻搜窮抉隱

始有操斧斤執尋引過而睨之者衆惜其奇古訖不忍伐又不能止也徐而顧視其下則有穿穴洞決蠹蝕內訌瘿節離奇膏液滲漉曰是不可用矣乃存其特以表叢薄劉子見而歎其以才累而以疾免害也

乃爲文以詰之

呼嗟鉅樟鬱鬱乎數十百年之養而不萎也童童乎數十百里之望而不蘙也蟠青蒼以傲兀萬牛伏而推車何喪亂之亦遭礪萬斧以釆加忽龍痿而虎悴色黯慘其無華雨淋淋以晝泫風颯颯而吹沙乃爲之告曰將挐雲呼風以特立於山林乎將爲艦爲艘以浮游於江海也將搖撼震動爲士馬之所踐蹷芻粮之所稇載乎寧舍精息蔭以下食於泉源而上庇於雲漢也將漂浮泛濫於流波乎寧抱疾經痼以休於寂寞也將衝激摧裂於沙石乎寧懷垢匿瑕以休於巖壑也天之生物百用斯備用失其宜材或爲累貪榮利往所喪多矣所以君子退思守巳且吾聞昔有佯狂爲奴吞炭爲啞託盲以辭聘者矣則尓鉅樟雖支離其形空洞其中又何辭爲不然漆割以堅蘭焚以香較其所存孰短孰長抱痼保終其又何傷

題辭爲陳宗舜作

吾鄉前進士村民陳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蘊俊偉非常之學自其少日已擅雋聲有一擲百萬之豪有一筆千鈞之勇奈何時遭乜否連兩舉以無成疾抱膚革纖三徵而不起因循歲月濵轉蓬萍誰不念之噫其老矣故飯蔬飲水常傍傍乎風雨道途之間然戛玉鏗金亦卓卓乎言語文字之妙寓軌尔宿■寓鏡方將二十餘年豈不懷歸望禾川動二二百里況故址把茅之未辦亦親喪淺土之未營鐽弋夫未嘗屈已以求人在君子能不動心於知己遇曼卿於江上豈無贈麥舟者乎念址甫於瀼西當有送草堂資者是故年弟特著題辭所冀時賢共成樂助

贊

神農嘗藥畫像贊

史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尚矣或謂其嘗藥一日而七十死豈其然哉漢孔氏謂其書名三墳而不傳獨圖經爲醫家所宗不廢豈亦猶後世務耕而托爲神農之言者歟不然必有所傳矣夫子序書斷自唐虞而易繫謂神農氏耒耜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豈聖人於生民既有以厚之尤必有以衛之者歟史又謂神農人身牛首衣鳥獸之皮豈去古未遠冠服之制固有未備歟豈惟是哉九醫家陰陽氣運之說主治湯液之論若素問等書亦必有待乎後之聖人而始備夫開天立極爲萬世利者豈一事之盛而一聖之功哉故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而首聖

之功不可及矣渝川孫鼎爲王仲璞寫神農像仲璞
工於醫者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伊古聖神爲民立命始嘗百草以濟夭病草木金石名
各有定寒溫平毒物無遁性主治惟君臣佐從命隆釐
之源執命之柄茫茫三墳大道莫竟圖經所傳斯述之
聖其功萬世仁溥德盛望之如神孰敢不敬

十三人贊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余故自至正壬辰遭亂至甲辰十有三
載如筠陽劉樞劉機龍泉章善新建鄭大同靖安舒
慶遠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禮悅實高安李朋吉

水蕭燮翁清江楊士弘盧陵曠達豫章萬石西昌康
震吉水劉文昌盧陵趙賡皆忠義文行之士或僅爵
食祿或草野布衣或功業未就同罹禍毒其悲憤赴
死與憂患無聊以沒者尤相望嗚呼千載之下庶幾
或有因余言而得其爲人者其逢時不淑不亦交可
感哉著贊姑以予之所知者爲目敘贊則以其人沒
之先後爲次而非有所擇也

惟盍津劉本契丹氏遼徼元興籍以兵系由春及樞四
世五傒相繼佩符開府吉州自吉改筠推任兄子巳子
後之樞實元嗣有仡其勇軀幹軒軒當其赴急馬不及
騎弓不待鞬二十年間征閩戍廣東南烈烈風振霆響
乃壬辰春輿疾赴省臣皆嚴寇越江表五十四日分
扼閩中寇既遁沮率師南攻通道豐城接戰披靡乃中
流矢而病其僕異創出戰以憂憤終爰命弟機嗣領軍
戎又後五年機守筠堡夜殲于盜嗚呼天道

章五賢氏龍泉南城人以文學教授鄉里策名縉紳在
癸巳春寇攻刼縣聚往說城守宜堅拒勿去守陽諾之
終乃宵遁君大罵之誓不見賊竟赴水以殉父子姑婦
一家相繼今存者惟其子

豫章鄭氏系出高密有同夫者淮濯令質讀書西山時
米城中拜范司幕惟卓行古文是宗後游臨川見虞翰
林危大樸奇之與揚推古今家有藏書軒曰書帶取不

其山名草名以著世燮雖文雅翰出自群公爰勒諸石
以傳無窮或薦茂材歷教兩州既視選于京歸遘時憂
乃傾財結義禦輯鄉里省臣嘉之署留州知事曾幾何
時家燔子殲竟以憂死

惟伯源甫靖安世家父以郡官致政名揚清華在至正
更科以易首薦分教虔學士習丕變遭壬辰亂起義于
鄉兵潰援絕家燬貲亡竄騰空岩門飢餓以僵時有胡
貢士亦以義應事敗無成同死鄉井

惟高昌玉珊從學于南年十九登名黃州是監書窮分
隸藝學留舜任俠負豪奇氣如虎爰去亂因始歷吉而
虔守相禮之倒屣傾篋悼時無人遂湛其掩智或命之

弓騎陽躓以廢乃司析南門擊析醉歌舞而斃矣噫其柰何

有德禮悅賓本西域氏三以易薦屈而弗第徉狂避人冠服垢弊獨吻書苦吟如癖于味潛覘世故有感其容當承平時已慮遘凶在辛卯夏遇之笏中辭我欲往海南閩東後果亂作不知所終

李本笏人起身讀書蚤試吏廬陵惟養是圖採攬作者交通名流一室蕭然日吟詩不休乃丙申秋由贛省辟爲官令史五日出戰敗赴鍾步水以死嗚呼萬里

吉水螺陂蕭燊翁氏嘗以詩貢乙科職教邑士時有全公捻戎顧州爰辟文學以參軍謀饗燕優歌或肆以謔

十五

正色厲辭乃拂袖而作公特有聞改容謝之于孩于語有規無隨沔兵南侵全奔而斃君留鄉郡義不苟逝相學有并奮身投之立于井中水不滅頫其友捄之既出于甃或謂投者宜先以首君聞其言徙繼以投衆驚赴之卒不可救鄉老作誄臨奠惻惻发有綠高瘞之井側

清江楊子家本大梁世襲武爵萬夫之防士弘璽璽攻辭章朝不沐夜不怺鬢如飛蓬倒衣裳苦心吟詩形已忘或殢歌姬躭酒觴連月不醒醉呼徉狂往時騎馬入憲府行檢不飭衆所傷遁漁窩伏楮屋前年死葬清江曲

曠達落托蚤詆卿因而授徒爰有家豫章始吏省閫繼爲文學奇氣翩翩鵔鸃羽用草檄周旋兵間若積水涸而情思孔棡掾司徒府入自州兼攄謀決機有避無怍或急義好事或辱諷會禁終不絕賓客而沉酣是湛時移事會衆媢羣嫉獨沉浮詩酒顛倒歌哭乃癸卯夏執叉義旗而函其從誅不厎以潰遁嬰其凶暴尸寺門猶抱公牘噫義之歸庶幾不辱

有奇崛士豫章萬石受春秋于熊氏屢進屢躓乃攻於詩雄篇大章激烈鉤說淋漓醉鄉或投情呼盧或千金買笑人不知其奇而譏以狂世變兵作往依全公全敗事更而九江是從九江既聽豫章改紀君方彈冠以城陷死嗚呼已矣

十六

匡山下汊溪里有康宗武氏家故豐饒裕於禮嘗攝贄四方從遊名士臨川吳公一見驚喜曰廬陵劉高仲有此高第年四十一郡薦茂異擢爲校官歸來著書目肯乃于癸卯兵禍連或興致深僻與或棄之三日不得食乃捫石攀木與其幼弟蒙遇而俱匿兵退病作衣食單窒連呼執筆左右莫從朗誦其所爲文以終

劉文昌篤行誼連貢春官俱下第前廣東後江西兩入憲府爲書吏執正守經岳岳不可易下筆爲文有奇氣年六十餘遭亂不出仕卧病山中一夕死同郡同寮有趙癢托疾徉狂謝時貴死時野殯無完被

高允齡像贊

萬安孫翀爲金華髙侯允齡寫真蓋兼得其形神之
妙而其中有大過人者又非丹青之所能模彷也其
友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賛曰
粹然而春温屹然而山立睨千古以無前屈一障於下
邑有萬人獨往之勇有萬言一掃之才儼金明而玉潤
浩雲卷以天開置之承明著作可以揚其文登之蘭臺
繳省可以大其用其將爲明堂之棟梁而盛世之麟鳳
也邪

自賛

行不能以先人故其進也恒遲學不足以驚世故其處
也若遺以父子兄弟爲師友以詩書文字爲背基迨將

老而弗勀更多難而不移然而竊禄於五十之時已慨
乎追養之不可及承祀於四百之遠猶瞠乎來者之不
可期恒自省以惴惴惟恍焉而孳孳尚庶幾其寡過以
無負於天畀

又

爾才弗嗕爾學弗閎迂守古樸謬占時蠖宜安於自
居隱偶遺於不鳴遘毒癘而心迪歷崄巇以氣平曾不
詭於俯仰亦何循於將迎然以五十際盛明不可謂不
遇以布衣躋法從不可謂不榮慚吹竽之濫禄恥聲聞
之過情誓盡誠於所事冀無忝乎尔生忽老至而不知
人之者之可驚念卓杌其靡載懼隹微而就盈庶慎省
躬而慎徃返初服於林耕

又祭服圖

其立也巷然而如齊其齊也儼然而若思心洞洞乎其
若臨足踚踚而不馳蓋嘗受誓戒於春官秉寅清乎伯
夷奉圭璜於　大廟將幣帛於神祇或進饌於社稷山
川之壇或執爵乎雷雨星辰之祠隨　天步以陟降侍
冕裳之透遲懐先民執事之有恪愧髦士左右之攸宜
煥　清朝之禮樂粲盛服之光儀爰繪圖以著敬庶永
佩而勿遺

子彦弟像賛

有臞其容有瞭其目志抗雲浮氣含秋肅玩理精深挾

辭茂彧一薦未酬篤言離録浩獨往以無前堅自信之
誠篤以道義爲肝膂以詩書爲梁肉故能安所遇而自
無所尤處之約而亦無不足者也

龍玄閣像賛

儒林之英山澤之臞持常踐實崇範秉模然其嚌仁義
以爲腴藏典籍以爲富其襟度有儒固將以媲吳澤之
澄深而志氣不群尤有以並尖星之雄秀者邪

蕭斯和像賛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温志卓
而行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豨苿凝然蘭陵之碩
士熙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釆之托繪事者既永存而不

俞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尤將遠而益隆邪

胡濟川像贊

氏偉然擬拂城之雄秀其朗然鍾凋月之清奇其態度見於俯仰其笑談得之須眉謝圭組而弗居敦詩禮以自怡遺書錄紹興之奏稿故櫝藏龍圖之誥辭尚論其世退休以時撫溪山之勝槩覧梅菊之幽姿追前聞以獨徃指晏歲以爲期宜流芳於百世以貽慶於孫枝

王䋲奉母圖賛

友人王䋲讀書躬耕於碯溪之陽退養其母於茅茨之下非有三牲列鼎之饋華堂重錦之奉也而旦夕惋愉起居左右調節寒燠有以盡其歡心斯可謂能子矣廬陵李約禮嘗過門候之喜其母夫人之康樂也因繪爲圖而里人劉楚誰係之以賛曰

騎人之生嚴父慈母其慈伊何鞠育之故有我者母罹裏屬毛氣通體分劬哉孔勞方其在褓乳哺顧復畦步號呼戚欣攸屬爰及冠帶室家是宜亦既抱子而孝乃衰我觀斯圖居有槐杞皤皤華髮翼翼令子客時升堂吏不踵門饋餼以時笑言載温嗟時之人去親懷禄或危其身而遺以辱閭閻小民卄飽菽水豈曰豐榮庶幾樂此嗟我無母憂悴實多罄缾恥罍哀如之何奉觴且以酌酒尓有慈母胡不遐壽

、程呈賛

闓天爲星鍾秀爲人何㪣文而製像俊因像以致仰[illegible]

唐宋之異等思元凱之同倫　首候文爵以

發身尚仰瞻而脩省庶追邁乎先民

槎翁文集卷之一終

傳

石潭漁者傳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或笑之漁者曉之曰予以爲漁者必設釣垂綸操罛挈筌以浮游江海而後謂之漁乎夫美名與良利天下所共趨也而吾皆不得有焉惟漁者人之所不屑爲而石潭亦吾之所素有焉其所不屑則天下之於我乎忌焉者寡矣居吾所素有則天下之於我乎爭焉寡矣彼江河湖海之誠大鱣鮪鯤鯨之誠富然非十五犗之餌百襄之網則魚不可求非千丈之綸百尺之竿千斛

之舟則江湖河海不可漁若是不亦貪且勞乎吾聞之地無大小惟適志者可樂事無隆汚惟遠利者可安今吾之爲斯漁也焉往而不得亦何求而不遂俯而觀仰而嬉殆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江海之爲深也於魚之得失奚較哉乃忻然爲之歌曰石潭幽幽可以寫憂其施匪釣兮奚魚之求石潭默默樂且無疚其設匪罛兮奚魚之有又歌曰海不可以網竭兮河不可以綸求樂哉居兮石潭之丘歌已或行而游或偃而休或去或留人叵測也有適而問者輒引避不見時聞其歌歎云

贊曰自東海漁者起於渭濱而世不復有真漁者矣其後或與三閭大夫遊於江潭或挈舟聽琴於杏壇之下而其姓名行事類不傳於世豈皆佯狂避世之士歟然皆不可以貴富利達動者也若石潭漁者亦斯人之儔歟何驟見於亂世也或曰石潭西北有群石漁者恒居之蓋東海生之裔也晦於迹而能潔其志卓乎其善於自托也哉

胡巫傳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城西巡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餝壇壝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弔既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于市曰我且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

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尒也且請盡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壇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环珓擲庭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于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費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跂而待也比明日明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跽唇焦力疲又明日至于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之龍布有五子咸檄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縶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睢盱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

口請詣他祠更焚擻焉既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撊然以刳狗于路且行且拜裸袒傾跣扣首出血流汗被踵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于江之某潭其速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益周視之自是卒夜號於市曰天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詬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輒長號不止市人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孫子也劉子聞而歎曰嗟呼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烈欲罔天功以爲巳靈者乎今以巳物托於人雖執券以求之猶或得或否而况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測也古

卷之二　三

聖人所以春而祈旱而雩者亦惟行吾理之所可知而盡吾之所可爲者尒若後世叩頭叉風積薪致雨雖本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巫藉其淫狡以环珓簧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雨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悻悻然欲尋覬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甚矣乎卒至不酧其言顛沛狼藉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可哀也嗚呼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謬爲大言以欺人者卒至禍北君喪其國不知自愆自悔猶哆然遂之不置彼不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服其過若猶冀其有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有回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罔誣之禍大矣之人也又豈非斯巫之罪人哉自其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遁歲則大旱

華山樵者傳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襟度閒曠神情朗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故城城西有曰華山連峰蔽虧高入雲漢層巖飛淙下瞰虛靚樵者日往來其間不操斧斤不事斬伐嘻嘻然或踞石而歗或臨流而游或倚樹而休行道中見楩楠杞梓文杏豫章千尺連抱輪囷偃蹇櫕澗出壑干霄拂雲者輒爲之顧視太息彷徨低迴而不能去至樛灌榛楛岑蔚樽莽恒過而不

卷之二　四

顧也性好奕率應手適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之嘗月中上華山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立人疑其爲仙云或曰樵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舟遊江湖間皷枻作漁父歌人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云

賛曰世之薄功名輕富貴不爲者恒自詭於漁樵尚矣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者豈信其嘗爲樵者弍是樵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樵矣彼入王屋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守而不變其操者若華山樵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惑於所見庶幾有慕乎披裘負薪之爲者然尤依依然

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遺之歎何哉不然其亦玩世肆
志之徒歟

楚江先生傳

楚江先生名善字立贇姓章氏吉安龍泉南城人性耿介尚氣急義而不爲苟得讀書至古忠義士輒撫卷太息思見其人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東南冠盜蠭起龍泉居萬山間又聯絡郴潭贛虔之境不逞煽妖尤甚先生憂之是冬始奉其親入城邑爲自保計有完者帖穆者嘗從先生遊其先本國人授萬夫長來戍是邑至是以進士及第授同知太和州事需次家居事急省府署攝縣事且以兵防委之先生聞之喜首往見爲陳說古忠

義事以爲國家承平百年一旦有驚政臣子效報之日宜急收民籍兵葺城塹厲器械儲粮糗爲守禦計完者帖穆亦自以世受國恩又先人墳墓所在誓死守不去越明年春外援阻絶寇攻圍益蹙城中粮盡且數月至食草根木皮猶拒守不下先生謂人曰吾今日乃得死睢陽城中幸矣或有傳言完者帖穆將遁先生奮然以百口保無它即傒扣軍門揚言曰今日之事惟伏信可以固民心惟守死可以報國必不可爲不義以自搖君必勉之至相持泣涕以相感動完者帖穆亦以爲然許之一日山水暴至完者帖穆挈妻孥乘小舸竟宵遁比旦冦斬柵乘城民失主將所在又飢餓不能戰城遂陷

先生舉室嘗自誓脫有急必死不苟活也至是先生老父士璧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子婦亦相挽赴井以死先生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訣曰吾安能忍死後以面目見若類邪寧赴此往從爾祖矣汝年小宜急去爲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煥號呼不能止亦繼投之煥衣裾猶漂浮波間未遂沒會其竹人以筏來救之免焉時癸巳八月八日也初先生從前進士吳浩授禮經與李運爲同門友後運擢高第而先生屢屈於有司因慨然曰吾才雖不及今人豈不如古人哉乃去場屋爲古文詩歌以自見或傳至燕京揭文安公奇之謂其辭舂容尓雅一洗近代之陋世以爲知

言嘗於所居營釣舫齋因自號楚江釣者學者稱之爲楚江先生云

贊曰予嘗誦先生所賦張都巡婦殺盜詩壯其詞而想其爲人後過遂江見先生於蓮花峰下秀目方顧風髯戟張而詞氣循循謙抑可謂篤行君子矣今一家同罹難而父子婦姑各得死所豈直有所不得已哉亦徇於義不苟辱焉耳彼受人緩急之寄又固將家子也當圍急可以戰死矣不死食盡可以守死矣不死乃決棄城郭委而遁去其後卒以貨死境急不保妻子爲天下笑其得失先後何如也先生沒其子煥猶去亂孑孑道途間常自憤不即死以至此而其

言甚悲嗚呼熕能忍死以奉父教亦誠孝子哉

達理馬識禮傳　泰和州監

達理馬識禮字正道高昌人祖玉尺不花元初奉詔脩金水河獲龜䖵瑞應父長壽嘗爲江浙廉訪監司因家常之宜興性廉介有操行蚤就學胄監通經史涉獵百家至六書圖畫靡不窮究而尤工小篆初以廕授寧國路府判再調某州不果赴改授監吉安之泰和至正九年九月到官靜處一室黯味泊然晝十字燭間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其厲志若此然寡言笑容貌清苦人無有異之者雖同列未之知也及遇事折難音吐鏗亮目光烱注風采凝峻屹如神人卒有群候于門者竟日無所受命至飢渴不敢去它日乃謂曰若等何爲吾無所用也閭里忿爭者或不得一詞而罷由是豪猾遠遁吏胥徒業民相戒無敢一迹至公府十一年淮潁兵動江西戒嚴省檄巡防江上十二年二月事亟告歸所治未幾九江陷南郡騷然閏三月陳某破吉安上官同列皆委印綬宵遁民亦相率負妻子遠去達理奮然以身勞集之民相與泣曰茲事變猝興微公之歸我民其殆不免矣自今有不與公同事者請共殺之達理馬識知民心堅可與共守即日料軍實飭賞格書此民丁嚴立保伍糾率義勇分控要害料兵之夕首籍丁之亡命者一人明日誅府史之游謀者二人懲殺奸民之首

亂掠市者七人械死悍卒之貲奸者父子三人兵勢始大振然內顧府藏赤立又上下洶洶不得請於所部乃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楮幣數萬緡抜州民材且勇者十人爲百夫長以總鄉民之兵時郡城既潰不敢首發兵五百送監郡納速兒丁總管梁克申以歸而郡治遂復前城有負固爲亂者遣州判趙某率萬夫以搗之至石門趙隕於兵麾下猶力戰不退衆驚曰此達相公軍不可拒也明日執首惡來降而西境以寧他如命清江主簿楊介偕義士蕭晉戌王山以扼東固命紹興照磨曾貫永新州判劉釋戍觀背以遏上橫既而西援龍泉萬安東拒安福新喻無不聞風奔潰或請修城以拒守則曰吾非忘爾民顧土石之堅固不如民心民心一搖雖有城能獨守乎否則徒殫耗財力以自斃耳竟不聽撫循丁壯省勞傷億如家人子弟按行營堡不以寒暑風雨而輟退則終夕危坐不言迨旦調度設施迄無遺策時江淮道阻朝使不通惟叅政全普安撒里與尚書哈海赤守贛上流而中丞沙嘉班以重臣宣慰廣東尤慷慨有大節達理馬識禮知此三人者可以集事乃近達全海後爲書遣一价遠通于帥府其詞極悲憤懇切宣慰得書大喜勉公善守以俟命既而兩司釁作嶺海益隔絕公悵然曰天乎吾自今始觖望矣日怏日怏自失人莫知也十四年冬以勞悴遘疾卧治浹日屬之繫

龍泉者始惎衆大出由石洲觀背奄至城西門外曾照
磨等拒戰不克死之諜報踵至至相顧失色達理馬識
禮從容應之不爲動夜五鼓戒蓐食黎明先遣郡鎮撫
趙家奴之来援者率申夫出門外拒之自辰至午戰十
數合力盡幾挫乃出其先鋒五百人蹂之遥望見大驚
曰黄衫軍至矣皆棄仗奔北復奮追之俘斬數十百以
歸自是無敢睨視太和者十五年正月代者至監郡丁
公即署攝判府事俾仍督州兵達理馬識禮曰吾受命
監泰和得代當去攝判府事不敢聞命也即日出舍郭
東門外方未代時庭壁下有列甓十數指謂人曰此吾
所儲俸米也暨徙居惟家僮負挈俸米與書帙而已其

去也民遮留不可則號而隨之諭遣弗能釋至閉戸却
避則相與羅拜門外而去是歲閏正月十九日竟以疾
終于寓舍冠衣危坐而逝民聞之咸罷市捨業奔走會
哭下至婦女童稚無不涕泣相弔欷歔歎息之聲不絶
于道者累日丁公聞之亦哭于庭曰天不欲使完守吉
安乎何奪吾賢屬也時有肖其像爲生祠者四方過客
想聞風采必艤舟謁拜之小民家祀小像有因繪以致
肖者先時奉其母太夫人居官未半歳遽命其妻奉太
夫人以歸而獨與家僮二人居他日有逋欲千市者輙
杖殺之嘗語人曰吾涖官有三字曰勤曰謹曰畏勤以
視事謹以守身畏以奉法彼刀鋸勢力世以爲可畏者

吾不畏也人以爲名言其在公庭日據案書真楷小篆
千數字李令伯陳情表諸葛武侯出師表米元章待訪
録中朝名士詩文咸手録之工詩然不常出惟登金華
山賦五言近體一首又嘗結庵於金華之左因名曰華
庵云

胡夫人傳

鄱陽潘某妻胡氏生三子俱幼而夫有疾且革胡氏私
心計曰是三子者不可以無父無父將不能以成立使
父亡而母存無益也不若亡母而存父使扶樹三子者
則潘氏之有後也可幾矣乃夜焚香引刀斷其髮而禱
于天曰有如三子者而無父是天厚欲絶潘氏也三子

父不可死妾婦人不知所以教子誠無益於子亦誠無
愛於死今天不欲死其父則已如欲死其父則請以身
代之越三日某病少瘥又五日大愈既越月胡氏竟以
無疾卒劉子曰死生命也未聞有可代者而婦人迫切
之情則有所不暇計者矣今瀕死者以甦而生者卒以
誓言蹈死非天乎然死固亦未聞有可請而致焉者也
要之是固適然耳不然天豈不可以曲矜而兩全之哉
故曰死生命也而孝子之志則大有可悲者矣其長子
樞今爲安福主簿有廉能聲次子某某皆爲郡文學掾
皆謹厚爲名士余嘗聞之謝某云

李時傳

李時字居中其先越之稱城人作祖端鄉當金元之際六歲能通孝經人稱神童祖信鄉生丈夫子六人其弟三子字巨淵既壯携其九歲弟仲原徙燕之大興遂為大都人而仲原則時之考居也巨淵敏悟絕人攻畫仙鬼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嘗畫鹿母圖極稱得詭異之狀或傳至上都仁宗見而悅之遣召於其家使者遇巨淵于門輒負置馬上馳去既見俾待詔禁中由祗應司大使進朝列大夫諸色人匠府總管聲譽藉甚時在總角已知就師學無過片紙或位牆壁即點筆塗抹備諸態狀年十六聞伯父留上都馳往見之會巨淵方總諸宮院繪事因携以入時見御榻旁采繢工麗迫而覲之

凝思入神忽駕至倉卒不及避前導者將訶挾之仁宗驚問内侍以李待詔家兒對乃舍之一日會食求時失所在命蹤跡之則懷卮素方徙別院取屏帳諸畫竊臨摹之巨淵見而驚喜弗之沮也比長所學日就視凡近俗工所為輒羞棄去弗之顧又見同輩待詔者當道率以工技視之弗獲禮遇心謚鄙之曰有是哉吾將求名家者以自樹庶其勉乎迺考古記譜自漢魏六朝以來至隋唐而宋間若閻立本之人物周昉之士女郭忠恕之界畫王維關同董元李成范寬郭熙之山水以至米南宮趙大年劉松年馬遠父子及近時高彥敬趙子昂諸賢之雅製精品莫不遐搜廣覽心慕手追雖寢食

[illegible][illegible]也既又慨然曰古人所以垂名天下後世者豈直技藝之美而已顧其問學才行有足稱者而吾何可以自局而弗之務哉乃退掃一室置琴書其中日從集翰諸老與四方名士考評古先談論理致暇即鳴琴焚香以自娛久之思悟玄解下筆益親而風韻姿格迥然天成矣聞饒陽劉仲謙丞從前秘書少卿何澄畫澄年九十餘嘗被召賜之卮酒既拜因伏不能起問曰若能復畫乎對曰老臣耄矣有劉仲謙者臣弟子也其人可以奉詔許之由是仲謙名重京師時往從之遊欣然自以為得也又有劉道權者廬陵人亦善山水然負酒恃才詆斥慢罵無所許可當時若劉伯熙輩亦譏貶不少貸

獨於時特時獎借之且謂仲謙曰是子咄咄逼人益少避之後巨淵見時所製亦惘然自以為不及也至治八年順帝詔畫東内清寧宮殿壁時首應詔畫漢馮媛樊姬及唐長孫皇后進諫圖獲勞賞甚厚十六年奉詔與劉守中畫二后西宮又畫隆福前宮畫青山白雲於月宮後殿又與何思敬劉公弼三人同奉詔畫山水樓觀於九龍殿及東西二夾室稱旨前後獲文段白金楮幣賞賜有差時天下已兵興京畿大飢民相食至斗珠束帛不換潞米倉幣匱乏王官至給藥物香木以代俸而時自至正丙申至戊申留中者凡十二年至不得休沐或以時母老家貧言於帝帝憐之出懷中白金一錠命

左右寮付之曰知卿貧故相資慎毋令他輩覺也性不飲酒嘗夜直寒甚勅内厨為米飯食之其蒙眷厚類此他日謂近侍曰李時小心謹慎何不授之職使食祿乎用事者因擢為利用監照磨無何陞本監經歷然卒未嘗強之入監時亦叩首固辭退謂人曰世事如此吾得以薄技食大官乞骨骸卒矣况敢干天職乎竟不就先是京師繁盛帝欲盡為圖以詫後世若大金張擇端所為汴京清明上河圖者因詔時等具草以進凡宮殿公府街里民居橋道市肆人物車馬樹木千態萬狀縱橫曲折咸分積而寸累之無計日以程其工如是將三年自南而東而西纔及其半忽舍置不問衆莫知其故及

帝出奔城陷兵入大將軍以舊城火廣乃撤其北之半而中築焉其界適當所畫之半而止識者因疑為讖云

贊曰李居中身長數尺苶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而於術知擇所尚好交游賢士大夫有母年踰八十矣每旦出暮歸必進拜膝下奉袂候寢食言咲嬉嬉若嬰兒然以故常以去其親為憂而於前所遭遇至絕口不復道而年亦將邁且耄矣獨嘗為予言吾受順帝恩厚死無以報猶記答相時入之初入也自以為蜀人宜尊事梓潼帝而京師闕焉因奏立大祠於城西祠成命時圖其九十七化事于壁或請更畫四方士歔俘於門者適丞相下馬見之問曰此繫而摧以前者阿誰也衆驚愕不知所對時從容前跽曰是不忠于帝而遺孽于民者丞相大咲而去既去覺其色若艴然者後旬日丞相竟敗嗟乎古所謂執藝事以諫者居中其近之矣不然失其所養與養非所用者豈特上之人之過哉

孫先生傳

先生名復字明德姓孫氏九江人爲宋故光州團練某之曾孫元至正間隨其父掾廬陵就學郡齋在髫卝已挺挺自異不妄交處日從經師學士遊比壯益聞道德性命之說通春秋大義每試有司不偶然其志益浩然也會壬辰春蘄兵倡亂首陷江州民洶洶無所適聞有

長官某以其屬兵柵安慶紫搦州者方結水寨聚堅可託乃與兄潛載其母往依之無何遭母喪家僮繼罹焚溺者八九是冬隨水寨兵將復郡城至小孤而兵潰乃與其兄亡走池州歲乙未王師始自和州渡江攻建康援之先時陳氏自沔起兵與雙刀趙夾攻安慶而據其城守既而雙刀趙復東襲池州池州兵大敗先生因與潰卒散處池之青陽丁酉春守將收合餘兵議將復城既戰而萬户某失利竟為趙所敗獲是日俘戮二百六十人於市監卒以先生長者護而免焉然終恐禍及乃伺間出城潛伏東西榧等村避之比冬聞王師自建康分遣總制何侯某將兵取池州所至綏恩著信招徠

暴民稍稍来附會軍中有以書招先生者而何侯始齡秀發英敏樂愷尤極意搜延士類或以先生見侯與語奇之即留置幕下計議多所與聞先生亦無不自竭也戊戌随調宣城三月從攻湖州不下復由宣歴池以守嚴是秋侯進爲元帥己亥從守龍江以防東寇庚子春太平縣民李明六據弦歌石埭上下五都爲亂先生計其烏合勢必不支分兵嚮之旋就剪覆繼而銅陵民程輝等據縣謀逆先生力贊奮兵擣其巢穴不數日生擒以歸而九華城山土豪數輩遥受寇命崛强抵拒亘數百里不能靖是冬從侯出兵因粮敵境卒俘其渠魁池境以寧時陳友諒假名號據上流勢岌岌相軋及秋上

親率大軍往討之先生從軍西上時時被堅執鋭雜行伍中既而陳氏不敵狼顧鼠竄我軍大振有旨調侯稜還龍江及師過安慶陳守将聞江州破已先遁掠陣官韓某以城降城中餘衆尚数千人而叵測侯麾約戰艦次鴈汊以遥制之時總兵常公後發猶未至侯恐遲疑生變即分遣裨将一員卒二十人衛先生入城撫諭之比至韓不見信使勇士数十人列階下側目露刃相視先生不爲動從容正色撫以恩信折以大義衆亦知勢迫事危且大小不敵爲之逡巡退却乃還壬寅元帥以羅友賢復據貴池東流建德太平石埭祁門黟縣餘干樂平諸縣以叛屢招之不下初羅嘗受侯調在兵間數

與先生俱頗見信重侯乃令先生往諭之先生即日就道既見傾接如舊先生爲之宣揚威令陳述禍福其人且悔且畏請以八月出謝乃還既而過期終不至有旨命侯爲書遣人再諭之且調其兵守安慶侯曰是行非先生固不可然不可無以張之者乃遣宣使安中與俱時羅帥出駐城山留館中数日不得見衆疑之至夜半忽有兵百餘人呼譟而至先生與安中及從行者俱被执縛将加刃焉先生大呼曰朝廷待汝寛厚汝自負恩失信至此而猶不知悔邪吾所以奉命再来救若等性命耳何得反加害誠然某亦不敢愛死但未知若等當更活幾時耳言已衆稍靡未明羅帥遣人先釋先生縛

且畢辭謝過歸罪其下至日中大陳兵衛請相見設酒饌申以大義而安中等仍拘繫他所時所持書檄已爲刼去不可復追先生毅然以口舌代之反覆数百千言其人内懷猶豫自以爲既失信矣此必有以重兵壓于後者終不聽先生遂力求歸許焉惟留安中不遣将陰害之先生曰自古使信往来未聞有無罪而拘繫之者矧吾二人奉使出疆同一命也豈有一去一留之理若安中不遣而余獨歸朝廷若問安中余将何辭以對顧得歸亦死留不得歸請與安中同死于此矣因揚言使安中聞之安中亦號哭以頭觸柱流血呼曰請得一見孫先生然後就死庶國家明知之先生詞氣慷慨聲淚俱

下羅師為之感動即令與安中等俱還時十月十五日也既而侯丈墜為指麾使調守江西乙巳拜行省叅知政事先時湖南周柴與虎背寨留保三相為掎角擾永新以叛者十數年是夏有旨討之侯亟調兵先拔寨下絕其援擒而戮之江西遂平暨歸先生自以孤寒一介出萬死辱知已幸矣因力丐辭去侯不許欲薦之不可因歎曰吾比闕人論古忠義士謂直古有之耳比得孫先生乃知固亦今時所有也他日命其子于其拜而師事之居齋閣足不出戶者十餘年人亦罕有識之者

贊曰語稱不辱命謂之士若孫先生者其近之矣迹其一介布衣學未策名而遭時孔棘斯不謂之不幸

矣乎及流離顛踣卒獲所依離哉然非有斗祿寸爵之縻與夫嚴刑峻法之迫而懇懇忠告赴義如鶩卒至情感於人節孚於友而義伸於已其視死生去就得失不啻適然曾不以動其心及事立功濟又能却而不居歛而不耀卹古所謂天下士者非斯人歟何其瓌偉不凡如此也余又聞其先在宋有為閫練使而死國者其子以孤遺蒙護遂三世冐他姓至是卒復之觀其隱約兵間弛張闔闢介然不失其正不亦有祖風烈哉

葛孝子傳

孝子字仲謙名守德姓葛氏保之清苑縣人幼失父獨奉母居母夙感痿疾每旦守德扶掖為施帶繫然後進匕筯以食母亦自以為非守德則不能以頃刻居然性嚴肅寡言笑或時不說守德為之蹐踧不安必懇欵左右將順志意使一解顏然後退燕南部使者聞而嘉之薦于朝守德以親辭諸公貴人憐之不遠授他職俾董縣學就養後歷中山保定二府教授其行也恒以小車載其母而已徒步賫甘旨與周身之物隨之或出遇時果嘉蔬必懷歸奉母母未嘗守德不敢先一日偶被酒外歸母切責之守德泣拜悔過誓不敢復飲後雖尊賜亦未嘗敢過三爵母以壽終守德哀毀逾節凡營奉喪祭皆竭力身親之不以貧薄自損饘苦泣血終三年未

嘗見齒既而兄文益求析產守德以母初喪不忍泣諫再三不聽乃悉出所有聽自擇取而已則居所餘者不數歲文益破產遂貧守德邀還同往者數年及文益卒遺女一人比長為之備貲裝擇婿嫁之有女兄適陳氏既老無所於歸守德又為營田宅以資之下逮宗族有貧乏不能具禮者往往分貲力以助婚葬如是者率以為常而心恒慊然無一毫自矜焉衆皆難之由是里中父老戒飭子弟咸以仲謙為勸至有孝順子葛仲謙之語至正末兵興歲且大飢河北騷動守德携家依唐縣人明府山中以居一日出採樵至山半忽有大風從西南來衝擊奮迅若山隊道然家人驚駴悉奔走避之俄

而兵至適出風行之道後来者遇害而守德家人以先
去免明日有神降曰我山神也若知之乎前日所遇夫
風即我也以汝家素孝行故来相護後此有難亦不汝
及矣明年貊高構亂果大肆刼掠凢山寨屯堡無遺者
而孝子家終無恙人以為孝感云
贊曰夫人子之事其親無不自致焉者常也其出與
飄風會而反遂不與禍者倖也而人皆以為此實天
使之而非倖者其素行信之矣詩不云乎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吾於萬孝子
亦云

花子傳

花子者寧都王太守家畜犬也王初為寧都時得乳犬
於同知某氏家黒白雜文脩尾芃毛[illegible]壯聳蓋猘類
也因以花子名之由是呼其名即来投之食則拜不妄
吠不樂馳逐亦不輕肆噬終日弛然卧庭下人望而憚
之側足不敢渉其門時花子母故畜同知許其相去又
近花子日往来視其母每得人食餘投骨不盡食必啣
歸以餧之至舎飯往至則吐出于地伺母食之然後返
一日金陵常帥率[illegible]南諸軍急攻贑寧都首議迎欵有
守将某領暴卒數[illegible]人夜馳入守家刼貲財殺僮奴十
數人花子見賊入尹起逃之母家伏故主卧榻下不出
不食後七日守以逸得免且返花子歸見其主固在為

踴躍呼嘎至攬攖人衣袂俯仰伏拜如是者數日乃
已他日守歸廬陵携花子以俱謂予言如此蓋親見
之

太史公曰嗚呼世謂有反哺者豈惟慈烏也而花子
尤知義今人斥詆醜行者類言犬彘由今觀之殆不
一反矣悲夫

逢掖生傳

逢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當承平時嘗從卿先生習舉
子業數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為之傾動遭
世亂稍鮮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芥意日與其
徒劇飲東西家既醉招揺而歸即閉户酣寢或造焉輙
瞋目大詬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荅感
特觸事嚮不得故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摧古今
燕體風謡綽有思致然罕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會
四方有兵革之事文雅道絀詆儒為迂佩刀槊纓短
衣者馳策而爭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褒衣
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縱目而咲之生
毅然弗變也因自號逢掖生云
贊曰昔酈生以儒衣冠求説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
徒而鄒陽以為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類於
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紬志故乃[illegible]

可嘆哉如奔鯨逸驥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誘於流俗因自諱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然哉

澹觀先生傳

先生諱天與字與可澹觀其自號也祖關西楊氏中世南遷遂為西昌人族蕃且富而先生與其再從兄弟俱文而貧而先生貧尤甚性簡直不能婞婀取合頎然長身幅巾衣褐非吊喪問疾不出門日取書懷袖閒吟誦而樂之妻子相對歡然無飢寒之色所居見侵於比鄰至撤藩以相傾柢先生不為校風雨晏如也性嗜酒不能常得歲授徒里中諸生多為致之每旦坐堂上諸生執業以次進先生為講說旨義剖擊闢闔隨長幼精粗高下莫不各得其所通者或取酒酒家得錢即送之自是莫夜叩門無不得者每爽踞自斟意極酣暢雖蔬𦽦核苦澁酸淡之物自視八珍之奉不啻也通易卜時為人決出處得失進退如響而不為機祥變怪之說其義止於玩爻審象而已非有他道也為詩文率口占以授意到或自書之口無滯詞筆不停綴然不喜著稿故多不傳年六十三以疾終子一人死南海上夫世之賢貧而自喪者固無足議矣而士之固窮樂志不貪不競若先生者宜不少也而往往不傳豈非世莫之知而然歟若先生者楚嘗受學而知之者也其敢以賤而不傳

乎作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永新龍氏女名琇當至正間其族父以舉義兵不克州陷家燬時琇甫六歲隨父母轉徙他郡既長猶不得歸歲甲辰始歸安福劉氏其明年五月淮寇李明德入安福劉舉室將竄水西時江水暴漲不果琇度無可往即泣涕別無姑自誓必死江上姑猶勉以偕往則曰今阻水不得渡而寇且至寧能以身遺之乎念吾父携負十二年周行數百里而遂窮于此命也今日之事吾目必不可使見賊也言未已寇奄至見琇棄他貲物急赴之琇四顧無往遽奔入江中寇追之不及則引槊以鉤舉其髮琇猶反手解結乃就溺寇相視驚愕去時年十九矣琇沒之四年其父欽錄琇之狀以示且曰琇生而脩潔不假容飾而組繡天成又好觀漢故事毋康嘗病不食琇輒泣亦不食而奉持不倦蓋貧[illegible]而性義也欽之叔父子元於予為同年以書來徵又其言尤信云

贊曰自寇盜興民貧生冐耻無所不至雖由勢迫然亦有不得已要其教之所從者亦蔑矣今龍氏女以佻脆之質竭蹩崎路強暴袪其後淵谷臨其前乃能擇所從於不測之淵蹈而赴之若履平地而驚生所孔子論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而婦人女子能之及被鉤援又能從容解縱以自決豈非所謂顛沛

必於是者歟龍氏之家教遠矣哉

劉芳遠傳

芳遠姓劉氏以字行於世始家吉之泰和後徙萬安今為萬安人善相地蚤受學於其家君一褒翁而端厚簡朴與物無忤平居草衣芒屩日往来東西州不勸謾然山野姿世或莫之異君亦不以其術自詭也與人交極誠懇於所謀卜也凡足有所履心有所注目有所經則雖賤人窶子一以實告之不隱苟非其至雖委千金一言不可得也余始見君於武山有豪士某欲葬其親於近地而惡人之異議也乃惟夫言之符者輒禮之君第曰否否諸阿諛者[illegible]爭之既而咲之君即長揖去或追之謂曰於彼蓋少就乎君曰在法直不可何謂少就吾不能為是也竟辭去尤善發射凡壙穴之燥溼完腐與夫虺鼠蟲蟻之穿結張蝕雖歷百數十年其淺深上下如手揣燭照不爽尺寸他日有以耕牛為君禮者君引牛東歸道遇人有以故攢剝蝕將改之而未發者君為卜之曰是中本完潔何以更為同術者誚怒之請牽其牛以格勝及啓果無所蝕同術者愧伏請以已牛歸君君咲曰姑驗吾術耳何以牛為竟舍之去嘗自歎曰吾吾三顱之陰數世矣然隘陋淺薄殆非為貽後計者必改築之擇勝於萬安之枕塘四達夷曠無鄰伍相競之病其隆然而盎者可宅其緬然以沃者可稼其窪焉者

可漁其鬱然而豐且蔚者可樵而可牧也即携妻子往居之其鄰有孫如心謂予言嘗過君君自以為年且邁誓謝絕四方日晏臥晏起即問家人今日酒熟未有客来便當擊鮮爛醉他非所知也諸子唯唯君時引諸孫於山木竹石間詠古人詩歌忻然聽之以為樂讀書雖不甚觧然聞人有嘉言善行輒識之類能談古今事洒洒可聽見人幼而孤老而困才而不遇者不計有無恒惻然思有以振德之余嘗避地里良山中歸及中道而病病且革侍者二子時兵後田里騷然日既晏予泣臥蓬藋中未食也君亟来就視為之遑遑然若不可以旦夕者乃走百餘里以告余友蕭翀翀聞之幾失氣驚作又明日君復與其子持挈諸所資給者来問因勞曰君後當有子善愛毋自戚也其敦友急義類此嘗語余曰吾有四子一女女嫁為田家婦吾無憂矣吾長次季三丈夫子皆質而多力宜為農其能得吾緒餘者吾叔子也今果然

贊曰古稱儒術而世言縱橫刑名與夫陰陽卜筮之說亦曰權術曰技術夫術而進於技則去道駁矣宜必衒其能必詭於徼利必牾其言行使世之學士大夫類輕下之有以哉今劉君之學要非齷齪苟合者其去也不可招而使之狎也共非也不可貨而使之是也庶幾哉於儒者之守而志能慎重以自試者歟

太史公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劉君有焉

夏日孜傳 紹興路會稽縣尹吉水人

夏君諱其字仲善其先金陵人始祖澤宋建炎初因金陵亂從隆祐孟后南遷至廬陵之吉水遂占籍焉五世至桂父以學行嘗淳祐寶祐間由胄監兩貢升上舍迴得一從上舍君入補國子生父華遠元皇慶中嘗爲撫州宜黄泰州分宜兩縣儒學教諭泰定三年以明經預貢後以子貴封從事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母張氏封宜人君方在娠祖母蕭夫人夢有桂花之祥既寤而君生稍長從吉水君授易探源攬綜夐出羣輩至治三年就試鄉闈時年猶未逮及將榜同貢者皆先達宿望

而君以年少首易經人皆奇之明年下第以龍飛恩例授瑞州學正君不挫抑志氣彌厲天曆元年再貢輒魁多士及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從仕郎南康路建昌州判官秩滿丁外艱服闋改授徵事郎興國路錄事再調承事郎紹興路會稽縣尹未代以母病去官終於家初登第歸州人榮之太守爲表其里曰聯魁坊其在建昌民有鄭佛生者日鬻菜以供母而孝道醇備君特嘉奬上狀于朝遂旌其門先時江湖有劇寇既就捕未決乃越獄散亡他境無能捕之者君曰是蓄奸以遺患吾不爲也乃遣人蹤迹盡獲而殺之皆以昇息州有三陂界南昌新建間可溉田若干頃廢且久民以是告君相度

形便浚汚發湮遣使甚利民則大悅興國地僻俗陋君擬以安靜首贊郡庠讌範金石創置大成樂器三皇廟祭田建懷陂樓修城隶堤三百餘丈周樹以椰舟航聚落隱爲一郡勝槩會稽爲浙東壯縣尤號岳劇君始至卒有循故事越境出迓者君揮遣之令非召不得見自足浮濫屏縮庭廡肅然其差役也驗糧賦爲高下仍嚴籍之使無竄易爲奸帖縣門約曰某若干月某若干日某日受役某日代不如約者罰有差縣口食鹽課先時率侵於私鬻君設法每鄉置局命里長董之民給券一紙畫爲十二月分每月令民賫券置鹽買訖則官以秋識驗之歲周課完無有侵漏時阿理溫沙以刑部侍郎

出監紹興而貢公師泰以翰林脩撰爲推官皆喜得君爲屬會餘姚民以賦役奸弊言於郡請更之者阿理公顧諸屬莫能任即命君往定之有大姓欲圖免之知君不可干則賄帥府以召脩海塘撓君海塘重役非累歲莫能集阿理公大驚曰是必有奸民所中故左計以搖吾令者即移文具白之帥府悟始反君餘姚即定其役山陰富室徐某嘗以私忿殺人沉尸於海又仇異母弟誣以偽造楮幣而幽之使不得自白會有以奸狀言於推官者貢公曰吾欲取之久矣然非明敏廉介如夏會稽者不可即委君治其狀或以猾巨奸詛爲君危之君不爲動即日收捕窮詰竟按其罪於是遠近震伏已以

大治始脩孔子廟繼脩夏禹廟脩南鎮廟又脩馬太守
祠歲大比浙省檄君與黃公同考試所得皆名士時論
偉之其以母病去官也邑人遮留之不可則言之郡郡
遣吏諭留之又不可及行民罷市相弔泣其旁縣聞之
有追送數十百里外哭而返者比歸母病少瘥而君得
奇疾逾月遂卒年四十有四君子惜之君天性夙成有
過人之資讀書下目數行而剖析融液貫穿洞達無有
遺難初貢時年二十再貢二十有六力強氣銳勇於敢
為不可以勢利奪故所樹立如此尤善為古文歌詩作
楷書清勁有法方之專門章句之士追不及也所中科
文皆温純贍蔚四方學者手抄口誦視為楷式翰林承

旨歐陽公嘗得其文於南宮歎曰此一代文範也其及
門高第若山東劉謙河南李玉松江黃瑋臨江章大雅
皆業科成名有足稱道子男二曰璜曰瓚璜後君五年
卒瓚尤力學克世其家云

贊曰漢史稱良吏類以經術飭吏事故能敦古教化
興利除害其後奏最膺秩者往往有之然未有一門
異代數世明經如夏氏者夫學脩於家其積之可謂
遠矣政達於官而施之者無留難焉自非不奪於貨
賄不劫於權勢不懾於凶禍惆然奉法守正如夏君
者其能然乎使其志得大行循會稽而上將必有大
過人者而年不登中壽位不至上大夫財沉浮下僚

以上豈非命哉、

五判傳、

蕭氏有五兄弟吾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翀次者曰璉
曰琳曰璣曰翬翀之父自新琳之父自明皆先卒璉之
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
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叔友雅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
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
上無間言焉會有　旨起均糧城甓自成以田稅及等
任總甲事造運舟命翀挫泄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
利者　朝廷遣官出讞翀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
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己當自行也自成聞

而不悅得翀書輒碎裂之不便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
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其實誣冒自成
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
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翀翀哭于門外不去自
成遥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
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讞後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
淮滁間翀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父其遂不返乎今官
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翬最少乃命翬率
子姪以就學而命璣督耕稼命琳造縣服役事而已與
璉將更迭往省于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
自贖翀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璉賫往京師以

聽命久之不報卿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産至斥婦女粧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卿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卿来亟命爲書緘之卿不爲止比至京則前牘律且格不行卿過滁陽與其弟𨒂先後在侍九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兄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榦者九五根異之以爲紫荆兄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葉紛敷其間一榦乃獨異而非是根曰宜去之且祝曰待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蘖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酹之設具燕焉卿爲之賦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

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爲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

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懽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歎抑古者固又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𦤎患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異類者以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數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一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爲一偶之爲二參之爲三五之爲五至五而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翕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逕翁文集卷之二終

說

錄南園灌隱說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爲龍州瀨大江東爲中洲瀬魚垻北爲龍湾之原瀬文溪其去溪與垻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爲洲洲土宜圃而圃于是者咸鮮澤丰腴不匱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啓居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却斵耕於壟上若將去而遂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疃間見蔬藝豊縟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啓方頎然衣短褐冒風

日與畦夫野老抱挈瓶甕奔趍後先余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啓厲其色而誚余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爲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巳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道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爲坎井大之爲溪若垻又大之爲江流其浩浩汩汩源源混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騖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蘇以導其生意節淺深以數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洳鷄犬牛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爲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爲隱乎今而後予雖欲隱人將不能爲子隱矣於是子啓

然抱甕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瀏瀏兮灌吾畦之

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爲憂苟時乎其弗與兮又孰知余志之所求

乳犬說

予家畜乳犬將期年矣遭亂携之入山中寓田家有黃犬老且憊乳犬常狎戲之弗悟也所居當山木叢薄間日有狐貉文貍睦盱跧伏其下伺鷄鶩之間而攫之黃犬習知其來輙叫嘷狺狺率乳犬循其迹而要逐之他日乳犬先覺輙徑往至有所獲乃絶亢碎首逆曳以歸自是恒頷頷然有威怒意至逐嚙過門者人或賀予得獵犬予甚異之乃夜半有聲倅然過山下者黃犬遽嘷之且嘷且退入竇中猶潛嘷不已蓋欲出而嬰却者數

四子怪其憾而過怯也獨乳犬跳擲叫嗥若將尾之而窮其往者久之嗥聲不聞呼之卒不返明旦起視見道上虎迹過山腰百五十步外有餘胔焉報曰嘻斃於虎矣劉子聞而歎曰世固有不度德不量力而妄肆吞噬卒至喪其身而不悟者與此犬何異彼豈知其為虎哉而或者乃唫詆老成遲鈍之多慮則過矣嗚呼彼固將謂天下皆狐貉輩若邪使當時一出即遇悍敵有所憚而不敢肆則望狐貉輩且嘫詛審諦矣況逐虎乎然則致乳犬於死地者非虎也乃狐貉與文狸輩也善柔之不可習欺也如此哉

鍾舉正字說

昔武山有隱君子曰鍾靜春甫以其子之始生當歲正月之三日也爰取春秋之說名以履端而字之曰舉正焉他日舉正年既四十矣乃請其所以字之之說於予予謂之曰此春秋正紀之義也故春秋首明必書所以謹天時焉其曰履端於始敘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其左氏之說歟予不敢知請置此而更其說夫正者無偏黨反側之謂也禮曰立必正方賈生曰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於家人曰正位也於三德曰正直也於為政曰正名也正之為義廣矣亦顧其所以舉者何如耳而舉之義有二焉釋者謂舉稱也動也如孟子舉百鈞如漢書舉不如儀之舉是也又謂舉揚也行也如孟子舉於海舉於市如烝民詩民鮮克舉之之舉是也夫惟己之動能不違於正而知所以脩其身則人之舉斯亦不外於正而知所以治其民矣此亦字之說也此予推而廣之有不獨若爾先君假春秋之義之說而已也余與舉正同有志於學又同歲而生之月君實倍而先之其日又加十贏一焉蓋生乎吾前者固以兄視之則因其問字之及也余安得不推廣之以致其愛助之云云哉或曰端猶正也故字之所命本於端是不然正之義雖近於端而端字又有始初之義不止於正而已謂之正則固有以貫始終為一致而自無不正矣余故為之敬其名而重其字使有以自正而不惑焉庶亦有合於其先君之意哉

蕭卣子彝字說

彝與卣同類也而異用焉用異也而亦相資焉古先聖王將有事于天地宗廟於是乎有彝卣之器以致用其尊且大可知矣卣有九皆以之事烹飪彝有六皆以之事祼獻然則烹飪以食而祼獻以鬯彝列于上而卣陳于下者也而謂之相資焉何也蓋祭祀之禮以奠定為節而清酤行焉奠定於卣而鬯祼於彝其相資以成禮者豈不秩乎其有序哉然彝尊而居上備鳳雉之飾有文之道焉卣大而居下極凝定之體有質之道焉君子法卣之體以為質而所以充於內者無不盛也體彝之

歸以為文而所以施於外者無不章也斯其為盛德之
歸矣盧溪蕭巧宇子燮嘗請其說於予予嘉其有志於
學也因為推言古之所以為燮為巧者俾子燮觀以自
考焉子燮故名家子也往年以州掾篤百夫長摠甲夫
從前監州達侯守城有勞勤達侯死子燮遁居山中有
年矣然余觀子燮之所以自持者甚大而重則或者欲
舉而進之於朝廷宗廟之上不難也嗟乎蕭君抱其器
而自晦乎吾懼子之器完且具而用之不可以遂逃矣
易不云乎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君子之道也况有尔祖
時庵之說在君其歸而求之則子為蕭氏之令器矣

蕭鵬舉字說

友人蕭翀字鵬舉請其字說於余余以為名命於親字
立於友古之道也然字之於名必相因以發其義是故
陸羽之字鴻漸張輸之字季鷹李翱之字習之義之所
取尚矣今子之所以名翀字鵬舉豈非有取於齊諧之
說乎齊諧志怪也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嘗聞之矣鵬非
鵬也鯤之所化也其飛而舉也非徒舉也風之積也方
天池之濱游而為鯤其大也不知其幾千里矣及其化
而為鵬而南徙背如泰山翼若垂雲其大又不知其幾
千里也使非積九萬里扶搖風摶而上之幾何其不塌
然委絕於泥沙間哉夫翀者上飛之謂凡羽蟲之翼而
飛者無不引而欲上子之親所以期望於子者固將騫

騫乎雲霄之表焉宜字之義之有取於鵬之舉也詩不
云乎鳶飛戾天又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又曰鴥彼飛
隼其飛戾天夫鳶也鶉也隼也皆飛而舉舉而上者也
然皆未若鵬之能化而尤大者也取天地間能化而大
者以副子之名則鵬之舉也於翀其有幾乎翀其靜養
以充其氣積學以培其風則其飛而舉也可以絕雲霄
負青天橫四海隘下土不難矣若夫搶控於榆枋之下
鄉躅於蓬蒿之間不數仞而上則其視凡翼而舉者固
猶遠矣况於鵬乎或者曰鵬及朋皆古之鳳字故朋鳥
象形鳳之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鵬字又為朋黨之朋
此字書之說也翀其高舉覽德以瑞斯世引善類而同

升焉又烏知鵬之不為鳳哉是或一說也非齊諧也子
必有所擇矣

塵外說

盈天地之間者皆塵也紛紛藂藂汨汨渾渾浮游糅雜
無方體之不周無罅隙之可間而人亦卒不能外之者
故外微塵不足以論天地而天地之間亦未能有外微
塵而自見者斯固天地游塵之所乘亦何莫而非塵也
塵之所充大矣廣矣夫人亦孰知夫塵之不可離哉今
夫坐暗室之內見一隙之日而塵之體已昭昭乎不可
掩矣至於具耳目坐乎高堂廣廈之上者或未之見也
一扇之揮拂然眯目一帚之揚焞然撲面動之愈煩則

其變也愈甚而非其至也及起乎平原曠野之中浩然勃鬱與風勢相騰薄至揚埃掘堁衝冗振宇上翳日月旁伏光景為游龍為野馬而塵之變動為不可窮矣果孰從其外以觀之哉吾嘗疑玄虛之閒太清之墟去人為甚遠必有至人飛僊挾日月吸沆瀣乘清氣以行八極之表而吾之未見焉他日有清華曾鍊師者玄冠野服靜坐一室蓋能清心怡神翛然與澹泊相遭而悠然與高明共游處乎轇轕之中而嶢然超乎壒埃之外豈真所謂入火不熱而入水不濡者歟予竊聞而異焉方汨沒乎塵之內者故為之說以質於鍊師蓋亦有見夫天地之大於一隙之微者矣其然乎其不然乎

錢佛說

吾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厖偉顧盼俯仰奕奕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人無有知者或云将二百餘年矣癸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臂者臂墮地破碎獲古錢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軀得錢數百千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併擊之大獲銅錢而去獨他佛以無錢得完聞之寺僧云當合泥摶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藏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存猶将無所利於錢施況木土偶乎利之所在雖土木偶猶不免

於禍而況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王氏子名字說

癸卯夏五月余自南平来省伯兄子中於興國主城西王氏昆弟三人伯曰皆春仲曰如春季曰庭春皆青年雅質尤好客尤好教子讀書余甚敬之庭春有子四人乃月之朔日其次子克忠始生男子余舉酒賀庭春有抱孫之喜君曰是不可以無名也願因先生而命之俄来者信而有徵焉余以為親之於子未嘗不願其美且賢也故子之賢足以為一家之瑞出而仕又賢焉一國天下之瑞也古今天下之瑞莫有過於麟者麟非徒瑞也足不以履生蟲踐生草角不以抵皆其仁也仁為五常之先有純德焉宜名之曰瑞麟而字之曰仁甫君其善視而慎教之吾見其始於瑞家終於瑞國不難矣抑始生三日而名命之父責也長而冠而字之賓道也余也竊忝衆賓之末亦既僭名之矣又安敢以斯子未及冠為辭而不預擬之以字哉於是庭春拱而謝曰他日孺子有知敢不敬佩先生之教敢請說焉余不能辭作

王氏子瑞麟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樂山左衛指揮僉事楊君德先以其二子曰椿曰椅者來見且曰願有以字之也夫子生而父命之名長而冠之賓命之字字所以尊其名也而必有義焉則告之曰

昔莊周謂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椿其木之壽者歟請字之曰允年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其材之良者歟請字之曰允良椿也務於德以將其壽椅也力於學以充其良斯無負而父所以命名之意矣德先敎禮而尚文其家敎固有素也余不敏請自附於賓祝之末以所字之義書于簡而授之

無邊說

歙江之陰石潭之區有喬林佳木欝積森勃下臨清泚上䆿天日有梵宇曰慈祐者宅其中有上人曰無邊者居之余數過焉見其儀狀魁磊而質實言語簡訥而真淳温乎如光采之在璞而未啓盎乎如聲音之在木而未振也嘗請余述其所以名之說余未有以復之他日又請焉余不能辭則因謂之曰天下之物衆矣莫大於天地莫小於毫毛而具有中邊之位焉故一匹之端曰邊幅四國之極曰邊陲中之外固有邊矣而邊之外固又自有餘地也夫爲邊而復有餘地焉其爲邊也亦小矣惟昔王者之有天下曰無外而楚人之辭有曰無垠蒙人之說又有所謂無涯者焉涯也垠也外也即邊之謂也邊而至於無焉斯極天下之大莫能載而與之準矣此吾儒之說也上人其亦樂而願聞之乎曰未也然則子之說有所謂無量無際者同乎否乎又有所謂虛空上下四維不可思議有所謂充滿周遍大千三千恒河沙界與夫日月繞須彌山八萬四千由旬其識之矣宏博則吾不得而知之矣然世自邊之說立乃有較物我辨彼此分内外者上人寧有是哉抑子之宗又有所謂食蜜之喻將非特邊無也雖中亦無也上人之於名義殆將無所於中邊乎抑亦如前之所陳而卒亦莫之擬度乎上人啞然笑曰止矣乃相與挹涼風濯清泉藉嘉樹兀兀以終日蓋超然不知塵寰之爲小而天地之爲大也而亦無所不在也故於別也書吾說以贈之

龍非池字說

禾山黄淇之閭有隱君子讀書養真厚自渟滀澹然不求聞於世自號曰非池翁人或疑之翁曰吾受姓命氏有異於人人顧嘗聞人曰龍非池中物也故托之以自名而世之知我者蓋鮮矣他日以余之尚友也則謁而請申其說余陋而寡聞誠不足以知之將何以爲翁言哉如必欲言之則請置此而更其說嗟夫翁之命名也其同矣夫夫舉天下後世之得姓也衆矣而莫不各有其自或以地或以邑或以官或以物而其大者則固皆羲農黃帝神明之後也今子之祖於龍也其共工氏之句龍歟其夔龍之龍歟抑御龍氏之後歟氏皆不可知也然吾聞論世尚論其德德之脩否世之盛衰也卜盛衰者以德不以姓故命名者亦係於德而不必係於姓姓本乎初者也其爲邑爲官爲物有美有惡亦係乎其

奴之所値而非可以有擇也則凡世之命名立字者又豈必緣姓以立義哉翁以姓龍而字曰非池其爲泥也不亦甚乎抑君子托於物以媲其德者有之矣豈必龍哉夫池者水之聚也水不聚不足以成池猶善不積不足以成德水之聚不已則池可使爲江爲河爲湖海否則終於池而已善之積也不已則衆人可使爲賢爲聖否則卒爲衆人而已耳子以非池自厲必能不以沾沾然自濡於膚寸拘拘焉自局於一方也審矣此固士君子之所當自致焉者也又奚必本於龍而後然哉余辱與君同出於御龍氏故不以淺陋自棄輙推本姓氏之說以正命名之義如此既以復於翁亦因以自規云

仁山字說

清江傅嶽字仁山倜儻佳士也一日來問其所爲字之說久之未有以對也他日復與之相見于株林之下固請畢其說而余無以辭焉則因指所見之山而告之曰子知夫山乎其聳而爲峰矗而爲巒邃而爲谷湯而爲泉者山也而草木生之品類植焉其微而爲靡草爲荆榛爲蘭蓿芝朮固無不善且遂矣其大者爲筠竹爲松栢爲杞梓楩柟豫章亦皆自其纖芒之萎徑寸之根充而放之弥滿條達或爲拱把爲十圍爲百尺之幹千丈之摽與夫萬人之庇者也此非仁而能若是乎夫氣之鍾者奚知山而山之發生類於仁仁非徒生物而已也出金石藥餌可以濟生養備材植爲宮室舟楫車乘器皿可以周民用不仁而能之乎又非徒周民用而已也膚寸觸石凝而爲雲可以雨天下而焦蘇枯潤萬物而無所擇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非仁固不能尔也又豈徒興雨澤而已哉天生賢哲萃秀于山大道之行可以兼天下故甫申自嶽降而尼父毓于尼山說起傅巖而巢由隱于箕潁非山之靈秀以仁又焉能生賢哲以幸天下後世哉是山也以生生爲心而生生之效至於萬草木利器用出雲雨毓賢哲而不但已其爲仁也不亦大矣哉抑山之爲體隆然而已隆然而位乎地者物也物之功用猶若是而况於人乎君其靜養以固其體時動以推其用即仁無往而不在矣豈待外求哉仁山遽起謝曰大哉言乎敬聞命矣敢不佩服無斁以無辱於所字

毀楊太伯公祠說

甲辰歳鄉民有傳作殖神曰楊太伯公者明年春其祀大行交境外数百十里無不祀者詢其自曰自贑贑曰自廣南其言反離幽詭莫可徵狀其始懼民之難已而弗從也則爲易言以誘之曰毋煩以祠祀我凡山趾水濱林麓田畛間皆我所樂止第削木三尺爲主書名號其上而極植之祭用飯或爲粔籹牲有則薦否則已楮錢則舁置之而不焚時兵歎相仍民皇皇焉懼無以爲

生又山虎四出或傳神司虎者也自是畜豬犬羊牛者咸来禱是秋禾稼稍登冬枯旱麥無苗入春得雨苗始悉長華茂填仟佰閒民讙呼曰公嘗許麥大熟信然若等但為鐵攜荷麥耳於是父老謀曰是能福我者不可使暴露于風雨也乃為之架木覆瓦而祠祀之好事者加黝堊丹碧至圖像衣冠車馬甚都過者瞻之赫如也民一瓦一石不即赴功者衆輒以虎來恐之且曰若不欲飽食麥乎由是祠廟林立相望既四月麥秀不實獲則大損民始疑駭乃五月又不雨螟螣時作虎害不息衆用咨嗟則又相與謀曰昔者吾未嘗奉斯祀也虎不入境螟不傷稼麥則時穫今螟虎無麥其新廟之所致

歟今三月不雨禾則盡槁盍改圖諸衆曰諾則相與復拜其里之故社而要之曰吾衆不知妄祀以獲戾於尔神神矜其悔罪能不出三日雨則當撤新廟以謝既三日果大雨至五日遂足民相呼盡起撤新廟而焚之其嘗罹虎害者至取其塑像鞭撲棄之歲以大稔劉子聞而嘆曰甚哉民之可畏也持不根之見冀非常之利沾沾焉謂可朝種而夕獲也彼豈知天道哉古之教民稼穡莫大於神農莫聖於后稷而雨暘災祥之懸於天者猶不敢知而況於後世之淫瞽乎維時兵災襍揉哭無定志彼野巫鄙夫又巧為易辭簧鼓其間依乘訛言以假威竊食於亂世亦可慨矣不謂新祠之立既與旱併及其毀撤又適與雨會遂使怒之歸牢不可追焚撤鞭撲之不置名位之不可虚負也如此哉嗟夫彼假天以誣民者固可醜矣而世之僥倖僻合以成功者亦豈足以終恃哉傳曰民至愚而神其真可歎也夫其真可畏也夫

羅用達字說　篇亡

錄鬻婦說

歲乙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盧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貲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

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柰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為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偕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況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縣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沁沁焉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婦

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為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況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儋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遺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出此反乘危利留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酧其勳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靦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澳忍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憾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餞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王伯昂字說

戊申冬余自廬陵王氏舘中將歸南中生有名高字伯昂者請曰昔幸以父師之命既冠而字矣惟是不敏從先生有年而卒未能有以就於所造先生不終棄幸也願賜之說以自勵焉予不能辭則進而告之曰子嘗冠矣聞加冠之祝辭已乎其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則欲德之成也宜必慎於所字今子之字曰伯昂則父師之意豈無所冀望於子哉伯者古五爵之一而年之長者亦通謂之伯故將曰某侯某伯也父之長曰伯父兄之長曰伯兄伯之若是乎貴且重也而配之以昂之字則固有所取矣夫昂之文從日取日之進而升者謂之昂則君子之自濟也必其偉然有尊嚴之望超然有振拔之意而後可夫豈奄奄然淪溺卑伏於汙下之謂哉予知伯之可尊則知幼志之當棄矣知昂之可尚則知進德之當勉矣其說孰有外於祝辭之云云哉抑聞之仰而高者昂之謂俯之而低者昂之反也蓋觀諸權衡乎此俯則彼昂此昂則彼俯矣勢不能以兩立心不能以二用也子其謹好尚以致卓其行謹修習以致崇於聲則家之孝友斯無忝於父兄國之忠良可無忝於爵命斯其為無愧於所字矣必無愧於所字然後為君子之成德也予歸矣將日望子之所趨以驗子之所至其毋以予之言為弗信也哉

羅克浚字說

羅生名淵者嘗請字於余余既以克浚字之矣則復恐而請其說因告之曰夫淵者水之積也然必浚之愈深則其積也愈厚蓋有致其浚之之功而不能造乎其極者有之矣然未有不由於浚而能自致乎極者也譬之渠焉必疏之滌之然後水得以行而不壅也譬之井焉必淘之汰之然後水得以泄而不竭也而況於淵乎子誠日浚之而求以益深焉則蛟龍可蓄也魚鼈可畜而大舟可載也否則潢枯淤縮沙石湮滯其不為涔蛙坎者幾希又奚淵之有哉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啓之問學以浚其源達之行事以浚其流而又持之和敬

以消融其渣滓礪之藏勤以磨礲其圭角擴之勇智以究極其底裏信能然矣德其有不成者乎吾見子之所造日泱泱乎其不可測矣嗟乎淵也其亦思所以致夫淺之之功也哉

張彥實字說

里之仕族張氏有生名鼎者嘗字一舉矣他日予同年伯雲劉先生見之以爲鼎而能舉之則固不若反諸已有其實之爲愈也況彥又爲士之美稱乎盍更之曰彥實且俾鼎來請其說余以爲斯字之更也實自吾伯雲甫則欲聞其義安得舍先生而他求哉生固曰茲先生之命也余不敢辭則告之曰易有之木上有火鼎夫火

上而木下有烹飪之義而奇耦相乘有鼎器之象焉下之初六趾之象也中之九二三四鼎之中實腹之象也上之六五耳之象也又上之上九鉉之象也故初之出否吉將有以承其實也四之折足凶懼有以喪其實也黃耳之利固所以主夫是器之實而玉鉉之吉又將有以舉是器之實焉此鼎有實之所以爲吉而不可以虛焉者也是器也備四海九州水土百物之薦而不爲豐極九牛之函而不爲侈小而百姓日用之所資大而聖人之所以大享以養聖賢饋薦以事天地上帝夫孰非其實之所致哉雖然否惡不出則誠善不能以獨存持守不力則公鍊不能以終保知無誠善爲已德之實則知公鍊爲鼎器之實矣生其孳孳焉益務充積而保有之知無之不可以爲有也知虛之不可以爲盈也則生爲美士之稱也幾矣矧生明敏通裕方力於問學余安得不推極其重大而充積者以相先生之意而成生之美哉生歸其母以余之言而遂已乎見先生尚質而請益焉當又有以語子

平遠圖說

天下之理惟平者能遠而取類莫切與山與水焉蓋嘗觀於水其悍湍激浪與風薄石鬬而上蹴雲日者非平也然其勢率不數十里止矣又嘗觀於山其奔崖竦嶂走巘業而軋霄漢者非平也然其勢亦恒不數百十里

止耳惟中原曠陸一瞰萬里長江鉅湖千頃一碧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極而望之不見涯涘一何遠哉亦曰平而已矣惟於人也亦然其心平則無傾危之患其氣平則無忿激之過其行平則無躓跲之憂此古聖賢君子之道所以可行之終身可放之四海可達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以此而已彼矯亢拂戾高自詭縱以爲驚世駭俗之行者固有之矣然勉強於旦夕者或不能持循於終身扞格於目前者必不能致感於千里之外亦奚益哉交人豫章祝君仁壽別字平遠爲人恂恂易直與人交久而益敬其司驛西昌之浩溪逾三年矣上賢而下悅之者如一日宜其仕之方亨猶行

之騷騷乎其日遠也好事者或為山水平遠圖以寄意
余因推其義而廣之使知是道不獨在山水間已也

書

與周伯寧書

楚再拜白伯寧知己兄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
二十年及見足下與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
年留湖上辱過從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傾動
名流情之所施殊覺過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
恒若有知我者焉茲夏事變東西隔越動定邈不相聞
父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迺九月有自豫章歸
謂楚已得除臨江教導來告者楚不敢信誠不知其所
從來既而傳者盈衆則憮然曰噫信然乎哉彼上之人

果何所見而取於予予亦何以辱比於諸賢也夫莫之致
而至則必有愛我者為之先矣究其端而求之得也則
允愛我而為之先者將非足下其人乎使誠非足下也
又豈非其間復有如足下之愛我者之為之乎夫貧之
不如富也辱之不如榮也賤之不如貴且顯也尚矣足
下豈惡我哉然鶩蹇之防蹶必擬步而後行魯鳥之畏
人必審視而後下而況於士君子之出處乎故君子之
用是人與夫人之自用其身也必度德必量力必尚廉
耻必厚名檢然後庶幾不疚不路而出處之義得矣若
楚者雖未敢自附於古人而於古之人所行之道竊亦
與有聞焉方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

為詩文十六歲能挾策為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淑諸人十九歲徃豫章從大人先生遊廿一歲以來凡三以詩經就試場屋年三十有六始預鄉貢獲厠名於二十二人之列惴惴焉誠不敢一日〻忘其先訓而獲戾於古人者亦將冀一日之用以自見庶不至泯然而遂止也柰何世變以來郡邑蕩析原野焦赭林無定棲使老父傾頓於驚危倫親苟延於衰暮門庭單落晚得嗣息資業凉薄衣食艱難伏居先廬迄今三載志氣荒憒自分無膺書翰不通於名鄉足迹不至於城府庶幾息影幽寂作苦食力以任愚情今柰何強之以任委之以職而加之以未嘗者也哉且楚之於仕有不可者三

有不能者四父喪在淺土未得歸殯此不可一也母老以無養不得遠離此不可二也名職國之大器無其功與實而冒為之此不可三也性疎簡嗜酒不善與人俯仰此不能一也久處草野短衣芒屩舉止粗俗章甫縫掖不安於身體此不能二也舊學荒蕪誦習亡失設有問辨何由資使此不能三也錢粮出入昧於經紀此不能四也夫三者有一不可猶將黜之而况於叄者備乎四者有一不能猶將棄之而况於四者具乎故忘親之人不可與事君棄禮之人不可與為治今之用人者亦何樂而取乎此也夫知其不可而不為與知其不能而不為者理之至而情之真也夫豈外拒於辭而內嚮其欲哉抑聞之售碔砆而得善價則美玉必不至其門獻駑駘而獲厚賞則良驥必不入其廐若楚者玉之碔砆而驥之駑駘也誠不敢冒進以獲罪於天下之玉與驥彼天下之玉與驥皆非可以易而致之者也誠於其所不易致者而致之則連城之實將不以碔砆在列而自閟千里之足亦必不以駑駘載道而自却矣苟謂今天下未必真有良驥美玉姑使雜進而並舉焉是狹天下之大而欺伯樂卞和矣其可乎抑近會陳籌南上饒舟於珠林灘下相與問勞憂虞浩歎終夕且言足下所以念我者甚至嗟夫人之所以念我者豈偶然哉其有以念我者必有以望我也而吾何可以自絕於知己乃隱

而不自白也因敢以言見楊士弘職伯達常允恭諸君幸併以示之是諸君者皆知我者也故無隱焉楚再拜白

與王紹南

歲正月二十九日西昌劉楚謹再拜奉書于紹南先生閣下僕聞之教人以忠者必能不後於其君也教人以孝者必能不遺於其親也又聞之愛人之親者人亦愛其親則凡欲愛其親者孰有加於愛人之親者乎於是楚之親今年七十有八矣耳目昏聵齒牙摇落又時時卧病牀蓐未旦而先飢未冬而先寒而其子惓惓治先業以為養雖嘗舉於鄉而不偶於時歲月云邁親甚

甚矣遭世變故業之凉薄無資者莫甚於儒其心遑遑焉恒恐其親之不給於甘旨也乃去而學稼於珠林之下歲耕田四三畝又土地磽瘠雨露不時水旱相仍不免於飢餒其窮也亦甚矣然終俛焉不敢變於鉏耰錢鎛之勤銜沐風雨勞苦筋骨不少休止他日治菽粟爲肴蔬具滫瀡以進也吾親未嘗不樂而甘之蓋其心亦甚不忍其子之貧且勞矣而終不以世俗之所趨所慕者責其子間不得已出營朝夕謀𩜹餌則必計往返之期以俟其歸若一日至于三日三日不見而思焉五日不見而憂且疑矣以故寧偪促家居不敢暫去膝下雖城府數十里之近猶或累月終歲不一至而况欲遂棄

之以從事於數千百里之外我去年冬聞有宣徽院使嚴公者觀風江西由吾州南上凡垂髫之童戴白之老負瘡痍抱呻吟者莫不延頸跂足俯伏鞠跽於車音馬足間而楚以所居遐僻固未嘗一見既而有來告者曰嚴宣徽已薦舉若干人子亦列名其中矣余驚謝固陋誠不足以得薦於公而公亦未必肯輕於論薦若楚者田里之鄙人也何士之名我母亦傳者之過歟久之告者踵至且曰行將趣子矣因自思曰吾上之學問荒劣不能作文章以黼黻皇猷下之筋力脆弱不能執干戈以扞衛社稷其將何取其爲賢乎且士之賢者必孝於其親未聞有親不給於養若楚者可以爲賢也假賢士

之名而欲去其親以徼一日之榮得爲賢乎况其親之老且病乎方彷徨太息莫知所措而府帖荐下州司臨門逼迫就赴若甚於得罪而逮治之爲者使垂白之親驚愕惶懼號呼顛踣爲之寢不安席食不下嚥者累日矣因自歎且泣曰誠不意楚不肖而累其親以至於此也遂奔訴於州陳辭於積乃再進再麾抑使弗達蓋惶惶乎無以爲歸夫富貴利達人之所慕也貧賤憂戚人之所惡也孰能棄其所慕而樂其所惡哉此其情有甚不安者誠以親之年日足可惜而上之所守當論其重且大者孟子不云乎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上之人所以求於下者亦必取其重且大者耳

使大者無足觀則其餘不足觀矣曾有益於人之家國我夫祈父之怨恫有感於尸饔而四牡之作尤不忘於將母閣下以府公之尊任豈弟之責爲風化之紀凡人子之道宜在所必勸孝弟之化宜在所必敦而微下之情宜在所必達毋使千里同風之治而有侍養之子不得盡其情者特賜矜憫免使遠去則斯道幸甚治道幸甚

與譚若驥

若驥椽郎執事去秋從彝先生座中相見後即同龍子原造所寓值他出獨與令弟若龍坐池亭上對雨久之而去時執事以方理省積不暇於應接而僕亦匆匆治

歸不克繼兄遂不疎澗動成隔歲雖思慕懸切屢欲奉
狀而因循中止者亦以無益於左右不欲徒致也伏諗
執事出入會府蔚爲時望能使當道羅致幕下惟恐後
此豈旋進退於庸衆者哉州中去年之禍慘矣吾黨之
士以迂懦無力又好爭空言昧於先幾罹荼毒有不忍
言者予姪輩至今淪落異域可念余生依棲蓬蓽間猶
凜焉有不安之色將何以教之哉楚自去年辭王氏館
歸先廬力耕以謀養值歲旱私田絕寸穗之入而離亂
之餘稱貸亦無所從資歲終又頻苦雨雪閉門枯坐烟
不出庭戶者累日獨時時忍凍題字從知己謀給朝夕
其窮亦甚矣獨幸吾親從而安之終不忍以世俗之所

趨慕者責其子推此志也則雖饑餓不悔況謂其慕榮
達於所性之外者哉今春聞省府徵求之文下爲之驚
走駭顧莫知其由直以楚未嘗有求出之意薦者亦或
過聽於人人而不知楚之非才也方束髮讀書時固亦
有志於功名矣不幸幼志未抒二親繼以傾逝歲月逾
邁志氣消沮悵然無以爲歸而繼母亦病且老矣獨勤
勤奉菽水於艱難之際以庶幾追酧前日無及之憾者
奈何世變多故奔走轉徙不常有兄弟又或殘食數百
里外而楚得子最晚在襁褓無益於緩急以故志願在
侍不欲遠去誠以老親方來之年日足可惜而膝下倉
卒扶持之不可以須臾後也且遭亂以來押習村野舊

學究廢書冊常不足於目而賢者言復不聞於耳故其
言論卑鄙不足以次於士夫其筋力脆弱不足以編於
行伍此豈能有分寸之益於今之時也哉由是愈欲退
伏草茅之下而不敢少萌身外一日之計此在他人或
未能知楚事其必有以信之矣近者州司奉府檄起欽
赴省當所以毋老之故具呈于州乞繳備申達冀得矜
免而府司奉行惟謹不聽情懇一以推故虛調駁之辰
轉催督勢必受擾進退狼狽柰何柰何敬惟都事先生
今斯文之宗主而省府之喉衿也執事實相與贊可否
治文書於其間誠得不鄙其平素一舉以轉聞焉將必
能哀其鳴而援之者況先生仁人孝子之心又知楚嘗

切附於門生之末必能不吝於一言者故敢悉陳之仍
再拜扣者以請

上熊提控

僕聞天下之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墳墓爭
訟之說是也故士君子切所究心焉自世降兵興以來
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弱肉強食張顧鼓吻而吞噬者相
望於道至殺人之父兄殘人之子弟顧亦何所不有然
莫慘於墳墓之侵奪何也彼死者旣不能以自白於世
而世方以輕且不急視之故朽骨抱無涯之冤而世道
人心之變益可慨矣夫祖宗不能自保其墳墓而付之
後世子孫以子孫能守之也爲子孫而不能守則非其

子孫矣尚何面目以食息於人世哉楚也有祖宗之故墓在雲亭萬山之間自其十歲能行步以來先人每提携之往拜拂其下指而示之某山名某某也某墳墓某某也固嘗入乎耳熟乎目而銘乎心矣斯地也蓋先世守之以遺先祖先祖又守之以遺先人先人又守之以遺於不肖誠非自外至也非掩而得之也今一旦爲有力者侵而有之得不舉首痛心哀鳴疾呼以告于當世之仁人君子敬惟閤下以相掾之尊領方面之寄九民之有求而不得有憤而不伸者必閤下之是歸而閤下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止暴又槩槩乎其有文也斷斷乎其有守也是不能不忍於一草一木之疑傷者而況於人之親乎況於人之祖宗墳墓乎故敢一哀鳴焉楚也年四十有四矣其足迹未嘗入於公府其名姓未嘗掛於訟牒而遑遑焉惟墳墓之是訴焉豈得已哉誠不忍棄祖宗之藏以負先人之托不然痛憤之極寧有長號而自絶者矣惟閤下不以爲綫且輕一引手張目疾發而明斷之名正分定法施生人恩及朽骨世道幸甚㘅環結草死生以之再拜奉書涕淚交隕惟矜察幸甚

奉聞長老

違別三載豈勝瞻系每清夢栩栩未嘗不在跨生松竹閒也前舍弟懋和來南宗從論法體清勝於大定光中坐閱人海風濤而信向景從顧無不得非慧福兼備何以致此某自去冬往山東今年四月始還部六月末復有北平之命驅馳靡遑憂患益甚思欲爐薰茗椀以相從林下之一室豈可得哉聞無文今留三德頗能經理上庵從獲多助亦法門幸事也一如子簡二上人近况何似茶遂希道訊未恭侍千冀珎重

與陳心吾

僕記往年奉　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辱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衆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違遠以來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鉅才名逾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溉多矣是宜乘時際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也往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叢深潛逡巡退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一不知天之用材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講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雄聳俊彩鋪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兒子攜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亦將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九世之有美行者必揭

原缺第十葉

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京六月末有北平之　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無非惴惴覆墜之目弃何求何有可終教者無吝批示一二庶有警昏聵而慰孤寂也某再拜

與王子與

自前年五月南昌妙濟之別迨今三年有里中來者諗聞先生自辭榮以來即杜門高臥堅拒來聘足見介特有立不混流俗故如此中嘗奉謝詩二首奉呇未審達否今年六月令弟子啓僉憲自任所赴　京偶嬰微恙適相與左右但惜不能久洽旋復離違豈勝悵怏爾後平復必膺新除矣但未知何職何地耳此時當必有家

問手足至情宜勿過慮也某自去冬差往山東今年四月還部驅馳甫息六月末旋復有北平之　命觸熱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抗瀕側足憂與愧并任重力微罔知攸濟先生將何以振之本司所轄八府僉事經歷皆分巡尚餘一道缺官而區區以守司獨留情馬迁疎百責交萃日衮衮焉與胥吏較朱墨程條法惟故牘是理高臺嚴邃古栢森蔚有烏鵲百千旦暮翔集喧聒不絕儼然深山大林風雪中時景也閴寂如此其況可知謾録以奉一咲令弟使眷還留桂林否令郎伯貞必與之同去相扶助也以和叔介近況如何恐亦未可以久伏矣因遣人省家之便謹此奉訊阻遠相見未涯

九百為斯文壽重不具

同前

僕嘗怪東漢光武時政教脩明而杜季良以父喪致客遂貽謗禍及其末也大盜興黨錮作而黃瓊之喪天下會喪者至七千人雖徐孺子不屑聘辟而暴鷄絮酒無弢不赴當時朝廷雖未嘗不以禮法娭士而士亦卒未聞以畏禍而遂止者豈不以死喪人道之大故弔問會送之禮有不得而遂廢也歟今海内喪亂幾二十年人懷愁苦惴焉旦夕不自保至不樂其生而易其死由是鄉黨散而姻族離文物喪而恩義弛吉凶不講慶弔不通蓋未有甚於此時者矣然嘗思士之所以立於天地

間能異於物而為三綱五常之繫者非禮乎非義乎於是而猶不得行焉豈不可為之長大息哉僕之先祖府君實王氏之所自出而區區與執事者其行實相等其道實相乎其好愛又相篤固非若行道之人適然相遇而強為欣戚者也然或終歲不相聞或二三歲不一會會輙為時所牽格非畏避於患難則奔走於衣食徒猝猝與手相問勞語出口未竟而足已東西鶩矣每一念之蓋未嘗不為之惕然驚振然愧而汗下也有如執事往者塟令先母於武山之東今年塟令先府君於新山之陽地之相去非甚遠也而區區限以羈旅沉滯僻遠卒不得奔走匍匐一引紼臨壙以少效親友扶助之誼

則其去路人也幾希矣乃猶靦焉以面目相視而為人乎嗟乎昔固有忌之而卒莫能廢之者今莫之或止也奚而弗之行哉於是愧於古人多矣惟執事賢伯仲孝感果濟克襄大事孝道於是有終雖人助之末容有未至而天相之吉則無不順矣僕俯念世故慨其興嗟輒省往事以識吾過秋暑尚熾聚首何時瞻望雲山無任悽悚

與蕭鵬舉

僕自八月十五日差出鎮江十月十八日以計事暫還京適江西粮長聽　宣諭者至首與吾兄以德及劉至善相見問令叔自成翁何在則云已出水西門外舟次

矣遂不得見旋於子所處得所寄書物皆到甚感荷不忘也但書面稱呼名数過多未免涉於猥俗度盛意必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表愛敬之至然政不必如此但云職方劉君足矣如必欲執禮如師弟子云者則以先生易劉君止矣又書辭情實尠而浮文勝今
朝廷更化去華尚質士風丕變於凡名稱尤不可不慎非獨名稱也由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學宜日新所聞而故習未盡掃除若此甚可惜也故特為足下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僕以次日復往畢所委公

至三十日再還

京則閭里中諸人其午方登舟亟遣人追之已不及矣可勝怏怏別來思想日甚未審前所屬嶺南雜稿及泰先歸所附途中一二應酬等作曾為寫出否今以德中行又有舊稿一帙皆近時改削畧定者附去望為淨過足下試一觀省其先後得失是非何如也倘後數年有益復有所更定則又當以勞足下足下其慎毋以煩自憚也自任職以來因念吾儒平日讀書類以錢穀甲兵等事為紙上浮談一旦投之必用之地置策不知縱橫布武不知曲直幾何其不敗且僨哉重恩厚祿何以報稱僕每一思之食未嘗下咽寢未嘗安枕淚未嘗不潸背而下也足下其慎自愛毋為虛名所累來春必緣倉役有臨濠之行此時相見又當攄所欲言二令弟與

子相樂善近况好否併告道意

同前

今夏令弟鵬南歸同胡王鑄來別區區當面致一二自非與足下同休戚則不敢出此苦語未審渠能領畧否子所學錄歸侍得請此人生至樂而至難得者到家必常相見若區區此中動定則彼能詳言之矣僕前後所錄詩及書帖等項殊累行李前恐已遣回托之吾弟子慈收貯諒悉此意也但怪前嶺南回特嘗附去詩稿一束今集中却不曾抄得豈所寄未到耶此須問之泰先當試為他所留下耳其自六月末有北平之行奔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未幾僉事經歷分巡皆出

而匿迹以守司獨由茫為迂跡一旨責叢萃方日與胥吏
較朱墨程條法以故擯闒其為變慎不嘗攫求而集木
也今本司官舍乃前元御史臺高敞嚴邃有古栢數十
長廊廣蔭晝無人聲惟烏鵲百千旦暮翔集喧聒不絕
每大風震呼一兩即靈蕭然深山大林中景也悶悶中
雖欲求一二知己少抒懷悰不惟不暇亦不敢亦且不
可得惟日與庭下立卒數輩擁卷兀坐而已少晚公退
即閉門顧影一燈熒熒夜必更盡乃就枕至四鼓雞鳴
又亟披衣起視事若是者率以為常終不敢以外任而
少肆也自惟年齒已及髭鬒欲衰覺精力猶不啻乏此
殆習性堅定而不侵於外物故耳所幸者省府中多有

官書可以閱看苦無好茶又井水鹹鹵煎之則味奪而
色變所食米即吾土所謂澀粟者杭稻亦間有然少鮮
潔者黍秫釀酒香味大不如南一冬苦無青菜人家多醃
藏餅盎中以待之北來非惟物性不同人之飲食嗜好
亦殊故調和烹飪之節往往牴牾而皂隸輩又本農家
子椎魯粗鈍殊不解人意嘗欲自為之則俯仰撥拾之
餘已不勝其勞矣而又似非所當為也故每食輙對案
浩歎而已茲遣人歸省動定欲候家人輩過此未審能
動否想見費力也足下此來為況佳否所幹蠱之身公
私攸屬知不能遽出安得翩然過此少聚數日以傾瀉
一二少慰平生之知己哉學六舉善存與伯昂元啓近

況如何令叔此山庚兄令弟鵬南鵬起諸貢友煩一二
道意相見未涯切希慎重

與本泉兄

自曩歲過家一拜而別遽爾三載其為懷仰豈非筆墨
之所能盡也前在南京時有自里中來者言老兄捨近
趨遠一旦攜豫章翩然復上湘洛豈有所迫而然耶抑
亦信矣移人雖暮年猶不足以少釋耶昨來蹣跚當復
健步人生無百年兄四圍生殖周匝二郎俱已成立亦
奚不足者又何苦跋涉灘險冒犯嵐瘴而忍為異鄉白
首之旅人哉小弟無似向來本無出意此老兄所素知
者不意為人推挽不克自晦遂竊祿于

朝茲已三年矣今夏復有北平之命量資揣分甘心實踰
涯一介寒微夢寐莫致上惟
聖恩之重次念祖澤之遺蓋五十餘年而適遭逢四百
餘年而有今日晝夜循省寢食靡忘誠懼負荷弗勝徒
有以為父兄鄉里之玷辱故自承
命以來情悰日益乖髭髮日益衰而憂患日益增老兄
將何以教之自離南京且半年而家問邈不可得故亟
遣人往候動定至於行止則又在家人輩籌之此亦不
敢必也嫂嫂孺人縣中外大小當各安好令舅煥章父
子近況何如希侍未期各希珍重

與王高

僕聞之去古遠世類不如古獨斈者猶必有師今市里三尺童稚至無賴也及挾書冊入斈館未嘗不如古人北面摳衣請業者成極卑陬恐惧之態以聽其師之所為非惟童稚也雖凡民一技一藝之微亦必惟其師之是聽而不敢有少戾焉蓋得師則通否則蔽得師則明否則昧是道也無貴賤賢愚少長咸習師之所習言師之所言行師之所行逡逡焉惟恐跬步之不逮而或後也孜孜焉惟恐纖微之不竭而或隱也下至欹劂之操煆煉之攻與夫鍜朽縫紩之執不啻窮晝夜竭筋力以徇之故為子弟者必求以彝其師而師亦恒樂以成其子弟他日業成而達矣必號於人人曰某吾之師也其

師亦曰某吾之弟子也是二者恒相承而不相負夫前所謂挾書策入斈館与凡一藝一技之習者類皆閭閻騃稚之細民固非若今之衣冠世族顯然稱為佳子弟者也然彼或能為而此不逮彼方力趨而此或不屑蓋甚可歎也今人或偶指斥百工下役之徒以擬諸人人則怫然怒以為辱至從師斈習乃反後之豈不可怪哉以僕在執事館中說斈辨疑竊有師之名焉辱尊君不以其不足師命足下尊而師之禮厚而意勤矣自忝承以來嘗憮然惧之遁無以應執事一日之求者忝之何待之甚至望之甚深而所以求之者卒未有聞焉何哉譬之鍾鼓其飾簨虡儼然以立于執事之庭也有年矣

而弗擊弗考吾見其徒為鍾與鼓而已也苟發而自鳴將異而怪之且誰能聽哉夫言之而不吾聞也意其必有甚樂聞者間之也導之而不吾從也意其必有甚樂從者衆之也如是而僕不知退且辭焉不幾於土木而尸素乎師之道宜不若是也彼且樂乎此而我遽抑而奪之強其所不樂者吾見其殆戛戛乎難合矣僕非不能黽勉食息坐玩歲月以徇執事之私竊恐三尺童稚有哄于列百工雜隸之徒有哄于傍吾黨之士有譏于後其將無所逃其罪矣故以書告吾子其試思之

答劉天一

天一孝廉友兄足下前承寄書示以近著序文若干首

發而視之則書辭有撝抑不自滿之意而序述有馳騖不可窮之態非善學而志於文殆不能若是也然竊怪足下不以示他人而惓惓屬之於僕僕亦何能為足下損益哉及會劉如玉座中又辱示所為令先府君行述一通僕又知足下其於孝道能極意表顯若此當時即欲為足下少論白其所以而就途匆迫不得盡言故且携以俱往俟他日更思之當有復也自後嘗一再讀輒為之泫然以悲喟然以歎而亦浩乎其有感也何也士不幸汩於科舉迨學成老矣而卒無所就又不幸有子連蚤喪又不幸死客外遭亂十有六年不得返殯此宜何如其情哉竊嘗慨世之名為人子者平時待其親既

煞以異於常人矣及不幸而死方且汲汲焉計其所遺之奇蘇以爲已計而喪塟有不盡禮焉不恤也其所謂賢者則竭力於緇黄齋薦以誇耀其鄉人姻族至其覩之言貌志氣已日遠而忘之矣他日或有問焉則惜然直視不能舉一辭以對此世教衰而倫誼薄有不忍言者今足下不死其親獨能忍哀執筆娓娓敘述之又不平不抗情文實茂辭氣悲惋有足感動要其平昔見聞得於家訓能不失墜者如此夫既不遠數百里觸犯險冒炎毒負遺槥以歸塟故里矣又思求托文字以圖不朽如此者則夫人有子如足下所謂一不爲少矣尚何憾哉抑居憂而言不文禮也今則可以言而文矣矧謨

述先美古人不廢而近世先正亦有自狀其先世者宜乎足下之善學而有述也但其中所書有所未備有所不必有所可疑者四三條請爲足下陳之大凡書時書地書名氏書官皆宜謹而信今於曾祖曾祖所娶之姓氏則書而名諱俱不書府君卒之歲月書而生之歲月與享年若干不書府君卒之地則書而歸塟之時日與今塟之地不書此皆所未備也府君既明經應舉則傳註宜無不通矣而謂其熟童子問撫孤妖而教育之足矣又謂其初欲爲僧道此不必書可也又云上世爲漢校書郎向之後此未有的據恐難傳信且向仕漢三十年歷列大夫官爲宗正嘗校書天祿閣矣固非爲校書

郎也又云當五代時有爲鈐轄者仕吉因家焉府君其八世孫也夫五代之時不論即汴宋凡九帝南宋又七帝合三百餘年迨今又百年矣而劉氏乃僅八傳而已此大可疑也凡若此者皆窒而不通宜詳審書之不然宜爲疑辭庶得古人傳言傳疑之意而亦無損於孝道故敢摭而商之嗟乎文之述也難矣惟言之於口而不跲則筆之於書也爲有章措之於己順而安則質於人也必達而可信不尔而欲以久傳無弊豈不難哉謹以所爲狀歸之足下而更正之苟足下不以爲牾則學之進也幾矣其前所示序文則尚當具論以少酧前書惓惓之意固非徒以成足下孝慕之誠亦將以助足下好

古之志

與高永齡

永齡司巡文兄足下前以慕望深切一來相見乃辱不鄙而進而與之言若素所交通者無論奉問其襟度磊落豈不出尋常萬萬哉數日酣暢道德之醲雋文字之腴皆所未嘗有而樂於從聞者及登舟別去則又甚悵悵見之不早而相去之若亟也日來爲况佳否楚自別後以二十日離萬安二十二日抵家每把卷對酒徒悒悒重念耳妻姪本童騃無似而仁人之心發於閒見亟委重幣俾之從師推愛及焉僕也拜賜侈矣承貺竹木茅堂或可畢力感戢何量茲發宋文鑑畧及南豐文

寡咎一冊奉寄看畢望即發回外錄先人墓銘行狀呈
似前所許表文知推愛之篤必不靳也思賢堂記秋成
後便當下手此盛事要須我輩為之切不可因循付他
人也有便頻賜教相望阻遠晤言何期切希慎重

同前

永齡司巡高君執事日者萬安孫生來傳至執事所惠
書一緘及詩一軸得之且驚且喜誠以前此竊所願慕
而不可得見者乃今得其教言併得其文字讀之其為
惝怳可勝道哉竊觀執事所以貽教者始以鄉先正之
所樹立者啓之於前申以鄉人之所嘗過稱者譽之於
中又以今日之可以出而仕者推挽之於後勤勤懇懇

甚盛心僕果何以辱此於執事也惟先正諸公之文章
事業與夫操行節義遠矣僕雖不才竊嘗從父兄長者
與有聞焉然才質庸下未能以究所學又蚤喪二親遭
罹世変雖嘗一試有司而時過後發患難汨其心志迄
無所振低佪窮鄉秪盃自悼而不知年數之寖遭矣茲
幸際盛明出塗炭又安敢過自矜重以取異於人人乎
試以凡今之出而仕者將必有以任天下之事而任天
下之事者宜必有以成天下之功副當時之望而後已
若僕之庸陋繆戾其於所仕既非所素樂者而於所用具未
嘗少試也則又安敢肆然妄動以取不才之譏而冒無耻之
責哉因自念夫人有尺寸之操未有不願自效於所知者苟
所知不見答猶將呼號以聞之況今辱其求之之切而
訪之之勤者乎則所以低佪固避者必有所不可而難
於言者矣昔孔子使漆雕開仕以吾斯之未能信對夫
使之仕者在聖人而信與未信在開聖人亦安能盡知
之哉執事以為士之際遇於今者亦已至矣斯誠有如
所云者僕敢不再拜以受教至謂無有後時之歎則固
非僕之所敢聞也而又謂將必有所俟而後出若安車
蒲輪之為者則古人敬老尊賢之盛禮又非所以施於
僕矣抑君子出處自有時命而凡有所願望而安排者
皆非也若執事之積學廣問能乘時以取功名而文翰
武畧無施不達固僕之所願學而求益者而亦何敢以

妄自擬躐哉異時苟得淬頑鈍飭固陋或勉效分寸以
追蹤趨軼之末而希光遐遠之下則仕似未晚也相望
不得即相見故敢以書復惟執事其終教之

與祝仁壽

仁壽驛丞契兄閣下日前率易進見極辱傾接連日坐
春風中使人不覺酣飫而周旋款曲言議風度各極情
致信人品固自殊也臨別有贈尤重愧悚後聞使舟下
海金旋復西上何匆匆爾邪蓮軒記文已畧就藁嗣當
錄上但恐淺淺無能發揮耳謝子良近來遣人相候過
後偶以事不及往此必老兄饒舌所致頑無庸之人果
何以得於間交哉因筆謾及子啓自有書相奉故無草

此叙謝併致近況之候未問惟加愛以前光大不宣

答郭慶守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我管仲既丕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採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佞而阿附於仲者寡矣及其後集奏盟之利修震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伏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正而有信而管仲亦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斃於貪敗於不利而發於怯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弃置大端習翫細娛睢盱睒睗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專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亦異乎古之知己矣況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慨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我夫書以寓姓名詩以詠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手口習應翰而稍知識理者孰不能為亦孰不能言也而子有其進為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焉能以盡同我譬之人之面焉其橫目竪鼻皆然也其哭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察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療彼之瘠又欲以己之黔而議夫人之皙也亦難我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喜矣況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憎怒我昔人有飲而醉于室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己之醒也羣聚而罵之其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我其荷足下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埒有大於是者又不啻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毋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我足下明敏周慎蚤得明師又若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粤耕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憫可戚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能當我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己徒有以來謗毀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媿又豈不浮於足下我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謗曰勿辯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一下

及見恐不曽将来尚冀終示也楚再拜

與歐陽仲元

仲元茂宰年兄閣下别去五年相望益遠中間音問闊焉弗修寔以無庸之人不欲以無益之字瀆聽固非敢慢也每睹家書屢辱垂問感荷感荷中諗望重中州政成二邑藹然流譽於荊楊齊魯之區信有學有用與時偕行者也承聞專人遠候令郎淮過彼讀書此舉大當大當但當暑跋渉不無艱畏然淮雖年小稍亦諳慣可無慮也及見所與令郎帖讀之有衮衮之文有燄燄之氣快哉其能言也敢不欽祗敬歎僕屏居如昨無足貽念自閑懶之餘才力单薄不能少有益於朋友之緩急

媿負多矣舍弟子彦近二月間為贑府起發至京迨今未有消息自餘州中朋友出處皆如常度令郎必能詳言之故不贅及阻遠相見未涯九百為遠業自重

與張炳文

炳文徵君足下去年正月辱過從田間幸得接見而猝猝往来未饜文字之樂良重怏悒今年春蒙寄書問及所撰詩文一帙書詞委曲懇至叙情宣志悼往慨昔亦惟感念出處之難裁合并之不易而過望鄙陋之不暇耳甚盛心僕何以得此亦何敢當此也方思所以復命而未得乃夏五月又辱遠来僕適以他出不得迎候及相見邑中辱所以屬望者愈切而愈深足下好德尚友

之意厚矣而不知僕之非才也是猶責春華於枯朽之植覬夜光於瓦礫之遺不亦難哉僕也自少好學古人為文章蓋竊有志不幸中罹多故其英鋭邁往之氣固已消沮摧伏於艱難困辱之餘精神已汨乎其無營言語已汨乎其無味矣而况於所謂文字者哉切觀足下之文知足下新功所到又迥非曩時所見聞者其間如復姓辨則嫓而断中平山記則潔而峻其餘磊落成章不愧作者詩則長短句類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絶然皆致思清遠而製調高古其進而底于成蓋未可涯也僕覧誦再四方為之讃歎稱道不暇而足下乃惓惓欲僕為之一言僕何敢尔哉譬猶惰農暗稼穡於大田之腴

拙工見短矱於廣廈之構愧汗奔走之不給尚何容喙前承索書干文勉強塞命誠志荒手鈍不自知其不可也念疊勤渠無以報盛意輙少白所憮侑高文以歸惟鑒之亮之幸幸

與李提舉

提舉相公希蘧先生閣下前三年楚客廬陵之泝江時閣下適留禾川城中嘗冒昧一貢書以自通於閣下不謂將書者至禾川而閣下暫歸湖南中間展轉遞附遂致沉逸使區區求通之心卒不得以少白則又未嘗不自悔恨以為當時不克躬修請謁而至此将欲更録以呈又恐復貽前失以故止之卒隱忍抱蓄以至于今其

惓惓蓋非徒然也今年夏始聞閤下留上嶽而僕以七月間先後改厝先人先妣於山中奔涉深峻抵冒炎暑逐遞寒瘧久而未瘥既而聞從者過流江亟奔走求見而單衣就道沾觸風雨舊疾復作遂尒羈阻良可慨也抑前書云云者固將求以自通耳今則幸拜庭下瞻見顏色故頗竊有請焉僕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立言者非立德立功之君子則言有不徒立者矣夫言之立也難矣發之於當時施之於天下傳之於後世而無不信其為言也非諸乎仁義之發必確乎是非之公者也以故天下之士恒視其言以為法而凡世之孝子順孫思欲表顯其親而勢卑力微無自發明者則亦必有以籍賴憑托於言語文字之間以致不朽夫賤之不可使貴也貧之不可使富也死之不可復生也固也而一言之立有可以貴可以富可以不死者焉此非發潛德之幽光而操天下後世人物之權衡者何能以與於此僕之先人山林一貧士耳而拙於奔競勇於自信雖湛浮鄉里若無以自異而操守恒凛然不可奪雖呻吟佔嗶若無以自見而所蓄積蓋淵乎其莫窺又事先孝與人忠而敦俗急義老而不勸不幸晉不遂於科名晚弗就於著述而年不待志時與亂逢有足悲者其子又謭劣庸下不能自奮接趨時好取祿位以為前人光顯顧其平生豈無一言片善可以自見者於是而

又不知求所以撰述焉是遏佚前光而重其泯泯也可勝痛哉敬惟先生學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名後世粹然抱至美而無所虧挫屹然貞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崑岡煨餘之璞玉而鄧林雪後之杞梧也又能不愛末論以獎進士類不惜餘風以嘘振枯槁則雖其平生不以毀譽為欣戚者亦將顒顒然有所屬望焉惟是先人沒且十有六年而今年始克更塋十六年之間豈無赫赫當路可徼一言者然求其人如前所云則未之見也故與之言或不能見信而其所言又若不足以信於人人者故寧閔閔焉歷歲時企茲光忍死跋涉以有請於左右也昔吾十世從祖德慶府君忠簡胡公為之誌十一世從祖常德府君文忠周公為之銘令其文錄于家乘者固炳炳然與金石爭輝而不泯也先生倘哀憐之賜之一言則先人草野之名將托先生之文以不朽而先生之文亦將與忠簡文忠並傳於無窮矣情至事繁不勝惶恐謹錄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行狀一首輓詩十一首及前翰林待制楊[illegible]行所為先德錄序一首并錄前所附獻書一首通為一帙隨書呈上惟采擇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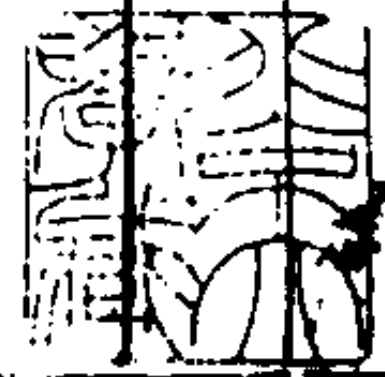
慰鍾應能

闊別數年可勝懷企仰惟令先君東巖先生蚤承家學晚擢世科名宗衣冠屹然巨[illegible]凡所以事親取友蓋未

嵒不極其終始除觴之宴詛圖雀角之訛竟致鷄鹹之
榻聞訃悠遊且信且疑怛焉感傷繼以零涕念先人數
世交友之契而不能效凡民一日匍匐之情既重慚悲
良切愧悚諒惟孝心純至哀痛柰何罔極奈何尚惟抑
哀以敬襄事則顯揚方來寔頼焉謹奉慰不次

槎翁文集卷之四終

槎翁文集卷之五

記

三友亭記

立雲蕭煉師於道院之西偏種竹數竿植松梅各一本因隙地為亭以居之銘曰三友將以友乎此三者也余嘗過之見師幅巾鶴衣宴處其間顧盼左右入主出賓欣乎若自得所友者或者乃不察徒聞而咲之豈知道哉夫茍能盡已以待之推善以從之則天下皆吾友也非獨人也天下之物亦何莫而非吾友也古之人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與天下則友亦何常之有哉師學老氏者也栖迹深密以同物之化游心高明以觀物之妙則其於三友也取之必端矣使誠於竹而得含虛守中之義於松而得孫貞抱樸之義於梅而得尚素雍和之義則凡老氏之所以為說者類於此焉觀之庶幾乎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矣又豈徒羨於外而忘其中者哉它日偕歐陽仲元羅君子理訪師於斯亭之上相與微吟緩觴弦白雪而歌清風但覺清者可挹芳者可襲而高者可仰也余為之斂容降心而竦然加敬蓋不獨慶煉師之得友而又幸余之寡陋者因煉師而亦得以友其友也傳不云乎不知其人視其友於煉師信之矣是為記

魁字大旗記

魁旗非古也士試藝而獲隽焉好事者設之以旌於其
門者也各魁者何按說文魁即首也北斗前四星為魁
故士以榮膺首選者因謂之魁獲隽非魁也而亦云者
好事者侈而昻之也其織無定文大小長短無定制而
其色必用正黃非自重也重其將登名於天子天子受
而拜焉者也西昌由趙宋來科目得人為盛皇元科興
而中廢繼而復興而世變作矣自延祐甲寅故翰林侍
制楊公景行首登甲第丁巳陳陽鳳繼之至治癸亥蕭
雲龍句雲瑞楊升雲又繼之天曆己巳曾貫繼之迄至
順壬申曾貫再貢二十九年之間登名者五人焉至順
乙亥科廢至正辛巳復興而小更其制歷三科為庚寅

而楊植始中副榜癸巳蕭誕繼之丙申楚與歐陽銘始
獲正薦蓋科復又十六年矣先時捷子報者率用黃紙
為小旗倩人書魁字走致其門綴葦戚裂旋壞於風雨
間昔陳陽鳳得解時獨樹陳氏世科旗於庭下蓋其家
故物也當科復之六年里人龍煥仲章嘗慨然歎曰吾
州素稱多士科復久矣乃未有褎然舉首何也有則我
當裂魁旗以榮俟之衆曰士氣萎苶甚矣不可無以作
興之者盍力成之翌即市帛命工練製聞廬陵倫魁堂
木壁刻大魁字為故宋狀元文信公所書遣人模畫以
歸乃取帛斷為三丈二尺者十二幅攢貫為身中鋟青
帛為魁字上覩紅帛為星文其首別用通帛二幅為旒

長二丈有咫牙貫綠絲其首幅之上端列為紐繫二十
有四乃外為長繩係竿首而引繩循屬于紐間以注于
旗之末使得牽制之揔用帛若干匹以丈計之若干用
工凡若干日旗成藏于龍氏越四年始得楊植衆欣然
舉旗周行市中時監州達理馬識禮政尚嚴肅不以辭
色假士民鬨譊吹喧甚召入奬勞之見魁旗侈張而聚
觀者衆因戒曰此學校盛事盍樹之靈星門外張三日
而歛之毋褻易也自是旗藏於學宮壬辰冦亂有欲私
沒之者既獲免乃復以歸龍氏癸巳得蕭誕々以客外
不及設至是余二人者竊忝乃九月十三日復出諸龍
氏而張設之時歐陽銘留龍興未歸衆舉旗及門賀其

毋而退然後過余珠林士友來會者五十三人鳴鼓樂
執旌豆及舉旗曳旃而從者又五十有六人由州學出
南門聯舟渡江長洲大風飄揚娇婀兩岸聚觀者以千
萬計時江西參政全公總兵自贛下駐快閣與使客將
校臨觀而嗟異之江南父老言自為兒時聞長者言張
狀元時有魁旗渡江來今乃復見也旗至留余門者七
日鄉鄰喜助之至先立高柱於壠上乃以長索維旗竿
斜罥柱尾東西俯仰隨風而旋人望而偉之時周本性
由吉水來報捷自携魁字小旗併樹其傍周云此大旗
于吉水所未有也已乃復歸于龍它日有欲序書延祐
以來登貢姓名其上而未果也戊戌龍興煥又明年庚

于戍兵入邑甦旗乃亡于盜嗟夫干旄在郊見賢
盛宅里之表風聲樹焉而况科第之儀文所存太平之
盛觀所係其作興鼓舞之機深矣宜君子有所不廢也
柳士之所以自表異於天下固有大忠大節如往時書
甦字於廬陵齋壁者世或未之思也於旗之有無乎何
居而旗之始作則不可以不書書之異其事也亦以彰
龍氏之好德也旗亡而後書者惧其終逸也亦使後之
作者有所興感於斯文也

遊武山記

歲庚子三月既望余絕江而北將取道武山過南溪訪
蕭聃氏未行會寧都謝可用廖伯容自郡城來因與曾

元友歐陽仲元會飲于快閣約明日共遊山中且遣人
先往南溪告以後日當會雲峰寺至旦余拉諸君就道
適余弟埜亦來會時天色忽翳翳陰作出西門雨數點
如洒過文溪雨竟作衆欲遂休或者曰雨且旋止盍遂
徃乎乃擁蓋扶行出庄村雨脚益繁望武山不可見諸
君竭蹷泥潦中有大呼欲返者有強挾以遂前者有悔
咎其初不遂止者有歎者有愠者道左有泰清道院咸
入而避息焉日將暮雨不可止可用元友仲元與予弟
埜四人者奮然攝衣辭謝先返余不能挽也因謂伯容
曰諸君逝矣如雲峰約何吾與若今夕第留宿于此明
日登山決矣比旦雨果止余與伯容冥行霧中院有道
士胡性元者先之晨氣凝叢然衣袂鬢髮如沐登高丘遥
見武山南角撤露雲氣勃勃然鮮駁而北且前且望色
喜而心動過金華紫霄宮有陳允寧者聞余來遊山也
欣然躡屩以從乃徑沓隴取道田陌間望山之東南以
趨延緣迤登陂陀稠疊林迴谷轉雲豁天朗而是山已
屹然吾前矣少進緣田脊蟻行地趨傴僂跼蹐仰見其
上若有土垣者性元云此古所謂下寨者也其下為龍
王洞洞之左踰垣以躋忽叢薄間聞咲語聲則聃與端
叔子者果由雲峰至矣聃首問同遊者安在余告以其
故為悵然久之乃追道鷄冠石由西華門入佑仙觀浮
丘王郭三僊祀焉廣庭敞虛連岡石翼大江橫陳境勢

宏曠可望觀後有鉅松數百株北行數百步其地平衍
為白雲巷巷壁舊有福寧劉府君題詩今巷遷于佑僊
之側廢址宛然其前為東園或言中有僊人迹石有碁
盤石皆叢棘蒙密不可見道左高阜下即古臨溪寺故
址有方石脩直尋丈偃閣山半曰衣籠石石左復有巨
石中剖三之一若截肪然離而不仆曰試劍石循嶺稍
北有石室為北岩岩穴嵌空有泉溜濺注其中可容數
十人有古石像若大士者故又名觀音岩或傳古陶皮
二僊人脩煉之所也出岩左數步仰視片石銳若衝牙
側出崖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入陰泉沮洳前人仰面不
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道士蕭禹珪者年最少攀緣

先登引衆客次第以進若魚貫然既登稍躡瞰石上俯
瞰不測足蹜〻戰掉不敢注視云山下人禱旱者夜篝
燈躋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輒下山則雨隨至矣又循山
陰上陟絶頂曰武婆岡世傳為武姥飛昇之所山嶺開
為仰天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過梵雲庵見傍有鑿石
除地町〻者云昔人避亂所居其邊崖皆築以亂石所
謂上寨者是也又稍出山坳有石甃深廣可三四尺泉
瀦其中曰陶皮丹井雨旱不加縮飲之甘洌可以已疾
傍蹊小溝循山勢以迤注于梵雲庵之厨庵面勢幽阻
負奥挹深群峯犬牙若環壁壘舊有板刻宋江淮運使
張汝賢及松菊老人劉敏求詩詠有山茶古梅二株每

卷之五　六

春冬時霞披雪翻縞炫山谷人疑其僊境云循庵右數
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巖下為虎穴皆石壁巉空下臨陰
絶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贔負蹲踞之狀可指而
見也日既暮將過雲峯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
崇阪返于佑僊巳鳴鐘見燭矣道士胡雲山飲客松樓
下有獻山菌者大如斗白如雪輪囷肥脆煮食之甘甚
夜半就寢月色射牀窓紙松風號呼如虎余不能寢也
晨起出西華門而右將過雲峯出瞰龍洞〻有片石方
廣八九尺路經其上若石梁然險滑幾不能度同遊者
先過南巖余獨與數客分路下釣臺石望其珠泉並釣
臺以西上出山平從與諸客會于雲峯寺之後有石徑

縈迴數百步可傍通而入楓柯株櫟交雜羅蔭下有亂
石壘硊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名覺生者跟蹤
出揖客拾級先登首至一小亭闌檻間泉錚〻金玉
聲已爽然如滌稍入畫廳又北躋層閣觀流泉或陶甓
為竇吻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刳竹建入池中潛行
出亭左注焉瀦為兩窪高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戢
戢時出石間其亭閣深靚極可遊息結絡參布因地勢
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脩寺碑撰
文者國子監簿陳午書丹者故衢州通判劉奎余六世
伯祖也通判未嘗為[illegible]州而此云某州者恐誤耳載寺
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寺

卷之五　七

基凡一再易而始定于此理或然也循廊出山門坐覽
平曠見贛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玉映光入庭宇其
外則萬安焦原與州西東浪川諸峯青出天際邈若一
髮而牛吼粵臺層岡鉅石陸伏如兕簸弄烟濤控帶洲
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僊而又過之
余為之久坐而不能去以為奇觀將盡於是矣覺生曰
辱諸君幸臨當為作茗供乃復導客出山門折而左上
山後獅子峰觀補陀岩〻石特立數丈嵌頂而峭趾有
方石橫壓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〻前為觀音閣
故基其陰皆巨石聯絡相亞稍東數十步有崖壁峭立
前可憩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崩墜山下如轉雷聲

聞數里今猶偃闇地、、呀若陶穴又並崖而東得石洞為出水岩、、左石泐而虛有泉涓然滲于地中不見其出蓋泉源也覽竟復出補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峰峰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嶄然若卓巨筆蓋是山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峯北循故道過西華下筆巖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壇躋石徑而入屋數楹極清整藤蔓翳蔚深不見人有髫髻童子摘園茶獻焉出坛下又數百步有竇伏于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始循一門而入甚狹其廻曲次第廣狹不等土人常持火絙索而入云每間各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然人不能常至也又西北過天寶壇飲潭道士酒諸客

醉歸爭戴杜鵑花行歌松林間暮抵山下之臨溪寺而休焉翀謂茲遊不可以無述余以為神僊修煉飛鮮之說江南山水之窟往往有之其傳訛傳會要皆不足辨竊自歎生長是州幾四十年若是山近在眉睫往來不啻東西家有泉石奇勝如此而不知豈不可愧恨哉且方與諸賢之為茲遊也直旦夕跬步間耳然或阻或率或散而不能以直遂況遠在於數千里之外與夫懸待於數十百年之先後者哉惟古之君子居一鄉則友一鄉之善士孟子不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乎武山者吾州之東山也然則欲登泰山者宜必自此始矣是遊也始由山之東南而趨東北復自北而趨于山之西以返于東南復由東南以趨于山之西南以歷于西北復尚而返于山之北以歸先後凡三日同遊者九人所見或不能盡同要亦各有所得為善奕者鍾某蕭獻供茶者禹珪善歌倦游者伯容飲而不醉者胡性元陳允宇不飲而好吟者翀與端也其與游觀偶以疾而不飲者則余也

遊潮山記

乃四月朔余弟楚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偕也與永豐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仙僊觀則馳書南溪邀余與前同遊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翀氏見郭君與柴君尚

友好奇士也欣然謂余曰諸君之遊武山也飫矣有潮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其禪師嘗居之夜開山下有聲如潮故名其泉石又奇焉往觀乎衆欣然顧往君杖屨諸先命家童載酒具殽饌以隨將不但潮山止也最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即志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高霄寨遥見數峰入雲驕然有傑窃狀然遠而莫之即也溥廣塗出石獅岩下抵石透登[illegible]出讀書劉氏祖墓在焉回眺隔江三洑諸峰皆秀拔如笋下臨奔湍莫可甚玩晚退飲溪南郭家庄暮抵白竹岩下而休焉明日將往潮山適郭君與翀為備科者所尼余弟復以疾作先返余獨

從舉正及謝山人僧詠師與天池凡五人者往馬出小
橋過泰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有蕭學文者聞予
與客至要諸途而飲食之是夜留宿圳南田家隣有王
老翁者嘗往来潮山間請先導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
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纍纍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
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而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
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
雙石柱方趺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
勑賜旌忠廟神六大字其下彷彿有字皆漫滅不可辨
山之涯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葬但所謂旌忠廟神
者為不可考耳前入山徑有石嶺穹然左轉而壁立其

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峰斗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
步忽平陸中開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闢山下有
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稍折而
北其西岍諸峯皆石骨凝黑如積鐵斷而復連其圜而
究曲者為如意岩竦而蹙嵌者為通天岩岩中裂為小
洞可容一人坐其頂中泐而下墮有泉上出若撒萬珠
濺岩腹而下錚錚有聲又轉為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
綴若懸鍾焉傍出石筍高與峯埒若擘而欲離者下有
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畔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
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潺潺迸其趾其圓者為豬頭
蹲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崖之間皆平田沃壤宜晚

稻稻近人耕耕有僧結耕之盖僧散已久無興校者選
見北向林木合沓幽翳不可近但覺深邃山益密橋
絕路窮下見人迹叢篁蔓棘遮蔽崖涘微聞水聲淙淙
在其下余躡石磴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
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龕浮屠相傳為唐
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骨絡其上又入為
法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懸木叢間
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山寶華舍
利護國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
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峰高且圓者名
大佛座其西有小峰秀出而上夷者名小佛座舊傳岩

下有石穴日出照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
加鑿之遂不復出事有無不可知似亦足為貪者之
戒也寺右有小逕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
進矣谷迴林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
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蔚芊芊雲
縞翠紛峽東峯連趺旋璧拱外箇中深烟霞糾錯疑非
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盖久之因念世亂
十年餘而深山古剎亦廢壞如此況圜於都邑城郭之
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夷茶於如意岩下田父家循
石嶺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靈岩寺寺毀僧結
茅築土散處其傍岩麓叢林立門左有古木根蟠石上如

絡其陰有暖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余與四人
者盖樂而忘疲於歸〻之二日乃述朋遊離合之故感今
昔廢興之跡著山水奇奧之狀為潮山記書其一以遺
同遊而未果者留其稿將以時遊覽而自釋焉

高溪書隱記

王君子啓之適西卿既三月矣余以索居之故悵然念
之又以為君之英偉光耀之才一旦遠去親故而栖于
荒閑寂寞之濱其不能以久處也審矣或者曰西卿山
水之勝君固將遂有而樂之以忘歸也他日以書來告
曰卿之西有高溪者其源發于湖湘之南盤凋抵壑逶
迤曲折凡數百里始演而為禾溪其清而冷也可砭肌

骨而鑑毛髮其深者為潭為狀其淺者為灘瀨其廣不
數尋引士人率支柱聯絣引畧彴以通樵牧水濺〻鳴
其下滴泓黝黑過者駭慄有舺子如葉足容四三人然
篙撥不常具也有小白魚潛行石空鬐尾揭〻然與水
衝薄恒不得息食石漿而腴取以為羞不事鈎罟秋水
縮時可鑑而拾也兩厓有山嶔崟沉浸蒼翠流動群木
交翳鳥鳴其陰時雨過草豊林香山花斑駁如綺笋戢
戢生石間紫蕨夭出如玉可採擷以供朝夕田沃衍彌
望泉流交塍秋種冬秫非甚旱可以饒樓自余之西也
邈乎與世遠而惟是溪之安有好事者為我闢館其上
為游息之所因命之曰高溪書隱子幸為記之其有以

識予情之所以夫嗟乎君之為斯名也美矣然非君子
之所願也方海宇清寧賢明彙興其志氣所至殆猶驊
騮康莊鵰鶚雲表翱翔騰踔瞬息萬里豈常有山林一
日之遐思也哉今其由〻然茲溪之上與高深幽寂者
同其懷與鮮榮盛麗者同其情與蟠蠕肖翹同其趣此
固士君子不遇於世者之所為也而豈世之所同適者
哉彼馳騖乎富貴利達之途奔走乎車馬塵土之場者
固自以為適也一有不得則戚焉以悲嗒焉以喪纍〻
然無以為歸其能脫然有一日之樂如君之所云者乎
抑聞之惟君子能不溺於徇世亦不果於忘世故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返者君子譏之信斯言也異時其無負

英偉振光耀而起于茲溪之上者尚有徵於斯文哉請
以復於君因述而為之記

紫霞滄州樓記

昔許僊之祠曰鐵柱觀直豫章闤闠中神居尊嚴深宫
高墉如在天上然周限通衢雖才地無容於闢其西廡
為道寮鱗次櫛比又市賈區列其前麗雜喧囂特甚於
是顧真堂有德昭左鍊師今提點王隆者題其樓曰紫
霞滄州而後是宫之玄境勝趣翛然迥出乎埃𡏖之表
矣君嘗請于前宣文學士周伯温氏書之而屬余為之
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
柱亭對峙深廣不踰尋丈而疏明洞豁金光玉潔上較

玄景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君之名斯樓
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群仙之
所都也陽暾欲升海色瀏曙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可
即而攬之乎彼臺觀風物珎奇盛麗而茫茫海宇去人
萬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
千載之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游
之想矧寄迹老子法中而嘗游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
嘗與君遠引而周覽其東則梅仙彩鸞之舊宅其南則
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北則龍沙之蜿蜒宮亭之浩渺
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岡鶴嶺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
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爍若旌旗之自天而下若神
劒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島嶼迴洑出沒
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凡可玩可挹可嬉可
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乎哉
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泠然金石之音老僊來歸
視其故宇曰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頡飛
珮騎鱗鳳而往來於斯樓也君其俟之

其樂堂記

歲庚子冬栗原羅君允道作新堂於屋東偏明年辛丑
三月堂成取夫子美顏子之辭名之曰其樂介其友蕭
雅言以記來請且曰方堂成時子嘗過而覽之矣又知
我者宜為記勿辭夫堂可記也其廣狹高深之度經營
工力之計則匠徒能言之亦屬工者能知之書之宜無
難者若其樂所以名之義則雖近世大儒若程朱二夫
子猶引而不發或發而未極於言余何以記之哉雖然
聖人之道大矣而嘗所聞於父師者則固亦未易以言
語形容也夫顏子之樂顏子固未嘗自以為言也聖人
言之聖人誠見夫顏子於其言無不說而學其學至於
欲罷而不能是必充然有得乎其中而非外物之所能
奪者聖人安得不稱道而歎美之哉抑天之生斯人也
有秉彝焉有良貴焉有高明廣大者焉人亦孰無此樂
也然而昧者汨之欲者蔽之貪者喪之日嘵嘵感感以
求饜於宮室車馬飲食之間彼固自以為可樂也而不
知其所憂者大矣允道質美而行脩閑居讀書蓋泊然
無慕乎其外者其必知博文約禮之所從事者矣登斯
堂也精深而思之靜定以存之清明以將之優游怡愉
以適吾心之泰俯仰詠歎而歌古人之詩夫然後知聖
賢之所樂者舉不離乎日用之常而世之所謂富貴者
曾何足計哉抑斯樂也自夫子言之十五百年之後而
程子始引之又百余年而朱子始發之言之若此乎其
難也羅君亦嘗玩味而有得於其所已言否乎若余者
竊聞而慕之方思求其所以樂者而未得也而况於言
乎然不可無以復於君也輒舉先正之緒言而繹陳之
因雅言以質於君或有以交正焉請書以為記

蕭氏芝草記

當至正丙申春臨江山谷之民得異草以上于縣縣異之以為芝也送于郡郡送于省君憲時袁州盜猶負固有大官奉旨以贛兵討之而未發者省命圖其狀以送之且言其將為偃兵兆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百數矣明年楚以鄉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貴人以前芝草圖相示余因得見之信乎其秀且異也孰知不三四年兵禍迭作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吾未嘗不慨然為斯草三歎也其在當時雖容有好奇之過而諸公惓惓思治之心亦可悲矣然又竊自思以為禍變之作未

有甚於斯時則天地間和氣之剝蝕消歇者又寧不有熏烝凝液之潛復者乎歲在庚子余讀書武山之陰聞有異草二本生於石塘蕭氏故居之址蕭氏故文獻家也則異草之生固宜余他日過而見之則連蜷輪囷大者如疊鱗團鳳小者如羽蓋如金支其莖幹皆赤黑堅瑩如質漆其狀質之異蓋又有過於余西江所見者而識者亦謂之芝焉夫草之有芝猶人之有賢秀也謂之賢秀固有以異於人矣謂之芝豈不有異於草乎蓋嘗論之凡陰陽之和委於物而自行固將無所擇於地而出也然亦有非偶然者矣今斯草幸而不出於名都通衢為車馬行迹之所蹂轥亦幸而不產於貴富門庭堂

廡之間為好事者之所剝掇繪飾以矜耀於斯世獨由然與蓬蒿瓦礫俱蒙於林泉寂寞之濱而得以全其天和將非幸歟雖然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學文蕭氏之賢者也其父母及其祖母皆淳龐和靜鄉稱善人其門庭子弟又皆端秀美好方勤事於詩禮是天將與其家而未艾也夫為孝子而瑞於家為良臣而瑞於國蕭氏其必有當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厚以培之必有鍾和蘊秀以濟太平之運者豈徒為草木之美觀而已哉

興國縣脩儒學記

清江陳侯某為興國之三年既[illegible]斂賦均役繕城籍兵保完邑民拒逐鄰寇矣乃大脩孔子廟學將無圮于後有

加于昔闢阻夷隘增崇拓深以仰稱聖人尊嚴之居以申崇諸夏文明之教以無負方治擢任之意以無壞邦人秉彝之常侯為政誠知所本哉按廟學在縣北隅負山面城外門偪迫民舍紆道旁出前未有關之者其正殿門廡中更脩葺僅完獨講堂以他材改為之傾壓將弗支而義時所謂尊經閣在講堂後高阜者已蕪沒不可考矣至肄習無以為居餼入無以為廩狼藉苟簡教弛弗張侯惻然曰是不可以誘邦人也令則是職即考圖營基度材庀役首撤大成殿簷阿之撓弱高揭而重覆之比為尊經閣以庋群書下為講堂凡十有幾楹高廣若干尺南為靈星門又南剏為泮宮亭亭之前鑿

地為池規其半倣古泮宮之制正途中關直臨城陰庭陛之高蓋可仰而歴也戟門左為廳事五楹以居春秋朔望之有事者又為廡屋若干楹兩廡之北為齋居東曰某西曰某閤右偏為二程先生祠左為先賢祠又左為學官廳為庖湢之舍東廡之前隅則靈官祠在焉其他朽腐者易之漫漶者飾之傾偃者葺之而規制極弘備矣至於禮名儒以為之師立學規以為之勸暇即躬造講庭引群弟子考程詰義至懇懇不倦他日察其勤者則加燕勞給筆札以優異之其惰而弗率者亦幾期以冀其改不加怒焉由是遠鄉僻壤不遠數十百里咸遣子弟來學入始知有教道之美既又懼學賦之玩弊

也乃遣士屬視田之隷各鄉者圖其廣狹方圓之形編以為籍使不得欺又勸增新入之田若干石又築學東之隙地為僦屋九十有八間以為僦錢歲率五緡通計之得九十緡收其入為養士之助其立心遠且厚類如此夫豈世之傳舍視官府徒飾文具而時舉者哉夫聖人之廟祀者尊其道也尊其道所以崇其教也其道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而教者所以使之循其常也自兵變以來紀綱或淪於殘暴而仁義未泯於天性非賢守令有以尊崇而作興之吾未見其為善化也方下車之初四郊警告適闕日慄慄焉率其民以從事於樓櫓矢石之間瀕萬死而守益固故寇再至而再卻之既而極更張條理以還定其民而日不暇給矣此廟學之修所以見於三年之後計倭之心曷嘗一日而忘斯舉哉今顧瞻新庭翼翼巍巍聖神赫臨過者起敬而況儒其冠裳出入是門由是路者亦曰盡於家忠於國敬於己信於友而已斯聖人之道也令尹之所以教也斯邦人父兄子弟之責也毋徒誇詡宮庭之完美餼廩之豐厚而已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董其役者邑儒士某某也

長春道院記

古遺世長往之士恒有休憩偕習之所彼豈擇而取之哉感化而宜合闕風而景從蓋有非偶然之故者若今

長春道院之建是矣方之外有號衣道者曰方丘生蚤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既而師事李西來於武夷山學全真之學百來者故金蓬頭之高弟子也久而去之居龍虎聖井山之天瑞庵又去之浮游江湖見東魯能仁叟參明性命一致之要其說與金[illegible]奘後歴叢林究境宗旨遊四祖見平川濟公玄解木牛之機登雲居見小隱太公竟悟斬苗之旨大後告之曰龍蛇混雜必須尋箇休歇處後得安成之武功山而休焉武功者晉葛仙翁鍊丹處也日月之所蔽虧風雷之所震撼懸崖絶磴人迹罕至生築室其巔若將終身一日忽棄之去衆咸駭之未幾兵起武功燬焉去而之豫章止快活林復曰茲

城繁庶已極詎宜久居又六之將歷崆峒踰梅嶺登羅
浮以絕于南海焉其言曰吾教以清淨無為〻〻宗旨以
一瓢一笠為身具然昔有丘長春吾宗師者啓神武不
殺之機有功於生靈多矣今其教將自北而南乎他日
由贛之興國見令尹陳侯與語大奇之乃止之曰子雲
水徒也凡一山一水無不可以遊息者何拘〻乎羅浮
之求哉一日由南郭登金雞冠嶺而眺望焉土人云其
下嘗為鍾氏園曰芳所長春者厭矣生聞而歎曰茲長
春遺讖乎吾瓢笠之緣其有在矣時鍾氏有若者樂善
人也聞之即慨然以其土施之侯乃卜日埋基為營宮
室一時材植工徒之盛若川輸雲委無不翕若中為正

殿祀天神者凡九楹高若干尺前拖廣廊旁翼兩廡殿
後為堂曰會于一東為小廳曰有何不可又東為小室
曰幻寓西曰葛藤寓皆休息談燕之所前東揔為高門
榜曰長春道院兩山之匡繚以長垣引以廣塗帶以松
竹蔚然深秀誠仙者之所居也其院南之西數十步有
大池焉方廣數畝措石起亭曰清碧可臨可眺而翼乎
其前者則慈祐寺僧振遠之所作也振遠麗質而習靜
類有道行者而邑之名士曰羅若某亢卓〻以文辭著
稱生日與二人者游蓋甚相好也他日方丘生又將於
殿之西作新祠設陳侯之像于中復為已與二君之像
于東偏以著一時會遇之雅且昭不忘焉夫鍾氏之園

池囿嘗盛矣然卒淪棄為無用之地一旦起而棟宇之
其名號之遺雖若適然而陳侯營創之功要不可泯矣
昔顏魯公為撫州刺史凡管內名山仙宇如麻姑壇記
　為之大書深刻于石故五六百年間莫敢有廢之者
豈惟莫之敢廢其高風偉績足以媲美于無窮者豈偶
然哉吾見其道明德立山益高而水益深也抑生之者
去而遠遊其所何於先達異人之餘論宜不得而逐隱
矣來者因是有聞焉則長春之教所以演於東南而倡
於興國者其在茲乎經始於癸卯三月之九日休工於
其月日董其役者曾可武張茂德而嗣其業者則郭宗
玄元素也

旌陽道院記

三台山在興國縣西二里而近有三峰焉其中峰蜿蜒
委蛇東北行西西復折而南峙故謂之三台或曰三臺
山故為道觀有遺跡焉先時土人居其傍見夜嘗有火
光乃去之既而邑人有鍾生者頗慧而好脩與洞清治
平觀之道士曰楊胥以誠曰王謙順曰劉會時憲者游
既而得淨明忠孝之學將施其地結茅其土祀旌陽而
誦習焉既闢地矣會兵亂而鍾生亦去世乃不果大義
癸卯春邑令尹清江陳侯某觀射于西郊過而登覽焉
愛其深窈高曠離絕塵囂因贊之曰是可以祀旌陽矣
乃卜日審向面高塞圮斷地數尺得古銅器於榛壤中

人咸以為異既而植表而靈鶴翔袂石而甘泉發玄風始倡嘉惡咸集乃度材庀工首為正殿三間祀旌陽許僊其中而從以王真劉真人暨諸宗師前為三門旁列兩廡東為講堂後為道寮又東北為亭曰放鶴又為雷壇於後山之頂復為亭曰有雲然後是山之勝無不畢獻而玄守之成日備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侯綱維之力蓋勤勤焉余聞西山王真劉先生初傳淨明忠孝之說於許仙其所謂降臨會遇者余不得而詳之惟忠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亘古今天下人之所以為人僊之所以為僊者有修此而已矣此而弗修人且不可為而況於僊乎故淨明之又學者之微旨也

由是祀其所以立教之師由是居其所以講道之徒此道院之建豈徒叢簪褐鳴鐘鼓已哉而陳侯所以表劇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居是山而奉斯祠者宜益有所興起於古來矣昔旌陽之僊去也謂千二百五十年後五陵間當有弟子八百人出以闡吾教以其時考之則幾矣安知其不有在於茲乎以誠玄悟穎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留恒不可測然聞有高尚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即之否則終歲與居而名姓不知也又平居好撥古今陳說忠義人有過至面折不忌時喋若醉語及與之飲乃終日未嘗醉嘗攬一布袍飄飄然行歌市中童子或指之曰顛道僊僊大笑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憲與其徒黎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即讀書不休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鍾廷玲翠庭記

余年十六七時客撫興國鍾氏鍾氏群季中有廷玲者清脩端謹人也顴頰玉色鬢髮漆黑眉目如畫衣冠襜翼有容予望而愛敬之暇日過其庭見有若蘭芷若蓀蕙脩葉叢茂植以巨瓮羅庭戶間前復累土為臺臺高下有成又以小盆盛水錯列群石焉有銳者有擠者有圓者偃而中虛者跂而雙峙者若蜂窠者龍鱗者若浮屠者若獅虎蹲踞而睥睨者高不踰尺大不盈握咸有竅

穴貫穿植菖蒲草貞其四時蔚蔚蓬蓬然若虎鬚之濺鳳毛之濯而蛟胥之蟠蜒也或者嘉其慕尚有同於昔周元公窓草不除之意摘取朱子贊語中書翠庭二字以揭之當時諸老先生為言其義甚悉余方欲日相從讀書鳴琴其間以賞之會有東遊之役不克遂然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去之二十有七年予始重來過鍾氏而觀所謂翠庭者則其生植之盛美固猶前日也而余曩患之餘已無復曩時獨察君年日邁志氣不衰而鬢髮亦皓乎其足矣豈不重可感哉他日君舉酒庭上屬予為文以記因謂之曰往者戊戌夏距前年辛丑冬逮壬寅春四境兵禍之荐起而環攻者亦甚危矣當其

時青山赭而為童巨石鞭而流血其為枯槁憔悴蔦目
而繭心者可勝言哉若斯庭之亡恙固宜為君喜且賀
也又何記敢辭抑君之身吾見而信之矣君之子若孫
其益務所以滋培之則鍾氏芳澤之流其有既乎

記

興國縣脩城樓記

歲癸卯正月甲辰興國縣既浚城之隍乃三月甲寅又大脩城樓戰屋示飭備也城為門者五門外復各為甕城以包絡之設重關焉內為正門累石立楗上出重屋凡若干楹高深各若干尺城周圍三餘里三十步復為列屋以周覆之凡四百六十有三間一千八百五十二楹工役凡若干食粟貫若干由是垣墉環翦廬舍翼張土石無圯裂漂蝕之虞居而守者無風雨矢石之慮凡遊其中者如行通市如息廣廈瞻其外則將將乎其嚴

正爽爽乎其聯屬而不絕也縣雖小城不亦壯矣乎於是西隅蔡其以嘗從事於屬工之役也則來求文以紀陳侯之嘉績余時過而見之其何可辭夫城所以域民而保險也而其患嘗在於難守而速壞既浚其池而立之門矣又重護以甕城之固既建重屋於門之巔矣又周覆以列屋之深豈非防患於幾微貽慮於久遠必不使斯民有一日之弗安者矧儼然萬山間翬飛鰲峙又有以折其淩嗌之心而起其敬畏之意者乎侯之用心亦勤矣是役也用民之力而不自以為勞因民之財而不自以為費何也役興於上而利達於下故也侯字文彬清江人明敏剛果而綜理周密蓋能憂民之憂者其

為政先備類如此云

三椏寺興復記

興國縣城西門外有佛寺曰三椏寺其地接闤闠之交擾山水之會當園池之勝盛[illegible]長廊廣殿樹幡幢嗚鍾鼓演梵唄為國家祝釐祈福晨昏濟濟千千然寔覆被緇褐而食者常數十百人而金碧鉅麗煥然與山川風物相映發噫亦盛矣其始創於李唐本名西山寶勝永泰院宋治平中始更今名祖燕脩於南宋之紹興辛癸繼脩於有元之大德庚戌寺僧有用和者嘗抽衣背賸尾壁垂覆之則後至元之己卯也至正戊戌始燬於兵用和不憚艱勞力營興復既踰完矣辛丑冬燬焉斷碑荒礎亂蓬榛間其徒至無以自庇過者咨艱用和慨然曰我佛以一切有為為幻寺之成壞脩否在佛宜無所與也然事佛者恒以莊嚴布施為大因緣而持心不轉退而精進之警策令我不以荐燬故而生怠慢心且如來遺教謂佛法付之後之貴而有力者其果然乎即以其詠請於令尹陳侯侯曰是為國祈祝之所不可以不理矧其教固能誘民為善者乎即捐俸為邑民倡命邑人曾某董其役而經紀之以癸卯某月日興役某月日告成為正殿為門廡為僧舍為法堂為庖湢之所莫不以次脩舉材植壯偉規制宏麗而工役以齊餼糒以時用和於是役蓋勤勤焉余時適客是邑獲觀茲事衆咸謂[illegible]也有謚於前無[illegible]於後有足稱者而用和又數以記之為請余以為古今盛衰興廢亦固[illegible]之有然天下之事勤於成而沮於喪者皆是也勤而以致成成而遂喪焉斯沮矣喪而不沮且能終致其成者蓋亦寡矣充是心矣以之為國家天下可也豈直事佛為寺達而已哉則寺之興復也宜書書之者所以表用和之勤又以著陳侯之樂善好施亦以紀承平盛觀之復之漸固如此也寺東西偏故有隙地前有放生池及祭社壇遺址嘗後其　侵而歸其利於寺者蓋皆用和之力云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凡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于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上郡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弦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凡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楚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illegible]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三再試其或擢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為正長而鄉試又取額外優等為論錄者則又至正癸

末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〻而
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楚以晚學實忝斯
舉顧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諗于
衆曰惟士之所以舉于家舉于鄉而貢于天子之庭者
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脩已乎往者蔚乎其
有立矣來者庶源〻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
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
而獨詳於吾州者爲泰和作也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奥出洞口與
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

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〻盤迴兩山間至
樟洲始衍夷而平曠疇壟弥望水下激成厓深行地中
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
潦者築巨堰堨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
春雨時止水灔〻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
壤漂滌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厓直堰
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殺磽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
漲落潦縮泉一線穿齧土絡間日刳月劘迹成盤窟深
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杅扁者如昂鑊旋轉如碾
渦欹瀉若瓴瓿錚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
腋磧墮而旁齧穹窿摟扶蜷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

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喣沫騰沸其右則挺間懸
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于磧下之大窪而聚
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呿
若欹甕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
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騂赤〻者朱殷白
者凝脂湍漱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爲蟻垤爲
羊胃爲縠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澗磊砢嵌岩
爍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壓其中
水旋于窪若走敵赴救然乃折而蛇行渟洑爲坎者再
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盖由是趍白家橋
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

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于其東原寓舍之
西巔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
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厓步嬉
已脩然有濠澤間意及注視水鏡溶〻若空乃解冠振
衣浴于大窪時暑溽方熾水落厓半時〻小魚跳擲空
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咲語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盖
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爲余言始來游時盖探足而復却
者數四毛髮森竪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
可沒脛而沸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盖不可知也余以
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
勞徒爲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鼈牛馬

之所憑躡而飲戢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堤之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潠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抔飲兹泉合尊罍之体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龎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于是洲之陰而未嘗有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虎啞木偶人記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祇有忿人盜已跡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神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略與人等文衣真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闖行步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為之曳尾睢盱徬徨左右欲卻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齧其首始偶人刻桐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顋不得吐嗑虎為之猛首振吻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踣斃[illegible]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藉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咲其聵瞀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窖伏牢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窖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斃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令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舁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為神軀盜製美衣衣之[illegible]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illegible]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啞木偶人誤也然冒[illegible]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

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illegible]石歟及虎之隕于窖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為而倘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illegible]死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倖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不[illegible]覆繹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幸之虎斃[illegible]於窖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徵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樂氏重建追遠堂記

宋季西昌禾溪樂氏有追遠堂祀其先者嘗附于其里之闕林寺先是代割田入寺以供春秋祭祀時則有常事而專所其作堂以專祀者[illegible]則自其十四世祖瑞始也自有唐以來其祀事代以[illegible]于僧[illegible]宋訖元興又將百

浮悟焉鍾守與戎督之者乃至正丁酉兵興寺燬而祠遂廢樂氏之十七世孫有曰集者孝謹人也他日入睹林過祠下目荊棘而履霜露為之泫然而泣且誓曰祠有不復建者我則不子即以私錢若干起一室於法堂之北凡五楹高廣各若干尺為神主由父若祖而上咸列其中俾無諸焉復懼祠費之弗給也仍割私租若干以益之其意可謂遠矣則又遣人請記於楚楚作而歎曰禮有之士一廟又曰庶人祭於寢今子之先有諱羨才為宜春丞者有儒術為嘉定進士諱某為國子待補者有諱鳴父文父為國子校正與司書者皆造俊在官者也非士族乎然立一廟與祭於寢皆謂立於家而祭

於內也今堂於寺而祀於僧無乃不可乎又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圭田五十畝禮也今由子之九世祖季常至十二世祖鳴父皆割田以供寺者既若干矣由子之祖而下至子又四世而捐租以助祠者又相續而未已得無溺於施而踰於制而非所以為禮乎是不然無所不用其情者孝子之道也未嘗自以為至者記之之心也粵自封建廢而大夫士無所於立廟宗法壞而支庶或祭於所祭自是世之禮有不得復先王之舊而淪於夷狄者多矣豈獨祠祭而已哉竊嘗思之夫人之奉其先也亦孰不欲宗祀之延長哉然家之興廢士之之賢否世業之成敗其勢則有不可知者之於後世二

氏教行其宮宇遍滿天下至亘數百十年而莫之壞蓋其說禍福因果足以鉗劫人心而維持世變故過慮之士因托之以係無窮之思而於理之有無所不暇計於是世業衰而施田守後嗣絕而僧徒繼主廟墩而祈祠存者往往有之而世道大可悲矣矧樂氏詩書禮澤之未艾復有能承守世業如集者則斯堂之復丕其宜哉今而後祭於家者能不替其春秋腥品之薦教於家者能不廢乎詩書六藝之文將周旋升降必見所祭則祭祀之保雖百世猶一日也又豈待於外求哉若夫歲之時月必卒其徒絜其饌而誦持以致祝薦云者則彼之教亦寺僧報德之當為也故不書

遊梅田洞記

出禾水東二十里而近曰梅田清石洞焉余始由流江溯水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舟于其下初未之奇也明日望西南上有連峰截天若陣馬屏障者義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峰駢立纍然若囷廩狀者異之因問焉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曰盍往遊乎子敬欣然振衣道客西上同行有其容尹用霖劉其羅仲禮從而撰杖屨則其猶子哲也始循行水滸出柳陰遇射魚者因緣田陌間乃逕石橋縈折深窈由山麓以度見石峰隱隱朝霧中高下出沒若近忽遠時秋日澄霽田野初獲樵牧散漫有芋區柘園蕎麥町

呀間布如豐叢篁中旁若拔劈時時聞絡雜吠語聲
問之則亙古也又前逕墟落涉小澗數百步則石峯矗
然若躍而忽起已屹于前矣將及洞旁見新居翼臨池
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衣冠出揖客者問之則戴君
宗濂〻〻子敬故人也及聞將遊洞茖欲罷即率客由
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其山絕徑壞由頂及趾
皆黑石叢梁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棱利若攢
叙橫偃若墮擲又若牛臥虎蹲鰲躑而黿戴起伏先後
雜遝百千有藤蔓穭灌羅生罅隙間紅碧蒙幕莫可名
狀岩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達于溪門高可
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脊窅光幽覓卒入益

眩不可辨久之仰見竅竇宛然天光下注岩中石色陰
白兩壁皆癰瘇腹若陶而虛者若刳而空者中有立石宗
高大名觀音右前左有石柱附壁蹲植于地連蜷夭矯
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陰泉滲漉而下或以為龍首
鄉人嘗禱而雨焉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一尺餘頗類碁
局有乳頭迸出石面若布子然可捫而數也復有仰天
盆石泉下滴其窪琤琤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肺肝
若蜂房蓮花嵌岩玲瓏糸微而末鉅仰視之有悸心焉
或投小石擊之其鍧然者若鼓鼙然者若鍾而亦莫之
辨也其旁左既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竟宗濂曰此
前洞焉好事者常挽緶篝火魚貫蛇行循小澗之空以

達然不可行也乃相引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
高如前洞而廣倍之深復十餘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
為三區其頂復有巨竅深若圜井偃若華蓋上弇下哆
光景注射中刳為池有泉蓄焉清冷砭骨夏不溢冬即
前洞之泉源也稍殿有陰穴迫窄若永巷立久覺寒氣
森慄不能以復進矣予觀洞門旁壁往往泐裂有斧鑿
痕怪之宗濂曰此右宜煉灰尤潔膩堅瑩利朽鏝責鍊
功倍常壟土人剖鑿火煅醯淬而碎之然後負置陶穴
火五晝夜而灰成今石日加鑿而民用日滋不知其洩
鑿靡燼將何時已也又謂向百十年前避兵者盡藏於後
洞兵卒攻之不及乃自鑿從天井中下而刼之一洞殲

焉比年永新亂鄉民復塹洞以守男女牛羊以千百數
寇至以火烟攻之盡死又近時有過前洞聞諷詠聲在
洞中而不可見聚听者至百十人既而有一人忽自石
空中披豎問之則某某也恍惚言曰我適遇一女子引
至殿上謁紫衣者為左右擯叱而下衆舁之以歸病卧
數日卒宗濂為予言如此日將夕乃出洞復飲宗濂家
而別出過亙古有黃老翁具酒殽要而飲食之比歸夏
陽復張燈飲湯於家則月落宵半矣予稍醉就枕不能
寐因念凡山之附於地而中實者積氣之凝耳若岩穴
空洞果孰刳而孰為之耶間嘗遊萬安黃塘記其形勢
表裏有相類者然皆限隔淪弃於荒遐寂寞之濱未嘗

為真僊吕氏之所顧瞶徒使兒童牧豎躋攀躑躅吁
嗟呼號於其間亦可悲矣夫山川能出雲雨見怪物者
有矣若恍惚遷遇因君子所不論而世之慕奇勝以寄
遊覽者有之至於險阻所則亦智士所不為也他山
之石以頑屬見異者亦多而茲洞以煉堊致燬則泛贊
停刹亦有累之者之斯豈非君子之所惜哉他日予䢼
流江寓舍思斯境之奇絕而歎朋友遊從之不易也乃
追述斯遊始末而記之記成書一本遺子敬且以諗同
遊者復書其一以寄興而時覽焉時戊申九月六日

蓬軒記

己酉春三月之吉予與王子啓同載南上萬安因艤舟

訪驛丞祝君仁壽於浩溪視其驛之堧有除地方鑿池
其前而揷蒔花竹其上者顧庭下有攻木為棟為楹棁
獨榱桷淘瓦甓之具也問焉則告曰余竊有四方之役
不能以長有居室也將為小亭上施卷蓬以覆之具其
杪鑿而時離合之使可負而行可棲而居若挾舟而與
之俱焉者幸而有成且將請名與記於二君也子啓請
以蓬軒名之因為賦詩四章仁壽欣然舉酒起謝容其
色若欲遂得予文者以方就道未暇也後一日予歸自
萬安與子啓再過焉則蓬軒成矣仁壽邀各入座軒中
高廣僅尋丈而意境暢豁如出塵囂載虛空而不可端
倪也適風雨颯至蓬茅有聲環視群木乙搬舞起伏其
傍者若乘流而奔馳也觀池水之浮蕩合沓乎其前者
若憑舷而泛瀬也況其大江橫陳群州参錯平極天際
遠見山杪其一時風物之勝又皆足以映帶輝發於茲
軒而不匱者乎吾嘗駕一葉之舟偃卧其上自以為堂
高數仞不啻過矣及歸城市肆處一室則又以為如局
舟中方為之愀焉而不舒其厭常喜新真所居之能移
人也哉今仁壽僦樸以安其身因簡而寓諸政仰無覆
尾榱椽之勞而俯有花竹園池之樂則所以出波濤險
風雨遠險阻而即安肆者宜無往而不得其所矣人以
舟視蓬吾以軒視蓬非徒視諸軒而已矣又將以天地
視蓬軒焉天地之無往不在即蓬軒之無往而不得也

夫無往而不得者天地能適乎天則其止也孰能膠之
使不行其行也又孰能引之使不止哉子啓曰是足以
記矣請為記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
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
仙人脩煉之所唐晚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岩
有石像石爐欹頓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
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
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楧
有蕭君鵬擧獨慼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

以北岩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芗幣絜粢醴望岩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岩下鄉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岩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合雨數點洒淅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岩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漉泥潦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塍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君則曰繄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亥相率剪綵為金幣為幡幢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牲酒賽田神因以勞嘗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

賜君獨憮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天位無常畢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而請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己顧乃屑屑焉以求媚於歷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此岩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往余客萬安嘗與士之遊者過東湖張氏之林亭憩而樂之溪流縈迴洲漵盤互春夏潦漲率潾潾走匯亭下可以瞰洄湫而挹浩渺湖上有山類陂陀聯絡土石欝積不甚秀竦獨亭之東北有數峯嶄然如畫高出天半顧乃限脩衢負廣阜隱而莫之覩予甚惜之別去餘二十年重來湖上則張氏亭居已再易主瓦礫隤然蓬藋中遺迹不可復識矣余友夏伯玉邀予過易氏訪士賢伯仲而觀所謂湖山清勝堂者則風物之美故不離乎東湖之區而平皐衍迤沃壤周布鳴禽上下花竹清麗有足樂者又北上白雲數峯乃予往年所惜不可見者皆圓植如圭玉聳亦如屏障端拱如美士軒軒然出眉睫間可尊而不可押也可愛而不可玩也豈非士君子游息之所之一大快哉於是伯玉舉酒為壽請有以記斯堂者嗟夫湖山猶前日也而隱顯向背若有俟乎其時者則夫榮悴得失之故亦豈不因乎其人哉昔張氏

林亭盛矣其嘗往來游觀乎其中者今其尚有可得而問者乎然皆不可知矣而予以無所用獨遺於世乃獲再過而登斯堂焉豈非幸哉夫君子所以自致不朽者凡山水之奇曾不足以久恃而游觀之盛極反為感歎之資者多矣惟無所污濁之謂清無所屈辱之謂勝二者君子之全德也予賢於此叙孝友之緒而不汨於嘗情之私抒安靜之懷而不撓於外物之競則其為清勝也大矣豈直求之湖山間而已哉伯玉欣然曰是足以記矣遂述而書于堂之壁

茅亭記

茅亭者族子劉仲啟之所作以居息焉者也深廣僅十

尺而髙之度復䕃其三焉亭在大原三岡之陽直其故
廬東偏故廬嘗燬於兵仲啓思有以復之而相忘於簡
易也乃闢壤爲基因石爲趾伐山取材曲直隨勢不甚
煩繩削上列條枚結爲踞椽覆以茨茅堅厚比密望之隆
然陂陀若蓬之累若囷之積而丘阜之中峙也其東北
西三向皆繚以環堵空其南以通明其旁復築土爲垣
以周之潭々幽々風雨攸除炎暑斯豁几榻周布簷楹
不驚但見喬木參差前出垣端復有横岡蜿蜒翼乎其
右嵐光晴翠下窺戶牖坐而覽之不知萬閒之有廣廈
而飛甍之有重閣也仲啓芳年盛氣倜儻通敏方志學
而博於藝文又能以其閑曠之日彈棊賦詩樵林釣水

以爲樂故其事親旣極旨甘之奉矣而尊賢取友之意尤
拳々不倦故凡倘徉燕集於斯者類皆擷蘭攀桂懷芳
而志絜者也余嘗過而憩之以爲斯亭無雕刻之華無
翬采之飾無鏝杇之巧而取材於山于茅於野不庳不
陋類有質朴淳厖之意宜資之易而旨待於他求居之
安而可繼以嘗葺則凡超富貴利達之塗得以安乎平
素而不移於巧奘者其視太古林栖野處之風亦豈遠
哉他日仲啓介手甥陳雲來求文以記嗟乎一茅亭之
貲地人孰無之亦孰不能爲也然而有莫之爲者矣顧
乃勞筋骨疲心志於土木文繡之工而過爲其所甚難
與不可必得者傲然自以爲雄一邑而誇一世然計其

身之所經嘗曾不易也忽焉與㮇棘荒礫同一凋落卒
不能以復振者往々皆是也則劉氏茅亭之作又豈可
易而少之哉矧仲啓予同姓也儉而無慕乎其外者也
敦孝友而能樂乎其常者也余安得不述而記之俾以
告其後之葺斯亭者

世綵堂記

世綵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
子永道始來求文以爲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卜吾祖
母劉也嘗有元至正己丑閒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
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
以世綵名之上以侈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不幸吾

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亦燬子惟哀斯堂之不得以
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
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文以勗之吾子孫
將永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侈矣而皆出
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覬而幸致之者也然有可得
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七
十矣身着五綵褊襴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
不以吾之占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爲之衣綵以爲
戲今不惟吾親之旣耄顧吾昔之幼而壯々而老亦繼
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
懐哉於是爲之戲綵爲之詷匐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

而為之悅焉推是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緣飾之小者猶且不可而況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緣以悅其親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歆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綵則朝玉始朝玉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來道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綵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玉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綵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諫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蹈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凡孝子之歆世其綵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為李氏世綵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脩記

邑西南瀕贛江為龍洲洲陰為高漚潭江水匯焉宋宣和中有蛟蹵覆舟為民害閩僧光定者過而呪禁之其後蛟徙潭壅積淤成洲爰有澤幽擴勝為緇黃二氏祠居者若今天一院其一也有元皇慶初僧無盡者募邑人共剏基其上夷土石薙荒穢縛茅植竹以為庵庵成而無盡死後若干年僧號南山者自萬安洪興院来主之爰斥規制昂創梵宇摶肖法像具設筵供而院之名益著以大矣歲在甲辰天兵顛西昌院則盡燬獨觀音大士像銖衣寶冠儼然烟埃烈燄間若有護而全之者邑人驚歎咸起敬信其徒勝清戒律嚴密持誦精勤大思募緣為興復計其不足也則勤力耕種節縮衣食以補助之乃洪武三年春鳩工發材剡高塞窪審位易向首建正殿三間以居佛復起旁屋若干以為其徒休息之所而像設經具與凡教之所資莫不次第修舉以復舊觀蓋其經營八逾年而始就不其難哉憶嘗過龍洲行荒陂断隴間鳴禽上下水木清茂問往時龍臺龍門雲江萬壽所在已莽然荊棘不知其東西矣獨天一故基隱約叢竹間蘧廬如匏僅庇佛項而勝清與徒不啻以死守之不去日持鉢化飯以自給視其色甚暢其心甚夷而其為辭也達而不滯視其圃縱橫可十數畝方種椒數百科薯數百頭菘韭千數本蠟樹數十株町疃平豁溝塍修整課其傭驅兩犍駕犁其中猝猝然若時將暮而風雨將至者余竊歎之以為世之人為妻子衣食計者往往淪沒勞苦而不知止今浮圖氏果誰為哉會是年夏五月余以應　詔来京師遂竊禄于　朝然

郡邑山水幽勝之懸若天一者固日徃来于懐而未已也又明年三月友有嚴復者以書来告曰近者天一幸遂脩復而勝清死矣方臨終時惓惓囑其徒以記文為請且曰文不得則目将不瞑也嗟乎若余文亦何足為有無哉有如陵谷水土其形勢高下皆一定而不可易者然去之數百載之後為蛟魚之宂為鍾皷之筵猶倏忽變易如此而況土木有形之具或幻而象焉或烈而燼焉或決而蕩焉尤不可以今昔計而耳目定也況於文辭哉文之傳不傳不足計若勝清之節約勤苦以扶樹其宗敎而悠遠之托尤不忘於身後者則不可以無傳也夫用志貴専立事任勤信於人者必其行之篤傳

諸遠者必其言之文是道也固不以小大精粗而有異予方欲與勝清論之而勝清不可作故因其来請乃述之以告夫嗣勝清者庶有以繼其志而益勵也夫異時来歸尚當過而觀之以徵予言焉其徒名某今嗣其守者龍門之㞢宗道其意而来請文者復也復嘗從予遊而知勝清者故其請尤力云

重興院佛殿記

洪武五年秋九月今奉訓大夫都督府斷事官歐陽朝佐以其鄉重興院僧友順来謁請記其院之新殿予以公務未遑諾也每旦同朝而趨既暮或聯鑣而返朝佐必勤勤以為言私心竊疑之今

朝廷大更化理方内営中都外斥北狄民奔命供億之不暇寧能有餘財粟而理佛祠者乎友順曰不然是皆吾主僧真誠之所自施也佛之居莫大於殿然非起其所已廢則不足以明成壞之因非捨已所甚愛則不足以展報酬之願斷其所以發之果而成之易也若足而為記之不亦可乎余不能辭按重興院在廬陵縣北三十里有山曰乎源翼然鳶停爛若霞聳靈祇拱翊龍象顧臨粵在唐太和時開創於余地院之海禪師至宋咸淳間有毓庵秀公者始重脩之元至正初竹磵叢公復更造之而規制極宏麗矣既而燬於壬辰之兵夫壬辰又二十有一年矣天下日趍於治凡二氏祠宇嘗以兵

廢者亦漸次脩理以復其故真誠環顧殿址荒落弗治則慨然以身任而力為之故振錫而木浮于江啓鉢而甓陶于野畚土伐石工作並興摶埴設繪色相具足起法筵於瓦礫之地現青蓮於烈火之餘夫豈偶然之故哉蓋真誠佛之徒也進無所求於人退無所慊於己顧能相時而順動因廢而為興可謂不昧其初者矣誠使天下人心尊慕報效乎　君上者皆若真誠之所為則海宇雖廣何禮樂之不可興事功之不可立哉余既重歐陽之請又嘉真誠之能有為也乃推吾說以告之使歸而刻焉殿之列而為楹者四縱而為架者九高與深廣各若干尺肇工於是歲七月某日將以十二月某日

畢工真誠字性源郡之故家劉氏蚤依某師爲弟子實
勤敏端慤以奉教律其能使信衞橐合而興造有成者
宜我友順字天然嘗捐貲建院之法堂爲人質而喜文
蓋本歐陽氏云

讀書所記

洪武四年夏　朝廷大徵天下士凡通治一材一藝者
咸來會京師於是許君知珪以應　詔起浙之會稽旣
試藝而論官也天子御奉天門親擢爲兵部員外郎與
予適先後因得熟君之爲人蓋勤敏而志於學者也暇
日爲予言其先世家上虞後徙郡城有別業在富盛山
中山妍而水秀有林園陂池數十畝可樵可蔬可漁而

稼者也方暨亂時竊奮然有志於功名古者從賢父兄
師友講習於是嘗題讀書所大三字於楹間以識之今
不自意竊禄于朝弗克終所事然於心固未嘗忘也予
幸爲我記之嗟夫君之志於學也誠篤矣然豈徒以爲
必呻吟其佔畢卷舒其簡編而後爲讀書耶抑亦必富
盛山中之別業而後謂之所耶〻忠忘不立則漫漶放
逸而無所於學志苟立矣則何所耕而非讀書亦何所
事而非其所耶古之人固有釋耕而談經行牧而讀史
則耕與牧固讀書之所也賈臣行歌於薪市夏侯傳經
於徒獄則獄與市亦讀書之所也使役乎外則讀書之
所在原隰軍行於〻〻則讀書之所亦行伍至於入大廟

而問焉在朝廷而言焉則宗廟朝廷皆讀書之所也人
惟不知其所以學也乃有隨其所而遷者也是故仕於
國或背其家之所修進於郡或棄於縣之所守甚者在
朝而悖於言在廟而懵於禮戒懼不存於軍旅咨諏不
遹於道途入市而利心奪焉至獄而憐心悖焉其於耕
也牧也方孜〻焉計其稼穫之豐凶較其滋畜之蕃耗
之不給其又何有於學哉今君出而不忘於處仕而不
變其初觀其周旋言議之間隱然猶前日富盛山中時
事也若是者又焉往而不得哉昔也由富盛山而爲兵
曹他日由兵曹等而上之吾見其游焉習焉將無往而
不在也豈徒嗷〻然語人曰我讀書之所在會稽山水

間而已哉異時乞身南歸取故藏之書教鄉人子弟發
而讀之以廣國家作人之化予老矣幸尚有聞焉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洪武二年六月　詔天下郡邑凡文武官廷各修居第
以聚處於公署示民有尊嚴也然官有常數室廬宜無
所不備制有常度公地或有所不充由是隘者以闢短
者以益規者以方缺者以葺循規奉公無敢或後明年
冬吉安府永新縣守禦官俞侯其新作千戶所於縣城
之西偏其東適界於靈應觀之故址不足以成制乃并
包而營之又明年廨宇崇比軍士攸寧政通時和思舉
百廢首念靈應觀之未復也乃捐俸若干購民地之曠

聞者於公署之東南得若干贖邑民重屋之欲售者凡
若干楹即日徙構其上召故觀之道士吳克仁等俾還
居之他日與其衆屬金汝霖孫馴等謀曰凡吾所以為
道徒之居則可矣然跼構簡陋甚非所以奉神天而昭
祈祝也盍相與增廣而圖大之可乎咸曰然力以其年
月日鳩工庀材前為正殿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外
為三門夾以兩廡與夫官廳道寮庖庫湢匽之屬莫不
畢具高敞宏麗有加于前神天赫奕如覩舊觀於是克
仁之師祖江元谷今居南昌妙濟觀者聞俞侯之能興
復以有成也乃具茲觀創立之始末與興復之歲月來
求予文將勒石以為記按靈應創始於南宋乾道間有

法師包公守乙者初建佑聖閣以崇真武之祀後不知
燔廢於何時元至元二十一年邑人周子輿等議起廢
乃禮請希夷道正譚公士寄主其事歷復安文公以清
尹公志遠龍公允三傳而至震岩陳公〻慨然有志於
更創首捐經資為之倡而募緣邑士江廷秀安老劉貴
和等共力成之命其徒蕭內觀劉洞陽蕭德符等相其
後由是締構繪飾輪囷炳煥巍然為一邑鉅觀矣自至
正甲申至壬辰九年之間工甫畢而東南大亂已而兵
燹于州觀則盡燬迨乙巳冬　天兵赫臨滌蕩克殲版
圖既入政化聿新爰命新安俞侯領兵以藩扞是邦者
於今七年矣撫循士民招徠流竄綜理庶務罔或不周

而靈應興復之役所以見於公署落成之餘者蓋內無
廢事而外無遺敬者也此非法修令行惠溥誠著其能
然乎惟天無往而不在也故亦無所往而不可以致吾
之敬昔旌陽許君既拔宅上昇不可得而見之矣鄉人
往〻即其居近之地而立祠焉祠之所在神之所存也
則靈應又焉往而不得也哉惟名存則實存〻〻則凡
外物之虧盈消息往來倏忽者宜有不足計者矣矧桑
海嘗三變矣而道固未嘗變也天地固未嘗易也人心
固未嘗忘也又何患焉此俞侯心也而興復之功為不
可泯矣余既述以文乃復系之以詩曰
玉京崇〻禾山迤東赫敞下臨靈應所宮厥初虛危

降精播極有赫其閟佑聖是立由宋迄元踰二百年
舉廢養華翁登真仙曾不一霜兵燹告難顧視靈宇土
燼石爛龜返于淵鸞翔于天有衍者墟鬱為荒烟瑳
圖天闢　神聖受命四海一家文武奉政探時拓地
作我兵衛爰包絡之廣斥有加我楹我堵我戈我櫓
侯曰噫嘻神天曷處乃營閒曠乃購材植工師繪史
次第授職如霞斯蒸如雲斯興晃朗屹峨舊觀是仍
歲時揭虔水旱來禱升中祝釐邦國是保巽南其峯
乾北斯岡水秀以環山靈發祥玄宮有焯俞侯所作
匪作伊復士民是若幡幢森羅鍾鼓鏗鏘謌以銘之
百世不忘

愛日堂記

大原周卡京氏孝友人也與余為陳氏友壻有先廬在太原山岡之東北比歲燬於兵暨亂定叔京始與弟季中奉母夫人以歸翳然環堵漆藋交戶叔京蓋皇皇焉以為憂余他日過而觧之以為人子之事親有不係乎居室之完盛與否惟能使其親無往而不安之斯其為能子矣叔京雖強然予言察其意終若不以為然者自是余去家游京師與叔京不相見者數年去秋余由兵部職方調北平司臬叔京以書來告曰自子之北也田里豐恬時和物熙茲幸作新堂於故址以奉吾母惟是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七矣而吾深懼夫奉之之日之

不能以永有也爰取古人愛日之辭揭而名之子能為我記之否乎嗟乎若叔京者其於事親也可謂知所愛也夫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夫知之則斯愛之矣人惟不能以知之也於是視其親之年忽焉如駒馳電激而莫之省至有蹈無及之悔而貽莫追之憾者可勝言哉盖嘗即夫一歲一日之近而論之一日之景既夕矣則前之為朝也已不可得而復追一歲之候既冬矣則前之為春為夏者已不可得而復返而況於歷七十又七年之數者乎人生百歲為上壽世之人未必皆百歲也姑以百歲成數計之則七十又七之數已不啻四之三矣其所餘之一曾何足以當夫往者之審[illegible]況其間或虧或逾之不齊者又有不可知者耶故傳曰孝子愛日夫愛者情而不自足之謂也今叔京下友其弟而上事其親俻其腴豊腴之奉極歡欣和悅之情雖登百歲介千福而猶不自以為足此其愛日之心豈有窮巳哉余也抱終天之痛祿不逮養思復求一日之樂如叔京者其可得乎然千里之外與聞家慶尤不能不為姻婭間喜幸也異時南歸尚當奉觴升堂為叔京賀之

挹翠堂記

吾邑之南有地曰雲亭謗十八都之椎而冠六鄉之首衍迤平曠中引大溪其源有接乎章貢平川之境走百

十里許而入于大江民生其間有肥饒之利而無旱熯之艱故富人鉅族咸聚業而不替焉而雲亭之最勝者則曰沙溪而沙溪之右族又以劉氏為首稱劉氏自宋元間已爍爍有聲至如圭益彰且大如圭未弱冠已克植立恭謹剛毅事父母孝事兄長弟一門長幼咸得懽心與諸兄叢慶念生齒之繁而不足以蔽風雨於是去屋之東百步得曾之故址而一新之中建廳事前夾廊廂後建寢堂左右翼以橫樓風晨月夕翹首四望北南西東諸山環拱蒼翠之色葱葱蒨蒨咸在乎几席之間可挹而有也因名其堂曰挹翠予嘗假館其家諸子姪皆從予遊往來將廿年與如圭處最厚故請記於予予

謂翠者出乎山山之有翠猶其草木蓊欝土石温潤故其發見於外也如此然人皆馳騖於山翠之中而能得翠之美者蓋寡矣今如圭不徒得翠之美又從挹而有之則山川之秀若默契焉苟能賓處游之益培德業之基積於中者既厚發於外者愈弘粹面盎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則翠之美不在于山而在於已矣而人又得仰其德業之盛而挹之乃與山川相為悠久容有既乎如圭其懋勉焉

槎翁文集卷之六終

槎翁文集卷之七

記

東竹軒記

竹之產於東南而貴重於天下者莫荊楊若也是以聖人錄之書曰篠簜曰箘簵楛而冀之植無紀焉其見於詩則有衛之淇澳曰猗猗也曰青青如簀也既興美之而猶嗟嘆之乃三致意於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之盛豈竹之可貴重者尤在於質美而君子固將比德於是歟是何竹之多衛產也若燕也者則固荊楊之北而亦衛之東境也而竹之產無聞焉何哉豈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固各有所專而不能以相通者歟將燕地當極北窮邊地鹵斥而時凍沍天地生生之氣至是膠固閉距

有不得而施生者乎何竹產之荒落而鮮聞也既又疑之以為荊楊之限隔固遠矣若燕之於衛則地之相去若此其未遠也世變風移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而余固有不得而知之者歟洪武六年秋予來北平北平古燕地也入其境則蕘然平曠草色盡白時時驚風吹沙人馬對面不相見荒壖敗堞間蟠松偃栢往往有之然率離奇勃窣有憔悴可憐之色求其一二清修茂悅彷彿吾南土之常卉已不可得而況於竹哉夫竹中通而節固理密而氣清非高明爽塏有未易致生植之遂者今乃欲求之於風沙冰海之區難矣一日過樊子仲郛之

寘今見所謂東軒者有美竹焉問之則遠致而新植焉
者也余為之駐觀久之愛其扶疎玉立枝葉森布清風
在戶爽氣逼人欣然如見故人於異鄉脩然如遇高士
仙客於空同之墟廣漠之野也抑予前所謂世變風移
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者豈不誠然乎哉仲郛因請為之
記余諾之而未果其明年春會予有京師之役比反也
則臯事日嚴文檟填委補弊救過之不給尚能以文辭
名哉今年夏仲郛來徵文且告曰吾東軒之筍已再竹
矣昔者之諾得無忘之乎余亟謝不敏則為之記曰竹
非漑產尚矣然士君子所過者化其於物也固不矯情
而循其所無亦不易地而變其所志若仲郛之材美譬

猶篠簜菌簬之出於荊揚者既已拂拭黼籍而登薦于
天子之庭矣則切磋琢磨求所以脩其身成其文而思
以比美於淇澳之君子者又可一日忘之哉宜斯軒之
所以名也抑聞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而東
云者固和氣之所鍾也則玆軒也將非朝陽之地哉詩
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吾見
昔之鳳凰將翽翽來止於斯而和鳴也尚幸有聞焉

柳居圖記

圖柳居者何志初志也志之者誰三衢徐叔名也叔名
余寓北平之明年示余以柳居圖而申之以言吾邑弱
從東三十里之塘有屯盤焉比識將於吳台先人[illegible]

漫而埜於青陽也嘗徙而廬於埜左如是者既十餘年
矣幸天下清寧民物咸得以休從余惟不敢以忘先業
也始復營華川而返息焉自惟無所庸於世亦無求聞
於人人以吾土水木清華之可樂也嘗取柳數十本周
庭垣而植之曾不幾何而青翠上干陰翳帀如行者過
之深不見日余方息交絕遊閉戶取聖賢書日諷而玩
之時時升高眺遠望青陽松楸於雲烟杳靄間慨然有
陟岵之遐思焉或興至神怡則褫衣展席臨清流蔭嘉
樹叩琴而歌之悠然自以為可以苟遯於玆土而世亦
若可以遂忘於已矣或者不察以余之居之也乃目余
為柳下先生而薦之於春官者俄而鄉老大夫禮羅在

門敦迫就道而華川之柳居遂非吾有矣一貢于鄉而
辱與俊造遊再貢于　王庭而進叨御史之命玆又獲
與同事于此榮幸後矣念吾志初不及此顧天一日舉
以畀之而不少靳者是寧可以倖有哉吾旦旦雞鳴而
起從一童單馬出坐府中方與僚佐平議輕重參決可
否曾未竟而群胥抱文牘趍庭下吏著紙筆者已鴈鶩
進而庶綆屬矣少或眩焉則水火易位死生利害倒置
故吾日惴惴然以驚且畏若無所措其身者反思吾昔
者柳下之優游可復得哉爰取華川之景合青陽為之
圖時展而玩之以無忘其初焉此吾志也頗有以記之
可乎余惟匹夫而有天下志者士之謂也所居有大小

所遇有顯晦而志則各有存焉夫豈可以一端盡之哉
惟其始之不以所處爲困者居之安也終之不隨所居
而變者志之定也志之定而居之安其名稱有不昭昭
於時矣乎彼輞川遊觀之詠平泉草石之記沾沾然滯
於物者吾無取焉今叔名清亮強敏志得道行而猶能
不忘其初若是不亦窮達一致而忠孝之兩盡哉吾見
青陽華川之間其水石草木凡經吾叔名之所遊覽而
指歷者將欣欣乎其有榮耀哉四方賓客與夫鄉人子
弟豈無過其門望其蔭而思挹其聲光者將必曰此御
史柳也又相與愛護培置於方來則名之傳也寧有既
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于圖之左以識而俟之

寸草堂記

番陽汪季清平居讀書彈琴養親以爲樂嘗作草堂於
浮梁山中或者爲題寸草字於楣間爲之名者蓋取孟
東野氏遊子吟詩中語也季清番以文學起家入太學
爲弟子員未幾奉
旨分教北平之大興自以去其親之遠且久而念斯堂
之不可得見也則泫然告語於廬陵劉崧請爲文記之
將以日誦而自省焉抑余固抱永感者也將何以爲言
哉夫父母之於子猶天地之於萬物也天地生萬物不
可以數計而形色之可觀者莫著於草草之長短鉅細
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類之微且弱者蓋亦莫甚於草焉

夫草之爲類固微而弱者也而又謂之寸焉則其爲微
且弱者不亦甚乎此凱風棘心劬勞之思泣血蓼莪匪
莪匪蔚之痛也此孝子不自滿足而慊然有感於其中
之詞也由是推之則所以盡其事親之道致其敬身之
誠者宜愈至而愈未至且將兢兢焉閔閔焉反而自顧
益凜乎其有不勝之懼者故寸草之不足以報三春之
暉猶孝子之不足以報昊天罔極之德也千載之下四
海之內有人心者孰能不慨然於斯語哉嗟夫天地生
生之機其著見於物者固日進而未已也其始也纖柔
稚弱不啻若毫髮絲粟然及其終也滋茂暢達有不可
以限量計者夫人之心皆然也豈惟草惟然哉蓋必有

以養之而無害則庶乎有以全其所賦之本体而無所
愧矣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是記也季清其試思之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洪武六年秋余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之閏九月幸叨
考以十一月赴覲其明年正月至京則 朝廷更制內
外官率九年爲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余以留滯道次弗
知也乃月之十有一日余賫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
臨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殿廷儀禮司正某
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欽於大本堂啓北平按察司副

使劉菘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逖
宣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
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
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脩知事俞思
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
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
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京師之會同館計天下
凡十二道官通若干員時來會者止四十又九人官固
未備也其始至則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朝儀禮司正戒各道
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

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
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某皆先入　文武百
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
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敘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
而中使趣召知上已升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
歷西階折而東行遥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
面北位乃循殿庭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浙江廉使一
人立最在前山東山西江西各副使與菘共四人立次
後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儀可與凡僉事及經
歷等官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後時奉天殿新成土
木竣楪未髹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鑾

素木屏風擡金椅下施簟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
宣諭叮嚀繼以誠勑特命戶部尚書偰斯以官段四表
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之剴切也宣諭
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三月朔司正具戒
入辭衆以詰旦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
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
退出奉天門未竟有　旨復召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
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　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奔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　上厭之乃徐
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衆且遝至乃
直南趨出奉天門渡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

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俛
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
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胥名秩食
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
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
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
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為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復視
前日尤篤切嚴厲使人服而思之溫然如被春風而煦
至和凜然如聞雷霆而隱餘震也拜辭禮畢　上將起
復立而申飭者再四蹔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
其偕來　上既入乃自東陀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

群臣登目四祀遂列慭于殿之右旒陳几席焉云有
青賜膳饌而光禄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揖察
司官謝賜膳　勑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
謝而出又明日齋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
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
平賤日因追録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為一帙且以
識好會也夫有食其禄乃不思究其職理其事而負
聖訓者猶負於天也可不畏哉是録凡四十九人其由
御史而遷者若干人由部官而調者若干人由臺掾及
察院書吏而陞者若干人由府州縣與人材而擧者又
若干人噫才難尚矣而况於司憲者乎惟是十二道之

分布天下其選為甚嚴而任為至重也然其間除擢後
先陞調遠邇或同選而異趨或異出而同事固有聞名
企蹟於十數年之久而終莫遂一日之覯接者有之則
夫因覲典而為斯録也又烏能以已哉况其間有可監
可視傚而可敬畏者又皆區區之益友者邪嗟夫惟天
不可欺惟法不可玩而吾之心則不可以不盡也幸相
與淬礪濯滌以報稱　上意將必後此而觀考焉又豈
徒若今所録而已哉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
望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匯其
西見嶧龜蒙徂徠岱宗諸山後左顧聯絡于東北皆紆
青浮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百
里之勝可指顧而具矣樓之規制不知重脩何時其與
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脩
葺而因仍者殆皆此類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
四五尺觚稜而湧蓋其上周闌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
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illegible]記石刻二通蓋昔
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于其上者也祠有二賢祠
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為任城尉[illegible]其來而止也嘗欲
于此〻樓之所以名也惟太白[illegible]奇氣好偃遊其足[illegible]
幾半天下九江漢荊湘巴蜀楚吳秦晋齊魯山水

〻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游暢而以酒樓名天
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乜
奇偉卓絶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
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洪武十年三月十六日予與
本司僉事徐敏銘經歷王敬脩知事俞思敬自京師聽
宣諭還北平道過濟寧郡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偕
其客曹伯仁吉水夏侯齊載酒邀余與同行諸君遊樓
上撫誦唐宋金元以來詩文碑碣九十數通於是大白
之去世幾七百餘年矣為之低佪慨歎久之既下樓為
舟二鼓矣乘月出草樓行五十餘里將入閘河舟人大
醉妄行入野湖芰蒲中不知所向乃傍柳樹而息明旦

與叔銘相視大㕛遂書此以紀同游歲月

菊所記

吾鄉多竹而鮮菊非菊之獨鮮也凡菊之生柔脆芳潔所以培植滋息者恒有待於人然非幽閒靜逸之士則亦不能有以盡其性而使之必遂非若竹之勁直堅密而根屬萌達可以歷數世而不悴雖或漫植而亦無不長盛者也自余少小時已喜種菊然不可卒得聞人有佳品輒不憚艱遠分根裹苗惟恐其不多且異也然而朝夕異姿咫尺異態培築之未固而雞犬或為之侵凌灌溉之未周而風日或為之烜爍其幾何而不支離委絕於草莽之墟也哉此無他亦由心有所繫而所以養

之之功有不繼焉耳距余所居南二里許地濵河流為菖蒲田有康氏世居之其字體原者則其郡從中之特然者也性伉直能以急義先其鄉人方少壯時嘗操千金浮遊江湖間揮斥散施若不經意者晚乃退而休息焉往年余以倦游歸適東南兵亂里巷蕭條故老無有存者獨時時過體原氏相與憇林竹之秋陰歎前人之陳迹而君亦皓乎其將老矣間邀余坐南軒見楣間揭菊所二大字問之君欣然指軒前隙地謂予曰是將求佳菊植於斯燕會覩於斯以為他日娛老之圖者子幸為文以記之余㕛曰君第植菊菊成而會賞焉則記成矣予文不難也自後間相聚㡾匆匆別去而君之菊卒

亦未果如其所言者余竊怪之未幾余以召命去家與體原不相見者又八年比來北平風沙蒼莽中於竹罕見獨時時於士大夫家見菊本甚夥因憶嘗諾於君無對之未嘗不惘然也今年春體原命其壻曾景忠來徵文於京師且曰翁之菊今燦然可畦者已若干本矣請必得先生之文以復命余不敢辭則記之曰昔先正有云菊花之隱逸者也使君如前數十年強壯可仕則必不暇以事此菊使如前十數年轉徙避地時則亦不能以有此菊使君之子若孫無以致其治生力作之勤而奉甘旨焉則亦不能有以樂此菊故此菊之與人必適然相遇於蕭散澹泊之鄉然後二者得以

相成而所若體原者豈非余前所謂幽閒靜逸之士者歟將見吾鄉菊産之盛迨有過於竹者其必自君始矣豈不快哉抑余之生後君若干年褻不自意竊祿于朝遂不能以成其初志獨憂患之餘容髮之變乃有甚於君而不自知者豈不益重余之所感哉茲聞菊所之盛也徒為之踴躍以喜而不可即姑為之記以復於君俟予他日南還幸載酒而一過焉

瞿頊齋記

前成都府綿竹縣丞陳亨衢若澍甫嘗題其燕息之齋曰瞿頊既去蜀而調管庫於吳府也適余由北平臬司來覲與之相見於京城之寓舍因以告而請記焉其言

於市肆以為卜為屠販者皆隱也皆闤闠焉混混焉不覺將以塗眩天下一時之耳目然而卒猶不得免焉者亦以其徒知假名迹以隱於人而不知所以自隱焉耳若啓予之隱也無所待於人而安乎己焉非善於隱者其能然乎且通津要路衆人之所以趨而豈祿茂績亦志士之所欲得而願致之者也生斯世也為世用也亦何憚而樂乎隱哉惟時之會遇既難而士之致尚亦異於是乃有遯荒即汙穿措身於無悶之區泯其用於不試之地以苟全適安而已若其視古君子之忘己以志於天下者固所不逮而清風偉度亦庶幾有愧夫望塵逐影之為者矣吾聞啓予以康強之年際隆盛之治享耳目之奉而游泳乎堯民淳和之天是寧復有一毫之私心也哉故其居於是也八窗靚虛一塵不生市喧既遠山色逾靜時其春草幽芳夏陰岑寂肹浮雲之歛舒耳鳴禽之上下良朋苹止則命觴投壺以樂之清風徐來則為琴詠詩以娛之凡世之憂樂毁譽得喪曾不足攖其中而自無不得焉若是而尊之而謂之予隱果孰得而爭之哉噫是固天之所以遂成之者也宜予啓之有取於是名矣抑余與予啓不幸蚤厠名於文字一旦謬嬰所知擭非其任卒蹈顛躓以重愧悔乃今聞啓予之風而慕予隱之勝始超然若發蒙矣第不為之低徊三歎而踴躍以喜哉某婦其以余言復而家居退而書

蓋未有不至於傾覆者也豈非尤天下之至險哉蓋險之可見若巉山捍水之可驚駭者人固知所以畏而備之若甚險而不可見若車馬聲伎禽獸貨賄之可娛可歆其能知所畏而備之者幾何人哉吾聞若澍之丞綿竹也單居一室嗜欲泊然有征伐則揭片紙於百里外如呼吸然蠻夷之民扣首率服其去也至有垂泣者此豈偶然致之哉今既去西蜀而從吳府出險阻而既安逸矣迺猶名齋以向之所畏戒者此其心蓋將無徙不為瞿預見也豈非安而不忘危夷而不遺於險也哉或曰瞿有動而疾顧之貌預有思患預防之義是又一說也然皆君子之道諒亦吾若澍之所樂聞者故敢為併言之焉余先世辱與君為姻家故與若澍有交道則記之作既以為告亦因以自警焉

予隱堂記

東昌王起予嘗築堂於所居西偏以為藏息之所余友王君子啓過而榮之名之曰予隱予啓出而仕矣而予隱未有記之者他日以余退休山中也始命其子某來請記余謂予啓命名之意雖不可知若予隱之說則余能言之矣何也余二人者蓋嘗欲隱而莫之遂者也而起予獨能以無所事而安於隱余烏得不喜而為之記哉古今天下之隱者衆矣惟無所係累於名迹者能克其隱之至彼其游於江湖以為漁服於田野以為農藏

原缺第十四葉

於堂之壁間俟子啓歸而諗之庶斯言之有徵也　王恭

重脩青松觀記

廬陵東南多名山距城六十里而近為小水有道觀曰松青介于庄山洞岩二境之間世或罕知之者洪武十二年春予道庄山之陰將遊香城乃過而憇焉重岡周延平疇沓布泉流縈注草木叢茂而玄宇中宅遷高據勝若夷而深若拱而合若掩而密蓋行者雖過之而不可見也故其幽夐足以遠俗饒沃足以給耕而風氣完固境象舒曠又足以道和宣滯事清貞而納虛玄也豈偶然哉觀之道士曾恭禮者余鄉人也揖予升自西階謂其謂新殿者則告之曰余之為是也已十四易寒暑矣而歲月之記隱若有所待者公能愛於一言乎余諾而去之既夏五月恭禮遣其徒其請記則為歎曰自喪亂來未幾三十年凡神仙窟宅之在江右其勢崇力鉅當四方形勝之會足以憑藉扶樹者今其廢興何如也有數畝之宮如松青者乃汲汲於修復而尤不忘於記述如此歟不書得乎則書之曰觀創始於南宋之嘉定四年道士劉智可者實修建之其名義無所考或傳其始在今山中不知何時遭兵亂乃徙今地其可知者當元貞大德間觀之祖師梁沖虛始化其里大姓鄧氏倡而修之將六十年而燬於至正丙申之變後有胡居敬者構修之未果而卒今繼而成之者恭禮也中立正殿三

閒通為一室以居天神傍設條舍以栖其徒外為正門翼以兩廡經始於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吳元年丁未之十月材良制宏工力齊裕無靡於前有開於後故其層棟邃宇寥廓而承輝嘉林秀阜煥絢而改色高真昭赫魔伏森嚴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嗟夫事無大小成功為美頭無後先因時為上使非恭禮之端靜有守而脩教精虔則安能與其衆服勞苦出患難以成其興復之功如此哉是可記也於是其徒其聞言讚歎踴躍歡喜請勒諸石以告來者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徃教以瀆其分者矣贄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脩於下乃有棄禮而瀆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脡之脩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者如此可不謹哉　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合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胷東西之莫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數

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棄筆硯易業為工技為商賈遷、然望李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九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天謂之自便則其李與否一聽其自為而不擾以官府律之之也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迹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上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弦誦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李鍒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李四方嘗讀書於武山入 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首擢大學官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後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且老矣思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允

三四上乃得請及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日之教大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信脩弟子禮曰于：然以闖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芽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為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局鵬衆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者乃即君之居近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為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衡兄弟聞而題之又為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正月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令翰林承旨宋公所為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記余謂古之教者家有塾恒

在國學之下與黨庠術序之外蓋地勢隘而民散[illegible]者之所為也說者謂塾在里門之側古之仕而老者歸而教焉夫既以孝悌忠信與夫六藝之文淑其子[illegible]朝夕莅察其出入而程其勤怠其為教也蓋亦有[illegible]乎其間者今君之教於是也謂之老而歸則有所[illegible]謂之教鄉人子弟則庶幾成周設教之意與夫聖朝自便之旨蓋亦可以義而起之者也夫上有[illegible]之誠而下有願從之志將見禮達於公私而無拘抑之嫌教李於遠邇而無扞格之患藹然而義聲著沛然而仁風行矣抑君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其說具諸方冊可見已惟師道立而後教道行尚相與持守而

激勵之異時學明業成將皆毅然有立必不為不義以辱君之教其有裨於 國家卓然為時之端人正士者未必不由此出也余老矣無能役尚幸聞里中興學之盛而思見人才之有成焉故因其請記衆所聞以告之凡余前之所云庶勿踏其失而益勉於所務哉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艮而面坤為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為正堂朔望率弟子負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又前為正門門外為橫道、東西旁以樊桂凡槐栢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臨清堂記

安成王子植構臨清堂於所居淯盤之近而移書廬陵
伯殊趙君來請記伯殊之言曰吾友王子植世為安成
望族近時有字行中者其先君子也質實而好義以忠
厚教於家而氣槩重於鄉其居淯盤也磐之中為大泉
焉廣可數十畝浸淫瀰渟蕩風蓄雲若旋若蒸乃溢而
旁注有巨石四五錯出泉面如蛟伏鼈擲背負而首戴
不可方測盖嘗擇勝而築堂其上故承旨歐陽文公既
特書臨清二大字揭而名之矣堂成未幾而兵燬作獨
公之墨蹟所以寶而藏之者故無恙也今子植不忍其
先君之舊闢故基之左以為堂而鑿池其南引淯磐之
水注之而後臨清焉先生幸述而記之俾以遺其後人
斯子植之志也其敢以為請始余聞淯磐有王氏舊矣
又殊伯佳士其言宜信故不暇以竦遂辭乃為之言曰
天地間峙而為山流而為川者夫孰非扶輿清淑之氣
之所為哉若淯磐者其亦天地清氣之凝而融者乎故
淯言水磐言石水源於淯而出於石其激而為層波縈
而為微瀾舒而為清流以達于斯池者幾矣其有不回
旋容與於斯堂之下以發人臨觀之興者乎夫臨蒼莽
之野者其心曠以遐臨嶄絕之山者其心悚而栗臨浩
瀚之海者其心惘而洞則君之登斯堂而為斯泉之臨
也其心有不湛然而自存瑩然而自照泠然而自適者
乎昔川上之往聖人所歎滄浪之濯孺子攸此子植以
勝時暇日憧聚於一堂之上以思古人於山水之間尚
慎其所謂自取而日強焉斯為無負昔人命名之意而
於承先貽厥之道豈不亦循其泉之冽而不污出而不
窮遠而益達哉若余者竊有慕乎其勝而未之覩也他
日幸約趙君泛禾川過淯磐一登斯堂以覽公之遺翰
而挹王氏之高風則陶潛氏所謂臨清流而賦詩者僕
雖老尚能從諸君後焉伯殊遽起而謝曰是足以記矣
請書而歸之俾刻諸堂上

杏林後隱記

古奇逸之士晦其迹以隱於醫者有之矣然出處之道
係焉固未有隱而不彰者也是故壺公隱於壺而長房
闞之韓康隱於市而女子識之是皆欲自隱以掩人之
知而不知其終不可掩也若董仙之於廬山則有不然
者何也仙之意固將以大愈夫斯人之疾而未嘗隱者
也其所種杏又皆由夫人懷惠嚮感者之所種而非其
自為也以種杏皆由於懷惠嚮感者之所致則其心迹
固彰彰然有不容以自晦者可知矣夫豈若世之変幻
出沒以自蔽於一隅之所為哉廬陵清水劉思恭毉師
之良者也自其先世以療眼之術鳴四方至思恭而業
益精效益神趍而叩之者日益衆他日以舉州山水之
勝徙居之而種杏於其間且曰予將隱於是矣爰揭而
名之曰杏林後隱因余友蕭鵬舉來請記余曰余固觀

予之杏材也又烏知予之所以爲隱哉然吾聞之醫之
道近於仁々者以生物爲心其視人之有疾不啻在己
故凡耳目之所及必亟起而救之惟恐後焉若是者宜
不必隱也隱者不能若是也使隱而晦之則吾生全之
心始遏而不得施矣而况於自閟以自異者乎夫惟知
華仙之種杏有以廣其及人之功則知君所以托杏以
爲隱者又豈容有一物之不得其所而一氣之不得其
平者哉故曰托於自隱者名也推其道以自致焉實也
名實之相乎隱顯之一致吾見子之杏粲然而華者累
然而就實蔚然而株者翳然而成林矣則凡四方之嬰
盲抱青者之聞君之名也有不負々然携扶摘埴望舉

州之杏而來請者乎君雖欲引以自晦不可得矣矧
今賢明相逢治具畢舉凡一行之白一藝之精未有不
自幽遠而登顯膴者則由是以所施於一鄉一方者推
而達之天下之幽隱俾有生無瞖瞽眯蝕之患朗々然
不啻若披雲霧揭日月焉是不爲天下凡有目者之大
幸哉於是黼粲德恩恭之嘗愈其疾而尤喜余之言不
蔽於一隅而有合於君子出處之道也得因以白附昔
人種杏之意請述而歸之以爲記

遠山樓記

吾南鄉有劉君芳遠者謹厚好靜人也異時往來嶌安
過徙嘗樂其風土淳厚山水清勝一旦携妻子去而居
之以耕稼乎其中將二十餘年矣今年始築樓於所居
之北曰遠山將以娛老貽燕於是以余相知素也而遠
來請記焉其言曰余平生嗜好無他惟山居之是樂自
行四方以來若是山者蓋無往而不與之相值而周旋
也然往々倏而遇之忽而去之不能以終日今七十居於
斯以有此山也顧年老且倦遊視吾子之子若丈夫子
者又八人矣每晨長幼上堂候起居罷各力所務惟謹
吾退居一樓之上時起而四望焉則山之纍々然者無
不若躍而來若趨而止若環而拱以會于斯樓之下者
終日而不厭也若是者庶幾余之志哉子幸爲文以述
之且將以示後之人焉則記之曰夫山之附於地而爲

高下遠近者勢也勢豈有定在哉惟當所處者於有以
當其勝亦必居之高而後有以盡乎遠故高不極則遠
不可盡矣遠不盡則勝不可當矣而况於山乎日是山
之環枕墉以翔先後左右者今猶昔也何昔之隱而今
之顯昔之遠而今之近也則所以聚精會神而於斯獻
秀於斯樓者豈不存乎其人哉故有其人則有是山有
是山而後蒸然蔚然所以啓植生聚以資益吾之用者
自源々而不竭矣若其地之井列而畝分泉之灌達而
畝注有以致豐腴而供伏臘者固茲山之美利也小之
植蔬果蕃薪蒸育禽魚大之出雲雨而行四時滔寒暑
者又孰非茲山之嘉產與惠澤也哉勝時上日嘉賓故

人及耕歛之餘閒叙登臨之樂事或焚香靜坐或舉酒言咲披八窓之清風納四達之弘觀遥見徽雲卷舒於焦原鷹龍之嶺時雨澄霽於茂園南州之外斯時也纖塵不飛萬景咸萃雖几席俯仰之頃已超然有平挹壙埌凌厲宇宙之意而不可窮矣則君之名斯樓也豈不微之遠而益信哉雖然由十里百里千里而遠者勢也由一世十世百世而遠者時也勢之遠而可迩者吾固迹而論之矣則凡君之子孫居棲於是所以繼先世廣先業由迩而遠者寧不在茲乎

樗翁文集卷之七終

序

送劉學正序

令年春二月永豐劉君允恭以西昌學官秩滿受代將歸州人士以君能於其職既惜其去復謀為之餞有咨嗟歎息言於庭曰州之學官凡代而去者相望也其文行樸茂復有如吾劉君者乎凡我耆耋之賓養於斯我弟子之游歌於斯復有如吾劉君之能禮而能教者乎名卿顯官離人騷客之往復留寓於斯復有如劉君之善於歌咏紀述以道其行者乎甲兵錢穀之屬於有司者吾何取以咨度文墨論議之出於民士者吾何取以折衷乎言之若有不懌然者余因觧之曰劉君誠賢者也亦誠有如前之所陳後之所慮者而未之盡也君科第人也學春秋之學而有天下之志者也請以所聞為諸君誦之則舉酒屬而告之曰昔在宋時吾州有鄉先生謚清節姓蕭氏者以講學行義聞四方四方來學者多至數十百人皆能濯磨樹立以發明先生之學時則有若胡忠簡公以其學擢高科歸拜床下即戒之曰毋禍吾春秋他日忠簡公正色立朝不阿權倖至斬檜之跡一上而三綱倫理賴以不墜忠簡蔚為一代名臣者春秋之教也今君兩以春秋貢於鄉雖不幸不獲大其用於當世猶幸而懷材抱器擭歛其華以厚施其教於

先生之鄉幸非玆歟惟吾州近先生之居服先生之化雖荒山窮谷之巔涯百世之下猶有不泯焉者故其士慷慨而尚義其民質實而知禮承平文物之盛不論由兵興以来寧死傷困乏不悔而必不為不義以自汚是雖先生之流風遺澤所以感化於人心民彝之素者有在而君職敎之功亦豈可少哉視昔時四方文雅鉅麗者宮庭鞠為茂草衣冠化為囚奴其慘有不可勝言者矣顧瞻我宮[illegible]〻將〻耄倪来觀禮器完飭君從容俎豆其間四時奠祀無缺儀廢禮謂非本春秋之敎其能然乎君去此而受顯擢於上也有日矣由是益推明春秋之學於天下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以庶幾乎撥

亂反正之幾而患難有所不計則天下之大方来之遠又豈無慕劉君之風而興起者乎異時州人思君教將必曰偉哉劉君是能無忝於先生之鄉而無愧於科第無負於春秋之學者請以是為君期之而為諸君言之若前之所陳者則固有常職矣而又何慮焉衆曰諾於是酒且半歡益洽乃分題賦詩各道其志而俾余序之

至正十八年戊戌南平劉楚書

[illegible]萬德深滄江稿序

滄江稿者豫章萬詠其所賦之詩集也詠字德深為吾故人德[illegible]父之弟德躬父賢奇氣為歌詩名聞天下德深[illegible]學異其家學早[illegible]文春秋經於西山熊氏屢試不[illegible]遭世亂浮遊江上諸公貴人爭為之傾倒前席不倦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厲至掞詞摛章光彩横發傾其座人如春花間柳風日爭妍如寒泉觸石霜月孤照罹而不流於媚淡而不極於苦騷騷乎昨者之矩度矣故見德深如見其兄見其詩益信其為德躬之令弟也嗟夫此昔人所謂難為弟者將誠然歟然則繼今而有作者將又不止於滄江之録而已等而躋之洛下之二陸江左之二謝不難矣德深其思所以企而齊之哉余辱於德躬父善不能無望於君者故誦其詩而輒為言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至正十七年八月前翰林盧陵劉侯楚奇以廷臣奏薦

由江瑞二郡守擢拜廣東憲副時江淮盜尚充斥將命者南遵海道六閱月而始達越明年二月候者至侯乃治行今大司徒平章公遣量行樞密使榮國公火你赤俱以中朝重臣祗奉　明詔總鎮江西凡料兵輯民署官調職便宜之務罔不修舉議以侯方治九江有勞績若惜其垂成而遽去者既而又幸侯之賢明其往涖於廣憲宜也則以有所屬望於是大司徒公與榮國公合饒官大張樂設燕于江閣以餞之其光華禮秩可謂遠而有耀者矣時余竊聞而喜之因自料侯前為郡時嘗以廉平称亦嘗以廉平望於人〻者矧今上承
聖天子之寵命下服賢公相之敎戒則其得以有為於

是職也審矣又、自嘗以受知於侯故因侯之行願效一
言則再拜而進曰今天下之致盜而生亂者非貪且暴
耶夫惟浚削割剝以致其肥排擊靡灼以肆其毒而民
莫之亢也且猶曰不足焉故民不勝其怨且憤羣起而
琛視之而法始有不勝其治者矣及其所以治之者又
往々昧戾膠蔽忽遠畧而急近利於是以貪濟貪以暴
益暴日暵歲愒民愈困而盜愈不可息是猶益薪以止
沸添泥以求清也欲天下之治得乎惟侯困窮士之節
而有天下之憂者也其脈之著恒不足裕於其身仁之
施恒不忍於犬馬識遠而慮深才周而學博則所以弭
盜而止亂者將不在今之茲行乎哉人心之窮極而思

治者莫甚於此將而庶官之得行其道者亦莫尊於是
職由是可以厲猴司而濯磨群弊可以植立風紀而收
繫人心九平日之所欲為而不得者將力為之平日之
所欲言而不得者將悉言之則法之所持位之所守事
之所立有不正大如天地鏗鍧如雷霆明焯如日月者
乎是宜為近臣之所舉遠臣之所倡而　聖天子之所
倚注於萬里之外者也若夫昧公天下之大計而争一
日之私能以自暴於禍戾若或者之為則天下國家何
望焉厥今東南之職貢賦上計奏于京師者悉由海道
不閱月而遂達於是遐遠之濱不啻若識面之近而周
衛之徑也其自今使方伯有同和之美　天子無南顧

之憂政紀清明民物豊謐嶺海所際飛聲颯々將必有
聞於上而揚於外者則儒臣一進用之妙將不自劉侯益
振而大之矣乎

王斯和遺藁序

劉子讀贛王斯和詩概然而歎曰異哉詩之能感人也
其詞雅其為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為人溫而不
戾者歟其趣高其思遠其為今之逸士而有古之遺風
者歟何其能言也言之宜其必傳也傳不傳於斯和何
與而君之能言則有可感者矣古今人々能言々亦人
人殊其傳者亦何少也豈非言之有精有不精而發之
有至有不至者乎言之精而發之至而猶或不傳焉吾

未之見矣不傳於今有不傳於後者乎於是斯和氏歿
且二十餘年矣誦其言而思其人益信乎余前之所陳
也吾獨惜斯和言不及中壽足迹不出千里交游不偏
一方徒呻吟乎溪山窮實之濱而所就已錚々然如此
使加年博交遠涉深覽則其可觀者又豈止此哉斯和
之令子炤嘗以春秋之學就試鄉闈蓋與余同志者也
又嘗修王氏族譜一家文獻粲然可徵嗚呼王氏若斯
和君庶為不死者論故家遺澤君子尚其有考焉

舒伯源抒悶集後序

右抒悶集雜體詩四十七首舒君伯源甫傷亂之所作
也今觀其首篇至述痛等作如氛祲從南起偏翳斗牛

遷豈詡見星沫睽孤張鬼車虐燄肆焚灼妖訛扇兇悪
安得古神劒一出為掃驅皆本其忠誠慨憤之辭述痛
終篇有曰殘喘如幸存承家自兹始亦旭子詩有曰百
年文獻俱灰燼賴尒成人早有知亦昶兒詩有曰教育
或有成庶幾紹前徃其屬望之遠又如此至婦女并勤
儉兒童觧憂慮等語極其奔走流離之感至悼亡憶諸
叔兄弟憶諸友憶昔等作尤悲切懇至語絶復連至援
孤行望官軍黄雲殺賊歌尤哽〻欲失至老牧歌殆将
忘世長往而不可得其辭雖平其志益可悲而君亦絶
筆於是矣君名慶遠世為靖安人至正元年以易領郷
薦明年下第歸行省擢為贑川路儒學正再調瀨溪長

未赴壬辰春紅巾渡江州縣望風觧散首陷建昌寧州
進攻靖安君曰是草野烏合耳即奉監縣潮海集衆拒
之為父老子弟陳順逆禍福諭以死守尤繕城儲粮檄
忠義募勇敢厚賞格嚴軍政皆所條畫時大府受功方
急援不至民惶惑不知所向久之得諜報言郡圍已觧
而　朝廷亦止刑首亂者餘悉從宥使者奉　詔由海
道至會府而路梗不得旁達屬邑君即遣人趍間道迎
之且請兵来援省府得書大喜即為檄加奬厲且署摂
今職君辭焉使者至君為設位再拜然後讀詔民老弱
來聴有感泣者遠民始知大府無恙咸感厲自效由是
寇至輙敗之九月寇悉衆忿至攻圍甚急民猶血戰不

去會粮盡力匱潮海被執不屈遇害寇訊知君倡首焚
其居大購索君獲之榜掠幾不勝然利其資藏故緩其
死君一夕賄守者得脱即易服竄於騰空匿重穴間自
保為後計不苟死也既閲月而寇益衆義士又多戰死
省府消息益不得聞君乃憤不食以卒此詩皆其先時
往來作於上洞者也嗟夫君脩學砥行若也生長承平
席蔭華顯而被服文雅策名上科一旦變起倉卒非有
旁近強勇米粟城郭可得憑藉其所倡道又非素有努
牧也顧獨以父毋墳墓所在義不苟辱乃奮然推義以
五郷十六都之疲民而捍數十萬方滋之暴寇蓋亦難
矣及家亡身執猶能脱虎口以圖後功而事與志違卒

以憤終豈非天哉今潮海死封疆之節較然明甚而君
之倡義不辱以至于死不惟不及録而其家人亦未嘗
以為言獨其郷之共事者恒稱惜之嗟乎此固君之志
也而上之人所籍以為人心世道計者果安在哉君有
子二即旭與昶其仲弟慶餘字伯章〻〻有子二曰昭
曰昞昭昞旭嘗從予遊至是昞以昶來見而旭卒矣昞
為予具言其伯父勤事始終泫然以悲且出斯帙願有
以識之余讀而悲之他日質所聞於君之妻弟李君克
正知其言尤信於是感伯源甫昔者之知巳而痛世道
人才之不偶也如此又将以慰後人之思也故為忍悲
而識其集之後云

送周士廉序

西昌距廬陵不百里凡山川之英氣人物之風節蓋有蔚然相望而炳焉以相輝者矣則夫懷材好進之士之生來於斯也其能悠然興感於百世之上者豈不係乎其人其世之所存哉廬陵周君士廉故宋丞相益國忠文公六世孫也質美而篤智氣直而義昌父事其兄而孝友行於家非道不苟為而忠信聞於鄉閭和以盡常斂以通變而才能聞於諸侯然招之不可使附也進之不可使狎也此其所積而養於中者不亦深且厚哉今年夏賁然白駒不遠其馳訪友於南溪之上余得與之言處者幾匝月冀其務而挹其光信為相門之佳公子也一日將治歸其友郭君與恭與數君者携酒餚登武姥之岡望贛江之流以餞樂之其感慨之懷蓋浩然而莫禦也能徊俯仰南望三顧思清節之高風而不可見也思欲訪先丞相讀書精舍於清溪之上以求陸先生之遺迹而時移事異徒見荒烟野草鳴禽断壠莽然城東之墟而不識也意其盛時佳興凡山顛水涯先公流風之遺而草木石泉有至今被其榮耀者則士廉之為斯遊也豈不遠而有光乎抑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君子之事也矧登山臨水諸君能無慨然於送歸之感者乎乃各分題賦詩以贈於君而予竊忝通家子也故序其端而不辭

送王伯初序

天下之術衆矣非見理明而用志専者不可以寄生死夫天地之生斯人也甚不易矣古聖人所以為之醫藥以濟夭病者其說固甚明且盡也柰何巧者汨之昧者蔽之貪鄙者惑之乃有首鼠兩端以倖覬其術之中者而不知其為斯人之禍慘矣況嬰孩乎古人以嬰孩之疾為無辜斯言也尤君子之所當慎也不然杞梓之木不朽於連抱而嘗殞於萌蘖者其責宜有所歸矣友人周士廉忠信質直人也間語予曰吾鄰有王伯初者醫三世矣其為人謹厚不伐言若不出諸口至臨病辨證治則皎然如燭照數計而不爽赴人之急早夜不倦而必不志於苟得吾廬陵不啻數萬家其始生之孩待伯初以安於襁乳而遂其成立者皆是也若吾子之瀕於死而獲更生則尤難者矣始吾子生甫八歲一日疾作衆或難之君獨曰此疹也毒閉於陰而不得發耳必進剛劑乃可既而洞下衆環視眙愕若將咎君者君笑曰此直寒盛未復耳趣進藥如初且約曰若下不止當更灼艾以助之既而灼不三四燋而氣復體舒則皮膚間隱隱如粟聚錦注又頃之已軒然睡息矣君又曰今疹已盡出則藥當止惟和飲食以調之即復常矣已而疾果愈衆始大服吾他日為既以報之君固却而不受於吾心嘗慊然而未能釋也子幸為書其事以揚著之可

乎余以為君伐病如漢淮陰之握正雖詭以危辭而有所不動及其急義則又如魯仲連之排難解紛雖奉以千金而有所不顧異哉用術之慎而行義之卓也前所謂見理明而用志專而可以寄生死者非斯人歟推其心也雖使天下四海之大舉不懼乎夭閼焉可也豈直一鄉一國而已哉余樂道人之善者也輙因士廉之請為廣其說以美之且以自附於古大史公傳越人之意云

贈蕭一誠赴召序

夫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此天下之士也天下至廣也士亦豈無所事哉農服耒耜以出粟米工執技藝以供器用商通貨利凡穀粟絲麻力役之奉無不備宮室舟車冠舄昂金音樂器械之制無不修而遠近彼此有無之通亦無不致斯固天下之人為之也豈惟人哉惟物亦然出珠玉金錫以效其貴重出毛羽齒革以效其堅利華美舉天下之物且不能遺之也而况於人乎况於天下之士乎余友某才美而學充器周而識敏蓋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也豈非所謂天下之士者歟其論議可以折衝俎豆之間其文章可以羽儀朝著之上其志操可以激厲百世之下豈徒若川陸之出珠玉金錫鳥獸之出羽毛齒革而已又豈徒若農工商賈各覬覬焉執其能以自獻而已哉茲其應辟而起也必有以效天下之用而係斯人之望者矣夫委道之璧常發輝於堂帷踶雲之驥必成功於險絕而覽德之鳳將亦必輕千仞之遠而來下矣而况蔚然止於郊藪之近者乎嗟乎蕭君其去此而升乎高明者煒煒矣則凡卑卑焉無所負恃而甘伏寂寞以自絕於斯時者得不慨然而長吁憮焉而自失矣乎

王以直文序

余往時遊學四方歸必過王氏從以直君論文字客有稱或人為文者以直俛首不應曰文難言也世豈有决裂牽綴氣卑辭蔓而可以為文哉古人不若是也因與論世之隆污人之得失皆極其所致所能與其所遇其

辭雖不皆本於古人之成言而亦無不脗合於人心者自是余握筆臨文未嘗不為君憮然於坐談時也退而見故翰林待制楊公公間為余言以直氣銳而才贍後輩罕見其比公之子清江簿君某又為余言少與以直同學以直讀書下目輙数十行落筆動数千百言其明達敏銳出夷等上嘗戲語我曰觀市兒讀書終日吃吃不能吐一辭由吾與公等視之彼將不直謂我輩為天人乎吾見其文信其言矣要其才人固未易及也余後沉汲覊旅文字日踈方惧有愧於君而君已慨然薄江湖厭塵囂退為西林隱居以自適他日予過西林讀其文而悲之會江淮亂作衣冠散處逃難山中而君亦抱

病不起矣思昔過從升堂觴酒扼腕振袂論文字時何可得也一日得君遺文若干篇於其子澤余復而讀之益愴然以悲而深有感於昔者相從之言何也君之文固能自成其一家言者也其體渾浩磅礴而無決裂辜綴之弊其氣完以正而非卑也其辭明以昌而非蔓也此其自謂得之於天者豈偶然哉蓋君之所為文僅見於是而其時之所致人之所能與其所遇亦蓋可因是而推之夫也於前而顯於後者命也使老其才底其成以大其所施則其光輝條理豈不斬然金石之間灼乎星辰之上又豈徒伏光隱遺聲響而止於山林哉今待制公不可見矣而清江君方毅然有志於斯文之興起亦既悼往者之不可作矣則余於君之文也又烏能已於其言之述哉

送隆師之青原序

懸恩隆師將往謁雲林定公于青原山以予於定公雅有翰墨之好故来相别且徵言焉余特方濯纓於文溪之上退休於珠林之下寥寥清風獨唱寡和每悵然為塵外石泉之想則於隆師之往也烏得無言哉夫青原祖庭也定公尊宿也謁祖庭以依尊宿上人之為斯行也宜不可以已矣矧定公業白而行精氣温而言暢發為文辭卓越清麗其弟子之從遊者衆矣宰有能窺其藩而躋其堂者乎隆師機神穎拔洞觀獨詣為詩律往往有清致蓋亦聞風而興者茲又得山水奇絕之觀相與湔濯而振發之吾知其往而有合者審矣昔靈徹從越客嚴維學詩抵吳興之柯山又與晝公遊而詩名聞於當世評者至謂其入作者閫域非獨雄於詩傳聞而已今定公雖不欲以皎然自處而澄源之律度師得不勉而企之哉是行也詩道其有昌乎吾將以二子之會遇自慶也於是酌觀山之寒泉招子瑳之白雲咏快閣之清風以為之餞若夫宗門之玄旨祖庭之勝義余方之内者故無得而援焉

贈段復初序

吾弟之子觶者疏朗敏達頗知勤於學余甚愛之自其三歲時得瘍病瘍附耳陰治之不盡其方瘍已而漏作每食飲頤頷動搖輒滲漉沾漬緣浹衣領如是者既十年矣余懼其血肉潰敗將流澌以日痒也甚憂之間舉以告人或憐而授以方劑者有之然卒未有能已之者今年始得段君復初為治之不數日遂愈余初甚怪之詢之則其灌注攻達疏壅而實空如理河決如導川匯始終翕張具有倫紀嗟乎若復初者將不得為醫師之良者乎其言曰血氣流通於一身所以消息吐納者其竅有九九不可以一廢而亦不可以一益也矧別附於耳陰而發於頤項之交者乎又九竅之消息吐納未嘗不有其節少或過焉或爽焉病矣矧茲毒液流注之涓涓

焉而日不合者乎夫水順其性則分派布脈萬有不同而同歸於海或衝決奔溢始為沱為汜為氿泉為洑流而不可救矣今觧之是疾也其猶水之決溢而為沱為汜為氿泉為洑流者乎而必引之俾循於故道使各有所歸然後固防墳堅堰築以捍殺其決齧奔潰之勢焉斯水之性無往而不順矣嗟夫復初之治法良矣世寧有聞其說而信其功者乎余喜觧之華復究其體膚而君之言為有合於道也故述其說授之觧俾覽之將因吾文而有證焉

梅邊初藁序

豫章張君自其幼時從廬陵蕭敬脩先生遊先生教之

學詩輒應口成詠無艱棘留難之意蓋其天性朗悟然也會時貴器之推擇為州郡吏遂不得卒業然其心嘗惓惓然不能以廢也前年秋奉省命以司幕來西昌因得其平昔所以學於先生者盡覽之益賢而有志於古者也觀其述之所至心之所懷一草一木某山某水與凡民物休戚榮瘁之狀無不謹書而倚賦之至其思親懷友之情尤極依依懇懇不能自已而時異事殊公府徵給之煩道路行役之勤且拂亂而汩渾之矣夫感於物而有言者情也即其言而究其意之所在焉斯可以觀世變矣予始識君時頎然佳公子不知其能詩也一日絕江而東載酒過余珠林之下因誦余往時與諸同年

遊三德院題壁詩次以慕之乃却佐吏出寺門數十步攘袂坐古槐陰下援筆呻吟疾書而歷和之乃與詠歎而罷使當時樵[illegible]見而[illegible]之相與睢盱咨嗟至于今不置是雖其[illegible]好之篤而清風雅致亦豈尋常簿書筐篋之所有哉自[illegible]君見几席間無他文書惟經史及古今名士[illegible]此其志固非以是而遂書焉者也於是君之[illegible]且再期而詩[illegible]作視昔時又增而益豐矣來者其可量乎雖然[illegible]心源猶井也才猶劒器也井之渾者必浚而始清器之鈍者必砥而後利尚力其浚而毋怠於砥礪焉則心源之發有不沛然以達而才器之利有不肆然而遂成者乎昔蕭先生之

所以告子者必有其道矣其試以余言復思之其亦有合乎否也君別號梅臞余因題其詩曰梅邊初藁而併為之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歲八月余留郡城友人張萬中以赴咸寧司征來別且請曰庸幸嘗從先師鄧子益氏游識先生於舘下於今十有五年矣茲將有行也願先生無忘先師之好賜一言以勗之余曰嗟乎子從宦者也而倦倦師友之厚道如此其猶懼有不達於政者乎子早從名師績學樹志已爽邁不群及嬰變故又能卓然自拔不憚使勤將命之際所以交邦國治軍旅和人民者既無所辱命而亦

無不達矣茲其往司征也亦豈有殊道哉夫足國之道在財而財之所阜在商旅自喪亂來凡貨財之源於四方者亦既決裂潰爛而不可復振矣今其懷千金賫重貨涉風濤踰邊徼冒虎狼犯不測之憂以僥倖什一之利者亦凜然其不易矣君之往也若之何惠之使源源交通而不至於壅滯哉持之以公毋苛察以為明也行之以寬毋求羨以為能也所以盡子之職者如是而已吾見江漢之旅皆出於咸寧之途而子為征商有道矣抑又有告焉者昔子之師嘗語余曰宋末鄉先達有王一張先生諱日躋者以詩為咸淳六年貢士實子之大父也又曰我先侍郎嘗言其為人篤厚該博而不獲展於

用子孫必有大者其將在子乎萬中志於學而善用者也又能篤於師友之道余故復述前所聞於子孟氏者以告焉子必有以自奮而不負前之所期待矣語曰仕而優則學無往而非學也司征云乎哉

鄒氏春雨亭讌集詩序

龍灣與中河之水合流而下也其陽為西郭之墺鄒君子賢有亭翼然臨于二水之會凡來訪鄒君咸憩而樂焉乃二月八日君邀余與蕭氏子素兄弟讌集亭上時從余遊者王澤及君之二子瓊環咸侍焉既雨而余弟埜亦至相與合席而飲獻酧揖讓有主賓之儀有少長之序焉層簷敧虛橫楹通水風南來雨涔涔不可止前登為龍洲春作亭與町疃交布遙見紺閣琳宇茅舍竹屋出沒遠近草樹掀簸與風勢回薄若乘舟而低昂也洲之外為大江江陰為南岸諸峯若三顧天柱常蘇然吾前者皆微茫不可辨但覺山光雲氣行太空中如遊龍陣馬超然與意氣相雄長浩然與談笑相傾接而飛花鷩燕時近尊俎亦一時之奇觀也哉酒半雨稍休君舉酒屬余曰夫清明之景得之者衆矣自余有此亭以來睹有今日風雨之集諸君其自謂情景之奇勝何如也幸為我賦之余惟春雨有澤物之功而君恒有活人之德可以媲美而斯亭之集亦不可以無述也俾分韻賦之且以春雨名之而余為之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安成義槩里有賢君子曰歐陽孔述當至正壬辰之變獨挈其季弟與妻子去其鄉而南也凡三徙而達西昌後渡江而南以達雲亭之下徑盖又三徙焉其徙也皆非有所擇率衝風雨跋水草歷晨越宵孑孑然指其難以馳凡輿馬僕從之所相囊橐糗糒舉無有也其為人又恬質簡約樸外而茂中與人言恒若不出諸口然卒能絜其身以行行而無所不達達亦無往不安之夫豈持口舌憑勢力挾才智以自張者累其中必有過人者矣於是君之去其鄉者幾七年然後歸其歸而來別於余也及若有不懌然者余因告之曰古之人以去其鄉

為不幸而予之所處則有難言者矣昔也幸去其鄉茲又幸而獲返焉其去就進退不亦類有道者乎吾聞義栗義里也歐陽世族也而君又里之挨之賢者其可久於外而忘歸乎吾不知前之播遷流落道路能如君者幾何人今其得歸鄉里見親戚省墳墓如君者復幾何人君歸而問焉昔鄉人父母子弟之未嘗去者今其猶有存者乎里巷之桑梓墟墓之松楸今其猶有未嘗剪伐翳然而益茂者乎望其居而思旋處之不遺觀其溪山而思釣遊之所在然後見老者之在堂上進少者於庭下握手歡聚舉酒更勞而告以昔之所以去與今之所以還者焉其必為之慨然而長歎恍焉而自失忻焉

而交慶者矣由今以往使鄉人相交勸而服行仁義為不辱而長子老孫耕田鑿井相與休養生息以不去其鄉為歐陽君之勸不其韙歟余從弟勉於君有同寓之雅而伯兄子中又辱有彌路之好者也故能從知君之賢則於其歸也敢愛其言而不述之以告其鄉人乎一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左旂使君既宴客之三日以余嘗期而不至也復為禮命客仍宴中和堂前大司徒椽曠伯逵而次凡十二人堂下有佐尊者有歌者有彈箏者有橫吹者有鳴洞簫座中者則宜春易君釣鰲有將赴瑞昌簿與余同坐因邀賦短歌為別者則劉君士隱吉文人也酒一再行歌奏送陳談笑諧洽衆客大樂酒半使君命王其執爵請于衆曰昔者之會嘗賦詩矣今日不可無以為樂請分韻各為今樂府一章可乎衆曰唯〻於是劉季道取紙書古言古詩一句字斷之授以為丸雜置槃中座者各探以為韻示無擇也槃行或探或否探者爭啓丸先視有喜者有訝其難者有先審其音調者其否者以不能通是音律若余不才者君亦不之強焉既而辭者半韻餘其一衆復以歸之子堅〻〻不辭也使君樂府最先成其辭清麗和婉至章末獨屬意於余若勉余當醉飲者余欣然酌酒謝使君〻〻醉焉衆賦畢作者各賡其聲命歌者歌以觴客其音調有不諧習者使君自與子堅

倚和之余辱右諸客屢首得歌而杯行無算一不自知醉矣余惟陽春白雪不啻誦其成曲而和者已寡今黃鍾大呂各奏厥聲而志亦無不違將非古燕飲之樂哉惟使君以干戈之寄而不忘於文字以軍旅之般而不發於朋友況其樂足以導和歌足以述情威儀足以合禮而言議足以成德庶乎好賢樂善之風非忘其事而繼以淫者是以君子有取焉客十二人視前日蓋互見之子堅名鎮柱北庭人善文詞與余為同年而余則南平劉楚也

劉尚賓東溪詞藁後序

余友陳子泰蕭子儀數過余稱東溪劉尚賓之賢因出

其所賦詞叢一帙凡數十闋余亟請誦之則其間寧清
適如空山道者其風流跌宕如金陵子弟其閑情幽怨
如放臣棄婦色慘意蹙其述懷撫事如故京老人感今
道舊語咽欲泣亦何能言哉昔稼軒送春一詞沉痛忠
憤悲動千古至今讀之使人毛髮森豎淚落胃臆真悲
歌慷慨之雄士哉尚賓英年雅志豈〻傾竭庶幾聞風
而興者惜余不習音律不能為尚賓啇歌之然要患之
餘亦不忍聞矣余友有蕭掬若雅好古善洞簫他日尚
賓能過余武山北岩下風清月白之夕當與數子者命
洞簫為子和品令之章而尚賓自歌之其亦有足樂於
余志者乎二友歸其為尚賓言之

楊氏族譜後序

友人楊獻自少讀書刻意科名而屢不得志於有司嘗
慨然曰豈有廬陵楊氏之後而冺冺者乎余因詰之曰
若為忠襄公之諸孫乎曰非也將謂文節公之諸孫乎
曰非也然則奚自則法然曰吾中奉公後也忠襄為中
奉之從姪孫源遠流分亦既莫得詳矣獨吾中奉而下
之系可考徵者此獻之所以感憤而興起也他日獻自
桐江來手其族譜一帙示余敬請覩之則楮墨鮮澤文
泓炳列著前代故物也首載唐宰相楊氏系表下及於
文節公所撰脩族譜後序譜自受姓命氏之始由漢而
唐而宋為弘農為錢塘為廬陵其系廬陵者有四而獨

詳於獻以上之祖上下千數百年間勛業科名之懿遷
徙離合之故子孫流衍之自亦何盛哉余因究所謂四
系者則皆仕南唐而始居廬陵諱輅之曾孫其曰延安
曰延規者則別而為楊家庄之祖曰延宗曰延邦者則
別而為湴塘之祖其略於延安延規延宗三系而獨詳
於延邦者意當時四系子孫族大人衆不勝並載故各
詳其所係而是譜為延邦之後則獻之祖父故特書而
備存之者也然後知忠襄祖延規文節祖延宗而中奉
則祖於延邦也有以矣中奉公諱存字某為延邦六世
孫登神宗元豐八年第終中奉大夫洪州通判五子皆
顯仕獨季子諱王訓者不仕則獻之九世祖也王訓歷

五世為遇極咸淳甲戌以鄉貢陞國子上舍迄元興又
將百年而楊氏之詩書文物能不與時以俱廢不亦難
哉中奉公秉剛守正不附京黼其正氣偉節可呵叱雷
霆增光日月雖沉浮郡州以終要其所立亦豈在忠襄
文節下哉異時二公抗節相望而起謂非中奉公有以
倡之不可也今中奉之子孫不啻數十百人其才且賢
如獻者信不多見矣而又能感激奮勵於千載之下求
以不辱其先如獻者則天之所以報於中奉公而未著
振於上舍公而永大者將不在茲已乎吾將見子之亢
羙于前人矣豈徒歆羡咨嗟於一第已哉請書譜末以
為序

送薛伯謙序

士君子用世之具不亦難致矣哉患其無具而不患無用之者君子也知其有具而不能用之〻〻而不能盡其具者非君子〻之所患也用之矣用之而復盡其具矣而有是具者或不能以自盡焉則亦烏在其為君子哉況未嘗有其具而欲輕於自試者哉汝寧薛君伯謙嘗抱用世之具而能不患於無用之日者也其為人疎髯修幹慷慨激烈有古燕趙豪俠風二纫術善讀書尤邃於史事而旁通捷出於兵法雜家故嫉惡若仇赴義如騖其決機制勝有沉鷙果敢之勇有變化闔闢之奇蓋屹然而不可犯浩然淵然而不可知其所止極行於世

將廿十年然未嘗售其用於人而人亦無有異於用之者而不知伯謙之其日完以大矣方妖民倡亂火烈水決江淮之間風草披靡小有才識者或不能不駐於所恃以自附於恍惚茫昧之天不則魚肉溝壑耳君乃奮然負其親引妻子去汝潁出漢沔涉湘潭走江西之廬陵而止焉計其間觸很虎覆蛇虺犯風濤者歷三時幾四千餘里而卒能全其生完其家以保其親非有明於之見奇變之才者其能之乎抑其所以審向背決去就以愛重其具而不輕於一試者亦豈無所待而然哉於是東固之寇將窺我東鄙今永新州判官劉君某讀〻主簿楊君某以寓邦賢侯〻奉郡侯之命出鎮于匡山之

下而匡山之義士蕭某者實先後給助之艱危方殷同濟從力一旦聞薛君之義以檄命來辟君雖欲掩其具而晦之不可得矣夫東固地不大於一縣人不衆於十旅也其山澤之險密皆禽獸之芩蔚也故愚民之肩髮畏罪者咸趨而負之揭竿而鬪握粟而食驅老弱以當鋒鏑假妖妄以固判涣其為惡固甚烈而其計其狀亦窮矣昔昔吾民也民不皆忍於為盜也危妻子暴骨肉弃田疇燔室屋以為盜彼亦豈樂乎此哉歲月持久勞費繁滋陰慘陽舒以時其行君之所以濟此者宜必有其具矣之數君者又皆灼義理達時變而能不愧於天下之士者也今不遠之招亦既知君之所有而將用之

矣不徒用之又將盡君之所有而用之君猶有不樂於自致者乎伯謙行矣毋抱其具而不見於用也亦無用之而不盡其具也使抱其具而不見於用猶虛具矣致之具而不盡其具猶不用矣古之人有言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亦顧其所操者何如耳且今天下之民涙〻替〻者蓋不直東固一隅而已也若楚若秦無其具而不敢輕於自試者安得不重〻夫天下之大而深致意於吾子之斯行哉於是伯謙抗袂而別予為之歌曰擊劍兮鳴轂馬騑〻兮空谷挾浮雲兮東馳送清秋之黃鵠黃鵠舉兮雲中橫四海兮漱長風噫嗟若人兮丈夫之推

贈鄭生序

余年十九客豫章覊棲窮薄勢援單寡居無以為資出則偃偃然不知所之又不能識當時之賢士大夫以故賢者之言無從而聞焉退而屏居讀書以求吾志孜孜勉勉歷寒暑忍飢渴懲躁忿如是者久之而猶未有所得也乃愈自振厲不敢怠倦日求夫當世之賢且才者以增益其所未至者焉嘗於群衆中聞有言新昌校官鄭君同夫之賢者曰君漢康成之後嘗從遊於清江范太史之門其行義文雅萃于一家湖山衣冠之族蓋未能或之先也余竊識之而不忘於心今年春予轉客寧都適同夫為州校官始獲親即友益和發言議上下古今世變之殊與聖賢言行出處之詳以至覧山川草木之勝發吟詠情性之奇於是余之所得於同夫者厚而有徵矣無何同夫且代去其仲子曰之純者不遠數百里道豐城沂臨盱度廣昌来迎其父余於是又見之純者復能無愧於其父兄而余之所以獲交於鄭氏者亦何幸哉乃九月之十日同夫行之純請辭且徵言焉噫余嘗以兄事尔父尔父亦以弟視余而不知余之不才也吾何以為子告哉吾子承祖父之成訓不出戶而得賢師友內無飢寒困頓之累外有資訓切磋之益其猶有不肆力於學者乎宜其氣温而恭志遠而篤浩乎若江海之方決而未可以量測者固非若余之蒙愚苦

無所依薄而後為之者也子今年二十有四視余昔者當子之年之所為固有愧於子矣而况今年二十有九長於子者五年而所為所志曾不能有一日之長之異也則於子之行也不曰有所愧矣其能恝然無所感於既往之泛泛者乎往者不可追矣而學未成志未就猶以飢寒奔走道路使齒白之親顧望於內而迄無以慰其思者此其為情宜何如耶今子迎侍以歸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其樂類有全於天者安得不因子之行而重有感乎若余言者誠知不足以為子告矣而猶懼子之安於順適者或不能以信夫困而學之者之不易也故敢告焉異時子之弟之紀自邵武歸幸亦以是語之無徒使余為文學君之辱友則庶乎其可也豈徒曰徼利達之榮悵睽離之思而已哉

送康履謙序

吾鄉多故家有康氏居古祢山者族尤盛而遠余聞長老言自其先世以儒雅忠孚表著一鄉人有忿爭望其廬或愧悟而返當是時康氏固未有顯仕也至履謙而家益大履謙嘗從先君子遊才敏而多智蚤孤能奉其母撫弱弟以振樹家聲及兵革四興又能奉州長命出粟食其鄉人之壯者使執干戈以防範不軌而保完其鄉土激之以義結之以恩率身先之省府方議署以官會世變作矣君閉門却謝順遁田里而聲名日起薦者

交至若有不能含於君々亦豈吝以自蔽者夫天下之
才必為天下之用玉蘊於山而瑚璉之飾登薦於宗廟
珠生於海而照乘之彩炫燿於都市夫豈自獻也哉玉
蘊於山而草木為之潤求玉者必不自棄於險絕之谷
矣珠生於海而波瀾為之光則採珠者必不自絕於千
仞之淵矣而况時之所遭慶之所積有不期而自達者
乎憶嘗侍先人聞令先君之言曰我黄陂府君之外諸
孫也府君遊江淮以勇義立功授秉義郎知黄陂縣晚
年歸休嘗教子孫讀書以嗣世科萬無蹈我故步也今
兩家子孫能有感於其言者乎余時從傍識之孰知去
之二十年遂有今日哉抑先人去府君纔三世耳故康

於吾劉氏有中表之好屢謙於余兄弟尤厚而不疏茲
其將應辟而起也得無言哉言不及乎他而必叙先世
之美者所以見康氏之顯仕者自屢謙始而屢謙之所
以顯仕者又自其先世忠厚始也

送焦廷璋序

兵亂七八年環東南郡邑凋喪十九往時號為世宦貴
游者咸習恬長逸不能負斗粟操尺薪以自給至凍餒
其父母妻子乃貿々然號於人喪其所守噫盛時豢養
之禍亦可感哉夫爵禄既不能常有矣使得數畝之地
日荷鋤鎛驅牛犢耕耨其間豈不猶足自存者然士无
定居業無恒產而其所有事又非其所素習也其亦何

以自免於今之世哉余友焦瑜廷璋世為晉之清城人
延祐中其祖大中公由其官來知泰和因家焉迨君且
四世矣凡州民之老者見之則曰此吾故侯之孫吾嘗
逮事其祖若父也其少者則曰此吾故侯之子孫也昔
吾祖若父皆其民也則和與道其賢憫其貧而私惟其
不仕者其在士君子則固已知而敬之矣方承平時君
超然弃七品階蔭不求叙杜門藝圃攻苦食淡與儒生
居游凡聲伎裘馬薰心灼目者一不以動其中遭世亂
寧飢寒頓踣不悔而必不為苟得以辱其世其自守固
已介然矣他日以所居當戎馬之衝又能奉其祖母入
萬安山中即閑曠為安養計其幾於處變又豈不加於

人數等哉抑吾聞盛衰迭運者天之時得失相乘者人
之事而乎此東南諸邑若萬安淪陷之禍其慘烈亦甚
矣然其民細而勤其士質而好文其土衍沃而多利有
蔬果茶筍之美有禽魚秔稻之饒有園池花木之麗余
嘗遊而樂之君之往也先之以芟刈啓闢之功益之以
樹藝營締之利歲改月化又烏知自今不可以復乎昔
之盛哉昔瑜之先君提舉伯奇方少時以大中公之命
從先祖府君講學于石岡之下大中公既二守湖州猶
屬卒業焉故余於君有再世兄弟之契又竊同有志思
效于前人者今奈何舍我而他適也余以親戚墳墓坐
困于此不能遠之而偕作矣獨嘉君之安貧賤習勤苦

能不厚其先為孝子為順孫非若世之饕富貴習驕惰遂至於淪落而貽悲誚者故樂為之言以相之

送張經歷序

夫懐天下之利器者必工於剸裁抱天下之奇寳者必重於登薦然惟賢者能不急於用能不極其能而士君子於進退卷舒之間有可觀考者矣若真定張君鵬舉則其人也自君少時侍其親宦遊江南已穎異卓絶始試吏吉水繼調龍興廬陵兩郡當至正辛卯壬辰間兵革四興君不憚勞勩以佐監守凡調度徵發營繕攻守秩然若素所經畫者故廬陵監郡丁侯尤嘉之舉為江西憲椽未試而丁侯有廣西憲使之命乃併移廣西會

亂作留廣東未行而江西守相道童公嘉君前椽廬陵時有勞績後以陞廣東帥椽之檄來下時帥侯忽速剌沙大喜久之南海三山官寇有警君奉命往諭其酋招徠之得三千餘户繼而湖南變作後推擇君往視旋復桂連二州以歸時軍後大興儲峙告乏君以邊防兼領鹽課規措有方不閲月得錢粟數萬廪庫充溢二司嘉賴之上其功於 朝廷即擢為帥府都事俾究其用秩滿陞本府經歷未幾三山之禍作而君乃飄然以侍親去矣嗟夫君忠孝也其出處進退豈不卓然出夷等上哉夫其剸裁之不頓者器之利也登薦之不凡者寳之奇也然皆際變故於適然之會而各有以建奇偉不常之功又能不急於用不竭其能一斂而蔵之於無所施之地可不謂之賢且智乎憶在甲午冬楚嘗以公事一見君於郡幕孰知去之嶺海九年来歸所建立又表表如此而間関道路憂患荐加鬒髮之蒼蒼者亦日可感矣方將相與上下古今以究觀世道而君志已浩然山中雖欲挽而留之有不可得者因為叙其所以而推美之俾觀風者或有考焉亦世變人才之一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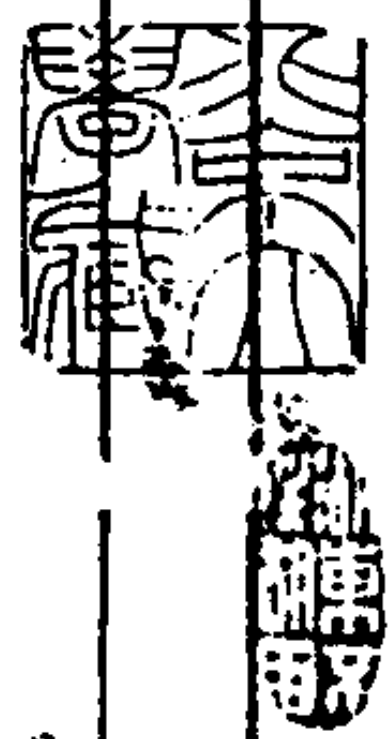
芳上人詩序

余嘗與芳上人論詩於清平之跨牛菴其性静而質其氣和以平其為言也直而近於雅方之外能言者率多然大抵纏汨於偈頌口耳之習而於詩之道遠矣他日

出其所作一帙以示余反覆玩誦之爽然皆奇語也上人方盛年遊名山大川如東西家凡江風淮月吳山楚水之清麗雄鉅可悟可愕所以涵養其性靈恢宏其盛觀者宜有異於人人矣抑聞之詩本情性而發於天才成於學問其蟠空拔地出無入有不可窮測者此天才也至於循律度範驅馳從容優柔以造於成家之域又豈不有在於問學之助乎君學禪者也其試以學禪之功而進於詩焉其必有所悟矣

槎翁文集卷之八終

序

陶德嘉詩序

余閱陶德嘉詩凡若干首喟然作而嘆曰詩本人情而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聲達而情見矣夫喜怒哀樂情也而各有其節焉清濁高下聲也而各有其文焉情而無所節也聲而無所文也則不得以為言矣而況於詩乎德嘉以名父之子盛年茂學宦遊江海間所交皆名士大夫不幸遭值變故乃委而去之耕釣於雲山之陽閔閔焉若遂於忘世者獨嗜吟咏不廢故其辭清新而不累於隙和婉而不傷於暴介潔而不違於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矣抑聞之萌蘖之得養杞梓之所以鉅也流衍之不已江海之所以深也瑜瑕不相掩則良玉之美具矣子之年昔少而今壯少之所為壯或悔之余豈徒以今之所至者望子哉子由是不倦以求進焉則情之發也必正而和聲之奏也必宏以遠矣余不及識德嘉見其詩如見其人且重余弟埜之請也故不敢以謭陋辭輒為評其所以後書其端而歸之

贈地師丘弘道序

余嘗怪大史公書天官傳日者龜筴往往極推災祥言之不置至地理止言河渠而不及卜塋之說何歟其叙黃帝以下至舜禹皆各言塋處又言登箕山見許由塚又云淮陰侯母死貧無以塟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夫淮陰非能相地也聖如舜禹賢如許由其所塟處常歷數千年不廢此豈偶然之故哉故塟者人之所重也經曰卜其宅兆又曰塟之以禮而其說乃不少槩見何歟當時叙述學徒立名者下至相馬牛彘者皆累累載其人而相地者獨無聞豈在當時固卜者兼之而未有專門者歟不然其文簡漫不經學者難言之而遂不傳歟太史公後四百餘年而後其書始顯於晉之郭氏豈天不愛道而書之顯晦固自有時歟今郭氏書所謂內外八篇者謂之經可也而其間又自引經曰云云將書之上固又自有經歟何晉以來不一傳也郭氏後又數百年而唐之張說一行袁李輩始推衍其說逮其季世廣明亂作疇人子弟散在四方楊筠松以流徙困辱之下始新其說以立教而二曾劉胡之徒又從而鼓吹羽翼之於是贛之塟法始大著於天下至宋廖氏劉氏極矣然其為術好騁異立奇以附會災祥得失於分寸之間故其言支蔓穿鑿類舍經而徇俗視郭氏書遠矣況古法乎蓋嘗病是不幸不出於西漢而不見録於太史氏亦不幸而出於秦漢以後而不得見正於周公孔孟也將大樸既散而言論愈繁世變日下而巧偽滋彰其流弊至不可勝言者豈非

千古之一憾我立君弘道精地理學之善為書也居雩山之陽治郭氏書将三十年與人言必本於忠孝其為人卜筮也必不枉道以徇利太史公所謂以伎能立名而有高世絕人之風者君之謂矣其來西昌也人之欲延其親者多就君卜之而余之二親亦獲更厝者皆君力也其淺深去就蓋自有其法而所謂鬼福及人如靈鍾之應栗芽之春者則非余之所敢知獨嘗與君上下古今言議有及於是者每為之瞿然而卒無以自解於所疑也故因君之歸叙余說以詰之

玉源劉氏宗譜序

人莫不有所自人本乎祖人之所自也而人又莫不各有其所自然道之於口不能以永傳而無訛故著之於譜所以紀其祖之所自而引之於後世者也其可忽哉自宗法廢譜法亦壞而莫修嘗求其故則其風氣習俗因循簡慢之弊有非一端矣夫世之貴富者則恒有所不屑為而貧且卑者又有所不能為少而壯者固有所不暇為及衰而老矣則又有所不及為承平文物盛際既有所不得為則喪亂蕩析之餘又安得而為之哉廬陵劉氏有持志字志遠者板塘族也自其少時嘗刻意春秋之學輝棁科目将以亢其宗不幸志不遂伸世變遂作而持志亦且老矣他日持其所修玉源宗譜圖引以示而徵予序之譜本永新劉氏著自汴宋時有為諫議官名沆字始則慶曆宰相恭公沆之允也沆而下三世逸其名由世而宗俞五世而卓嘗為宣州太守號石門先生者則為始遷廬陵之祖也卓生士和迪功郎泰和縣主簿士和生廷廣廷廣生三子汝昌其長也汝昌生四子克立其季也克立生朝宗朝宗有子三人孫九人曾孫十九人而持志其一也持志年且八十為世十有三視其子若孫之相繼凡十有五世矣系屬詳而蹤戚明絕續著而尊卑定失其徵者雖近不書信於傳者雖遠必錄譜乎合宗之意燦然序族之法三百餘年之源派本末具見於尺楮間可謂能謹其所自而不為風氣習俗之移奪者矣使持志挾榮盛富有之資當強壯承平之日而為之則亦有大不難者今乃以其所不能為之勢所不及為之年與其所不得為之時獨奮然考訂續次而力為之忘其時之亂與其身之貧且老也豈非孝友至性藹而不倦而然仰憂懼有不能自已於情也歟則斯譜之作非徒以光大俊偉者推于前人又將以昌茂秀發者待其後之人也其存心之厚立志之遠百世之下将必有誦其言推其義而興起者矣板塘本永新所居之舊號其遷廬陵之三跨塘也乃以舊名更之而又謂之玉源云

贈地師丘弘道序

賴人自唐宋以相地名天下其術同出而異流其人無

智慧高下莫衍四達■當世雖爲大言
而不顧然計其足迹恒不出東西家視其家往往有親
爽数世而不■之然又以爲其地巖廣深
固風氣厖古必有異人勝士出於其間余或未之見則
固不■而遂决也他日余弟埜爲余言丘君弘道
蓋卓然自異者矣爲人恂恂寡言平居事親孝與人交
久而益信自其少時已篤意楊曾之學然不肯少徇襲
流俗蹙蹙鄉里以自狹嘗涉閩歷楚遊江東西問凡古
賢名卿碩士先世之所塋域真仙神人靈秘詭怪之所
都宅與夫喬山廣林怪石巨澤深澗之所控注而蟠蓄
者無不窮探遠覽極陰陽幽奥精微之會以窺昔人裁

度營作之功其用心蓋慱而遠矣然君益慎其所得未
嘗以售於人非其人雖與之終日而片言不得聞非其
地雖委以千金而有所不屑其来廬陵也余與之再見
於流江之上愛其山水明秀而溪南王君以世家文物
之懿又知賓而禮之故君亦樂爲之盡凡其卜而有營
者類皆比於古法當於人心要可以閟靈發奇歷後世
而無患者於是莫不慨然恨得君之晚而欲挽留之也
孰知其浩然而不可留者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哉一
日愀然謂余曰吾自祖父再世而上昔者既幸卜而更
埜矣其未及者蓋亦嘗擇之以少待玆日月有期将歸
而襄事焉子盍贈以言乎余惟君之學既精且慱矣又

能慎而施之以不枉於其道及歸而有也又能不忘於
於其先余也何幸得君之重以信余弟之言而袪余昔
者之所惑哉故樂爲述之以告其鄉之人亦教教勵俗
之一道也余弟埜倘見而讀之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
有所勵也夫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
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
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
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黔也
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

嘗謂史官爲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
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爲書或徇愛挾怨爲美惡高下
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倫人莫得而議之而彼
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
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伍形釆肥瘠長短
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由是觀
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
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爲人傳神極精妙立談過
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釆無不死似能使見者即知其
爲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小有盈縮於其間
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帳爲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

也人莫有能得而識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蕭子所詩序

余友蕭雅言博學強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廿竹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閱遊覽之所歷一寓於詩歌懷鉛挾槧行吟坐嘯終日屹屹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爍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浩乎其有所本也豈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禍變世之作者往往有感於杜陵天寶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以為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

嘗無所法而拘之則卑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陋矣毋汎汎以為易毋棘棘以為奇也充之以學養之以氣約之於其所守達之於其所施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況於詩乎余方有志於斯道思求能賦之士以相長發焉若雅言者固余之所願也輙因其詩而為之一言

泉行倡和集序

歲壬寅秋八月十六日安成饒府大發兵攻廬陵之新安一道由白沙渡江入麻洲一道由泰和入仙槎兵勢四合民大駭散是日余從龍塘歸珠林則家人奉老母已先往山中余獨與伯兄子中仲弟子彥相見具翁堂上俱眙愕不知所向又明日過石嶺下次第與家人相聚遂冒雨入南富又數日進抵長坑之石龍山聞新安且破退保富田而頓兵亦奄至水南與饒約大會富田城下將游兵四出田野騷然烟燄綿亘百十里矢石之聲晝夜相聞乃稍深入南門山寓里良寺久之聞富田以城降諸軍各驅牛羊婦女大掠而返余挈家稍出三坳嶺依從弟茂和以居未幾余以疾遽返先廬而家難作矣當時家人同行者廿有一人奔走轉徙於外者凡七十有六日七十六日之間余兄弟相依為命蓋無頃刻違離者凡覩物觸事傷時感舊一於詩乎發之或同或異或倡或和或賦或否其多寡先後雖不盡同而情之所至則有不能自殊者矣當賦詩時紙硯不能具往

往相聚於溪澗傍側山岩林木間挹泉研石拾木葉樸書之三人者或相與悲歌或相視諧笑冗然而坐飄然而行悠然而息如是者率以為常一不自知其詞之苦而情之悲也因竊自嘆以為東南之變其一時倉卒罹兵禍者何限而吾兄弟幸得遠去以不廢文字之樂其得於天者不已過乎越明年余卧疾林下方起念伯兄遠遊興國而仲弟僂留贛吾毋已不可見而兒姪輩又先後殁去為之泫然久之退思當時所歷如一夢寐而彼之乘時欺天喑嗚叱咤以自擅於一方而卒貽毒於斯民者今又果安在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生於斯世其得全者天也其不得全者亦天也天吾之何哉因閱

故紙中通得詩若干首乃第錄之題曰東行倡和集而藏于家以俟余兄弟之來歸也呼斗酒煑山茹合席於堂上而共讀之不啻痛定思痛少毋忘於患難之時豈不亦有交所慰感乎哉

贈醫士馬如春序

前二十餘年余游平川於醫士中識隱君子曰馬君春谷風儀峻整衣冠甚偉言論落落可聽其伯子朝顯尤清修和厚克世其家余嘗登其堂見其父子兄弟間恒雍雍如也邑四境奉輿馬以迎候視療者日踵其門君咸急赴之其貧且賤而有告者君亦畀之藥以歸而未嘗校其直其仁厚往往類此余後雖去之蓋嘗稱其爲

人今年再過平川問春谷既已仙去而朝顯亦蚤世獨其季子有朝貴者方董職爲衆醫之師而學業操行乃不異乎其父兄也可謂能子矣自兵亂士大夫守專門之業者非棄而遷變輙落而不殖求其能如朝貴之世其德者尤寡夫醫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曰仁而已仁於四時爲春春則物遂其生而無有夭札疵癘者矣君之先君曰春谷請引字曰如春不亦可乎既以諗朝貴復爲之序以贈之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愛其人而願其壽者古之道也豳之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周雅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蓋其愛是人也必本之德以推其得壽之宜亦以假於物以致其祝願之意上下通用之故曰古之道焉然其爲詩也往往發於會遇燕飲之際未聞有因其始生之日而爲之賦者夫因其始生之日而爲之賦者果孰起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惟近世河南程先生有生日當倍悲痛之語斯言也其亦有所深感也夫友人鍾君廷方吾先君子及門高第也清介而有守家故多藏書又多佳子弟故其庭恒有文士之迹而不離焉乃六月某日其始生旦也余時適留其家獲次賀賓之末見其弟與其子若姪拜於堂下者衆衆然而相屬也見其賓若友賀于堂上者于于然而相失也然人各有詩詩

各致其所以願望頌美之意夫賓之所以愛其主與人之愛其友者固不異乎弟之所以愛其兄子之所以愛其父也存之於心而爲愛發之於言而爲頌其情同其辭能以自已乎於是廷方之年六十又加一矣其子弟嘗錄慶賀詩文自至元丙子而下將三十年若詞若詩通得若干首是來者之錄又將源源而不已也豈非盛哉君子謂是詩不溢美不遠親不悖樂有古之道焉夫事有非出於古而其道不違於禮者君子不棄也矧其賢德有足以應之者乎故因其癸卯錄而爲之敘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人子有終身之憾而抱無涯之悲者莫不幸於方幼而

父達之既達之矣而又遂不返焉是其親卒不可得而
見也則孝子之思宜何如哉有王生以誠者吾里人也
其父泰亨甫有學行尚氣槩當至正丁亥間去家而南
游於楚久而弗歸生既從黃冠師學老氏法矣恒惴惴
焉以冀其親一日之歸而見之又四三年東南兵禍大
作道里阨塞泰亨甫音問益不相聞而生之年齒日壯
矣每飲食寢處涕泗交下至稽顙祝天以祈其親之安
今年春始有自江漢來者言泰亨甫已死且藁瘞其所
矣生雖不敢必其然否而悲憤欝怫尤甚則慨然曰甚
不肖既不幸淪異教而不子矣幸而聞親之喪之有在
吾寧忍使其終棄於數千里之外而弗返乎則具粮束

裝泣別於其所嘗往來者余因告之曰子之父昔不幸
而去子然所以去子者亦将以冀一日之有成而利澤
子也不幸無所成以死亦豈不以有吾子者在而得引
以自慰哉子之為黃冠師未必尒父意也為黃冠師而
能違違焉以不忘其親則難矣夫能不忘其親者即能
不辱於其親者也能不辱其親則雖尒父之存所以厚
望於子者亦不外是矣尚奚以悲且憾為哉子行矣過
江漢之上首訪尒父之故寓以求尒父之故交拜而請
焉其必有告子然後為服即尒父之殯踴哭而盡哀焉
禮必如始喪雖遠不可忽也雖久不可易也既又設祭
於殯壁而告啓啓既啓矣則必[illegible]而純於墻者三而後

行庶乎䰟之有知依而來止也不亦可乎曾子曰親喪
固所自盡也生其思所以為自盡者哉異時負骨南歸
祔先城而襄事焉當又有以語子

贈鍾大觀序 典史

興國有名家子曰鍾君大觀以其邑吏秩滿當遷他邑
其交謝以善惜君之去也則來謁余文以致贈焉以善
之言曰甚矣鍾君之難能也以百里萬家之邑當廢務
搶攘之秋有甲兵焉有錢穀焉有興作詞訟焉宜非一
手足之為烈而後下然自會府有汰冗之令而邑長無
兼吏之司於是一縣之事盡屬於一令之尊而令之所
以設施注措者又恒屬於一吏之手事叢責備而吏於

公者始棘棘乎其難矣惟大觀智足以應變才足以[illegible]
事勤足以奉公明足以燭微凡應對奉承之間将命敍
護之舉靡不交盡而兼至故上有以得長官之譽下有
以得邑民之情而優游安裕以終其秩莫有間然者非
其才且賢能致是哉嗟夫大觀則誠難能矣念昔大觀
六齡髫時當執經從吾伯父養蒙先生游已嶄然穎異
可敬孰知去之三十年乃能操觚引牘以從事於邑大
夫之後而有立卓卓如此非賢而能之乎夫事之繁劇
者固難於獨任而功之責成者恒亦不必係於衆謀盖
任之也專則其為之也力為之也力則雖有所不避而
責有所不得辭否則後進旅退徒費辭曰非我責也非

我職也我何以汲〻爲而天下之事始日壞矣君子視大觀之所爲豈不重可爲世道人才勸哉大觀和厚周愼物之貴重而器之銛利者也其遷而升也駸駸乎其上達矣彼一州一邑之勞要不足以滯子雖然余固知大觀者也以善其亦有感於余言乎因以復於君遂述而爲之序

送塋師胡從正序

傳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後世乃有選卜之說至啓發再四而卒猶有不得其所者何哉亦曰始之不愼而不得其所以藏之曰道也孔子謂古不修墓非不修也恐其不愼於始至於崩而猶未免於修也修之且非禮而況欲更啓其故藏者乎則孝子仁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宜必愼其所始矣友人與山令尹鄒君利川有母之喪殯于淺土者將再踰年日遑遑然惟吉兆之是擇一時號爲塋師者各以所見日踵門以售其技然其言不經下者率阿循取合高者或誇誕立異以故特〻抵牾舛錯君甚惑焉他日聞贛興國有塋師之良者胡從正氏質直端謹治郭氏書積二十餘年探索研究如儒家治經宗主楊曾家說而深造廖氏之微其爲人卜塋往往安便詳審無依違欺蔽之病衆亦咸推讓之曰非從正莫可謀卜也君然之即飭書幣遣人馳二百里往聘之則退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者及與之登臨

上下顧瞻八環蓋洞乎其識淵乎其論而確乎其有執也凡丘隴之形勢情性泉池之脉絡源委無不瞭然心目間美不容掩惡不容覆而剸裁迎折無不如法其言曰葬者乘生氣也淺深得其所乘則不必錮以金石堅以膠漆而風不能散水不能滔螻蟻不得入草木之根荄不得侵而遺骸寧安矣其不然者反是久之於九州之東得地之厚而固者曰雞鳴山其西得地之坦而秀者曰田螺坑其始也榛棘之所蒙翳狐鼠之所憑依過者或未之奇也至是遠近來觀咸咨嗟嘆息以爲胡君之術之奇果足以酧其言則又相與徬徨驚訝慨然歎鄒君純孝之積爲有感也嗟夫人亦孰不欲其親之壽且安哉其生也不幸而有疾維拜而迎醫不遏也若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斯言也誠以欲其親之安將無所不用其情焉而況於親之終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又曰卜其宅兆也傳曰凡用於棺者必誠必信孟子亦曰無使土親膚皆此意也此固人子之所當自盡也自後世惑於禍福及人之語而鄙師俗巫乃有貨視人之親以爲厚利之資至使人子朝葬夕改亦將有覬利於其親之意否則懟且怨焉其亦惑之甚者噫彼固無足道也乃有不擇不圖舉其親委之於螻螘沮洳之區者亦獨何心哉胡君治塋畢告歸其鄉鄒君既禮贐之矣余因原古之塋者所述君之所以爲人治塋爲安且審

郟鄏君之所以塈其親而能慎於初者如此以隍之庭
人之欲愛敬其說者必君之是求亦化民成俗之一助
也若夫持淺陋之見徒以人之親試其巧而猶不能不
待夫來者之改為則戚矣鄏君吾知免夫

贈熊掾史序

友人馬君佐以大省之命部送粮舟往來章貢之上數
過余道相掾熊君以德之賢其言曰君清修樂易人也
以長材雅識受知於今中書平章公蓋非直策名於簿
書案牘間而已也頃者平章公顧念廬陵泰和之境瀕
於暴敵特命君以掾史重出督征賦既而又即其所涖
壁提控之命以便異之九州東南之甲兵錢穀科征造

作一切調度悉委以屬君隱然方面之寄腹心之任而
喉舌之司也余每部舟載上下灘石間若綴屬絙聯無
不虛往實歸而無稽滯廢曠之患者君之賜也茲余將
歸計於會府矣子盍為我序所以畢事之故以歸成於
君庶幾君之美彰而不闇也嗟夫熊君之賢固已昭晰
於時矣馬君其亦有歸推賢能之賢者乎成巨室者必
藉衆材上無所捴則下無所附故欂櫨楶棁恒有功於
百圍千尺之梁棟何也一木之大不能以獨舉必相須
而後成焉而况於為政乎二君之美蓋交可紀也雖然
民貧餉急莫甚於今日凡兵之所仰食者衆也而農之
去而為兵者又相望而起矣其操耒耜而緣南畝者日
寡將何以為供輸之繼我善計者其亦思所以紓民之
力而興地之利者乎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
其時矣僕願因君佐以達於熊君君仁人也能無則然
於斯言而上聞乎

朗溪曾氏瑞石序

廬陵有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朗溪之上有異石焉穹
窿修直跨兩厓之間若偃梁然可以通行者昔有人過
之指謂曾氏曰是為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既而曾
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佑戊午鄉里豪忌之夜遣人
排石以斷之迄今百一十年矣應龍之五世孫有鉞者
為余言當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行者

至架木以通迨其祖父時則斷石漸長已可三四尺許
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將謁今之能
業辭者紀焉余甚異之他日余友劉君伯章過而見焉
為賦詩以志喜且曰序卷端者吾西昌劉同年也當自
為君請之後伯章歸安成與余不相見者數年而鉞獨
勤勤以序文來徵且謂伯章之意宜不可以孤也余不
敢辭則為之言曰夫天地鬱積磅礴之氣以周流生息
於兩間者固未嘗已也而其成毀廢興類關於人家國
天下則有非偶然之故者矣而君子固不論也昔新莽
嘗詭通午谷矣而漢之祚固自與也正倫嘗忿鑿杜固
矣而千載之下論人物事業者卒歸之南杜而正倫無

聞焉則君子之自修又豈容惑志於所異而忘致力於所當爲者哉抑聞之人衆勝天ㄷ定亦勝人夫斯石之毀也昔之有力者既倖以衆而勝天矣茲其長而將合也豈非天之久而定者卒有以勝夫人歟吾聞曾氏多賢子孫皆文雅端碩爲時名士使斯石雖斷而弗合猶將奮起以自效於山川獻靈其滋長聯屬以俟于犢也有日則由是興德藝貫天府以繼名科之世而成茲石之祥者寧不在斯今乎孟軻氏所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誠其愼圖之

先塋記自序

嗚呼昔我先人臨終以故書一帙遺不肖孤等曰小子

識之此先世墳塋錄也小子識之不肖孤敬起拜受教執書以泣諾不敢忘既襄事發而視之則先代有司質劑與私家契券具焉嗚呼其敢忘哉惟劉氏自五代唐天成間由金陵來迄今餘四百年由始祖五府君諱況而下迨楚歷十有七世其間生而聚居殁而挨塋宜皆有其所也而世殊事異播遷中絕者往ㄷ有之矣欲盡錄之得毋惟我先大父實存府君及高曾以來世譜券牒之藏而時嚴春秋之祀得於家訓面命者固多而據諸故老耳聞者尤審而不放由是修圯毀剪荊棘戒斧斤詰侵暴所以保而守之者蓋無不盡其心焉嗚呼其亦難矣昔孔子幼孤塋其父而不知其處問於鄹曼方父之母得於五父之衢然後能合塋於防及其塋也又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夫有所不知雖聖如孔子不嫌於下問而慮之遠者雖聖人不能以無所識也況夫後先之相代陵谷之相乘盛衰之相倚又烏能以畧之而莫之省哉是錄自一世而下其墳墓之散在郡邑都鄙與夫塋徙之久近域屬之廣狹咸按其所錄者係而列之總若干號題曰珠林劉氏先塋記嗚呼十七世四百餘年之錄亦庶其畧備矣惟奉教以來荐罹喪亂凜焉失墜之是懼茲幸及於少寧以有存也我後之人尚嗣守之以無廢我先人臨終之訓哉謹述而爲之序

陳曾遺藁序

陳君曾者余妻之兄也既冠而孤同母弟一人則出繼於族父曾獨奉其母楊氏以上事其祖母康與其繼祖贛州府君及叔祖母胡夫人三人者俱年登八袠每旦府君衣冠坐堂上諸孫進謁訓戒嗃ㄷ當時曾之從弟猶四三人而應門衛侮營養計事無失節應對唯諾無違禮俾老者至忘其子之喪而內外一恰愉者曾也君自幼已警敏能言外祖待制楊公奇之比長益刻意舉子業治周易義常以外祖自期待諸舅咲之然喜其志不輒挫也當其父潮陽府君沒時有四女俱在室君貲裝嫁之皆不失所余辱婿君第三妹而余窶貧君以文

學相重不嫌也至正十七年春祖母康沒秋九月贛州府君繼沒又明年庚子胡夫人沒前後終三喪於兵戈擾攘中罔有不自盡者甲辰夏兵亂又作君舁其母走雲亭山中母遘疾沒於馮嶺途窮事迫無以爲殯已鮮衣妻脫簪珥以易棺而葉瘞焉掩壙甫畢而兵至人爲孝感也余時避地閩川與君不相聞及秋乃相見於龍陂相持大哭君且哭且訴余祭君有憂色數寬譬之君默然不自釋也別去未一月聞君已轉徙黃嶺之北寓田舍中得痹疾七日不食死矣痛哉君有志績學以立名而遭時遂絀迍不得一騁以沒然以一身歷四世奉重闈偏親生事死葬爲陳氏順孫孝子有足稱者不得

顯且壽義可無憾矣君天才踈暢下筆落落成文無矜持澁縮之態惜未有存者他日於故篋中得君前後所爲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因以歸其子繼先使無忘其先人之手澤而繼先復請余序而藏之嗚呼君之文其可傳者非止於此也觀者尚因所言而推所未見者斯固知之矣况有子能得而振之則君之志與名有不遂顯達於方來者乎余爲君序此而余妻之喪亦已四年矣噫其忍言哉君字有慶壽止四十有七云

鍾祥詩集序　字舉善

昔人謂詩能窮人信然乎哉將詩必窮而後工也則窮之於人必有不苟焉者矣余自少遊四方所交皆能言之士其貴富利達尚視雄據發辭吐氣能赫然如虹霓轟然如雷霆者吾固不得而友之也惟不得而友之故亦不能以窺其懷負之所有其得以友而窺之者類皆飢寒不振之人與夫困阨無聊之輩徒呻吟窮蹙咨嗟遯蹇婈然日與秋蜩寒蛩相尓汝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亂離來歸方汲汲焉求所謂窮而工者卒亦莫之遇也將天欲閟是道而不輕以畀人邪毋亦徒能工於窮而不能以工於言邪久之於武山之北待一士曰蕭翀者蓋方有志於工其言而未見其窮也又因翀而得鍾端鍾祥焉之兄弟者蓋窮矣而又工於言者也嘗與之登西華慭雲峰漱冊井之清冷叩石門之岑峭或連月

遲留或竟日忘返其探幽極隱抒澹鈎寂皆世之所厭棄而擯斥者而三子者獨甘之如至味如大樂方眷戀而不之釋彼豈信其爲是哉他日過之則端也蚤世而不返翀也日驚於世變而未還而祥獨得肆志一力於詩而工有之茲獨非其幸歟然祥遭亂喪其親又喪其妻子兄弟煢煢焉乏奉身之具無強近之助嘗營小屋於南溪之濱楹柱兩立將三年卒未有以爲覆者蓋今之所窮人者歟然視其志嶷然而不挫視其色修然而不憂方長唫短咏行歌坐嘯怡然自得宜其詩之達于工也幾矣今年抄錄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觀其所錄則往往追述盛年江海齊楚故都朋遊意氣感時吊古之

作又不直呻吟咨嗟與秋蜩寒蛩相尓汝則所謂窮而工於詩者豈徒謂其能工於窮苦之辭已哉苟由是而求以益工吾見其貴富未見其窮也雖然余惟窮以至此而有識於子也子之兄已矣吾既不得而語之矣子歸而以是語聊焉盍亦思以振而進於工乎

王先生挽詩序

三槐王先生沒于萬安之五年將以洪武元年六月二十七日葬于其里千秋鄉北新山之原前期其孫子沂佑相與括髮變服哀號袒跣觸炎暑犯星露走百二十里之萬安之瀘源之龍下祇奉先生之殯以歸而襄事焉行道見者咸咨嗟太息以為君子有此孝子為能以盡心於終事如此及葬也旨遠近疏戚又咸來會哭以成愼遣之禮其姻族則相弔而泣曰是能敎孝友而達姻睦者也今已矣吾中外復有如斯人者乎其鄉鄰父老則相顧而歎曰是能周䘏上下不吝施不苟取以患難相扶持禮讓相教導者也今亡矣吾里寧復有斯人乎其顯之人士則相與言曰是能訓迪我子弟以忠信于家鄉而擢藝施政于王朝者也今亡且葬矣世寧復有如先生者乎其郡若縣之士友則亦相與言而歎曰是能教其子以承其先者也奈之何子之學既成且顯矣而先生卒長往而不之待也則相與敘述其言行各為歌詩以寄其哀焉夫薤露蒿里古挽歌之名也其辭雖皆所以哀夫人生之有死而悲夫死者之逺而不可復者然直夫人泛然之戚與適然之感而已豈嘗有所指稱而道之者哉今諸君傷孝子之失其親使不得以終養又哀先生之喪其友廉讓修於身教於家達於友信於人而卒不克一施於時以沒又歎先生昔者不幸終於喪亂茲乃得際[illegible]平還故山獲吉卜遂光顯有以慰其平生豈非幸哉[illegible]是者宜皆托之挽歌者繼其聲以有作也是詩為先生[illegible]作也敘之者所以著先生之得於人者有可哀之實[illegible]以見諸子之作為不徒尓也詩凡若干首次而錄之如左

送友人遊浙序

浙為東南鉅麗自錢氏挈以歸宋宋休養生息既三百年而後為元氏所併[illegible]元有之又將百年而後始有兵革之禍至是四五百年[illegible]都邑文物之盛一旦摧毀殆盡之久始歸于今之職[illegible]其離合盛衰之故可勝言哉江西據上流之偏視浙[illegible]東西家然其民質茂而不淫有至老死不相往來者[illegible]士為尤甚何也無商賈之高貲意畜以通車楫也無[illegible]官之繻符驛傳以行郡邑也無工伎之巧麗奇詭以[illegible]通上下也無僧真之變幻定力以遊食於林泉也於[illegible]有以文字簡冊游其名有以繪畫圖寫游其外又有[illegible]遍使行客以游其言夫游於名者未能以數其實也[illegible]於外者未能以闚其中也而況於

以〻言為准索十〻四民之志附士為大而四民之棄
惟士為務依其秩以大之志坐談於一室之内自以為
無不達而無不知也及扼臂出門輒不數十里悵然如
有所失而返何則於害於兵戈則累於妻子而困於無
上下之交宜其不能遂遊以止者皆是也而況今之罹
喪亂顛死亡幸出而僅存者乎余之患比久矣會友人
某過余以將東遊而來別也因與之言浙之離合時之
治亂與夫士之困窮無貲勢巧智而難於游者如此其
慷慨有大志其操行制事斷斷不在古人下而獨超然
有志於四方則其為斯遊也必將求以信乎己之耳目
而後已其亦異乎世之游者矣浙江東西不啻數千百

里其山海城邑物産風俗之可歌可紀可悲可弔者亦
有異於昔而復於今者乎其懷材抱器之士隱約於魚
鹽屠釣之間者固尚多矣其亦有可得而從之游者乎
風氣既回聲應斯在此千載一時也吾期於子之歸焉
觀之將見子之識日充文日肆而天下之觀在子也於
是咸賦詩以道其行而余為之序

贈日者曾蓬萊序

吾聞往時有温嚴二家得麻衣道者數學於江上異人
其法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演千百十零之數以千百
十零配祖父妻子之位定以八卦綜以五行者其常也
推之以卦氣所屬之爻加之以父母姓氏之數者其變
也執其常極其變凡世之生生不齊者舉無遺策而數
之妙始不可勝用矣然其學宏博奇奧二氏皆不以傳
人人亦罕有能窺之者嚴之學早已無嗣失傳而温之
學多傳其子孫得温之傳者獨蓬萊曾氏止耳蓬萊繼
悟警敏事其師如事父故盡學而易成其術嘗與二氏
並行而益顯今蓬萊年且八十而神完力壯類五六十
者余嘗見之於廬陵之龍門今凡三見矣觀其為人雅
談機祥往往不為依違觀望於凡貴賤貧富壽夭直譚
然如目視而手指至推其姻婭支屬之情詭爽惡洵心
迹隱微感靈靈極言之不諱聽者亦惟坐絕倒而聞者
已心祈神伏耳熱汗下不暇再叩此其為中也亦何可

哉嘗竊觀世之談者或以干支或以星象或以暦數無
慮數十家然鑿枘牴牾鮮有合者其說至於同年月日
時則皆窒而不能以通窮而不能以變獨二氏之說不
專論本策又推其父母之數加之以為積夫本之同者
衆也至積則無有同者矣因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
之數以推其不同之實此魏管輅所以不能加唐李虚
中所以不能知也此豈非其不傳之秘哉近時省中貴
人有聞君名以檄來徵者至則以十數同生辭就君决
之君推論皆奇中高下有差不爽毫髮人愕然驚謝欲薦
之朝君咲曰後若干年某月日吾其死矣何以薦為貴
人知不可強厚資之以歸猶時時扶杖出石門山入城

邑步履若馳人爭迎候之出去留恒莫測也君嘗謂余言方少年浪遊江海間所至從者如市日得不貲嘗携就博徒戲擲之或時為同合生持去然我卒亦未嘗貧也嗟夫若曾氏者可謂能達而信於命者矣夫豈規規然持小數私智以誑於世者哉然世之為術者類能觀人而不知所以觀於己至有負乘而猶招日暮而倒行者亦異乎其所談矣苟達而信之若曾氏則死生得失豈不觀於己而有餘哉他日別余將歸老山中余惧其難於繼見而世或莫知其與丁之所自也故述而序之將畀世之傳日者有采焉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洪武二年歲已酉二月十五日庚辰泰和貳守夾谷侯出勸農于城西郭門之外遵令典也是日天晶氣和風日澄朗旌旄前導輿馬後隨凡州之幕官屬吏胥徒下至皂隷野老無不奔走後先恪恭所事而校官儒士以及村墅俊秀之徒亦莫不來會田間待觀禮焉鼓三奏涂道既除冠服儼臨必芬載陳耒耜乃駕相協利器牛馴士胥九推而還五種斯播其老幼婦女夾阡陌擁隴畛而觀者蓋以千百計侯乃釋服就位召畊隷咸造于前宣其勸詞勞以酒食莫不歡欣呼號踴躍羅拜惟此踧踖德公不遺敢不夙夜曷以力田事以供王稅自今以始無有怠後衆既退乃與幕屬儒士更聚於月池之上而飲勞焉衆舉酒為壽適有持麥穗來獻者侯欣然簪而飲之曰此豈登之兆願共諸君樂之也既乃徧酢焉酬獻有容籩豆斯秩賓既樂止日將夕矣侯則曰樂不可極事不可曠令茲勸農乃職之宜燕勞既終敢飭返駕允尓在侑能無辭乎衆曰諾時清江繪史孫昂請為圖以進而諸若子咸歌咏之州人劉楚以侯為農興勸也能謹而有常及與士勞飲也又能樂而有節是皆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吉水縣知縣費侯赴覲序

洪武二年己酉夏四月吉安府吉水縣費侯將赴覲于南京祗令典也惟吉安為江西上郡其屬邑凡八而吉水地大賦繁實當下流之衝凡使客貴人由江西南上將泝于府者必先至吉水又其治去大府不四十里凡有徵發科調之舉率先他邑以責其成則為吉水者不亦難哉費侯本儒雅而濟之以通敏之才體慈和而達之於煩劇之政宜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也見其優優以成而不見其戚戚以憊也則其往而入覲於王朝有不倚顧問而承寵光者乎侯若曰惟茲下邑在昔實號繁行習怙恃寬乘亂鼓暴蘗芽其間者有之矣賴天威神靈擊颺攀剗刮嶮巇摧拉角距浮就繩矩維時創殘嗷呻以呼維此牧育實令攸屬撫摩滌蕩噓呴生成延訟延廬以千以域然後王法憲度天厲日晶百里外

豎山齊水清此豈臣能惟天之明敢不再拜稽首以對敭于王庭由是考山川風俗之美道田里生殖之善陳士庶文物之盛彬彬然爍爍焉其有不最於旁邑而重於一郡者乎於是賢侯行有日其邑士蕭梓遣人徵言於吾郡以送之以為贈吾同郡之隸況也敢令得服耒耜於寬閑之野日從田夫野老詠歌隣邑賢侯之化亦多年矣其能與知國家考績黜陟之大章大法哉雖然嘗聞之矣有天下九州任為守令者率三歲代去得上計於中書而已然幸執得見也而況於九重萬乘之尊嚴也哉今國家監往弊立新制以教化本以一人心凡郡守縣令率俾久於其任其守令以下皆得以時入覲因陳其所當言而上之人又將因言問最賢否而為之黜陟焉今吉水之人方樂侯之政而未賚則 朝廷其將以侯終惠於邑民也審矣梓幸為我謝賢侯曰勉哉斯行吾將因侯之往以賀 朝廷之任賢令為有徵又將侯侯之歸以賀吉安之得賢屬為有永也

羅氏族譜序

余幼聞長老言宋季時江之南有狀元張氏以勢力據搖州縣一時氣燄烜赫孰不願爭出門下張之鄰有羅氏字正叔者視張氏不啻東西家然足迹未嘗一闖其庭方退然教子孫力於勤學自庇計在當時若甚無過人者其後張竟以事潰而羅氏以謹克持至今益嘗蕃其人思見其子孫乃至元己卯間余客豫章始識誠甫與其弟德甫仁甫聞之則正叔諸孫也特平供已六十餘而圓顱白髮渥丹類知古仙人其子弟又皆頎然長身如芝蘭叢桂森秀可愛時方挾重貲行四方為廉賈頗能言宋終遺事及鄉里人物盛衰賢否得失大槩余喜數過聽之不厭也後二十餘年以亂歸鄉里及過江南則諸老沒久矣獨德甫之子和卿仁甫之子惠卿在焉既而和卿沒而惠卿與其姪曰志道曰修已者咸攻苦治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而惠卿猶勤勤焉治舉子業方有志於科第一門出入彬彬禮讓盛矣哉他日惠卿錄其族譜半幅以示且曰先世舊譜遭亂散逸弗存相傳南渡後自金陵徙江州復自江徙吉自吉徙西昌有諱德善者實始遷之祖也迄今且七世矣某懼無以傳諸後請為之言以徵焉夫世族之保也難矣惟善之殖者利莫大也有富盛薰灼如張氏者今其狀元之居之墓皆湮沒江上蒿棘中其子孫不知何在而羅氏之後獨能守其先廬墳墓於陵遷谷變之餘方習詩禮尚文雅日振而未艾則世之遺子孫若羅氏者豈不可以為法哉則嗣羅氏者宜知所勉矣

株木余氏族譜序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與吾劉氏連姻而同里其家傳譜牒斷自曲江襄公靖始襄公嘗知吉州其孫忠因家焉

此西昌余氏之所由始而株木蓋其別業也今所居近
有良田數百頃皆其家故物鄉人至今呼為余家段云
當宋季褒公之八世孫有大成者自號竹林翁與先祖
實存府君同出監簿王氏為好兄弟志相好而學相頡
也翁以科目學自期待讀書幾為之喪明翁既沒其從
子曰希武者余先入與之交鄉人稱曰友梅先生〻〻
早孤而貧躬稼植以養其母既長授徒里中每得一丼
賑輒不忍食必懷橐以奉鄉鄰稱為孝子方元盛時士
夫競為短衣笠帽尚跪拜禮先生不詭於俗每朔望謁
見獨緇巾深衣大帶端拱而深揖使學者見先王之舊
文嘗為四言韻語以訓蒙使知古今人物天地陰陽之

類與夫君臣父子忠孝邪正治亂得失成敗之故而必
不為虛言浮詞以欺眩一世此其學行之植教導之施
有不徒然者矣先生沒遭世多故鄉閭士族之世其業
者蓋不可見獨余氏一門至于今不替而先生之孫昌
齡尤能讀書守禮以事其諸父友其昆弟而保譜牒之
遺豈非難哉夫盛德必百世祀源深者流之必長本之
盛末之必茂固也而君子亦思所以自盡者乎子之所
以祖褒公而不敢忘者誠知敬其所自矣不知褒公居
曲江末第時其上又誰祖也豈亦嘗有如褒公者乎其
前之未必有如褒公者而公能特然拔出嶺海間以自
致於天下知為褒公之子若孫者乎況為其子若孫之

賢者乎其爾伯祖竹林翁之苦學爾祖友梅先生之篤
行是皆能以無愧於褒公之後者也子盍亦求以無愧
於爾先祖父者乎余竊歎今譜載褒公而下居吉者皆
單傳至五世而始蕃不知今其子孫之居嶺海其譜牒
詳畧又何如也異時過曲江拜先祠合群族而考德問
業焉余尚獲見余氏之全譜也昌齡其勉之哉

槎翁文集卷之九終

序

送羅朝舉序

余以偃蹇不善俯仰無所庸於世蚤退耕於株林之下由是與貴顯者日遠大夫士亦不相通聞獨時時從東鄰羅君朝舉遊而樂之君盛時右族侄子弟也奕邁尚氣驟與人交亶然諾而不為苟欺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臨事見義勇於必為雖千萬人無所與讓家無羨儲而其門常有四方之客貲無十金而其氣常有投積之豪於酒獨不嗜飲或強之輒逃去至其飲客則必無不盡醉也於文雖不甚通然常好蓄古書史或為人持去

亦不較也間為余言少時負恃豈饒不知讀書為何事今聞人談古今心甚慕之然無及矣其邁往之氣鬱積而無所舒每登高弔古輒放歌自遣蓋慨然有燕趙豪俠激烈之風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去年秋嘗客遊豫章與之處者皆倜儻不覊之士其聲稱藹然湖山間今年三月始歸歸未幾何而君又以浙江之役來別嗟乎君余之益友也若之何舍我而復東哉今法令彰明才俊並用若君之疎達而不拘於一器超軼而不滯於一方吾知其往而有合也審矣余奈何獨於書困於酒坐放於農圃而不得以遂相從於上下也則凡君之所優為者余固有所不及矣而君之所不足者豈非余之所謂無庸者歟於其行遂書以別

贈孫如心序 壬寅

萬安孫如心與其弟衡亨以傳神寫照起家當時大江以西公卿士族咸為傾動所至延接惟恐或後君亦不苟下筆必熟其人然後為之或酒酣氣張或境合神會則一遊目頃可得其平生否則雖終日與俱至欲求一筆彷彿亦卒不可得此其人其藝豈專恃勢力之所能致哉如心修臞而美髯又磊落善談論其平居既甚愛其弟衡亨寡言而溫粹又能以事父之禮事其兄每濡翰施采自相可否至妙悟處輒相視而笑人叵測也余家祖父遺像皆出君筆無不極其情貌之至先君存時

甚愛重之故其兄弟恒往來余家去年亂定如心再過余則以其子來而衡亨死矣君不忍其弟之亡亦為之追憶容貌圖而置諸左右及圖成而不忍見或出見衡亨所為畫往往悲涕躑躅而去當其父棄世時衡亨年甫冠如心撫迪之無不至其後與兄弟共財不計出入者又二十餘年及避難山中遭饑病不相舍躬扶舁以行至讓食爭死以相全如心為余言如此其容甚蹙而其情甚哀嗚呼此非其孝友之至者歟觀人者亦安得局於藝止也使嘗究學問以充其所至則其傳著千載豈直名藝已哉金華高司業永齡嘗為君作宣志錄矣余嘗君之行有出於名藝之上而志有可悲者故復著

入但切其配周氏年三十六而寡誓不更適刻苦扶樹諸幼竭所有資以從學不足則鬻田以繼之故諸子感激向學不撓而益厲所居隙地隣於勢家々々利其寡弱將掩有之利啗勢搖詭駭百端終不可奪於是南岡孫曾之世承者又數世矣豈偶然哉惟陳氏與吾劉氏俱錄金陵來歷四百餘年子孫相望為世十有六七而陳氏為最盛在南宋策科名者多至五十餘人有仕至專州監簿兵部者其富至由連阡陌第宅半邑里人易世殊其淪而微者亦既有之而南岡一泒以寡婦弱子屹然守先廬尺地於陵谷變遷之餘而詩書習澤尤煒然有耀而益遠如此則余於斯譜也安得不歷究而備

言之以申余前人之好以成子先君之志而且以待其後之人哉

蕭氏族譜引

蕭氏子有名德玉者余妻鄒氏兄之女婿子也示余以其祖觀我先生所為族譜序文一首併列其高曾祖父世系第為一帙泣且告曰某不幸早喪父不知上世所自幸先祖時存辱惠教之今死且不敢忘然由某而上所可推者五世止耳五世而下為吾諸父諸兄弟者尚若千人不幸遭喪亂轉徙死亡者多矣其存者惟某而已蓋凜々乎一綫是懼也先生幸惠之教俾有所儆發焉亦先祖父之願也某也敢再拜以請余閱其所叙則

其孝友之實而為之言

南岡陳氏宗譜序

南岡陳氏有玄問先生者當至正十六年與余偕試江西往來同載者幾一月先生長身鶴立目光如漆軒々孝衆中言笑自異充然有學行君子也視其志若素所樹立而未得肆而欲直驅遠攬以儷美于前聞人者知余為株林族也為余言昔余陳氏有甥名獬與吾七世伯祖寧鄉府君千齡為同年後嘗為德慶通守者又有名申為南安參軍視吾七世祖為表兄弟嘗為吾陳序慶源圖者非君之上世乎楚謹應之曰然則慨然執余手曰吾老矣此行利不利未可知歸則我將修吾南岡後

譜々成又當以序屬之於子是秋余竊忝而先生歸南岡方怡然築室為興詩齋以淑其鄉人子弟自是兵亂日起而先生卒以布衣不可作矣後十三年為今洪武元年余過武山見其子鉦於蕭氏館中恂々能世其家者也他日亦余宗譜一帙泫然以告曰此余先人所欲為而未就者先生昔嘗許以序幸終惠之先人在地下將亦慰悅者也某不敢辭按譜載自金陵府君暉而下至褒凡八世由八世析為小宗者六人若南岡之祖褒其一也褒而上余嘗於他譜中槩見之褒而下則鉦之譜為始詳蓋又別其所日而引之於其後者也鉦之用心亦勤矣余聞鉦之曾大父南岡隱君者番世有子四

知其先本榔溪蕭氏雖世次科名官目俱不傳而不可知然謂衣冠族屬男子至二百餘口又謂擬科取青紫累々有見於故譜則當時之盛固可想見矣憶余書髫遊鄉校猶及從遊榔谿諸先輩長身疎髯幅巾廣袂年纇八九十聽其談論先世事蹟斑々如畫又嘗見進士題名記宋末有諱森者蓋榔溪派也惜德玉生晚不及見而聞之然文獻之存金石之傳豈無尚可考徵者乎由是繼而承之引而伸之則尓祖為不死矣書不云乎邁迹自身德玉勉之慎毋以前之不可知者自沮後之不可期者自怠也

送吳明理遠遊序

泰和為廬陵下邑其地瀕大江達修衢然弃屋朴陋田野荒瘠人民貧儉其物產無所宜飲食無所資而貨財無所居積故達官貴人往々嗇視擯擲不之顧幸而見臨也則朝至夕發其商賈之舟驛使之騎駸々焉日循厓遵陸而東西上下者亦未嘗見其鮮鞍弭楫能以須臾淹者也獨士生其間咸好文敦義與人交極誠欵衣素食淡不待外物以為恭而送迎勞來每有依々不釋之色而世之嗜利忘節者亦嘗有所取識焉惟吳君明理之來也愛而樂之未嘗有厭弃之意此豈世俗尋常所能測哉明理儁邁疏達不拘於時勢好讀書為五七言詩又好交海內名士凡有一善之長片言之美者必踴躍以求通傾竭以定交雖千金萬鍾世以為難得者君芥視之不卹至是留吾邑者將期月矣嘗與之掩卷斂策坐談於一室羡雞茹觴終日而不厭及與之西眺武姥南望三顧瞰高滬之龍湫攬珠浦之雁塔則又為之怡然以相歡悠然而忘返也余既喜君之樂濟泊其岑寂能不弃於吾土如此又私竊自念無他技能得委弃於此以遂其相從之樂豈非幸哉一日解其裝見其所得朋友詩文若干卷愛之不啻明珠拱璧猶以為未足方汲汲焉求益於四方則其所得蓋未可涯涘也於其行因舉酒告之曰君其去此由章貢而之閩海也日遠而升矣凡風濤烟嶠之雄怪都邑人物之鉅麗鮫鼉

虎豹之所憑伏也百貨海錯之所殖積也珠貝綺綉之所炫爛也其見聞必有溢於前而後於今者吾見君之不能以復有吾邑一日之蹟也審矣異時東歸將諗君之所得尚有副余深望而慰其孤陋之無聞也哉於是王君子與合能賦者八人以李白送當塗趙詩句分韻韻各賦以為別而命劉某為之引

送別閩人禹疇圖詩序

前泰和州判閩人彥芳為陝州之明年二月既望其子禹疇自泰和往省于陝也乃遍諸所嘗往來者言別明日士友若干人出餞于快閣之左祖帳既陳舟楫具載乃有執爵起而言曰禹疇行矣今諸君之為斯餞也既

次禮矣則畫而繪於圖文而達於辭者[illegible]天樂
莫大於不遺其親情莫難於遠別其交誠事其親於遊
宦之次而色笑起居無不得焉者固足樂矣然別其交
於行役之際所以黯然自傷而愴焉却顧者亦豈人之
情也哉昔召公之去召南人猶愛其甘棠況於其子乎
令泰和之人愛彥芳而不能忘也因推之以愛其子庶
乎其能好德者矣而禹疇孝友之譽溢於四閭是非徒
能順其親而又能以信其交也將非今之孝廉乎哉禹
疇行矣其至陝也入郭而舍車望門而修容升堂而拜
愛自南而飛北幾及萬里行役之感能無芳乎從容侍
奚之餘其為我致辭曰泰和之民德矣然未嘗忘也天

其或者終惠于我移其臨照沛其澤施州人蓋將有深
望焉禹疇其飲斯於是禹疇欣然舉酹泉賓以序交獻
各賦詩而退清江繪史孫昂為圖而州人劉某為之序

劉以震詩序

天閭師曠之琴瑟以知其非下俚之音覩昆山之璞玉
者知其非泥塗之質蓋其美也必有所自鍾其和也必
有所自發而況於詩乎余嘗求漢唐以來迄今作者之
詩因以觀其人凡其人之美惡邪正窮達修短若是乎
其不齊也而其詩亦往往因之以見而莫之遁焉憶嘗
過萬安得劉以震詩若干首於其子晉宗蓋諷而詠之
吾衆日而不厭渾渾乎其情態之真飄飄乎其志氣之

放瀏瀏乎其聲光之達余為之一倡三歎而思見其人
及覩其崎嶇兵戎淪浮下邑悼時運而幽愁之感生慨
事會而悲憤之氣作則又使余嗚唈拂鬱黯然不自禁
而止也問之則以震嘗讀書志科第及遭亂負劍從軍
於邊陲功名不遂顯立年四十有八以卒故今之所錄
亦其傳於家而僅存者惜乎吾未見其終之宏且極也
然則掇乎尹之片資固可以驗其為昆山之琢耳窃聆
之餘音斯可以信其為師曠之律矣後之覽者尚亦有
興感於斯文哉

送許伯達序

浩溪驛丞豫章祝仁壽來告曰余與許君伯達生而同

鄉學而同業及出而仕也又同郡今其為司幕於龍泉
歸也余將持酒江上餞而別之子知伯達者能無言乎
余辭不獲則復之曰今之仕惟州縣為難而仕於州縣
者惟幕職不易其能卓然出而有立者固鮮矣其能優
優然終更而去者蓋尤不數數見也況龍泉乎龍泉當
郡之西南山長谷荒寔生龍虵其民趫趫崛強易以梗
治朝廷自更化以来首選令高候為之令而外省復檄
君為司幕以贊佐之豈徒贊期會省文牘傲然群吏之
上而已哉夫州縣之司幕猶人之有喉舌也位雖若甚
卑而庶務所關百責攸萃蓋又有難於令與佐者其不
朝檄至而夕譴去者幾希惟君才足以御煩而智足以

適變惠足以有濟而斂足以有為且嘗給輸牘於省署觀禮節於公卿宜其可否於縣幕之間而下無不悅承復於郡庭之上而上無不獲而且以有終譽如此也譬之銛利之器可以断犀象者必不難於割雞超逸之足可以追風電者必不難於歷塊吾知君之去此考其成而進於州若府也日遠而升矣豈能以久淹於下邑哉夫仕於外而能美遷者鄉里榮也重其別而以言贈者交朋情也余既重祝請又以伯達交余之有素也故序而且致願望之私焉

贈徐永年序

蔡一障之地總數十鞏之卒以護涖方數十百里之衆者司巡職也而其地恒隸于州若縣崇嚴監臨之下時有督賦逮捕之労顧其職誠良難者異時官缺則以州若縣之吏攝之而其職其難又有甚焉泰和早禾市舊置巡司涖邑西北七都之地其最西深山竆谷遐邊絶壤民凥伏鳥竄其間徼呼恒慢其期賦稅恒後其入往往致累有司有司以其遠於州而迩於司巡也故當秋賦之期併以督徵之事委之而責其成功焉夫遠於州則情有所不能通而勢有所不易及惟迩於司巡也則情之通者如彝之應呼而勢之易也如臂之使指若是者宜無留難也然往〻不能盡其道以致齟齬僨事者有矣況於攝者乎番易徐君永年故江東名家嘗吏除

干佐具長有能治聲其調西昌也適司巡者有西戒之役州長以君嘗奉部于西也即選君攝之時四境無虞烟火聚落纇如承平君一以安靖撫之民則大悅州以君之政為能信其民也乃復以七都之賦俾君督之君不以其暫攝自諉而能盡心於所當為民不以君之不能久於職為可欺而必相勸先集以不負徐君之教此其有為之才施於一障之攝而労效明焯如此由是而推之一縣一州一郡縣可卜矣余既嘉君能無擾而有成以不負於所事而又因其民之請也故為之序以贈之

鄒氏獨村堂詩序

廬陵鄒季章居龍溪之上石鼓山之陽其族東西比閭列屋而相望也其鄰烟火雞犬夾道而相接也其誦弦言議濔里而相聞也蓋嘗闚而慕之意必有千人之俊百夫之特出乎其間以振発其山川之秀美者恨余相去遠而莫之見也他日周〻所盎為余言季章所居獨村堂者清勝敦樸類有古風雅致而文人勝士賦而詠之者亦既積而成什矣子其為我叙之嗟乎獨村豈季章所宜名哉吾聞季章佳士也鄒氏大族也龍溪仁里也其於獨村也何居將山水雖與人同而所居有超然而獨殊者乎將特立卓行固衆濁而獨清者乎不然將亭〻物表而遠托於寬閒之野與夫寂寞之濱以自異

者乎抑亦與物無競將鄙人而立於獨者乎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傳曰千金之子不產於三家之市誠以其類之相成者有素以君之賢宅里之勝鮮歆渫闠閭拒特立以自信吾恐風之遠聞聲之宏播則恐然之音將不遠千里至矣寧終栖遲一立堅而已哉所益欣然笑曰此固季章之志也不泥其名而究其實不拘其跡而得其心可謂善頌善規者矣請書以為鄒氏獨村堂詩序

贈驛丞謝子良詩序

江郡謝子良為西昌淘金驛丞之明年政舉具修舟航安流丞徒讙趍使客忻便上官才之其始至也兵亂初

輯公私弗紓驛舍荒落舟載弗備所司無以為居客至無以為寓乃既擴闢榛莽畚築木石而驛之次舍以修料其材木程其工用而舟之運載以具又能安而不擾以蘇其民之力和而不暴以得其徒馭之心既三年而政無不舉具無不修而君之聲名亦繼繼然起乎大江之東西矣友人吳存吾為余言君之能著於其職也如此他日合其鄉之人士為歌詩美之者凡若干篇而徵余序之余觀其詩既皆叙道其興當之功又申頌其清隱之美蓋君子樂道夫人之善者如此抑古之人有言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而儀封晨門皆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若謝君者其清士而隱於下位者乎況其政之可書又如此則由是操利器以濟天下可也夫豈能以久淹下驛哉余不及識君因存吾之請而信其賢也乃述而為之序

巢雲詩集序

吉水蕭君伯輿自其少時已嶷嶷負材望思有為於世晚遭變故乃斂其英華一肆於詩他日錄其所為五七言歌詩為一卷以示而題之曰巢雲蓋取李白望五老峰詩中語也其托興亦遠矣哉夫太白詩之聖者也當其以布衣一介得君於一堂之間承詔於三章之賦其光輝騰踔殆將依日月而乘風雲者矣及其過潯陽望五老也方欲托於是山以云云者此其邁往不羈之氣

豈尋常之所能知哉今伯輿之詩清麗而有則豈婉而成章飄飄乎若風行而霧舒也鏗鏗乎若玉鳴而金奏也皦皦乎若日光而冰潔也蓋慕白之風而興起而又將因其所托以自寓焉者也然伯輿以通敏華贍之才嘗試於用而未達也兆於行而未振也故其收斂渟滀日積而月深則所以攄夫性情發於詞章者宜混混其未涘也由是進而依日月乘風雲其光輝騰踔又可量乎且志刪述而陳大雅者白之志也豈徒速類引義宋放高視徒飄然有超世之心而已哉昔大師氏論詩有六義終之曰雅也頌也所以道王政而頌功德伯輿其毋以巢雲自晦也他日太師有作吾見子之詩可以奏

雲和而頌清廟矣

椰溪陳氏慶源圖序

余幼時從家牒中覩九世從祖南安府君所為陳氏慶源圖序文因歎曰何陳氏之多賢也先人因進某曰吾邑士族惟陳與吾劉氏皆因金陵故淵睦之好舊矣小子識之比長於妻祖贛府推官公許始見其所藏家譜圖譜本今又於姻表煥章所獲觀其家藏本系而合南安府君之序咸具焉則二氏光耀之遠而有徵者豈不在斯文哉按陳氏自唐同光中有諱𨙸者由金陵避地南遷子孫遂為西昌人其文物科第實最一邑至宋大觀宣和間篆更名杞以周禮領鄉貢從咸淳充任以賦

學補上庠其間舉於鄉於監於漕者既三十有六人由千齡登南宋建炎第至道全登咸淳第入元而陽鳳登延祐第其餘擢科奏名者又十有九人若潭州司理君益其本也煥章為司理君之玄孫由煥章而上五世為益八世為璹璹兄弟之人而譜獨詳於璹者蓋至是始各稱其祖而析系於其下焉者也其茂德令善豈一懿而一日之積哉嘗考陳氏之譜肇脩於虔州法司千齡則即余所見之圖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脩於兵部彬則倣歐陽氏譜圖斷其義例至玄孫別自為世則即今煥章之所錄者也其始錄仕進之目為陳氏進士科題名者則寧遠縣尉道之所為也其易而為積慶圖者又衡州司戶溪孫之所定也其法凡四變而益密今煥章謹書而備藏之則其意之廣遠固可知矣竊嘗合二譜而通考之璹之再從兄弟有曰應真其子誠孫睎俱婚于劉而吾先世雲復婚于陳而陳之甥則吾之德慶府君也方德慶登第適與舅氏千齡同年而千齡於吾南安府君則又為表兄弟故其序慶源圖也援以為說者之疊疊不絕如此孰知八世之後若余之無似又辱婿府推公之孫女而煥章之弟日章復婿余女弟則二氏世好之繼豈偶然哉今日章不幸早世而煥章諸子皆清脩嗜學能不替於前人則方來之與又可卜矣嗟乎府推公不可作矣先人教戒之言隱乎猶在耳也於是而再覽吾南安府君之遺文安得不嘉陳氏

之有人而益慨余宗之弗植哉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大常司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備法駕御袞冕自東華門出詣 太廟謁

仁祖淳皇帝以配享告 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

止駕乃入 太廟門降輦而趨右丞相率羣臣百司以

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勑百官各逐所司以俟命又明

日丁巳雨止　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往省牲于壇左
之半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　旨命中貴人召兵
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
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
奉臣張壽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將子杰給
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廉禮部主事臣孫某國
子學正臣夏閔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
所居齋廬遵輦道之傍遲𠍰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
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應燕
閒　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天雨澄霽克
厭朕心尔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著味因命賦

殿下柳檜并荷露詩一首臣琳等奉
命踧踖退郎殿隅屏息覃思濡翰摛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
賦詩者咸往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
成序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季道等出
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
樂時物志通群下斯　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
臣崧忝司職方幸陪　法從近　天威於咫尺遂言志
於一堂其爲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
庶幾表宣　皇風傳示無極

自序詩集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乜
〻天機振觸吐詞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命賦鷄
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爲伺
子師然猶日誦書十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
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
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其猶
有未至已乎乃歛蓄性真淵滌故習盡出初葉而焚之
益求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爲大家者得數百家徧
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
天求發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冐乎一

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於
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
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衰誕之不如
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碎裂之不如雄渾而
深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
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偕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
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夫詩之變焉是道
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
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之
裒懷游希蹤巖壑棄輕宦達抗志烟霞或拘賺窮塵經
諷以之嘯嘯或放情廣座酢醋以之暢酣至於騁五陵

遊俠之豪道方閨華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絶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叙之都歈繼之感慨抒懷造興積日窮年顧存者旣無足稱而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己卯以迄于己酉三十一年之間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世人物則槩有可感者矣每歲彙爲一藁而每藁必因所寓之地以爲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瑶峯曰墨池曰東門曰株林曰龍灣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己通十有三藁先時避難山中凢囊橐貲挈可以資患難偹飢寒者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玆藁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爲文字也深瘞之半

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卿取而校之旣釐其雜而無所屬復恨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之共五七言長短古律併絶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首釐爲三帙將以藏于家俟余兒之長而歸之其意不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迨壯而未之充旣強而益以不競怱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輙不竟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凢其呫囁噂沓而不能以自已於言者譬猶幽鳥之鳴春秋虫之號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張氏族譜序

古受姓命氏莫不有所自而各尊其所祖若周之姬殷之子夏之姒是已姒之不可以爲子猶子之不可以爲姬也是以古人謹之後世宗法旣壞氏族淆紊晏艮者或詭異以逭身孤微者或因親而托迹夫從外婦則贅婿者混之也子從繼父則隨母者瀆之也懵於禮義者旣不知所以自明狃於習俗者或不知所以自辨由是天下之姓氏不絶於無後而絶於有後者恒多矣夫有後宜未絶也絶於不祖其祖而他人是祖其爲絶也孰甚焉然無後之絶天也有後之絶人也天不吾絶而人自絶之不亦大可悲哉吾邑爵譽張氏五代未有爲殷

丞某者由金陵遷廬陵之長蘆傳若干世至某嘗爲池州太守其孫某始隨其舅氏來居泰和遂冒尹氏姓迄今若干年卒未有能正之者某之七世孫贇始奮然自樹一按其譜而釐正之張氏之本支遂槩然顯白於後世矣嗟乎若張氏者豈非余前所謂孤微者或因親而托迹者歟何其縷綿隱約而益盛也夫能使孤微之系潛培默持於歷世之久而不至夭閼謂非尹氏力焉不可也然使張氏不延以蕃則後世雖欲復氏之奚其後延且蕃矣使贇不知學以亢其宗則必狃於俗安於常而亦不能以自拔矣今張氏幸而有後又幸而有贇且文者贇者焉豈非天哉吾知其世將遠而益大矣於是

郡邑有以質學行群天下之士應徵于南京其至也力以疾辭而獨惓惓於宗譜之正如此故於其告歸也書此于譜之右以贈之

北平山東事蹟目録序

皇上收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 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𣈆未有成録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太師宣國公某暨總裁官學士宋某等具以上聞請命官採摭遺事以備紀録

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

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某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群公載筆史館日顒顒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淂盡發其所録以大騁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録之將以藏于家因輯之為目録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櫝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徙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彷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風櫛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閹豎之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勲碩謚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纘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官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總總乎彬彬乎庶幾備矣信一代之實録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饔夫調饍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珎錯酸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彝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效者皆明堂棟宇之所籍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録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録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以

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録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惟能因其目以推其事文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楊氏二貞婦序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縣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

民無定居庚子秋沆言安成寇將大至民聞風駭愕日
爭道馳竄至相蹂躪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予將
舁其母先避之母臥病不肯去曰吾年逾七十矣顧楊
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
時姑病强舁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于外吾常以爲
恨今若此可再强乎寧與若等奉老姑于此設不幸即
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
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
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
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寔是歲九月廿一日
也越四日寇退同予求其母不可得號哭于道或有告

之者因自縊視之信延負屍出井瘞其傍爲二塋焉時
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
況於婦人女子哉婦内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
或失其正故寧從内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
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爲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
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真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
來平時號爲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丐須臾
之活而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往往湮沒
於疏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
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
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爲余言如此其情槩可悲矣故述

而表之爲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爲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
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
其報而母乎起予爲之泫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
沒起予益勤問學惘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
武三年余始去家竊祿于
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
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
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
澤貞烈之義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
崧書

蕭氏族譜序

自余爲蕭氏甥歲時先母率負挈以歸寧於石岡之下
石岡距吾株林不十里其地抱山而負江具林巒原隰
之美其園圃有桃梨柑柿榴栗之植有菘韭瓜[illegible]芋
之滋其陂池有鯛鯇鰋鯽之畜蓮芰菰茭之秀泉之經
于田者可引而灌田之環于門者可俯而稼也舅氏俱
有子一人孟曰性與余同辛酉生季曰棣少余一歲與
之處而狎故余常喜來外氏其留也或踰浹旬月至忘
歸焉當是時天下方太平田里熙然人無譁駭轉徙之
勞家無乖悍狠戾之習吾外祖梅溪先生與同居從兄
弟三人余舅氏兄弟與其從弟及其從兄弟五人每旦

侍長者笑堂上褒衣角巾長身美鬚起居後先揖賓客
接子弟隙說詩禮不輟於口食已卽壯者各出任事幼
者入學肄業老者時時曳杖行田陌間旣晚從一二童
子尾牛羊行歌而歸余私心慕之自又以為吾所居不
逌也間竊聞長者言宋季蕭氏有諱保孫為掌計者漕
貢進士登仕郎諱思燕之子也貲甲一邑環所居數十
里園田山林未有淆以他姓者後從文丞相起兵事敗
家殘余他日偶過其門見古桂蔭森階甓宛然而壚墓
中峙者驚問曰若之何而墓于庭也旁有援手者曰此
非所知也蓋是時掌計故宅為勢家奪久矣後數年余
稍知讀書見外祖之從弟宇濟可者其言談舉止類非

里中所有者問以閒諸八則曰是翁嘗奉命招降八番
歷年而後返余因是数往就觀之翁愛余見輒以果果
相啖卽舍果趨進曰聞翁嘗至八番八番何地其人形
狀若何翁笑曰童子何用知之然以余能問不得不為
之言而所言者余固不能盡解也朝格凡平人訪降者
當得一官府為有力者掩之不報翁卽日斥橐金買小
姬乘駿馬以歸歸卽解衣荷耒以從農或時鼓刀屠肆
間絕口不言當日事人亦鮮有知者死時年踰七十矣
他日又見外祖之六世從弟宇南可者魁壘迭宕腰大
十圍嘗憤里舍兒崛起叛義恒頷頷面折不少貸里舍
兒百計中傷之雖困辱屹不挫其幼而孤也嘗挾冊出

樵休輒吟誦久之豁然自以為窺見聖賢微奧廼盡掃
諸說而自為之言閉户誤註十餘年人不得見嘗載其
書遊江淮間從名公碩士講之後留豫章授文安公之
門最久以故恒不得家居後余以所業拜翁於興國之
寓舍翁大喜曰汝固吾賢宅相也因出所註四書五經
令徧觀之且曰吾老且死旦夕悉以付汝矣卽推案呼
酒引滿數十鍾啗肉至盡一器嘻嗚傲睨氣槩超然自
是別去余不能以繼見而翁亦客死豊城計往來外氏
餘四十年間梅溪先生最先沒繼而濟可沒又繼而南
可沒吾母兄弟三人不幸吾母先伯舅氏以沒又後三
十餘年而叔舅氏繼沒於甲辰之兵亂至是不惟滄桑

今昔之變可感而蕭氏一門之所遭罹又有所不忍言
者矣方桂之避亂也其母劉與之相失乃携其孫齊從
人入山中比歸則廬室盡燬桂之歸不知所之旣而聞
桂亦死弃枯井中母哭之哀而病時無視之者抄兵至
不能走竟與禍虜其孫而去時性獨與妻子奉其父走
而東得俱完後以父病卒因寓止僊槎之九州及亂定
始與其子辰還訪伯母與弟桂之骨瘞之而後去然對
人泣涕以不能復故為恥比歲乃搆材植修廢址返而
更築焉於是性之子又見子而性亦隆然皓首矣余自
洪武三年奉　詔起家入　朝為兵部郎中六年夏調
北平按察司副使與性不相見者五年今年以余弟子

彥之來省也致其家譜一帙且為書俾序焉余敬覽而悲之因為書自余孩稚及壯歲以來所慕所見於外氏者如此而慨余不肖無能啻益於外氏且忽忽以老若性之孝友誠篤雖歷艱備苦無強近之助而卒能返于故以華其將序而保其先業夫非前人種德培厚之所致而能然也宜譜之所以作也嗟夫君子之論世美也尚矣有薦貢以登仕富盛如掌計慷慨入絕域立雋功如濟可剛介植義勤苦著文如南可在他人宗族中求其一且不可得況兼而有之乎然則梅溪先生之慶源碩果所以暢其生生而達其混混者又安得不於吾性之于若孫行間卜之哉按譜自廿七府君九傳而至梅

溪又三傳而至性皆克世文學今其旁近族從日蕃以茂則備載于譜余不能以悉論也自府君以下其名字行第與夫娶某氏葬某所　備注而時世歲月之久近不傳焉不亦大可慨哉譜引注其先寔自金陵太守諱某始後南徙吉之峽江由是散而徙者凡三族其一諱某宋朝散大夫潔邑之未溪其一諱某宋金紫光祿大夫遷龍泉其一則性之始祖府君是也其事蹟雖無所考證然意其傳必有自故不敢刪而附存之以復于性以俟他日之考擇焉

西齋雜錄序

余弟子彥以洪武甲寅七月四日來省余於北平留西齋者九十餘日余時以副貳備員掌臬事才力淺薄而文牘填委日不暇給旦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其間得相與談咲者自酉至丑數時而已每張燈促席相勞苦外相與念前人之艱難悼稚年之荒戲以至歎先塋之久遠慨宗緒之不競追慕悲泣或達旦不寐時有感觸亦往往形諸歌咏或同韻而異辭或異韻而同賦手揮口吟更相評潤至會意處輒相視而咲命童子進酒引滿或五行或三行志氣酣暢談論益奇殆不知人間世復有可樂如此否且北平故都也幽并古豪俠之所產也其遺宮舊苑之繁麗通貴鉅族之雄富豈無可以娛適心目開拓志意者乎子彥方矻矻褁足不出戶既不一

遊亦不之面會司之庫舍有寄藏書籍數千卷子彥時從守吏假而讀之至手抄不輟遂成卷帙他日欣然執以告曰是行所得多矣世寧有忌而奪之者乎一日為余作西齋記亹亹數百言余愛其文峻潔奇勁而前後所賦之詩又皆沉致卓越詞渾而氣雄因取其藁為次第錄之而以余之鄙謬附見一二蓋不自知其年之既邁志之日荒才之日耗而非其敵也校茲所錄何異魚目之間明珠碔砆之混荊玉當必有識者從旁辨之余蓋不敢誣也憶曩壬寅秋邑有宿田之禍余與子彥從中兄挈家避兵里良山中三人者日從巖谷間拾菓題字相倡和余嘗錄為東行集今茲錄繼作而中翁乃引

恬家居獨相望於江河數千里之外不得以共此樂將
非慽也耶惟余兄弟平生無能及人者獨富貴患難之
適然吾前曾不一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樂
此其得於天者豈偶然哉子彥歸其以是録獻於伯兄
當必相與箕踞林下擊鉢而歌之而余也又將兀然悵
然遐想於燕山風雪之夜矣南北相望何有窮已不知
白首惟聚讀此卷當在何時謹識而俟之

送黃贊禮還　京序

洪武八年乙卯秋七月太常贊禮郎黃仁奉
旨監祀于北平遵近制也乃八月戊子朔省臣暨將臣
憲臣各率其屬有事于社稷越五日壬辰乃祀風雲雷

雨與其境內山川以及城隍旗纛之神盖徧舉焉誠感
于千里之外禮洽於五日之中牲帛粢盛登獻豐潔儼
恪在涖無敢不承君子謂是舉也邊守之臣可謂能勤
以從事太常之臣可謂能敬以將
命越明日贊禮將歸以余嘗與陪斯祀也來徵言焉則
為之言曰今行省之忝列於天下者凡十有一而北平
為極北最邊其地荒漠而多寒其土鹵斥疏墳其穀宜
粟與黍其民很鷙矯惰輕票而寡謀一遇水旱霜雹蝗
蝻之災輒狼駭四散視去其鄉里墳墓如棄弊屣其奸
惡或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設行省與按察司以統涖八府之衆立都指揮使

司以總屬十有六衛之兵故燕趙方數千里之境皆禽
然知奉法以向於治然有天時焉有地利焉所以變化
舒慘闔闢於冥冥之中宜必有赫然為之司宰而不可
度思者此春秋祈報之典所以必推之遠而行之至歟
夫北平古幽州地也州之鎮為醫巫閭又其大者北嶽
之恒山隸焉其次則槍竿龍門玉泉五華與夫居庸古
北紫荊之阨塞固皆北鄙之雄峙而靈秀者也水之鉅
者為遼海其次則有潞灤易唐與夫滹沱桑乾滋洺之
流而皆匯于東北之巨浸其為利也固廣然時而奔放
衝陷嚙決所以為民害者亦不貲矣風之作也則儵欻
栗烈至蕩沙排礫嘘人僵馬而秋冬為尤甚其雨或經

時不一降至木暵井枯或雰霈時之晦暝震激雲雷憑
濆不可端倪若是者一失其行則昆虫草木為之不遂
而六府三事有不得其治者矣六府三事不治則方社
不通神又焉得而享之哉欽惟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稽式古先裁制禮樂禋秩群祀昭
格上下是以薄海內外神人率職雖遐遠萬里近若庭
陛呼吸指顧聲聞景從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者矣
矧玆典重監儀禮成報祀兵民協和而邊圉以寧山川
出雲而年穀屢慶謂非順成之嘉應可乎將見東海之
波怗而不揚榆關之險夷而益固由是肆覲方岳升于
天又烏知不端兆於此則贊禮之南還也宜上有以

祇復　明命下有以述守臣之勤而賛頌聲於無窮者
矣故因其別為之引而復系之以詩

夏日醼集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洪武十一年戊午夏六月既望余與子彥弟及兒子原
從行訪友於雲亭山中明日偕易㧑兄弟由後谷渡溪
口入黃岡懸大坪望三顧山徘徊久之退而過仁城蕭
氏蕭氏有均寶甫暨厥弟均顯者聞余與客至也出揖
客權甚入其庭余故人子曾錫九疇在焉均寶導余登
臨清亭時門外赤日方熾風翛翛起庭砌間茀之亹也
顧視堦下有水行兩厓間廣不數尺深不及尋而瀏瀏
涓涓出沒左右縈而為帶折而為玦舒而為練瀅而為

鏡引而為虹霓見其來而莫知其所自也見其去而莫
測其所止也乃與衆客稍臨而觀之時弄而潑之或掬
而嚥之芳潤寒洌益佳泉也問其源則始析於清潭之
洪陂中合蕨原松門之小水自東南來奔放曲折凡二
百餘步始匯于亭又西走二三里許乃出洪陂之下流
曰油潭者遂合而大注焉余嘆曰人之資於是水也遠矣
若其始之斸地以導之復結構以臨之者不亦勞乎均
寶愀然以告曰斯余先子之所為也自喪亂來斯亭斯泉
之不鞠為茂草頹壞者幾希茲幸先生與諸君辱臨是
泉之將湮而載疏亭之將壞而復新也敢具簡牘以請
衆曰唯唯於是九疇欣然起酌酒飲坐客自午逹中戌

縱觀而盡醉焉考之經傳謂江之別流為汜是水也其
猶決而復入者歟且水之流而漫者多矣固未有潛行
地中潄瀉亭宇而為人資翫如此者也以余觀之蓋四
美具焉其性至順可導而不違也其體至平可制而不
暴也其容至朗可鑑而不渾其用至廣可潄可飪可濯
可灌而無不足也今幸與諸君考論四美觀以成德則
登高能賦可無述乎矧均寶甫金玉君子弗污於世而
均顯以台州學政時亦養重於家迺得與諸君遊息於
斯無風雨寒暑之虞無跋涉泝洄之勞而有軒窻几席
之適則斯亭之表也又安可少哉於是諸君樂斯泉之
美幸茲會之難又嘉蕭氏巧於宅勝雅於尚文而尤能

不忘其先德乃取唐人詩泉聲到池盡二句各賦而詰
録之俾留亭中而余重爲之序又明日里友槎叟劉崧書

槎翁文集卷之十終

序

三衢徐炌名詩藁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孅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録之以獻于天子於是前所謂孅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覲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為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絶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詠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白有不可得而揜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恒與之相乘於無窮而不息者也或謂删後之無詩豈誠然哉三衢徐君炌名端介謹厚人也洪武五年春以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為　聖天子耳目以布衣疏遠之士一旦正笏簪筆日近清光得言事不諱其風采固已凝然廷陛之側矣未幾行郡南海按事浙江亦既罔不寅畏於心而周徧於事矣而凡咨訪引覧欣感憂思一於詩乎發之者尤娓娓乎其有章而可歌可歎也又明年調北平按察司僉事其所操所詣又能廣以遠至能發積年姦伏之冦繩當道貪黠之胥此其行事固已卓然異於人人矣而興懷紀事之作又有過於南海與浙江者炌名不以余之無似也辱與之言焉嗚乎倫誼之孚悠然忠愛之隆眙眙乎風雨寒暑之變易也燦燦乎昆虫草木之生息繁夥也歷歷乎城邑田里之艱易休戚也舉言之而不遺焉是皆古之人將考行而采之於人人者今乃不待於外咸取而自言之其視古者采詩之官殆將過之矣獨不知古所謂采詩者果何如其人亦有能如徐君之工於自言者乎其能工於自言者今雖不可見然以二雅之存者觀之詎庸知非當時采詩者之所賦乎采詩者之能賦與否未可知也其政事之施又孰能知其如徐君之盡於己而著於人否乎嗟乎徐君吾知子之詩不徒可以觀南海與東吳北燕之風而已將由是以觀於

朝廷卿大夫之雅亮亦具之或過焉惜余不足與言詩也姑識余説而歸之

送王撝南歸序

慈溪王生撝自浙東絶江渡淮溯黄河走數千里省其父經歷公於北平之官幕既三越月矣辭其父將復歸浙東來告别其言曰撝之省吾父以至於斯也寔奉吾祖毋之命以來茲幸獲拜膝下候起居承顔色矣竊懼留滯日久無以復命而慰其倚望之思然去往從違之間誠難乎其為情者先生何以教之余察其色若有戚戚然者因告之曰嗟乎生寧以子之必不去其親夫然後謂之孝乎盖有不必盡然者矣自惜人子之欲致榮

養者未嘗不欲仕而仕者恒不能不去家而遠其親夫固非樂於而遠之也勢不能兩全情不得兼遂而况道里之阻修風氣之異宜與夫習俗之嫩惡不齊有不能使其親舉安之而無違者於是人子行役瞻望之際始慨然有不足於其心也多矣若生之端厚通敏好修而善學又能入而事其太孺人出而省其嚴君使高堂念子之懷游子將毋之感交釋而兩盡豈非孝子慈孫之能事哉余聞慈溪山明而水秀陸珎海錯指顧而具太孺人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康强而雖老非天之施報善人不及此生行矣春河流澌風帆南迅升堂拜慶奉觴稱壽當必首以經歷公之所以盡諾所以平反所

以勤事守職者歷告於太孺人焉當是時太孺人之見孫猶見其子而生之所以事太孺人者固即所以事其父矣翔生年甫冠其於事親之日方長而未艾者乎生行矣其慎毋以去其親之亟而戚戚於斯行哉余也不幸蚤失重慶又抱永感五十年及禄而親已不逮矣觀生之父子祖孫三世間竊悲而思竟之於於別也不忍觴以酒而重為之言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仁存方論集者廬陵鍾君本存之所撰集也論若干首方若干首通為若干卷本存究心是書餘三十年其參考折衷雖若出於一己之特見而貫穿出入無一不本於前賢之所已言者大槩以靈樞素問為本而以長沙張氏叔和王氏為宗介然不狗於衆不惑於俗不殺於利而所以為之言先後緩急者莫不具有其法焉本存何以能若是哉推其淵源遠有端緒蓋自其先世嘗婿於郡東冊砂之朱氏朱氏有字交亮者遇宋季國醫嘗入侍疾過知灃陵及其暮年乃以所以傳之子若孫者傳於其婿而鍾氏之醫遂焯然名江右迨本存既三世矣本存天資明敏論議暢發自其壯年周遊曾齊燕趙間凡博碩之士無不交而奇奥之書無不覽故能造詣精深體驗切實要非苟焉駕、之名以自騁者也尤倜儻重義其赴人之急如拯溺救焚惟恐不及而未嘗有

一毫計慮之私故其平時得於家傳師授之餘者尤汲汲然惟恐夫人之不知而世之不傳也由是修辭以達其意著法以嚴其用如品劑主佐錢兩生熟為湯液為圓散者諸方之謂也風濕寒暑虛實强弱為內因為外感者諸論之謂也譬之刑書論則其議獄之文方則其斷罪之律也苟毫釐有差則死生為之易位顧可得而易言之哉是知律之斷固不可不嚴而文之議尤不可不盡此是書方論之述所以互發而兼舉也歟然是書必趣之以仁存者豈非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醫之為道乃所以存夫生物之心也歟吾見是書之行也遠而有功於生人也大矣或曰本存乃翁字仁可著以仁

存亦所以不忘其先也是尤可嘉也余故喜而為之序

送蘇平仲先生還金華序

金華有慱碩介絜之士曰平仲蘇先生年四十而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其性恬逸深靜而不揚其心微妙精密而不肆其言語簡實而有倫坐一室或終月不出門户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其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否則先生雖未嘗拒之彼固慊然自不敢以濟進也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雷雹之紛然者交於前金璧寶貨錦綺器服之爛然者陳其側一身之勞悴飢困與夫世之可欲可樂之雜然者無不參錯起伏於其左右而先生曾不一動

於其中焉故能觀變於上下古今數千年之交達識於天地陰陽人物變化之會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之要蓋莫不條達而貫總精悟而神契也由是抽其緒於不可行之端騁其詞於不可言之妙燁然如星芒而日麗鏗然如金鳴而玉振沛然如河之下決而海之東注也觀其默締冥搆不啻俄傾而脫之於口著之於筆者已纍纍然數千萬言而不可窮止矣此其過於人而得於天者豈偶然哉方洪武三年秋余備員為職方郎中始識先生於監學先生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而莫之敢後焉未幾竟以疾辭翰林之命而歸當是時非惟余為之悵然若有所

失凡士大夫之知先生者蓋莫不惜之欲留之而不可也後八年為洪武十年春正月今翰林承旨宋其以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公乃舉二人對其一人則平仲也其言曰有蘇衡者臣鄉人也嘗由學國正擢翰林編脩雖以耳目之疾辭歸然其人慱學飭行為文詞蔚贍而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平仲以二月復自其山中承召赴京其始至也自宰執而次咸躬禮而候之先生懇款誠篤具以疾對如辭編脩官時語明日入見　奉天門

上屬視久之既退　問群臣以其所對者

奏　上然之　勑賜官段表裏各一寶鈔一十貫乃遣以還先生拜舞受賜欣躍就道於是　朝廷之士又無不為先生歆羡歎慕者余時適以入覲来自北平與先生會館中蓋別八年而始得一見見不浹日而先生且歸其將何以慰睽離之思而抒屬望之情哉則為之言曰今天下一家群工百執事之臣無不布列在職故人才無高下大小皆踴躍就用譬之陽明當中萬類畢應者夫孰有能自外於照臨之下也哉惟承旨不以先生之所不逮掩其所長而必薦之者事君忠也　聖君不以其所長強其所不逮而終縱之者待士厚也臣忠於下　君明於上天下之治有不翕然相成者乎先生絶

生從容無適無莫旣不榮於再進亦不恨於終退其於去也猶始至焉余所謂博碩介潔之士者非斯人歟明日與先生別於龍河之上乃酌酒而重為之告曰先生望重於　朝廷行乎於天下其文傳其言立有不待後世而知乎雲者矧在昔成均之教所以為　國家樂育菁莪而培植棊𣗳者方彬彬乎進用之有日又安知河汾之教不丕顯而大行矣乎余也遭時而才不逮有志而學不克其負愧於先生也多矣異時幸遂放還當泝浙江一過金華山中以求所嘗見聞者先生當必有以終教之也

送王縣丞赴黄岩序

洪武十年春　朝廷以國學生試廨而久勞於外者俱授以各縣丞簿之職而南北異調焉旣又念其將去親闈遠且治裝之不易也乃命中書凡有親在者皆量程給假俾就歸省然後之官又人賜夏衣一襲寶鈔三十貫　恩賚於上情洽於下一時奉命承寵相顧動色拜舞於　闕廷之下踴躍於道途之間蓋菁菁焉振振焉相偶而胥慶也噫盛矣哉於是北平王復明初以黄岩縣丞歸拜其親涞水之上辱過余爲別而請言焉明初嘗以撥督事於憲司余始與之識及余考滿入覲又與之相見于　京師兹辰治於斯也明初又適歸省而過焉余知明初者也使其行而無所覬於余余猶將強而

告之況於其有所望而辱請者乎惟國家尊爵重祿雖名秩有大小然不可倖致皆賢才是與煥然一洗前代資格之陋然其於諸生也視他選尤加意焉其始必升之太學以培其本次必試之事功以驗其才及其任之也又必優之賜予以作其氣其法可謂至謹而意可謂至厚也夫丞所以貳一邑而切近乎民者也故凡政事之施徵令之法雖亞於令而每所詘自主簿而下若典史與吏則又所觀法而受成者也近代自世蔭外惟進士為尤重然非積之以數十年之功苦學問又必旅進退角勝負於數千百人之中然後幸而一獲焉非老則困矣及其懐牒就道視息懨然親庭重違曠之憂迭振

有羈栖之色若是而欲其發舒志意以少展乎素難矣今子之往之其心寧有所不得而將待於外者乎夫持無不得之志則內外寧而心可以無累矣挾無所待於外之資則志氣廣而政可以有為矣矧子之先世為名卿大夫固嘗援武法從而馳聲風紀者乎則所以襲覩承矩而小施於一邑者宜無往而不得夫豈若山林枯槁之士一旦卒然寘之於所未嘗試之地也哉子行矣聲光藹乎鄉閭榮寵溢於佩服行色輝於道路可謂有及親之榮而逢時之盛者矣兹往而涖政也將見年日益壯氣日益充而智日益明其尚思所以淬礪振拔俾下無辱於其先而上有以報稱於　國家也哉異時泐

江山海之區闢有異績焯然自奮以起者吾非子之望其誰望故於別也序以偶之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今年春二月余留　京師會僉憲徐君炳名以　召命自此平継至與之相遇於會同館俄有葛巾布褐頎然而癯者趍而請見炳名曰此余外弟程子正也其進退褣褣然可覩余固已心異之及戒舟治歸同載於蓬窓之下與之相即益密則見其日用起居凡衣服飲食先後緩急之序與夫書數之將有無可否之對莫不靜治有序非惟叔名信愛之余亦未嘗不顧之而心悅也午或聚飲不酒人沾醉至汗漫相枕藉子正則未嘗不飲

飲亦不至醉其容止凝然固自若也余甚愧之間獨俛首內顧若讎而不樂者久之余以狎故詰之曰子得無有異思乎炳名曰否否彼憂在客外久不得見其母耳余由是始惻然又知子正有母之爲可念也間爲之談古今辭旨可通解者子正輙竦而聽之終日忘倦既又必爲之憮然以嗟悗曰奈何余少日之弗及也今雖喜之噫其將老矣余將何以見先人於窀穸間哉余至是復大驚子正之志要非庸庸以止者也他日進而諏其先世之自子正愴然若不能自言者炳名因告余曰昔吾鄉有三程先生其伯氏曰表者以貢士下第由婺州歷浮梁晉院山長後以同知温州遂安州致仕其仲氏曰

禎者以博學茂文為後進師表則子正之父也禎之季曰遂尤力忠厚以世其家晚而無子故禎命子正為之後今子正之母則實先人之女弟而余之姑也故余於子正有內兄弟之好焉余聞而益敬之後余與叔名還司既三越月將日從子正求聞其三先生之文之行之美以自勗而子正且浩然有歸養志矣一日介叔名來徵言嗟乎世之飭其冠衣衒其世資岸然自詭以大者孰不以為貞適用之具也哉然而處煩而劭劇遇事而眩愕偃蹇顛倒之失措擾筭縱横之不知若人者余固竊悲之矣而亦豈子正之所願為也哉吾嘗評君其通變不拘近於智其沉毅有守似乎勇其感激憤切類有

志而悃款無忤又善與人交是皆難能也譬之巨室之居臬嘉品之醯醢而良藥之苓术將無適而不宜者世亦安得而少之哉余幸與子正處久而知深於斯別也能無一言以相之乎子歸矣龍山山水勝處其華茂清淑之氣人罕得而專之者子熈熈然奉親讀書其間將必有得焉幸因叔名以告我

送陳德中歸省序

永康陳德中以國學生分教濟寧之任城縣既三年矣則告於府公與其縣之大夫將謁假而歸省焉會余以朝覲歸自　京師道過任城而德中來別余雖以求感之下然聞人之欲省其親也未嘗不為之歎羨以速其

歸焉及抵北平德中乃介其友王楙來徵文余謂宣中
以甚富之年當太平文明之運與
聖天子俊造之選乃獨得以文藝出教魯邦為弟子師
茲又獲南歸而拜其親焉難矣余觀德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與之處淡而不厭循循然
自持而不為矯激之行是雖其資稟有過人者而家教
之力焉可誣哉然定省之禮既久曠於晨昏之際而溫
清之節復三遠於寒暑之交宜其心於此有覺然而不
安者矣今其促裝於東魯之邦汎舟於徐泗之水過楚
州經維楊絕大江入　京口以道夫東越之境而歸焉
將見望其山林城邑而喜矣況於其鄉里乎見其父老

子弟而悅矣而況於其親乎吾見親勞其子子拜其父
欣欣乎色咲於一堂之上而仁風美俗藹然自形於浙
江千里之外將不曰陳氏幸哉有子如此哉則由是承
命膺秩以致其親之光且顯者宜必兆於此矣余之學
無成而老將至祿牽及而親不逮則於德中之別乎不
為之低徊歎息而不能以自已哉抑子之宗宋季有龍
川先生者忠孝人也子歸侍之暇幸訪求之鄉人遺老
或有能傳誦其雄文卓行於山岩草野間有可以存風
俗厲士氣者他日重來幸以告焉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嗣慶在　京師與余為同族其學也與余為同道而又
與余同姓然其去此而歸也復與余同郡焉則余於嗣
慶之別能無言哉夫同姓則情戚也同道則志合也同
旅於外而淒然有相顧之色者感其去鄉之同也今嗣
慶往而南歸而余復北遊焉余烏能以無言哉吾聞嗣
慶為故沔陽史君諸孫富於年而劬於學其甞用之日
迩矣若余之遭時竊祿曾無裨益於萬一徒悲年之邁
而悼學之荒固不敢信其道之果同也矧其據席講諷
卓然為侯門賓師有尊榮之禮而無趍承之羞視余之
僕焉蕭然日承伺辰酉者又烏敢謂夫旅之同哉宜姓
與郡為同尓然余宗自泰和君之宗自安成其果可謂
姓之必同乎且君束書南歸拜慶堂下而余逡逡奔命

北平去故鄉而日遠將非同郡而異趍者邪雖然君子
務於學既厚其所以基貴於用必慎其所以進進退時
也用舍命也而彼此遠近一致也吾何庸計同異於其
間哉子歸矣探道義之淵深樂山林之清茂吾見學成
而道充氣完而志裕固將與於余之所至則後之所遭
者其光耀宏達又烏知不有大於余者乎嗣慶別也序
以告之

贈鑒士郭和卿序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非精於理而周於情狀者不能察
而識也是故陽虎似聖人而項羽與舜皆重瞳子匪惟
人也惟物亦然碔砆似玉魚目似明珠鈎吻類黃精而

蚘菌類香蕈非惟物也人之情亦然怒蜮者或咲喜[illegible]
者或神色自若豈惟人之情凡疾亦有然者矣是故傷
寒似瘧陰證類陽々證類陰而血蠱似妊娠肺癰類咯
血吾嘗欲著其說以驅俗久而未果誠以辨之未精察
之不至則隨於失人流於不智甚者禍其身而害於人
豈不可畏也哉王宗顯余姻表弟也其祖存介先生博
學篤行為元名士暮年失子嘗挾二孫坐臥而訓之年
九十餘乃終宗顯其次孫也自余與宗顯別而宦遊于
外將十年及歸宗顯来見其色若戚然有不得者余問
之則曰余妻不幸有羸疾今且咳血矣奈何余因勉其
更求良醫蓋世未有々疾而不可療者一日復来若色

豫而言暢者復問之則欣然告曰昔者之疾今愈矣方
疾作時以為羸瘵而進溫益之劑者皆是也故藥進而
疾加未有不以為危者近吾鄉有和卿者聞而來視之
見咳唾在地有瘀血與膿相糅因問病者曰方咳唾時
口吻間有腥穢否乎曰然又問曰其血將上塞隘於喉
嗌而自咳乎將咳而後出乎曰直先塞而後咳耳則咲
曰余得之矣此肺癰而非瘵也因更進理肺藥不數劑
良愈矣余聞宗顯言因歎曰世之寘行瞶聽而誤認形
證妄投藥劑者衆矣豈惟肺癰若瘵疾然而已哉辨之
不精而失人則陷於昏察之不至而不智則敝於愚禍
其身者猶及於身而已害於人者其禍豈有窮已哉若

和卿者庶幾其精於理周於情狀而有過人之功者矣
抑余聞昔張子和視武陽仇氏子病以發寒熱非骨蒸
而為肺癰藥之果效此蓋以脉與形色得之有不待見
膿血而逆知其然者也和卿宜必有見於此矣宗顯遂
起謝曰世謂古今人不相同可乎請書而傳之余將以
贈和卿而驅庸醫之惑者

閒中風月序

風月在天地間何所不有而人或不能有之惟無所事
事而安於閒者乃能得之以為己有而閒固不易得也
是故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雨沐而水食夜出而酉
歸甚至鍾鳴漏盡而不知止此其人之身與心若皆若

狂攘々汩々以馳騖於膠葛紛靡之場其於寒暑晝夜
且不能自辨而況於尋常之風月哉古今詩人言光景
之佳者類曰清風明月而論人品之高者亦曰光風霽
月至形容其所樂之至則曰吟風弄月是風月在天地
間固不待招之而後至求之而後得也然而世人具耳
目者乃反若不見而不聞之何哉其心必有所繫累而
不暇及者矣若吾邑澣溪郭君[illegible]祥蓋亦庶幾乎余前
之所謂閒者他日示余詩一帙[illegible]曰閒中風月余得而
諷詠之則知天地間之風月人不能有之者君乃舉得
而有之且有以充其志而發其蘊焉故能挹清明於筆
端陶光霽於胸次而又旁搜遠紹近求廣攬所以吟且

弃者一於韻語乎發之非熊所專〻而安於閑者能若是乎德祥年幾七十熊少壯馳逐之勞家有令子無公私酧酢之擾而又依山林之靚密樂治世之清寧宜其縱心任運超然天地間能有他人之所不能有乃復取以名其詩若私奉而獨專之者是必有見矣豈誇詩哉若余竊有志於詩而少也奔走於衣食壯而濫禄於朝行役尋於衰病所喪多矣茲幸歸老林下方將少希一日之餘閒則山中方來之風月尚當與君分半席而細論之未晚也

虎溪蕭氏第三房族譜序

古人莫世繫以明昭穆必謹譜牒而著源本疏者所以合其異於同也然源之遠者至流分而益殊本之盛者至末繁而彌異故各親其親各尊其尊者有之矣豈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也哉自世教不綱宗法不立人無所統屬甚至不能省其祖父之名諱者有之矣況世譜乎嘗求其故愚不肖者無所知而不能有為才且賢矣雖或知之而又不暇於有為幸而有志焉則前無所徵後無所述非蔽於忌刻則牽於憎愛親切者或以貧賤而見遺疏遠者或以富貴而强附於是世〻之譜繁始誕漫而失實者多矣可勝歎哉盧陵故家蕭氏為盛而莫盛於吉水之虎溪當洪武三年余與德瑜蕭君寔全被徵及仕也又聯事於西曹德瑜有學行有材諝余甚敬之及詢其所自則固虎溪派也又三年德瑜出守長興明年余亦設官北平德瑜以余嘗狀其大父秘書府君之行也書來告曰吾蕭氏由虎溪而散徙者本一族而往時修譜者乃各詳其所自而不之及嘗欲纘而修之顧官守于外頋莫之遂念吾群從兄弟若與靖若九川若思高之所共祖者琛也琛而下始析而為四曰鏡方曰馬塘荷塘曰平田曰虎溪今由余兄弟視子若姪之相繼者十有七世矣長幼不啻數千指然而居徙不嘗慶弔之禮或有所不通名字不闕尊卑之序或至於無辨其幾何而不為路人之歸乎今與靖慨然有志於斯将合四派而為一譜以貽其後之人今幸成矣願有以

序之且以傳不朽也會與靖亦惓〻以序文來請則按而述之曰蕭氏本長沙出唐宰相復常觀察湖南之長子儉〻而下七世以避馬殷亂歸江南故子孫往〻散處盧陵間其徙居吉水之虎溪則自宋乾德中儉之後有諱居生者始也居生四子曰祚曰俊曰琛曰操而族蓋以蕃其始皆未有譜元大德間操之十四世孫甲叟昉起而自修之後泰定間俊之十世孫惟高亦自修其譜若琛之四世以下槩以各自有譜與不知世次而略之非徒畧之蓋有不勝其錄者矣宜與靖於此有不能以自已也初與靖之十二世祖式有田庄在虎溪之徑頭至九世祖元德始遷居之則今鏡方是也九川之祖

瑞與其叔父德高以大德間復自虎溪而遷于廬陵之馬塘荷塘是皆為琛仲子高之二子雅與晏之後德瑜之四世祖賢思高之祖資皆為琛幼子勝之後而資則遷于廬陵之平田賢則仍家于虎溪者也後先四百餘年更歷數朝而琛之子孫代有顯人蕃以衍豈非盛哉自世變以来故家文物凋落殆盡而與靖獨能寶藏其祖父前至元中所紀録圖本歷數十世不墜旁徵互攷以成其編彙之志豈造物者陰相默佑故運之以有待歟觀其本支旁殺聯屬有序仕宦墳墓紀注有要近而不遺於卑疎遠而不附於華顯有繼述之實而無愛忌之私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宜斯譜之所以継作也斯

譜作而蕭氏之族庶幾完而無遺矣使後此復有如與靖者出則斯譜之録豈特十七世將百世可徵也余惟蕭氏故名族其子孫方興而未艾既重德瑜之請又嘉與靖之能敬其後以亢其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

月渚圖序

晉人以清談自尚以理致自高以風月山水自放雖其造詣時有淺深事為或有疎闊要其胷次必不可使有一毫塵俗之點滓如蟬蛻秋露龍遊春空此豈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也哉吾姻友袁文德清修沖逸而志慕古人嘗為余道其家月夜泛渚事心欣然慕之他日以山水圖一幅相示且歌曰於此有月可以吟覽於此有渚可以游泛安得君子觧后此逢江空月寒吾將曷從余因憶往年舟過采石倏風雨晝晦波浪山立使人魂飛膽掉四顧茫然不能自止乃今圖畫天然境與神遇有如此者亦奇矣哉愛喜而和之曰維天有月何時可掇維江有渚孰與容與慙非謝尚子乃彦何百世一時聲感氣格於是文德舉酒於明月之下放歌於清渚之湄但覺天地澄虛而光沁毛髮岩谷陰呼而觳振金石不知為僊耶夢耶畫耶今耶昔耶抑余前所謂如蟬蛻秋露龍遊春空者固不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矣要其中亦豈容有一毫塵俗之點滓也哉是月渚意也吾故為之序以道之後之覽者寧不超然有會文德好古之

心而思月渚會遇之勝者乎

蕭九川詩藁序

初藁者九川蕭君所録之詩藁也君世居吉水嵩華之陽在宋元間其祖父為名宦鉅族而九川為佳子弟故其才情俊逸風致沓袘好交遊四方大夫士凡登山臨水感時懷故觀物考藝一於詩乎發之而未嘗有憂憤無聊之色蓋其有得於居養之素而家教之厚從可知矣自余洪武庚戌去鄉里竊禄于
朝者幾十年今年夏始遂歸田之願而不自知其將老矣其遲鈍枯槁不為朋友棄者幾希獨九川以文字舊好時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談其先世交遊文物之美故

余獲有聞焉既又以余為知詩也持其平生所賦歌詩類為袠帙就余評余既辭之凡三四往返而不厭則評之曰君之詩其清麗如夫容出水光采奪目其簡淡如鍘登在列而欽質自異其蕭散如空山道者其豪岸如說劍壯夫其神完其氣逸其意遠要不可以節目拘而淺近觀也此豈非其家教之厚而遊於居養之素者邪若余也老從有志於是而不自知其志之衰下之耗年之邁已不足以與於知者列矣君少余二歲而精力風采類者皆而過於余方辭謝州縣薦送而益肆力於詩其進寧有涯哉異時練達乎實造詣深遠而復者倚焉吾惧其將不給於評也是為序

三窮詩序

郡尉馬貴侯振遠為吉水之三年其屬士錢瑛持三窮詩若干首來徵余序余因詰之曰三窮者何曰揚君伯睿也揚蘭谷也侯也三人皆賢者也窮之義何居曰彼皆薄富貴而安貧賤者也然則三人者皆未嘗仕乎曰伯睿蘭谷固未嘗仕若侯則既出而仕矣曰既仕矣奈之何一其窮而與之並也曰侯能不忘乎故不變乎蹇若無異乎二人之窮者也故曰三窮焉嗟夫窮者天下之所甚惡而不欲以自名者今三人獨其樂之後取以自名焉豈不過人遠哉若然則余知之矣昔者嘗見侯文水之上雖其綰墨綬坐黃堂擁騶從以治百里之邑意氣若甚張然其布衣糲食氷蘗自持蕭然一寒士也又嘗見蘭谷矣雖其肆志江湖翺〻藝圃若無不足者然勁若霜栢堅逾鉄石毅然一奇士也獨伯睿在安六未嘗過江西不得與之相見然視其交固可以得其人亦二君之流歟而世或以窮而疑於侯者彼蓋徒視其外而不察其中者也眩於名而不究其實者也視其外不察其中眩於名不究其實非知侯者也知侯者必不疑於窮不疑於窮者必不惑於其交何也窮也者天下之所棄而士君子之所守也守其可易哉吾固觀所守以信於侯知侯之能不忘乎窮者即能不負於其交者也退而不負其交者即進而能不負於其君者也易稱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果何往而非君子之道哉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言也乃所以合之為三窮而無間也與詠乎詩者既系其後余知侯者能無述乎作三窮詩序

贈任保宜序

史稱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記禮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醫與將異道也故將不必世而醫之世必累至於三而後可信不然其禍將有慘於兵者矣可不慎哉昔太史公傳倉扁往〻極方治變怪之說未聞有論次其世者何也余蓋嘗疑之吾里中有任氏以業醫名家自余為童子時聞其先有榮甫〻〻子迪吉〻〻老而

余長始獲交其子光德々々今又老矣而見其子保宜何是家世業之多賢也然余聞光德既克承其先復善教其子毋診疾必携以從往其然也則曰然否則曰否或曰似是而實非也或曰將盛而未作也散退而猶戰也父子至相辨詰問難必斟酌損益以歸於當然後幾而藥之故其藥無不聖而治無不效者又其赴人之急無風雨蚤莫皇々然如疾從之在已而未嘗有違嗇顧望之色問之自其祖父咸然々矣吾不知任氏前後所活幾千人其子孫之業雖百且世可也而奚止於余所見聞四傳而已哉他日劉君節以文當德君起其疾而無以報也乃徵余文以美之夫任氏父子之賢人々能言之何待於余而節文必余文是徵者豈以余之言為足信乎抑嘗惟昔人論技之精者謂父不能傳之子々不能得之父此非公言也何也凡技者人之所能也彼自不能傳與得耳其可癈於天下哉其能傳之又能得之若保宜父子者可謂過人遠矣余故著而叙之以自附太史公傳倉扁之遺意

沙溪劉氏靜安軒詩序

吾邑東南多大山有雲岡河出焉盤屈群嶺間行四十餘里至沙溪始演迤而平放溪之陽有劉氏世居之若明道者又劉氏之傑然者也余二十年前嘗避地其鄉時兵亂四起民無所托好明道與其從子々東會田里倡義勇率其衆雜耕扼險思保障以有待然當是時豺狼狐鼠狙犬出沒如鬼蜮石為之櫛風沐雨草居蓐食雖欲一息之暇遑寧可得哉版蕩入

天朝民始得養生送死以相忘於無事而君之齒壯且日老矣乃洪武十三年夏余自南宮致仕來歸他日再過之適劉氏治亭新成或有以靜安名之者明道以余故徵文余惟人孰不欲靜而安者然人之有身不能以耐而不動不能以靜故不能以安焉豈惟身然哉惟心亦然何也事物之來無窮而嗜欲之機不節則固有汩而撓之引而抗之者矣而況禍患死喪有以怵乎其中而變乎其外者哉今物不戕人有定志里巷無犬吠之警而上下家莫枕之安則君之為斯亭也庶幾乎清明幸會之逢者矣當其春台凝滋不見行迹夏木繁陰時聞禽聲君燕而息於斯也有琴瑟圖史以為耳之娛有几席盤盂以為口體之奉入有子弟之共事出有賓客之從遊而無不自得焉則吾之心豈不凝然而益靜晏然而遂安也哉視向之桴鼓晝鳴人相視失色至雞犬驚草木動而遑々無以為歸者今果伊誰之賜哉蓋必天下一於靜安而後山巔水瀕之民無不得以家其澤而享其樂斯樂也固將田吾之一身一家推之以驗夫一鄉一邑之盛由一鄉一邑斯又可推之以驗天下之治之盛矣豈徒絜蓋術石為豹遊詩酒之地而已

哉抑吾儕躬年得以優游於此者固皆
上之賜也其可忘耶宜斯亭之所以名也於是諸賢咸
喜而賦詠之而余為之敘

横岡袁氏族譜序

袁氏族譜譜袁氏族也袁氏德齊之所輯也譜成德齊来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者十有三人上泝吾祖若父之既往下視吾兄弟子姪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數指然而遷徙不常絶續不一大懼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無所攷也念昔吾從叔祖吉明與吾從伯福可嘗編為衍慶圖不幸遭亂散逸不傳吾先兄景亮景達欲重修

之俱不果而卒今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之譜不亦幸乎按袁氏本金陵人五季之亂避地始居西昌邑西之袁家巷族大以蕃至朱元祐間兄弟又析為三一居萬安之秫唐一居吾邑仁善鄉之鍾步一居雲亭鄉之横岡其居横岡而可考者則景甫之始祖孟成也孟成之子季茂又數傳至義鄉紹興間以貲力信義為鄉都官與其子從義奉命行經界法公平不欺鄉民德之迨宋季勤王兵起所居盡燔故物無有存者元初至元戊寅間義鄉之後有諱德善者則景用之高祖也户占粮二十四石服五雲驛夫役凡八十餘年無有

遺佚則其富盛可知矣其後丁口千餘屋區倍之蜂房水渦　苞蘭茁烟火連甍絃歌接棟過者望而加敬遇冠婚喪祭殯送有常慶燕會有常期酒行有常數閨門五世同一欣戚無閒言焉每正旦尊長坐堂上子弟孫婦以序列庭下歲以為常或少有忿爭尊者必聚群族召之至為之面陳禮義諄諭勤撫俟其悔謝乃已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義事復惟然如初有古之遺風焉當其時富者挾貲貨走南北為商鉅賈仕者效才能食官禄為司征為夫長為從事官學者業詩書為名士勤者服先疇為良農然皆知惇行務本有以樹立孜孜然稱其為袁氏佳子弟也元季東南兵亂連歲乃有

甲辰五月之变而袁氏流離焚刧疾疫之厄有不忍言者今遭遇　聖明海宇寧一自洪武建號以来又十有四年矣袁氏之族生齒日繁而文學之徒彬彬輩出其後有不昌且大者乎故今譜斷自孟成以下凡若干世而生卒年月墳墓所在莫不詳要宜某之有請而德齊之有述也豈非賢子孫乎吾聞水之湮也其決而放也必大火之鬱也其熾而焰也必盛善之積也其發而振也必遠吾知袁氏之世其繼此而日大也　矣余家距横岡不三十里於德齊叔姪群從間往往女　姻戚之好文字之樂而均則實吾甥焉故知袁氏為深然不可無以俟其請也故為之序俾以示其後之人焉

東屯朱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譜所以譜東屯朱氏族也東屯在武山之西尖星岡之北去邑三十里有良田沃壤千數頃瀕溪而負山其陂泉縈紆錯行阡陌間以達於溪者尤衆歲非盛旱恒可得豐獲方承平時率數十金置一畝鄉西北號樂土焉當宋季朱氏有別業在屯中潭州通判某之幾世孫曰炊玉者不知何時始奉其父少崧自邑西橋上來居之橋上本朱氏故家橋跨秀溪水環其宅當時論居宅園池之盛莫先焉嘗聞故老言朱氏由通判致富盛貲貨雄一邑田產連村落其兄弟子姪鼎鼎不論他日出其門有貲致萬石者至今邑之內外若市巷若園池人猶以其姓名之則朱氏之盛可知矣少崧之六世孫曰孔高早失怙能特立自奮治產業以承其宗其子子瞻悼先世譜牒之逸而無所系也乃斷自少崧爲始其傳而可知者少崧生淋玉淋玉生三子汝祿汝福汝壽汝祿生進可進可生安素安素生孔高孔高兄弟四人子瞻其季也初孔高無子毋命子瞻爲之後今子瞻有子名煜凡八世矣來者其可量乎余嘗數古今興廢惟世業惟難保昔柳子厚遭竄逐纔四五年其城西田及先人手植已復爲荒穢斬伐所居善和里之宅亦三易主矣而朱氏乃能保其東屯先業以長子老孫於二百餘年之久不惟不之喪又從而斥大之豈非難哉今孔高父子方循循然內誠於奉覲外勤於事上暇則課僮奴力耘耔以無廢其先疇復延師取友教子孫以無忘其先業甚尊祖裕後之心又惓惓如此則自今以往歷九世十世而光盛者可知矣火之燎薪久彌必熾又豈無繼通判之緒而遂興者乎余又聞朱氏之族有居今井竹者居江南默墟者居西鄉桂溪屯者皆同所自出也此不之載者譜爲東屯作也作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吾邑仙槎鄉之丹山有羅氏世居之傳若干世有學者曰東海先生實踐力學教其子用賓爲名士洪武十二年余自北平蒙恩放還見先生於丹山之陽幅巾藜杖翛然物表時與余談乃家婚媾事未嘗不扼腕而太息也會

朝廷徵儒士時縣丞程翺以用賓應　詔余力贊之既行明年庚申正月　詔以禮部侍郎起崧于家比至京則用賓已除知金州矣是夏余以新格六十致仕得再歸田里首見先生賀而拜之以爲先世積善之報先生唉而不之答也他日先生出其所編族譜以示且曰將求子文以序之余不敢辭則書之曰按譜鼻祖諱光遠仕唐爲冠軍大將軍憤石敬瑭之不義乃棄官依党項南居筠州其後有諱恭者尚錢越王長公主從洪之市汊再遷廬陵之烏下族大以番科第甲江右有四世

三魁九科七第之語三遷廬陵之泲瀘有祖塋在金坑焉後又諱安強者好遊渢至西昌之仙槎喜其山水明秀始遷而居之則丹山始祖也安強之後支系日蕃而家業益盛迨宋末元興公私多故而羅氏微矣先生既早喪其父至延祐戊午先生之祖可谿與其母余氏復同日棄世先生在髫亂中坐視私業淪於豪族雖時有不平之氣然卒亦莫之支也既長即知以學問自礪粗衣糲飯晝誦夜思積五十餘年而有得焉嘗曰余於易詩書雖未能盡其精微亦庶乎略窺其涯涘矣初譜牒藏於從伯憑驪所先生百計求懇始得請而觀之然猶未能以完究也歲甲辰先生復挈家避地入山中先廬

與遺書數千卷一旦蕩為灰燼瓦礫而譜遂亡先生父子出萬死一生凜乎千鈞之一髮大懼宗系失攷將無以示後人也故今譜斷自曾祖某始其上世次遠其下支系之斷者闕之所以傳信也其言曰一泓之微混混不已至於演百支分萬派而朝於海者有源故也一核之微生生不已至於發千條開萬葉而干雲霄者有本故也可謂名言矣崧以鄉里晚生不知上世事獨憶嘗侍先祖實存府君聞言有妹諱某者適丹山羅氏早亡矣由今觀之則先生之從外毋也余敢無言哉不揣菲陋輒攄斯譜推序先生所述之意以為引俟他日金州官成歸拜家慶當為斯譜大書之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

題跋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往年鍾斋浩奉儒學正教將赴韶陽余在豫章合能文之士十有九人賦餞南浦門外旣别去君自韶陽秩滿且歸而余以羈游四方不能以時會視當時十九人之間闊踈遠者而特甚焉余私心固惓惓不忘也後十五年余来平川時君以重聽請老于家鬚髮未盡白顏册渥如昔相見道舊懽甚其子學祖出當時所贈詩一卷斋浩請曰之十九人者今且若何余感念今昔為之惘然則歴告之曰一中守元道山東人嘗以茂異薦為求

新校官汝礪河南人為盱江山長彛為白鷺山長伯虞令名舜元由萬安教諭擢建昌教授益翁以提舉醫學死湖廣而本則其子也若易之端愨康之宏博蕭之介特皆吾郡士其餘若龔若王魏若鍾姚徐羅升沉存亡又有不能以盡知者矣天祐更名逵字伯逵由建昌學正歴富州知事今辟大司徒掾復初更名雲摽以易預丙申貢與余為同年其賦韶石而稱于高者今名楚則余也余懼斋浩君或未悉其名字之更易而無從於考德也因為書其後而歸之但學於才道者亦有所觀考焉

跋曠伯逵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往時豫章鄧虞碧以能詩交一時賢士聲譽籍甚虞碧死無後有女妻黃氏而黃氏之婿曠伯逵乃知愛其詩而尤知敬其所交若龍泉瑞玉康公者則鄧之友也今觀公所和伯逵詩其自序所以感念今昔推愛其故人子婿諸孫者甚厚豈直詞章之美而已後公和詩之九年為癸巳是春冦陷龍泉入邑首問公所在公老且病方僵卧床上不起冦逼之公罵曰吾年幾八十受朝命階七品官尚愛死乎即延頸就戮死之一子早卒有孫亂後不知尚在否公初由儒官為廣東憲史終贛州路總管府照磨官能文辭諳典故以鯁直常齟齬於世若是詩結句以菊自喻則公之志可知矣嗟夫伯逵以親

親而篤其先友君子又因詩以知其為人伯逵其慎藏之以無忘康公期待之心則鄧君為不死矣嗚呼孰謂鄧氏之後果無人乎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嗚呼此宋丞相信國文公與湖南安撫愛山蔡先生之遺像也先生與信國生為同郡學為同業仕為同年當其相與上下議論神采暢發亦一世之豪哉後信國崎嶇兵間就死燕市而先生亦掛冠来歸以天年終豈所謂各行其志者固然歟嗚呼是圖也可以表鄉國之尊可以見契誼之敦其所以萬世不泯者豈不繫乎其人之所存歟皇元至正六年丙申冬孟後學劉楚獲覩遺

像於先生之曾孫敏則家因再拜而爲之言

跋周宜冲所藏黃庭帖後

此右軍所書黃庭經刻本後有宋皇祐中諸先正及寶晉齋論跋甚詳好事者併刻爲一通以傳于世信善本也毋論晉代即寶晉齋所跋時距今已二百五十餘年安成有博雅君子周君可庭舊於中州故家購得此卷藏之且餘三十年至正壬辰兵亂其子宜冲不忍忘其先人所好寧棄重貲不顧獨緹襲珍護挾與俱逊可謂知所重矣按徐李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七然佳本傳世者率不多見余十年前於豫章鄭大同家見我朝泰定間清江范公所臨黃庭墨本

筆意位置率相類豈范亦嘗見此歟大同後以入石置之書帶軒大同歿於亂石本存忘不可知而周氏子獨能寶其舊物於離亂之日豈非難哉已亥春正月南平劉楚敬觀而竊有感焉因爲著所見者于卷末而歸之

跋張真人達侯遺像圖賛

青華張真人以至誠事天感無不應故四方有求者咸奔走歸之至正癸巳夏五月吾州以旱告達侯憂之乘謂非真人莫能致禱者侯即具幣往候其來至則如侯命爲民致雨不爽侯敬信之今觀是圖侯與真人顒瞻後先若有所欲言者意其齋戒盛服以相從於致禱之時乎而憂旱之色隱于眉睫覩者亦安能知之後五年而侯没又後三年爲戊戌五月益不雨又踰旬矣其侍生劉楚再拜而識其後

書劉叔清四清圖晉

世言梅蘭石竹爲四清然四者恒落落不能以相合得此失彼識者歎之今觀進士戴君晉明所藏宋劉敏叔四清圖俯仰映帶於徑尺之楮而芳潔貞真之德備焉於是淇園澧浦孤山大湖之隔越者如聲感氣格莫不畢合其盛德君子方以類聚之兆乎若彼無名小草蕪穢在側亦獨何耽嗟乎劉君其亦有所感矣後宋慶元己未之百六十年爲大元至正戊戌南平劉楚謹識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千文創始於梁之周興嗣至隋智永始爲真草書而唐歐陽之楷張旭之草又繼出乎其後而字体之正變極矣夫昔人所以恒喜書斯文者豈非以其字無重出有以具衆體之妙而其源固本於鍾王之所遺者歟今觀湯子敏所藏趙文敏公行書千文一通蓋律之以歐陽之嚴而非拘絭之以張顛之奇而非縱而又兼得夫智永之圓正而遒美者也夫書之道遠矣真者猶人之坐立而行者猶人之行也觀其筆勢翩翩有回翔容與千里一息之意豈造次學步者所能髣髴哉此其真蹟槩無可疑者子敏工書而有志於古宜寶愛之益至也詩不云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博考而潛玩之則思過

半矣

跋鍾逵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昔朱元暉父子寫山水天趣高出前古作者弗追也今觀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雪月晴雨晝夜人物之情狀互見錯出於數尺之間而造次出奇又以意勝其亦追蹤朱法而自成一家者歟卷後有汪君所自題詩是又一奇也外有鍾萬新王介夫七言長句二首介夫字淑玉吾鄉先達年九十餘乃終為宋天章閣學士諱贊之裔孫萬新本邑人自少以勇畧從軍有功擢打捕鷹房提舉嘗與介夫遊而尤深於詩嗚呼斯人不可見矣得見其墨詞翰斯可笑逵方其慎藏之

跋張某所藏劉夢良掀篷梅圖

此梅卷作掀篷體僅横見其中間一節耳然推其[illegible]可以儗數畝而不盡窮其勢可以凌千尺而亦莫之止也華成羣而不亂枝斜錯而不枯又老幹時時作横紋特異黒一色明潤意格高古當時錦屏山人劉夢良筆舊曾於豐城熊子桂家見梅障不異此不然恐他作者亦未易及也此二十年前楊翰林吟窓先生為推官時於臨川得之楚見於其家卷後有孫濟軒先生贊可考今張君某又得之於劉方東所宣劉又嘗得此於楊氏歟君清脩雅潔尤篤好古今梅畫余見某所藏自逃禪老人四好圖有鵲鵲白鷺映帶竹石間者極清美外其餘畫又數十幅作者姓名亦衆然皆不及此嗚呼此奇筆也劉孫楊二先達之所嘗賞者君其寶藏之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古意者鄉先輩王原父之別字也原父於宣慰文公爲貧賤交宣慰公嘗爲書古意二大字以贈之筆畫遒勁觀者悚敬原父没後四十餘年其孫佐始得諸名士爲詩文相與贊揚之佐既卒其子新又克寶藏翰墨以無忘其祖父之澤間出以示余以余於王氏爲通家子請比次其文録于古意字之左嗚呼使世有賢子孫若王氏又焉有文獻不足之憾哉抑余嘗閲君家瀔溪集見原父公作詩以謝宣慰公書字之意老成謙抑尤可槩

見後来宣慰公之孫寓誠叙瀔溪集又能援以爲說婗婗焉不忘其世好是皆不可以不記輙併録于卷末而歸之俾兩家子孫尚有考焉叙文凡二首詩三首寓誠名某佐字以善新字明極瀔溪者王氏先世所居坊名卽今具慶也

跋周氏先塋誌方録後

右周氏墓碑誌文六通其一爲宋故朝散大夫吉州史君贈太師秦國公諱詵之墓誌撰文者知南安軍管城陳元礼也有辰陽史君諱利見者其子若江東提舉諱必正宜春史書諱必達及益國文忠公諱必大者則皆其孫也吉州之澤遠矣哉吉州六子十六孫其顯而可見

者三子曰利建宣義郎大學司士是爲益國公之父曰利
謙右承奉郎通判靜江府皆無所述而辰陽獨有誌可
名者五孫曰必端必先亦皆未有述而江東宜春各有
誌益國復有神道及忠文　二碑豈徵於文而備
不足者吾觀周氏之盛自吉州史君始而君之爲政諸
然有西漢循吏風下此若辰陽之科名宦業江東宜春
之世澤治蹟皆卓卓可紀至益國公以盛德全福歷事
四朝其文章勛業盛矣備矣又豈勝錄哉宜其後之益
昌也余六世從祖常德府觀察推官諱令猷於益國公
爲同年進士其卒也公爲誌其墓至以昔者不能薦賢
負知己爲恨他日察推君之子贇爲淳熙庚子貢士又

以通家子弟客公所嘗與讐校歐陽文忠公文集公之
襄也爲辭以哭之哀甚今樓學士所撰神道碑中載始
末行事類可互證捧讀之次能無感乎敬識此卷末而
歸于公之六世孫鐘鐸字思忠其弟士廉皆敏而好學
能世其家凡先世遺翰故物寶藏於世變之餘者尚多
有之則是編之錄寧有既乎時辛丑四月朔世契生西
昌劉楚再拜謹書

跋達侯手帖後

右達侯正道手帖一小幅命余錄陳情表以示者也是
年至正甲午秋之九月侯感肺疾方劇而隣邑警報日
聞侯省料軍實按行營堡晝夜戒嚴不以病瘵獨時時

思親爲之泣下蓋深知城守不可遠歸侍不可得而又
終不能不慨然於定省之曠也侯有母年幾九十先
是奉以來既久之謂侯曰吾性若不遂安此者盍返吾
宜興侯不能強留乃具舟命其妻若妹奉以歸至是不
見母者四年矣侯寡兄弟又年四十未有子而母之年
日邁則李令伯所謂終鮮兄弟與夫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而報劉日短之意寧有殊感哉然令伯之請得以遂
於其祖母達侯之意乃不得以遂於其親此其所遭所
處蓋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君楚者州之鄙人也學劣
而年又最少間嘗以筆墨從公遊辱舉而加之厚賓之
末其平時翰牘之辱者多而遭亂散逸不復存他日於

敓帙中得是帖雖片楮率然而筆法遒勁又謙抑不苟
如此余懼久而或忘也乃裝潢而謹識之詩不云乎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覽者尚有以想見其忠厚憂勤之所
至哉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
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販往淮
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潁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
壬辰河南省右丞恭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
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
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許之署參軍事俾復

應山捷以功攝令父之兒日滋而右丞所招兵逗疑不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兒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邪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即受命領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兒乘其後右丞兵隔絶君引兵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以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插壍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壁中出與賊首黄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

益振明日兒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兒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柰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俄趣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絶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征遇賊不幸勢窮為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剜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實人與君同里共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逃歸時為鄉人道其事云嗚呼彬亦真義士哉[illegible]定[illegible]閒余侍

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禮辭甚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跽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為之色喜辨說亹亹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遊淮漢間散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為童子相見時事為之惘然後聞過武昌見咸順王獻黄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薦者為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

或有所不屑為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諱言兵久矣挺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殆不勝憤憤亦手奮窮旅中解后知已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冦卒以援絶力窮死酎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録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為犄角則成敗槩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怠慠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解后於顛沛之頃卒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撫循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僨勢去

始𢮦旌擨臂謼天下爲義士至誠懦爲不知兵豈其然
我豈其然我君守方剛其弟果以余爲通家請書其事
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彭惟孝求志堂故基在縣西月池之南始創於惟孝之
三世祖述孝孝當宋孝宗時以布衣伏闕獻賦歸始得
諸名公爲詩文發揮之當時已入石更亂散逸惟孝五
世孫劉㷔當皇元大德間旁搆而復刻之劉㷔之從曾
孫有豫者文克嗣守遺蹟與重刻之石並傳至今豫懼
真蹟歲久或至漫弊也乃更具楮墨丐余楷書副之起
自周文忠公掦文節公謝尚書終于陸觀文得詩文凡

一十五首書畢豫請識其後余惟彭氏自有斯堂以來
宋元三百年間凡幾興廢而遺後者固其後之賢也亦
豈不以斯文之尚存哉宜豫之所以敬而不敢忽也雖
然豫之用心亦勤矣其亦知所以求前人之所當求者
乎則凡書於辭者不若著之於行之爲實銘之於石者
不若銘之於心之爲固此又彭氏子孫之所當知也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今年五月十三日之變大梁陳君仲仁以吳都事分省
從官涖西昌時兵至倉卒守城者開東北大府俱淪陷
不敢輒引匿去民遑遑無所歸以君嘗從事于是州愛
人而適變可恃以生則相與詣門號呼求脫水火一朝
之急君堅拒不聽民請益固出則羅拜馬首擁與俱行
君不能禁因感泣曰吾以老母故既忍死于此又忍爾
民乎乃揮涕上馬從父老數十百人出城北門外見主
帥即以勿殺爲民請請得乃歸比入城果如約兵卒惴
慄不譁無敢挾一矢抽一戈以向我人翼日有奸民乘
勢導客兵行掠郭外先入仇家破門戶挺釜盎至發笥
筐篋盡載以歸出遇仇家子于門刃之其弟往救併刃
之僵屍路隅血流草中民洶洶弗自安君蹤迹得之立
磔于市奸黨駭散民則大悅主帥聞而壯之嗟夫平巳
擁專城享厚祿儆然號於民曰我天子之命吏也一旦
有急乃相率委去至人相戕相攘刼不問併棄其民欲

天下之不亂得乎若君者初未嘗真受民社之責而能
與民同其憂患古所謂憂民之憂者非歟余嘗從州人
悉君之行事他日見蕭君受益所作贈君序文讀而感
焉因爲述當時逸事以附于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改奉議郎官誥後

右宋殿中丞歐陽發改奉議郎官誥一通時元豐三年
十月以相祀明堂禮成故有是命先是詳定官制以階
易官寄祿新格若太常秘書皆得爲奉議郎不獨殿中
丞爾也誥辭謂屬官命之肇制者其以是歟當時中外
臣下之誥命衆矣去之二百七十餘年而歐陽氏之裔
孫以忠者獨能寶藏是誥以傳豈非賢哉昔文忠公與

其奴通理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禄今又被宗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崇事也公之戒子弟處崇立節如此則殿中君受詰之日豈不亦有所感於其先公之訓執此又歐陽氏子孫之所當知也余既獲覩是誥於以忠之三峰堂謹識而歸之俾有所感發云

跋張務民所藏楮書後

余幼頗嗜書嘗以不及見唐人真蹟為恨一日與楊公武論唐人法書公武問余嘗見楮書乎欣然出古錦軸一卷曰此唐人法書而我朝趙文敏公定為楮令書無疑者今子當拜而觀之余敬請展玩則所書自蕪頗藺相如而下九數十傳鄭文終以優孟每朱絲闌間分兩行書之字差大如蚓而結構圓正姿態閑雅奕奕然無窘束意余覩之不覺下拜自後因他客獲旁觀者再然每草草遽歛之輒大唉曰又令若長一格矣因為余言此卷本藏李學士貞嶠家後仲易陳先生得之乃移書先翰林因勉余兄弟收之曰無令至寶落他人手也後公武之仲兄公平携至武林裝飾之顧謝氏有彥清者欲委重貲分其半不可公武又謂此秘府所未有者益緹襲固藏之寐臥起與俱非其人不得見也庚子秋州陷於寇公武過剽刼幾盡然猶為楮意戀戀不去竟被害明日寇剽其囊襆分之適道士蕭許在自紹以為道家經語丐得之公平聞楮書幸流落蕭許慨然將持白金贖之道士固言亡去不復出楊怒將白其事道士懼禍及時參政廖公鎮吉安即以楮書獻之自是楊亦絕意矣今年秋偶見此幅于椽郎張務民家自田叔公儀休至優孟凡三傳而未終乃原卷中最後一幅不知何以又流落至此意其矯攘之際或又分褫決裂之所遺者歟蓋不可知矣嗚呼自楮令書時迨今七百餘年其隻字點墨流傳天下譬猶遺珠半璧得之者皆可以為寶然自余所見數十年其流傳隱顯若此好之者不啻以死生保之猶不能免而卒為無心者有之亦可感矣然猶幸得不泯於水火使後學者猶得以闚見古人筆法之妙將非幸歟其卷縫有紫芝印章則貞嶠所識其大雅章則或楊氏之所識也務民其善藏之

跋文信國公手詩墨蹟後

信國公派離南州困頓燕獄甚矣而悲憤之作往往流出肺腑若三詩者不知作於何時何所而興亡之感係焉君臣之義存焉其題曰為或人賦者無亦有所措歟臨之泫然不忍再讀

題趙文敏公書杜後

文敏公喜書古人詩文以遺人或併記所書年月與其地其人以自識此帖書杜拾遺城西陂泛舟詩其亦有感於盛時遊宴之樂者乎惜不識寫詩時當在何歲何

所而風致究然識者嘆之

跋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右邵菴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一首距今且十有一年矣前年江西亂宗海由渝川避地西昌閒關徒步尺寸之貲不能有然無幾微怨恨色獨時時追誦往時士大夫所贈詩文以自釋一日謂余曰漢受知虞先生甚深嘗辱序余畫今墨本雖不存而文辭之識於心者幸未忘也子盍為我書之又將以示無忘於後之人焉嗟夫宗海可謂賢矣自兵火蕩焚金石淪燬而文辭之托於人乃有不泯者如此夫事平更化有日文藝勃興宗海之畫將必因奎章之文以並傳於世則是序也豈徒

為宗海終身之誦而已哉宗海用志專而天分高雖流離顛沛中筆墨更進不少廢序所謂尚志古人而渾然天成者信矣惜先生既没而不及見之余嘉宗海惟能不辱於先生也故忘其繆拙為之繕書以歸之

永州府君遺像引

嗚呼此吾九世從祖永州府君遺像也府君諱在中字伯正元祐五年庚午紹聖三年丙子元符二年己卯政和四年甲午凡四舉進士登重和元年戊戌第初授無所考惟靖康元年其從兄南安叅軍申為廖夫人墓誌謂伯正守官江東却又未知果何職何所也建炎二年文林郎就差永州録事叅軍意遂終於是矣又按

西昌志載劉申與族人南立在中名相埒時稱珠林三雋申初與永州同請紹聖舉大觀己丑改名至魁鄉薦晚就恩科調武岡簿終迪功郎南安軍司儀曹叅軍留司兵曹南立登崇寧癸未第宣義郎興國西位今南安府君與々國府君遺像不可見而永州遺像與建炎勅黃並傳至今蓋二百三十餘年矣雖縑素粉墨不無消落而眉目峻明風采猶生我後之人尚敬而永藏之哉

甲辰春二月從諸孫前鄉貢進士楚再拜謹識

書先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右後溪序一首先大父實存翁為里友王大可作也至正十六年丙申春其孫槃出以示余凡五百餘言序以

至正壬戌作實聖生始生之明年距今三十五年而先大父之去世亦二十五年矣聖生伏而讀之悲感交集不知涕泪之沾臆也蓋枝大可之父慶可別字珠溪故大可別字後溪先大父喜其後於珠溪也故為言後之義甚悉首謂人孰不願其有後々々而不能光于前者曾不如無後之為愈又謂吾先君周旋珠溪視吾先君為年家長先君視吾後溪猶嫡孫行故吾與後溪為忘年交勉々倦々甚於父之望其子其餘反覆繾綣所以期待後溪者甚遠且大嗟夫此通家肺腑誠懇之言也孰知去之數十年後溪已矣而後溪之子若孫復能寶藏此序以貽厥後若聖生之忝不肖亦獲與有聞焉搢非

幸哉於是擕本且浸漸絮請更録似本以求其傳聖生惟兩家祖父世好之篤至于今四世矣詎不敢辭謹繕録一通識始末于後而歸之使後之人讀斯文者亦将有所儆發於無窮也

跋頴中行避地槀

往年與吉水顔中行俱客鈞陽嘗為余極道其鄉山水之勝土俗之厚文物之懿甚恨不得卜隣其間以相從也兵亂以來吉水残毁尤甚獨文昌鄉以先達賢智之力倡義固守之持久弗支亦既淪而為墟矣今觀中行避地之作由瀘源至沙田凡若干首其轉徙奔竄之狀哀痛慘酷之情睽離悲慨之感無不委曲備至亦何能

言哉昔劉大愽評少陵北征詩云他人寫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致勿道中行其真能言哉雖然此哀怨之作也時之否者必復於泰匪風下泉之思切則江漢蒸民之雅作矣中行尚慎俟之

跋蕭氏鄉校記後

往時曲山蕭仁叟欲以其所居為鄉校以教其鄉人之子弟時則養吾劉先生為記所以推論三代鄉校之義甚悉且曰仁叟六館英流其子宏遠又世學舘授鄉儁望焉又曰昔人有擔簦負笈千里宿舂而未得所托今碩師世美将数世頼之深以為兹里之幸且将■師以聴於其閭其願望之意不亦遠且厚哉後五十餘年余從其孫壽春得其文讀之壽春泫然以泣且告曰此吾祖倡之而未果吾父欲繼之而未遂者今吾又將老矣念昔鄉鄰與吾父若祖同居者今其室百無二三獨嘗時所謂故屋數間者獲幸存焉然猶竊懼所遺之不激而終無所畢於前人志也嗟夫昔燕軍入齊問王蠋所在令環三十里無入漢王攻魯聞弦誦聲至不忍以兵加之仁人善教之澤固如此今東南長亂千里蕩然君子於一鄉校之存豈不可以觀世變人心之所係哉傳不云乎士之子恒為士又曰工用高曾規矩于恒為士者也安之若祖父之規矩不有屬於後之賢者而天之將以激其鄉人者又寧有既乎壽春其慎守之吾見斯

文之足徵而有光也

跋劉大愽為湯信叔墓誌及核山堂記後

讀劉大愽為湯信叔墓誌銘及核山堂記如讀太史遷諸書傳如復見古人於秦漢之間何其偉也其謂信叔像貌皙然布衣蔬食不喜為華靡又謂即遇奔物無不可理用又謂赤手再奮起貧薄自致小腆則有傳貨殖意其謂信叔於異端禍福不為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有知己又謂親交急難誼不以諉諸人雖困阨中畫地為計出入於水火白刃不望報有傳游俠意至謂諸弟姪環堂內以居撫而食之如一又寫義學義塾以贍族教鄉里子弟又事繼母盡孝白首不衰其孝

犮篤行又往往有萬石建陵張叔之意何其偉哉至叙
其遺里居之禍走田間有指示此可隱引末以蔵之而
去乃三世俱免於難又嘗訟繫有毒而飼之者較先後
至偶置地與犬犬斃先至者乃誤也余爲之撫卷浩嘆
以爲天之生斯人甚不偶然也况於篤行君子乎而或
者挾感逞詐遷欲鬩而殘之其如天何哉大[illegible]至引易
碩果不食以贊之曰食者剥者剥之又剥而终不食者
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嗟夫
此核山之説也君之所以自托於天者亦何奇哉余獲
交君之五世孫曰敏曰敬咸秀而文蓋蔚然能世其家
者於是大悖之言遠而有徵矣書曰邁種德信叔有焉

傳曰栽者培之其不在敏與敬乎吾觀湯氏之世食其
厚而不已也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郎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修職郎敕誥
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霈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
特一縣屬耳而恩數之覃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
意尤極寬溥忠厚得盛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
挽回世道矣而當時秉鈞當軸者乃釋目前日蹙之患
方循常秩爲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哉鍾氏之四世孫
有逢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
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題龍氏書香世科録後

書香世科者余同年永新龍同翁之所輯録也起自南
宋寶祐六年戊午迄于我元至正十六年丙申其間詔
制職司試文榜名班班備載而龍氏祖孫具焉於是先
後百年其嘉謨良法人才文章畢見於數紙間龍氏世
科之盛爲有徵矣嗚呼文章與世運相推移而賢才爲
之紀綱君子之澤遠矣尚世引之哉後丙申之十一年
春正月朔劉楚謹題

題王伯識赴金陵道中詩集

王君伯識歸自金陵余得觀其舟行所賦五七言近體
絶句凡四十五首皆清麗暢達風雅雜陳蓋其才情英

敏如秋鷹天馬神氣超卓布一舉萬里之勢要非尋常
覊紲所能拘者而湖山淮水風花煙草又不無依依今
昔之感快哉其能言也誠有合於詩人之旨歎世之窮
鄉蔀屋悲吟苦思方謭焉求工於一字一句之末者視
此亦何迷哉余既喜而爲之評復書此而歸之伯識絶
此而有作焉當又不止於今之所觀而已也

題十八學士飲圖序賛

昔唐大宗爲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延天下豪俊於是房
杜虞褚而下十八人者並爲學士出入更直備顧問效
献納一時之将相文武才能器藝咸在彀中矣天下榮
其選謂之登瀛洲言其地位如仙之不可及也夫謂之

登瀛洲已不能無淺陋歆羡之私而後世好事者又[illegible]爲宴集酬飲之圖其亦誣之甚矣使之十八人者果若斯而已太宗亦奚取哉今觀是圖有偶坐拱揖酬酢者始飲而恭慎也有前席聚首若言若笑者既飲而方樂也有攘臂挺襟引袖以舉飲者自放而相狎以相溺也有歌者有擊節者假於聲以宣其情也有[illegible]者控弾者撫吹者假於器以聲其和也有偃息者坐而息者均之爲困而又有自力與不自力之殊狀也有[illegible]坐而蹲舞者樂而忘其形也有挾之以起者若懼其顛而奠之支者也有挽之以行而踵不曳地者左右齊而力也有負而趍者以身任安危而不懾也有上馬持燭前導以趍

者若鍾鳴漏盡而知返者也禿巾短袂後先俯仰執器物以供令者史侍之良也背而觸者青衣之黠而諛也籍兩衣偃卧路隅醉而忘其主併忘其身者也此其爲畫似亦有勸戒之微者余故序而贊之以爲觀者之助而或者謂太宗時固嘗命闍立本圖像褚亮爲贊矣安知其不然噫其然豈其然哉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兒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爲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遊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椎麗深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爲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即傅朋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摸搨以歸

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王閣則既淪夷爲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真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因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爲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携以歸湯氏者也褾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醞籍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拂之態蓋其灑曠[illegible]清潤遒美自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勝觀名姓鉅麗宜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此情旅[illegible]草數字乃能貫

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予敏所藏若此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王氏今為溪南堂珎玩云

書宋高宗三詔後

嗚呼此宋高宗南渡初諭宰臣黄潛善之三詔也其一白麻爲建炎二年内降答不允辭退之詞其一勑黄爲三年攺罷之詞其一以五色綾書之則丞相之死已久實紹興二十七年追復寵命之詞也後二百餘年余獲敬睹於丞相五世孫得禄家其餘誥身及前賢遺文尤多得禄皆能誦習之娓娓幾千萬言不遺一字又能珎襲巧匿以保存於喪亂奔走之餘其用心可謂勤且勞矣嗚呼觀是詔者可以見君臣隱全忠厚之義不廢於存亡可以見子孫囏難保持之道不遺於文字則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羅子理族譜引

余聞長老言州旌孝坊有羅孝子者故大族也世華代遷羅氏子孫散徙不常而旌孝不知何時亦更名平易矣羅氏有名性者嗜學篤行人也幼孤惸暨長後遭亂故其先世譜牒墜逸而故老亡甚無所考質常以質於叔父寬則追憶其槩録宗譜爲一幅以示之蓋甚可知者也始祖諱斋自五代末由金陵遷西昌至宋大觀間有以致政爲户[illegible]以供祭祀者今其契券可考也不知又幾傳而至古成三子長伯英次伯壽某縣主簿又次伯霖主簿即孝子也孝子嘗刲股和藥以愈親疾事聞縣令至爲即所居起坊閭以表異之君子謂是將有餘慶以大其族若性其曾孫行也夫譜所以追本始謹世次也人亦孰不欲其宗譜之[illegible]且[illegible]而或有不可知而弗傳焉雖聖人如之何哉惟仁者必有後而天之報施恒在善人况孝子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寬則有焉嗟乎又安知方来之慶將有大雅於羅氏不在性已乎

跋西臺慟哭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以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於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至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頴省躬及先祖[illegible]貢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来下之句每歌一再

斛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臯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挾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間寂寞之濱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也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右周母彭夫人墓表一通元故揭文安公爲集賢直學士時所撰其書字則雒陽楊益爲臨川太守時筆也夫人沒既若干年爲至元庚辰其曾孫浩始克請於集賢爲文以表其墓未及入石而東南亂文逸于燬獨其孫于諒以誦習侍傳又三十二年爲洪武四年于諒進士第入朝爲虞部主事與余後先聯事有同朝之好因乃余更錄之其心蓋惓惓焉懼斯文泯沒無以昭其祖母艱貞之美其於家教可謂遠而不忘者矣夫人以未亡人確然秉志保方茁之嬰存垂絕之系卒至身享壽考綿延五傳世而卒大以顯天之所以篤恵於孤嫠者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書呂氏均產記後

余讀宋大史及諸君子所爲呂氏均產記慨然嘆曰彼嗇俀子者或輗而訟焉見利而不見義也䟽也宜也[illegible]莫親於兄弟而其子孫或不免焉夫豈不亦以其利哉斯固君子之所甚慮也慮不周於一時則其禍將延於後有不可勝言者矣兄弟之子猶子也兄沒無後而以弟之子爲後禮也爲其後而居其利君子不以爲貪知義之所當有也今爲其後者一人而貲產之利均及於諸弟君子不以爲過讓知情之所不容自已也何也凡人必有所懲而後有所勸而況友愛之實其初本於一人之身者乎昧其本而欲專其利此禮義之所以喪而爭奪之所由興者也利之所在情有時而或渝惟利均則情通情通則其於友愛也斯無不至矣昔王右軍之於諸子若孫也一味之甘必割而分之其仁愛周溥卒有以開臨淮數十世之盛子孫至于今不替況呂氏之所爲又有大於此者乎吾見呂氏之後遠而益昌矣宜爲諸君子之所稱道而不已仲善名復顥興國人今爲大常司丞云

題所書宋吳大常安國誌銘等文後

今水部主事燕吳相府錄事吳從善以其七世祖太常少卿袁州府君墓碑銘并括蒼人物志畧及宋史所書府君傳暨文與當時名卿贈送詩什等作俾余以真書通錄爲一卷將以藏於家而示久遠焉余既爲之書矣復作而歎曰偉哉府君之所以自立也夫其碑銘在墓道志在郡邑信史在朝廷可以叅之古今天下而無愧

况忠精耿々有與日月爭光者則是錄之有無不足計也而從善必惓々焉爲之者斯孝子之所以重先美而昭不忘者歟余上世由科第躋仕版多至三十餘人而莫盛於大觀宣和之際其間必有與君爲同年同舍惜譜牒偶不在不可考而兩家子孫得復修好於數百年之後豈偶然哉則余之執斯筆也不曰與有榮焉可乎

書巢居野人序後

江陰程君與可嘗誦杜少陵五盤山野人半巢居之句心欣然慕之因自號巢居野人其交與君遊者咸作爲詩歌傳文以傳其事莫不備形容揄揚詠歎若將引而上之以跡夫邃古有巢之世者或者疑之以爲君以從

事秩滿方調主兵部幕爲人清脩雅飭規旋矩蹈事上敏而有禮與人交樂易誠懇濟々然蹌踏而王立殆未見其爲野也又其所居屬京都鉅麗繁盛雖無十畝之宫與夫數仞之堂而上棟下宇敞明麗完未嘗不與人同也其於巢居奚有哉劉子聞而歎曰異哉君之所以自名者乎其心必有所慕而托焉者矣且吾聞之貴賤殊趣隱顯異致去榮華而即岩穴者隱者之志也釋蹻屩而登廟堂者仕者之爲也今柰何小其居而謂之巢鄙其名而爲之野哉蓋嘗觀之矣古之君子不以仕朝廷而棄山林之故亦不以處崇貴而忘鄙賤之爲出處一道也窮達一致也是以應周而氣完智達而行安其進也若懼其退也若素然是而自名曰巢居野人豈不超然天地間而無不可哉彼謂逖邃古而相忘於巢搆淳朴之俗者愚也謂衣冠之不可以爲野居室之不可以爲巢者惑也謂將梯危搆深貞若五盤山之所爲則固矣余辱君知厚故爲推言所以慕而托斯名之意且以解夫世之愚而固且惑者焉

跋唐太宗手勑後

右唐太宗手勑四通其一勑右驍衛金容府簡點衛士其一勑本衛府送銅魚其一批答左屯衛石亭府折衝都尉周孝讓賀正表其一勑右驍衛差一百九十人配杭州鎮蓋勑右驍衛金容府者三答左亭屯衛石亭都

尉者一也以時考之差府兵配杭州以貞觀五年六月當在前送銅魚以是年七月當居次簡點衛士在十月當又次之而答賀正表在十三年當又後之此其時次明白而裝潢者誤置之位當更定也其勑相傳皆以爲虞永興公所書雖無明驗而風格遒美亦頗彷彿每勑文後復書大勑字筆草草而屹然嚴重當是太宗真蹟無疑其下則列[illegible]宰臣官爵以著當時相與奉行之人蓋唐制然也其五年六月之勑首書中書令西河郡公臣温次書侍郎臣杜又次書守中書舍人固安縣家臣岑其下皆破缺不完然可知其必爲温彥博王倫奉而敎禮行者以後倒推之而知其當然也至七月則岑

恃與正倫仍分書宣奉宇而行之者則守中書舍人岑文本也至十月則中書令下書使宇疑當時彦博以使事出而正倫書宣敕禮奉行蓋兼其事矣㪺後十三年中書令下書闕字者蓋彦博已薨於十一年之六月而岑文本以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而書宣徐令言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而兼書奉行其十三年六月之下淡墨大書卜六字者意當時女官所書以誌日耳按兵制隋置十二衛皆有左右唐增爲十六衛而驍衛也衛循仍隋舊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隷之而皆有其名若金容石亭之類是也每府以折衝都尉為長而果毅副之凡府兵當宿衛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

皆一月而更其差配杭州鎮第一番限十月一日到者雖外番亦示之以期也唐初兵符因隋竹武德初改銀菟後易以銅魚矣其親勳翊三衛之士則選五品以上子若孫爲之凡織扇皆執仗親事謂之侍官宜簡之之嚴也一折衝都尉循常禮進賀表而答詔以皇帝問首之則太宗之待臣下可謂情通而禮達矣要知當時視府兵爲重故朝廷造次不遺小物[illegible][illegible]後世觀之則調度發遣一委諸吏牘已無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衛人主手勅之云忒嗚呼此太宗之所以爲賢君也歟予考永興公在貞觀初嘗爲弘文館學士秘書少監則五年七月之勅或公所書然已卒於十二年之五月今勅有十三年之

筆與前後如出一手則非求與明矣要亦當時供奉之善書者也覽者尚有所考焉

跋吳傅朋送張顛書帖後

書藝也而有法焉法之精妙非用工深到者不能知之知之斯好之矣古人有求之不得至嘔血發塚者不亦悉哉余每喜唐宋名人真蹟具晉法者然家貧無貲不能購致時時從人借觀而亦未爲無所得則固不必其在己也彼奪人以益己者固悖矣已有之乃屢屢焉欲祕而私之者亦獨何哉今觀此帖乃送張長史書帖首尾五千字若怫然而無樂易之意此必以有所挾而與之而非其情者然既曰傾囊倒篋矣又曰但餘一空囊

耳其意不惟惜之於今又將拒之於後也至其悵悅謂自此爲鄙俗之人則又不啻平日以保惜斯帖爲進修之資者嗟夫人之所以自貴自立於天地間者固有在矣豈真係一字帖之有無哉傅朋此帖意必有在今不可知余直

跋王璋書宋真宗汴水發願文

杰師示余法書一卷乃汴宋王璋書真宗發願文一通自朕以寒沍之月至神龍八部常守而常持云爾凡一百一行一千令七字卷首題汴水發願文五字作一行次真宗御製作一行通一百令三行總一千一十六字卷尾又以古隷作戊子歲孫慶曆八年御書院祗應王

璋書兩行凡十六字筆法大類出自唐沙門所集晉人
書聖教序與心經等帖而結體布勢尤嶠拔遒逸轉折
頓挫無毫髮與古人書殊當是盛宋名筆惜他傳記未
有著其名者又粉褚凝瑩如硃墨漆可鑑考真宗以乾
興戊戌去位至王璋書此文時已二十七年矣由慶曆
戊子距今洪武六年癸丑又不啻三百餘年而鮮潔完
好如昨日許不易得也卷內第五十行至於況宜於字
下衍一千字五十九行或為蠹虎之所食落為所二字
六十二行豈封樹之可望落一之字六十三行肌實壞
而無餘當是肌膚今作實字恐誤也七十二行既側隱
以斯至至字下衍一道字涌淪流動滚滚不乏獨狼字

微有敗筆此又不足疵也真宗以汴淮下流常有墊溺
詔每歲初秋於泗州擇嚴潔宮觀寺院道場五日仍禁
屠宰至中元日道觀復大醮僧院齋僧二千人又為亡
者別置祭奠其中諭所作過業自為臣不忠以下尤致
意於誣訐諂諛與夫舞法舞文傷賢妬善之徒則當時
之意可識矣豈徒為彼冥冥無知者設哉文體類俳若
世俗所謂疏孤榜語而謂之發願者亦猶今之都疏齋
悃也杰師別字天英本吾郡谷平李氏名家子遊方遭
亂寓北平慶壽寺十餘年嘗學有義氣多交名卿士夫
好蓄書玩而是卷本其料數故尤所寶愛余得借觀浹
日而歸之因畧識其概于後以資他日考校云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往年見槀城倪中為錢塘沈彥中跋獻之保母墓誌拓
本引朱姜堯章記畧云初野人掘土得硯以遺王氏王
氏見硯背有晉獻之及永和字知是壙中物遂問有碑
否野人云一碑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則已斷為四
又歸王氏復斷為五磚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誌文
凡十行末行闕二字不可知第十六行闕十六字猶可
考曰仲冬既望葬會稽山之黃閍硯背永和字居晉獻
之字上近右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亡其口石
色黝而潤微窪其中蓋晉唐制皆如此點筆易固也又
云此字與蘭亭字不少異豈不定哉倪中云彥中得此

帖於監書博士柯敬仲家而識其顛末如此余嘗以不
及見為恨今獲觀此帖於北山上人許考其印識皆鮮
于伯幾甫名乃伯幾甫以前元丙戌得之武林市肆前
有宋會稽守李大性題識亦云硯後有晉獻之三字旁
有永和二字又云今居錢青王氏家王氏名畿豈即堯
章所謂野人以遺王氏者歟後有趙文敏公書題謂此
碑最近出太令手書當時所刻世間無第二本最後一
跋不著名姓乃云己丑正月四日見別本於教授曹彥
禮家硯後晉獻之字略不浸漶後有王畿自跋磚短石
高上下各有界行不知何處重刻者此跋當是元至正
間翰林諸老所題然謂之別本又謂不知何處重刻則

已非一本矣而文敏公謂天下無二本何邪又堯章大
性詩人所跋皆謂後有晋獻之與求和字而今拓本乃
無之又何邪豈大性所跋又非此拓本邪堯章謂第六
行十二字猶可考今拓本乃不可考鮮于公與敬仲皆
好古精識豈鮮于此本偶未之見耶凡此皆不可知余
故集所見諸賢跋語為此山併録于卷末且因識堯章
所釋十二字之文以補其聯亦將以俟後之博雅也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絶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
後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恩訪求丞
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盖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信烈

而不可見則既命大興縣立祠學宮以貽■明時崇建
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
嗟峨閣門北集杜感興絶句一首凡廿有八字復摹公
像于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惟余三十年前嘗過
邵城御侍郎孫謙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
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
寄其舅氏旹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册五
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
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
士夫之寶藏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
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

筆勢循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
本又大加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
珠玄璧遺落人間不必連排盈拱而光價充溢自不可
少而或者以為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髪而較之
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
像者莫不快覩以為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傳有之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
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
其敦行尚義盖有自云

跋揭翰林李吴二進士所賦和贈從兄以德甫詩
後

余從兄以德甫敦學强記好交從賢士大夫自其年壯
已浩然有四方志嘗泛江出彭蠡獲與故翰林豫章揭
文安公同載趍而拜之公不知其儒生也問聞其詠誦
當世名碩詩文如風騰海注滚滚不可窮公悚焉有幾
夫子之歎其别也爲賦七言四韻以勉之他日往來廬
陵求新山中又獲見前進士一初李先生莘樂吴先生
因爲誦其昔所得於文安公者二先生以文安公之所
與也乃各爲之追和以致贈而所以期待之者尤深至
焉會遭亂轉徙真翰散逸無有存者乃謂其弟敍曰余
老矣會不能有以奉三君子之教子幸爲我録而藏于
家將以示後之人嗟乎前輩不可作矣猶可得而復

見吉驕惰鄙□下士雖不自棄必俯畏者以爲驕而先
生長者能不自高必期後進以遠到此所以上下交德
業成而風俗厚也噫若此卷者其可忘哉

跋書黃州學記後

右黃州興學記一首元至正七年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之所撰也前黃州教授彭公權以其稿本示余請書
一軸以藏於家蓋公權以三史校勘書成故有是命當
時從趙侯作興備至及鐫植斯文於學宮也尤精緻而
豐偉今兵亂存毀不可知而公權年已七十餘猶爲北
平大夫分教宛平之縣學從遊者多至數十百人其誨
人之心可謂老而不倦矣迹其祗教之澤自南自北益

遠而愈廣將不忘吾公權公豈直黃之人而已哉余也
概前脩之日遠重斯文之不泯而又喜吾廬陵之有人
也敬爲繕書而歸之他日或可裨觀者之考徵云

題唐學士勘書圖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選文學士備顧問而天下之事亦
無不與之謀議則當時學士非徒朱墨校勘而已後因
前代置秘書監設秘書校書郎及書守等官掌校讐典
籍刊正文字則其職有所專主矣然其間傳通五經明
於左氏有如徐文遠著書博辨撰爲釋文有如陸德明
精於訓詁考究五經有如顏師古撰孝經章■作五經
義訓有如孔穎達皆卓然儒宗千載之下使人想其風

采而不可見今觀是圖四人者衣冠甚偉筆硯卷帙無
不端整精潔其把卷執筆俯仰顧盼又隱然有盛時館
閣燕間氣象意者其徐陸顏孔之徒歟蓋不可一一考
矣然筆意精妙非閻立本逬不足以語此宜張氏楚芳
之保愛也楚芳舊名觀後爲顧興國名家今從事燕王
府相云

書皇甫君碑後

此帖余初年嘗用意模倣後來得力最多愛其體勢有
墻壁有間架有起止有向背落筆圓勁結構嚴密譬之
規矩準繩凡爲方圓平直者自不能越之而別創也初
學只如此寫去待筆下稍知去就則進而求之醴泉銘

與聖教序化度寺孔子廟堂等帖亦無不可使進進不
已雖鍾王之門墻亦可以企而闚之矣所最忌者怒張
筋骨發露鋒鋩則墮於俗惡耳此不可以不戒也洪武
七年余在北平偶購得此帖以遺乎原懼其不知所以
學也因識余之所嘗用力者蓋如此以示之

跋顏真卿所書雲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九月二日甲子北山上人示余以
所藏晉獻之保母墓碑誌文拓本并此卷顏太史真蹟
其剛勁嚴重沉欝頓挫千載之下如見其生使人毛髮
竪立恍雷電白晝之下激而不敢褻玩也是日與余錦
坐同觀于北平栢署之西齋觀畢謹識此而歸之

題和靖咏梅圖

林君復隱居孤山十餘年嘗著肯心詮要一書其視世事曾無一毫足以嬰其心者而世乃以咏梅歸之豈誠然乎今觀是圖前有一鶴戢翎翹足而立若寘然與人相忘者而棐几餅梅陳列毫楮方兀兀然抱膝穢足與童子對踞附火口吻作忍寒吟哦狀其為思亦深且苦矣然士君子之事固有大於梅而又有急於吟梅者昔畫工不足以知此然盛時放逸之流風雅韻亦可以想見矣

跋葉照磨所藏東坡帖

昔坡公留惠州與魯直帖有云日来苦痔疾遂斷肉菜五味食淡麵兩椀胡麻茯苓麨數盃與程公輔帖云苦病痔二十一年今忽大作遂斷酒肉鹽酪醬菜惟食淡麵一味更食胡麻茯苓麨此事極難忍方強力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吾兄為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来斤乃足用及與孫元老帖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他與子由帖有云塋地請一面果决八郎婦可用又曰八郎續親極好但難自言今觀此帖有稱老弟末問八郎而帖中書所患所食所需如出一時疑紹聖元年公由定州受謫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復以寧遠軍副使安置惠州時以少子過自随此帖當是度嶺時與子由者故有嶺外無茯苓之歎時公年五十九矣是年子由

知汝州再謫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筠州居住其所需茯苓則或汝或筠未可知也八郎是公猶子故公於其吉凶婚塋之事尤極鍾念公孝友忠直人也其於發生服食之節疾苦之微所以告於朋友者無以告於其弟而戒肥濃甘淡薄尤常人之所難今他帖具見於簡集而此帖獨不載則公之翰墨散逸於人間者又可勝旣哉今照磨葉居叔則出此帖以示余而祠博士題為華茂且監定為真蹟蓋無疑也展觀之餘謹識此而歸之

書山谷黄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右山谷黄太史題醒心軒絶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天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中来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勝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倚晴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之嬰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百年矣顧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爛者已忽焉如飄風扶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登從雲山上人學佛于天王者幾二十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下清平得主昌遺於南京之閱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日

慨然以告曰余游方数千里外其不能久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趣于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或泯也幸得録而傳之將持歸刻于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粒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懐賢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於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爲之大書太史詩于前復識其說於左方俾来者又將有所覩感焉

跋東坡與彭城士夊帖後

蘇文忠公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故雖遭時抵巇患難百罹而士之從游者嘗皆至而不戒而公之所以與上下應酧者亦往往爲之紆徐盤竭而不自失若此帖者一時去就交好之際豈不翛然而不淬哉其在當時所以疾娟而交搆之者固已忽焉如煙雲之变滅而無餘矣而公之高情雅韻猶隱隱楮墨間千載之下如親見其落筆豈非氣槩感發有不随死而亡者固如是歟卷後有卿郡劉大博鄒禮侍二先生輩跋語其議論感慨考訂精切如史評如傳賛要皆可實而並傳者也噫文忠以雄文偉氣振起於元豊之間而劉鄒以名科碩學淪落於德佑景炎之末君子覩是卷而宋之始終盛衰具

焉嗚呼豈不誠可感哉

卷當是左丞王公雜書墨蹟其子射[illegible]集
也今觀段君跋尾可考跋中[illegible]公游戲翰墨
至如歌詩樂府等作態經鳥[illegible]等論及與任
則不可見獨山東救荒備冦之激與所録宋周文
千文跋語則循仍其舊意者或逸而存其半歟
體絶句數詩簽題數字雖草草不經意而風神
遺珠　譬無不可愛於是公政事文藝之美旦見
聞而前輩之風流遠矣雖然微段君評而述之
其所以然之故哉而或者見千文跋語與檄文相
併疑為文忠公之筆則誤矣左丞名守誠異常
汴人嘗為其官在元泰定甲子為同年進士

書呂僉憲本拙二篆字併漢陰抱甕圖後

壽春呂繼道醇厚古君子也蚤由中書掾史以躋于天
官至于太常歷中外蔚為名卿其與人交渾渾然如
珠含璞蘊無一毫表襮矯戾之意近之而不隨也激之
而不躍也咈之而亦無所撓也或異而叩焉則笑而應
曰余性本拙故爾因以本拙為別字而命其友某氏為
二篆字於卷端而畫漢陰抱甕以侑之若將以狀其拙
者蓋曰生不利於機巧亦若是而已他日求余文以發
之余謂機與拙正相反天之降才有不齊故所以施諸
用者有能有不能焉能者或過而為巧不能者或不及
而為拙然拙者固不可以為惡德而機巧者亦未可謂

非君子之道也若漢陰丈人者其春秋世之隱者歟憤
世嫉邪要其言近於激而亢者夫豈拙之謂哉若子貢
之教為桔槔固亦聖賢利用之智也而謂有機心則過
矣夫人之有機心以其妙綴理而應萬事也變通周流
不居者而或膠焉則固矣尚何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
之務哉況物之有機皆所以制運動而適於用者也書
曰若虞機張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機事不密則
害成是豈曰非君子之道而必皆遠絶之哉且制器利
民非一聖人事也上古聖人不能為中古聖人之事中
古聖人不能為後世聖人之事非前之不能為而後之
能為非前之拙而後之巧也歷之既久而講之益密講

之既密則為之愈精其理勢則然耳且古今宮室衣服
飲食制作之變易未有不自粗而至精由疏而至密者
姑即杵臼弓矢之一節論之其始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而運之以手者視後之埋石地中機木其上而運之以
足者孰便也其始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視後之膠漆
筋角絲幹具六材而羽笴鏃鏑之之孰利也當必有能
辨之者矣奚獨於灌之一器而疑之哉夫抱甕之不如
桔槔雖使聖人復起吾知其不能以易之也審矣今乃
欲勞於用力而惡其逸於用巧乎夫惡其逸於任巧而
欲其勞於用力以之自利一己則善矣於聖人前民利
用天下之心得無有未充者乎故曰丈人隱者之徒其

言近於激而亢者如此也抑丈人之論固近於激且亢矣而繼道方屹屹焉摹其事以狀己之拙豈非潛心向道尤惡夫世之憸佞翕訿以遂便專利將喪其天真而不自知者孟子所謂無所用其恥者故寧困勞其身者若丈人之所爲而不顧也然則繼道其賢於自守而能不混於流俗者矣豈真拙哉繼道爲比平僉憲介辱與同事故爲論序以擴其志且以祛觀者之惑焉

槎翁文集卷之十三終

題跋

題黃氏宗譜後

余觀建安黃氏宗譜及侍講宋先生所爲序自宋季至天朝洪武初上下百數十年間黃氏僅五傳世耳然前有三善後有二美君子於三河府君與鄞都贊礼祖孫之間不能無所深感焉方府君爲都監從別將之守維揚也勢窮事変知時之不可爲而去之非智乎及再戰再北身繫兵徒而卒不爲動者勇也身既完且顯矣終不忍加兵於故邑遂引疾辭栄以休者非義乎斯之謂三善矣夫豈昧昧然忘進退重死生而饕富貴者之爲哉府君三傳至曾孫普保以明經起家爲鄞都丞四傳至玄孫仁又以贊禮官太常駿奔郊廟依光日月其顯融又日大以肆謂非二美可乎嗟乎善之裕於後也大矣則黃氏五世而往所以引其美而廣其善者將十世百世可知矣豈徒若今所録而已哉仁字淵靜嘗從先生遊習於礼而敏於學故先生尤器重之如此云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自昔國家尊寵方外之臣逮前元蒙古氏極矣爵以開國上公至封贈其父母祖父母又敬禮而優賚之雖同時功高德鉅之臣亦有不得與抗者是果何脩而致此哉若饒國吳全節真人其最著者也真人蚤從其師學

道龍虎山中豎來燕以貞靜文雅受知世祖〻〻嘗欲
栫其俗而簪纓之不可由是歷事四朝階秩二品視釐
上方主玄教於天下既貴顯矣遂獲推恩二代天下游
談之士莫不扼腕動色余竊悲之以為方外之士所以
貴重於世者以能外聲利薄榮寵也今真人峩冠被褐
日于〻然從大官貴人出入中禁關事襍襘而不自以
為煩及道行勢得乃不階尺寸燹然拔令式追贈先祖
疏封二親如拾芥然此其志雖弃家而能不遺其親然
上之人所以施之者不亦溺於所尚而少所節抑哉余
奉 命貳憲扎平之三年僉事徐叔銘得真人二代封
贈誥詞副書刻本以示乃故趙文敏公所書一時名卿

學士自鄧文原而下所為跋語凡九首所以贊敘其光
寵孝忠者同然一詞可謂盛矣抑是命也國家慶賞勸
功之大柄天下之名器係焉而當時士大夫曾不知惜
試之若是方且為之咨嗟羨慕而不已固可悲矣彼或
儒其冠服不思自植乃汲〻借譽求助謦咳之間至
爭出門下比其人果何如哉雖然世之生于者固不必
皆真人若也而真人所以自致貴顯者亦可謂千載一
時之幸遇者矣獨不知其於人之家國成敗之數何如
也後之考德論世宜必有慨然於余言者矣

書孫氏復姓文後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
[illegible]氏求[illegible]光州團練使〻〻勇有氣節屢戰卻元兵
及後絶城陷死之有子某方[illegible]繈其母嫁之夫曰張某
吾憐之竊負以渡江因鞠為〻子由某至某冐張姓者
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寓
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
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焉繼而啓孫即世長子亦卒遂不
果後若干年 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世之
弊陋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
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德明慨然追念先祖之
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
怏〻然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為文以賛羨之又

從而釋之大槩以為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
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柰何是孫氏之幸宰
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為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
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為之立後以報之其
所以為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矣余竊以為不然當光
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
而撫存之者固為孫氏計非為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
姓也雖孫氏遺孽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志也不幸張氏
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為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
屬天固不得而遺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
以已無後為顧慮即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

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為也天也天吾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乃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啻源委之方别又決而自潰之毋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為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擇於張氏之族屬為之立後而後去之可也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附于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為别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甸張氏始顧不韙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徐叔銘家傳後

世咸謂法家慘酷少恩故為吏者恒不能以善其後是殆不然法者天之所出而人持之以為平者也罪苟當矣雖寘之於死地人將以為不冤況明清以求之又未必皆死者乎夫惟人既自以為不冤矣則好惡禍福之機若天與鬼神者又焉得而違之哉漢于公治獄有陰德固宜其子定國之興盛也若張湯之深文而無少貸固不可與于公並論然史稱其推賢揚善則其忠厚公平之意未嘗不行於平法斷獄之間故其子若孫遂三世致顯位豈是者又豈容以吏而少之哉三衢徐仁可故宋儒家子也當元盛時常以試藝為湖州府吏及考滿為溫台屬縣幕官其醇和豈弟之政兩浙之民至今能言之其為吏盖所謂文無害者也仁可殁後十餘年而代華其子叔銘以洪武五年春由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七年調北平按察僉事余辱有同寅之好因得觀其所著家傳淵乎其世德之傳遠而有本也余雖不及識仁可幸嘗誦其詩又觀叔銘今之所被遇敭歷則仁可之所存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豈不信而可徵哉余故述于張之事於前俾為吏長子孫者知所擇焉

書王氏慈烏記後

物有適然之會君子必致察而謹書之者豈不本乎其人之所存哉是故賈生自傷於謫也鵩鳥為之來華海翁機動乎中也鷗鳥為之不下夫物固未有無因而致然者也即是推之則吾心之憂患愛欲之隱然萌於中而不見不著者在物固皆有以窺之矣而況於孝行之純卓者乎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神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也猶足以通之而況於昆蟲草木之昭昭者乎後世若甘露之降松黄雀之入幕義烏之銜土君子尤有取夫衆思誠感之極致焉其理蓋不誣也今觀天台王文起氏慈烏記厥亦有由然哉記者曰文起孝謹篤厚人也方洪武初詔天下故官咸從置令之鳳

成[illegible]足以會為浙省屬官在行其至鳳陽也念親老無與侍養欲歸又不可得日愴然東嚮嗚咽流涕如是者數年同行者皆為之感動其寓舍傍有槐一株高纔尋丈至是忽有群烏百十集其上朝去暮來呼號翔躍若彷徨顧戀而不忍釋者或驅而逐之而是烏之來止自若也一日屋壞文起他徙群烏始為之散去吾子以是占之然後益信王氏孝感之有徵矣於是士大夫為詩又以稱美之者凡若干首夫烏之依於木性也其適然之去留宜若無與於世者君子猶即而觀之若是則夫士君子於凡語默作止之際其可不知所慎擇哉今文起將命四方其行役也方駸駸而未已使其心能不遺其親而益慎焉則是烏之翔集固將樂性而不見也豈徒昔者適然斯槐之集而已哉余嘉文起為學敏而制行篤故為書此于記之左且廣其意以告之

書樗散生傳後

士生天地間未有不願為材者而其為材也亦未有不願為堅勁與脩直者舍是不居而必托為不堅勁不脩直者之名豈情也哉夫物之生而為材與不材而或見用於世與否焉者皆天也豈人所能為哉金華許君存禮先正文懿公令子也質粹而學茂其黼耀戢秀既有年矣譬之良材鉅植翳然深山大林之下而不知人之將睨夫已也顧乃擬莊周氏之寓言退然自托於壅腫拳曲之不中繩墨規矩者而為之樗散生或者又從而為之傳與贊焉豈誠然乎夫物有定名材有定質樗之不可以為梧檟與楩楠松栢猶梧檟楩楠松栢之不可以為樗也凡具耳目者之所能必察而明辯之者也而況於匠石乎三尺童子過之指梧檟松栢而謂之曰是樗也是不材之木也則信乎其惟或者之言是聽而一無所與辨矣然猶惧其或有所知而不可以遂掩也今存禮登名於　朝而職教於斯也是猶舉千仞連抱之榦寘之通都大邑之衢而又適當夫匠石之繩尺矣果樗散乎哉若曰吾固非惡夫楩楠松栢與梧檟而不為也徒惧其堅勁脩直之或為吾累姑托之以自遜焉是不知身之所藏而欲自遜於天者也遜於天而任以人豈士之學與志哉故曰寧為此不為彼也吾知存禮必將幡然於此矣又奚以寓言為哉雖然余徒能言之而不能知所以用之也請述之以結夫今之匠氏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近代飛白書絶不多見而知好之者亦尠往時嘗見吴興陳繹曾為吾邑故福寧州尹劉公明叟作飛白巖影二字飄逸勁險姿態生動於是餘三十年矣玆來北平又於鍾君本存所見所藏存存齋三大字乃學士陳元達所書余雖不識元達其所書視繹曾固不無少間然亦豈與昔人沉欝頓挫圓拳側掠遺意而非安排造作

之爲者則亦有足觀焉者也於是四五十年之間所
飛白者盼一再見之豈學者戔戔然誠不多見而所繼
愈不古若哉昔李約於江南購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
字匣以歸洛至構亭以賞之號曰蕭齋今本存宦遊燕
趙久矣得名賢辭翰固多若斯卷則尤可愛者也吾意
本存便當携之南歸訪故里青原册砂間揭諸齋壁與
宗人予弟日省而玩焉豈不爲亂後還鄉之一奇 北
御君之爲是名也夫既有以存所存於昔者顛沛流離
之際矣則後之所以概感奉承而不忘乎本存之所遺
者又豈止是書已哉余鄉人也竊好古而尚友故不讓
而識之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前太常贊禮郎張馮字子翼其名義蓋取周雅卷阿詩
中語也今翰林承旨學士宋公既爲述祝辭矣余不敏
請繹二字之義而復申之夫士之所以爲世重者固以
其用之有益於人之家國而可恃之以爲安者也是以
父生之而名之賓師冠之而字之也舉致其期望之意
而必不爲虛詞與溢美焉此馮之所以立名而尤必取
義於翼以爲之字者歟今夫馮者何之謂翼者輔之謂
也故翼者於兩而馮有一之義則翼固非馮之謂也然
天下之理寧有可以爲馮而不可以爲翼者乎是以方
其靜而居也則馮之體以立及動而衛也則翼之用以
彰斷斷乎堅正凝定而不撓也仡仡乎左右夾持而不
倚也夫如是而後謂之馮又謂之翼而君子之用庶無
備矣豈徒曰受侑之奉承與祼獻之將助而已哉子翼
求嘉人學敏而才周蓋強而有立者今爲燕相府奉祠
官云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前國學生王明初扁其書室曰全軒他日問余以全之
之義余曰子奚全之問也將才之全乎抑德之全乎抑
其体之全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則孝子之事體之全
者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則聖人之事德之全者也言
語文字禮樂射御則賢者之事才之全者也蓋必有以

全其德然後有以全其体斯才亦無有不全者矣夫謂
之全者非有所裨益矯揉於其間而後爲之者也本其
始之無不具要其終之無所虧必若大將之全師而還
秩然無一矢隻輪之弗返也必若忠臣之全城以守晏
然無一民尺地之或喪也又必若藺相如之全璧歸趙
渾然無半規一粟之或刓而漫也夫然後爲君子之成
德夫然後謂之全不然涵養之未至而斲喪之不保或
守之未純而剝蝕之未除吾懼其日朘月削亦就於泯
泯而已又奚全之有哉明初憮然曰異哉所聞請書于
軒之壁而請事焉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淵二帖後

古人簡牘稱呼必以貲而示敬非若後世謬假名秩以相誑悅者也丞相大愽同郡同年視古澗爲同時同志宜無異若今觀此二帖丞相則以判簿郎中稱大愽則以先生称將仕有早歲而遺後有少長歟大愽謙恭樂易於人無不可故致其推重之意則称之曰先生宜有之丞相剛毅正直豈泯然以名假人者哉称之曰判簿郎中意者一時勤王添差或辟擧之類但今不可知耳惜古澗墓誌亦不之載而丞相死陵之命似又非其時者當更考之以毋忘先輩交好推敬之美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

枿摧剝者其殆當強虜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昔唐顏太史以直節挫叛臣而世恒以其書名宋胡忠簡公以蹈海却僭虜而世或以其畫傳此無他士君子博於游藝而不遺小物類如此列書心畫也而書與畫又異趍而同出者乎今觀此圖乃公所製清江引又自題詩其後以遺張慶符者也其徒步而挽舟騎而挾從作悉寒狀與晉魚而舟居者勞佚遠矣雖不可知其命名意之所自然觀置猶寄意態生動有非尋常畫史之[illegible]之旁蓋真蹟也抑吾聞自昔忠臣義士翰墨所在天

必閟而護之若大師碑刻類然斯圖也安知天不勤丁下而取將乎胡氏子孫尚慎藏之哉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毋胡氏孺人勑誥

褒儒之典莫盛於宋至淳祐已後國步窘矣而歲擧恒不廢其恩慶至下迨胄監諸生俾與榮其親可不謂之盛已乎然當景定之初丁大全吳潛善皆已竄似道獨秉國鈞而元世祖已即位建號於朔七矣朝之不知念此方循格爲覃恩之擧不亦失其所先後緩急者哉今觀待補生王叔可毋胡氏所受孺人勑誥則景定元年八月之所書也去今一百廿年自貴相而下當時列名[illegible]者皆已泯然不知爲何人而叔可之曾孫子

與猶能寶藏此誥且摘紫慶二字爲堂以表顯之而思以益振其家聲豈非君子悠長之澤哉子與之其勗之啓皆以文學知名當世嘗仕而顯矣則繼世膺慶者將不有大於是乎

題蕭子所所藏擷蘭墨龍二圖後

蘭生於深山擷之則傷其性矣擷而寘諸途而謂之雄王則不無有自銜之意而蘭之夭益以喪矣若夫龍陽物也神而不可測者也然或潛焉或躍焉或飛而在天焉時也斯君子之象也亦變化之所爲也假諸海水而謂爲現之象則愚而妄矣夫君子蓄其德於無人之地不沒沒於是用及將至而行焉則進而利見大人可也故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後謂之君子國録蕭君子所得
交人所爲蘭龍二圖而請說於余故爲之推而論之俾
有以爲進德修業之助而余亦因以自勗焉

書郭氏隱居記後

篠溪之山其遠而最高有巖穴可窺闕者曰高峴曰白
竹其近而盤礴特立若可依負者曰高岡水之縈而駛
者爲小陂汩汩然折二里許始出而南匯于太新塘塘
多石磵廣可數百畝蓋衆水之所瀦也其竹有篁筀白
箭斑枝春夏筍可食其木有橡柞松栩豫章之植上者
干霄下者彌山其材可以供薪樵凡器用其池塘雜大
小淺深皆叠石或織竹爲障泄歲旱不爲之縮宜鰱鱅

鯉鯽宜鵝鴨浮游春孳秋肥可以供庖廚奉賓客其田
綠坡兩山間乍寬乍狹或乙或窪宜秫宜稻宜香禾宜
林宜麥可以爲酒醴粢餌供伏臘有雉兔狐狸麞鹿野
豬可以獵取所居多田夫樵叟而無商賈變詐之習無
爭鬪侵陵之風故可處可游其故何哉吾聞有郭氏宅
勝於是將數百年矣後有居高田者其贊力甲一方當
元初頹洞時能率義戢暴以扞衛鄉土故流風遺俗迄
今不泯而篠溪遂爲西鄉樂土矣余往年客南溪蕭氏
有鵬舉者郭氏與恭甫婿也由鵬舉獲交與恭與其兄
與道與賢及其弟與諒焉與恭尤好交賢大夫士篤義
尚氣醉人喜爲道地吉也其拓田闢爲主庵以居有之

勝時上日車馬雜遝賓朋兄弟傾座洽席則吹竹鳴鼓
爲詩笑大噱以燕娛之至其自治嚴毅則雖僮僕侍側
衆如也嘗約余褁糧徜遊西北山水間會遭亂不果無
何與恭放向之華屋勝槩鞠爲丘墟而余亦以
徵召去鄉里矣今年重來則與恭墓草之青已逾十宿
余過之爲之哭拜而去是夜留宿篠溪故宅之西偏則
與恭之弟與諒及其贅婿劉貴弘在焉意款情至懽洽
如往時余殆不知與恭之爲亡也明日與諒要予過其
高田新居而余歸與浩然且不及留矣與諒善談論好
客如其兄平居循循交其二弟與無閒言故能服勤先
疇久而不墜又能爽纂畚灰燼以興復其先廬庶幾

郭氏之賢者矣惟余與郭氏兄弟交遊逾二十年谿山
不殊而人事之榮悴廢興相因而迭見有如此者將非
地利之美不廢而世澤之流猶存者乎是可尚矣他日
於南溪山房見國録蕭君子所所爲高田隱居記又知
與諒與蕭君相好尤篤密因爲書余所覩記之于左以
附益之庶他日過高田或償所[illegible]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illegible]啓牘後

右集賢直學士文遜志兄弟父子與廬陵蕭禹昂啓牘
七紙及綿倚滕賓一紙光澤主簿劉養吾二紙舊藏禹
昂家後廿十餘年其孫九川出以相示蓋文氏本婚姻
之好而鄭與劉則篤交契之誼者也觀其謝答賀慰之

勤渠問勞推引之詩至可謂情至而義盡者意蕭氏往時交游文物之盛若斯牘者豈直文氏與滕劉二君而已其逸而不存者固多矣然蕭氏猶能保藏此紙於喪亂播遷之餘獨不知三家子孫亦有能保藏其先世之手澤若九川者乎展卷覽省爲之三歎禹鼎名瑞號嵩崖元元貞中以薦者擢爲封州學正調梧州教授終韶州知事九川敦謹嗜學蓋能世其家云

題晉七賢圖

古人論畫以意勝而人物爲難若晉人物爲尤難蓋去古遠矣自余前後見吳興趙松翁所畫七賢圖率踞坐竹林間而酣暢袒跣蕩然無復賓主傾接之容其冠服

欹具又往往狼藉竒樸不可辨詰豈亦有所摸放而爲之者抑徒以其意邪今觀錢舜舉此圖自題謂唐[illegible]立本家法而位置服用又整飾盛麗如此豈翁固未之見邪史傳稱阮咸善琵琶而所畫者與今世琵琶絶異按資暇録載唐中宗時有蜀人獲銅鑄樂器於古墓中以獻大常元行冲行冲曰此晉阮咸所造也命工人以木爲之音韻清朗而難於名因借其姓以爲稱而爲之阮則是銅器未出之前世固未有所謂阮也豈至是始拆銅鑄之樂器爲阮而以世之所用者自爲琵琶乎夫阮直項圓腹而形小或謂爲月琴似矣琵琶曲項脩腹而形稍大行冲又安知阮咸之琵琶非曲項脩腹而必以直項圓腹者爲阮之琵琶而别謂之阮邪此在習音律者似當有辨也以阮咸一器且莫能致審若此而況嵆康之琴之廣陵散乎不然所謂手揮五弦而目送飛鴻者又可得而論邪凡若是者蓋皆不可一一考矣觀者其亦以意求之焉可也

跋洞然諸公詩卷後 快閣天王院

天界彰維那洞然吾邑郭氏儒家子也與之相見於京師嘗欲刻宋黃太史留題醒心軒風竹絶句於其受業慈恩之天王院且屬余爲之跋余既諾之矣未幾自兵部調官北平而洞然以書來徵文曰亟余爲之次第其顛末以授之又六年　夏余自北平蒙

恩放還會洞然亦暫歸慈恩復與之相見問其石刻則方購而未勒也因出其留京時所得胄監春官諸公及靈隱淨慈諸老所爲記文銘詩共讀之俯仰今昔泠然與懷不啻沃冰雪而濯清風於炎歊之外也洞然好古尚友他日幸併刻斯文留軒中以爲慈恩故事

跋長興令蕭德褕所遺其甥郭彥恒漁栖圖後

吉水郭彥恒以洪武五年冬來省其舅氏虞部蕭君於京師因獲見焉恂恂佳子弟也未幾君調官長興彥恒亦匆匆別去後七年余始歸自北平今年春偶遊郡城嵩華間道過富灘則彥恒家在焉彥恒以余爲舅氏同年也出其往時在京所遺漁栖山房圖併跋語爲一通

以示且請題識于左方余因歎曰夫漁栖者君之舊隱也有先世之田廬在焉圃而玩之意有在矣今乃不自愛舉以歸於其甥而復申之以戒勉之辭者將非示其所懷而勉其所守且俾無忘其素業也履恒持而守之能不墜其規訓可不謂之賢哉今長興君方遠寓桂林而余幸以不才擯弃田野間乃獲過其鄉以觀其山水之勝覽其文辭以感其甥舅眷愛之情而思友朋今昔睽違之故則余也又烏能以已於言哉他日子之舅氏幸歸而覽斯文也當必有以知余之所感矣其其慎藏之

跋戴克恭所藏先世德熟及幼二堂記後

㘴時大傅劉先生為廬陵戴燕濟作德熟堂記後遂陽提學劉公泰和州判蕭公又為其族子壽翁作及幼堂記娓娓千百言隱然有漢太史公傳扁鵲與唐柳子厚傳送清意去之將百年其諸孫克恭出以示余蓋保藏於兵火之後或僅存於斷裂補紉之餘或只錄於家傳口誦之習者可謂知所寶矣夫戴氏業醫者也其德本於其幼而德之熟者亦由於存之之久而傳之之世夫豈漫施冥索一時一亡偶合之所能哉夫種德莫切於活人而活人之多者子孫必食其報今德之熟者戴氏子孫既已食而飫之矣盍又思所以為碩果不食之圖者乎克恭其慎戒而務省焉則戴氏之世德寧有既哉

書荷山劉氏敬先圖序後

余弟東原既為宗家存大氏作敬先圖序存大復請余書之且徵言焉余惟序說至矣尚何言抑余觀洽於存大父子歷世久矣婣復同一本乎則申告之曰余聞存大之先有賢婦鐳氏蚤喪其夫仁叔而寡居確然守志撫育孤幼至於婚娶而有孫其先廬之卑隘者悉撤而高廣之而先業之嘗見侵而出者既盡復之又從而增益之至六頃有奇及臨終猶惓惓然命撥田以供祭祀由今觀之則存大之高祖母也今存大又能推而廣之不獨專於已之親又旁及於諸父之兄弟難矣然非有以倡於前則何以承於後此欲敬其先者所不可不知

也存大痛叔父以禮伯兄存方之無後也乃以伯兄之祀屬其弟存用而以叔父之祀自屬其子孫又念自仁叔而下五世夫婦著于圖像者祀皆有田獨已之繼室王與弟之繼室倪圖像未之及則又屬其子孫他日祀事得各同其前室之奉而無外焉此其意周慮遠則後之思敬其先者尤不可以不念也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又曰法立而可守存大其庶矣乎請書是以補序之缺抑以志余宗賢孝之不朽也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右宋吏部侍郎孫獻簡公自為族譜序一首其諸孫如心嘗錄之以藏于家者也孫氏世家龍泉系出南唐頤

青府君迨今三百餘年矣考其序述君西園之樂善好施朗潭之活人濟難李夫人之甕粟教子皆可以示訓而公又謂吾家起以仁厚守之亦以仁厚事不斬於偏勝利不忘於盡取者則又存心保家之龜鑑藥石也爲子孫者可不深省而允蹈之哉如心嘗自言其先世本亦獻簡之撰而世殊事異譜牒弗傳有足慨者然觀其父子兄弟間篤孝友而崇禮讓則恂恂然猶故家遺範可敬也況其冊青絶藝自足以名世而傳不朽者乎他日丐余繕書此本以貽其後推其用心之遠豈徒不忘先世而已哉是可嘉也乃題其後而歸之

跋周所安所藏周元公年譜後

大原里周君所安家藏宋南宮靖一所類次周元公濂溪先生年譜一帙具載先生宗譜及其少長始終歷官行事之詳所安敬覽而服膺之慨然有興感於百世之上者且曰希舜之人亦舜之徒吾獨非其子孫哉同邑劉恭閩而題之因諗之曰惟先生道學之宗其學其行凡學者皆所當師法也況同姓者乎又況同姓而賢者乎今天下讀先生之書服先生之教者豈必皆其子孫而所安尊祖敬宗之意常善于希賢景行之間將非善學而善繼者乎昔高密周史君舜元爲曲江嘗建祠以祀先生艮齋謝公諤爲之記曰今濂溪之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豈偶然耶宜所安之寶藏是譜而不忘也或曰先生之子壽嘗爲吉州司户矣安知其不有所自惜所安之先世遠而莫之徵也余惟嘉所安之志能不忘其宗而非慕乎其外者因爲書其末而歸之將俾周氏之賢子孫有所興感焉

題蕭鵬舉戊已藁後

余與鵬舉交游且十年每見必出新作以示而後出者輙勝非惟智與年長亦其涉歷深廣涵養純熟所致夫豈可強哉昔青陽余先生論學詩謂如學仙非有僊風道骨者不能則固又自有所本也鵬舉以明敏之才而加學問以鍊治之使湛然如秋水粹然如美玉則仙之成也不難矣鵬舉固余之所畏也余安得不以方來之

凌雲絶塵者俟之哉

書羅晋用傳後

羅楚材嘗遊金陵遇異人得異書遂精方伎之術然與人語輙不解獨閔西人朱伯玉明習傷寒治法往往有其說而楚材之活人日異且衆矣楚材嘗恨無貲力不能居致藥劑以濟患者然恒謹爲人按授古方其品劑法製銖兩不爽以故多良愈他日謂余曰今人有疾者余既授之藥矣或人求方者余無所閟也輙授之然察其間得余方而能力購以亟服者十無二三其購而不畢劑與服而不盡其法者又十之四五其委而弗購弗服者蓋皆是也欲天下無枉殤得乎言之貌若癈而有

惻于中者嗟乎仁哉君之用心歟抑君孝友人也宜其視人之病猶已日皇皇焉而不倦也而世之不克自知其病與知其病而卒不知求所以藥之者豈非君之罪人哉余官陳一德氏所爲羅晋用傳因記君之言爲有合於道而嘅知者之或鮮也輒書于其傳末以附益之楚材晋用字云

書冠朝郭氏家録後

右吾郡冠朝郭氏家録一卷凡七首吾友郭存敬之所藏也首者譜系自唐汾陽王以下至宋祠部員外郎伶凡九世伶以上遷徙世次具詳以下皆不載次之以祠部景祐初及第時所爲七言詩及御製賜進士詩各一

首又次之以追封祠部爲太常誥詞及其子之美由也田員外郎改授通判定國軍誥詞各一首其降封及改授年月不可攷後有槐堂楊先生酒跋一首自謂待罪錢塘嘗是官於杭州而職名不可考則知里名冠朝者摘取太常封誥中語也窟後載越州諸暨縣尉郭允叔所撰彦章墓誌銘又知其父慶甫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與蘇内翰同年去景祐綫廿一年耳彦章没於政和三年其於太常系屬親踈及今存敬於彦章世次遠近與譜系亦俱不可考誌文有客死話人者彦章曰上下當有關文舊録又以攻僅爲伶及御製詩皆爲真宗非乃仁宗也初存敬得舊本示余於喪亂之餘序乖字訛始

不可讀余故爲釐正繕録以歸之竊意往時家藏當不止此此特其亡逸之偶存者耳存敬其盍務力學敦行以振其家聲宜益加意訪輯考訂以成全書亦賢子孫之責也

跋西溪八景圖詩序後

昔韓子送楊少尹序謂某丘某水吾童子時之所遊釣至謂其鄉人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夫使人皆不去其鄉則亦安有懷離之思者我今觀心吾陳先生所爲縉雲處仲張氏西溪八景圖詩叙以爲人情懷土雖甚達不能無遠志雖甚樂不能無離思旨哉言乎然人亦孰能必其生之果不去其鄉土哉吾聞西溪之

八景縉雲最勝者也仲張因宦遊之遠而思鄉土之不可見好事者乃摭其景之勝萃爲一圖俾時而觀覽焉能賦之士又從而分題歌咏之可謂爲能道仲張之所懷者矣仲張勉旃異時宦成東歸又豈無昌黎公之送少尹爲仲張道者于其侯之

跋菊逸堂記後

逸民之稱本於孔氏至李唐時始有以竹溪六逸名而宋先正又有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後世好事者緣是或有假於竹於菊以自逸者而去古益遠矣夫逸者遺失之謂也故詩之亡者謂之逸詩音之希者謂之逸響世之所不見用之所不及者謂之逸士今張思孟氏積學

祇行日焯〻有聞於人而自擬以菊也何哉夫菊植物
中之清楚而不可揜者也英苗香味皆為世重亦豈能
以遂逸者哉吾見有挹其香而擷其英於山之深林之
家者矣尚慎自持哉余觀心吾陳先生菊逸堂記謂思
孟氏隆岑敬樂恬退恆爲菊之所與同古之道焉蓋善
言逸者也因繹其義以申之使自省焉

樸翁文集卷之十四終

樸翁文集卷之十五

辭

招魂辭

永豐劉▇德以己丑夏六月客死寧都其表兄鄧恒
性賓來扶其柩以歸余悲而哀之作招魂辭五章以
挨之辭曰

赤曦陽〻亢而烝兮黃塵眯人車轔轔兮瞻復故宇升
高陵兮明星夜漫目瞢〻兮號招行冊無以溯兮竟其
來歸不可以久憑兮

山石硯〻虎豹遁兮蛇虺噬人相蜘螺兮齒牙峭厲嶔
戈矛兮陰壑重水澹冬秋兮窈不見日風颼〻兮魂兮
來歸不可以久留兮

山木巃嵸傲斤斧兮千霄捎雲萬夫舉兮夕陰晝冥鼯
鼪鼠兮臨崖際淵下險阻兮結筏挽槎傷齟齬兮魂兮
來歸魂不可以久處兮

貢江之陽灘洶〻兮石觸而湍聲琮琤兮白日淋洪雷
霆轟兮迴風蕩舟截鱣鯨兮中流湯〻揚尓旌兮魂其
來歸魂其無驚兮

青原幽〻黝而青兮鳥溪流波縠泠〻兮陟砠揭瀞瞻
尓庭兮尓耆尓琴崇几屛兮裳衣載陳薦饎馨兮魂其
來歸魂其永寧兮

胡山人哀辭

登高丘兮延佇渺余懐兮誰語風飕飕兮吹衣雲淒淒兮凝宇孅人去兮不来玄堂欝其崔嵬漆燈爍其膏夜椒醑湛兮澄盃慨脩短兮孰齊奄歸盡兮同期問青鳥兮何在化為白鶴兮今何之韜之山兮潡之水地號氣藍兮不可以止金華峩峩白石齒齒君歸来兮依其故里

故提舉李公哀辭有序

維戊申閏七月其日前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沒于永新上熊之寓舍其友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又為書弔劉君子琚以余昔者之見公自謝氏也公未疾時嘗為青陽

先生文集序青陽者故安慶元帥廷心余侯之自號而公之同年也公序文有曰元統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寘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時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歸養江南沉沒下僚學殖日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赫然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端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変余以母憂竄伏鄉里恨不得乗一障以

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数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絶城陷竟秉節伏義與妻子偕死生為名臣沒有美謚於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又曰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苟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嗚呼此公之自道也其心事豈不皭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揜哉又其首語曰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嗚呼此公之自慨也豈不若適有前知者哉於是公之平生出處始終大槩有不待請述於他人而具於此矣公嘗為徽州路婺源州同知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序所謂沉沒下僚者也其後調儒林郎杭州

路推官擢拜南臺監察御史未幾朝廷以廣西言者擢知平樂府臺除燕南廉訪司僉事會兵亂道梗皆不得赴而公亦未嘗以為言當壬辰初亂公已遁迹茶陵山中及城陷乃微服遁去往来永新境上其後荐罹兵禍間關萬死而窮顛僻涯野夫賤隷聞公名咸知敬愛至為出死力相周護他日當道名貴有欲羅致公者輙辭以疾至文墨議論則毅然不為屈也上饒劉子琚於公為故人與其兄子綸皆倜儻尚義嘗不遠數十百里遣人迎候公與其家人俱来而館餽之久乃弗息公亦樂而安焉公清脩玉立攻苦淡泊如未第時為詩文有典則尤工大書自遭亂欲絶

筆以自㩻而所至求文字者輻湊公不能拒則詭其
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貳心老人皆以
示已志也嘗謂廬陵王禮與余曰今世變輪雲君等
日壯途遠固不可不慎吾旦夕人耳然猶惴惴焉未
知所終也余對曰先生至此夫復何惧公曰不然丈
夫蓋棺事乃定耳嗚呼孰知事乃定於今日我余竊
觀公之所操推公之志使得時位以自效而與青陽
公齊驅並駕則或先或後未可知也故或介烈以立
節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者而求以無愧於
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憶公歿月前遺余書有曰近
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將謂適然耳及後得子

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九戒勑其子及與朋友決絕
皆静治而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槩明死
生於一致者烏能然哉公諱祁字一初晚更號希遯
翁享年七十以沒之明日葬上麓之原主其事者子
琚也余悲公檀學問文章為儒宗擢高第為名進士
而遭時搶攘不極其所至使名與位不大峻于時卒
困約以死又悲老成凋謝若余者孱昧弗殖而失所
依歸也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上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
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粉死生之汶汶
兮孰寄衆其所處進必不懾於患難兮退必不貳於寒

暑惡騏驥之駿陡兮懺御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
奮余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亢未悔苟
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旣退昔三仁之異途
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采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乞生之好脩兮蚤蜚英於天關遭家艱之頻煩兮勃方
發而遂躓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挾星文之
五色兮障浙江之横波辭予轡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
南鶩曾哭泣之幾何兮豺狼嗥乎獮土將九叩首以赴
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奚窮途以去亂兮誓遵陸而遭
延汀明珠於泥滓兮雖叢蘭於蕭艾終不泥而不遷兮
吾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隣倫誼

暮而弟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攄幽憤以有作兮時托辭
以著志將捡袂而叫閽兮亦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
言兮魂妥帖而不驚從青陽于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
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滄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
故鄉其未遠恍王立之在前兮浩余遊而莫從扢斯文
以鳴哀兮詠千古之所鐘

哀張以脩辭

洪武四年夏　朝廷以言者徵前進士劉于於吉之
永豐其至也廷臣以于見　上欲官之于叩首再拜
以迂疏不任吏事辭　上許之乃薦其所知者三人
而退三人樂安張絜何淑暨安成伍朝賓也

上命省部近臣即籍而徵之五月潔與淑偕至京師次于侍儀司之東室既数日潔得疾遂卒方潔之應徵而起也有母年八十九以親老辭有司不可既又患尰不良于行以疾辭又不可君乃哭别其母扶掖以登舟抵南昌會余以使事歸自海南相見於南浦驛時君以蹣跚支離㥶然有憂色明日君以期迫先發又後月餘余始達京師見侍儀使周仲方告余曰以僃竟卒余為瘞之城東門外若干日矣嗚呼痛哉余悲君有才諝不及施用有老母無以終奉又之子息無以主宗祀而客死数千里外若是者豈曰無其時而不過也哉然而卒終焉命也余曩與君為同年

而生又同歳痛君之病已死而余不及問以臨且送也乃爲辭以哀之

嗟維君之醇茂兮文煒燁而有華蚤戰藝而獲雋兮亦襲武而承家羌名登而時絀兮抱鬱邑而長嗟忽大明之中天兮惠澤沛而弘加羅羣才以充位兮曾不間乎邇遐君闔闢以致孝兮及餘年以將母日怡愉於膝下兮豈爵祿之能顧何予交之翹翹兮指予旌以當路將干祿以徼榮兮曾弗念夫桑榆之遲暮紛容索以就道兮勢倉黄而摧萎牽母衣以嚙指兮涕淫淫而四垂曾睽違之幾何兮遂傾殞於京師榮不蹔而怨及兮子又奚以賢能為路迢迢而魂飛兮怳歸侍之不昧堂掩毀以流聣兮曷歸来乎無背反余哺而弗終兮噫匪義而伊蔚恨終古而彌天兮慨虛名之為累鄰曲奔訃以號呼兮姻黨来視而悲呻倚慈帷以掩泣兮聲哽咽而氣湮孰尸饔為返骨兮内外顧而莫因將耄終而失主祀兮吾將貽恨乎蒼旻

郭南叔哀辭有序

今年夏余歸自登萊前虞部主事蕭君德瑜由湖州長興遣其郭氏甥名亨者来謁余於南京亨手其先大父南叔居士墓名一通以示則蕭君為虞部時所撰也其事美而實其文核而暢其銘剴而激因歎曰斯人吾不及見之矣幸而見斯文也見斯文如見其

人况見其人之子若孫乎又竊自歎余與君同郡其應徵而起也同年及仕於朝也又適同事於六曹今君以虞部及考調上邑為百里師帥而焯然工文辭為世表著如此余憒憒然無補於時旦暮當斥去思一見君不可得則讀君之文有不慨然而思古之遺者乎亨以余辱君好也因來徵言乃為辭以追悼之庶幾虞部發潛闡幽之意哉辭曰

宰木之蔚兮蘭茁而突兮力義仡仡逢時之絀兮章含施鬱而不簪綬兮水沉沉以下淈山叢叢而上嵂兮蹙善斯茀澤流渾沸兮表兹貞碣百世其迄兮

祭文

祭叔母文

維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七日甲午孝姪某偕弟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 故叔母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叔母猶吾母也其生而愛我兄弟猶吾母也其沒而棄我兄弟孰謂其不猶吾母邪我生罹殃憂艱而危一夜十起抱負涕洟叔母之愛我也與吾母同其慈我長兄歧始學而嬉一語弗順瞋目止之叔母之教我也與吾母同其貴常寘于懷撫我諸弟咲謂吾母當爲己子亦撫余頂遺之粟棗咲謂吾毋爾有今兄族既贍次第散處一歲之隔竟隳儷隅我哭我毋歡歡嬉依叔毋悲之如己所遺歲時拜愛先聯兆謂毋見亦云胡不喜茲秋試藝升堂告辭色喜送之期之錦歸蒼江南歸及里聞變投涙入室弗見其面病弗及視喪弗及臨地厚天高孰知余心嗚呼當吾未之冥矣吾毋於叔毋方康之時則猶幸而見憐於吾叔毋也今茲之秋矣叔毋於吾毋既沒之後果孰與紓此哀痛哉吾毋不可得見矣猶見叔毋斯可矣乃今而後可見者復歸而爲昔之不可見者于九原之下此娌彼妯語及子姪家不對矣重闈寂寂□□□□香聲不聲老淚欲枯弱妹方髫季也遠適□□寂寂孰継其衣興言及此肝裂淚血叩兮哀歸歆此一斝

祭蕭敬衡文代

嗚呼世有赴死雖殉斯迫豈忘其生勢至形格貪殉者利烈殉者名憂懼仰藥慚憤自經抱石以沉剸刀以刎死雖爲殉殉迫是本嗟惟先生名科碩師公侯賓客庠序表儀侃侃翼翼允塞正直一語之悖義形于色衆方滔滔已獨忡忡悼道之厄悲時之窮顧瞻廬陵鄉國父毋城人具非生豈我所勇蹈于井一再弗死豈殉迫之爲惟義是安彼駟騑騑彼印纍纍或貪其生醉狂夢癡先生之於斯時非有一郡之乘寸祿之縻蓋國法之所不及加而清議之所不能疵信無所爲而爲之者夫然後爲仁義之勇而百世之師某自東髮趨訓師庭惟忠惟孝共敬佩承叨幕西昌公來自贛贈言授時啓我蒙閭東次鶯渚會幾何時殄瘁之禍誰實爲之飄飄者風靡靡者草嗟余有毋亦聿既耄感激高風慨想儀刑在地醴泉麗天文星言絜余酒讚左斯酹有言不文式鑒采誅

祭廖子所文

嗚呼子所廖氏之特溫恭謙勤罔或不克繼余之生後吾十年闢風慕義重鄉之賢長大食貧恒次于旅歲時聆聚萍散雲聚襄在丙戌始客鄧溪空山無人余行栖佰於焉得朋夫豈在遠我東其齋君西其館啟處伊迩興樂孔多接席而坐同轂而歌臨流對月形影聯映移床坐唔扣壁呼應有書大帙曰春秋經發例鉤玄夜燈

晨星百家子史三傳諸氏咸手纂之字集萬蟻指其遺
書曰我先人授之自家如師友親遞試其藝而傯予若
眼睃力劬欲進輒沮或咎以酒謂過而灾惝然警悟傾
釀擲盃乃叩于醫而砭而藥我覘其容有戚無樂正冠
斂襟淚滋不收廢食浩歎孰知其憂或陟嶔崟或傷幽
曠落日浮雲壯心浩蕩言藝其畹思樹夫蘭悵望青天
飛霜夜寒我遣溪上往客南浦君隨去之亦返室處我
歸自南見君于堂他日来過或病在床君曰嗟嗟我病
浸作思從子游心遠氣弱或進之蘭抗手若拘喑焉靡
几墮筆忘書謂憐餘生憤憤心意故人坐對恍若隔世
乃春告還去客寧都櫝蔬酌酹強宴以娛握手深悲送

我于巷風雨泥淖謝不能往我行顛石亂山迷津悵懷
音問夕不能晨有書来告君病不起戰信載疑夢寐泣
涕追念昔者動與予同北登三華西眺武峰昌言遠濁
将老林下抱一守玄庶幾静者山川邈邈白雲悠悠歸
不見君傷哉舊遊顧瞻先廬歸其無所亦有兄弟可以
将毋死而已矣生者孔哀歲月云邁逝今不来平生四
方豈曰無友孰有知已處可以乂玉蘊其璞劍斂其鋒
孰知其奇彼方滕滕殘者或昌役者或裕噫嘻造物茫
不可據我自涉夏憂患荐增内哭大毋外哭友朋欲不
得臨葬不得送死生之間負此悲慟聞死之日有書無
金豈不有餘傳之長深同心有言視我猶爾庶幾不遠

以勗令子清酤在樽寒草在原魂其有知尚聞斯言

祭泰和州監達正道文

維至正十五年歲次乙未三月十有一日侍生前州學
訓導劉楚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監州達侯正道相
公之祠而言曰嗚呼達侯於吾民有百世不可忘之恩
於吾州有一日不可去之勢今而已矣誰實為之慨思
六年之艱危恪乎一心之忠亦以公予宦門之舊而有
布衣蔬食之習其守已何如也以事変搶攘之秋而有
獨立不撓之志其守職何如也完城而城完矣安民而
民安矣柰之何悠然終更脩然坐逝使吾民絶望滅想
於重来之迹而卒不能以一日少挽邪雖其望長安之

日而爵不克以酬其勲瞻東吳之雲而養不得以遂其
孝此其九原之勃鬱有可想知者然而挈全城以還朝
廷保首領以歸父母生為忠臣没為孝子夫復何憾楚
等辱公眷遇實棣斯文方問疾之迹不敢瀆於私庭而
臨哭之哀竟有違於旅次幽明之間其忍言耶茲率諸
生敬奠祠下實哀國楨有淚如瀉英英者靈如此江水
庶幾不鄙以報知已

祭劉元帥文

維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八月十有六日友人西昌劉
楚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故宣武將軍廣東元帥
衡山劉侯之柩抆淚而言曰嗚呼劉侯何英偉也風壓

未清而遽死邪君親之恩朋友之誼百年方殷何遽相
棄念昔己丑侯徃宰都艤棹龍洲候我衡廬顧謂仲子
拜以承學同載南上灘石鑿鑿亦既至止闢舘城南入
則聯席出則並驂當時幕中亦有賓客維時承平投刱
論策咸曰侯政邊境戢康侯謂不然備不可忘維今之
兵非玩則惰玩惰致虞責實在我慨念先侯實鎮廬陵
客有劉鄧大傳侍鄉　来徒官筠陽是宅談經論道允
懷先哲維君於我亦篤斯文庶幾余子或繼前聞次年
冬還載慈江閣問我先人言傾珎棄乃辛夘春我来筠
城侯喜我来岸幘笑迎命長子同尔亦受業武非敢遺學
乃有則七月戕省檄羽馳寇發于封命往平之侯乃

禡旗即日就道追送長沙班坐秋草侯念更戌會幾何
時非賢而勞敢以遠辭馬鳴蕭蕭落日在薮言執余手
酌酒數斗侯南度關羽鴉戢途僕渡馬磨報我以書秋
高海清師以捷告指期冬還道左迎勞戈船東下過我
林扉交臂而別我帆夜歸我歸自筠寇已嫌棄侯歸幾
時寇乃雲合閩率萬夫出戰九江裂創被危退保豫章
石頭接戰寇銳我靡侯奮其威奔逐百里進克豐城次
于瑞河霜露風雨劬瘁實多侯憤疾呼死竭我職省臣
曰噫視病毋亟旌旗無光輿病入城泣命柔弟以領我
兵侯曰我人受恩四世義盡于綏敢愛一死妻子室家
義不兩完有毋不見摧心絕肝夜寐起躍猶呼督戰烱

烱者目光落飛電省臣臨歛百姓洟洟士卒失色芒星
夜墮我將家若竄伏林莽載闢載疑驚悼悲愴追念平
生交誼石金侯念我志我知侯心指揮蕩援有紀有律
決機制勝水涌山出猨方唯唯侯獨琅琅嫉姦憤邪義
氣翕張大阿出匣良驥騁陸試而未周摧鋒折衄侯不
可死侯有令于死可無憾令毋壽祉侯功著崇署閣廣
東亦有遺愛植碑空同生榮死哀萬夫之特征南奇勳
光灼史冊臨終有言意實在余山川阻脩號訃莫趍伊
余何人亦托以子庶幾不遠以篤交誼昔别長沙乃永
訣同江山淒其渺矣音容六年重来矣公靈柩有言不
聞敬瀝觴酒風塵茫茫逝者其亡匪矣吾私惟時之傷

祭蕭提舉文

嗚呼一誠而至於斯耶孕負英英之氣振獵獵之聲如豐
山之鍾精感神發或不叩而自鳴如干将之劍鋒鍔嶄
然曾莫之敢嬰年三十有五舉乙科貢士學不可謂不
成也職司儒臺議叅省庭官位五品階陟奉訓仕不可
謂不榮也支杞天於一隅為海邦之長城徇齊橫以就
義視刀鋸而不驚嗚呼人生萬變萍轉星零要其末路
公論乃形以海宇輻裂之際而宦于甌閩以殁士裸將
之日而卒于金陵嗚呼一誠

告先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孤哀子某等謹脩時奠致祭于先考快軒府

諄嫉頑忿邪怒乃叱是遵是循矩矱繩尺不華不紕敘
粟布帛勤循燃薪儉或補扊早承伏經志在廷策中遭
世艱退伏林陌鳳雛繼隕鸞配先訣勵勦拮据三徙其
宅陶情在酒寫興以詩暮年水竹先廬是依或登高而
遊或臨流而嬉時其未遇世或莫知嗟余在幼承愛寔
多傳裾接席聚戲聯歌左提右挈日磔月磨戊辰之春
我溺于河誓不獨生援裾出波里巷驚嗟涕泗滂沱歲
在辛未俄失所恃弟兄號泣寢處同位迨壬辰春冠亂
家起先尊播遷一疾奄棄後來歷歲遭世險艱猿牽魚
引竄屏于山倏遘怨逢心喜淚潸穿巖隱竄草附蘿攀
亦既寧止携手言泥草菱東西言咲相關共誓歲安承

挹歡顏豈期庚戌四月維夏　廷詔徵賢郡邑勸駕兄
獨應薦我乃不暇詣　帝承明備員司馬職方四年離
悰莫寫癸丑六月調官北平瞻言故鄉六千餘程兄時
書來道達深情問我眠食訢已孤煢旋報以書淚并目瞠
前年十月書來告我眼昏齒落生計坎坷陳述家事詞
極繁夥塋土摧塌屋茆破墮援孤力單窮甚螺羸見弟
何時老與時左闊言憂傷痛將柰何兄處余行慚悚實
多次年丙辰我仕及考七月傳言兄病在禱且驚且疑
憂心草草九月弟埜以訃來告始云二月兄病莫保奚
命擇子繼祀承考言殯舍傍衡泌霖潦路遥時邁奔赴
不早手足踴躃心氣煩惱我淚欲枯我髮已槁蓋屬繼

叟自洪武庚戌夏五月去鄉承徵入朝擢司職方兵曹
四年轉調冀北貳憲八府濫寄風節考績入朝循格再
任又六閱月罹此尤釁中臺讞聞城旦在疚四十餘日
旋沐寬宥倉皇解綬扶病南歸失淚晝零驚魂夜飛靖
念不肖生五十而遇明時一旦由布衣超拜京秩已過
分矣繼又轉調北司於六千里歲俸餘二伯階列四品
自揣幺麼何以能稱望逾分濫實方僥倖自非聖君之
恩不至此非大人之教不及此然而學乖蚤達子誠有
負於親矣祿幸脫及柰之何親且不能以少待我永懷
私顛局報長夜不圖生還歸拜墓下所可恨者吾父之
墓既已獲表於太史之文矣而不肖不克慎卒不得以

承　朝家榮贈之典此非其大可憾者邪惟當閉門讀
書以淑我子庶幾家李不墜前美再念兄弟三人同祿
兄沒弟存存者益老自今循省局慮易圖慎兹末賂言
守先廬維兹冬孟霜露悽其言省松楸陳奠孔時姻原
之山馬田之水萃英妥灵式永千祀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嗚呼念昔同堂有七兄弟四十年間繼喪其二同胞者
三惟兄與季如何不淑遽棄其群惟兄之尊諸弟所賴
家之楨幹宗之冠帶氣直而默色厲而介李克而洽才
具而沛造化綱維理義毛髮大無不知細無不察文評
物議朗徹黑白長篇短詠綜繹風格砥鈍發家言既韓

君新墓之道而言曰嗚呼惟我父棄諸孤十有六年凡再易塋始克獲卜于此不孝不令天實臨之揆時之良協地之吉敬飭靈柩奉以更厝曰仙槎鄉姆坑嶺岙之原實祔我太祖妣趙氏夫人之墓左尚惟妥玆萬子孫其永永共事無斁敢告

告太夫人墓文

嗚呼余兄弟大不幸而蚤喪母又不幸既葬而屢不得其所三十七年之間于今三遷矣尚忍言哉惟不孝不愼罪當殞滅然徒死而親喪有不寧焉尤不孝也此不肖孤等所以日夜惶惶焉疚心泣血忍死以襄事誓不獲卜將殞身以求之所不憚也以天之靈協卜之吉遇

時之良敢更飭靈柩奉厝於鄧家原祖塋之舊斯地也旣廢而失餘六十年矣將大夫人令淑之報天與其藏雖遠而有待耶封窆有期奉奠謹告惟靈其終妥玆萬子孫亦永有依賴也

祭先考文

維洪武十有四年歲次戊午十月庚子朔越廿有五日壬子不肖孤前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劉崧偕嗣孫平原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故先考快軒府君之墓道而言曰嗚呼自吾父之更塋於斯也今十有二年矣其間出而曠九年之展省者實縻縶於王事歸八閱月而後不克往拜者其怠慢之罪復何辭哉

駒卷栩集鵠吁嗟昊天曾不憖老空床虛几哭我丘嫂是冬十月往覲南京謂當謁告歸掃新塋旋奉　上命而任北征心搖目斷骨折魂驚是秋九月臺檄下徵成在宥俾築外城城功將終版鍤既戒臘月三日寬恩下逮解縲釋縶拜舞而退謂當南歸哭拜以酹孰期衰弱憂患所薰倏遘陽厥復疾雖迴光離于日語吃于唇交僚環駭童僕無親瘧羸骨立輿昇爲隣起痼祛毒藥資異人絲忽殘喘延于茲春聞有歸輯輿疾問津瞻望故宇頓忘呻吟伊疾去体如風振塵踉蹌及門哀聞嫂哭升堂入室悲動骨肉舊圖在壁遺帙在櫝悄不見兄哭帷淒肅扶床號呼淚竭氣蹷使兄未亡見弟來歸喜

當如何抱襟攬衣念昔人言我瘠兄肥詎云弟還竟奪所依嗚呼大兄性靈豈昧追惟教言永服終佩扶危出死恩德斯在天胡不壽奄此棄背我家孰宗我子孰誨想像聲容痛徹肝肺兄今逝矣季亦旋外我誰與居形影相對惟我嫂氏康強引年惟姪猶子宗祀斯延先業可承遺槀可傳兄猶不死又何憾焉惟茲大祥日月再遷敬奉牲醴奠于靈筵冀其來歆慰此黯然

槎翁文集卷之十五終

行狀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公諱學禮字季立姓陳氏五代末有諱𨶹者自金陵占籍吉之西昌𨶹生承逸邑當乏令且遭亂衆以承逸長者咸推奉之號曰都幹縣都幹之後其子孫曰盛至宋末有諱炳者為兵部郎官諱■者為國子監主簿此其著也公之曾祖諱俊攻舉有隱德生申種學績文有聲場屋淳祐丙午考官得其賦欲第高等鈞論衆不可得乃屈置次榜申生先得清修攻苦行義如古人當皇元至元初年踰四十始以試言由縣教官起家仕至將仕

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後以子恩贈承事郎吉安路萬安縣尹其歿也前翰林學士吳公澂名其墓揭公傒斯表其碣先得二子長學詩韶州乳陽縣儒學教諭次學禮即公也公生而穎異大父奇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暨八歲隆董命而家教未嘗廢稍長從鄉先生龍門李公文溪王公遊春秋補試輒居前列家故貧陋巷環堵風雨不庇歲遠授館以為養井旨之奉由意惟謹至元二十九年由茂异得薦江西儒學提舉司署為贛瑞金教諭會江西廉訪副使臧夢解廉試公見所賦白鷺詩有一舉上青天之句奇其才得覆察轉授南安大庾教官未幾更制以省檄陞梅州學正苦瘴癘居官者率弃

去瞻上之田見奪於豪猾公按覈取之至夜有懷白金為訴者明日發其奸於有司杖之竟復其田秩滿隨牒至中書授廣州路教授延祐二年始之官擔簦躡蹻行道間惟一僕負公服匣以隨有貴人乘舫出嶺下見而問焉大驚曰嶺海間關不易子仕至廣州教授矣何勞苦乃亦欲與俱載公辭焉至廣州近驛先往公不能測也及抵學舍上謁憲府有推案迎勞者則即前舟中貴人乃僉憲劉公某世號為鐵面者因語其長屬曰是能徒步赴官者真清苦士也聞者敬之廣為東南都會學賦十倍他郡而臨以二司掊旗百端居職者率縻於應酬至廩稍字敝弗問公至即明載籍以歸侵疆覈隱租以豐

廩膳久之儲峙益充乃請于兩府首新禮殿繪塑像撤門堂齋廡而塗墍之創尊經閣以庋群書建二亭以居樂器會其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二萬制度弘壯表冠嶺南豫章熊朋來記其事今石刻可考也秩滿帥府辟為掾以簡直受知上官綏徠延授多所裨益至治二年注將佐仕郎贛州路司獄贛在宋為提刑治所獄具慘酷其械床以石為之公臨視惻然即便制以木夏具湯沐冬給薪炭察其飢寒而慰撫之且曰苟一日不即死猶吾人也況未必皆因死乎故訖官三年自大辟外無一人瘦死者雩都民夜守禾稼睹田間會盜出躡而捂之盜恐遂挾

與俱往行刼富家盗入傷其主事覺縣議均其罪上之
府府下之獄公訊知之言狀於部使者守禾者遂得減
死論後以外艱去官服闋調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縣尹
瑞金僻界閩廣又隷會昌以達大府其俗習頑固忼黴
呼其奸民嘗以死事及偽幣事誣搆善良而上下相緣
為奸文牒如雨公請首禁格之由是誣告者不得行有
掃令者或躬詣其庭訓廸之訟簡徭輕民以休息時郡
守敷化的政尚嚴峻屬邑有觧印綬去者公獨得其奬
譽公為政平易務以德化從邑人父老觀風問俗嘻嘻
田里間如家人父子民不忍欺焉時公年六十有四已
慨然有田園之思或勸之進公謝曰吾以一介寒士至

七品官得推恩二親辛矣尚何求哉竟投牒去元統二
年以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致仕考贈萬安尹妣
曾氏贈宜人公掛冠来歸倘羊里閈時翰林待制揚公
景行亦以告老家居二老者日相往来以詩酒為樂暇
則課家僮藝蔬于畦植材于山料功省成不憚寒暑閭
有佳山水可游息者輙杖屨造之年登八袠步履如馳
勝時上口烟客過從巨觥崇俎談笑傾盡而尤倦於處
已其冠數十年不一易蓋為教授時故物也嘗戒子孫
曰吾始居隘時夕飱至無以為擷幽遊江海囊無一錢
乃得官以歸辛勤至有田廬今若等未嘗艱苦得安飽
已過分矣而猶有富貴像乎或有過失輙詬杖之退則

惴惴然不敢見其面他日覘其改過輙惻然撫之曰為
吾子若孫者固不當若是乎知人之艱急人之危至解
衣推食不吝嗜讀書不泥章句至陰陽星曆卜筮之技
種植畜養之術靡不通究而善醫十全本於世業尤工
療奇疾或有致之者往無難色貧者或自疑不敢致公
公聞之至悽欎以相濟前後多所全活未嘗以為德性
至孝每食必祭祭必泫然以悲其祖塋散在遠方更百
數十年者類訪而脩之樹以松栢題其表碣仍置田于
各墓之旁近以供祭掃其誠孝類此晚年為州學賓師
得俸粟不以食私家還於學俾助脩作監州達理馬識
禮賢之特加優禮戒勿以調役勞其家人至正六年詔

賜致仕官金織文綺有對八年賜年八十以上有官者
金織紋錦一匹十一年如八年之賜十六年賜帛二匹
公年廿有四始入仕凡四為儒官一為帥府掾一為獄
官一為縣令年六十四而致仕七十八歲至八十八歲
凡十年之間又四膺恩帛之賜其尊榮盛福何如也至
正十七年丁酉九月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九閏月
庚午其孫會奉公柩葬于千秋鄉樟橋之原從治命也
配胡氏封宜人淑慎有家法白首齊壽鄉人美之子男
三人長以道公以其兄乳源教諭無子命為之後仕至
潮州路儒學教授未上而卒以文廣東憲吏轉廣州番
禺主簿沒于官以新臨江新淦州判官沒於王事皆先

卒初以新由任了歷官至龍興石馬務稅　會壬辰亂
守城有功大司　徒道童以嘉之陞擢今職因歸省留家
會叅政全公自贛擅兵西昌聞其賢檄使守隘于州之
東境未幾被執將於東固竟遇害時丁酉五月十八日
也女二人妻蕭某某先卒孫男六人曾敏　祖熹本熹
為族人有源後女六人其婿皆士族曾孫男六來先經
先言先泰先孚先繼先女三皆幼公平生為詩有南北
二藁極山川風物之情狀前承旨廣平程公為之序揭
文安公又為刪而評之為世傳誦嘗留梅州賦梅詩百
詠因自號梅村先世文獻固多以兵亂散失追終之日
猶以為言且識曰吾平生所述存不存不足惜但先世

手澤併失之此吾恨也其幸存者尚慎藏之又曰我死
必薄斂我必歸于樟橋之南原慎毋為浮屠事孝不在
是也楚時在侍傳聞斯言惟楚之先世與陳氏同自金
陵來二姓世婚姻好不替余先大父實存翁於公交契
尤厚今楚又原婿公之孫女嘗沐公教愛其嘉言善行
固嘗竊聞於兩家之舊者也至是公之孫曾述公之行
已歷官大槩俾次序之將以告于當世之大人先生而
請銘焉故不敢辭而述之如上

胡母樂■人行述

夫人諱某姓樂氏宋進士衍四世孫也曾祖諱某祖某
考某妣蕭氏夫人天性溫惠叅服母訓年十有五歸于

里胡氏為清翁甫之妻宋南城縣丞諱箋之曾孫婦清
翁母蕭氏蚤喪繼母陳氏夫人既歸克勤于養又逮事
祖姑劉凡甘旨滫瀡之奉備極其至陳氏年踰九袠至
正間受國恩賜鏤帛夫人奉之終身不衰始為清翁早
娶家雖訟患交搆無寧歲夫人支吾拮据輯睦內外凡
絲枲織紝耕桑畜牧必勤于綜理婚祭賓客饍饋酒食
必躬于治具故雖非橫迭與而家道屹以不墜至搆居
宅治園池蔚然有成夫人相助力也至正壬辰兵甲四
起子至檝因有司令下董鄉丁為保障計尋以功領早
禾市巡檢而清翁沒矣所居當永新龍泉之衝迎送塡
委兵務棼集志檝每出夜歸夫人必詰其晝之所為聞

有所功禦必戒曰毋輕殺也見有所俘獲必戒曰毋枉
抑也諄諄焉以勤儉立身忠厚保家為第一事暮年子
各榮裕諸孫蕃衍板輿輕軒歲時迎養橋東西間奉觴
上壽蓋訢訢如也字孤有恩遇下有惠信二氏福果喜
脩建橋梁尤樂濟飢饉人謂期頤之福天之所報當未
艾也會癸卯秋闔門避地萬安山中及冬始返次於千
秋之車田時志檝以公事留章貢會有以夫人疾來告
者歸未及訣而夫人病革不起矣夫人生元貞丙申十
二月歿癸卯十月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長志檝次志
安志安繼伯父某後先夫人卒次志衜繼仲父某後季
志德繼叔父某後皆克世其家女適劉適樂孫男女瑛

𤫂璚曾孫男三尚幼以殁之月庚申奉柩安厝于柳溪山之原負艮面坤從術者言也惟夫人夙以勤儉起家晩遭世變壽不酧德君子惜之然相其夫為賢婦能教其子為賢毋宜得其銘以昭諸後斯孝子之志也楚同里又辱與志撒相友善謹摭而序述之俾作者有考焉

清溪居士行述

居士諱天忠字文翁自號清溪居士世為西昌珠林劉氏高祖諱囦曾祖諱公道祖諱湜考諱泰元字亨可皆隱德不仕在南宋有諱邦昌登紹興壬戌第後為南雄臨賀二州教授者其八世祖也有諱南美年九十餘由推恩以承務郎致仕者其九世祖也居士生九歲而宋

革命比長際皇元之盛嘗從外祖主簿陳公某遊于洪都有欲以吏牘薦之者不就歸隱城東清溪之上治田園以奉其親親年至八袠餘乃終先時亨可以世族高年推擇為州父老至是人咸謂居士繼有壽祉遂世濟焉居士長身玉立幅巾柱杖鬚眉洒洒如畫耳目筋力老而益壯性伉直不飲酒不善俯仰而憤時嫉惡尤甚凡州里之公私得失兵民利害往往刺口庭列之州長敬憚部使者至止車問所欲言因舉于學官使以賓禮禮之至正間賜天下高年帛公前後凡三被優渥鄉閭羨之晩年益廣田宅教訓子孫起居恬怡甘旨豐備會兵亂碎地山中以癸邜三月臥疾于雲亭鄉之艮村謂其子若孫曰吾年九十餘得終正命幸矣夫復何憾言訖而逝實某月某日也享年九十有七妣陳氏配楊氏子男二人長福孫先卒次觀孫女二人長適朱次適袁孫男六某某女三適某皆士族曾孫男女九人尚幼是年冬其孤觀孫遣人謂其族弟楚曰昔者吾父不幸至於大故葬有期矣將求銘於今之立言君子子實同所系言宜可信幸為述其行已之槩以貽作者且昭不朽也楚不敢辭謹摭行實而叙述之則慨然曰吾宗由金陵來四百餘年其間業詩書由科第致顯仕者多矣然年不逮德者比比有之獨南美後世濟壽考豈天之福善人尤獨厚於此歟抑先世安遠府君叙慶源圖譜有曰

子孫十世千數口有安靜而福壽者有庶謹而引吉者居士其安靜而庶謹者歟其子孫又何其蕃且遠也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公諱雲龍字作霖姓蕭氏系出唐宰相復復長子俛居長沙傳六世至居生遭馬氏亂與兄弟三人始去長沙徙廬陵居生娶吉水永昌鄉之苦富劉樂其山水遂家焉苦富之有蕭氏自居生始後人嫌其名以虎易苦曰虎富或曰非也溪有石如虎因又名虎溪宋慶曆中以其鄉多文士故又更永昌名文昌而蕭氏遂甲他族矣居生季子琛琛生勝勝四世孫父叔以貲雄娶趙賜官大理評事子二人曰來應德通德通由舍選還道卒實

隱䆠生子逵逵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字行父有隱
德宋季兵興徭役繁重遂憤其家仲子大德字茂叔則
公之父也公生有殊質志操絶人方總角出從師訓郎
知刻厲自奮毋彭夫人嘗夜求其所在見端坐容室方
張燭讀書未寢也大驚曰異之比長宋亡學成而無所
試然奇氣砏硉誓不為庸衆以止公魁梧精敏習禮度
又善陳議古今下筆為文辭常數千百言當是時元始
有天下風氣鬱開文物蔚興公欣然慕之即日東書北
遊燕京或言於世祖召見賜問明日條六事以獻曰崇
學校進賢材薄賦歛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世祖善其
對賜銀碗一下其事於中書俾議行之仍勑郡邑以

需後命會有弗便者沮之不報乃去西遊關陝安西王
兒而奇之欲辟為府屬不果就時京兆蕭𣂏負才名於
人少所許可及見公雅推為南士之冠公盛年偉器以
氣岸文采自持一時名勝皆為傾動所至登高眺遠觀
風講道悲歌酣飮浩然有縱遊天下之志會茂叔年邁
不可曠朝夕乃決意歸養其於起居寒燠之節旨甘滫
瀡之奉凡可以承志取悅者無不備至馬至大初有薦
為衛喂院大使公以非所志不拜或曰君命也乃復趣
裝至京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一日早起之官所乘馬
忽蹶于門因歎曰馬仆矣尚安往乎即日投牒謝去吴
興趙文敏公時為集賢學士欲留之不可則為文以送

之其後起用者皆生褻而公以謝獲免人服其有先識
馬公周遊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僕從豪門戚里迎勞如
東西家視功名不啻探囊中物耳及事會蹉跌退而家
食者餘二十年亦未嘗不恬然自得也嘗憤世為豊家
而先業隕于多故稍折節治貲産不數年盡復其故後
乃更倍之有同毋弟二人庶弟一人或凉落不自振公
輒分己財以資益之他日有竹两两比生于舍傍人以
為友愛之感也公天性豪邁尤慨慨急義家故豊財而
未嘗固於厚積人有緩急無問識否苟赴焉千金可立
捐也每誦杜少陵廣厦萬間庇天下士詩語慨然曰此
貞大丈夫之責哉所居溪山秀蔚高門累榭連岡跨陌

交結如畫四方賓客之過從者日塡門不絶傾筐倒橐
庳無不滿意而去冬過雨雪郡遣人視里社匱乏者載
薪米廻擲而周給之歲以為常人有忿爭者惟恐聞於
公或聞焉為從容出一語輒羞愧兩罷族子弟或以貧
癈學公招而館之俾與諸孫同遊其後有為名士者上
世藏書最多而先達名卿若忠簡胡公龍雲劉公文節
楊公文忠周公信國文公巽齋歐陽公以及江桑二丞
相劉大博章尚遠謝艮齋諸先生之詞章翰簡至數百
卷曰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搆竹精舍以度之嘗為
芳洲堂於所居之西尤深靚爽塏渏地之勝因自號芳
洲先生時記之者平章秋谷李公道復也公生實祐戊

午十有一月壽止七十以元泰定丁卯十月遘疾終于家有詩文若干卷蕭𢍰所嘗為序者也娶宋氏有婦德家道中裕蓋其助焉子男二來復來泰來復由監學伴讀生授容順州儒學正先公一年卒來泰性警敏嘗撰述葬法十九章一夕而成以薦者授某路儒學錄亦蚤世孫男四孟權孟福孟武孟洵來復子也洪武三年夏洵以學行應　詔群天下士五十人詣　京師是秋七月　上御奉天門擢為虞部主事余二人寔同郡偕來仕也及獲聯事于西曹因得朝夕篤密以聞其家世之美明年洵以公行事屬崧為之銘次述且告曰洵不幸早孤為大父所鍾愛及弃代時洵甫六歲大惧不克

舉事勉以次年奉公柩歸葬于蘆村之原成治命也前翰林編脩王相於吾蕭氏為門婿欲狀公之行而未果從洵辱從遼陽從舉劉先生遊先生於先大父尤知厚嘗謂洵曰非我不能銘若祖也未幾先生歿又不果於今踰四十年而行事與卒葬年月未有述非慢欲敢叩首以請又曰曩昔兵亂發冢暴骨者盈野若吾先大父之藏幾危矣會有過而止之者曰是德人不可以犯乃舍之而洵既弃脩公之墓矣則求所以文而銘諸不者又焉敢後也崧忝在門升不敢以蕪陋辭謹掇而叙次之請以授于今之太史氏俾有所擇焉

故賓公居士曠[illegible]心行狀

曠氏之先在春秋時師曠顯於晉後因以為氏其始家南陽汴宋時有四十九府君瑶肯為長沙通守又五世有容為零陵宰子孫徙安成之而州宋季有曰中行者因遊廬陵之宣溪愛其山水遂家焉至君凡若干世矣高祖諱某曾祖某祖諱元智考諱居敬皆隱德不仕妣劉氏君諱某字作成貧谷其自號也在幼時已不喜弄端重如成人稍長知讀書恂恂自持而高下在心與物無忤或以非義干之亦毅然不為動其父喜之曰是子必振吾宗乃悉以家事付之君綜理周慎雖勞不倦由是斥侈費懲忿爭御煩以簡制擾以靜不數年而家益裕視先疇有加焉時富家出楮幣以為貸者收其息率

月百五君曰是設也本以濟匱急者今若此無乃重困之乎乃減之月收息百一人有累歲逋其租入者或請理之君則曰彼實貧非負余者其人聞而愧悔竟償所負焉至順庚午歲饑夜有登屋而驚者君遥語之曰若本等良善奈何以饑而至此明日發所積以賑鄉人德君至稱為長者至正癸巳妖亂方熾安成山氓結黨與千數行刼將逼境乘障者欲委而遁去君止之曰公職在巡徼一揺足則民魚肉矣即出粟帛給丁壯子弟而以公議諷激之衆咸呼奮願效勇力及寇至君率先當其衝遂大敗之俘馘幾二百命循于楨獻捷于郡且戒曰此吾屬當為也苟有賜其慎勿受時監郡納速兒大

喜郎署君名秩而旌賞之禎以直告辥公歎曰使吾有義士如臏某数輩豈憂時事哉明年復大饑大府勸糴之令下君慨然首輸粟八百石而鄉民告饑無以繼乃發帑幣遣人告糴于他境比歸校其直每石增緡直爲錢一千五百文或請依增直以行貸者君曰若是則民愈艱矣寧損已無傷民也比秋給止收其元貸之数不求羸焉先是君未有後以宗祀爲憂嘗命方士祠而禱既夜夢天神頭巳曰汝獲陰騭當賜汝子逾年而杞生人以爲々善之報云其教子則延師敦禮以褒義方之訓其祀先則倡族買田以爲久遠之規其交友待下類能急人之難而損其所甚愛故當時論世家之忠厚者

必君之歸無閒言焉所居之南有屋数十楹佳竹盈畝清陰翳如每風晨月夕嘯傲其間翛然無復世慮故號竹谷居士方將優游於是卒歲而世事日非君病且不起矣君生于有元某年某月日以某年某月日終于正寢享年若干娶同郡下泒劉氏宋進士姚源縣丞某之後也子一人即杞清脩嗜學稱其家兒孫男三人君在平時嘗登青丘而樂之因指謂從者曰是中岡峦秀蔚他日吾其歸於此乎至是杞不敢違以某年月日塟是山之原某向從治命也惟公以貴甲一族以義推一鄉觀其才智足以衛亦慈惠足以及人孟軻氏所謂一鄉之善士歟使得一命施有政豈不卓然有可觀者惜命

與將遊爵而不耀所可見者止此亦可悲矣他日其子杞懼其先君之賢德無以顯白於來世也乃追録其行已大槩以求銓次且曰將有請於太史氏以爲銘也余辱與杞交遊最舊誼不得辭乃爲之述而授之庶作者有考焉

墓表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西昌有篤行君子曰楊公望氏嘗作爲古文以表著于世又出而仕矣而遭時之竆催變之極卒能特立不汚保其身以沒將非篤行之君子乎哉君諱介公望其字也爲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諱景行之長子贈朝列

大夫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孫母嚴氏封其縣君君強敏倜儻博極群書而尤深於論辨恒謂々折其輩行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鄉人推之年十四侍待制公官會昌閉戶讀書足迹未嘗至公府爲性清整守華潔其冠衣進退矜々然也既壯爲待制公授牒京師會同年許公有壬在中書君以年家子請見許公見其容飾類貴游子弟頗不爲禮君慨然歎曰彼誠以其外者視我耶雖然吾不可無以自見者夜歸邸舍爲長書娓々數千言詰旦袖之以獻公讀之大驚爲推案起謝曰吾昨幾失子因與評議文字多所啟發至以先生稱之而不名由是名聞諸公間咸稱賢可氏有子他日共

仲弟公辰卒君為詩文哭之辭意悽痛聞者墮淚至正丙戌待制公致仕之命下君年四十有五始以任子授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非所志也弃外夏始到官郎杜門謝謁氷蘗自持府史有欲援事以挫君者君不為屈至抱牘庭下辨詰不少変府史慚之會朝廷以言者更造交鈔徵買料墨于江西卒以監運擠君君觸冒暑途上計于所司時國子助教吳當太常奉禮危素皆君故人争惜而留之不可乃賦竹溪行等篇而歸特山東河南北以修河召亂紅巾盗繼起淮頴君趍間道復命于行省遂移病以歸明年閏三月紅巾渡江袁臨瑞吉相繼陷覆時髙昌達理馬識禮守袁和嚴兵保境援

寓官之賢且能者以共事首檄君出戍王山以防東陶君辭不獲即日引民丁就道嚴約束薄供具以身先之既而有帥斂勢為奸利者君止之不聽乃去之比事覺其黨與皆連坐而君以先去得免人服其明識戊戌夏淮兵入西昌令下錄寓官以待用君謂其友曰設有相汚吾已辨一罵遠死矣去即山中屏絶以自晦聞人言東南某所某州已復輒為之喜而不寐或言失某州陷某所即不食不語至詬罵人傳言者君有季弟公武素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誹君即変色大詬攘袂欲毆之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君而為此語恨不殺汝以敬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扣首請勿復尓乃釋

後公武竟死于兵君為學士吾司馬子長班固及莊周楊雄之書故其文崛奇艱奥而根據至理一字不可苟易尤不肯徇尋衆非其人弗與也嘗謂有欲得其文者即辭不允或見之其人竟不敢言而退其嚴正類此癸卯甲辰間江西又大亂及兵次西昌民爭竄深峯雖数十百里外不能免君盡喪其所資及先世遺書告命而先廬亦燬於兵獨書樓僅存一夕復仆于風雨君僦屋一區不蔽風日甚安便之乙巳大飢知巳者有賙餽之勵所食而散其餘不求贏焉余他日往候君〻日晏猶偃卧不起因歎曰吾欲與子有言嘗復來見乎顧視左右欲取水飲為意不可得則悵然以别後数日過之君得

疾死矣實是歲三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千秋鄉螺湖之原娶項氏先卒遂不更娶子男二人長曰童先一歲卒次曰昌女一人適曾顒孫男五人某俱俘于兵時無在左右者卒之日家具蕭然幾無以為斂會葬者咸咨嗟傷悼以為君崛強一世而卒至此亦有美其得死且葬為榮幸者嗟乎君以世學由任子為九品官而在官僅九十餘日何其迍且淺也而孝友忠義根于天性故窮困阨竄屡以老必不肯失言色於人而況於悻〻焉失其身以自敗也立言而言章矣其存而傳者又何必亡後或有排其言而得其心焉亦君子之表也哉夫復何地孰非臣子而君又何獨不能以遂忍也惟特

立不污庶篤行之光遠人而不泯也

劉國器先生墓表

先生諱某字某軀幹魁偉風韻夷曠嗜讀書以氣誼自持嘗學舉子業一再進不利輙弃去學古人為文章下筆瞻蔚毅光燁然年三十客遊吳楚間所交皆知名士時莆田陳衆仲為浙西儒學提舉以文學德望權衡東南之士雅敬重君為書薦之至京首為翰林應奉揭公所知一時諸公争為鼓譽未幾衆仲調國子監丞偕應奉連牘擧君為翰林典書方上會君邑豪劉以殺人奸狀搆大獄捕黨與甚急或疑於所親事遂寢無何某官汝陰李子威以才薦君侍儀司舍人未下而子威移西

臺又不果君慨然悟曰即時命當尓何以辱知已哉即日東裝移南歸時樊時中為中臺御史知君故惓惓留之不可乃移檄南臺以茂材異等薦君俾歸就行省之選君居家又九年而景星書院山長之檄始下明年至官會子威由禮部侍郎出守江州得君甚喜是冬淮潁変起蘄州告急朝廷以九江為西南都會調江西平章禿堅不花總諸郡兵來援既而議不合反退屻蓄總坐覩形便動成牽掣君知事曰變不能成功因謂本守曰百萬之師省臣之師也百雉之城明公之城也明公其與城俱存乎顧吾老且憊無能為役請從此訣李公首持大哭君亦哭乃變服從間道馳歸時下流久梗南郡洞疑日甚及聞君至皆迎勞感泣如獲再見後數日報至則省臣宵遁九江不守而李公死矣君為位比望奠哭且為文以哀之明年冬龍泉冦逐萬安守者而燬其邑君以鄉國陷覆義不苟去時贛守全普庵撒里方招集流散謀舉兵東下屢遣舍人招君君不應曰此豈足與有為邪乃携童奴入深山耕植以自給久之得疾疾亟因憤憤曰天乎吾獨不得從李江州死邪命進酒飲之奄臥而卒寔某年六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初娶廖氏繼藍氏子男一人名璧藍氏出也女二人皆適士族考茂叔祖如海曾祖華卿華卿而上為延州司户某其先世有諱迪者仕南唐為御史大夫以言事獲譴

黜為江南西道巡警使尋遣人追殺之遺幼子世昌養於乳翁因家萬安貴君之始祖也君沒之十六年余過萬安吊君墓於廠嶺之原見其子璧訪遺文無有存者乃以余旧藏哀李江州文歸之而璧復丐余文以表諸墓余不忍辭則為之言曰自昔遠遊放浪之士往往因近臣薦道其材能而朝奏暮召起取禄位者有矣若君之材之學宜無不達然卒沉浮羈旅積十餘年為諸侯賓客其遇合何齟齬也晚得所從矣復遭変故不得售其奇竟憤鬱以死吾不知其何尤也然蹟其進退從容陳議剴切使得尺寸以自效則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唐之馬周輩詎足多哉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終

墓銘

楊君公平墓銘

君諱準字公平姓楊氏世為廬陵西昌人祖諱復士皇朝贈朝列大夫冨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考諱景行延祐初科以易舉登進士第調會昌判官終湖州歸樂縣尹以朝列大夫翰林待制致仕待制公治尚蕭敏所歷有能聲名良吏君兄弟五人以家學競爽為文詰義恒頡頏相角待制公不能難也居里中皆夷視齷齪謂不足語間與文士鄧執中及其弟槐相友善二鄧推稱之待待制公宦遊江西江浙間所交皆一時名士無不傾

接嘗從其詩凡遊草廬吳先生申齋劉先生之門君年少又最後至以穎出為二先生所器年三十將遠遊困於無貲會贛巨室有謝煥者其先君門人子也素厚君材雅即捐貲相其行君徒步至京師業其文數十百篇以年家子禮見學士歐陽公玄承旨張公起巖翰林黃公溍諸公交譽之困歎曰子館閣材来何晚也時太常奉禮官危素於君尤厚善即具君名將薦之且晋賓館中俾需後用君以單弱苦寒疾力丐辭歸歸則常鬱鬱有憂世之色其交或非之君為之指事揣勢力詆極陳至謂風俗已壞人心已偷螢斁之下奸民公於攘刼而不忌官府恬於豢養而不聞上下蒙諱以阿順相傾引

欲天下不亂得乎聞者掩耳居數歲江淮亂作延及江西君乃飄然携妻子潛避匡山時往来雲亭山中自號玉華素士布衣芒屩獨行悲吟栖栖然人莫識也如是者既十餘年而西兵始復大至西昌其掠江南也遇諸野刼其家人君獨負其孫麟與為文一帙以逃追及之君憤憤不能平取其文列置口中含嚼之不能既則盡投之而抱孫以赴水會同行者挽之乃免亂兵猶驅君入城中君得熱病佯狂不食七日死無以為斂棄壘城東故居之側實甲辰六月十七月也君生大徳辛亥十月壽止五十有四子一人名某女一人適某孫一人名某尚幼君剛梗尚氣槩平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極於國

語史記戰國策等書其評切古人時出唐宋諸儒先外而引義措辭鑿鑿如老吏具獄毫髮不可掩遁人服其精深尤嫉邪惡聞時人所為輒切齒詬怒之至形諸文字不諱以此牴牾奇蹇鮮有合者然遇知己即肆然破厓岸觸事應口為韻語相嘲謔聞者無不絶倒家素貧好法書名畫至解衣購之不讓當時若豫章陳琰臨川吳當郡士劉文昌康震雖隱顯時不侔咸相師友以文行深結納其兄介尤剛正少許可至論為文亦必推其弟準云楚以鄉里晚生辱君愛遇余妻君之甥也憶君嘗謂楚曰吾文傳不傳未可知然他日能録吾文者必子也噫孰知遂銘君墓哉銘曰

嗚呼至昔者德隱而莫宣至富者文燬而莫傳將時
不遇而命僱其凶祿不及而憂在人先者邪

謝夫人墓銘

有元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唐故贈太傅中書令越國公之裔孫廷芳縣贛之興國移書泰和告其友劉楚曰昔我先妣之葬于五止砦之原也前進士信州貴溪縣丞楊公叔雲為之誌既刻石納諸竁矣而地墳泉發弗克妥靈罪莫甚焉惟不獲更卜忍死以至于此茲幸得吉於儒林鄉栗里之原陽岡將以是冬奉而改殯焉而年月未有以識者得不鄙世好賜一言以銘之斯存殁幸矣楚辭不獲則敘其狀而為之言曰夫人諱某姓謝氏

族出贛縣之仕大祖某宋國學上舍考善伯國學待補妣某氏年十九歸于鍾氏為汀洲上杭宰諱紹安之孫婦贛州學正諱斗元之介婦而學正仲子諱端孫字炳文甫之配也生稟貞淑來嬪德門恭事舅姑克盡婦職又和以睦屬儉以持己勤以率下閨門之外雍雍秩秩無間言焉炳文甫氣岸豪邁好治園池花竹日有賓客之盛夫人供具佑歡雖倉卒必極誠腆子考學兒古今書籍喜購蓄之夫人至晚簪珥以佐其志嘗夜有寇炳文甫操戈出禦大呼寇至夫人遽懷重貲從後出壓比寇入已無及矣又嘗夜失火家人驚走咸深洸失措夫人亟命道長沏先出已猶挈秘帑投井中乃去比燬息入煨所傷而貲又得完炳文甫既歿夫人綜理家務鎮以安靜貲用益裕姻黨咸義而韙之夫為婦之道持其有常難矣而敏於應變又往往如此是能相其夫成其子而卒有以保其家者豈偶然哉壽至五十有四子男五人長曰茂次曰公孫四曰壽生先卒三曰廷芳俱克家為名士孫男八人應龍應麒應雷應祿應奎應鳳應瑞應彪而應瑞應鳳皆發世至是應麒應雷俱能以經學就試江西應龍有子曰慶一應祿有子曰舉孫尚幼則夫人曾男孫也惟夫人之令子嘗從余先君子遊其諸孫又辱從余兄弟間是楚於鍾氏有通家好而嘗習聞夫人之為賢也茲因其請謹掇大槩俾表諸碣以慰

其孝子慈孫之心至若生卒始葬年月則具前誌文茲不復載其所載誌未備也故書而表之銘曰

嗚呼夫人淑且敦兮謝族嬪鍾門持常應變義所尊壽則不亟夭男論五止舊宅泉發源二孤十載煩憂忱陽岡發新阡以溫剪剔蓁翳自爾孫丁酉陽月壬午瞰舉柩來遷從衍石山行丑艮向未坤啓迪文海振後昆我銘斯碣示弗諼過者觀之婦德存

鍾母李孺人墓誌銘

歲壬寅冬十有二月某日贛興國鍾君廷芳之妻李氏以疾卒越明年正月壬子瘞邑北門外之蔡坑蟠龍原前期十日其家子應麒述其母之家世及生卒年月與

其治家行已模槩遣人奉書走百六十里以請銘於楚且曰昔我先祖妣之墓嘗辱先生表之以文矣茲吾母之葬亦惟先生之銘是托幸勿辭致泣涕再拜以請楚曰噫是嘗辱與其夫又其子有世契之好者也又何敢辭乃取其所述而叙之孺人諱貴字嗣榮姓李氏爲永待制諱補之[illegible]世孫祖某父某皆世篤忠厚爲邑望族母某氏孺人在父母家已柔順謹敏從兄弟居内齋誦詩禮而允服其慈長從保姆學女事而母推其勤年十九歸將氏爲炳文甫冢婦姑謝氏嚴整有家法孺人曲意奉之得其歡心姑没至於襚奩簪錢若干以治葬事相其夫植門戶待賓客饋食之供應接惟謹而尤篤於教子嘗曰汝祖父尚清素無以遺子孫顧舊有藏書數千卷可以爲學抗之具幸各勉之他日聞四方有名儒佳士過其邑必竭禮延致使受業焉因謂其夫曰使吾得見兒子掌能操筆入場屋即死無憾矣至正癸巳當大比乃兵興道梗贛守尚書全公合屬邑之士庭試之二子皆在行後四年丙申邑大夫復以二子充賦江西及歸孺人喜見顏間謂庶幾不負家教之篤又明年戊戌而世變作矣其任辛丑冬鄰寇攻園邑城近於率其邑之父老徒步冒風雪請救于贛府暨歸孺人憂患所加遂遘寒疾蓋逾年而後没得年六十有一子男四人應龍應辰應奎其來請銘則應斟也嘗從余兄弟遊者

學女一人冬姑適丁允德當戊戌十日避兵山中會亂作冬姑義不受辱自墮崖下竟被害孫男四人舉董蘭復女三人尚幼銘曰

嗚呼人孰不教其子而母之教也勤而慈慈非狎恩諄諄乎惟曰賢良是師有淑李氏勤誨諸子子以儒稱女以烈死鐇龍之原佳城渠渠我銘其幽百世不渝

亡妻陳君墓誌銘

君諱某姓陳氏曾祖諱先得贛州路儒學教授贈承務郎吉安路永豐縣尹叔祖諱學禮授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致仕祖諱學詩韶州路乳源縣儒學教諭考諱道子潮州路儒學教授妣楊氏延祐初科進士授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諱景行之女也君幼得瘍疾痿其左臂而備服女工不廢益勤其歸于我也年已二十有八將紅巾遭亂歲又大歉君相余歸珠林取故廬隙地葺而居之耕織以供給收族之孤遺子二人嫁前室之女一人治具賓祭皆中禮若明年乙未江西行省以薦者擢余為龍溪書院山長未赴又明年丙申為至正十六年余以明經與貢有司而比上道梗兵興日熾君怡然非薄不以生事貽余憂也戊戌夏汚兵陷江西南土騷然者數歲自是挈持轉徙罔有定居辛丑冬廬陵新安孫誘安福饒永新周之兵併擊興國東鄉孫馬壬寅秋游

周與孫揚所反斜贛兵合擊之所過殘蕩余携家屬十九人入南門山之長坑進寓里良者三十餘日余與二男一女俱病既而兒女相繼死而君獨無恙余得不死君力也癸卯春吴兵始窺贛君有息曰某嘗約君俱入馮嶺山中方往赴之夜抵羅村遇遊兵乃潛行東入石鼓坑轉寓南富依蕭氏姑九越月而後返明年甲辰夏攻贛之兵偶至大掠南境乃復趍東鄉夜走里良入太巫方晝門外呼寇至衆大驚潰幾陷淖中出奔小庄又不可留乃田間道度雀兒嶺入閩川纍〻然上出雲端而望原田不見底裹行者皆號哭君不自難也久之聞兵退乃出山寓羅坑之平原其姪子乳馬無有突害同

行者驚歎以為有相之者時舟師猶往來江上勢不可歸乃復寓南富明年乙巳正月雨雪兵之圍贛者抄掠四出由東岇奄入南富君負其乳子冒涉凍潦走王山入富田園迫逐益近乃渡佛源渡江爭橋〻絶幾陷明日歸民男女溺死凍餒道死者不可勝數二月贛降閩舟師已東下乃歸而故廬蕩然生事孔棘掇拾棄餘甘蔭垣隙上雨下潦蓬藋交尹君處之晏如也六月余歸自廬陵君得熱疾以為常既而遂瘧痢憒〻不飲食者五日得脾疾遂卒寔是年七月廿六日也君生泰定丁卯六月廿日壽止三十有九子男三人長觭次觵皆先卒今存曰平原奴即平原所生者也女一人照娘

八歲卒君出名家內服母教外聞父兄之訓知女則大義又貞儉[illegible]盡婦道故自戊戌迨乙巳八年之間兵變顛危[illegible]險出萬死不測在他人有甚不堪者君咸閔〻焉安之[illegible]未嘗有幾微怨懟之色可謂賢也已余不幸早喪其偶[illegible]繼得君若甚幸矣何濟險未訖又復中訣哉將善者[illegible]不必壽也抑時世不淑固足為君累邪是皆不可知也以卒之明日塟所居亭上園之左乃泣而銘之銘曰

秉懿履[illegible]而居閑〻而鳴閑〻三雛方將闞而卒
維時之[illegible]孰奮其祉尚有遺稚庶幾不死

張夫人墓誌銘

歲乙巳冬十有二月甲寅朔前某省照磨[illegible]閣文字官傅某以其友王某所為其妻張夫人之行述來請銘曰塟期迫矣願有以誌也余發而視之則弟述其父族母姓及其享年若干與其三子存殁大槩而其餘皆不可知將返而更請焉則道里阻脩而由甲迨丁四日矣期不可緩而誌不可缺也矧余與架閣君有相知之好者乎乃進將命者偹詢而參書之按夫人諱某山東大名府人父諱齡瑞州上高尹因家江西母呂氏夫人生十有九年始歸于架閣君〻明敏秀整佳子弟也夫人相之姑順勤慎克稱冢婦事舅姑睦姻族御卑下咸有禮度教子勤學能不以慈掩義遭時多艱罔克定居

而特殯淫一造次不遠以延祐甲寅三月某日生以已亥某月日病卒壽止四十有六子男三人次從周早卒次從禮年十五卒於新淦令存一人名從政則其長子也夫人之沒也值兵亂殯廬陵城西後七年乃獲吉卜改厝于某鄉某山之原實是歲冬季之丁巳日也嗟夫由兵變來婦人有完德而不失者鮮矣若夫人之行庶乎無愧於古之遺則若然其身不克享純嘏之祉其子不能免夭閼之禍天之報施善人固若是邪是宜其君子悲悼之不已而斯文之是徵也抑君辱與余友又素厚善其可無以示後人而不少慰其遐思哉銘曰

世之漓兮女德之虧兮惟斯人之温温兮天之戚兮予遺其良兮惟幽之光兮伊令德兮而弗食兮百世之式兮

二子壙誌

余年三十有八當戊戌歲之六月始得子觭又三年辛丑六月復得子觵皆陳氏出也觭清修警慧三歲能拜揖客四歲能背誦五言絕句十數首進而趨退而拱手隅跽應對唯唯又善伺顔色為可否觵亢碩強捷在襁褓已多竅而少寐旦雞鳴輒匍匐起坐語咿咿然雖蹇不怯也當觭生之前一月適沔兵破江西而南上逺近繹騷又明年庚子秋安成姚冠焚掠泰和其明年辛丑冬新安孫又襲殺熊府屬官之守吉安者據富田圖，亂又明年壬寅姚冠合熊府之兵共攻富田圖五年之間兵交無虛日民罹殺戮甚衆男女無不被俘虜者余以觵幼無所知不可以教語竊慮觭稍長或不幸相失也教之自言其鄉里祖父家世之所自與其生之年月名姓令識而勿忘他日誦之習矣乃歲之八月姚兵破南鄉余與其母及觵之保姆彭負二子入長坑山中又入里良寨報恩寺觸暑雨跋泥潦犯冒嵐瘴者三十有七日凡月既望聞諸軍已破富田圖退矣乃從家出三四嶺而觭與觵適遘瘧痢居數日彭姆以泄瀉死余最後得瘧疾乃舁歸將求醫馬未至觵道卒裸瘞横坑大嶺之西麓時二歲矣迨抵今觭小愈後三日得腫疾又

卒瘞所居亭上園之左五歲矣其母哭之哀余時猶卧疾不能哭也噫若余之得觭與觵可謂艱且晚矣兹幸而免於兵難乃以奔走致疾不十日併喪之天乎其生也將無意乎抑亦保養調護之間有不能盡其道者乎柰何使余哀之慟而不置也後若千年其母不幸又卒既瘞矣乃命遷觵與觭之骨祔於其傍實某鄉某原也嗚呼禮有之七歲曰悼觭與觵俱未至於可悼也而余亦誌之者將俾後人知斯人之不幸生於亂世而不得保其身雖若觭與觵之方萌茁者亦遽至戕閼而不遂如此也豈不大可悼哉更瘞以某年月日向某深若干尺同穴而異藏頗祔于右方羨道也

先府君遷厝壙誌

先府君諱某字某學者尊稱之曰快軒先生世為西昌
劉氏考文度妣郭氏祖諱鋏祖妣王氏曾祖諱震曾祖
妣嚴氏兄弟三人府君其仲也魁梧有氣岸問學天成
恥步驟常調屢試有司不合退而教授為鄉郡師表性
至孝尤謹家譜屢脩紀義之所形雖強禦不懾也其行
已脩載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狀以大元元貞元年
乙未二月十六日生以至正十二年壬辰春避紅巾亂
由州城迻珠林之故宇病三日卒實閏三月十九日也
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後更名楚領至
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亦名埜孫男九曰觽曰解

曰恩郎曰觸曰觓曰觲曰觿皆後公卒今存者曰觶曰
平原女五皆卒配蕭氏繼郭氏府君之殁也初遭亂淺
殯舍傍後三年始奉塟于楓樹林之原不幸存罹兵暴
新墓幾毀乃以吳元年丁未七月甲申改厝于仙槎鄉
姆坑太祖妣趙氏夫人墓之左負申庚面寅甲從術者
言也蓋府君沒既十有六年猶弗克請銘于世之大手
筆而墓已再易矣言之痛心罪大逆重將塟之前一日
余兄某弟某相泣謂曰府君塟期迫矣而銘文不能以
卒致然不可無以識歲月也某乃飾新壙之磚泣血再
拜而書之如上

先夫人遷厝壙誌

先夫人諱某姓蕭氏泰和仙槎鄉石頭岡人祖諱希聖
考諱應祿代為儒士妣盧陵楊氏以元貞二年丙申七
月十一日生以皇慶壬子歸于珠林劉氏為先君快軒
府君之配不幸以至順辛未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三十
有六是歲權殯于城東清溪之陽後七年丁丑乃迻塟
于白家橋之東又廿年戊戌復遷橫坑之助教山於是
又十年而山剥水射弗克安靈憂悸之積感于夢寐乃
以吳元年丁未七月丁酉奉厝于秋鄉鄧家原之吊鍾
嶺首午丁趾子癸從術者言也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
後更名楚以詩經請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一
名埜孫男九某某皆後夫人之沒既又皆卒今楚有子

曰平原埜有子曰觶女五皆卒惟太夫人生有淑德而
不克享其壽沒有遺憾而不得安其藏豈非遭時多艱
而不肖孤等不孝不慎之所致歟追惟淑德善行已載
諸誌文不敢贅述茲更厝也其仲子前鄉貢進士楚謹
書其始末歲月于石而納之如上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拙存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盧陵卅沙人其先業詩書
致通顯者累累有之具載蕭氏家譜中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其當宋季皆懷德不仕先生於書無不讀而
恒深於老莊之言於方術無不究而尤精於攝生延年
之道年十七出遊鄉邑為童子師已嶄然特出迨中歲

即引恬家居壽八十而沒其處已也無失容無矯行無
遺言其於交際也不擇賢愚少長貴賤有所諾焉雖所
甚愛必捐有所期焉雖道理懸緬甚寒暑風雨不爽以
故人恒不忍欺之與之處久而益敬至有佗驕悍爲柔
嘉易暴慢爲禮讓者其以經術訓諸生幾四十年然所
主僅歐陽氏曹氏徐氏三大姓止耳性恬淡寡言不尚
表襮嘗行田陌間其衣裾爲草露沾濡解歛之曰昔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吾十年一易布衣視晏子殆有愧乎
晚更號拙存或問其故先生曰人皆伎伎我不規利人
皆營營我不競久利非不規名非不競惟拙之故規競
而勝是道也彼式以巧而喪之吾卒以拙而存之由是
言之不亦可乎生宋咸淳庚午九月沒元至正己丑五
月其歛也手足和柔面目如生人疑其有道云娶同邑
永和里約心楊公之仲女余先外祖母蕭夫人之妹也
子二人長應生早卒次祖生字紹宗女一人適鍾某孫
一人規洪武四年冬余備負職方規爲贛邑文學以郡
表來上將致其父之辭會余有京口之役不克見而去
明年夏紹宗乃爲書介余弟埜請曰祖生不肖不克承
先業今老矣痛惟先人之沒而塟於虺家壠之原也又
廿有四年而墓碣未有所述非不孝歟昔子之舅氏方
古嘗稱群甥中子名能文辭宜於先銘有所不靳也敢
請余弟埜亦曰是不可不撰述以成母黨之懿余因執
書以泣曰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戚尊行也小子[illegible]
何敢銘然亦何敢辭乃述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抱道蓄德以全其天含真咀和以引其年
有委有源乃優[illegible]乃偃然而不離人以爲高不絕學以
爲賢故學以世[illegible]而宗以俾趙嘗之原有鬱其阡尚百
千年過者式焉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詹公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詹公沒既告
于年爲大明洪武元年其孫汝默以前翰林待制侍講
學士朝散大夫[illegible][illegible]舟始爲華容尹時所爲狀來請銘謹
按公諱士龍字[illegible]雲鄉姓詹氏光州固始人宋開慶己未
間勇勝軍有詹[illegible]副統兵屯鄂城外以偏師往來渠巴等
州數與元兵拒戰至南平隆化縣界身嬰九創被執元
帥欲生降之不可絡置馬上行至播州土門發憤八日
不食卒者實公之先考也其諱字逸而不傳都統既沒
於外是秋元兵破鄂降其軍公方在襁隨母胡氏俱北
從時董忠獻公以從世祖總兵南討具知都統勇烈及在
蜀力戰死節狀[illegible]師言於世祖因以其幼子見世祖歎曰
佳父必生佳兒[illegible]然不宜在軍中即以公屬之忠獻忠獻
鞠之同己子居[illegible]九五年而胡氏亡已八歲矣忠獻長子
中書平章名士[illegible]選故名公曰士龍以次於諸子一日疾
作戒侍婢視藥[illegible]適忠獻往問之見婢仍以宿粥進怒

而屈之御史嶅馬年十六性悟精敏嶷嶷有成人風騎引射皆能命中如破忠獻目而喜之因歎曰都統有後矣公司下識所謂也凡衣服飲食一視諸子故人以為董氏子無異辭者由是諸昆忌之至罵曰虜子見幸如是邪公聞之訴訢曰諸兄見侮屢必有異說頭卒聞之忠獻慰撫之曰汝我子也勿以不肖之言為惑公卒不自拔他日秉間良懇遂語之故公不覺痛哭且拜且誓曰為人所生而不知有父何至愚也然為人所養而不知報□我則非人自是與人言輒涕泣至廢寢食思欲復詹姓不可得一日從灘瀨沱水上復前悲哀懇不已忠獻□之曰爾欲復爾姓耶為我投石水中浮則爾從

否則□我左右咸以為笑公仰天慟號流涕被面祝曰使詹姓不絕石當暫浮因抱石投水中石於急流中盤旋若浮若沉數四忠獻愕然變色以手拍鞍曰天也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日命公復詹姓欲薦而官之會竊夜弗果忠獻之薨也公哭之慟於所生至為重服報之忠獻之弟文忠僉樞密院判後贈司徒忠貞壽國公者以家故忠臣子孫薦公于朝試經學吏事高等授髙郵興化尹時兵後縣宇荒落民立寨柵散居村堡公招徠流徙撫以恩信芟剪蕪穢教之耕桑又籍戶絕田若干畝入學官召佃懇之歲得穀三百五十餘石以贍士凡廟學之殿堂齋廡聖賢像設咸創而新之民士

觀仰俗以丕變縣東五十里濱海為患當宋范文正公為縣時嘗築堤捍之名捍海堰歲久圮壞鹹鹵浸溢高郵寶應海陵諸郡田禾湮沒民流亡飢死者半公悉以狀聞請發九郡人夫併脩之椿石畚鍤雲委山積食斜動以萬計公相嶺要害以身先之故民不告勞而官無冗費凡十有六月堤成延亘三百餘里數郡利賴其澤民至今歌思之當興工時毀一舊祠發堤獲方石上刻四大字曰遇詹再脩公驚曰何先知吾姓於二百年前邪因決志成之暨迄事江淮都省以聞朝廷擢公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參治鹽規賦以兗裝調淮安路推官未及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時姦臣

柄國虐焰方熾公憤曰吾責居言路視此寧能緘默邪即抗章劾之未幾事敗伏誅中外慴服嘗按歷荆楚貪利革化細民類得伸其情隱所至首訪先都統在蜀力戰遺事多得之故老退卒之口歸語濟南文士西疇張某輯為行狀狀成謁故翰林吳文正公撰宋季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乃具衣冠招魂與妣胡夫人合葬鎮江丹徒縣崇德鄉硯山之原明年歸興化治園亭於北城葺草堂於德勝湖北將倘佯是間樂而忘世焉未幾朝廷以公老成就家起公拜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居二載苦於瘴癘鬱鬱不樂思德勝湖草堂之勝即日移疾東歸創書樓於齋居之東藏經史子集

錢二萬卷常謂人曰吾越西有田二十頃可以供伏臘家樓有書數萬卷可以教子孫志願畢矣春秋家祀必先設忠獻公神主率家人拜奠之示不忘也家居越五年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實皇慶癸丑某月廿也配金氏封縣君再娶吳氏生子一人名澍以蔭仕至岳州華容縣尹有庶忠聲故忠獻弟翰林承旨文用之子九學士某嘗曰彦於吾董異姓而骨肉者也不可使遠而愈疎因以其第五女妻澍叙婚媾之好焉女二人長適大名王時中次適陝西張伯圓明經舉進士濠梁書院山長孫男五曰汝霖曰汝彰亦名中庶正有祖風入本朝為贑州府會昌州同知即奉狀來請銘者也曰

汝朴曰汝植次五曰汝楝蚤卒女二長適傅舜民次適余文昇今為滁州判官曾孫男五長如愚次如魯次閔保餘幼未名以卒之某月某日塟某所余幼時嘗讀臨川吳文正公所為彦統制墓表既慨慕其風節矣及觀所述誓石復姓事復竒其事而偉其人乃今得誦其狀識其諸孫而遂銘其令子之墓豈非幸哉銘曰

惟孝動天惟忠有後孰為為之精感神遘佗佗彦侯統制鄂兵拒戰憤死赫其忠貞爰有幼子隨毋北渡自稚及冠知董為父惟忠獻公事帝以誠護之字之不憐益承天啓其衷此懇彼告生既有知恩寧不報從徼瀰泥弓矢具飭請命益哀慼以投石抱石誓河河水逆流我復我姓石為之浮令知有彦昔念有董由董而彦維天之寵侃侃與化令尹起家剪剔荒翳發擿清平庠序言言儀器秩秩民樂以遊士飽而習維東有堤捍海之邪邪決鹵湯我民其魚起而脩之亘三百里繼范以彦識于異世嘉績上聞擢判鹽司孫畫孔良秋官載治南臺戕戕寶振風紀天子曰噫擢我良吏彼奸國者為鴟為梟抗章列詞萬死不避當其薰灼開若吐舌及既敗覆咸服明哲司憲八桂嶺海澄氛山樊繫思歸扎白雲堂有書史原有稌稑播之研之以穀以育古人有言無德不騂忠獻在宗尸祝是脩帝有直臣彦有孝子風采疑峻箕行純美

維石發祥維天降昌子孫如林百世允臧有歸其阡過者式只我銘其幽以詔來裔

吾盧嚴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漫孫後更名颯字元文一字吉甫學者稱之為吾盧先生姓嚴氏吉之泰和人宋治平間有以忠厚聞於鄉字方叔者其七世祖也曾祖諱宋英字某祖諱穀字季仁別號山臞考諱源字深道宋季宝佑初有諱楷字季模諱越字季節與穀兄弟三人遊上庠有聲一門昂昂以文行相師友而季模尤負氣初信國文公擢倫魁還里中前輩悉下之獨季模不少讓與之爭席至以不學語侵公公嘸之然亦未當不心服也山臞清

脩攻苦尤好古博雅多所著述其沒也大傅劉會孟爲
誌其墓源生二子長諱溥孫字范友早卒次即先生、
、幼失怙恃鞠於諸父其志操已挺、不郡儀觀脩整
如神人然見者悅之性敏悟每開卷一覽輒成誦日記
數千言終身不忘元至元廿四年遣按察使某行江南
試儒士至邑以論語可與共學章命題聚試者數百人
既退各言所破句其叔父某有謂道至中而止而中難
能也先生甫八歲謂此破辭渾如意達當在首選衆以
童子少之及榜揭果然言者歎服比冠出從鄉先輩遊
凡經籍史傳與夫諸子百家至天文山經卜筮醫藥之
書靡不探究與其窺觚瓢下筆爲文奇氣燁然時科

卷之十七　十九

舉未行士聰其業先生視齷齪洪忍者謂不足與語又
謂鄉里淺薄不足吾心常快快出覿當世仕者率媕婀
脂韋若女婦然獨歲所遣監察御史行部氣勢甚都得
舉按內外又極言天下事而無所顧忌以故心竊慕之
嘗謂人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吾志否則寧不爲耳鄉
者咲之一日先生將北遊其嘗與狎者爲詩送之且謂
明年當候故人驅馬於城北翹[illegible]橋上也先生益自信
即日東書走燕都時臨川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隆
童揭文安公傒斯方至京俱客承旨程鉅夫所數人者
得先生懽甚每相與考訂今古揚搉治道至咲怒扼腕
軒軒然於群衆中人莫測也時朝選右闕人而下南士

雖一命不易致而風憲尤所慎重未幾文正公以教授
舉文靖公以檢討薦獨先生傲岸簡亢以故當事者恒
不敢以卑薄浼先生先生亦介然不爲動也他日全何
剌公某官與撒里公平章以書幣延致先生于館中俾
子弟從之遊先生幡然起應之曰吾道北矣吾志其行
乎哉由是來學者益衆四方贄問饋遺者塡於室車馬
交於道莫不願見顏色聞謦欬執弟子禮全公爲之增
築館舍待之其授五經義者至占其監學之半時人目
爲西監云先生不厭不倦隨其人深淺高下而告語之
無不傾竭人人亦自以爲無不得所欲者其後皆至顯
要若丞相答剌罕大夫脫歡平章全帖木兒不花太尉

卷之十七　廿

高納麟丞相賀太平大夫脫脫院使三旦八平章兀即
哈台柴哥失里則又傑然者其由胄監進士出身仕州
縣者不論也或進規之曰以先生之才之學何官不可
爲何爵祿不可致誠能一俯就循資而陞則先生之志
達矣先生搖首不應嘗纂錄五經大義爲書十卷藏於
家竊其徒竊以獻於文宗文宗嘉之論者以比西山衍
義尤爲切實方議以集賢待制官之會文宗升遐事遂
寢先生方日與客酣飲於紛華勢利蓋茫乎若無所見
聞也其爲詩文不假思構開口立就而皆根據要極跋
涉風雅流動酣暢節制老成至其憤惋時事惆惻淪放
而哀傷忠直則必爲之特筆且書不少假貸或爲之慷

悵悵歔欷使聞者為於嗚咽流涕而不能以已也先生之
至元庚辰至正乙未年七十有六其九月之九日意若
不豫顧謂其子曰吾疾其不起矣夫越十有三日夜半
乃起沐浴衣服冠危坐而逝又明年孤子嗶與其徒數
十人塟先生於宛平縣西玉河鄉杏園村之原配楊氏
奉定甲子進士諱升雲之從妹貞淑有婦德先公沒之
十八年卒子男二長又玄以兄范次無子命為之後又
玄弟所後母倪氏與母楊氏克孝謹有子道次曰僾公
生三歲而先生北遊比有知思其父不可見因泣請於
母曰人謂吾父在京都何久不來也兒欲往迎之可乎
母曰汝長大能往吾復何憾年十七請行母為告所親

皆為書詞遣之既至燕父子因不識也僾公涕泣再拜
出謁擕所為書款之意多遠其還鄉語先生慨然曰吾
老矣寧能以布衣歸見鄉人子弟耶一語不及家事自
是留侍左右更名曰嗶為之娶羅氏女僾公遂不敢言
歸矣嗶初入胄監為伴讀生後紀至元之六年備遼金
宋三史試中補史局書寫陞集賢椽史後先生沒之二
年卒孫男四人曰遂抗曰明㧑則又玄之二子曰同寅
曰同庚則嗶之二子遂初與同庚皆先卒今明㧑有子
二人曰昌武昌孟居泰和同寅有子曰奴奴曰其居安
正余幼時嘗從先大父寶存府君過嚴氏先妣所先妣
於楊夫人為妯娌故獲進拜焉時僾公拘赴燕楊夫人

見余兄弟未敢憶僾公而泣余時任幼一不知其情之
悲也比長見先生所與子姪書皆家人問勞語所以望
其子孫者甚遠且謂吾嚴氏後此當為南北二祖矣薆
若戒之俾勿忘者噫若先生者宜真慹然於其鄉土骨
肉者哉留燕京幾五十年不畜婢妾為詩文多至數千
首而不著藁飲酒至終日而不亂世寧復有斯人哉余
自洪武三年兢徵入　朝起家為兵部郎中六年謫官
北平又獲聞先生之高風拜先生之遺像欲吊其墓而
未果他日同寅以狀來請銘屬以通家子弟誼不敢辭
乃序而誌其碣後系之以銘曰
　嗚呼先生其奇偉不常者既已生而鍾夫天柱龍洲

之英矣乃不施不試徒歛而歸於幽燕廣漠之鄉耶
其硏碑歕𩡧不得以肆而騁者寧遂汨沒於糟粕而
化成於文章者耶將志在必狩言不可忘故寧指介
而特以自放於貧賤而必不摧眉抑首以叨光借潤
於毫芒者耶然後知言之過者愚者有所不為而或
賢智者之所傷也志之大者天且不能成之夫又豈
人之所能償之哉嗚呼先生不辱其志柔懦之覘
鄙之礪一時之遺百世之師

曾母周夫人墓誌銘

洪武十年三月余以　朝覲歸自京師入過河舟過静
海前監察御史今知縣金谿曾棨持其鄉前進士吳儀

所為狀一通泣且言曰此余先母周氏行述也惟是先
母之墊下今七年而墓石迄未有銘使貞艱之志鬱而
而昭昔不孝罪乎惟先生風紀一道言文而信茲幸獲
拜道左倘一尊哀而賜之文以徽惠後人業之願也敢再
拜請余時以行次未暇憫其志而姑諾之既還北平三
越月業役以書來告曰近制州縣官考滿入　覲者許
給假省親業不幸觀早弃不逮而櫬　覲有期願得銘
文歸而刻之以則先母為不死而業他日亦可以見先人
於地下矣余憐然曰是嘗有諾其何得辭乃按狀而次
第之曰夫人諱某姓周氏邑之白沙里人也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皆世積忠厚為名士夫人自幼端

一有志操為父母所鍾愛嘗曰吾此女必不使出室當
為擇佳婿時同邑眉山曾氏子名以仁者宋進士一鳳
之孫也秀而謹或以為言淇綠君以為可妻即欣然許
納之時夫人年已及笄越明年壬戌生子業又明年三
月業未晬而以仁卒夫人泣且誓曰吾聞婦人從一而
終雖無子猶當不貳况有子乎既又泣告其母曰吾曾
氏婦也夫亡不可外處即抱其子辭歸眉山々々族大
屬尊或盛忌相軋夫人以孤弱處其間操守彌厲祐以
仁有世產頗稱其鄉而遘禍倉卒夫人無所承命其故藏
契券又為其八世弟所掩匿莫可考質夫人循々旁詢周
詰推彼驗此其誠感動人亦不能隱也先時以仁事商

殖或暫貸其資　其族氏乘危亂復竊貸之夫人悲憤快
悒然卒不以為言他日斥其奮貸盡贖以歸先時故盧
燬至是始復構焉親黨或難而賀之夫人謝曰我何能
為此吾夫志也每秋稼告歛躬涖穫析私患周流公賦
充給不十年間家以豐裕嘗誨業曰汝不幸早孤又無
他弟兄可托死吾所以不死者為汝也汝何不學吾亦
死不能縱汝負汝父或甚怒欲歐之至自投杖而泣業
由是感動向學不怠年十五聞江西李進士炳江東董
先生彝善易學將往從之遊夫人資裝送之戒曰汝學
成而歸則名吾子矣資費不汝惜也後成學入天朝為
洪武元年天下　清明郡守侯公某縣丞王君某知業才

俊可用交致薦辟業以母老辭明年己酉九月十五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其明年庚戌奉厝于里之
原山四年服闋郡守復以秀才舉業于朝即日擢承事
郎拜監察御史繼調知青州寧海縣則今職也惜夫人
不及見矣則原山之窆哀有窮乎余惡乎不銘々曰
古有之死婦所未亡卓彼從一質柔志剛道孤既將
世業亦傾奮丁闔門光此令族断機引刀棘心劬劳
發胡不逮而鞠幼是遭芳冠朱衣來拜墓下陰靈慰
懌鄉里嗟慕金谿湯々原山峩々貽此婦則百世不
磨

亡故養蒙劉公墓誌銘

公諱成大字宗源別字養蒙世為西昌劉氏曾祖諱其
祖諱其考諱某皆服勤詩禮恪紹儒業故能積慈趾順
以施美于公焉惟公剛介言行斷斷然外不事緣飾內
不藏機械己有弗善人以告之輒自愧悔不吝人有不
直者邪面折之進退不貳辭方髫齔時已嶄嶄自異比
長從有德陳先生天全倪先生游故於先達之遺言諸
論與有聞焉為學攻苦精確不以口耳隨人後上自九
經四書傳注諸史子評議下暨漢唐名家若賦頌詩文
等作無不究析旨義貫統宗極跋涉源委鈎抉隱奥雜
合而經緯之手纂口諷長篇大帙充帷連篋達晝夜歷
寒暑而益篤以學行由州里推舉遂以易經一試有司

節合過東湖拜徐高士祠而歸晚以經學教授鄉里每
五鼓講論竹帶翼如詞揚義暢聞者心解弟子從遊者
多至數十百人雖碩暴鄙陋者一登其門莫不湔滌斂押
恭綿蹈矱知所嚮效師道之嚴友道之篤公實任之不
謀性寡欲衣尚儉約大布之衣歲不再更嘗游學章貢
二水間不以險遠自憚或邀以輿馬則曰吾本寒素何
有驕貴習也竟謝卻之聞人言仕進勢利焰焰可灼者
輒掩耳起曰無以污我家貧好蓄書不嗜酒或為客沽
設成禮而已嘗築書樓於先廬之傍求勿高大而卑樸
之令子孫可葬也年五十六以耆德為州庠賓師監守
大夫多所敬禮嘗自為真贊曰貌古而癯氣肅而壯令

茲秉彝靡敢蹔放沉潛乎易動息有養見天地心悟羲
皇上觀此則公之為人可識矣至正四年甲申五月遘
得熱疾家人命醫以藥進則止之曰吾生平未嘗服藥
昔以甲申生今以甲申病無乃遂終竟以是歲之六月
某日卒于家壽止六十有一卒之日衣具蕭然幾無以
為斂明日塟千秋鄉之鮫湖口毋郭氏配嚴氏力勤持
儉克相其夫子一名燮能世其家女四人適某某某皆
古株山名族次其適石岡蕭某孫男二人長名霏次名
某夭死女四人適蕭適羅適蕭適某有周易集說若干
卷先世遺文與繼志錄若干卷遠山詩集若干卷其評
而序之者莿存先生也後以兵亂俱逸不傳君子惜之

塟後三十有三年我從兄某始改附於仙槎鄉百記東
坑祖塋之左時崧由兵部職方郎中調官北平是歲十
月以書來曰昔者吾先君之殯也荒迷襄事不克有紀
今且更卜矣而墓石猶未有銘不孝之罪奚其文憶先
君存時謂群從中吾弟為能文詞得無忘之乎無忘則
斯誌宜有述也某不敢辭謹按先譜而為之言曰嗚呼
我劉氏由金陵來至公纔十有五世耳十五世之間以
忠孝傳于家以文學聲于時以科第顯于官者固多然
而或著或微或絕或續則係乎天矣有脩學制行如公
者而卒不得有為於世以沒寧復有闡其風而興起者
乎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泣而銘之銘曰

行而式方以直學是力用之抑後斯殖兮

明故羅君和卿墓誌銘

君諱天與字和卿姓羅氏世居西昌之江南為士族曾祖正叔祖希白父德甫俱韜迹丘園隱德弗耀君生而岐嶷長益敏達嘗從叔祖希顏公授書至太史公貨殖傳讀而心慕之乃折節力本綜理生殖相時乘機工於取舍儉不失已侈不踰物紀綱家政敦秩人倫始居積於阡陌之間終放適於江湖之上與物無忤秉心維仁嘗江行遇風波同載洶懼君正色不動益餙篙檣舟遂及岸人以無虞又道遘群剽徒旅星散君解衣揮金辭氣慷慨寇不忍害舍之而往鄰夜失火匍匐奔走義有所急已貲弗顧旦携酒来謝卻而弗居若此殊卓非君孰能敎事嚴君孝養慈毋旨甘備將来自遠方既罹荼毒哀極泉壤教子淑孫日篤前往屬歲之歉視廩有餘恐無濟[illegible]在庚子山寇肆侵爰率徒伍庇其鄉鄰迨壬寅秋亂兵渡江衝冒嵐滦竄于閩川九月遘疾十月卒焉在巳周貸里閭懽浹交朋和睦内族歲時烝嘗有加室家倉皇幼子同歿壽五十有八旅殯江下叉茲丁未民物和合孝子以九月癸巳奉柩歸窆于所居之北原陸逶迤負坎面離配周氏合塋寔同其時子男三長仲季次仲文次仲芳皆克家又次仲章其幼子也女三餘一人在曰順娘適蕭孫男三曰淵曰相郎曰澄相郎死

與圖龍上女一尚幼余與君同里閈又嘗往来山浦間蓋熟其為人至是仲季兄弟来請銘銘曰

嗚呼生于有元大德乙巳之盛際而卒于壬寅之亂離又六年丁未始克返合塋于故里古城之東鄗其生也時其藏永綏噫嘻佳城百世不隳

槎翁文集卷之十七終

神道碑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海侯追封海國公諡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　詔
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輿
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之
廿六日薨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二日　詔贈特
進光禄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諡襄毅仍賜塋鍾山
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　車駕臨奠加賻贈焉又明

年庚申　上追念其勞矣
勅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其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
朽臣崧奉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牘紀載第而書之謹按
公初名合保後賜名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遠
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　上起兵里
中即能知　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　麾下悉
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
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
分院元師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帥與良同守江陰毋寇
至輒擊走之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衆將朱鋑甲
辰進英武衛指揮使丙午冠出馬䭾沙　上親將戰追

至浮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擊之俘獲無
筭是歲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巷口取
湖州公潛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以大捷事平遂留戍
焉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封二
門士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所染進僉大都督府
事時方谷真據明州未下上以公為征南副將軍從御
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公引舟夜入曹娥江夷埧
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
海公領兵進及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
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
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

之時偽平章陳有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戊申進破延平
執有定閩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寇陳二聚劫蘭秀山
公捕公立勦之三年庚戌　朝廷定功行賞進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禄大夫持進左柱國吳相府左相
靖海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
年壬子　朝廷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由
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
食充美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
聞復領沿海各衛軍出捕至琉球大洋獲人船若干俘
送于京　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機務至是歸
自遼東而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廿一日

塋以甍之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
以公貴贈鎮國将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封顥上縣子
妣周氏封顥上縣子夫人祖千一府君贈驃騎将軍都
指麾使追封延陵伯妣劉氏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渤海侯妣葉氏追
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侯夫人今封其夫人子
男五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次忠羽林左衛
鎮撫夫人李氏出也次端次供次五十皆庶出女十人
其第三女許為湘王配尚在室惟公以驍勇之才際
興王之運鍾英淮甸立勳遼海致位公侯而不矜不伐
盡瘁所事真古之名将抜是宜銘銘曰

赫赫景運　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公侯出馬桓桓
海公有佐其勇顧瞻在廷玉立山峙元政不綱　帝
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滁和旋援釆石飛
渡大江曾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千
城是力　帝命汝禎言守江陰隣敵授首遠人歸心
南收丹陽東略無錫逮興策功英武齊職寇窺海口
縱兵擊之風從潮生彼逆不支從攻吳興機略周布
捷出舊舘扼其歸路進援對門東[illegible]姑蘇擒厭大酋
獻干　京都　帝念尔勞陞秩督府不曰四明亦肆
遠拒遄厲戈甲往二征南掠潮而飛颭旗電帆摐金
伐鼓壁其城下寇窮而逋牒落萬馬躡景追風執訊

凱還鯨奔鯢伏海瀞雲舒張方告平閩海方急千艘南
馳殲彼勍敵三山既聚延平肆通旗麾所指列郡來同
公歸自南蘭秀連梗鉏而闢之海道晒晒　帝曰靖海
實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恭煌煌鐵券奕奕命秩
恩延子孫功翼王室載授征虜督鎮定遼白[illegible]連雲颿
風不搖倭童狂狡出沒大洋爰獸猕之　皇威以張茫
茫遼海烈烈英勇式弘将略茂對天寵方名元老曹周
世廟氣應德符千載一途維　天佑賢公宜永福何疾
之嬰遽奕不淑儀曹考行糟諡有光鍾山隹城天設地
藏神道之左有石巍巍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将軍濟寧

侯追封滕國公謚襄靖顧公神道碑銘

自昔　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
以贊克大功佐成大業為　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
人交應之會哉故征西右副将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
某世為臨濠人曾祖千四府君以公貴贈鎮國将軍僉
大都督府事柱國濟寧侯妣甯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
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将軍都指麾使護軍追封武陵
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累贈榮祿大夫同知
大都督府事柱國濟寧侯妣雷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
夫人公自少倜儻勇力絕人元末政紊海內大亂　皇
上龍興淮甸思濟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被堅執銳

常侍左右自歲甲午從　上起兵此攻南宿西援滁和
飛渡大江■克姑熟下溧陽定建業撫宣城收廣德凡
擊叛討逆開疆拓境靡不景從始從百夫長轉陞元帥
由是取安慶於危疑復南昌於反側領兵血戰而洪漢
戮清搴旗■而廬州告捷既而奏功泰州振旅海安出
奇制勝厥績尤異進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丙
午詔從東平侯韓政取濠州破其四門月城時僞吳張
士誠據蘇州公■攻圍曠歲卒援其城而擒之就調
濠梁衛指揮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比
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太子率
府事三年庚戌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贈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
援征西左副將軍由興源取四川入階擒其驍將王某
進克文州綿州擊向家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僞
夏丞相戴壽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
川以平五年壬子仍右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
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曹國公期失道粮且盡士卒不
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直衝部落戰走之遂掠其輜
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
兵出鎮北平益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維邊陲
入靖晝夜從幕府吏深計遠筭常若寇至明年乙卯

召還尋有　旨同曹國公仍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遷
遘奇疾藥弗能愈以是年十一月廿一日薨享年四十
有六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
己卯公喪歸自北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塡道觀者感歎
及至　勑塟鍾山之陰　車駕臨奠親定誌文以賜之
明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諡襄
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矣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子
男四人長曰敬金吾前衛後所千戶鎭撫次曰朱保曰
舍生曰荀兒女二人適某某既塟其孤敬泣而請于朝
曰惟先臣某事　上二十餘年不幸早終顧神道之石
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請于以昭　聖朝眷待之厚且

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　禮曹以爲言　詔可其請命
禮部侍郎臣崧爲之銘臣崧職在討論不敢以蕪陋辭
謹按狀而書之且係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乘時佐　運各奮其武矯矯襄
靖生于　帝鄉　帝徧龍飛雲從龍翔自淮渡江首
定建業公時左右執俘獻捷領兵東向遂夷月城遷
擊颺馳濠梁以清北收燕薊旋拜驃騎崇勳豐祿鐵
券以誓乃命西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山嶢水湍進
圍成都作氣一鼓千伍授戈俘厥孱主繼從征虜北
渡陰山摧枯奮呼出于險艱薄衛部落兇脫鶻擊掠
彼羊馬還益軍食主將上功　帝憫尔勞四方既平

尒兮其寒〻兮戢矢北极燕劒虚其髙鑰式謹邉寓
涑水沄〻居庸關〻馬絶南抆城毋晝關公歸無期
遽以訃告沿邊驚呼當宁嗟悼褒䘏有謚勝國有封
茅土斯既沛豐舊庸關績着銘表勤神道〻榮光白
天　天子有誥

王秀才墓誌銘

余往持憲北平時客有王某以里諸生來謁見之頎然
佳子弟也問其所從遊則對曰前監察御史王君子敬
頫之師也余耳其言辭鏗然目其冠衣翼然進退趨〻
然益信而愛之察其色若將有請而不敢發者詰之則
再拜拱而前曰頫有親年老而嗜文而其志惟乇工之
是慕也念昔御史君嘗為余父起予隷書予隠二大字
其將為堂揭之以奉吾親先生尊遂而言文又素知御
史君者能愛於一言乎敢以為請時余公事叢脞姑諾
而遣之以為是非所宜急者既又私念人有賢子弟能
不遠數千里為親求文字其勤若此雖欲不作且不可
然卒未之暇也明年戊午春余以公事免官自北平至
京師會　恩放還他日頫介其從弟公輔来徵文且曰
某不幸有疾不能以躬造也久之間某疾且愈又明年
己未閏五月某日予為文馳寄之則某復病且死已若
干日矣嗚呼惜哉今年庚申春正月崧後被召入　朝
拜禮部侍郎至五月以年六十及故得致仕北南還舟
過求和思見起予哭弔之始獲登所謂予隠堂者起予
見余来痛其子之不見也且泣且訴余不忍聞亟謝去
越若干日起予遣其仲子豫持友人謝矩所為狀来請
頫塟銘嗚呼余尚忍銘哉按王氏系出長沙南唐保大
中有為吉州法曹掾諱某者始居泰和之梅岡宋淳佑
間有兄弟先後領鷹揚第賜正奏者其五世祖光亨也
曾祖諱某父興生某起予其字也初起予由梅岡僑居
廬陵之永和而生頫〻生而警異因以頫名之比晬父
母羅百器物試之頫一不顧惟取書冊與筆而已間出
從群兒戲獨持片紙〻作讀誦聲或指字教之即識
而不忘七歲從鄉先生授四書經傳通其大義學為五
七言詩輙清麗可愛至為歌行下筆飄〻然率數十韻
人以奇童目之方王君未為御史時常從之遊言談出
入多見器重性溫雅自持丰姿工潔被服儉素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事父母極婉愉敬順起居先志而諭撫諸
弟尤歡然有恩未肆陵狎比壯請於親曰今海宇寧一
舟車四達都會奕物盛麗可觀以則兒不能久居膝下
矣顧大人斥藏素蓄餘俾資之遠遊以振拓其鄙陋不
亦可乎親悅而從之乃去家涉江越胡沿揚子至　京
師游觀久之又東過維揚絶淮遡河以達于齊魯燕趙
之墟至浮海並碣石而歸每過名區勝境遇高人碩士
輙傾倒贐橐賞録終日至觧橐揮金不吝也尤喜購良

方居善乘良愈奇疾見病而宴者即授以成劑無倦色馬乳毋阮疾卒失之哀為具衣指祭奠不以疎遠廢禮丁巳秋自北遊歸作予隱堂于所居之西偏既成而病病而日思余記焉始嬰羸疾於戊午之二月卒於己未之五月六日享年三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嗚呼惜哉頴字公敏毋某氏娶曾氏故宋右司悅心先生六世孫愷之長女也男一人曰悅女三人長某次某皆先卒次曰某尚幼余悲頴之才能而不得求於壽孝友而不得終於養不可無以塞其親之心又傷頴之能知求文字以悅親而卒不克見以死也亦惟昔者親見頴容儀言辭之可愛而益信其狀之足徵也故誌而不辭且

為銘曰

其孝肫肫其行恂恂孰閟其身不遠千臻伊木之芭委榮於春將欝而伸維後之蓁蓁

東屯朱慶士墓誌銘

往余讀書武山之西聞東屯洲有故家曰朱孔高氏其為人事親孝與人信臨財廉介而遇事有斷赴義如驚嘗一見而心敬之洪武三年余被 徵入 朝與孔高不相見者八年然後歸歸二年而再入南宮四越月始得致仕而返實為洪武之十三年夏六月時孔高已臥病比七月再過武山則孔高死矣余遣人吊其孤子瞻而哭之他日某衰絰踵門手前進士國子學錄蕭君子

[illegible]為狀來請銘泣且言曰先人不幸遭罹世艱不得少抒其才蘊以没今葬矣而墓石未有刻某幸嘗登先生之門得辱徼惠于先人賜之銘以賁靈於地下孤之願也敢以為請余不能辭則徵其狀而書之按君諱仰孔高其字也系出故宋潭州府君諱某之後曾祖某祖某考某皆勤厚自植為鄉善人初府君居邑西門之橋上有别業在東屯其後有諱淑王者始遷而家焉至君五世矣君幼有志操爽邁不群早依外家劉氏以居知力於生暇即從師誦習君成人然年十八父某没君哀毁骨立克襄大事撫弟妹尤極恩愛使其母安之若忘其父之喪久之君猶未有嗣母憂而憐之乃命季子某

為之後君不忍違黽勉承命當元季至正壬辰以來江淮大亂鄰邑相挻剽劫民骨肉不相保大府檄義士團結以自衛君慨然捐貲連諸巨族竭力捍衛民賴安全十餘年君力也壬寅兵交四起民患逃鳥竄君亦負其祖母康其母劉逃伏山谷間久之甲辰夏天兵平定南服君乃扶持以歸歸則田污室毁無所資籍尋丁祖母康氏憂哀號泣血斂殯周慎人皆難之然風雨弗除大懼貽母憂乃除故址構群材而棟宇之首為先祠次及賓館中為堂以奉親後起重屋以藏書翼張鱗次視舊觀有加焉所居田環陂池雨潦騰溢不時旱淺而深之脩立隄堰以備水旱其四周皆平田廣畝

席布㭍列春耕秋穫可左右顧而盡也君日率子弟課僮奴耕耨其中候測早晚而程其勤惰歲耕若干畝積穀若干石先公上急賦税節其餘爲賓祭衣食之費無羸蓄焉性伉直不爲婞婣人有忿爭者爲之推析是非而面折之咸服其平無有怨者或有談古今人物嘉言善行輒傾耳注聽脫口成誦晚歲延名師教諸生誄歌琅琅出水竹間君坐聽之而樂焉每旦入室候其母起居與垂白之弟左右扶持調甘進旨嬉嬉如孺慕時尺布斗粟盡入公室有事則禀命而行之方臥疾時猶戚戚以母老爲憂且以屬其弟終養之志有遺憾焉君生有元泰定丁卯四月之十一日沒大明洪武十三年庚

申七月之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後卒之五日其孤某奉窆于其里周陂之原負戌乾趾辰巽從術者言也娶鍾氏賢淑克相夫子子男一人郎子聰女二淑誠適蕭伯塤淑靖適郭子肅孫男一曰煜女二淑恭淑敏皆幼余素熟君行又嘗接其言而挹其撝光知其爲長者又重國錄君之狀則誌而銘之宜也銘曰

行可以範俗而施於家才可以用世而位不加有田有宅長沙之澤施于後人視此貞刻

槎翁文集卷之十八終

槎翁文集後序

往業讀此雲衷然槎翁子之爲之辭稱其爲廬陵詩宗而友霞愧嗟以爲古道不尚而俗子之喧未嘗不自一爾而歎曰古之

不入于俗久矣求合于古則必背于俗而適然媚于俗者且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罵口之譏而倡之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夫特

槎翁集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劉崧撰崧有槎翁詩集已著錄是編乃其文集羅允升所校正而吉安知府徐士元爲之刊板其文頗傷流易殊不及其詩

滄浪櫂歌一卷

〔明〕陶宗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桐川顧修刻讀畫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滄浪櫂歌一卷》提要

滄浪櫂歌敘

國初時吾松有二寓公焉曰維楨楊氏曰宗儀陶氏二公皆勝國遺老挾所有而無所於試遂混迹村翁野老與之相應和於殘山剩水之閒雖其業之所擅各有所長而潤身華國[illegible]有取焉譬之粤珠蜀錦爲用不同均爲世之寶也錦不伎於二公無能爲役然以鄉學也竊嘗究心焉楊公縈章爽律往往鏤天心鑿月脇有驚神泣鬼之奇陶固難與爭鋒而陶公搜抉之富裁訂之精楊殆不容不屈服也求之前代楊之才可當杜牧陶之學其洪景盧之流亞歟錦爲童子時於楊集中見有所謂杏陶隱君詩者意陶公必能賦之士也而世無傳焉恆以爲恨頃迺得其手編滄浪櫂歌一卷不覺喜躍亟讀之灑乎清風之飄颯也溶溶乎春日載陽而冰澌之渙泮也於戲公以黍離麥秀之餘而有駿發蹈厲之氣撫羈窮淪落之景而無危苦憤激之詞是亦足以見其所存矣詩於公雖非顓門而世以顓門稱者亦豈遠能窺其堂室哉後生晚學瞻望山斗者何限而茲稾伏匿草萊中百餘年未之有遇登文之顯晦果有數存其閒

耶抑造物者祕靳不欲輕其洩也迺於公暇諉爲詮藻
籍而藏之以備吾松文獻之一云
正德丁丑歲中秋日前進士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副使
奉
勅巡視提督學校雲間唐錦撰

滄浪櫂歌

天台陶宗儀
雲間唐錦

擬古用陸國隱韻

古人重節義出處謚弗苟而我何爲者南北事奔走惻
惻懷故里去去戍老醜富貴不可期聊以酌我酒
浮雲蔽頹陽涼颸謝繁綠氣化相尋繹百歲一何速逢
人意有在豈復傷局促且持杯中物對此籬下菊

擬古用陸國隱韻

王風萎衰周人紀壞狂秦大朴變哇淫雕蟲蠹天眞迢
迢百世下禮樂就沈淪尼父不復作聖道詎能新

雜詩

顚倒持太阿乃以柄授人人或有怨惡寧不傷吾身喟
彼秦二世委政託姦臣指鹿以爲馬非是孰敢云願言
把劒者名器宜自珍

暮春謠奉和正齋承旨韻

風颸颸雨蕭蕭東皇促駕車載簫墜紅殘萼芳草深嫣
香壓地膩不消繡屏寒逗薰沈腦愁重燕旨倦梳掃玉

關萬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

鐃歌鼓吹曲二首

至正丙午夏秋之交彌月不雨民以菑告錢唐張埜賓者得法於靜樂君禱輒有應時吾松江郡父老請建壇城北門翼日乃雨大夫士作為文章歌以美之因製漢鐃歌鼓吹曲二首云

屢豐年上帝閔農也帝德好生易菑為祥焉

屢豐年羣生熙熯我旱寧怨咨旱火烈螟螽滋苗而不秀歲且荐饑精誠格天聽允惟念之命幽靈鏧妖魃龍

騰捷疾先後馳金精流光注虹縻四溟霎霴甘雨時積水彌九野稔而可期不殄禋祀上帝是祈

旱既甚張君閫化也君積功累行有禱而天應之

旱既甚金石流苗恙槁民煩憂疇能祈天致天雨曰惟張君驗之屢靈壇長跪恭進詞黑札玄文啟雷祖閈陽縱陰理則然叱電鞭霆一何武暘烏鬱光祝融奔淵龍起蟄商羊舞甘澤及我私田里長驩娛擊壤歌至正厥功匪君誰

郊居次韻張

南村有遺逸白首軫黎元平生厭趨競甘分老丘園未知軒冕貴但識綱常尊匪敢異流俗亦云道所存縱酒破愁壘煮茶些詩魂仰見銜霄烏刻刻脫塵樊俯憐縱壑魚戢戢合愁冤懷哉鹿門龐以安遺子孫苟可脫世慮何辭農事繁深衷誓毋渝持此與誰論

折楊柳送夏西疇謫居大梁

折楊柳贈君別楊柳未折心已折丈夫落落志四方到此誰能不嗚咽江南九月天雨霜鴈聲墮地秋風長出

門行行幾千里寒煙落日增離傷令嚴獨許攜家室藤箋編花載書帙可憐身上千金裘阿孾手縫鍼綫密吾聞中原百戰餘民物鮮少城邑虛君去結廬得幽勝便可小擬西疇居荆榛塞路猛虎伏髑髏如山冤鬼哭願言綣戀毋疾驅疾驅恐妨傷馬足折楊柳歌苦詞呼酒酌君君莫辭黃河之水東南馳人生會合還有時

憫鶴次韻顧語溪

豪家闢池館千金買猿鶴青衣職餱糧雕籠塗粉臒客有芝田生飛珮風前落清類春水鷗奮若秋天鶚偶觸

𠔋羅機遂失雲松樂翻懷丁令威流睇青山郭不乘衛公軒詎中唐帝繳滄海幾揚塵下陵或爲壑主翁載馳驅高情漸衰薄俄然憂患來難以談笑卻玉帛奚足云紛華頓成昨宗族永參商妻孥苦凌虐出獄遺弊裘徙邊無遠藥而汝混豢藜編名從寄泊鎩翮并州刀驚夢屆盧柝長鳴聊自悲俛啄亦云怍雖愁蕙帳空莫厭鷄羣惡念彼遠行征視此更離索淚落返哺烏愁對青城雀安能招汝遊吹笙土寥廓

洪武癸丑八月二日與諸暨趙用賓黃漢彰趙自立江陰孫大雅大年上宗岱程傳可同遊鍾山分韻得落字

鍾山毓靈秀寶坊炫丹雘王氣接閶闔泠飈灑巖壑泉球石錚鏘松籟空中落吐辭極名理摛藻騁奇作嘉會難重期斯游諒云樂矢言謝囂煩永志在寥廓

題卞莊子刺虎圖

黑風捲沙日色薄烏犍在原虎其搏食甘而鬭小虎殂大虎罷傷殊可縛莊生瞋目躡其後寶劒出匣蒼龍吼自非館豎有先幾將恐肝腸膏虎口哀哉韓魏苦相攻

政隋秦人計術中生之賈勇未足多彰也從衡柰爾何

簡顧秀才

地偏春自勝市遠客尤稀草閣開清晝溪航載落暉雜花晴藪藪輕燕晚飛飛問訊東鄰老還容覓釣磯

西湖紀興

浩浩春波闊冥冥夜雨懸笙歌傳別館燈火隔疎煙作客頻遷次傷時更可憐明朝晴未卜還是醉湖船

五里塘

破屋三家市扁舟五里塘亂波浮落照飢雀聚枯桑氛祲乾坤城兵戈道路長漂流無倚著何日定歸鄉

大明洪武改元以後所作

南村對雨

雨氣連村白溪流觸岸渾餘寒欺鳥雀清潤溼琴尊脩竹明如洗長楊翠作屯草堂初睡起曳履掩柴門

和鄭南榮韻

煮茶燒落葉掃境動閒雲水涸溪痕見林疎岫色分齋居長自掩麋鹿動成羣短屐相過數惟應鄭廣文

癸亥元日

通夕霎雨開晨吼朔風入惟憂樂異節自古今同故
國丹丘外浮生白髮中力田憂水旱端策問凶豐

元夕

珂里傳柑日金吾放仗時樓臺燈火濟風雨管弦悲術
昿明皇幸儀尊太一祠千年成古蹟兀坐護齋名

題岳王廟

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illegible]感昔遊斷碣草深蒙翳
空山日落叫鉤輈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
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

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下忍含羞
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眞自壞
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雄手顚沛誰爲社稷憂
黯黯冤魂悽狴犴紛紛痛哭泣貔貅唯餘滿地萇宏血
不見中流祖逖舟氛韭巳塵金匼匝冕旒終換鐵兜鍪
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
遺黎猶解說王猷

曉起

豆苗引蔓上疏籬桐樹吹花落釣磯老我田園閒處好
故人書疏近來稀挂巾蘿薜看雲起沐髮滄浪待日晞
只怪平生詩癖在形骸消瘦不勝衣

題王鈞菴水村山居二卷

垂楊舊種成籬落小徑初開近石矼夜雨漁舟添箇箇
晴沙鷗鳥下雙雙夢魂不到鳴珂里卜築何須濯錦江
沽酒鱠魚從野老高歌招隱壓新腔

松杉束屋青天小猿鶴當階白晝閒木客揖人騎虎下
溪童采藥負琴還玉笙聲斷雲連席丹竈光沈月滿關
我欲排搖與鄰並掬泉洗耳聽潺湲

錄宋宮人語

雲護春陰凝薄凍煙銷鑪篆帶餘馨殘花滿院鶯聲澀
細雨吹簾草色青丹鳳不來天浩浩玉簫吹徹淚冥冥
腰肢瘦損眞無幾寧使情心泥濁涇

對月

客子每看湖上月秋聲漸近竹邊窗流螢綴衣夜數箇
白鶴聽琴時一雙甘旨未能娛綵侍旅愁長是對寒釭
販牛屠狗誠無媿附鳳攀龍志未降

熟食日有懷

去年今日天台路布襪靑鞵捫薜蘿山鳥亂飛疏雨至
人家閉戶落花多孤燈容鬢愁中改千里鄕關夢裏過
江漢悠悠爲客淚先垂回首倍滂沱

西湖晩步題湖山堂

短策輕衫徐步穩平隄落日莫光遲郎君馬上敲金鐙
官妓船頭唱竹枝老鶴不歸和靖墓長林還護鄂王祠
吁嗟人事朝朝異山色湖光似昔時

長安市

長安市上多靑樓樓下美人嬌以羞千金買笑復何惜

萬里作客還自愁勳業未成慚寶鑑英雄何限看吳鉤
百年世事如雲雨老大徒傷易白頭

九日

江城黯慘傷秋莫人事艱難感恨長正苦兵戈依遠道
不堪風雨過重陽鬢毛垂領蕭蕭短菊蕋盈枝細細香
妖氛天光兩冥漠將軍何日定荆襄

獨坐簡趙彥徵

豺狼猛噬據荆徐烽火連雲照玉除世上小兒皆習戰
江南何地可安居諸侯控制兵機宂濫吏誅求國政疏
獨坐小窗情思惡秋風嫋嫋正愁予

撓發松江

客裏東風促去程沙棠舟小布帆輕衝入鷗鳥雙雙起
近水桃花樹樹明故國吳淞堪寄食不愁江漢尚屯兵
經綸事業成虛擲一寸葵心向日傾

題舊上張元之溪居卷

淸溪流水白雲關處士高標玉筍班虛館數楹愚刻似
好山十里畫圖開風前高柳株株弱沙上尋鷗箇箇閑
煮茗汲淸[illegible]子小引鵝哺果鳥聲蠻斫魚自可開尊俎

肅客但妨[illegible]璟避世武陵同絕境濯纓還許散襟顏

次韻邵冠軍客中見寄

重關列戟遲行舟小雨吹煙凝不流時逗檄書傳帥命
數呼官酒破詩愁江城已擊扶搖上海宇還期汗漫遊
春樹重重雲暮合懷人多在驛西樓

皆夢軒爲陳汝嘉賦

北窗高臥羲皇上不比南柯太守衙塵世蕉陰方覆鹿
山童竹裏自敲茶黃粱旅邸空仙枕春草池塘卽謝家
萬事轉頭同一幻怪來筠管忽生花

偶成簡錢曲江

坐看凉月上溪樸桐葉晶熒露氣浮戀闕近瞻天北極懷親遥隔海東頭寓形宇内一身老濯足滄浪萬里流安得神飈駕輕轂白雲直下即丹丘

寄贈葉子徵

平生不受官長罵結屋乃在深郊居田無二頃每種秫日有一錢惟買書養親上堂具甘旨留客煮飯挑菰蔬憐君行義有如此名譽豈肎終閭閻

次韻謝士英

郊原十里非凡境屋宇無多似瀼西新竹長來吟徑小緑楊缺處畫橋低茶浮石鼎兒新煮詩滿雲箋手自題乘興看山出林麓短筇一箇影淸溪

春雨初晴沈野亭見訪

九十日春渾有幾相將一半兩兼風草堂晴旭生虛白花徑兒童掃落紅漫喜故人來泗北更期後夜宿山中青鞵布韈須吾輩百徧相過意未窮

次韻夏士[illegible]戸侯

竹裏茅茨白板扉興來隨意臥牛衣天籠平野前山遠水沿危橋過客稀釣罷得魚沽酒去雨餘種豆荷鋤歸故人卻在城南住日日淸觴四座飛

秋懷次夏停雲韻

妖氛頓洞逼京華將略時無李左車休唱貞元供奉曲似聞商女後庭花職方未復江南貢使者空乘海上槎自古和邊眞拙計卻令紅粉泣琵琶

送陳平仲

我居巷南子巷北同是挈家來避兵故園荆榛已能理遠道虎豺那可行老懷作惡輒數日寒溪送別傷離情

未知後會更誰好斫鱠且醉雙銀罌

讀史次謝元素韻

長時讀史白雲西往事評來手自題亮也已亡誰相漢單云多智國存齊百川行地終歸海五緯經天未聚奎堪歎洛陽宮外路銅駝荆棘夜烏啼

樂靜草堂爲衞叔靜賦

屋繞芙容九疊屏日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疏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靑溫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續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大史方占處士星

次韻荅楊廉夫先生

移家正在小斜川新買黃牛學種田奏賦不騎沙苑馬
懷歸長夢淛江船窗浮爽氣青山近書染凉陰綠樹圓
樂歲未教餅有粟全資芋栗應賓筵

夜坐

披衣散髮坐南榮漏點遲遲欲二更風約沼萍雲影澹
月棲徑竹露華明石牀凉意浮珍簟寶鼎沈煙噴玉笙
世慮不關心似洗此身只覺在蓬瀛

梅花隖

溪北溪南十萬枝洞門深鎖幾人知月香水影無多語
姑射羅浮自一奇千里喜傳春信早孤筇偏愛夕陽遲
殷勤更入坡仙詠共補辛夷別墅詩

守歲次韻謝高潔

明日五更纔是春坐深不覺漏聲頻風壓頹洞向今夕
燈火團欒能幾人老去清霜吹鬢髮愁來雙淚落衣巾
乾坤納納皆兵甲何處溪山著此身

趙海寧長松高士圖

春雷喚起蒼龍蟄鱗甲蜿蜒雲氣溼道人長鑱斸茯苓
半天風雨山精泣

暮春雜興次顧君舉韻

漁父鯉魚長尺半提攜不受人家喚當壚解縛換酒歸
爛醉滄江杏花畔

趙待制山水

山外溪平不胃流山前喬木易知秋水精宮裏清幽地
不信無人著釣舟

侯仲治風雨歸莊圖

黑雨橫江天漠漠饞蛟怒吼驚濤作扁舟冒險且歸來
正恐耶朝風更惡

清曉過南屏

漏盡銅虯夜未闌曙星炯炯碧雲端馬頭籠燭衝寒去
直過南山第二關

宮詞三首題王叔明士女

閤門傳詔[illegible]龍池宮漏穿花月上遲準擬承恩供奉處
縷金團扇乙新詩
大家妝著鬭時宜等候君王看月嬉二十六宮清夜永
幽情不許外人知

水晶別殿十分凉金碧平橋近建章直罷歸來成小立花深驚起宿鴛鴦

題張渥湘妃鼓瑟圖

朱弦促柱鼓湘靈霧鬢風鬟下紫冥萬頃碧波明月裏曲終惟見數峯青

詞附

南浦會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拱揖狀一水迤九山南過村外以入于海而蒲欵映滄隱翳竹樹間春時桃花盛開雞犬之聲相聞殊有武陵風槩隱者停雲子居焉一舟曰水光山色時放乎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謝韋柳詩殆將與功名相忘嘗坐余舟中作若供襟抱清曠不覺度成此曲主人即譜入中呂調命洞簫吹之與童子櫂歌相荅極鷗波縹緲之思云

滄浪櫂歌

如此好溪山羡雲屏九疊波影涵素暖翠隔紅塵空明裏著我扁舟容與高歌鼓枻鷗邊長是尋盟去頭白江南看不了何況幾番風雨　畫圖依約天開蕩清暉別有越中眞趣孤嘯拓蓬窗幽情遠都在酒瓢茶具水漾揺晚月明一笛潮生浦欲問漁郎無恙否回首武陵何許

一萼紅　賦紅梅次郭南湖韻

水雲鄉又南枝逗煖綽約漢宮妝春豔穠分朱鉛淺試翠袖獨倚脩篁想應道東風料峭剪霞彩零亂補綃裳勾漏尋眞丹上授訣傲睨冰霜　畢竟孤標還在縱天桃繁杏難侶寒香瑪瑙坡頭珊瑚樹底江南別是風光且莫倚高樓玉管怕輕盈飛處誤劉郎依舊小窗疎影淡月昏黃

露華　賦碧桃用南湖韻

武陵夜寂記露影璇空一笑曾識素臉暈鉛巧把黛螺輕攏莫是歌渡煙江浣卻舊家顏色還又訝深宮紺袖唾花猶溼　問他阿母消息甚落寞梨雲青鳥難覓不比錦紅輕薄容易狼籍嫩綠護出溪頭誰顧采香仙客春晚也頻溫玉笙是得

念奴嬌　九日有感次友人韻

黃花白髮又怱怱佳節感今懷昔雨覆雲翻無限態故國寒煙榛棘杜老漂零沈郎瘦損此意天應識劃然長嘯不知身是孤客　呼酒謾祓清愁玉奴頻勸兩臉添春色眼底平圭空四海倦拂紅塵風幘戲馬臺荒登龍人老往事休追惜山林無恙也須容我高屐

滄浪櫂歌

木蘭花慢 次胡笨箄遷居韻

古中山一興雲晻靄水縈紆便小理疏畦深鉏菊圃細蓺花衢平生幾番卜隱到而今方稱列仙臞問字溪翁載酒執經弟子將車 猶歎心迹混樵漁安用絕交書向石上圍棋松陰搗藥樂意偏殊當年輞川圖畫有林泉如此更何如旋買艮田種秫只知吾愛吾廬

月下笛 賦落梅

東閣詩慳西湖夢淺好音難託香銷玉削早孤標頓非昨阿誰底事頻橫笛不道是江南搖落向空階開砌天寒日暮病鶴輕啄 情薄東風惡試快覓飛瓊共翔寥廓冰魂漠漠設憐金谷離宮有時巧綴雙蛾緣天做就宮妝綽約待一點臙脂圓成須信和羹問郤

滄浪櫂歌

滄浪櫂歌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詩詞合爲一卷前有正德丁丑松江唐錦序稱其集不傳惟得此一卷爲宗儀所自編今考其中詩詞皆已載南村集中惟題卞莊子刺虎圖七言古詩一首題岳王廟七言長律十四韻一首爲南村集所未載耳又對月七言律詩甘旨未能娛綵侍句南村集作娛綵服疑此本爲悞南浦詞序中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於海句南村集作一水兼九山則南村集誤也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

〔明〕危素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芳樹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危學士全集十四卷》提要

敘

昔侯喜見稱於韓退之吳武陵見推於柳子厚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直追西漢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併其名亦軼之若侯喜所著獨英華文粹僅存一二雖歐志且不及也夫以韓柳所推彰明較著若是而其集猶不免於湮沒則千百世之下

其間能文之士何限而湮沒不傳者曷可勝道太朴危先生博學多藝當時頌其詩文者至比之太音元酒明初宋公濂王公褘又且入其門而尸祝之則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乃歸熙甫欲購其詩文而惜其不傳傅子平亦嘆為罕見王公研田竟謂無復存者然則先生之詩文又安望其尚存于今而得稍為流布乎歲甲子制臺

黃公徵書江右首列先生文集名檄下金谿而邑侯宋公遍搜邑中渺不可得及讀稼堂初稿有目下鈔出劉原父危太朴二集之語因踵門禮請乃得鈔出嗣是先生詩文稍稍見于金谿士夫家矣按江西通志載先生全集凡五十卷今所存者不逮十之一耳而予友李子相余子之梅復廣為搜索别其真贋編為十四卷授予付梓雖于全集未為隙括然亦足以傳其一斑而不致為侯喜吳武陵之續也嗟乎昔人云古文之傳于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不以示人剞劂之家又求之不可得兩者不相為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也可嘆哉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既望後學嚴紱璽頓首書

明史本傳文苑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經遊吳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宮人不受由國子助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餳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為全史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尚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定住捴西方兵毋迎帝師慢軍事用

晉顏不花為參政經略江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胆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參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素為人侃直數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因進講陳民間疾苦詔為發錢粟賑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往廉問假便宜發楮幣振饑揚京口饑居房山者四年明

[illegible][illegible]撫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為承旨如故素
[illegible]兵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
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遂止
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出之元實錄得無失洪
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
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
故官兼宏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同諸學士賜
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各以
詩進素詩最後帝獨覽而喜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

意時素已七十餘矣御史王著等論素元臣不宜列
侍從詔居和州閱再歲卒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
高欲毀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真珈為江南總攝悉
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裒帝后遺骨瘞之于杭
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
顱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貲皆籍于官顱頭骨亦入宣
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
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于西僧汝納所
諭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宋穆陵圖

來獻遂收瘞故陵實素發之也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危公新墓碑銘　宋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若年月日始遷葬金谿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棜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

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于是評騭羣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蔡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

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

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爲蠟扎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去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名至南京洪武三年授以今官兼宏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元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黄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

五經大旨擬坐爲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黄君㝵葛君元哲更相儆策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吴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爲禮吴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吴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遊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岩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illegible]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

纂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〻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革囊金織文幣各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十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秉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

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爲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搆難公〻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勃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

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彛為職外教之
典不宜書絀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
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後
懸奉翰林也會脩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
餳餅饋宦寺厭里歷﹅叩之後叅覈得實乃始筆之
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
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袪妄謬時翰林承旨張公
翥爲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爲雙璧其爲

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
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覇二州相
地受畧薙除荆棘闢田數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
其陞禮部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
玉册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
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
徹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
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㸃

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客城民魏歆
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
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
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
諍止之降香祀岳瀆故用金十両為香函吏利金以
銅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
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淮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
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

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
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南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
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
田氏聽後妻譖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活乃為文
祭其子氏愧悔後妻逃去人携手相戒不用婦言其
長禮部也時亂將丞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
惟一曰公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何
能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
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廿肅行

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黄常為禮部尚書領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内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踈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内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

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訢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侮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幹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翰欒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桑列圖乘輿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囷粮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暕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怨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擿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丞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曰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烝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〻不敢私謝斯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大爵

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僕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兵在[illegible]海宣慰司時取宮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别其牢今欲二人無鬭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領

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捌思監喪妻不出事
中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
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
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
請封謚劉賛事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後為
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宴碩使偽漢陳友
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奏
肯以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
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公廨火順帝

勅重建太安慮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
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
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
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歛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苛
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耶因次第
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
無圖志可微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元嘗
伏闕上疏言鄭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
時也速迭兒為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

是尚可以仕耶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麻里巴無罪
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
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國至斯不可救矣
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
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
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
寺脫帽井傍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
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

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
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
宋穆陵顱骨為楊輦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
相傳授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
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
聞人誣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
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蘇
君呈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

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
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
歲輒減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麤七斗特斗可易
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嶺政院使禿滿迭兒
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
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
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楙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
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
公罪翺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詞至正中

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
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
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
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
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
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
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
人一適同邑曾佐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
天次德童公未仕時舘授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
關家塾有鬼夜叩寢門曰吾杏之精也主將伐願參
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
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懇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
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
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
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
源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
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
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覩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

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廼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
因象以示默象無言非人莫著維古百代作者孔多
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渟而龐俊烈宏謨
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垂八十年其積甚偉
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奧學醇辭孰能與儕在至正初
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
公恐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
曰誰汝功往師成均矇瞽有相化其荒嚚趨厥禮讓

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
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祭廟畫執宪勿雪執善勿褒
孰蠹孰莠弗除弗薅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别之𢇁之
抉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　曰匪其然吾畏後
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正山以鎮四方疆土日
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
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
吁吾胡可禄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
杼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
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
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
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
斯文公文之純太音元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
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宋濂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葢詩緣性情優柔諷
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
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藹然興起豈曰小補之
哉雲林先生危公冡子其字於幰自檢討奉常遷佐
蘇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幰將
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
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幰以明經擢進
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
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修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
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
利祿而以惜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
能辨之

序

送危太樸序

虞集

臨川危太樸釋褐首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為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為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工以為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卻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沒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　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為之執

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從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議論空濶有以水大歎之況葛端調

記

說學齋記

王禕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樸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

禕盍為我記之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于說尤不易言而禕頋敢借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于儒先君子者為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于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録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

德先後本末無　不　于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勿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于心矣既思矣必見于為見于為者行也行則誠之于身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下艮上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于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于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而無窮茲非學之極功與然至于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于自得始足以言說〻在于中則油然以充〻于中則形于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

學之成效歟先生德行信于人文章名于世見于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禕不佞輙誦所聞如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為然則禕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書

答臨川危太樸書　柳貫

去冬歸自錢唐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回奉數字為答今又被十月所惠翰情辭繾綣

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所需查君碣
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後見其蒼髮頭面間似是浮
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
服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于彼矣比數十年學者
大抵有自私之心而志曰卑道實益遠夫其自私之
心根著於中則未得為得未至為至自高者恥于問
自多者耻于求而若剽掠纖碎緣飾淺末已足以雄
夸于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頹敗
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去俗學一意古初謂

不肖頗嘗涉跡于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
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
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于光明博大之域而環顧
其中不無瓶罄罍恥之患甚自愧焉蓋學以致夫道
羣聖人載道之言具于經可見古之人所以底至于
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己之私係累於
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陳之今信道篤
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
而參之以孟荀楊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
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察識益
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
達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以日淪于污下
而莫之救也頗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後進之吾友
吾友以為何如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跡西
望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人門未能以足
赴目相望甚遠暑溽萬萬自厚

復危太樸書　　李存

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

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
文甚感介念劉仲儼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
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齒于人者比蒙不鄙
遠賜貴臨已難終嘿薦歷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
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否
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簪盍以究欲言
孝友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攷及葛祐為

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儀未識面不敢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宜

又

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受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在我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教色以取乖戾亦恐非當但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縱

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于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衰槁之人而每于當世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謾進此說不審左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已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樸實莫改艸萊寒酸粗衣糲飯莫忘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增逋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曲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斷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別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想必求清白章布之家廉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不可越分恃愛已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不責怒謬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

比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亨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

否絃歌乃在辟雍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觀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必其兆矣但信于古道者必不合于時宜近于時宜者多或遠于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裡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總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箇至誠

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患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冑學樂教是三代之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雖與他人言也區〻老退交遊中用世日顯日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覼縷耳幸恕其僭平生数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倍者留示子孫輩况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輿論者幸示其目庶冕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晤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詩

危太樸自金谿来訪留舘兼旬因歸有贈　柳貫

数日出恒早旋歸已疲劇思睡方未瞑强起臨几席〻間有佳友来躡千里屐所来非徒羡亦不畏名迹謂吾昔求學頗嘗窺竅卻欲要一夕談以慰百年役瘏疑則豈敢辨義能忿盆斯文千載後泮渙抵離析不有高朗姿誰完趍距力大道非遠人何嘗檕㣲索譬如山出泉其初㣲涓滴渟涵然深廣千流同一脈掀〻鼓雲濤帖〻輸演勃是氣中乘陵無吹亦無息文章道之英名亦隨所覿艸木紛以滋何嘗須粉澤生機一嘘發形色自不隔吾聞古作者巖〻垂典式步履有夷途相行猶壙埴韓公起扶衰文字欲適職取新非厭常通變由知易衰遲起後進俟子堅吾壁乘風廻歸期未了千日容少留慰將遠芳草萋以碧諒哉君子心永言若金錫懸知筐筥贏不廢兼儲積勉〻他日思為寄東飛翼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樸作　范梈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以元皦〻何歷〻日星高轉旋游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〻孰與為控搏所以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擾會觀往来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樸子雖為世上言

望瀛海一首送危太樸之四明兼簡廉訪鄧使君翰林袁侍講

危君英妙年獨往志千載天馬出名駒空行見風采昨日銜書到空谷甚欲留之不能待九月開帆指四

明要逐高秋望瀛海〻水上接天漫〻世人不知此別雖當君東猶碧嶼日是我對月永夕猿狖啼青峦江樹葉飛天雨霜江上吳歈思斷腸窈窕兒與女却望蓬萊如故鄉君行却向三山望雲霧軒窗六鰲上東方雖樂不可久留歸献仙公白雲唱西過錢唐遇順風為拜湖南持斧翁會稽學士卧雲島朱紅流水鳴孤桐道我寄語莫悤〻送君有情亦如海〻水有時盡別意無終窮

兵部危太樸郎中家於臨川雲林山上請方方

壹作雲林圖太樸索詩賦此 陳旅

宇宙有此雲林山三十六峰如髻鬟雲林先生讀書處長松芝艸非人間白雲裁衣亦自足青精製飯何曾慳朝光空濛起舒眺人跡逈絶窮躋攀青天蕩〻海月出照見先生氷雪顏恬有方壺與幽眇貌得髣髴來塵寰宮中聖人正問道布衣名入蓬萊班玉堂給札縱揮洒金匱放鑰煩修删于今聽履上霄漢聖人未放先生還山中喪亂後何有飛瀑落澗空潺湲青林鳥啼野花發白晝靑嘯松風間朝廷宴坐見圖畫亦應懷我雙佩環方壺生在何處何不同來玉京住魚龍夜落河漢秋却泛靈槎共歸去

劉文原

余與危太樸久別一旦會於九龍山僧舍因出諸名勝合作卷見示隨賦小詩于後并叙遠别之意云

憶昔相逢数十年一朝邂逅碧山前奚囊錦繡煙雲湿満目峰峦紫翠妍歳月盡從忙裏過文章還向世中傳明朝無限東西路馬首仍怜各一天

送危太樸奉使南歸 吳伯宗

使者南歸海上城遠還慰藉見交情書來烏粵知强健詩到甌羅識姓名綺語紅塵忘結習黃麻紫誥被恩榮傳經更憶危夫子一代衣冠屬老成

題危太樸雲林圖 丁復

天台萬八千丈雲林三十六峰幾載山中獨憶今朝江上相逢

附序 題跋 書後 書

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 貝瓊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為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岳水之于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繼起天歷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太樸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于朝為中書參知政事為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决大議中外倚之為重其所施又有過于諸臣者

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公于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幰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于經世者徧觀為快而於幰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于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于格鬬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幰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韵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於戲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為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幰耶于是乎書

題危太樸隷書歌　宋濂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旨皆當研摩至於隷書之學漢魏以来其運筆結構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

太樸作隷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脩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亹亹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蠭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隷學知名于時復能惓惓于先生之詩裝潢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已

跋危氏雲林詩集　朱錫鬯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祿迺賢易之編而虞集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恒見流傳唯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俛

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歉出之守余闕祠按吾鄉貝助教瓊有送危於犪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啣命守祠特其子教授安慶好事者傅會有是言也於犪曽共歐陽佑吕復黄盅華采書北平載記脫去犪字是集發雕于後至元三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録危太樸曽子白文書後　傅占衡

偶遊僧庵遇曽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予陶源曽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為曽子白墓志予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為元儒筆不謬而堅予仰即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曽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云

答吳仲升先輩論邑志書　王有年

嘉靖縣志王公東石寔專其事較之舊志微加損益而已乃為類者五十有四何若是多乎列傳過為刪削一切寺觀碑誌詩文及舊志所載奇人逸士無一存者志豈專為講學設也袪異端必若是嚴乎曽淵子危太樸以事元不為立傳夫劉誠意為開國文臣首亦仕元使東石官史舘撰國史亦將斥其人而不傳乎且太樸立朝本末具見宋景濂墓志非庸庸肉食者比也至其文章卓絶一時論者稱為太音元酒歸震川屢欲購遺集而惜其不傳近　亦選其詩而亟稱之谿自宋始列為邑古文能者不多概見妄以為惟太樸一人而已今其文無復存者安知當時

不皆東石之流相沿耳食擯斥非毁并其文亦遂不傳乎使有識者歎息愾慕之無從誰任其咎焉

與王督學先輩書　李紱

昨冬趨謁戟轅荷蒙老先生飲食教誨迥出尋常可勝銘戢比聞重修豫章書院振久廢之典使西江之士相觀而善此侍輩所禱祀而求者至于使節所臨風清弊絶氷壺玉衡聲馳

輦下前輩風流佩服寧有已耶老先生以重興西江文運為己任有刊布西江前賢文集之諭委令哀

集敘齋鈔本頗多就中尤魁奇者劉原父公是集曾子開曲阜集皆足與歐曾並傳元則揭文安危太樸為大家之最所當亟為流布者目下已鈔出劉原父危太樸二集誠恐清風兩袖刻費艱難未敢輒陳左右如此志果堅竟得刊布則表彰前賢衣被後學蓋天下之福非特西江之光而已劉曾揭危四集板出便當風行將來以賣書之息為刻書之資轉轉不窮則某所鈔藏若黃亞父伐檀集山谷全集彭器資鄱陽集三孔清江集王盧溪集

洪玉父西渡集謝幼槃竹友集饒德操倚松集歐陽德明飄然集汪彥章浮溪集暨洪忠宣楊誠齋劉雲龍洪容齋謝疊山汪文定姜白石劉龍洲王梅邊范德機何太虛李仲公等數十種集俱可漸次行世西江之盛千載一時而老先生振興之功亦萬古為昭矣云云

太樸先生古文之業雄視百代直能希軌韓歐詩歌蒼鬱秀挺篷在范楊虞揭間足當勁敵然詩文名世甚盛而全集未光梨棗攜谿乘及江西通志藝文所載宋元史稿一百卷學士集五十卷生平著述軼駕鄉先正上今唯兩朝信史堆案可尋他則篇章零缺百僅一存區區搜輯裒成一十四卷固前輩殘饋之遺也忝屬渴慕殆如龍鮓鳳臛染鬻火嘗全臠否則古人云作者既難識者殊不易世無楊子雲誰為知子雲者假非穆堂先生提醒凡聾學士此調當淪逸響何望天下人木舌金口耶茲脩錄虞文靖公以下高文大筆裒粹集首而折衷于鄉先生之

片言兄見古作之喬與扶輪推轂槩在吾江右也敢為臆斷若此云余之梅附識

危學士全集總目

總目終

危學士全集目録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不繫舟漁者序

卷五

卷六

卷七

游先生文集目録後記

鄔子紫巡檢方君去思碑
倪氏祠堂碑　四明山碑
敕賜神光寺碑　麗陽神廟碑
至元長慶寺碑　江州路元妙觀碑
玄儒吳先生碑

卷十二

鄧汝貞墓誌銘
故金潭先生于君墓誌銘
王仲善墓誌銘　曾秀才墓誌銘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誌銘
曾夫人何氏墓碣銘　劉中立妻張氏墓誌銘
禪居寺芳禪師墖銘　顏一初墓誌銘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甫墓碣銘
宋鄉貢進士周先生墓碣銘
劉桂翁先生墓誌銘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誌銘
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
處士劉公墓誌銘　故何君國佐墓誌銘

故貴溪彭君墓碣銘
故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總管府判官
彭君墓誌銘
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歷王公墓誌銘
宜興儲先生墓誌銘　沈秀才墓誌銘
鄭童子墓誌銘　吳仲退先生墓表

卷十三

臨川隱志孫先生行述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黄公行狀

上饒祝先生行錄
祭揭侍講文　祭孫先生履常甫文
祭表叔劉名山文

卷十四

鳳之飛為北庭安鹵丁縣丞毋謨賦騷體
重慶堂詩為王時中作四言古
山中歌　懷母五言古
山堂一首寄一二知己
過元公濂溪故宅　梁公狄文惠公新廟詩

目録終

危學士全集卷一

李　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紱璽輯刊

余之梅

書

與藝叅議書

蓋聞文為載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哉氣有升降時有汚隆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言約其事覈弗可及已自是離文與道而為二斯道湮微

文遂為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傑然若司馬遷楊雄班固後世猶有譏之者凌夷至于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而振之至於宋敝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為韓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之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文麗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冗考其時槩可知矣皇元一四海宗工鉅儒磊落相望閣下出於成均蹊揚清華名在天下則振之之力有不在閣下者乎素養若得閣下之文而讀之縝密而溫潤委曲而淵深而又旁皓乎

百家之言上求乎歷代之故信乎其一代之能言者也故始來京師首詣閣下之門閣下忘其高明接以謙抑此其志有在此而不在彼也閣下之官屢遷而位日顯素爵且賤不敢數煩閽人況敢以文字自見誠恐夫以趨走者同翻薄之也今者閣下命書其文以獻閣下之意則盛矣素於文雖未嘗能自立言然與世酬酢者尚存其一二謹繕寫為一卷通于下執事進而教其不及是所望于閣下也雖然此素之私請耳今治平之久山林艸澤宜有學道而通其辭者

閣下之力足以振之誠推所以待素之心蒐求訪問使皆出于閣下之門豈非大公至正之道哉惟閣下察之干冒尊嚴悚切之至不備

上賀相公論史書

七月十三日臨川諸生危素謹奉書左丞相閣下素聞傳曰秉中爲史蓋書其事而昭示來世過不可也不及不可也善善而不流於阿惡惡而不傷于刻若是者其庶幾乎古之君子何貴乎史哉以其君創業于初守成於中失國於終故後世之爲君者孜其所以興監其所以亡其仁明可法其昏亂可戒其臣之忠良正直姦險佞褻故使後世之爲臣者思以去彼就此爲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卓然有可稱道

者史嘗書之矣若象緯之著明水土[illegible]分盡歷數之因革禮樂之廢舉食貨之轉輸名物之詳略無不載焉將以備一代之事後之經濟天下者有所徵之矣唐之失河北而契丹歲其强曰遼宋之失中原而女真强其號曰金及宋之南渡立國于江表者猶歷數君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于簡策豈非聖朝之闕典歟天眷神元啟王朔漠發號若雷霆驅兵若風雨聚金于蔡城擣宋于匡山舉四海而席卷之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人有言可以亡人之國而不可以亡人之史蓋紀載其一國之政事者其事小垂鑒于萬世之人者其功大故也則三朝之史不可以不修也審矣世祖皇帝當混一天下之初朝廷之制度未定草野之瘡痍未瘳三朝之史累有明詔雖設史官而未遑成書自大德末年以來國家多故于茲事有倡之者而無和之者于今又四十年事迹磨滅傳記散軼宿老凋零無從而質問故實荒忽尤困於稽尋非可惜哉素遊京師最晚頗聞議者曰傳天下者必有正統今主宋者曰宋正統也主金者曰金

正統也史官盧公摯太常徐公世隆集賢王公約以及張樞修端之說紛然而不一或謂本朝不承金則太祖太宗非正統矣此皆膠于常論者也本朝立國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國者也若是則宋之與金國統之正否自有定論矣議者又曰本朝之取金宋其戰爭攻取之際當有所諱而不敢書夫司馬晉之時嘗修三國志矣唐太宗嘗修隋書矣宋之時嘗修五代史矣其間固有戰爭攻取之事據實而直書史官之職尚何諱之有哉[illegible]

矣孰可任其事哉古人有言人才自足以周一世之
用未嘗借其才于異代也患國家不為之不患無其
人設謂今無其人則待何時然後有當史筆者出耶
誠能破其拘攣公其察選則作者雲合矣議者又曰
今有司之于錢穀細苔蓬芒必銖而取其背捐棄而
為此者耶我國家以四海為富賜予近侍崇奉異教
徃ゝ累千萬而不愛而豈靳於此哉凡此四者皆非
有遠見高識烏足以論天下事哉今主上仁恕恭謹
言無不從也今不為則識者將有以議其後矣素以

職事浼諫官之後聞于承旨康里公曰聞全今御史
中丞阿魯公侍上前論及三史事上則惻然久之其
後御史臺國史院交請于中書未見報可伏惟閣下
生於閥閱之門而以才識卓異德望淵重進位凝丞
海內屬望宜于斯事留意久矣今宰相好善尚賢而
左右前後無非吉人君子閣下誠一言及于此當無
有拒而不納者素鄙賤士也嘗望閣下之門墻閣下
忘其勢分之崇待以禮意之厚故不辟僭踰輙以史
事私告于執事者冀閣下少察納焉干冒尊嚴不勝惶恐素再拜

與鄧子明書

素頓首子明孝廉年家兄足下今日風雨苦頭痛無
由再謁貧不能致賻謹以粗布一端奉瀆聊見八十
年ゝ家相與之義耳先禮部著述更望概然助成國
家之制作使宋三百年之有其終與夫陸丞相之所
以付托禮部公之所以論錄不至掩抑于九京則兄
之功其何可忘朝廷不遠數千里命僕備一介之使
專詣門墻優賞之恩不日即下宰相執事所以待遇
兄者不可謂薄矣兄可進此書豈徒足以慰禮部公

之志實為綱常重也何則當宋之亡士大夫苟一時
之利祿坐視其宗社危亡者非可以一二數而諸君
子奮然從而弱主于鯨波不測之淵非灼知君臣之
義不可廢絕者豈能如是若禮部公之破家瀕于萬
死者世豈多得一時之事獨賴此書以存僕固知兄
寶之重之然亦安忍久秘而不出耶僕違闕下久天
氣向寒欲即北歸高守自昨日來有同訪之約覬其
曲事分憲戟票庾日所恃高明處僕以道毋俾靦顏
復命幸甚不備素再拜

卷一　終

危學士全集卷二

李　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啟重輯刊

余之梅

序

臨川危氏家譜序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者縣諱怦而下七世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縣諱洗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言州刺史府君諱仔倡

別改為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後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槩昔圖之宗有字福可者不知諱嘗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廷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叙之當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未脩稾在童子時請於大父顥具列而藏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桷叙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于是取三十六支者校訂其訛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有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宋淳化以來以明經鄉貢擢科第或仕宦為郡縣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不詳其世可悲也矣嗟乎微而顯顯而微貧賤富貴之一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至于綿詩書之澤樹忠厚之節惡可以盛衰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盛衰而易其心則吾述之以自勗其能以已耶謹志于首將以戒我後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楊氏族譜序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来守撫𡈽家臨川長寧鄉之小𨿽里其六世孫曰浩始從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使掾棪嘗脩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脩之襲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者十世孫曰應泰又請於翰林學士予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予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為詳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侍講學士無為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榮陽房其先固皆羋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于延平學於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於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韯欽文元公顯於四明學於臨川造詣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道亦講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烏可誣也為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學耶

于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則將光明赫奕不止於今日所覩而已此予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直楊氏子孫當思之即天下後世之尚友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予厚善来徵續書其後故為之書

黃氏族譜序

黃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其孫榮徙金華子洪浩洪生璘瑕浩生琮玘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子濤定居豐城之沉江更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世而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居諸暨監利分寧弋陽者皆瑕之昆弟矣禮部五世孫翰以其家譜至京師俾素叙之惟素族祖潼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詩見于家集今天子詔修宋史吏部及禮部茶陵軍使端卿素備數史官實為之立

傳百年交誼夫豈偶然之故哉素蚤從處士孫先生轍得黃氏豐城分寧譜至禮部之孫不及書乃以翰本補之而翰本復載諸暨監利弋陽譜而都頭之子孫備矣按黃氏在江南最多自素所見唯此譜與盱江唐江西兵馬節使諱袤譜浦城譜號為詳備素高祖贈承仕郎府君節使之後也友人黃㫬謀合黃氏譜以攷其分合異同頗安得皆有賢子孫如翰之篠其遺書哉素觀豐城分寧蓋由其先俱能敦詩書尚禮義繼今衍其世澤于無窮者尚有考焉

蘭橋毛氏族譜序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勿可考宋之時西安殻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吾金谿之馬蘭橋遇順既增修其家譜凡十有一世嘗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者宋南渡初苗傅劉正彥構亂縣丞興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于史而遇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至元之三年予與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詢之則石亡已久後八年予以經筵檢討承詔修

宋史奉使求遺書于東南得長沙丁氏所編百族譜于松江莊肅幼恭家西安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辯字明仲為丞于江寧當傅正彥之亂實在江寧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邵武壤地相接縣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而上七世而止蓋丁氏修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予供奉翰林得假是書遇順甚喜補完其譜復自叙之縣丞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與眉山蘇文忠公相好有文集在翰林余家舊有大理寺丞漸所校三

墳遇順皆手錄以歸若務拱璧縣丞之兄諱升字平仲有文集在楊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遇順又將求錄之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甚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予以毛氏譜觀之以遇順好文而篤志距縣丞才二百年亦久而後得其大概則古文遺事未易窮詰往往類此學者可不慎諸至正九年三月望書於金臺坊客舍是日休暇往觀銅馬于故城

玉田劉氏譜序

玉田劉氏五代時自南豐遷上幕鎮之土口原宋淳化五年即上幕鎮建金谿縣而土口在歸德鄉後乃加畫于土加十于口為玉田宋既南遷先後貢於鄉者六人雲從筌璋宇顏剛是也擧太學第一由國子博士通判隆興者堯夫是也而大成著書藏之中秘昌朝死王事慶來著軍功皆能以自見者故於今詩書之傳綿綿而未艾世以忠厚見稱于鄉里淳熙間隆興君以其世譜刻石于脩真道觀十三世孫傑出贄于五港荀氏恐其子孫久則忘其先也爰考定其譜屬余為之序嗟夫姓氏之學學者之不講久矣類皆以為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向之世族大家往往湮勿能道其先者則雖有豐功盛烈猶晦昧而勿彰非可惜哉今傑于茲譜兢兢然恐其湮沒也可謂慈孫也已余讀傑之從叔父均慶之言曰立祠以奉宗祀正月朔旦講行聚族之禮衆議而未成今其族咸知禮而尚義宜終有能成其志者予他日歸休乎田里猶幸覩其家法之美也

臨川王氏世譜序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文公昆弟以政業文學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他郡素郡人也嘗求其譜于祠堂叅詳于前而冢於後至金陵訪之亦不可得以屬諸名壆宇載之者屋柱門鍾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祖德慶府君卜居諸暨而未遑一歸臨川來遊京師出示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年謹録而藏諸

孔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歎文獻之不足徵然則斯譜之存係于吾邦之文獻豈可忽哉

貴溪鄭氏家譜序

余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牒不具無所徵信夫人之生莫知所本始則與毛羽之類何以異彼閭巷起之徒竄易附會尤可哂也比客京師頗遊四方之名士觀其家譜于是貴溪鄭咺宣伯出其所脩世譜叅自周厲王少子友至于後唐左押衙立始徙信之貴溪松洋里自立至于咺且十有六世咺之從兄弟之後又三世矣故其譜號為詳備按押衙君之七世孫將仕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博士俊民十一

世孫武昌令稹十二世孫緬貢進士元龢儀鳳元芝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顥畋十四世孫吉州軍士推官之秀緬貢進士宗得怡及咺之父貴桐繼纂録則其詳備也固宜至其凡例所列有曰貪財為婣同姓為婚贓汙逆惡鬻其塋墓者皆削去其名夫以鄭氏世為衣冠之族詩書之澤為深且遠固安有如上事哉其作法之嚴不得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大姓厥今非有專官以掌譜牒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孫如咺者乎余之先亦出自姬姓故咺俾叙其首

永豐王氏族譜序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于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而孤太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于譜尚書韓公元吉內翰洪公景盧為府君輓詩書諸壁間夫人恐夫壁有時而壞則又書于譜甚夫人之于王氏承家垂後之意何其懿哉素昔修宋史如君之先有大勛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人手澤匱藏于家廟顧旦暮馳驅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叙曰王

氏其先琅琊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肇子景為洛州録事贈將作監將作子還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由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二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舊史數百年之久而允胄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十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入市不易肆革李氏之敝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忽無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誅拆故居廢四時祀先之禮忽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非唯王氏可以服行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廢廢者亦可以使其興也叙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以儆夫世之人且以自勵焉

安福周氏族譜序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叔量脩其家譜為例畧十二章蓋自其先南唐御史矩孫金陵遷西昌之爵譽里御史府君九世孫倩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譜圖固已明且盡矣素窃睹近世士大夫之家往往譜牒磨滅無所於考每為之慨惜叔量能追念先德致謹乎此可謂賢矣然周氏之先出于后稷夘孟氏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則其廣大宏博同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凡

為后稷之苗裔者宜若后稷之宅心斯可也叔量之于其族念兵燹之餘譜圖之軼已五十年拳拳訪求而備書之推此心以達乎天下後世其亦庶幾后稷之心乎素之不佞亦后稷之裔也願與叔量勉之

定武王氏族譜序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嬀姓有姬姓二有樵姓四定武之王莫知其所本其可考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顗舉宋寶元元年進士為隰州尉贈太子太保隰州公生子三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而定武之族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于一時哉素嘗讀初寮集而窃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無

所回撓其論權奸蔡京以為欺君僭上蠹國害民天下讎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乃出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徽宗之闇不疑其奸何異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邊事灼見幾先而其君不悟卒至宗廟邱墟生民塗炭公之立朝大節足以信于後世矣今天子詔脩宋史史官為公立傳既以奏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漸能文章與

素雖逅吳中備道其家世之懿漸從弟晉貢于江西來上春官出其世譜俾素叙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僦舍書

杜氏世譜考異序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閶奉其世譜航海以達京師俾史舘臨川危素為之叙素以杜氏世大族何以叙為君自是相見輒以為言乃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合者因旁稽他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者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唐子孫改封為杜其後宗族散處他國隰叔奔晉為士師因為士氏會食邑于范又為范氏故宣子謂魯叔曰陶唐氏御龍氏豢龍氏豕韋氏唐杜氏范氏皆其祖也杜氏之後洩適魯為大夫出奔于范生大夫綽綽生郢郢生赫為秦大將食邑于南陽衍子孫因居焉世稱杜衍赫三子上党太守秉生南郡太守禮禮生御史大夫周唐大歷七年安平公禹六世孫太子賓客嘗修譜宋中興舘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于世矣以司徒岐國安簡公之善著書羅絡古今號為精密未遑自修其譜何耶歐陽文忠公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數百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唯杜氏則其譜宜最為詳盡而猶有所牴

梧學者之欲考求故實夫豈易言哉素嘗求史館遺書于行省過越問岐國正獻之後無有也至黃岩得太子贊善梓州通判諱丞相清獻公及其子游之事列之宋史又嘗撰世德之記以遺君考輿之作抑以見素于杜氏深致意焉他日君歸其鄉搜訪考訂使歸于一是山林之下宜有好古博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衛氏族譜序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于康武王分紂東都之東國之至秦二世始廢其君角為庶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考而知者曰合陽派其初祖忠傾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鄆州進士曹勛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華亭派其初祖誨〻六世孫閔宋政和八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判鎮江府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仁和縣生三子曰溉朝奉大夫直秘閣知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迪功郎海鹽縣主簿曰洙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郎中兼右司郎中若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參知政事累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涇則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之元孫鍾父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邈命其子好義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叙予嘗以事過華亭訪衛氏子孫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杜門不與人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遺事卒不可得僅幸因鍾而稽其世緒之詳蓋華亭之衛莫盛于宋世變以來衣冠之族往〻淪替譜牒散亡而傳文荒忽而衛氏之後

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得喪一去一來者天也至于上承詩書之澤下為曾元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叔之始封武王告之以衹遹文考又曰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耇成人曰聞由古先哲王說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斯言也凡康叔之裔皆可服行之矣鍾之比遷混于闤闠而不為習俗所變知教其子吾知衛氏之必復其始故叙以徵之

宇文氏族譜序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稱至京師屬[illegible]州危素叙之葢其先自成都寓吳興宋世多顯仕晉[illegible]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取世科為名進士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或曰鮮卑呼草為俟汾音譌為宇

文若今朮要甲僞稱為楳是也天台胡三省氏謂後周書為非是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系載俟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比歲有旨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備數史官求遺書江南見先生于錢塘其後先生以書言凡所書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遼史館故紀載之際頗有遺憾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官當撰次家傳以傳于世可也夫以宇文既出于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炤映今古由此觀之不必生乎中土然後為足貴耳古之[illegible][illegible]立賢無方者其以是歟[illegible]

生字子貞元統元年進士

昭先小錄序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炤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樸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譔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于是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及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守兩轉官

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備始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材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曾獨惓惓焉于此思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矣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而當世之用此錄蓋不待敘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鄭公先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以城內外

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滿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文煥駐常嚮臨安先是左丞阿答海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籍人也適寓常與錢訔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上書首署錢訔而末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臣遂守郡訔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訔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

復常州事聞丙申授訔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將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于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遥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龍奔懇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于五牧全往橫林設伏于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

牧華欲掘塹設栅全皆不許大兵薄暮力戰自辰至未華軍死于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突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隅峙不發一矢華軍渡水挽船全斷挽者指于是多溺水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唯尹玉殘軍五百與大兵角皆并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僨將也嘗從呂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敢以斬將自專送之閫帥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寘敗

將于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于陳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始斬曾全以徇且自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然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籍偶語欲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群鵰飛鳴匝城下衆疑其妖亡何大軍有鵰鶚亾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贖之師勇不予與淮將謀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率二十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遂攻南門鑿地分將張超雖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起所守處登城軍士不見主將拒闘

不力城遂破擒發官俾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拔栅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塹躍馬不出師勇遥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才十一騎云安節善用双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

寃哉馬邑罾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歎吁甞縱火自燒公謂兵巷戰敗歸坐聽事左右牽馬請曰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于所居之位是時淮軍死鬬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鬬殺數十百人乃斃其議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卹之典贈麻上龍正任高州刺史一子承信郎尹玉家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信郎賜田二畒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壯二子太使臣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二十萬田千畒姚訔龍圖閣待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其謙之武功大夫素昔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

崇世坊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傳網羅放失夙夜兢兢故常之事得而備書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為之永慨而已頗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顏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寒素既祿食連歲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食以衣來質即以粟與之頻歲不贖歲久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三日公生之日應龜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卒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

無後汝歸守墳墓毋復来泣別而出故應龍既請援
督府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
子協贖求公遺言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爲顯曾
之生協禀其父以制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
以汝顯其曾祖也景忠者欲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
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無忘重闈之養及名字
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忘而目不瞑顯曾曰不敢忘遺
訓也乃瞑時顯曾年方十六藐顯曾克篤教誠父而
勿懈余讀其昭先之録亦必爲之廢書而感泣也至

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題

元氏世錄序

唐之末世盜賊蠭起黃巢黨柳彥璋陷撫州先南遷
府君昆弟戮力平寇攻彥璋于象牙潭斬黃可思李
道謙僖宗嘉其功授府君刺史府君之弟諱仔昌爲
信州刺史再授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
使楊行密自稱晉後遂自爲淮南節度使及其子渥
僞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西州縣弋州府君去依吳
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六日卒年五十有八弋州
府君二十二子其十一人德昭易姓元氏從吳越錢

俶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爲右僕射兼侍中晉國
公生九子幼子守文咸平進士官止大理寺丞知白
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士神宗時參知政事官至正
議大夫魏郡公太子太師謚章簡生二子耆寧耆弼
五孫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著曾孫之可考見者曰
康曾自章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皆莫可得而詳五
孫亦不知耆寧有子若干人耆弼有子若干人康曾
者亦不見五人之中孰爲其父弋州府君子二十二
人晉國公爲最顯曾未七世也已漫不可稽而欲求

二十一人之裔愈離知己自易代以來危氏有諱清
臣者嘗與章簡公以詩敘宗盟章簡公亦歸南城界
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右正言
諱佑章簡公實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帯城橋
至正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言者
徵之吴郡志亦無一字及之臨安郡志頗載其事平
陽張君仲舉與素同官史館閒語素曰杭之新城有
儒者元姓自謂與子同出信乎素喜甚會大梁段君
吉甫亦在史館將還錢塘亟以此事屬之段君三使

人訪諸新城終無所聞章簡公墓在錢塘縣履泰鄉
之鳳皇山扎㕔觀驢君元賓以選守杭元賓與素有
交誼以是為請諾焉及紅巾賊起杭城陷素備官於
朝不能即還江南因稍列其譜圖而附以金石簡册
者為元氏世録一卷用藏于家他日續有所聞當備
紀焉以見夫宗族之義雖遠而不可忘也

卷二終

危學士全集卷三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嚴紋璽
全邑後學李　相輯刊
余之梅

序

三皇祭禮序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詔祀三皇遣大臣攝事三獻
用樂著為令從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書訥
所請也臣素供奉翰林嘗定譔樂章太常博士臣任

拭制樂名御藥局太史臣盧亨審其音律就正于禮
部尚書臣趙璉乃以上聞臣素調官奉常為博士竊
思既隆其禮宜制儀文頒行郡縣屬臣拭拜監察御
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祀禮一卷叙曰昔孔子傳易繫
辭序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裁成輔相之功大矣益
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利及于千萬
世之久雖竭四海九州之奉曾不足以圖報萬一禮
曰法施于民則祀之孰有先于三皇者乎然而三代
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何其闕然㡳元宗僅置

廟京師宋太宗祭伏羲于陳神農於亳黄帝於坊[illegible]
巳郡邑徧祀咸秩無文未有盛於我皇元也在至元
初以醫家顓其享事議者謂三聖人之功德含齒戴
髪者皆當尊而祀之豈獨醫家所得顓之耶由元貞
以来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寖不之省今皇帝克承
丕緒嚴恭寅畏事神治民者靡不盡其道故斷而行
之嗚呼盛哉臣素蒙恩幸被任使與聞禮樂之制作
頗以非才惡能上副聖天子敬祀神明之意臣寔愳
爲姑識之篇端以俟来者

夏小正經傳考叙

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註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于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于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章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考證以山陰傅氏本及釆儀禮集註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註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攷訂者隨事疏於傳

文之下脫衍者列序于後即其手摭之詳訓詁之審非篤於古學者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章得是書於君之子埜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于篇端

孝經輯註序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之子貞所献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于學官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註今文司馬貞力主玄註唯劉知幾主安國傳于是黨同伐異爭論蠭起唐玄宗遂註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冲撰疏自是以来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

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唯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勔之勉注書甚晚乃用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燦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萃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懸斷于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夫孝之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乎王君習南人仕至大醫丞老而劬學可嘉也

漢藝文志考證序

漢藝文志考證六卷宋禮部尚書浚儀王公所著也臨川危素曰儒家之學至宋而極盛大備矣嘉定而後其弊滋起大抵持鹵莽之學以爭雄述蕪穢之文以相尚假高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之所以馴至于滅亡士生其間而不變於其俗而卒能出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海涵莫之紀極若是則免固陋之譏矣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顏安得高談性命以自塗塞其耳目哉此公所以自拔于紛紛

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歟初公擢進士有列於朝稍踐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道既斥公遠當言路盡劾其黨不少貸至加恩皇子竝事實從公議及歸四明遂堅臥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蓋藝文之見收於前史者其目耳而千載之下欲考其原本證其繆誤亦誠難哉非曲暢旁通支分派列亦不得與於斯即是可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詔修宋史紀載公之言行甚備復因其孫厚孫之請而叙其書後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伯厚

君臣政要序

至正元年九月日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名翰林學士承旨臣夔夔學士臣朶爾直班崇文少監臣老老傳敕侍讀學士臣鎖南直學士臣拔實崇文太監臣別里不花少監臣老老宣文閣鑑書画博士臣王沂授經郎臣不答實理臣周伯奇等譯而成書又敕宣徽供稟稍越三月書成又敕留守司都事臣寶哥以突厥字書之臣嘗讀唐史開元元年晋陵尉楊相如上疏元宗覧而善之今考此書相如為

陸渾尉進書在開元十三年疑史失之也書成名為左拾遺其制詞猶在萟史畧之也由此觀之史其可盡信乎其書卷卷於興亡之故反覆乎天人之理忠厚懇惻出乎愛君愛國之至誠道揆法守于是乎在且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况其著書立言有可傳於後者乎臣竊稽相如進書之歲東封泰山告功皇天天下極盛之時曾未數年鑾輿播遷國勢危促馴至於極亂矣是以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夙夜憂惧恒致慎于斯故知之而必行悠之而能改斯可也向使元宗篤信而允蹈之尚烏有天寶之禍哉臣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掩卷而三歎焉宋臣蘇軾繕寫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使聖賢之相契亦如臣主之同時陛下照臨萬方作新庶政思以承億萬世無疆之休迺御延閣爰出是書俾以精微達諸國語聖心之所在有非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也洎素執事經幄身親見之乃因臣拔實所訂重加校雠疏於其下藏之中秘以備乙夜之覧故得竊述其區區之志云

本政書叙

本政書十卷宋賀州學教授林勳所著始素得東陽陳亮同父所作序於龍川集中欲求其書不可得及至四明從鉛山州儒學教授程端禮敬叔家亂書中僅得三葉端禮曰吾求此書久矣而未嘗見或得之願以告我至括蒼又從王興祖君起家覩朱文公與潘叔度氏手帖屬抄寫校正此書至松江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刻本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季宣跋其後素既假于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至

而端禮沒端禮守經好古惜不及見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王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與民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書契已作而欲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勳于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略矣當宋高宗之南遷行經界之法其時勳之書方作也惜乎未有能薦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勳之書猶存也惜乎未有能献其書而行之夫此二機勳之志卒未克信於後世功名之士亦足以慨然于此乎皇上詔修宋史素為勳立傳而撮其書大要存焉顧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叙而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卹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任職兼聽寡欲各引經史于其端而証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　詔乃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予序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况於身居輔弼

疑丞之地繫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歷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授官以去猶亟繕寫進於延閣須示羣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既也

明倫傳序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道子道婦道夫道妻道友共交道師生家臣僚屬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著君既序次之而列其凡例於前監察御史以君書有補於世教薦之於朝集賢翰林禮部議以克合中書移江浙省刻其書蓋嘗求君著述之意以為人之處人倫之常可能也至於處變而常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至於變固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願不在於我耶然而未易言也非格物之深

使義精而仁熟固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之為書誠足以資學者格物之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之藥石其可缺哉抑先王之澤既熄數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不明性識之昏蔽雖處君父之尊猶不能明乎臣子之所當為況於其他乎此書之盛行於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尋教庠行具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著書之功于是為大若是而猶陷於偏黨而不自覺無乃自暴自棄

之甚者君亦末如之何矣君在京師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練達政務而沈毅有為則其書非直爲空言也乃序而歸之君字晏卿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廣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彝通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正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叅議何廷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予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艸茅其慮必周于

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槩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誕而已頑豈可以差生嘗談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稿書以歸之

平猺六策序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余以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猺六策余録之藏於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余得其言十有四年矣而猺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弔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效人貲貨以至勞廟廊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荒

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耶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務謂之俊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道已矣其負才能尚氣概凜然可畏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除外患超立殊功夫豈不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時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泣余求是書將付梓以俟知者因并叙而歸之惜予文不足以

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浸銅要畧序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略於朝宰相以其書有益經費為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為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予叙之叙曰錢幣之行尚矣然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鐵以為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于

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鑛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黄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豊青山黄山大岩横泉石精隝齊官隝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銅精大尚山横槎山横槎隝羊棧隯旻冷浸横槎下隝陳君爐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灶下炭灶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申少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寔序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迭以其書來上皆命為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師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顓於一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鑄冶之無功寶藏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須上之人力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述傳學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始將

在乎是與時之所立當不在于此也理字伯雅

史館購書自錄序

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諭以皇上仁明銳志刪述于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採擇其要者書諸册矣暇日因發故櫝録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鑰者誠愼守

之不至于散亡可也有志於稽古者豈必有所增廣其學問云耳至于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膠轕別為之録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為難

上都分學書目序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及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者驟往倏來無復久居之志在上者固簡其約束而匆遑有所程督國子監歲以助教一員佩印分學政學録或一員伴讀四人實從諸生之在宿衛或從父兄多至數十人以廩給庖隸自隨學館即孔廟西北為之遠絶塵囂人事希簡助學專於教事非休暇不出户可以稽經諏史探索精微之蘊百司扈從者求如分學之安適亦云

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盧陵毛君文在實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羨購書一千二百六十三卷為三百五十册寘于分學蓋上都書最難致昔賀涇陽王為留守嘗遺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於學官刻書目于石文臣之嗜學者往往假讀之比還必歸之典守者先是分學亦假其書或他司已假則不可得有志於競辰者甚為之惜頃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者將歲歲而增益之當至於不可勝筭諸生學古以入官治心修身一徵之方冊毛君之功夫豈少哉祭酒魯郡

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目一藏崇文閣一藏開平儒學一隨分學而予序其端是年分學官學錄李文伴讀劉寿張儼苑致陳信也

借書録叙

予家唐宋時從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兵燹無存者其存者不多如見故物記方髫齡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勵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輙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姻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捃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頗有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數請而弗拒故

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雹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於地也山川郡國城郭塜墓艸木昆虫之物靡所不載反之于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于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伎之微術數之末亦莫不有所遺頑素之朴愚固陋而窺萬物于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則諸君子惠我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之書并附其家世姓名出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

太行書院四詠序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獲鹿高健文剛之所建也載道在經紀事有史羣言迭與百氏諸子緗帙牙籤卷以億秭是以作教善之樓徜〻修竹卉木蔽芳亦有良朋來自遠方麗澤之兌講習有常是以作盍簪之亭聖學之傳唯鄒孟氏養氣浩然要在集義室宇甫營名則久制是以作集義之齋太行之雲絪縕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執友〻旃春秋冬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記其樓御史安陽許公也孰名其亭集賢

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王公實題集義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友安陽蕭貢士亢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童冠侁〻嚮然來臻登其樓有稽古之功憩其亭聆伐木之詠入其齋知進學之基處其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藏修游息無往而非學者皆此類也文剛之布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而豈徒哉亢宗將取世之名能文章者各賦以揚其美而予為之序

玉堂集敘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聖五年進士甲科歷任州縣號為清强神宗既更張政欲慎選詞臣宰相王公安石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元某是也時雖作龍圖閣學士詔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其制書詔令純深溫潤抒思深長〻於應制神宗深加賞激至于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丞相蘇公頌論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推究天人善惡之應非其所屬往〻更相推

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哉素之先世藏公玉堂集讞獄集等書兵燹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師得玉堂集廿卷於翰林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蓋為學士時代言之作也及泛鶩古書者得玉堂詩集一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數篇而已謹序而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沒二百六十二年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於斬絕者抑公有以振起于其前欤後之人讀公之書尚無怠于世業可也

廣信文獻録叙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雄拔其水清冩其鍾而為人有文章尚節概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啓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于此而士習益盛鉞縣籤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書閣知同州鄭公驤以来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予家鄰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攟拾他書僅成數傳共闕遺固已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沒々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為文詞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録文質居貧方汲々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圖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頓非笈之而文質不荅其老師宿學及開前代故寔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攷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

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遊塵一歸于昧耶予故嘉其篤于好古而為之序

卷三終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李　相解刊

嚴紱璽

余之梅

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既捐舘其長孫當常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馴致清顯數詔素刊行公書以傳于世素以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于是不敢緩也會縣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稿頗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于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闗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于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

是既軰而東南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為宗其流之弊徃徃馳逐于空言而汨亂于實學以致國隨以亡而莫之悟公生于淳祐處于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拔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內附隐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朝廷歷聘起或不久而即退或拜命而不行要之無意為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蓋粲然存乎簡編方成之英彥亦可以潛心于此而無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善學者哉素幾弱冠以親命執經座下侵尋衰暮無能發明師訓夙夜畏惕莫知所云年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

門人榮祿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危素書

張文忠公年譜叙

故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張公年譜一卷素所撰次叙曰古之君子其出處進退豈苟然哉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必憂人之憂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措心積慮不止乎一身而已如此然後有以建立於當世垂庥於無窮焉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斯孔子所謂鄙夫〻〻苟得鄙夫而用之則君人者獨何賴哉自昔以來居高明躭寵祿之人磨滅湮沒不可勝數

惟忠君愛國有德有功者能自見於一時雖更千萬世之下其生氣凜然足以使夫頑夫廉懦夫立不與死俱亡也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豈不信然與公諱養浩字希孟沛南人年少從名師力學遊京師大傳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奇其才辟為椽曹掾是歷踐華要為堂邑時有惠政在民拜監察御史力詆權臣參議中書諫作鐙山君相方將用之公以親老辭歸田里以吏部尚書名不起居喪有詔起復又不起泰定間屢召皆不起及文宗即位除翰林侍講學士尋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公乃慨然曰西土旱災久矣其民苦饑饉吾寧忍不為之起乎散其貲財即日就道凡所為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竟以憂勞薨于位海內惜之嗚呼觀公之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公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刊于龍興學官經筵檢討魯郡樂公旭復掇集中之文關於治教大體者為若干卷別刻之以傳素在艸澤聞公行義既久至京師即又從公之子秘書郎引畫取所藏

名卿大夫士紀述交際之文及公行事履歷通載為此書周雅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下後世有志於自任者尚有所考觀焉故并為之叙

道園遺藁叙

太史蜀郡虞公之文曰道園學古録建安劉氏刻於家塾曰道園類藁臨川郡學復刻爲公自編集皆五十卷而增損各異從孫堪復訪求其未傳者又若干卷俾素叙之公啓宋文獻之家幼從親徙居臨川天性精敏而家訓甚嚴方壯而出遊所交多當世之俊傑麗澤之益月旦不同及歷館閣遂擅大名於海内其文章之出莫不争先而快覩得之蓋足以為終身之榮暮年歸休江南又十有六年求為著述者填

咽于門往々曲隨所願而泛應之然豪家厚齎金幣臨之以勢竟不可得也公貫通經史而博涉於百氏故犁然各盡其緼而無所偏滯深知公之所造者殊未數々然耳固未始以文人自居或問作文公語之曰言其所當言不可言者不言語乙則曰觀近思録語丙則曰讀論語又曰天之風雨雷霆斯至文也其卒能黙識心通於公意言之表者衆誰乎素忝事翰林學士吳先生於華葢山中至于論文則必以公為稱首公之南歸始獲從容奉教觀其文神奇變化誠不可窺測以蠡管也真定蘇參政伯脩與素約曰吾二人辱虞公之知盍各求其遺文他日合為全書庶幾不至散軼可以逭吾黨之責伯脩既物故素亦未遑有所銓次堪之為是甚喜其承家継後之異乎他人也公諱集字伯生仕至奎章院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監察御史請加褒謚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仁壽郡公謚文靖

柳待制文集叙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崖深谷人蹟所罕至之地匠石之營宮室者必即而取焉況乎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唯君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于此乎留意焉可也方

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于是湖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知其才用之於成均又用之于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餘一紀今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俄卒于官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還在朝之龍忌嫉之者阨而不庸及公論開明擢寘館閣而公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學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游前代遺老之門賤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于議論而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于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戴良宋濂類集為若干卷而屬素叙之先生官豫

章素以諸生見焉凡訓誘獎勵者久而彌篤知其得於天者不可謂薄而阨于人者往往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潏水集叙

潏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公諱復字履中世家開封之祥符其先人累官關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益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舉宋用兵靈夏時相誘公為侍從公毅然却之邊臣請造戰船戰車公則又為力疏其非役乃罷其鄙概之粗見者若此所蘊之大者固未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年寵朋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源文章爾雅議論淳正淳熙九年守信州乃刻於公庫以成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書建安蔡氏于禹貢導河積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他文久而勿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来言曰吾郡所刻潏水集僅存而多脫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来彬又從儒學假舊板求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較定然彬與素皆[illegible]力不能完其板姑遂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曰就湮沒其難致如此彬之高誼其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人皆竭其精思自謂潤步一時曾何所補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宜其文之可傳也

舒文靖公文集敘

舒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錄如上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歷官楊文元公銘其墓表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作小傳載四明志今天子詔脩三史〻官危素以公與沈端獻公全傳宋史𠃔可得而攷矣素于公相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求教焉大瀛海逸人呂壺夸公里人素嘗屬之求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莊七世族孫祥金奉遺稿至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素之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心放而為言無往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擬區〻于文字之末者所能窺其彷佛哉因叙其端以俟後之知公者

承宣集序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權發遣南雄州軍州事周公鍔所著也叙曰吾讀周官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而衆目張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為苟簡之計授之以一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郡一郡之事有所不盡知任之以天下能盡辦夫天下之事者蓋寡矣其故何哉蓋當世之亂離則兵革起而有所不暇為世之小康則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于是乎率皆隨於因循苟且之習政有所不舉法有所不行凡舞手以乘民者一聽命于胥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災流行其禍不至于敗亡不止也公以宏深之學剛正之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攷見其成績晚起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嵗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之為政觀其書可以知其志焉公去南雄百八十年而宋亡是邦遂歸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于遐方為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況世殊事異其設施之道有司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書久將泯沒不忍佚之

無傳僉東平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君楚奇自中秘書為郡幕長皆好事乃錄其書請刻諸學宫予嘗為史官傳公事并請刻之思予之言不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麥公敬存為叙以冠篇端麥公南雄人也叙公書為宜嗟乎予之卷〻于此書爰其廢幾有周官之意故反覆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材則事功可立矣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叙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于五季宋初其後以儒學擢科第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公君直母家也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以文學為鄉先生乃齊沐修頌伏謁門下于時潜圃先生武仲方頤白鬚類古君子不以余為少年揖讓為禮甚恭猶抵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其子林伯遊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思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苟阿于時

好蓊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少余六歲而孟天才飄逸文采燁然尤為稱其家者也其後先生即世予亦以家貧干禄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訪余于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於是見桂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橐其曾大父大父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子與我有世契願叙而傳之予讀孟子蒙之詩其四章曰內充既和外形莪[illegible]相時[illegible]式廉其六章曰聖軌[illegible]述是儀[illegible]指我的

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可謂善言德行子之不
佞誠不敢易其詞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詞有作
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為儒林之盛事乃今於桂氏
見之何其懿哉膺進于成均謹重而力學使余未老
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橫州新城詩序

周官之制致力于城郭甚嚴為之量人以營之為之
掌故以脩之蓋人之並生于天地之間血氣嗜欲易
於爭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
地利今夫浚溝以為城鑿池以為郭所以備豫先王
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墮天下之城郭
豈不以大兵所至若襄陽若合州攻之久而後破然
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
城池之守近歲悍夫起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
若蹈無人之境備之無其素焉耳橫州當左右兩江
之衝李獠之為害已劇至正五年廣信倪君友誠[illegible]
佐是州與知州陳華甫巡檢郭君惠吏目廖蛩[illegible]
修復州之城隍乃先為東南城門洎鼓角樓君既出
俸錢以為倡僚屬咸相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君[illegible]
可用也會同知州事于某知事朱某某亦至官喜是[illegible]
計其役城方三百六十丈池三百九十丈浮浦泉淳
之民聞之樂于趨事伐得古甎于樂山石[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計堅緻周正上志大元七年考之圖經晉李[illegible]

[illegible]戴室至是九百六十有五年矣民爭取葦載
以為州城于是明年仲春之月君為之區別閭巷樹
立官府遷驛舍立惠民局神祠民各得其所君調官
京師聞則語及其事余嘗患邊徼之地盜賊之肆行
而守禦之無策拘文法者昧變通之術憚興作者樂
因循之謀老弱之困于俘鹵斃于鋒鏑者相望使守
土之臣皆若君之于橫則又何患焉嗚呼何其不能
然也昔者魯作南門春秋書之所以重民之力君之
為城乃得故甎于千年之久殆非偶然者豈其恸忠

之誠感民之切天有以助之歟則事之非常尤史家
所當記也謹叙其本末請大夫君子詠歌之

趙鈐轄傳

[illegible]請書而告曰璜之父故趙姓而繼閭
[illegible]世為某某又學浮圖法吾父憂之乃以吾兄
[illegible]之後然後吾父安焉此書者趙氏七世祖府
君字傳願為之叙按府君諱伯深字逢源秦國康惠
王德芳六世孫也府君之父子炯以德州兵馬都監
戍棣州尋左遷監無為軍稅府君奉其母張歸汴值
金人陷京師府君遂失母獨與乳母走吉州居焉建
炎二年府君之父起為虔州兵馬都監而父子始得

相值紹興八年府君舉進士監吉州安福縣稅後十
年父以建昌軍兵馬都監終府君益念母日飯道士
覬為尋訪二十一年會魯憘安撫四川辟府君幕下
行次棧道前行者奔還言有虎當道乃止逆旅一道
士自西來告府君曰而母為瀘州曹鈐轄婦生二子
而曹死因忽不見問後至者則曰實未嘗見虎府君
自[illegible]旬沿檄至瀘訪得之遂迎以歸又後十有八年
而終賦詩美之者由憘以來至于今二十有三人
而賦之者由丞相周必大以來至於今十有八人府

君之傳則淳祐閒通判恭州事潘忠恕所撰也嗚呼昔宋二帝北行之日宗属妃嬪羅絅三千餘人它王侯以至庶民遺俘虜者不可勝數高宗播遷僅存保微緒于東南亂亡之后能若府君之母子相失而復得百不一見也非誠孝之心上通乎天豈能然耶素讀中興以來宗室列傳不著府君之事則史氏不能無失矣先是其宗士瞰嘗録羣從之言行曰玉牒膝談多文采風致之事使其及見府君之行而書之則於天典民彝豈不有所係乎哉府君之沒書七言四

句詩若安于死生者其有得於脩鍊之術者與慥通於神仙說所著書往往而在府君之傳其自慥與當是時程氏之門人流離死徙使府君及與之見其不能一變至於孔孟之道吾不信也我師之取宋大數匡山秦王之後孟恭者赴海死其子由儕感奮力學善事其母今居南豐素將録府君之傳以寄之并為之序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澧陽楊侯梓人蚤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科仕於州縣者廿有餘年天子聞其文章可掌誥命乃召爲翰林待制然侯素重貴其文宋正獻公其榜首也欲覩之不可得賂逆旅主人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文者未嘗漫與素孫未儕從容奉命承教于史館數數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之終歲而不饜蓋其詞根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滄海無波一碧萬頃信乎能言者也詩云衣錦尚絅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唯侯有

焉此豈世俗沾沾自足外加表襮者所能知哉侯自入官以來廉勤清苦爵有譽望東平申屠駉子迪素鮹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在令式當舉守令一人嘗語素曰吾所信者唯梓人耳則侯之於政蓋可知矣侯于學尤深於易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于世故此不著

武伯威詩集叙

詩之作夫焉有格律之可言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王澤久熄世教日卑於是代変新載益趨于浮靡何能有以興起人之善心懲創人之佚志也哉故共城邵子曰删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予讀邵子自序其擊壤集深有感于斯言也盖嘗欲倣其體而為之又退而思邵子之為邵子其始學也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將以去已之滓久而玩心于高明知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至于安且成必造乎此而

後邵子可幾也區區摸擬其文字語言之末則豈希聖希賢之道乎及問學四方來京師聞武君伯威甫閉户却掃授徒于家脩然深堅不接世事他日其門人山東牟讓持伯威甫詩二集編來請叙余反覆讀之其辭肫肫篤寔朗朗高明志學于邵子者也嗚呼斯道之將墜於地也久矣諸子之言千蹊百轍總之不離詞章訓詁異端三者波流茅靡出彼入此所謂思誠慎獨集義為仁之訓能真知寔踐於此者益鮮矣伯威甫有志於遠者大者豈不傑然拔去流俗哉則其為詩固非雕琢章句流連光景者之比余故喜而序之伯威甫宣德人大德間以神童貢于朝有古學于成均歷翰林中瑞典簿丁内艱服除授汾西縣尹遂不復仕夫仕不仕不足以論吾伯威甫予所喜者嘉邵之不孤也

馬易之金臺後稿叙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浮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寔在方鐵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二百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々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々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勾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容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文化之洽無遠勿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予客鄞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祖宗取天下豈功大業宜制禮樂歌薦之郊廟易之々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黎省之詩序

黎子省之自安南以使事至京師士大夫多愛重之及還錄其詩一卷以遺余皆道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旨婉而正蓋飄然有淩霄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為末藝然寔與天地之氣運相為升降君子于此觀世道焉大江之南自疆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刬前朝之餘習駸々然以及乎古故中州之士知其所趨向安南邈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于道途故省之奮然欲掃其獘以追作者之志豈淺近者所能知哉省之既行予謹藏其書而為之序

李節婦詩叙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學士侍講揭公扈從灤陽客有以李君卿妻孟貞節為言者揭公為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亦賦焉灤陽在古為絶塞然秉彝之在人心者無間于古今遠近當是時女婦之貞節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及載非可惜哉頃今其地遂建都邑天子歲一巡幸事有係乎風教者有司不敢以不聞以故旌其門者相望于閭巷若孟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記詠以傳諸天下由是觀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于斯世也且夫夫婦其萬世之常道乎隋李德武妻裴叔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以此為傳記耶善夫裴之言幾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婦不婦者則孟之所以少喪其夫不復他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於君子也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彥寶屬素更為述之詩請朝之宗工碩人詠歌之以為世勸王公刑官也豈不曰出於礼則入于刑所以防範其民者蓋得法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賢乎哉

續釋氏通鑑序

京師大寶集寺住持則堂儀公修續釋氏通鑑既成屬予序之葢宋咸淳間括蒼沙門本覺倣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例為書曰釋氏通鑑師之書所以繼本覺師而為之本覺師之書起周昭王訖周恭帝今續書繇宋太祖建隆元年至于今其関於釋氏者纖悉必録至于國之大事亦附見焉初師之有志於是輙衣資以購書藏書之家卑辭以求假殘碑斷碣足以考徵者無不采摭雖隆寒盛暑刪述不倦亦可謂敏

矣不獨此也師少壯勵精其業周遊四方遇經綸禅學之師皆深叩其閫奥故通而無滞公而不偏頗驟讀其書者烏睹其用心之苦哉當本覺師之為是書有疆埸彼此之限紀載有所闕遺者勢也師攄法席於國中大剎遼四海混一之日得以博觀而詳取宜此書之傳世而行後不其題歟然而始終未四百年而壓世之事變遷靡常夢幻泡影曾不足以論之而釋氏之説歷四朝而愈盛宜乎提要備言羽翼信史師之道于是而益宏矣書凡十有五巻

釋景洙翠屏文集叙

余嘗觀大慧禅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與生俱生假使鉄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為之廢書而歎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夫論者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小人用事若福王趙忠定公以宗室為賢相擯死湖南一時大賢君子相繼去國而吾朱子楚詞集註之作葢為此而深致意焉千萬世之下聞其事讀其書者感慨係之矣而王之鄉人番易僧景洙後百餘年好表

其事不一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彝好徳之善昭明不昧其能然耶使洙師生于當時必能上疏正言如四明楊文元公投部去官如番易柴献肅公豈不增夫綱常之重而公論不致若是其掩晦矣雖然傳有之發潛徳之幽光誅奸諛於既死則韓侂胄張釜之徒死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豈不局促愧恩于地下乎吁為人臣者亦可鑒哉泰定三年某月洙師示寂又十年其學徒伯元掌書記于大龍翔集慶寺余來遊海上過金陵暇日出洙師文集而观之而歎

其於世道有補焉元之言曰洙師姓江氏丞孫有賢母蚕績以資其從師閈里有記盧仝月蝕詩者亦具禮幣使往學其篤教類若此故師亦刻厲精勤六十餘年不廢書史是以賅洽深貫而尤邃于易元將萃師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傳之其志殆薄俗所罕見故余為序云

湥香文集叙

古者豪傑魁壘拔出之士視其時與勢逆〻寄迹方外以自晦其才智吾嘗洴浮圖老子之徒以求其人亦時與之遇雖不能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可得而遁其情矣番陽釋正則故大姓曹氏幼則志氣英發從宋江東提刑謝公君直遊讀孫吳書間則撫髀感慨視鄉里小兒碌〻不足数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執拘北行師以親老不能從久之剪鬚髮入里之華古寺學禪定于鉄牛禪師道出劉陽因道吾山中龍湫甚神有欲居寺者卜之吉乃留師投偈湫中龍躍出水數尺若就之者衆為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常人所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物我休〻焉陶〻然視少年豪擧判然若異世矣然雅善為文詞方信筆行墨初則汩〻久而浩〻其神情變化意氣飛動猶有出入行陣激昂風塵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雷行風動沛然莫之禦耶或問於師曰師之入于異教者何曰吾患頭有創因不復存髮又問曰師臨文猶書

姓名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去乎余少識師于廣信山中一見以古人相期因考求謝公之所以學師曰要不外乎易于其勉之臨川慶壽寺僧師孔借其文三復觀之至正六年主人饒旭子初至自金陵歸余所習書篋曝書守徵觀遂識其上嗚呼方外之奇士若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先天觀詩序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文憲公而下總若干人方鲁尊師貫翁為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荃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為恨學道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獨立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詠于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

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元教宗師番陽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粹然出中州然挾其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人之善嘗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詩之出必各極其所長期于必傳而後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宏豫章揭文安公之詩皆作于布衣之時其後雖為顯人今讀其詩亦非率爾而為者先天觀聞于四方萬里豈不以其詩而傳歟自薛真人元卿以來詩若

于首則尊師十世孫毛遂良叔達所求初叔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敏安敢繼諸公之作求免於尨礫之譏後十年叔達將請于其師逌教宗師劉真人畊晚刻梓以傳又屬素叙之唯尊師行誼甚高與開府立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貧賤時張公既遭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之不至其沒也僅藏宋高宗書陰符經及此卷耳張公祭之文曰偉哉斯人秉是正直則尊師之為人可知矣他日仙者金蓬頭結艸菴観旁獨居二十有六年素屢宿菴中聞松風澗水之音清〻泠〻有高舉遠引之志頗竊祿于朝侵奪華髮讀諸公之詩怳若夢遊塵湖之上其能無感于其中乎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嵗旱禱輒雨益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脩其學于先天観風月良夜乃遊聖井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徘徊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来余家雖隣境距其地不過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故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夐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

子者蚤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観天下之名山至京師魯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麗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魯國人隠老子法中而善冩山水郷者侍臣以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観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罕得雖從遊之久者亦不能强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巳

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于朝去其田里甚久故持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于金先生故阬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誼然耶歐陽子思頴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携則予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俟我于仙岩之上游哉書其後以要之云

仙岩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岩萃布如轆轤洞兒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岩中俯觀流水然或阬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繫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岩前以長鈎〻二棺墮溪水中棺皆桐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避水

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予嘗辨之堯時河水為患耳其橫流汎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岩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巔甚平曠浮圖師架岩為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彷彿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濕至鄉尊岩亂石為門扉中多黃精薯蕷躑躅之類鄉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岩萬壑草木秀潤非遺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

壷生學道於能虎心跡超邁不汙塵垢時〻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為余圖之而仙岩者又嘗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與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也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岩圖寄至京師求予志之因叙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雲松隱者圖序

雲松隱者西域亦修君之别號也孰為之圖秘書監劉君伯熙也亦脩君世胄高顯蚤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劉君同官為少監然襟度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脩文坊恒杜門却掃留情詩書文藝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卉美木往〻而見昔賢之遺跡可以歷〻指數誠東南之名山輿區徒以縻于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是圖朝夕覧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窺其

高致哉昔者翰林暫過九江雖賞愛廬山而有青天夫容之喻亦曰吾將巢而已則其巢松之語終勿能踐今亦脩君際國家盛明之時驟〻日卿於顯用其勢莫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之號僅見其彷佛于圖畫耳若予之不才貪恋微禄於輦轂之下眷焉鄉邑實邇玆山于是及其强健乞身以去託跡烟霞孤迥寂寥之地則况者之稱宜歸于僕吾亦修君果能讓之否乎劉君亦肯為之圖否乎

不繫舟漁者序

不繫舟者莊周氏之言也陳子居滄海之上乘不繫之舟則泛乎無所憑浩乎不可牧辟諸處乎斯世也或行或止或去或留其形乘乘其心休休若水之流若雲之浮若陳子者何思何慮不忮不求庶幾達人大觀無怨無尤者歟吾聞在昔雷澤之漁者負天下之憂磻溪之釣者應明王之求一聖一賢佐唐而興周由陳子而觀之曾不若榮華之過眼濱渤之浮漚彼沾沾小夫擾擾營營旦暮纏繞心無天遊是以肝

胆為楚越骨肉為仇讐誠所謂蟣蠓起滅於甕盎蟪蛄不知其春秋嗟乎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局促色界焉能優游吾于是亦將解爾羈紲驅爾窮愁乘長風而破巨浪鼓枻于扶桑之津投竿於鳳麟之洲然後知人之於斯世也果若負贅而懸瘤信能虛已以遊於世則人皆陳子之儔也歟陳子名高字子上至正十四年對策大廷賜同進士出身為政清潔自持而謹于奉法云

卷四終

危學士全集卷五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殿紋里

仝邑後學佘之梅輯刊　李桐

序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帝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揔裁官等集議設修撰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

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証者不可勝算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賓館中廬陵劉君子鉉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蒞史事常掩人不倫卒然至局唯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揔裁者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

卒用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鉦名在江西檄中行省叅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二十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鉦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鉦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𩔗予鉦方盛年其學水湧而山進用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以酬其勞又不足以展其才　或疑子鉦不能無介然于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爲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僎入自

門左席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二十五家之閭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鉦之鄰邑乃往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鉦者厚之至也子鉦當益思以報稱哉

送鎦志伊秉大元文秉叙

文章之有功於世尚矣烏可以為儒者之末技而輕之哉自伏羲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失之于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于是可考其大凡于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别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游于書林藪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而并天下號令所

加海内臣服昭萃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盛視前古宜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並傳者甚則敗亡磨滅無復加之意焉衢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鎦志伊讀而歎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於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蹈于山林或守志勵行而自遠於勢利至於顛顇枯槁之士所以汲汲營營于文字之間冀是可以自見於寥寥千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

惜哉乃治裝發京師其志將極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徒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于宇内者殆百年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容摛詞而弄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獨斯文之役而其功在於本朝矣志伊與予相好其行也序以送之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送葛子熙序

予幼寡昧而學勿能成其業益以為憂思求四方之良友以助之有葛君子熙近在里閈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余為不肖而辱以為友焉子熙少孤貧甚育於舅氏與余同學於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人者自負載于道路更相為僕犯霜雪觸炎途子熙手抄口誦恒至達旦不寐自謂其樂莫能踰之者暇則尋幽訪古至于深山絕壑時時發為文詞以寄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患困苦未嘗一日不同也予來遊

京師子熙以母老莫能偕行久之親喪而服除乃來視予於是子熙旅寓三四年日取經史而誦之故其學益宏深其文益粹密所為文恥以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其知之者少也今皇帝命脩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二十有一人繕寫宋史以進子熙曰古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吾其為備書史乎因在選中廷議以為郡縣録縣學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余而南還矣余久在羈旅以朴愚不能媚于世亦思與子熙復求當日遊從之

樂誅茅空山涵泳先王之風雅顧貧未能舍其升斗之祿為之惆然自失者久之嗚呼予與子熙盍相期於千載之上者非一日矣則子熙宜有以處予也哉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曰吾子楚人也知龍淵太阿之為神乎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為豐城令掘獄基得之於是試之以南昌西山北岩之土光鑑艷發置劍水上精光燭日至寶之不可閟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愧乎今人恂恂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產於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太阿之為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追畔逆其用故可尚已人才之為寶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其為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寡人之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于識者況于人才之生寧能甘於晦藏而沒沒無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illegible]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出精於鑒裁者誰[illegible]仲傑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美獨能當其[illegible]

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親而客于輦下者七年而無張茂先雷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爲寶貴雖莫知其貴龍淵太阿故自若也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送夏仲信序

京師衆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長一才之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航川輿陸自東西南北而至者莫有爲之限隔人之生乎斯世可謂大幸矣然生質高下言人人殊况其習俗不同趣向亦異修于家而壞于遊者紛紛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汨於流俗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其能自立者與蚤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信獨留從辟用有廩祿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於學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俾之哭墓而後行吾其可久去墳墓乎乃治裝以行文人咸賦詩送之以予觀於仲信可謂傑然不汨於流俗也夫仲信僦居鳳池之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成其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而出修於家而壞於遊者矣

送彭公權序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脩遼金宋史先後命中書右丞相蔑里期公為都摠裁今右丞相阿剌納公左丞相晏只吉䚟公領三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康里公今御史大夫秦中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公廬陵歐陽公故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今陜西行臺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楊公故禮部尚書襄陰王公為摠裁官各辟布衣士為校勘史成上進有司議校勘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可初蔑里期

公在相位忍羅罝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彭衡公权為校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於朝著之知己者曰某有老母在廬陵茲幸獲禄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畢人子之志于是授黃州學教授以去士大夫咸是公權此舉而歎羨之能文者多賦詩以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予甚厚善余亦愛公權疏直而好義他人有一技之長一曲之善公权恒恐沒沒也必欲家至而户曉之鄉也已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輙薦引寒畯之士又恒恐其淹滯也故一舉而置之館閣清崇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始食禄而光於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人師矣是故古之先行義而後文華者固在於此余嘗過黃州先賢之遺蹟往往而在兵戈之息七十年矣況國家右文之久諸生被吾公權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忠者乎余觀昔之善教事者亦書之史若安定胡氏之於湖學臨川陸氏之於全學是已況吾公權之仕實兆于此行則推其孝德以至于顯榮則將有執筆於其後著此史之不可少者歟公权未嘗求予文

而予不能已也

送札剌爾國王詩序

朝鮮古東夷之地周得殷太師箕子陳洪範分封其國箕子敎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敎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去箕子且千年守其敎而不變則其人之質醇氣美可知已漢元封間定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然自是以來視為荒遠無復加之意隋唐之世觀兵黷武而東方困於兵革契丹女真雖崛起稱君躋有中夏其政治失得紀諸簡策者蓋亦無足論矣國朝初用兵遼東西

最受屠戮契丹所置州縣多為廢城壞堞野煙荒艸生氣之萎久而未復及建都開平大興則視遼陽行省為之左臂以異姓王札剌尔氏兀魯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甕吉剌氏列鎮此方以為藩屏祖宗思慮之精區畫之善其為長久之計既深遠矣近歲又有元開元路地廣萬里難于控治其事上聞則置海西遼東道宣慰司以治之盜起河南當事者不習兵事悉調東北之兵兵雖集而將帥不用命獨弱其力而勞其民及盜由開平東去焚掠無遺而京畿城堞甚[illegible]使先事為謀責在行省以及諸王訓練甲兵固守封疆務農通商以保乂東土則禍患何至此極也夫既往之咎雖悔莫追其方來之事所以安集流亡布宣德澤誠不可緩札剌爾氏嗣國王初襲位以行其遺民深有望焉王純雅好讀書通知古今京師之縉紳先生亦以此期于王咸作詩歌送之而金谿危素為之序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會國子監知印闕居勢者迫李公用其私人李公竟取諸生籍冣其上名蒸濟南段某也段公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不怵於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後段公歷州縣入朝為監察御史出僉河南憲年乃六十有六致其事乃授翰林直學士中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年七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其壓于勢有所

不敢行則局于冗散有所不可行苦於羸疾有所不能行則往々思浩然而去之矣至于出佐風紀持節巡行郡縣威教所加下吏震肅況於祿養豈厚勢重而體力強徒是以任事頗能決去遠引無所繫戀如吾段公者葢未之見也古今之士縻爵祿之重任騁功利之脩塗其為人智愚可知已是故畏已而受任畏滿而知止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于衆人遠矣於是世不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知人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如麐鳳之為祥磊々落々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素之覊遊京師願求四方之君子攷德而問業必得如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何深不求無愧朱氏所言者大梁歸公溫克其人歟至元五年十有一月日南至河南行省掾范孟偽為中書公牘結流落無賴者詐稱使者入據省署立名省憲官

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段輔尋升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檄交馳河渡關隘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帥寓公冨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偽官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于家亦在名中即拜其母訣死別賊果欲偽授達婆萬户府經歷公抗言曰吾起諸生擢科第方圖報國思憂其不及豈肯從汝等為盜賊耶賊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得免方是時大丞相秦王伯顏倉猝莫知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罕總大兵以出京師震恐

及事竟乃知孟所為今大尉高公以中書叅知政事承詔往訊其事淑梁之民破家隕身者相望而公抗賊之節亦上於朝今知樞密阿乞剌公為平章政事驚曰備者亦有斯人耶漢人亦有斯人耶于是公之名數大震於天下以是觀之若公者則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後中書宥密臺閣爭以不次用之令遂起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卜日以行朝之名卿大夫士莫不賦詩以為餞素識公最久以不習于騷雅故備書公之大節以見公之日躋膴仕者有以

自致而非阿順取容僥倖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若夫一方之政或當罷行州縣之吏或當舉刺特公餘事故此得而略之

送董景寧出守河間叙

河間古大郡宋為高陽關以限契丹當其世嘗選人才為之郡守以安邊强歸國朝密邇京師統州六縣二十有三錄事司一守得公田之入若干石惟其近京師多公田有勢力者率趨之故儒者恒不得守此土是以治化卒不能宣達于下而風俗亦未見其醇美也比歲詔均郡縣之禄秩而勢力者有不必爭儒者稍可得之魯郡王公致道以兵部侍郎憂居於家起守茲郡興學明教號令整肅期月之間治效已著

朝廷于是頗信儒者之為可用非皆迂濶於事者自後工部侍郎平陽趙公宗吉禮部侍郎莊公子磷相繼為之守而兵戈搶攘賦歛煩猥不復可為矣至正十八年諸將討賊無功列營解散連數城蹂踐而河間亦莫能支名雖為軍寔則為賊弱者之肉强者之食六州二十有三縣一司之地一旦鞠為草莽而生氣索然盡矣禮部尚書真定董公景寧被命往守是邦或謂董公蚤受業於蜀郡虞文靖公誠實有捺子政事文學見稱于時當在朝著不當使治外在朝著

其所建立者大治小則其成就者小余解之曰吾子之言信然矣天子宰相方朝夕圖治圖治必自安民始戰伐十年而田里蕭條户口減削歳復一歳將若之何況河間適在邦畿之内董公誠治之有道則他郡國必來取法于斯漢宣帝有言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公之宗家先正有曰正誼明道不謀利不計功斯蓋脩己治人之大要

其故居、在封域宜不在于他求也臨城趙君行吾請朝士作詩歌為贈余與公交遊二紀而尤

相知故為之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叙

新安方君以恩榜擢科第治邑有緒用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會今宣徽使札剌爾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士命取先後禁院所為文章比録之君乃博求故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亡慮數百家册命制誥碑銘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卷名曰玉堂睎草書成欲上進而札剌爾公遷他官及詔脩后妃功臣列傳君與史事既受代待制而下言於院長請復留君院長曰然亟以告于政府會天

子宰相憂郡縣之凋獘大選賢能撫綏下民遂擢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卜日以行同館之士皆惘然有離別之色咸賦詩以道其情素以君之從祖某某府君與先曾祖仁和府君仝舉景定三年進士今復為僚友因得書其首簡夫用刑之重見諸經史者君儒者固不待有所陳矣素觀國朝之命官無問事大小必同堂論之故人自為說而政多曠廢獨刑名之事至郡專責於推官則其致慎于斯固足以見聖明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如此夫今風俗之壞訟獄之

興哲亦得以逞其頑梗胥吏得以變其黑白嘉興湖右大郡也固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涖之庶幾良善獲安而抑屈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解守者曰秉中為史君之于史彰善而癉惡秉其中而已則其治獄者亦為其秉中而已

送湖州吳教授詩叙

夫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膺有國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亦曰他日取才于是而使之致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莫禱焉後世之學處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射飲酒秋冬合聚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爵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乎此其教授吳興之日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學多秀炎及為政又皆適於用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欤新安吳君〻輔甫分教於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王之遺法于已墜將見湖之士彬〻而出無愧于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立於永久矣

送史縣尹詩序

君子之於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于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可為勢不可為而強為之時之不遇而強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于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尤甚焉無論其他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需咸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史苟非嘗學

問者莫不頤指氣使之至於郡之皁隷亦平視或反相訕侮送迎餽贐日無虛于斯時也欲少狥其誅求而苟免於譴責往往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喪其節而騖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以為難也或曰以一縣爾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彼其貴家大族相凌壓事又煩劇則將不為乎吾以為不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霆雷而飈馳末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為縣則大不然上官制

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強者得以把握之甘心于汚衊枉已而從人者可幸而無事有稍敢其才智操其操行毀辱不旋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于明哲保身之道亦靡不盡焉嗚呼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遼絶哉若真定史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於公家種田于沔陽取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歸老崇仁亟稱君以為今之廉吏也世豈易得哉及調臨川猶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者

吾不敢不勉為之若勢有不可為者豈可易而為之哉是以終三年而上無所廹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留作詩歌以送焉余聞察司有薦侯任風紀者烝民之詩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為君歌之矣

送徐時之還句吳序

至正九年江浙行省承詔刻大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姑蘇徐君時之進之於朝君數頎余于寓舍觀其氣貌粹乎其甚温其容止儼乎其有度其議論淵乎其不窮故中朝之名卿大夫士咸樂與君遊迨君還相率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秋學而有所著述予竊以春秋吳國之事問之曰吳本姬姓泰伯與弟仲雍讓國季歷逃之荆蠻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者封之吳又十有四世至壽夢春秋魯成公七

年吳伐郯左氏載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入伐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洊食上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為吳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夷何耶至于襄公二十有九年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常山劉氏武夷胡氏皆責札不遺餘力予嘗三復其言竊以為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之孔子孔子之言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蓋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子以習禮合禮許之乎方季子之聘于魯鄭衛晉其於審音樂觀人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乃曰吳之亂實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德也孔子之贊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太伯之讓非歟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立而弗讓則是自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歟雖然夫差之稱王則非也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固也或曰君之先與吳同姓而戚于吳其與之乎春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

此其肯以舊怨而昧之乎予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地而討論之庶幾質予之所疑

送葉庸生叙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於是錢唐葉公驟致政府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制公周旋其間多所裨贊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之名能文詞者各賦詩送之會予為助教其同舍生請為序嘗脩宋史按公為京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柄國行公田以厲民未幾彗星見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薦規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怒甚収公等下獄會

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旨鍛鍊不遺餘力棣鴻皆死箠楚下獨公達廣南貶所似道既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國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功名顯赫于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佐皆季世之棄材有不信然欤今子中之來遊于斯也天子仁聖大臣宰相無失德異乎公之時也故子中亦斂然自守明經脩行以待國之任使而已嗟乎公之祖孫俱學校諸生也所遭之時不同故所立之事亦異斯命之有幸不幸焉者也子中他日之來持策于大廷所以中忠

愛國之蘊行將露布無隱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于子中有望焉

送蘇[illegible][illegible]叙

真定蘇君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將行京師之大夫君子相率賦詩送之君亦過予而別昔余數以事道出保定之境時遇行者坐卧草間歔泣歎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盜所殺矣或曰吾貨財若干為盜掠去矣頃之縣尉率健卒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馬疾若風雨問耕夫云嘗見盜否耕夫以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盜私怪其地距朝廷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有據西山以為畔亂旌麾所嚮係頸

轅門方之今日盜强弱衆寡固有間矣承平之久玩視法令使道途之行旅惴惴憂栗如履不測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然而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為難捕獲誅斬政刑之末豈必欲之哉使其革心而易慮改過而遷善其本于禮乎蘇君嘗為太常檢討天子有事於南郊討論議禮典賜幣帛則固習于禮者其治盜于行唐也吾知其能使之無盜是以貴夫知本者如此夫

送欵巡檢序

天歷至順之間海南黎母山寇作出師討之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答刺罕軍答刺罕軍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猺獞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寇既不可得乃盜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里無所控訴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

孰言者孰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剽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掠數城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饟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予嘗攷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欵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内既平十一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

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敖遂初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專居是職乃蘇公之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蚤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盡歷舉陳於闕下方待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敖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否

送許巡檢序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往往結寨以自保長泰有寨曰天城居民最多而迫於賊龍溪士許君存衷傾貲募兵擊賊無算遂解其圍天城之民不至汙瀦而父子兄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衷之功也事平存衷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授南勝定南寨巡檢將行過余執别益自寇平之後多以功狀來上若今永春尉胡君長泰主簿方君予嘗與論事知其才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矣存衷以一介書生奮勢不自顧而與賊抗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所在其能然耶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竊議之中州江南歸於版圖者歷世滋久國家之法制莫非以惠愛元元為本然而盜賊之竊發或連數城其故何欤守令之失職武備之不修有以致之然耶閩粵去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上聞非旬月所可達及選將用兵赦罪致討而賊勢日張誠宜使其民自相為保謹斥堠置烽燧教勢相倚而緩急相捄則盜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於農其意或出於此頼

以百萬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異候飢渴之失宜吾未見其利也況于州縣困于送迎黎庶疲于供給故曰莫若民自為保為計之善渾之禦寇已試之明驗何憚而不行哉鄉也存裒之處布衣悍禦之功已彰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兆於斯行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送曾君從軍廣西序

元統二年夏汝寗韋侯以處州路萬户鎮撫州出征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先還撫南豊曾君静告於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所習於先王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猺獠𡾰強未息請從君侯行侯曰諾於是與其素所交者别其友危素為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于古也豈浮沉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可也今曾君有其時矣予嘗識韋侯蓋精敏謙和疏

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旅具糗粮以事夫斬馘俘鹵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至重也彼區區之猺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彌年而不解傷夸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耕者不安于田里商賈不安於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之善蓋相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欲苗薅而獸獮之其間豈無扶泛誣枉而不能自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有可哀

者矣為有司者盍亦自思其撫馴之果盡其道歟漸摩之果盡其術歟抑未盡歟計其民生長谿峒之間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震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國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王之書而知此誠得馬一匹從以數老兵將元帥之命播告朝廷德意諭以禍福使之知恥而自新則長槍大劒可以示勿復用矣于是刻石以揚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羣執事之功則曾君又能琢雕文章侈大而張皇之碩不偉歟若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為曾君言也

送陳子嘉序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為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於小物故常近乎迂為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相詬病若柄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雲而起者衆多矣然皆布列於朝廷以謀大事發大議至於郡縣往往苟擅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焉彼胥吏之患中原不知也揚之南此華常賤且阨于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飢鷹之掣韝其勢不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福其吏民或援一例而聾瞽鈐制其官長使聖君賢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播於下而疲癃殘疾鰥寡孤獨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校諸生參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覩感可謂仁厚

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絶厓岸時與儒生講說詩書以風動其人頑不𩅸欲其不然則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工諂事乃擇其貪黠者黨詐張恐肆其吞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之學足以治其家國天下屈而居下當自悼矣不得于上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面隱忍以自辱哉甚者反舍其所學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其寔非也故必有高才絶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也以禮下之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大

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舉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舉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illegible][illegible]之事也乃来江寧省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恭[illegible][illegible]有才色温而氣和故歷道其所聞以送之使丁以[illegible]君望於六安之大夫為事上以忠吾望于陳君詩書以為序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為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王劉文正以沉機大略最為親幸且通秘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號曰靈貺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搢履貞白明于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正五年四月己丑朔今皇帝敕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癸遁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

所舘兩都蜻治所在戒嚴真人龎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將歸于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于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予為之序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于龍虎山杜門簡絶人事翛然自得固已歎其浮遊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汩没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于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郄

常山王初嘗寄跡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起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送鄒景孟序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余曰子知吾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超然子者為之傳宋尚書謝公又為之書超然子既自叙其氏名謝公予所鄉慕者因取而讀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袁屬邑也雄于貲少即求導引之術隋大業間遊沅湘值蜀郡羅太冲元真者史臣之子連試春官不中第因棄家遠遊陳君與語甚契乃間之武陵尋陶靖節先生所記桃源者聞王能尊師居華陰不知其年既見莫測得辟穀之方然善飲酒醉則放歌于道或竟卧終日二君往見烏頓首咨叩久之尊師曰世之人沉冥於欲利安知遺世絕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期以後三日至至則授一卷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冀蓋煉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于長沙娥使還新喻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不壞俄二泉涌出取以煮之石化為霜二君服食而冲舉所坐之石悉成玉屑唐武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飛茅陘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觀貞觀九年

居人見仙仗出於雲端之上宋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興二十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上榜曰煉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第之可攷者景孟學於山中篤志道術盖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幾未遂泯沒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昧不可詰覩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成五利熒惑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岩棲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世之頹迷于汙濁膠轕于荊棘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宿留於仙茅白石之

館二君之逸軌固能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黍仙二字以遺景孟則所以勸之者不渉凡近可知已

送程南溟叙

宋之末年世祖皇帝遣使問天命之存亡於龍虎山嗣漢天師于是三十六代天師張公以實對及江南平即召赴闕凡道家之在吳楚悉命掌之寵遇之盛今古罕與比隆至今四十一代歸國朝則六傳矣比盜起河南禍延江左四十代天師太乙子擇其門人之智勇者名募義士力與賊抗朝廷得其功狀褒獎忠義太乙子仙去則命其子嗣位自淮淛阻兵前年遣使航海上表于朝至四明莫能進衆乃推上清宮

程君天翼君曰皇元崇尚吾教恩意素重吾徒雖枯槁山林而尊君親上之義不可廢也不謀龜筮即日戒行由建卯以至浙東衝冒雨雪跋履險阻盖皆畏塗及登舟與蛟龍神鬼爭奪性命於俄頃之間聽君言使人毛髮悚慄集賢院官言于宰執導君以表箋上諸公貴人莫不稱張氏之效忠嘉程君之善為使也未幾朝命江浙江西福建凡為使者官吏俱施恩有差而君獨以遊方之外不復論功翩然南歸莫能留矣然亦蒙幣帛之賜往昔所未有蓋殊恩也吾聞

君嘗築瞻綠亭于山中日與高人勝士盤旋其間昔人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思其君論者固知來年朝正京師必程君也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別為君撫琴而歌之

送道士李九成序

余未弱冠讀書於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師自閤皁玉清道館每休暇輒過其室尊師為之陳豆觴從容竟日而退則與其徒嬉遊茂林脩竹之間彈琴爇香脩然不知世慮之牽人也後數年再過之尊師已仙去徘徊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驅馳塵土以求升斗之祿每讀剡源戴先生所著拂雲樓記玉清之勝茫乎若弱水之不可度矣李君九成尊師之弟子也與予別幾三十年相見于輦下其齒後于余握手道舊故

驚其鬚髮亦變余于是侵尋將老問向時從遊諸子則多物故吾睎人世為何如哉昔者向子平宗少文志在山水之間以自娛遠好爵不足以縻之子之不肖窃當友其人于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川可以遊目而騁懷一日復尋舊遊之蹟於玉清之館期與君踐斯言於他日未為晚也

送董仲英琴所詩序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天下者其可忽哉葢嘗攷夫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音者皆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之聲絲之聲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弦三弦九弦琴唯存五弦琴而已以為五弦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琹也或曰琹之

為弦七而以緩急變其聲則能自具十二弦之數一弦具十二聲而十二弦則具百四十有四聲百四十四聲本於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六濁之異六清既為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和故自黃鍾之中呂又有子聲亦六也是以五聲之旋相為宮也則七弦可變十有八律而二百一十六聲皆倫焉皇朝一天下將百年制禮作樂茲惟其時是宜有精于樂藝者出而故用於當日審音而知政嗚呼未易言也樂平蕭君性淵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告曰吾里董君仲英領內交於予余察其人純篤而有深湛之思杜門京師閑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娛則其中之所存有非予之凡陋所能窺者記曰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絲聲婉妙故能怨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聞聲達事存乎知者若董君者其可謂志義之士哉蕭君以古田主簿棄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君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於山林乎

送琴師張宏道序

樂何為而作耶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宣天地之和而已先王之澤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平其情所謂天地之和者往往變為乖沴無可得而宣焉矣以其氣雖存其聲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稀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為絲屬可以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延世咸宗宋少師楊纘氏毛敏叔諸人所度曲謂之浙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為江譜故

浙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觚遡而上之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為余言臨川玄妙觀道士張宏道能琴將負琴而遊請予言為贈予將有所質於宏道今夫合木以為器練絲以為絃其聲萬變千化焉且聲之出也果于木乎于絲乎於木耶無絲不鳴於絲耶匪木無聲是何欤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者勿論也後世蓋有精於此者亦能惟裂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慶雲出甘露降醴泉湧若此者又何欤是必有道矣宏道亦嘗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將醫一首贈雍方叔

征南都元帥述律侯為素言廣安雍方叔自其父著傷寒類症書行於世故方叔以醫世其業俾素為之說以贈烏素少好學醫書嘗泛通其學者以問烏侯以戰功顯請借兵者家喻之撫之以仁結之以義人孰從而離叛哉誅求之無厭刑罰之不中亂斯起矣亂起而兵不得不用也猶之節其嗜慾時其作息當必無疾敢色奪于外思慮撓于內疾斯作矣疾作而藥不得不用也故善兵者觀天時審地利察人事慮

無不周發無不當善用藥者亦然三陽三陰吾知其經絡九臟九竅吾知其變動五運六氣之為乘除生克也金石草木之孰為君臣佐使也如此則豈非良醫師乎論者曰醫之說具乎書是固然也兵書一耳趙奢用之成其功括用之僨其衆然則奈何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吾於醫家言亦若是而已敢因侯之西還遂以質于方叔可乎

鄞江送別圖序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曮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逆海中待之久而後還鄞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長少日候素於寓館所以慰藉奬予無所不至其退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携來見館酒盧唐秘監賀公之故宅下瞰月湖淺桅碧沚方盛暑清風時來坐有佳客鄞故文献之邦距宋行都不遠往往能言前[illegible]故實又各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瑶圃粲然可觀驛

吏愕眙相語向使者之來未嘗有賓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山川為之徘徊眷恋者久之明年吳越王裔孫文可因葛邏祿易之至京師寄鄞江送別圖以相遺其士君子又為詩若文題其上素何以得此哉素山林鄙人學未卒業以貧干禄無寸長以自見且非有亭官峻爵以聳動當世遡其先世未嘗宦遊此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何鄞之士君子待遇之隆一至于此豈殆有宿緣耶此圖陳元昭所作筆髙雅而猶是越王所蓄皆可寶也因志其後使兒子諡藏之

贈潘子華序

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鳥阿監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勿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産而玩之矣我國家受命自天乃即龍江之陽灤水之滋以建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巡幸於是四方萬國罔不奔走聽命雖曲藝之長亦求自見于世而咸集輦下錢唐潘君子華工繪事謂九州所産昔之人擇其可觀者莫不托之毫素而足名家矣顧幸生于混一之

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寫而傳之故凡子華之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有所蹈襲模仿也皇上初即位子華因從臣以所畫進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好事者爭從子華取之以為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固將與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以善寫真至元間名見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年已七十有司未有薦而用之者然後知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阨約于山林之下者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繫於天歟子華覊旅四十年陶然終日無所怨悔而一于其藝

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宜乎子華之畫非衆工所能及也予五至開平數與子華相見故序贈之

卷五終

李　桐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輯刊

嚴紋璽

記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華赤馬令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

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元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祀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與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曾為述聖公思為宗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祠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令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典克脩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邇其境朝廷憂其供給[illegible]之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驛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歡悅及徐平撫

安疲甿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蒇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備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咸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不數日而工告畢功德容睟顯觀者肅敬益啓聖與夫人顏氏禱於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祕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當孜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

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至元二年上都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升為州初廟之成僅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邊侯来守是州舍奠於先聖先師退而徘徊中庭睹從祀之無所乃謀於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于趨事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来諸儒于壁間如令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士陳士元與州之士民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于素唯向也疆埸彼此之時宜興猶

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遂畛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于斯時然而歲週甲子而廟廡未成而從祀猶缺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顧乃涖政疏闊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于仰承國家悉情斯文之旨汲汲焉因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于職守古所稱循良之治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思誠字明善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再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禮學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于宋末因仍簡陋圮壞勿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與學政豫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花赤高昌侯不花至首率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某日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于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已任公退即詣學宮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甎黝堊丹漆及聖師像貌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廩入才有百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民故民爭勸趨之以成其事唯州之山川險塞其人往往尚義節貴廉恥道之以義則易於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頗為治者多以遐邇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于罪咎而莫之卹今州之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賢哉抑是邦之前脩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公孫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興宗所謂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論風采存乎方策者則猶未盡磨滅其規模典型足以師表後學諸生之遊於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已無愧于鄉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牆而入于室可不勉諸素固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于是乎記之

懷德書院記

少昊氏之四世陶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於皐為皐陶其後封于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殊謂皐陶墓在爲州治之東古有皐陶祠地才一畝後隣犴獄湫隘匆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赤伯嘉訥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轉求其基于民間屬軍千户將建公署于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倍之而多十餘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

義者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各四楹繚以周垣經始于是年　月明年　月落成乃以書來屬素為之記素聞先儒之言曰唐虞之世道在皐陶嘗思之而莫究其旨當此之時在廷之臣相似者伯禹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皐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莫知也禹即位之二年皐陶薨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斯言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天下而黎民固已懷其德矣是邦自皐陶分封之後至于今三千六百餘年始尊祀表章於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按皐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之道至于安民知人之論又必本於兢業信所謂朕言惠可底行凡來學於斯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蝟興用於邦國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訥君于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以選來官於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陽陳君貞作書院于饒州安仁之琯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於松樹日光映之瑩若沐澤而光彩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君之瑞始君得勝地於所居之近剪薙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絶乃盡力攀緣晚之不百衆弍而谿然平衍環以羣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巔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傍倚呀然如蜂蛤右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之臺石之最奇者在其

東中峰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圓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埡者曰雷叩窪然坎者曰鹿泉君于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祀孔子別為山房以庋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凭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禄千駟之馬不願易也因其姻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没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徜徉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孰有逾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于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思州路東坡書院記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守禮部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於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峰新居成峰在歸善縣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于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

即位放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初處寇謝達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餘獨坐公故居烹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寺宇丞相番公記之嘉熙九年黄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熙年趙公汝馭改剏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戸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皆更作景定五年師公頤行来守郡寔公之里人增剏来問亭墨池丹灶疏畦藥圃及睡美軒敘川佳處江山千里各有名匾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有一年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焉恭稍葺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公克恭乃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首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圮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奇至惠敬謁祠下顧瞻徘徊會同知捴管府事覲驢治郡政成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其大祠作孔子燕居殿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來抵京師屬素述之唯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

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下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時居顯榮者汲汲焉以薦賢報國為先務所以矜嗟獎寵者無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修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拔茅彚征之時歟一旦僉壬用事来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羅織誣蠛爭欲致公于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浚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于讒口而反覆攻之也然公于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文章嘗舉柳子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

者非茲卯也與助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托帝命假巫語以招公之魂要皆出于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觀駙君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駙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總管府達魯花赤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祀陸文安公于徐岩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業夙夜匪懈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寔然隱約於里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

義二十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歷至順間數拜先生于家所以啓廸誘訓無所不用其情睹其風采如孤峰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脩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暮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圖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皆欲聞先生之風旨言論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方謂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于

學者有不在乎此哉乃為之記刻諸壁間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縣三台鄉作顓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堂諸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號也蓋三台鄉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君剛者與先生友善間往造焉輒閱月留之至剛之子泰及劉英李榮王果李真從先生遊英早歲為吏一旦翻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矩之甚嚴終則與之最厚至是首唱祀事何平章暐留守不答宴里各發

金幣畀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功也至元五年縣達魯華赤不花裊山長王朝佐始搆兩廡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未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之傳焉者非闕典歟至正十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来為山長慨然以是為己任謀于縣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西泰等四人像以侑食達魯花赤鎖住公聞之曰此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禄命滿城縣達魯華赤海壽取碑材於西山已而吏民從風慕義欣然来助他日公使吏偽

素爲之記嗚呼去古未遠世之風俗賴以不墜者不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〻大河之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鋭然有志承聖賢之絶學雖鑿南山之竹極其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于斯者讀先生之遺書于是窺其門戶望其宮牆入其突奥追先生之遺躅于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然則英也不獨服勤致死以事其師其有功於後來之俊彥豈曰小補之哉今用兵河南共億無藝守令

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先務其庠連得而書者以此

梅江書院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使推官魯公樓之匾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葢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乃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備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全郡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遺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

爲先務是故樓完繕于敝圮之餘諸生既具石請余爲之記葢極高明之語載之中庸其義宏矣昔者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二十年朱氏以醇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功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凶當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魯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懈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托意深遠矣來遊于斯者憑高而四顧山髙川廻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不復滞留

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儒英閣記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制謚獻肅柴公六世孫季成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書因其姻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先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袁正肅公銘公之墓有曰惟我獻肅卓哉儒英則取以儒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成之意俾記其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枋國誣害正人以濂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奮筆曰自

幼習讀程伊川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于後遷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貳司漕事提點湖西刑獄剌舉克當其任經筵所以陳說者皆崇正黜邪磊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之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所以為儒英者歟然其時君惑于讒邪使公用不盡其才儒英之效不著于天下非可惜哉素夙承詔纂脩宋史嘗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

大節足以震耀于後世而無憾焉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成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繼世而有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餘干不三宿可至他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季成賦之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名儒先生講道於家春秋丁日及月朔望懸先聖画像行舍奠舍菜禮其先君子愳其褎也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庖庫莫不具完為屋于杏壇之右以祀鄉之先賢訪其遺像悉圖于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緯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

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院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於獲鹿其女子又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健之遊於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予虔師文翔抵京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歎曰中州自金源氏兵革糜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于本朝雖沭浴數聖之澤而生氣猶有未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何其韙哉雖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生於社健其習於禮者歟按中書不幸生

於干戈之際然猶篤好史學淺唐之事荒忽無考乃
著唐年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春秋進講䟽
林瑀年月傳會易算之失皆有功于名教蔡元兩公
之奥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
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公者固
已刻諸琬琰而盛傳于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
不獨其鄉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游
来歌于此瞻昔賢於一堂懷英風於千古其亦有所
感發者乎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無自畫焉可
也

殿中司題名記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題名有記從
故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来
請記之惟自昔帝王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
海故出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嚴衛之禁所以示等
威昭上下況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
奏對或病於政儀文或舋于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
都官曹之從幸者不出三日皆以闕白出三日非有
故不至得紀其罪此殿中侍御之職號為清要者欤
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者其可不竭其
忠貞悃以稱塞哉至若知班之始置所以舉不知儀
者其後兼主文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是歲知
班斡玉輪普孫和通事闕寔譯史哈剌章賓從

翰林院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〻年爰置學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廳以楊勛為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廳為司直司設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為之都事一員王恭正為之皇慶元年院陞從一品司直司為經歷司設經歷司一員以田澍為之都事一員王璧為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叅贊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嵬公名貫納謀于僚友刻石

載名昭垂永久屬經歷缺汪古君禿堅帖木兒以勲臣家子選為都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于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屬素為述之素竊稽前代〻言之官纂修之職皆號清華之地國朝會而為一勢嚴而事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希簡訟獄不聞一句之間亦三至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仁宗皇帝嘗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是官者豈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驛騎公車學正或學録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人兼典書一人無管勾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　年罷獨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頒尚醞中書省御史臺集賢院必至所以奉明教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宣猷三院至不至視其人素以學録趙性端寔來暇日遡而求之助教之可

攷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二年闕學正録伴讀之可攷者自延祐元年始于是諸生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固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亦善夫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石可壞此不可壞諸生勉旃

兵部續題名記

至正四年令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以紀官僚姓名於茲一紀矣而書之石已滿尚書高昌歪頭公謀諸寮宷賓幕各出廩禄買石以刻之以余嘗承乏員外郎去官未久亟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往々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覿面者鄉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望其脩子孫後世通家之好乎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缺諸且本朝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當急者乘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途晝夜不息芻粟踊貴而蕪户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以遺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素相與嘗慨然于斯由是如六曹設官所以綱維世政若漫使之馳驅四方則諸部之職其微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吏部主事題名記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頴今十年而石已盈于是脫火赤君斉清楊君伯敬齊君允仲来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属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事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顓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于吏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其事权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牘之署必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倖進之譏下無淹才之嘆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可不敬歟

振卹樂户記

國朝臧金之五年歲在戊戌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徙之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户嚴公忠範言宫縣二舞工人未備請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花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户道遠資粮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户餘遣之還取京師傍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

出脱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户籍屬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户賜鈔五十貫丞相桑葛枋國乃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講復之制可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出察兒大司徒兀都帶兩公請振其乏詔賜御史臺贓罰錢 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有事於大廟禮樂户愬于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綿四百四十五觔仍命中書與之粮食至正三年今上皇帝享帝南郊丞相脫脫公請于上人賜鈔百五十貫迨之十一年春丞相揆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卜顏帖木兒復以為言得户賜鈔三百五十貫於是協律郎邢敬忠丞規以余尨職史官請書其事以刻石予既諾之而未遑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序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于禮樂賜賚優渥而恩澤深濃若乃明律呂之源通制作之義其功至于舞百獸而來儀鳳固臣下之職也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衆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然去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漸摩撫循使之心悅誠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表正肅公之提點江東刑獄乃創書樓廟學之後入國朝至元十九年縣君翟君衛謀於故丞相馬公嵩祠楊氏請以貢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馬公以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

高明亢爽山川献奇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旣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二十七年覈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於書院其後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足以仰成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至元年公之五世孫同翁来為山長刻其事於郡饒州路摠管府知事于君凱言於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於國初非害於法若何而靳又以上於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昇州旣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之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寔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紛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歎哉今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間者他日出而仕於朝朝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師範焉可也是為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均賦役嗟乎賦役之難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求諸上田戶口之貧富無恒業土田之買易無恒主由是雖欲其均卒莫能均况于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之舞手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於下果誰之咎欤吾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蓋得二三人焉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谿縣尹趙

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始終卒成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頃今又聞吳興唐君為縣于嶶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名父老問民之不便者皆以不均告君曰吾不使胥曹任其事為其並緣為奸蠹也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幹寔者委之五月甲子鄉各舉二人君置酒縣堂申命之戒以毋私毋擾毋欺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悅歌咏載道于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余固樂君之慈祥清簡

縣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其民樂生安業于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棣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画嘉禧殿御屛故不知者謂君以画名家而已

餘姚州覈田記

至正二年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檄紹興路摠管府以餘姚州田賦未均乃屬同知州事劉侯專治其事初大德四年嘗覈寔田稅既而籍燬於火執事于鄉里者往〻增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于是富者享其利而安處貧者罄其家而無告積弊蝟興莫此為甚侯受檄以來出宿公宇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鬚髮為変田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枚曰後易主有

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寔常以其所有詭户名至是愬有奪之者乃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人或舊日無粮今日是有至三五百畝者至于消積年之争訟者七十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各復其天者蓋多有之又覈沽田一萬五千二百二十餘畝俾得田者助其役其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畫圖謂之魚鱗叚次之圖其各都田畝則有所謂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備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者焉計其凡六千二百五十餘帙綱目畢張如指之掌侯既交代而上官留之使不得去然其號令行于下者如始至官非有得於民者豈能若此嗚呼如侯者可謂能為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字大文沉厚而精練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矣屬予以使事過是州者秀楊仲等請為文刻之于石使来者有攷焉

卷六終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紋璽輯刊

李楫

余之梅

記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共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南二程子之門英才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於世為甚盛其餘則幾于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其可以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奇伯之孫原假以此書歸與友人黃曄讀之其字脫缪頗為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

夫文也者心之精微在焉矧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其功于斯文為甚大嗚呼奮乎百世之君子尚有攷于此編云

趙氏家法記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先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卿昆弟素相友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滿告還以疾卒於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甦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歸三年至是年二十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於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頗保此孤兒不絕其後適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於劉〻流涕固辭曰某年幼于事未通曉嫁氏為家長某

當任其勞可也於是事無鉅細一〻咨決於徐姊姒織紝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冠循從外傅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蔭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頗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於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兒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頗留于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東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求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句始蘇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

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某氏寡姊至元〻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沒于外遺家僮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于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司單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官為予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于禽獸鬼

蜮矣典民彝壞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天子在上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于此哉乃書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于斯文

世學樓記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其家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樓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獻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匿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聞般若寺曉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於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四年正言府君還自燕薊乃圖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祖完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人思無以繼緒世業顧為之記俾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益觀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慨焉以嘆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矣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況有子有孫自是以往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

世學為難然吾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以為杞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之湮沒則考據無其書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國而猶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書之緒於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徵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陳氏尚德堂記

瀏陽陳君甚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顧孫舉進士授邵陽丞將歸業其親則過予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入循序而進講明修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無徒事文辭以釣聲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儀著為成書無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女婦居內童子別席

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已子婦定省毋闕廢臨事紿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取婦毋苟利其貲產家事三年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十有三斤取紡纑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綾絹者六十有一疋子一疋女子三十有一疋子一疋能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必紀于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婚酬酢私親饋遺一取之

公庫定為品節毋過于奢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之本其在於斯乎嗟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勿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唯力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嬴秦之強虎視六合而威震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況一家乎是以知力之不足恃蓋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諸吾之固有而非外至亦何為而不尚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肅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為其子

若孫者夙興夜寐無忝厥德則其興也將綿綿而未艾九江之宗家不獨專美于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南豐曾氏祠堂記

宋之盛時曾氏顯於南豐有浮圖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他郡因定居焉至于國朝祠亦圮壞不治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子冲家於金谿有爲于世祖皇帝授以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而歸聞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爲祠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爲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脩壞補敝棟宇釆章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黄

君唱來遊京師屬素爲之記素世居臨川與聞曾氏故事況南文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父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數過南原之祠瞻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先生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我朝盱江程文憲公歌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其光爛如則爲之反覆嘉歎者久之然則曾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爲之先師南豐

今雖爲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名臣正士宗公鉅儒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于鄰國碩郡縣之吏與夫鄉之學者有不祭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其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焚之後盡亦購求遺書置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他日乞身于朝歸與俊彥之士沉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者文昭嘗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熙使並刻之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廬陵蕭祖生以畫像寄予於京師余肅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歎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于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強字彥栗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節字唐叟少至孝紹興間伏闕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橚薦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户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陽安仁二縣有叛治攸縣寃獄多所平反累贈大中大夫六世祖諱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歷仕某官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秘書郎歐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守以寬和鎮壓以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字和仲貢於江西轉運司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机宜文字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於江西除從仕郎[illegible]安府觀察大使曾祖諱元字正之兩貢于江西[illegible]

司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南雄路總管府事能撫循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諱大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提舉擢承務郎僉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為人任風紀最有聲者父名憲孫字某以恬于進取早納其祿武昌路總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呼宋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澌盡何可勝數蕭氏之子孫祿仕者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之所施於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掇其大要而為是記

金谿黄氏墓記

金谿黄㫬告其仝邑危素曰吾黄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于漢豫州牧琬孫冏至唐監察御史滔之孫竣避亂徙閩竣孫光仕王氏官諫議大夫分其子散居他郡今卲武南城臨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又有居板橋水南曹州紅門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於閩祚生述述生漢淳漢淳生斌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于鄉上名春官

行至安仁没焉其子裒年十有一聞喪號泣扶柩族人憐之提携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母龔氏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歳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其志舍于家妻之以女生一子有慶久之挈妻子還鄉田廬為他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州有慶築室母墓左躬耕給食秋冬則莘鹽于家貿易[illegible]來年夏輒平價與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illegible]可恒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尚習吾祖業可也卒葬洪源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兄弟居則仝食出則仝行衣冠嚴雅論説終日自幼至耄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葬蘇原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州配卯氏葬夏阬朝美端厚似不能言嘗逆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行歸州守雷黙黍族人聞之曰吳兒他日必為君子以女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黄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於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忘俄安坐而逝生至道葬夏阬雷氏葬洪源朝哲嘗避亂負其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兄不忍

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艘乃橐其私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氏取己資橐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卒蘇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茄按律斬之衆驚曰黄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元老敬老回老卒葬湖州配張氏葬夏阬四世墳墓皆在金谿順攻鄉朝俊徙南城鄉翁原亦[illegible]歳一[illegible]

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弟亦如之生允學允定允恂卒葬所居旁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㝵施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回老生順生允學生麒麟允定生驥允恂生滌淵昔從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坪已莫詳所墓由諱裳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死生年日復有遺忘者矣宗族逃散念之痛心乎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二遺善子能

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其毋讓素之大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謙議公後而㝵結交歲行而紀覲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以掌後世此職已廢久矣㝵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盜發彭府君墓記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葬清江縣建安鄉四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鄰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順二年八月既望院之僧敎本糾率人發府君塚啓石槨斲棺毀屍棄河中盜其藏器葬其師于上為浮屠焉且偽豎小浮屠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號哭走愬于官清江縣檄太平柴巡檢曹某往按之僧出偽券以辨彭氏持忠肅所志其母壙之左去府君墓二十步計之得寔墓中磚皆漆書彭氏記曹君命

啓之得新棺旁皆樹以故磚出其所葬乃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扇覆具在有全郡楊君者當時志墓石存土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丞上其事部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强盜減死黥僧為民隸有司充警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驛史等遺書作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五世孫鏞請志發塚事今國子博士劉君聞與余論譔館中曰吾為錄事臨江觀王主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浮屠氏恒損己以益人若敎本此之慘毒罔忿乎

賂于刑辟惡覩所謂損已以益人耶世之人乃紛紛然求福田利益于彼嗚呼何其惑哉後十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龍山堂記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予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論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四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于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之輒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岩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歷中　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遼親上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抗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號府君諱珪字某蚤遊成均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酒臨眺彈琹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全亭于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授徒數年他日試藝燕南薦名春官對策大廷皆魁多士蓋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

州戰國時武遂縣也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數千年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迄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寔通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衆人抑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來觀龍山之勝徘徊斯堂慨然思府君之德于百世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友樵齋記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若哀屈大夫抱忠以死而寔自托焉余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之不遇者乎他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屠師大同之言曰卿也子之過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作也先君子篤于學與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混混然與樵蘇為羣故題其燕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侍講學士鄧公書所為楚語刻之壁閒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回其父武岡學

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早穎敏能盡讀之有缺遺必旁搜徧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婚喪祭以至天地萬物農圃稗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總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藥食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子有子職安敢違膝下而他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於門開發成就者甚衆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利大書忍貧二字于壁然不幸年甫四死矣嗚呼君之苦學不可謂不勤君之制行不

不慎而卒既約于山林方强而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斋者盻上虞會稽之境嘗楊梅峰之下襟帶浙江有樹石之勝西曰鑄山歐冶子淬劒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于是而能世其業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又重葉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余性嗜枯寂以職事在舘閣得羽人之宫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卿疏暢喜交遊間往来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他日君請記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鳴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於蘇門劉琨嘯于晉陽君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将也今海内承平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隠者也君方将以才

出用於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于登之嘯也何居君輾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為余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溪虎高柳蟬巫峡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尚從寿卿而求之曰書以為清嘯記

遊牛頭山記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予留崇因寺崇因當里之半爲三月巳酉將與番陽僧明普仝遊里中僧善繼如壁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願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洞黑有穴在東拔之瓦石垠然有數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稷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臺寺一僧導予登兜率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脚跡及卓錫

泉崕甚險余五人者皆憩而明大獨往來如飛猱皆且笑更繇菴而去予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往者詑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寔王文秉所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娑久之而去至下西寺僧道宣留飯壁閒見恒山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皇慶間僉江西廉訪使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聲後至者卒不及也詩雖無足觀予特爱其人爲通官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在鄰郡者悉不能復故穢象繁多營營於衣食以故不及曩時之盛云闡[illegible]

寺有幽棲岩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憩西峰寺詣融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又有斷碑在地唐大歷中僧靈檮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覌幽棲岩攬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普和之還上東峰望見兜率菴隱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圖画然一元顧善繼曰予與吾約結菴此其處矣不必他求也臨高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間金陵爲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跡既皆剗削消磨盡矣吾徒生值休明而得與山僧道士

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幸欤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雲峽圖記

雲峽山在金谿縣東山縣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至樵嶺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仙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王佩處過大洲山小河山委蛇而走南城達於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峰其中峰最高者曰石雄其左曰玉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邱先生祠浮邱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

内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州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者其處也山巔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磜其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憫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屨石上涂穸者守其屨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穸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唯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穸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恭龍僧某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弗驚以金盤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旁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崕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發慧生其下荊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揔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澤州路揔管府經歷

祝蕃遠先生於大原僧舍猶應紡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屨底毒虵奔狐時出草間益畏途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殸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源山麓至元二十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由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窗正面諸峰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畫浮天千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減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已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君

遺戒不設弃兵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予客吳文正公弃為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予山居簡僻數為之圖張彥輔真人奉敕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詩海內名人相繼有作於是有叢之畫無叢之詩悉萃於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為余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弥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世之敝也況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宜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皆

號雲林子余於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乎聞以圖求詩於秘書答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illegible][illegible]盡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illegible]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憶去[illegible]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意何為哉在式令甲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林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雲林圖續記

余為雲林圖記後且六年會道梗莫能歸親舊書問邈不相聞宗人子繹來自光澤之鐵牛關前記烏君遺溪處也關距余家曾不滿百里因致家集之書焉發書泣下以為松楸之不及省久矣亟謀歸計投文中書[illegible]以疾辭宰相郎暴留之然則載瞻雲林豈終若[illegible][illegible]弱水之不可即耶始余之隱于雲林百家之書列於左右晝誦夜經遊心聖域起起乎出于埃壒之表[illegible]范太史德機氏銘余讀書之室曰蟬蛻汙濁

罷此[illegible]牛入此室處與天者遊其覲覽乎四方也則以君子之于學不可以安乎固陋故出而涉當世之務[illegible]以開廣其志意一二大臣辟致祿仕驟驟乎數歷[illegible]從儲官政府豈不自知其疎繆之才匪所克堪也向蒙恩擢授司農少卿當辭入北嶽之葛洪山拜中書參議亦辭進參知政事則又辭庶幾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非素之所敢知也山中之人尚有以悲其志否乎古之名臣去就係時之輕重進退關道之盛衰一言而可

以結人主之知慰天下之望於是功施於社稷澤被于生靈沒之仕者能若是乎此余所以願埋名銷柔於雲林之下以終其身而不敢貪榮冒進以自速其悔吝也江西提學黃君子雍嘗避地其閒謂雲林之所以遭亂而猶安者蓋山谷僻深距三省之郡莫有近者暴客雖至而不能留信善地哉若夫山多而田少其民無富足者民貧故無盜至者亦無所掠此則黃君未能盡知也

王左山房記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之居距樂平縣三十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坊劉氏由大梁來遷者十有幾世矣自流坊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虵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田四水周旋如張幕帘名曰尚忠又並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隝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有支山共揖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任南還誅樹屋三楹于小山之麓覆以白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佐之才而世不用者悉圖於壁而詳書其出處始終于上屋前鑿池種蓮中寘石刻周元公愛蓮說小山上雜植松桂異石兩傍之中有竹木桃梅之屬有良田可藝秫稌清溪湛然垂笭箵為宜天氣清明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予記其所謂山房按樂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於此在衆山中最為雄秀蓋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

識高趣豈他人所能及哉乃若更數百年之久世必
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者其可不思也
夫其圖于壁者其才質足輔其君成文武之業致隆
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於當日或淖湛于下僚或
老死於州野斯世斯人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
天下也可勝嘆哉然而仕止久速各惟其時其惟孔
子乎景陽明聖賢之學明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
子者也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府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阽險
兩厓双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
峽束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
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
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永嘉浮
屠普顒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
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
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

其事庶幾無隳廢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
友危素曰顒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
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
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
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
亦有專領之者顧有司率急于錢穀簿書之事以此
為迂濶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
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

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
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于此非有所驅廹
而出私財剖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歟乃
為書之以示來者

蘭溪橋記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地曰蘭溪昔產馬蘭俗又
稱為馬蘭橋馬蘭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廢
橫木為畧彴車馬必亂流以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
爲春夏之際溪水橫溢則往往勿得進溪上有毛氏
蓋自宋南渡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孫由南城之龍
蔭里寔遷於此今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
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
絕無孤處一室至正四年水旱疾疫並作翁病且革

往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家塾以尊祖敬宗為
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居鬻於龍席山
曾君曰省曾君更治屋宇扁曰蘭溪寓所命其徒閔
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墳墓皆在金谿
歲時遂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仝里羅君義
方請曰毛氏之羣從嘗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
乎哉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鐵庴州民匠提領毛
君一夔督治之于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于
宗族鄰里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期歲而役夫告

成無復病涉翼至京師語余曰願有記維斯橋距余家為甚邇余之少歳數造焉㬅嘆夫民之未有餘力以及於此魯君學老氏者年在耄耋是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公而無私者欤是宜記之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將壞而修之庶幾魯君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於無窮豈非盛哉魯君字省吾毛君字君實一夔字君堯翼字遇順高君字無敵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　年也九月四日甲子記

安公隄記

至正八年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安侯以選為龍興路揔管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何連月不雨侯徧祷羣祀已而淫雨不止祷而又應江水暴溢居民幾至漂溺祷諸神水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徑湖中春夏潦則人馬俱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喟然歎曰修築吾職也欲命之屬吏則慮其並緣以厲民乃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屬諸翠岩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衆力為之魯

未經時而隄成長若干丈當其要衝伐石為橋下疏水門行者悅豫衆合詞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余鄉郡之諸生備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文刻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僑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杠輿梁是已侯之作是隄於是為知政矣今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弊而鰥寡之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急于為治之意可知已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以行省憲府可謂重且難

矣以侯歷中外報采素著畀以千里之任侯亦夙
夜畏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
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顯濟謝公祠記

楊山傀君鉦述其邑之神謝公事以授素俾為文刻
諸祠中以著其靈蹟其言曰公姓謝氏諱公寶父母
事元武之神甚謹宋嘉祐二年八月某日公始生金
光奕奕遠其床榻既發孤事母董至孝尤謹奉神一
夕夢神剖其腹易肺肝遂能致風雨起疾癘邑西三
十餘里有山曰五雷山之西有湫曰東揚熙寧八年
公與瞿三十二者耕於埜相與言曰湫之魚甚美往
釣之獲三尾方置釜鬵俄變頭角瞿驚怖舍之湫中

公曰吾且入湫子姑俟之沒一餉頃出而衣冠不濡
且曰吾將顯靈此土由是數見神異明年夏不雨縣
令杜公調聞而名之公告其母曰令名必欲雨母為
鼓鐃箕運紡車灑水其上能致雨是日有雲雷而無
雨令讓之歸語母母曰吾失灑水耳明日復告母而
行雨乃大作鄰邑令聞而爭迎之交章上功于朝錫
號顯濟政和某年旱令江公翊曝公于庭日色熾甚
肌膚無汗神情怡然指天長嘯密雲隨麾大雨若注
建炎二年旱令彭公洵名公公請投縣牒湫中頃之

水湧雲集寒氣襲人龍見水上兩三日乃已是歲六月某日也洵為麻村鳩工度其居室建祠宇於湫之南以祠龍君公將厭世以環湫之山林屬智門寺僧不疾而化葬于所居後山之麓里人慕之刻木為像易居為祠扁曰顯濟謝公之祠旱澇災沴有禱斯應于是潮水東數州分祠者百餘所咸淳某年令張公雲從禱於珠岩之別祠雨應期至人稱曰謝公雨里儒者沈先生德淳為之傳皇元縣長徹的迷失禱焉取香火置奩中至邑治啓奩双蝶飛去遂雨元統元

年縣長合散君禱雨脩其祠刻銘以賦初鉦之先君子嘗率鄉人禱雨祠下至是父老謂鉦宜脩先君子故事入其境山盤地迴草木蔥鬱升其堂庭户明徹神風肅然心切異之已而甘霖如注歲乃登因訪得公從孫佛奴隆興間所錄蓋乾道九年脩祠陷置屋壁頗為詳焉嗚呼神怪之事孔子所不語楊子雲之所不云也若公生而為人死而為神指麾風雷佑民澤物廟祀不絕豈偶然哉鉦言之確故為書之

卷七終

危學士全集卷八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仝邑後學嶽紋匯輯刊

余之梅

雜著上

跋送李工部詩

右送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李公再使安南詩也方江南未下公充國信使由雲南至其境崎嶇四年而後還至是宋已內附而公再奉使既自有所紀載當

見諸國史安南世居海島其在宋末猶受其厚爵以人情論之方懷惠報恩之日公以一介之使卒然說以頰舌使鄉化本朝不煩干戈非至誠動之其能然乎于是生靈免於塗炭由今念之公之子孫久而益藏陰德之所被若符契然至于輕啓邊釁之臣皆公之罪人矣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斯言也惟公知之公之孫户部尚書稷以比卷示素敬書其後以歸之

書吳泰發妻黃氏教子詩後

右詩一章三十韵吳泰發妻黃君作也黃君鄉先生以權之女淇鄆之須城人有諱禹者登進士第官于建寧之浦城因家焉至宋紹興間有諱陞者亦發進士第官至大中大夫知永州後徙撫之金谿陞蓋以權高大父也初以權無子惟一女愛之甚教之治儒學晝夜不輟年十九歸爲吳氏婦甚恭順至大初泰發買江湖行次三衢溺死三子一女俱幼弱撫而教之節衣縮食唯以讀書爲事而勤務蠶績舉動由禮

雖子姪不相授受送迎未嘗出門詞章非其所樂此詩者訓子之作也初亦不以示人其從孫綬稍以告於故翰林學士吳子吳子稱之君曰婦人之有善可稱非其幸矣可悲也而非可願也嗚呼世降俗衰聖賢之教幾乎泯絕昂昂之丈夫蓋有不能立其身矣況幽閨之女婦乎若君者有行而又有文儒生文士媿之者多矣豈獨足以表儀于閨閫哉不誠難乎予性不喜書而綬請書之故樂爲書而并叙志焉

書清閟閣臨蘭亭序後

右薛紹彭臨蘭亭序一卷按蘭亭序石本仕者已難得臨本尤難得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其一曰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循傍文章尊昭陵自一闕真蹟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其一有王堯臣跋易簡子者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題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氣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旗談書存焉式欝欝昭陵玉盌已出戎

溫無類誰寶真物水自非虛移模奪質絲繅金鐍瓊機錦綷猗欸元章守之弗失其一在舜欽房昔之善臨蘭亭者有馬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五世罕得見故此三本者皆莫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予至郡城與友人豊城揭君子舟寓舍隣並得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宏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巽月船小印宋末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唯巽與天台賈似道家耳紹彭父珦嘗竊取定武蘭亭石宣和間朝廷遣使索之紹彭乃并日夜摸搨每搨叠三枝[illegible]重搨

之民間所貴唯此而已後此石龕寘晷思嶽東壁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陷維揚裹以去金主愍棄之河中近世姜君章副樞家所得石鼎爲佳者然既定武本遠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軍筆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之歎也嗚呼紹彭所搨本今亦無之況其所臨者乎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大史吳傅朋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則見其所臨尤盆盎之搨洗也魏國趙

公嘗同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晚憩監艫所賦詩清麗況看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閟閣詳著樓氏攻媿齋集云

書張承基傳後

友人饒旭子初遊四方陰求天下之奇士而與之遊至任城得張承基者益奇士也子初再與予相見京師數稱道承基又出鄉貢進士李君景儀所為承基傳余讀之愛其敘事詳覈始益知承基而善子初之不苟於擇交也今承基生七十年矣會天災流行盜起東海魯不滿千百人橫行山東河北若蹈無人之境此在識者固為國深長憂矣雖鼠竊狗偷魯何足為慮然處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烏得坐視其

俘虜殺僇使骨肉離散田業荒蕪而邈乎不加之意也此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鬻妻子以供公上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弱者死溝壑強者為盜賊甚而內懷姦宄者以為亂王師一出饋饟百傾有司乘之以聚斂而民以受其殃況以執良民而斬馘之則曰吾功也有司亦曰斯人之功也孜察之不審又從而官之嗟乎政令果安在哉承基期歲平盜十有三起及追賊至馮峪悉擒殺之其功

偉矣至若陳討紅巾之計當于事情卒不用其言使
此賊至今為東海患惜哉

書張少師傳後

至正三年國家修遼金宋三史素以非才與修宋史
按太祖至徽欽列傳至為詳備至高孝光寧四朝史
蓋蜀人李心傳氏所修其闕漏不可計心傳亦以是
論罷素博考實錄中所附傳及他野史文集郡國志
粗見始終者稍稍補完既而奉使購求遺書所過求
故家子孫問之往往荒忽不知是以執筆之際為之
歎惋焉獨敷文閣待制少師張公運有為老氏學者
曰德隆致少師事狀于史官素道出虎林睹宋故宮

有大浮圖以斷碑碣顛倒甃城所賜少師手詔在焉
者猶可見歸而徵諸實錄諸書始能論著又考陸文
安公講道象山之巔去少師家甚近讀金谿李君所
編師友淵源錄然後知諱宗伯字伯強諱必達字行
已皆少師從孫全金谿彭　宗世昌誅茆結廬以迎
文安公李氏所錄伯強從弟諱昜字少石子梓字材
卿按張氏世錄少師之父諱貫贈太中大夫兄二人
早卒遂其名二弟曰廸曰通少師三弟曰達曰造曰
遙伯強達之孫少石造之子也今德隆請翰林待錄

學士揭公志其先人之墓有諱楢者伯强之子也德隆之所以事親敬宗者揭公述之甚備非詩書禮樂之澤漸漬于久遠其能然耶其能然耶

遯解

鄭國霍君彬卿以遯名齋蜀郡姚先生為之記後若干年其子裕因予之僚友黃君伯淵屬為之申繹其義余曰既遯矣何以言為頑其請不已乃為之辭曰遯亨小利貞當陰消陽之時為小人逼君子之象遯而言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然二陰浸長未能遽盛故曰小利貞焦氏占之三塗五岳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無兵革履乎山林深密之處以避患何憂之有夫遯尾之厲三在艮終以陽之止陰而為之艮茍能止陰道之進勿使之有往則雖在遯尾亦可以免禍矣陰之浸長小人之謀害君子必假為中順之態以自結於其君待君心膠固然後大為變更以行其志君子之所當知而速遯也三為耳巽其心未果不免牽係志二陰而不能遠去甘其柔媚而係之者吾之疾疾也說其奉承而係之者吾之臣妾也曰有疾憊者又所以深戒之也曰不可大事者姑以扶衰救敗而已終不可大有為于世也九四與初六為應四不正初亦不正以不正而合故其合也謂之好言有

情也四當妤合之時而不能遯去不牽於私情於君子之寵固為吉矣然初六陰類之小人乍失近君之好則不得為吉五當遯之時不顧二之正合而決然遯之者寵以陰欲消陽所當遠也二雖欲以其中順之態執而革之有非其所能革者此其所以為吉也上九處乾陽之盛外無累於位內無累于應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君子遯至於此則剝而盡矣天下無窮而不反之理苟能反而復之則前日之遯者反為今日之大壯豈非肥之極者耶彬卿之于易固知

之已深而行之已力至于裕之身以其時占之夫豈久於遯哉則將為壯之時矣裕其勉之述遯解

隐說

或問於予曰古之時修于家而用於邦國公卿大夫士位各稱其德無所謂隐者也司馬公作資治通鑑深譏夫阸者而張君于此乃以阸名其菴何耶予曰噫古今人時有不同而出處亦異惡可執一而論哉自功利習勝而躁競之風行民志不寧而無恒心于是有志之士自甘於窮約恥于自鬻以干時故其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永矢勿過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若此者豈其惡富貴而好貧賤哉其所自處者必有其道矣司馬公之說可

以論三代之先而不可以論三代之後也然而張公生太平之盛時既出其材謀而施諸世矣而又自號以阸何也蓋其志之所慕在乎林壑之間飄然無所係于世累者歟余在金陵聞君在黃岩思力於水利後七年相見于四明讀諸君子為阸菴之文著說附見於後且以塞君之求也

虛遊說

漆園令書山水篇曰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列禦寇篇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襄陵蛻翁別號虛遊子石户之農邂逅于蘇門聞而歎曰信乎漆園令之言翁其善涉世者歟翁能蛻故能虛惟虛故能遊翁家于晉長于吳宦于楚仕于燕年幾八十遊於世者久、朔南之公卿大夫士莫不與交高論宏議嗜笑怒罵出入經史百氏莫不各得其歡心非其已之能虛〻而能遊其能然耶石户之農進而問曰

先生善遊世知先生之能虛先生之能虛故知先生之能蛻敢問蛻亦有道乎先生曰有吾少而躭玩載籍既得其精華吾蛻于書矣吾少而攻習文詞既通于制作吾蛻于文矣吾且老而身縻爵祿既辭其寵榮吾蛻於仕矣蛻于書聖賢與為徒蛻于文神明之與居蛻于仕可混于樵漁故先生之出處尚烏往而不自得哉若僕者蒴〻焉覙〻焉縛於禮法勞於案牘如膠漆而不辭吾不知何時而可悅又何時而能遊

神農冕服辨

素從盧陵王秀才借漢東志讀至陽夏謝景平氏所作神農冕服記私竊以為未然謝氏宋蘄都鉅公素曉出所當尊師者然義所未安不得默〻而已夫天地之間古今風氣不同自結繩而後有書契結繩之時之人不識書契也自土鼓而後有音樂土鼓之時之人不知音樂也風氣愈開制作愈出當因而因當革而革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亦非一聖一賢之所能周也稽諸神農氏之御天下也斲木為耒揉木為耜教民稼穡日中為市此其開物成務之功使萬世蒙其利漢東今有神農祠隨人尊而祀之宜矣然加之

冕服則非也按冕服起于黃帝氏而五冕之制至周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袞冕十二旒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伯四十有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鷩冕九旒各十二玉王祀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七旒亦十二玉王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五旒亦十二玉王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一章前後各三旒共用玉十有二王祭羣小祀則服之神農

氏之世民淳俗樸侄同顓蒙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之禮未備也祀先公饗射之禮未備也祀四望山川之禮未備也祭社稷五祀及祭羣小祀之禮亦未備也然則今之所加以衮冕乎以鷩冕乎以毳冕乎抑以絺冕元冕乎是故考之於經無所據求之以禮無所合神農氏在天之靈神終古不昧驟而施之以未見之冕服豈不驚異乎吾知其不可也明矣或曰若子之言則當如今郡縣三皇廟像被髮裸身以木葉自蔽然後為得素應之曰亦非也表像者浮圖之宮老子之廬土木偶人之類如之何而可必為木主以祀之而不使醫家專掌其事然後為不悖于經不繆于禮嗚呼祭祀大事也其可忽諸作神農冕服辨

富州蠲金紀事

文宗皇帝即位二年秋詔若曰天下有徭役而逃亡而橫征于民者其蠲之是年冬江西憲僉張公榮行部富州々士人揭東詣公言商瓊妄興金事不便公廉問為之惻然命州聞諸路而上于行中書省且牒憲府不報後二年當至順二年秋辨章全公岳柱來鎮江西東又以言會憲府牒亦上公始以其事聞中書先是奎章閣授經郎揭公傒斯述太平政要亦列其事以告上乃是戶部議須遣官覈其寔以報明年夏行省命龍興路治中于某臨江路判官周某驗得寔上之行省復聞中書而戶部議如所言蠲之便於是命有司蠲之元統元年十有一月也州人乃大感悅相與謀屬臨川危素述其始末志諸貞石以示不忘按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乃誘湖南淘金人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亭鄉留墓居烏及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為業歲貢輸浮辨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洎既祥者寔司其職然豐城金僅々

取之不足以廣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
供一歲之入璮稍患苦之乃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完
其數久之思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塚
墓刼取貨賄蘄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捂
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為已功鄉民甚
惡之而無賴者景従日衆至三百三人爲璮又為之
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豊城既無金羣走饒信徽衢婺
江南康蘄黄歲掠以進璮ミ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
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廿四年行省用其言設銀

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
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檄取豊城淘金工謹教習爲璮
以聚斂為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厘重捴之
為二十九兩九錢六厘重矣璮因求遷小曹塲官兼
賦豊城金而豊城淘金塲遂革是時豊城壓為冨州官
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
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璮亦去為
塩塲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惧其久
而累已也募其邑人德韶言于行省謂能興路貢賦

歲屬興聖宮則富州路金不宜附隷他州益從富州
輸之為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冨州征之延祐四
年九月也璮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
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有爲有後而乞
匃者又有爲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姻黨亦窘乏至殺
子女以拒胥徒之騶哭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
役于官者代輸之鄉曰里正里正冨民莫肯代輸者
都曰主首主首力微弱又多貧窶故代輸者皆主首
耳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二十貫捴之為鈔

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ミ有爲于是民之
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脱其禍若王季常王
元寔等徃ミ間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
弊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
七年始得車之言行爲始車嘗言于奉使宣撫又言
於監察御史强踣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
賴龍興路推官李崇德莫維宗力争御史前得免至
是乃言于張公全公而張公全公深哀其言於是其
事乃竟得聞而州人數十年剥膚椎髓之害始一旦

脫然矣遼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坐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歟自昔陰陽錯仁盜賊並起貽國家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財聚于上怨結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居于卿立于朝皆揭車若授經公其人豈有知而不言哉今冨之人自是無橫斂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忘所自耶則于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與刻石以垂永久亦豈容以自已哉故素於冨州鬭金之政而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以愧後世之言聚斂者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風諭以示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終中端司丞揭公今為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卷八終

危學士全集卷九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仝邑後學李　相輯刋
余之梅
嚴紋璽

雜著下

別友賦送葛子熙

余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策以永歌兮視前行之逡廵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糅雜乎滓穢獨㫌㫌而奚適兮詹誹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傷頹掾跋之或怠兮悲綠染之元黃思騋雲蟠以高馳兮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美人於丹邱兮云抱樸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流瀣兮夕掇元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並騑騑之良馬兮欲遵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修予之愚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揖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雖制義而自安頤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念一門之孫悍兮而衣食之莫具汨奔走于泥塗兮歲冉冉

馬遲暮掇彭蠡之桂櫂兮爰東怼乎錢唐撫句踐之故墟兮弔臺觀之榛荒颶高帆以度海兮仍羣仙于雲隐凌扶桑而遐矚兮浴赤曦之皜ゝ盼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於諸馮何三千歲之寥ゝ兮大運若是其汙隆緊媄遨之足樂兮傷馳驅之勞勩翕朱光于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来至旋輕輪於汝濱兮將同采乎莵藿玩層峰于翠雲兮金谿有翠雲山射麋鹿以自樂

亂曰子何為行兮吴越鄉兮韶音之鏘ゝ兮矯首以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茫ゝ兮哀民生兮曷時而康兮

存存齋賦　為李孟豳尚書賦

緊太虛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暘萬物之滋蕃羌易道之廣大兮倫吾身於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体成性之存ゝ兮由道義之不匱信張弛之靡忒兮亦柔剛之過濟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争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异毛羽之碩宾彼嵬瑣之紛ゝ兮遂梏亡於知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於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雜糅於根莠懷咎繇之苗裔兮蚤翹跡于滕邦烱水壺之交映兮粹白璧之無双玩言理于簡册兮驅長才于海江爰紬書于史館兮持憲度于臺閣善和燮於羣情兮或誾ゝ而諤ゝ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蘊退休沐而齋居兮撫易象而觀天亶存ゝ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雖道路之邈悠兮俁白首而不遷憶旋輈于虎林兮卻傾蓋于京闕瞻雲霄之軒翥兮慕策勵於駑劣保貞白于歲晏兮追往行于前哲樂几筵之清潔兮陳左圖而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啓韋編而載愉托中情于藻翰兮著懿戒于坐隅

望番禺賦有序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錙振達按之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寔欽察忿死振亦恐懼得疾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於前因喋而死未幾行臺又遣監察御史杜石訪其事得今衢州路揔管薛超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御史上章覈振後三十有　年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賦詞曰望番禺兮海氣沉沉青天高高兮

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兮夜聽噫喑豺虎呼嘷兮麒麟遐潛望番禺兮盡傷余心

三節堂賦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偰犛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强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倜儻兮泛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於戰陣兮陳征討之訏謨信直道以迕時兮轉漕輓于番禺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艸間而嘯呼扼險隘以弄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鬭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照山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収涕泗于衣裾哀孤檡

之幼穉兮念生我之勞劬惘無父亦何怙兮賴慈母之携扶嬰疾疢以莫瘳兮吾豈愛於肌膚刲肱肉以和藥兮欣沉痼之獲蘇世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撫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于東湖葆遺器以積藏兮矧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皇后兮思蒐羅於文儒爰趾美於高科兮差簪笏之滿家振羽儀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拯黎庶于泥塗雖余文之猷猷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于厥初

經律圖賛

猗昔上古狉々牲々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敷教人倫乃設庠序尊々親々世變風移彞典勿循乃制刑威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提要諄々流行區宇明德懷新安得率土返樸還淳各安厥職葆其天真上下四方咻然陽春刑措不用而多鳳麐我賛斯圖爰詒無垠

太祖忠烈靈惠英武南廷王全諷公像賛

麗失其御羣盜馮陵惠々我祖仗義興兵爰剪兇醜邦邑載寧傳記可錄勇功智名生聚保乘垂三十齡情孚隣境澤被鰥煢威名丕顯王爵南廷皇錫嘉號推思幽明英風凛々百世猶生維忠維孝浚亂共承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寔安鄉公讀書於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參大政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跡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宋中書舍人盧陵劉公才卲八世孫寶僑寓是邑乃作祠宇割良田以供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下乃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爍乎功名睠茲安鄉為澧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皮公有遺跡哉〻高臺世變事移過者興哀仲璧氏劉衣冠之裔僑居此邦仰止異世伐木甚良爰樹高臺俎豆載陳靈其享來陟彼崇卬悽其延佇江流滔〻歲不我與猗公之仕載逢其辰孰使剸揚才傑沉淪邈哉風旨弥久弥新篆名貞石公有鬼神

異石銘有序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予其大三寸色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氣中双龍摩空而飛橫而藏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異物乃為之銘〻曰

太和絪縕二氣摩盪山川儲英奇石異狀賦質甚碧中含素文曄乎神人其行逡巡蜿〻驚龍乘雲飛躍乾端坤倪膠轕回薄赫爾精氣騰為列星善匱而藏何百千齡

興學頌有序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々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廩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作成人材備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若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猶必待教而後明況于蚩々之氓乎二縣者在於畿內教之尤勿可以鈌

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規制已偹頎于五廟之學未遑有作而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之於政可謂知本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歟抑亦遭逢聖神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于朝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之志哉公字九德任官守職若活海貫事皆可書今獨取其為政之知本者為頌之其辭曰

惟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廻神明相扶乃作廟學于京于國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之之光小為朿桷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甸置師無學有勿聞見緊康里公寔莅京邑治政以平衆猾震驚曰兹教化為余之責請于宰臣報可渠亟爰奏琴瑟升歌雅南籩豆在進有赫其睹匪公之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々冠裾誦詩讀書凡百多士毋眣厥初

蘄春縣興學頌有序

蘄春縣長埜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為之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始至官條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大葢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産儒之在籍者二十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于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惧無以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廪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史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脩之者大成之殿明倫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櫺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匃脩學之閑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助涖事于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于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濵爰采其蘄田多汙莱埜有嚬呻天鑒下土哀此疲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蘄春有學以祀元聖棟

橈宇傾蜀以廣敬賢令聿至頓瞻徘徊乃鳩其工罔敢弗来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徳孔懐雍雍童冠濟濟弦誦脩行明經聯翩充貢槩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賜帛頌有序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于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二再賜時八十有六三賜時八十有九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畜其精神大阬市廛無求于世藏書甚富以爲其子孫其所以至于上壽者盖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倦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者也于是史臣素作頌以歸于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賜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寔敦惟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于宋時束帛所蒙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垂一威和安卑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裨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四極史作頌聲

卷九終

危學士全集卷十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仝邑後學李　相輯刊

嚴紋璽

余之梅

傳

王栢補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縣人大父崇政殿説書師愈遊楊時氏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氏張栻氏呂祖謙氏遊父朝奉郎瀚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

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歷遊熹門遊或語以何基氏嘗從黃幹氏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主靜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以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閑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以合宗族周卹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祭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於郡柏之言伏羲得山圖以畫八卦兼推八卦之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乎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〻〻闡之

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〻相配　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

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咸淳年五月得疾手書以別其子恁曰吾不遠矣七月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而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贊曰余見國子博士吳師道知柏之學一傳金履祥再傳許謙〻〻之學益密矣師道言柏所著書有讀易十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涵古圖書一卷讀書記十卷書疑九卷詩辨說二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

書附傳三十卷左氏正傳十卷讀國語三十卷困學之四卷文章讀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凝道志廿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廿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　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精義八卷禩志二卷周子一卷發遣三昧廿五卷文章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文集七十五卷總之為七百七十卷嗚呼何其博哉古未嘗有也而魯經要矣

黃次山傳

黃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九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佑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歷信陽州教授池州司理參軍台為太學錄荃臣猶以黨人學術論罷久之黨禁解復其官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州銅場建炎二年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諭京東西路所至名父老具言祖宗德澤及主上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聞者感泣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法且曰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碩擇立志向何如耳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公滅私若忿慾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帝嘉其言會金兵大至淮西告捷次山言第功行賞勸沮所係因係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鉞授偏裨立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枋令呂祉代之次山言光世固可罷祉明銳閑爽雖若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所長不省無何其言卒驗靖康以來號為宗程頤兄

弟學者不能深明其旨轉為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其教有旨戒飭學者次山時兼权禮部郎官與侍郎董棻爭之於朝事雖直而謗議起矣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管亳州明道宮乃自豊城徙居撫州益肆力於學凡九年起知邵州未上以疾致仕卒初仝舍生章畸若以女妻次山者及舉進士貴人欲妻之卒妻畸女贊曰程瑀之論次山有言李廣賈誼懷才抱義取知人主尚不克展其長使積效暴白則夫所謂一世英雄而死於草萊者豈止一王義方哉悲哉

蕭佟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登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捄荒策于御史臺一曰官自濟二曰鬻爵三曰禁酒多用之著為令或欲因是以薦乃憮然曰吾豈以捄荒書媒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為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攺脩舉未及代謝告遷臨江路揔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民李殺人驗者受賄盖以疾

乃遺書摘其伏請改讞上下囊橐不省遂自置書於江西省及兼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又白之受賄者始自首屬他官剖棺察之見其筋斷者四李伏罪罷官六人吏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愚民誣服代死為具言其狀於部使者雷吐寔受罪僧以奸私傷人命焚屍以臧迹富家挾怨誣貧者以盜咸燭其情辨之豪民奪孤兒地搆屋其上則撤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岸居者償其失則斥而不問從子傷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子以父縊尸誣平民皆有以破

屬縣之奸仝列惡之在官十八月去以前官遷興國路吕元死而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訟累年片言折之行省符下增白金常賦十倍力爭之不得明日遂行在官僅逾年而已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發私易故櫝以冒求仕者杖竄府牒以亂戍役者韶州戍役以給豎蔬直後期閫元帥俾鞫之杖其渠三人笞從者二十人罰萬户而下有差擢池州路揔管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昴發義士桂正孫振飢禦盜有方略居有十四月會权臣枋國不用漢人為

幕長令下即行久之朝廷慎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民歐陽許二家皆據兒子田訟久不決率諭于義而平之婺婦蔣子幼見逐于夫之兄且鬻其産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兒長民陳夜奸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書誣以盜其母愬之廉問得其情為白之郡民唐訟佗家擅殺家奴毛棄之江屬他屍自上流漂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寔令人生得毛于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駭服以為神綏寧伊項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諷使全其

人奮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兇如死者何吾不忍爲也即推驗具獄武岡民黃耰其婦〻自斃驗者惑于賄不得實婦家愬于郡〻讞之啓棺驗其首脇俱傷事遂直至元間尹黃順翁有遺愛在民歸稱循吏其生祠曰種竹堂爲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治公宇橋梁無秋毫擾省憲考湖南最嘗作忠義二史經筵檢討危素言於朝以其書可備進講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稱爲纂述有體未及推用而卒後四年史館復言所著有裨世教宜追録之以

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贊曰余避逅蕭修撰于金陵握手論議牛將軍幕下使人磊落有生氣使其仕至元閒御史府用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未就云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鞏國公諡武惠合魯公家傳

合刺解公系出合魯氏父始名八合我師伐金大戰三峰山射中金恒山公武仙睿宗時督戰見而奇之改賜名輿鑾拔都時大雪軍士飢寒頻死即殺所乘馬取血飲之均食其肉多所全活歲壬辰道殣相望獨獵取禽獸以給軍士其後因下汝州贈懷遠大將軍沿海翼管軍萬户輕車都尉汝南郡侯子八人公其長也英邁不羣長益負奇略我師伐宋圍襄樊宋

兵嬰城固守者六年公在軍中卧不脫介胄宋援兵不至運餽道絶遂降我大將軍伯顏帥師次揚州宋將孫虎臣等遣使詣軍門請曰古者鬬將不鬬兵今遣驍將劉都統持命將軍擇武勇善格鬬者一人決戰無以衆士卒汙刀斧也伯顏亟召諸將語其故皆相顧莫敢對時公以百夫長隷麾下毅然請行伯顏奇之拊其背曰壯士也適兩將所乘馬皆異戰於楊子橋奮鬬數十合未決劉都統奮稍刺公〻墜地劉馬奔不能制公上馬追之劉卻還舉稍著公左腋下

公扶其稍拔劒斬之以其首歸觀者數萬人歡譟動地劉號黑馬劉宋驍將也是日以帳前儀衛送公還營仍繪圖以進至元十三年伯顏虜海道生變選公招討沿海諸郡未幾與宣慰梁雄飛招討王天禄追襲宋臣陳宜中張世傑蘇豹義等遇世傑于香山奪戰艦符印俘其將吏又追宋二王至廣州七州洋及之戰海中奪舡二百艘獲俞如圭而還明年乃授宣武將軍沿海招討副使佩金符南至于甌閩北至于許浦咸任公節制公亦詰姦禁暴民賴以安進昭勇

大將軍沿海招討使佩金虎符尋加經畧使兼左副都元帥治慶元軍事悉以委公内則惠養百姓訓齊諸軍外則威柔遠夷招降海寇條上防海便宜自南恩至上海設水站三十有一置兵警邏時造海艘議征日本豪民奸吏舞手其間破家者相望慶元民以公故輙不告病十八年建征東行省出師日本授公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道高句麗度遼水颶風積雪草行露宿與士卒均勞苦兵薄境上颶風作乃還朝議班師復命公治慶元屬城燬軍士無所依公亟請省

府立營置鋪以安老幼以防姦宄二十一年更立沿海上萬户府以公為達魯花赤明年見世祖于便殿上熟視久之賜名哈剌解拔都奏對請慶元親軍衣裝禁戢候人海寇私鹾數事上嘉納之賜錦衣玉帶金鞍弓矢佩刀諸物以示寵賞二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仍兼掌萬户府會盜發處婺勢張甚公獲其渠首殲之民賴以安擢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仍為浙東宣慰裕宗在東宮聞公宿望出金織文幣以旌之成宗將有事于西南夷合四道之

軍以進授資德大夫雲南諸路中書省右丞與燕大明猷屬時暑林木陰昧不果深入而還憂赦復爵歸鎮公以老病乞還汝以便醫藥大德十一年二月卒皇慶二年贈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鞏國公謚武惠命翰林為制詞公宣慰婺州祷雨三瀍憂應鮮于樞時在幕中為文刻石公之遺愛在民故浙水東山谷間多立廟以祀太史氏曰余過鄞華公孫沿海萬户安坦出戰楊子橋圖相示一時之意氣何其雄勇哉然觀公嘗解貞觀政要以進則知公之所以

事其君豈止戰之勇而已哉古之謀元輔者必說禮樂而敦詩書有以也夫

王宏鈞傳

王宏鈞字彥舉其先汲人嘗仕宋為修內待詔高大父辟亂徙居蔚州大父行簡秘書監薦入司天臺父昂終通許縣尹宏鈞蚤好學由天文生轉司辰官升司辰郎司天監漏刻科管勾平秩郎司天少監進司元大夫司天監加頒朔大夫會為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為少監時有星變宏鈞入見英宗直言無所既上稱歎久之初金人徙宋嘉祐中所置渾天儀象沈括所議者是也至是宏鈞奏請出內帑黃金四錠飾之訖工復加賞賚晉王在位以天象得名對進言上天之垂象無常聖人之守身有度剗除舊布新國有令典陛下當上法先王脩德行仁減膳徹樂施恩惠緩刑獄慎起居節飲食嚴禁籞則變可銷而災可弭不然事且不可測數奏剴切晉王為之動容嘆曰諫官才也太師帖木迭兒柄國政中外側足而獨加禮宏鈞數引論事多所救止退而未嘗以語人嘗謀廢金世宗碑以刻石自頌功德宏鈞力諫曰毀碑遺跡國制也丞相宰制百僚豈可自遠之耶遂寢宏鈞官司

天監能以謹飭自將銓注以時淹滞拊快占籍于陰
陽家為奏復之前後賜賚金幣輒分諸僚佐宏鈞嘗
以事渡河舟人後至𥁞獲罪以生魚獻固拒之勿得
投魚于河後數年再至渡所舟子爭前迎載宏鈞忘
之久矣則拜且言曰明公放生魚者向感恩甚厚今
得再見無任大慶宏鈞屢心類如此云史氏曰宏鈞
所居官任古羲和之職今乃襲金之政異其官階以
别于常調何耶抑豈有他說耶余觀宏鈞之才可以
居風憲然老矣在至治泰定閒宏鈞遺逸甚盛終恥

于貪榮而昌進有大雅君子之風焉

夏侯尚元傳

夏侯尚元字文卿者莘亭人也年十六夢神人有所
授由是為文詞立就久之進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趙
孟頫與之入見　宗及英宗為太子召為說書郎位
授侍儀司典簿英宗崩尚元棄官漫遊江海久之明
宗南還尚元恭迓于和林明宗尋崩乃徒步將言其
事于海都為武平王鐵忽思不花邀留之王薨其兄
嘉王晃大帖木兒又留之郯王徹徹秃聞其名召見
待之有加王嚴毅寡言笑與尚元處抵掌劇談終日

尚元亦知無不言王嘗謂左右吾家得斯人如執法
御史吾有過彼且直言汝輩宜憚之于是左右有忌
心矣尚元遂還江南丞相伯顏執國柄忌王之賢至
元四年王來朝伯顏以子求婚而王不從乃與從子
壻知樞密院事者廷不花謀搆禍于王明年陰使人
說昌王宴藍朶兒只告郯王將為變時王既奉籓和
林徵下樞密院獄鞠其家奴無一驗者十二月詔殺
郯王光熙門外明年三月詔黜伯顏免為庶人尚元
自江南來首上書曰郯王守國北門軍民晏安十有九

年歛心罔不在朝廷親〻睦族安遠拊近忠孝之心神明所知而乃誅戮其身放逐其子嗣鍵閟其室廬藉入其府庫銜冤抱屈上無由知分知樞密院事脫〻盡心於國以義滅親乞還使致祭鄭王立廟祭享居無何又上書以為鄭王所統軍四十八萬其將帥皆素所信任之親王設有他志則嘗與之謀議矣而乃遣使于千里之外與異姓之王而圖之此雖兒童亦知其必不然矣况昌王者鄭王與之素有隙其言豈可聽也書凡萬餘言不報已而上書號哭叩頭聞

者莫不感動執政乃咨歎曰古之義士也七月詔天下明鄭王之非辜遣使致奠還其貲產優禮其子孫尚元曰吾報主之志畢可以行矣尚元讀書不泥章句作中庸管見聚原孟等書多不合于諸儒文旁通醫卜技藝之說與人交傾盡肺腑好周人急雖貧晏如也善料事謂後當然已而果然野史氏曰郤子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昔豫讓死于主矣而其志卒未就也尚元報主之志畢矣乃飄然翱翔于江海之上何其從容哉余客沔陽得其三上宰相書其言并及于臺諫中官而乃不蹈危厲苟非主聖臣賢豈能然耶豈能然耶

吳尚輔傳

吳尚輔字國材其先睢陽人從宋南遷居常州又徙台州之寧海坊就學日記數千言世父伯祥與人弈從旁預識其勝負伯祥奇之命之奕更三日客不能勝伯父亟藏棋局曰不可亂兒志少長涉書史自言士當為國士寧效庸人為從伯祥至京師徧遊公卿間主中書叅政不華皇慶初太師阿斯于弄兵關陝都城戒嚴尚輔謁見不華方修治甲兵尚輔微哂不華异人問何哂對曰明公將環甲與鬪耶不華曰主

上將親征吾當從可徒行乎雖然試為我籌之曰使彼據關中東鄉而爭當煩廟筭引兵出關此成禽耳居五日諜報阿斯于軍過河中而敗不華喜而問曰何料敵之審曰阿斯于新起人未信之外無爪牙之任內無腹心之托其勢易敗若固守關中未可知也今遷東出其同惡者知天子在京師亦欲各保其族詎肯從其和謀此所以不戰而自潰也居亡何不華奏授河南榷茶提舉時年甫二十有八上書言國初茶課止四千萬貫是時茶行四方商賈日盛由是課

益增人始襍草木萌櫱茶中味既苦惡而商賈濡滯至鄂岳兩郡今增三百五十萬貫係累鞭箠至鬻妻奴以償日朘月削民不聊生盍亦量減引券遵服舊制則徵輸易集可蘇民瘼書聞宰執稍思更張之未幾言者謂內外官不由資級而驟升者罷去之令下遂去官延祐六年復至京師給事中朶兒只引見上于嘉禧殿命為太子說書秀才辟宣徽院椽史升千斯倉使調江陵縣丞江陵枕江為治春夏巴蜀雪消水大至先是築長隄捍之郝家穴至柳城三十餘里

故隄悉潰父老相傳宋制置使孟珙督軍十三萬傾府庫殫民力築之歲久寖壞宋內附後隨築隨圮甚為民病及至官請于部使者差民力得米三千石募傭者二十萬人立木為表以曉之曰今所築隄三十有五赤其下址廣百尺其上有十五赤為行道人築隄二赤五旬可畢傭日受米三升又論之曰期五十畢苟能先期成之工有遲速傭無增損甫旬有四日隄成有餘米又築掠水隄二條圩田三十有六所築城南湖隄四十里民感其去患害作祠江陵城中祀

之會毋憂去官還房陵縣尹縣舊無孔子廟尚輔大興學校以拯敝俗襄陽旱郡守吕沆曰天久旱徧祷不雨得無有獄冤乎南漳縣民金法寶繫獄五年使者数覈之朝廷嘗遣官巡行録囚皆以抵死論而沆疑其誣服以属尚輔尚輔曰獄誠冤翻之下官且得罪矣沆曰古人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尹幼而學将有為也遂敷其左驗不明者十事失入者十有二事上其書金法寶得不死乃澍時雨察獄者以為異已欲陰中以罪不得間坐吏實民貸奪俸二

月以辱之謁選京師值察獄者在吏部授公安務提領人皆為尚輔不平笑曰吾明人之冤雖得罪死且不悔左遷庸何傷治書侍御史何庭蘭方家居言于中興守假尚輔築縮隄公安民素知江陵築隄事争輸米二十萬石南隄縣松滋至公安北隄由萬城抵柳城两岈相距各三百六十里有竒隄成以勞瘁得病以東安知州致仕里家未久卒尚輔薄衣食好施予慎然諾周人急難子四人蘭蕙恭蓀論曰仕不必高官觀其行立而已矣尚輔所興利除害其才足稱也使之為高官當必有過人者惜其方行而遽止豈非天乎

滕先生傳

滕先生者新安人也名回更名璪字塞其曾大父璘與弟珙從朱子學璪少負奇才有鄉豪飲酒楼上璪適市鄉豪呼之攄上坐求賦張巡廟詩璪舉觴盡飲援筆立就語益奇偉鄉豪大驚更謝爲弱冠謁其鄉貴人方回于錢唐間携璪觀潮命賦詩璪立為詩誚之方回驚愧璪去欲再見之不知其所徃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以城降者也喪其親衣楮衣不言笑不飲酒不茹葷者三年讀書不好守傳注常超然心會

聖賢之旨於言外里人聘為子弟師璪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辭章衆視以為急者璪弗然或致禮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輙以與故舊之貧者非知已則望〻然去之不可强而留也數携門徒登高山坐茂樹為之敷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㭑半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敎晩遊錢唐觀古碑刻泣然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未數月没不更娶里有王生者與璪善生没而家窶璪經紀其家教養其子好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佳酒客至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里人汪會與璪善會嘗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為甚類璪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璪年七十矣聞素為人親將訪之素適遠遊乃止會其孫㓜鳳言滕先生嚢中二方册不去身嘗窃取觀之葢手書朱子及陸子之要語云賛曰滕先生可謂奇士哉莊周氏曰畸于人而侔于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黃孝子傳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其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泛遼海為富商氣俶儻平章馬〻家永平以女妻之初君道有二子一女留江南後二十有三年贇既長思慕其父一旦稟命于母走永平則贇父死三年而家僮亦亾矣庶母聞其至棄所生兒于市挾其貲以嫁人贇號哭収幼弟匄乳于鄰嫗哺之出入必親抱負然莫有指其父葬處者贇日泣以語人曰吾苟見庶母告以父墳所在死不恨遺財秋毫無所計且徧愬於官府久之真定賈惟真出守永平贇往愬焉守憐然哀之至正十一年聞庶母匿開元海濱亟裹糧求之堅拒不見贇哭其門三日扳父老懇之不獲已强其弟皆至永平屬縣之樂平亭掘地丈餘無所見中夜禱於神明痛哭迫切既倦就寐夢一老叟鬚髮皓白杖而前指葬處曰得片甎乃葬處也言訖不見明日掘地丈餘果有甎庶母之弟曰此其處矣殮時有某物為驗啓朽棺時物具在贇濯骨滌水負之歸守與前奎章閣供奉學士北平李訥及僚佐下吏皆贈賻之贊曰唐元和間趙采章求其父孫于柳州無能知其葬處神具告之贇之事適似之嗚呼誠孝子之動于鬼神若是可不慎哉

卷十終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仝邑後學李　相輯刊

余之梅

碑

大元故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孫梓與門人劉涓王褘朱世濂

傅藻等葬于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為供奉仝日命下及還宣文閣授經郎從公于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于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溍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濡江景珪生琳一妥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柄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磔鉤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之官命逕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廸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塄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塩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寔生叅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為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即自免乳和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倍誦詩書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喩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

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李公巙期公甚遠歸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処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户恃其不統于有司厲民為甚編甿之隷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為横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

以利害白弗頋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為獄將成公変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盗販者急遂沉鹽于河率衆拒之巡兵怒為取他私販爭以寔之民有在盗籍者乃謀刼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為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户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禄者四十餘人愚民

踶昬田鬬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録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歳大旱禱于龍湫大雨境内有年踰冉朞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為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閲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分毫入于吏議閲四載以功起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曁州判官新作捕盗司廵海官舡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焉公蒞是役樽節

浮費還其餘錢爭讙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産者數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盗卒陰寘偽鈔板于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悪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傔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相率遁去有盗繫錢唐縣獄逰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移來為之鄉導追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盗疑從重議持偽文書來又非州民

俱械送錢唐謚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
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
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
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
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〻欲
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于左右同
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曰坐堂上以危言
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授

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
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脩遼金宋史丁內憂不
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
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
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
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
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
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脩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

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遣還職十
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達始貼睦邇公承制起
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
氏累贈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
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
男四人瑄琛瑭珣公天姿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以
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
旁引曲證亹〻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

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
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
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黿鼉蛟龍潛
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册詔令銘述功
德多以命公他求文者日盈于門力麾之而不去雖
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塚域于三
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
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
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

造請達單恩者一臧資者五銓曹或失于収叙亦不
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
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
陽春曾不少留礙爲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
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
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
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
然也銘曰
黄出春申若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

當宋中世故芴有傳其在来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
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
陶鑄時彥乃振文鐸早懸其車名還經幄載筆石渠
皇眷其隆官情弥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
學行允臧代序雖遠毅萃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
文献之承来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為歸全述銘著德
東埜之阡中奉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
危素撰

檀州達魯花赤宏吉剌君去思碑

檀之為州密邇京府其官曹之賢否不俟終日朝廷
具知之其賢且能者擢寘要途發揚素蘊然則仕於
斯州者其可不自勉哉比州達魯花赤宏吉剌君終
三年受代以去士民謀刻石以述其慕戀之意来請
余為之記今天子嘉惠黎甿更守令之法責備功效
最為詳密君以國人恪遵詔旨其治績可書者曰賦
役均平君能申勅屬縣置版籍差等第輪次差徭富
者無倖免貧者獲苟安曰田埜開闢州八鄉五十餘

社厥土既多磽瘠其民遊食者衆力本者寡故田萊
荒蕪君于是懲督浮惰敦勸諄複相其土地所宜種
蓺無曠曰詞訟簡少兩造至庭諭以大義剖决至公
人心悅服吏知不可以為市奉承唯謹而境内興於
禮讓曰學校興舉州之學廩給不足命籍閒田類頃
歸之蕪樂城西之年豐鎮居民甚夥而不知教因建
孔子廟為之興學又作八思麻帝師殿創國子學州
境介山谷間舊多攘竊至是革心鄉化安土樂生故
盜賊屏息戒倉庾之羨無敢侵漁歛散以時而民不

擭故常平得法六事既備而君之政畢舉矣蓋嘗考君之先世為野仙部人六世祖納魯都從太祖皇帝伐金以千夫長從皇子下河東高祖門特哥襲千夫長為平陽達魯華赤歲辛亥佩金虎符為鼓城萬戶府監戰曾祖合剌江武畧將軍監晉潞吉四州其在晉州也李璮據濟南畔詔宗王合必赤統諸道兵圍之晉州兵分戍其下城中危迫突圍以出晉州兵適當其衝與之戰甚力寇退王壯其勇而命之酒并畀以飲器功狀既上被白金之賜父阿不答監晉朔應

三州以治最拜監察御史歷淛東西廣西海地肅政廉訪司為簽事為副使君既生長世官之家聞見有素監清河石埭廣濟三縣甚宜其民吏事既多其治一州恢恢乎有餘地矣余也述君之為政而牽連其祖父使覽者知其世緒之遠而侯其顯庸也系之以詞曰緊生民之林林兮孰非天之所生彼君師之盡道兮宜治教之休明封建肇廢兮法制變更郡縣棊布兮守令相仍賢否雜糅兮闘很縱横杼柚其空兮雞犬勿寧流遁四出兮哀哉鰥惸皇宅幽都兮蕩蕩神京密雲故墟兮檀州是城州有賢侯兮撫綏疲甿竭乃心思兮獄訟以平新學旻作兮弦誦有聲黍稌芃芃兮年歲屢登今侯之去兮頗止其行政舉洋洋兮爵秩彌升澤被生民兮竹帛是徵勒茲堅珉兮以勸忠貞

鄔子柴巡檢方君去思碑

凡州判官縣尉巡檢之設職捕盜也官甚卑職為甚要巡檢尤卑盜之始獲多自巡檢始其職所當荒山絶海去大府必遠其官無佐貳自非明慎者焉可保其獄之不寃哉議盜之刑重者至於死其可忽諸昔者廷議儒學官在吏部者已多俟代者常十數年許借為巡檢進拔之士往往以為一旦去俎豆負弓弩不幾於自待之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為職之甚要則用不可非其才儒者於修已治人素嘗習之

施之天下猶可矧巡檢一方其難易較然矣故有志之士恒不小其官而樂為之固將行其學而已崇卑非所計也彭蠡之澤其浸千里進賢縣之鄔子柴適當澤濱先是羣盜嘗據險自恣行者甚厭苦之九江方君由執文監修書被賞典得儒學教授借為是官盜賊肅清官府無事乃作亭湖上以自休讀書之暇著為文詞歌詠其居官之樂儒生秀士咸喜之遊其民益知鄉導彬彬焉趨於禮義彭蠡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若是者謂非儒者之效吾不信也閩海元帥既辟方君為掾今調將樂縣主簿去官之三年里父老屬臨川鄧立以書來京師求為製去思之碑方君篤學能文而仕日顯異時所書者宜多茲其蒞政之始故　方君名積字叔高其湖上之亭余為記也其詩曰

彭蠡之澤鉅浸淼瀰荒茅篁竹盜賊攸棲勁艫高桅其來繹繹夏虞孔多詎遑寢食警書之設厥秩雖卑以去患害以防奸欺嗟我方君出自館閣匪資文章寔循矩矱君曰無亟盜曰吾民何以作之

惟義與仁誦詩讀書琴瑟在御勿暴勿苛民情悦豫湖波寘寘風月清明櫂謳相聞桴鼓不驚方君去只民思無已述辭於碑以勸君子

倪氏祠堂碑

四明倪君鉦来遊京師告于臨川危素曰我十三世祖府君次九譜牒亡軼諱字不可考或曰修武或曰亞將或曰副使里民祠之書於主之辭也宋咸淳八年宗人大選作族序圖志曰倪氏之先自北而南府君仕唐昭宗時值世亂稱疾謝事自永嘉之平陽挈家泛海艤鄞象山之魯棚頭俄見一人狀若處子臨水際招之府君至峙遂失其人徘徊四顧愛其山盤地廻遂家焉時其地惟范氏一族而已自是招四方

之人為隣凡布德以恤之府君既沒葬縣治之東十餘里梅溪嗚岩之陽夫人余氏葬墓之東崗里民既懷府君之德或繪像或設主敬奉之復塑像立廟水旱疾癘禱之必應迨今不廢府君之子三人曰五評事居邑廛曰文宣義居梅溪曰八宣義居錢倉今百十餘年傳世十有八族人二百餘家而府君之墓竟失所在鉦求之七年乃得其地已屬之富室卯氏四周鞠為禾黍之墟未墾者墳土耳鉦具禮幣踵門以墓請卯氏兄弟相謂曰倪氏墳廢且久今其裔孫求復之此世之所難能者況修武公澤被鄉里殆非一日吾兄弟何靳焉乃以復焉至元之三年八月始克修其墓復買地若干畝距墓數百步為屋十有七楹題曰敬宗精舍奉府君之像其中歲祭以冬至之日且率族人買田若干畝給其費子其為我書之刻石以圖永久嗚呼唐之末盜賊縱橫豪傑並起方錢鏐誅董昌并越州固修武榮功建名之日頗乃携其妻孥遁藏山海之間可謂度越衆人甚遠一時赫然驚動其人者固泯滅而澌盡而修武之遺愛在其民更

數百載之久而勿忘則其得失較然著矣鉦之致力其先墓可以謂之孝卯氏能歸其地可以謂之義鉦字子靜卯氏昆弟曰國寶曰國材余既列書之并為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祀焉其詩曰

岌岌象山巍焉海邦徽陽載升素日在窓飈車戾止使我心降我牲既碩酌醴孔吉秩秩豆籩廢其歆止邦人畢來匪惟孫子唯神逝兮海波茫茫井里在斯錫厥貞祥貞祥伊何百穀穰穰

四明山碑

餘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峰綿亘三百八十里東連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恒有靈氣覆冒其上秦始皇帝命其臣王靳驅山塞海鬼神勞役皆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漢上虞令劉剛字伯紀下邳人後居山中從白君得仙術他日會別親友登大蘭阜卬山攀柏木飛昇其妻樊氏從之因遺履柏下化為馴虎事聞于朝即其地立祠宇春秋祀焉

梁隱者孔祐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凡錢無異攜者爭取之即成砂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為拔之創愈而後去唐天寶三年元宗以劉君祠宇險遠命道士崔衍處士李建改築山麓廿里蓋劉君修煉處也唐末高士謝遺塵隱于是逸人陸龜蒙皮日休皆至各為詩九章以相唱和宋政和間徽宗書其旁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寘金龍玉簡至今有焉國朝秩祀名山頒賜香幣時亦及之然棟宇傾撓莫有能留意者廣信毛永貞闢居之乃斥大其宮室足稱夫仙靈之居永貞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石銘曰

越山之峰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起真人上升遺木履溪古洞淵流水白雲徘徊芝蓋戾止玉童采得青標子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銘式告千祀

勅賜神光寺碑

今上以聖智之資舊勞于外東涉遼土至於三韓式言神光寺之阿羅漢素著靈異往瞻禮焉不四三年歸即大位迺眷潛藩思有所記述詔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記其事未及為而傒斯即世久之大司徒臣雅普華同知資政院事臣姜金剛傳勅俾宣文閣授經郎臣素撰文以進臣素既莫詳其興創之由歷數年始從臣僧宏演得其顛末具列而刻諸貞石按寺在高麗海州之地新羅大澄大師所叙也後梁龍

德三年春沙門儉呈來遊大梁得西阿羅漢若干軸緹襲櫝藏泛海東還次仇公島風濤壞其舟沒數日櫝浮出于州南椎浦州以狀聞國王命取置州之僧舍既而見夢于王迓奉命寺初為佛殿九間會有火災後重叙為七間至元三年上出令內帑遣寺臣金帖木兒建僧房廊廡各若干楹至正元年又遣中尚書臣床兀兒增修焉臣惟皇上受天明命君臨萬方山川效靈有所相佑況于阿羅漢具大神通有開必先乃理之常臣雖不佞不足以稱塞明詔勉述所聞帝示來世乃拜手稽首而為之銘其詞曰

蕩蕩海波晨曦烜赫惟高句麗自古有國佛居天竺其學蔓延法雨慈雲徧羅大千東方之人慈仁是賦一聆真詮本性覺悟厥土清淑中通奧區孰搆寶刹名師奠居庋藏梵書琅函玉軸神光睟如何憂不燭龍德之歲僧歸自梁買舶覆溺漂流大洋圖像應真神通廣大洪濤舂撞匭櫝不壞歷世遐邈屢見桑田報聞無礙脫屣世緣於穆帝子來建藩邸爰啓貞祥受天之祉受天之祉臨御多方

子孫千億既壽永昌頌思精藍不忘險阻肩詔近臣修飾棟宇瑤窗映月朱闌通雲宏宣秘言開示天文紀述孔嚴維皇申勅終古不磨勒詞山石

麗陽神廟碑

處州路揔管府照磨括蒼林君傳謁選京師以其鄉父老之意請著文刻諸麗陽神廟麗牲之碑按林君所述曰處之鎮曰括蒼廟山其最尊也距城北十里郡乘云其先白塔廟不知所始相傳嘗有浮圖在其上唐太宗四年刺史徐訶禱雨廟下隨應乃易其額曰麗陽以麗水經其南故也後八年錄事叅軍姜肅攝州事度地故址之西新其祠宇而斥大之中祠麗陽北山之神左白塔司土之神右巨潭北沼之龍神

三神合享一祠民有水旱疾癘螟蝗盜賊兵革必禱焉其孚格如響北山之廟曰靈顯廟宋元豊三年肇封凡十有二初封普利侯次博濟公次四封廣祐順涅昭靈善應王次二改封廣祐敷澤靈濟顯聖王又四次改封仁文神武正福忠聖王巨潭神曰施普廟凡十有二封初四封淵應昭惠靈順康濟侯次三封孚澤顯應靈祐公又四封昭惠靈應仁烈孚祐王白塔神曰顯祐廟凡八封初四封孚濟宣惠助順侯次二封宣惠廣祐公又二封英顯廣利王神夫人及子

婦佐屬皆疏爵號通侯小君靈應之蹟班〻可考其尤著宋時應進士舉者禱夢于神窮達得失莫不先知有應夢錄傳于世咸淳中郡飢適吳商載米数十艘相時射利未知所適遇一士乘舟海上衣冠偉甚謂吾處人麗其姓將盡糴舟中粟頋趙吾郡商許諾一夕大風徑至甌港民無轉徙之患商物色知神所為致祭而去我師取淛東既内附或震以遷卜于神戒勿動至元十四年招討趙侯初鎮守也屯戍尚少章叅李文龍挾淮軍為亂陳於城東州人尤恐會萬

户帥師遠來至麗水縣境晝霧四塞既止舍俄一老父指之曰城圍甚急招討千户来求援乘其所不料此奇計也萬户遂即起營千户前導由徑路突其圍叅軍大亂既定萬户問所遣千户何在趙侯曰萬户來且不知千户非吾遣也或曰得非麗陽神之所為乎及詣祠見佐神貌像衣色類所見千户廹視之汗循洽背其著蹟多類此云國家詔守吏致祭名山大川之在祀典者大德五年主者上其事請祀神從之延祐二年請加封於是靈顯廟易正福為廣祐曰仁

文神武廣祐忠聖王神父廣福公加廣福垂裕公母慈惠協應顯慶助佑夫人易封聖善慈惠顯應助佑夫人命書焜煌神人悅豫士民之祈報者無虛日余嘗以事道出麗陽觀乎括蒼之山鴻蒙旁薄緜亘數百里為一郡之望其出雲雨見怪物禦災捍患寔應祀典我國家祀神治人蓋有成法惟麗陽之神邈在東越而寵賁優渥神貺益昭嗚呼盛哉余不佞備官詞林謹述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聖王制禮秩祀有常名山大川神怪攸藏維括之

山望林一郡靈秀所鍾允作雄鎮報功司土能見而雩三神合食康樂以娛昔在勝國屢著奇績通侯小君封爵共奕皇受天命用兵越邦蠢爾寘頑負固勿降晝霧晦昏若有神告彼潰倒戈摧拉兇暴戩錫褒謚守臣缺　高益崇縣我聖元神眷此邦田有黍稷薦氣廓清兵祲戢息缺　終古唯人是依醴酒既湑牲牢腯肥水孕精金山蔭喬木伐鼓吹簫愆爾多福肅肅靈旗御龍來娭天子萬寿秩禮孔時史氏著銘爰刻貞石頌厥成功昭示無極

至元長慶寺碑

撫州之東百二十里有僧寺唐長慶二年作因年以為號宋淳化間置金谿縣則寺隸金谿寶祐間僧以爭財散去而寺廢景定間里人朱必大奪寺基為葬地拉棟宇壞佛像斬林木以其田歸撫之儒學寺僧慧日有弟子曰了逸問學諸方歸而愬之有司時必大有勢力卒莫能直乃歎曰興廢有其數吾俟天之定而已大元至元某月有詔若曰業故屬僧而有冒之者悉以還于是了逸與其弟子紹安愬於官事遂直

始必大欲盡滅寺之可驗者惟紹聖間所鑄鐘擊不壞人言寘以土則壞寘之又不壞父老尚能憶之然則寺之興廢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已而了逸老且倦矣紹安又少乃招波源資福院僧本涇協力以卒事至元某年了逸迁其寺於舊基之東若干步法堂成加至元二字長慶上志復興之年也明年了逸卒遺命本涇紹安為兄弟本涇居寺東偏而西則紹安居之次主事周而復始二人謀各任其力大德十一年三月本涇作佛殿明年殿成本涇没明年紹安

建東西廊僧堂賓館其弟子允禮作鐘樓懸舊鑄鐘已而嗣漢天師晉國張公昉川饒葛繼祖施財塑佛及諸神人像紹安命工裹飾之延祐六年紹安作三門至順四年重作法堂允禮命工丹雘之始至治二年寺僧集議披常住田若干備燃燈之費於是命其徒來道始末且曰有是哉興廢之難也五十餘年始克卒成先師之志無文字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人何由知其難也因諾而序之并為之銘々曰

出世之教雄哉覺王高棟朱甍焜燿相望維此精

藍勢家攸壞洪鐘獨留神明罔昧大帝尊佛播告恳言俾爾豪右歸其土田是時起廢昉自了逸曰洹曰安克思紹述聽々言々爰其神人考鼓撞鐘達於昏昕耆老來視愕茲壯觀慨昔咸淳井泥路鏘嗟爾學人爰止爰徂後百千世暇食安居觀照知根密契佛祖巍々楞伽厥施斯溥沛其甘雨發其萌芽祝我聖皇壽同河沙南康之石其平如砥刻此銘詩以告來裔

江州路元妙觀碑

至正十一年七月戊申朔皇帝降璽書賜江州路元妙觀々之學者王崇大處奉之以還而來屬素著其事於碑素惟昔翰林供奉李公及宋蘇文忠公黃文節公皆以年四十九過斯觀賦詩傳之後世素雖蘧然晚出於三君子無能為役而其行年適同殆非偶然者按崇大所聞參諸郡志觀始於東晉初名老君菴在郡治之東北薛家坂則郭璞所卜唐開元二十年作紫極宮嘗冶銅為元宗像侍玄元皇帝側宋祥

符五年改天慶觀建炎間燬于兵入國朝改今額漕使邦侯武帥大小之臣祝釐於此民之水旱疾疫者亦禱焉延祐七年主山戢君復禮新作通明殿至順三年王君義敎新作齋堂至元四年王君之弟義昭作方丈室六年王君復作混元殿至正四年止一堂壞住持提點詹君泰瓊請義昭之門人王道忠詹復殷復立出財更作之若本命舍田二祠則六年歐陽道聰李復章作鐘鼓二高樓則十年今住持張泰德作之于是規制大備棟宇穹崈翕赫神明之居為一方

之望矣我國家崇高道室其說將以祈天永命益亦異乎秦漢之君溺志於荒忽謬悠之小數凡居于斯觀者處有師友之講習出有山水之遊觀天光照臨恩寵斯被猗歟盛哉素既序而銘之銘曰

睠茲琳宮肇興東晉惟呂惟黃綿〻胄眉建及唐宋宮元是宗紫極天慶觀閣摩空昔賢來遊載言載笑麗句雄章山川有耀錫額元妙自我世皇繼志述事惟皇之明〻〻昭誕揚玉章雲篆山君川示儲休錫羨屹〻匡阜仙聖攸居玉芝龜趺藏弆丹

書窺道之秘宅心幽貞天保定爾式衍修齡棟宇岋峨新宮奕〻康侈上恩刻示無極

元儒吳先生碑

先生姓吳氏諱南壽以字行其先由嚴陵徙弋陽又徙餘干既割餘干里置金谿縣遂為金谿人世為儒家大父某父某母王氏先生少業儒術厭世坌俗思寄跡老子法去師事全尊師于望仙觀度為道士循好讀書工文章故宋進士劉公涣集賢侍讀學士放之後歸國朝為鄉里耆碩慎許可尤器重先生有別業在邑東郭延先生居之庭有古梅樹一株乃日與劉君領詩讀書其下倡和之作多傳于時故翰林學

士吳文正公處士孫先生轍翰林侍讀學士虞公集得先生詩文皆為之稱賞題志焉先生性孝友其詩多述思親之情從兄某客金陵久先生歲必為詩數章以寫其懷思焉舊氏姊既寡居家貧先生授徒得錢恒供具之又撫孫甥將而教之將遂有穀士林先生與人言吶〻不能出口而情義藹然故人樂與之遊雖少賤人慕其慈願親焉先生之生于至元某年卒以某年正月先生得年六十有一其徒黃以遐等以某年月甲子葬延福鄉之應真峰先生昔結茅峰

下距余大父墓甚邇先生哀余之洪涊塵土也屢賦詩相招隱居其間頋余以貧干祿未及還而先生往矣嗚呼悲哉屬將方客京師聞先生之喪哀痛尤甚乃俾予列其事刻之石而係以銘〻曰

遯世之士類乎卓譨爰保幽貞君承詩禮克敦孝友宅心和平維山有巍松聲澗水白雲英〻蟬蛻斯委瘞劊于此視我刻銘

卷十一終

危學士全集卷十二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輯刊

李相

嚴紋璽

誌銘

劉汝貞墓誌銘

汝貞諱石姓劉氏五代間其先有諱師鄭者自番昜卜居今撫州之雲林山中宋既南渡苗劉作亂詔民得立社自保師鄭之後承信郎雱與同里傅氏亦起兵久之他社皆罷惟劉傅两社存名曰忠義𥸣其帥統領令世襲其職至迪功郎時昇族益大元贈忠翊校尉南康路同知州建昌州判字子茂生子希顏咸淳八年以詞賦貢禮部襲為統領國朝平江南罷統領以希顏為巡檢已而并罷其社授希顏麗水尉後以吉安路同知吉水州事致仕生子長曰顧以門功為臨江路酒務提領娶危氏實生汝貞吉水君之季弟思弼生子渙蚤卒無子吉水君憐之以季子謙為之後又以汝貞為渙後泰定間汝貞嘗從余讀書山

中余既適遊汝貞與同邑桂競李子姓居考槃別業
潛既經史其志欲以節義自立訓詁細碎非所好也
為人孝友忠信不務外飾留客嘗滿座煮茗談笑圍
棋賦詩連日不倦然面折人過發論驚人好為醫博
究醫家書其學有自得者間遊京師諸公貴人一見
即厚遇之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華公秘書監著作郎
李公孝光今禮部郎中吳當則尤相知者卜居教忠
坊殊湫隘或勸以他徙汝貞曰吾愛是坊之名耳有
說之曰君業甚精第可以得資謝以干祿仕必用揣

摩迎合之術而後可汝貞笑曰卿自用卿法雖萬鍾
千駟以智計得之吾不為也戶部侍郎郝公母病汝
貞療而愈贈以宋運幹淮陰龔開聖予所畫馬汝貞
欣然曰郝公知我者當道有薦于太醫使者亦不屑
就一旦慨然曰吾將歸雲林之下修吾先人之義社
以保冠亂人目之為狂生勿顧也及家未半歲汝穎
盜起延及江南金谿陷汝貞之族兄誠字思誠率宗
人復義社汝貞募兵得若干號太平參勇汝貞居太
平里故云既戰于邑郭復敗寇于何坊勉思誠無妄

殺思誠然之至正十二年十月辛丑朔主簿貫仕脅
戰急刻日首擊白沙砦時金谿沒于寇者踰半寇各
占便地為砦白沙最強汝貞適有疾或勉使毋行汝
貞怒罵曰誠若汝言賊終不殄滅矣乎吾為國死事
命也數也復何卹乃祝曰今日之事幸無與善人遇
衆曰孰不欲與善人遇而君獨反是汝貞曰不然吾
求凶人而殲諸彼善奚與焉庚戌以其衆深入奪寇
所據黿岡追奔二十里餘寇伏兵倉卒四起遂遇害
他日賊市其屍乃購而葬諸白馬鄉曰樹原初進士

興化路錄事葛君元哲昆弟宜春鄉貢進士黃君彥
遊避亂館汝貞所嘗舉酒屬之曰我將家子也先祖
歸于國朝祿逮三世吾尚可後乎頃必死是賊諸君
第為我作傳爾既死葛君為傳黃君為哀辭述其行
者今國子助教魯君堅也汝貞從父漸弟臬以書至
京師請予銘墓嗚呼汝貞之母吾族祖姑余之母假
師縣君又汝貞之族祖姑也追念疇昔為之隕涕[illegible]
貞生至大四年閏月至是得年四十有二娶周氏[illegible]
男一人大興女一人適黃欽ゝ與臬能經紀其[illegible]汝

貞嘗請予記其安休堂未及為而遽銘其墓其可哀也夫銘曰

庸〻鄙夫有甲兵城郭恇怯遯逃負君之託噫歎汝貞無一命於朝慷慨赴難除是氛祅凍雪陰風褫其歸只丹心不磨太史有紀

故金潭先生于君墓誌銘

泰定間素讀書邑之森桂坊曾氏時于君致大方授學鄰巷而忘年與之交相得歡甚後三十餘年君書其所著彭蠡說至京師未幾君之訃至其孫瑱等以吳君擴之狀來請銘墓上之碣按君諱廣致大其字也自七世祖志京始遷撫之金谿縣之金潭曾大父登大父棨父應雷宋咸淳九年鄉貢進士母曾氏名儒淳安令子良之女君天資警敏受學於貢士公稍長博通書史慕唐李協律長吉李博士商隱所為詩

而至之然務為雄奇險勁不苟同於衆延祐初設科目取士君年三十餘歲取蔡沈氏書傳讀之因自奮曰顯親立身庶其斯乎窮日夜勵志為舉子業既而屢試有司不偶貢士公與曾太夫人亦皆遺世終喪年已五十又自歎曰夫學豈專以為利祿計哉乃益究前聖之遺言於傳注多所異同去取矣君以其意與人論說而士方尚同以資進取反多非君〻亦不為之動久之作尚書補傳又以為書言莫大於皇極而極不出乎中也顧以非中作皇極說以其居之邇

於彭蠡禹貢東滙北會之文宜合為一彭蠡之說所以作也嘗言民之所以病者莫甚於賦役之不均作書論冢田均賦甚詳其詩文有廣成娛志若干卷木阜集若干卷著述未成者有周禮考定杜詩集說家藏書千餘卷敝者則手自補緝性疎直不嗜酒與人言無隱情生于至元二十年卒以至正八年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六娶某氏子男四瑱其長也次琥珪琅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袁州路儒學正曾堅淳安公之曾孫次適余禹明孫男六人女二人沒之明年正

月某日葬于里之東岡曾夫人墓次銘曰

食祿而仕與時低昂著書傳世死而不亡有絜遺編木阜所藏要其終始亦有短長項山之陽鬱鬱東岡保此銘碣文昭有光

王仲善墓誌銘

友人黃哻般士書其亡友王君之事來京師以告素曰斯人之大父以文學行於鄉人皆謂忠厚之報宜在其子孫不惟不及用且不得年以死此吾黨之士為之悼歎于是平生知舊無遠邇合金治葬其門人魯興買石刻銘予宜為文使之不朽元統間素辨業何仙舟讀書山中君嘗過而留止信宿議論有契於心孰謂別去未十五年而君竟逝嗚呼悲哉君諱企字仲善姓王氏其先系出太原有家于撫之金谿者

莫知其所從徙至君十有三世矣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君生大德八年某月少與羣兒從師鄉校獨不好弄稍長讀春秋下筆為經義已能出其儕輩嘗試有司不中君曰國家設科目取士士之欲仕者何可外是而他求歟謂此可以足吾之學亦非也古之人言足以達其道行足以明其言使天下知其志之所存而不窮于後世者吾竊慕其人焉若夫科名之利不利者時也吾何可必乎於是盡取六經日誦夜讀數年遂通其旨諸史百氏之書靡不研究志

欲作為文章以考辨古今人物得失國家事為成敗以為不有以合乎今必有以信乎後也里中曾蔡貞先生鄱陽李先生存上饒祝先生蕃豫章楊先生鑑皆當世道德君子君無不學於其間者性和易待物坦然朋友急難赴之若已事苟不善極言規諫雖怨怒勿顧也然君亦喜聞過能受直言人有所長亟加奬勵惟恐其不入於善以故後進多樂從之其友有客死者君為棺殮護喪歸葬且經紀其家教其子為儒業嘗與嗥取呂氏鄉約率一鄉之士行之惜夫有

志未就而卒卒之時至正十年二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七娶徐氏生子男一人女二人君之娶也其婦翁以得君為甥且無子將盡以其貲畀君君卒無所受平生無所玩好惟蓄書數百卷手鈔兩漢文類若干卷唐宋脩要若干卷唐人詩若干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學之嵩而志勿畢行之醇而氣甚夷有蘊莫施我
安其時陵谷可移埋銘在斯

曾秀才墓誌銘

曾氏遠有代序秀才諱蕃字伯蕃宋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景贈太師密國公其十世祖也太常博士景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九世祖也魯國公之子知衡州安仁縣宰中書舍人鞏親昆弟安仁七世孫鈺定居金谿朝議大夫贈少師秀才高祖也呈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議大夫致仕冲子曾祖也文炳大父也元默父也母樊氏娶徐氏秀才生延祐七年四月八歲祖父使從里人危素受學幾九年讀書通

大義頗學為詞章其平居色莊氣和恂恂謹飭厚重若成人者命之事不敢少懈故其大父加愛之從子廣信山中其姻家張氏亦愛之予在京師聞其能理家事敬賓客而未嘗廢業謂可不墜其家乃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以疾卒余適病目在告聞之加劇明年秋使還臨川欲哭之而史事羈勿能往以十一月葬邑之某鄉某原其父以書抵豫章請為之銘共辭甚悲顧余家與曾氏篤契好者四世矣而秀才從予遊又非銘無以洩其哀亦無以慰其親之心乃叙而銘

之銘曰

曾氏適江盛於南豐世以儒鳴開國君公英才藹玉其始嘗復而獨隕傷琢銘山麓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寇陷撫之金谿至秋警報始達京師素聞之大驚莫知姻族之安否明年素之曾外王父劉公之元孫文正以書來告曰方縣未陷之一月吾母以病卒乃卜又明年某月某甲子祔于先人之墓且來請銘新進士出身國子助教曾君堅述其事曰夫人諱懿靜姓余氏世居火原里蕃富而文宋乾道鄉貢進士昌言生五子皆學於里中陸文安公之門貢士之孫叔文夫人之曾祖也祖元凱父天與從父太學上舍生鑰以經學授徒見稱爲禮法之家夫人生於至元十三年正月天性慈柔幼承訓戒服佩唯謹父母及從父咸愛之乃以歸劉君允恭二族相去十餘里而允恭尤嗜學家世忠厚人以爲得所歸事舅姑接娣姒撫幼御衆皆有度歲時祀事躬親備具必極豐潔蔬果之味不薦不食允恭所與遊多賢士大夫陳肴核設酒漿殷勤不倦中書嘗檄授江西儒學提舉司都目夫人曰都目吏職不足爲且二親年高孰與代養允恭用其言不就及有子延師教之

禮帶至于米鹽虫内田園生殖一不以煩其夫子允
恭怡然自適若無家累者夫人之助也見人之飢寒
即思賑卹忘己之不足田里嫗婦多感愛年三十有
四喪其夫而君男尋卒文正才十有六歲外侮交至
夫人與君姑支吾綱紀保它其家已而文正有子復
見孫矣使其孫親師取友以力于學而夫人年七十
有七乃卒論者曰劉母其福人哉年方壯遷失所天
不貳其志以保其孤孫曾盈前沒而不見兵革天之
報善人非耶夫人之卒以閏月某甲子ゝ男一人文

正也洞洪曾志英胥祖集其壻也孫男二人鞏聃女
一人余鑑其壻也曾孫男五人雅伯魯朝仰女三人
初旅殯于里之李方原今墓在白馬鄉太平里銘曰
服婉順之言嬈忠厚之族生隆平之時受康寧之
福巖ゝ高峤淪為深谷刻銘在斯徯来者之福

曾夫人何氏墓碣銘

鄉貢進士曾君堅叙其先太夫人之行屬其友危素
銘其墓叙曰夫人諱求年姓何氏其先國子祭酒龔
州刺史其從絢武家爲龔州裔孫瓊仕周為尚書左
僕射周亡子屯田員外郎輝還南道南城之厚居樂
而留止之家置金谿縣后車隸金谿故今為金谿人
宋有沙縣主簿國載景陵尉芾隨州司理參軍偉皆
進士曰文節曰脩一皆再舉于鄉曰宰曰損曰子淵
曰一龍曰伯霖曰雷龍博學有名以五經教授者曰

浮曰綺曰蜚聲曰國玉其尤為鄉人所推服者大何
先生小何先生大何先生即貢士宰小何先生則處
士當世也文節者輝之元孫生富世當世生千載千
載生蜚聲蜚毅生國玉國玉生鏞ゝ生當龍夫人之
父也母金邑馮氏吉水宰興子之女有賢德夫人幼
事祖母章夫人章夫人蚤孀保其家于嶄危之際夫
人在侍動合指意故慎擇所歸年二十有四始以歸
曾氏逮事夫大母吳夫人父國子監進士正吉母黃
夫人下四小姑而家甚貧夫人安爲嘗歸寧而[illegible]

夫人與之裙叙及門既午無以飤即脫市米也日四小姑以次遣人夫人斥簪珥得于母家者資遺之無靳色小姑之適張者以疾歸罄其貲療之不愈凡三年而卒適吳者孀以子女三人来歸日具餐不給恒屬之飢姑沒撫育幼甥教而冠昏之黃夫人晚有風痿疾食飲則作時飲少酒夫人百方具他饌與衣羅稜為酒居恒早起親執賤役既老諸娣多尊以母禮其教訓保翼之者無親疏各盡其意及卒哭者皆失聲資性明慧子孫讀經史夫人傾耳匡聽後輒能舉

其[illegible]醫經卜筮之說過目悉通夫子即世他日誨堅曰而父齋志無所成盍勉之汝盍不遠遊勿以吾為念自汨沒也至正二年堅試春官不第而歸則又曰汝歸是也得失命耳夫人素多疾既瘉復作四年四月晦得疾五月某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夫子諱嚴卿字務先私謚恭貞先生子男二人長堅也貞文書院山長次大年夭女二人適歐陽黃里孫男五人侁國子學生沒四年卒偕仰儕伶曾孫男二人立奇之三年十二月晦葬南城縣　鄉龜峰渡素常拜夫人

之先君子堅學行甚高與素交且三十年其後以女子歸侁堅之請有不得辭銘曰

噫嗟夫人式禮是遵作則家室克篤親々叔且以告龜峰之神後有千載斯銘不湮

劉中立故妻張氏墓誌銘

劉[illegible]之妻張氏既沒之二十有一年禀命於父來游京師因請銘其墓予曰嗟乎我族祖泰寧府君之外孫曾外祖元孫婦也銘其可辭按張氏由京兆從鄱陽來初從居金谿有衣冠而仕者宋李丞相綱微時自閩道出其鄉知其不凡遂館留之有樓壞而復脩蓋丞相所嘗寓云曾祖伯壽國學上舍祖祥登仕郎父雲龍世以詩書相尚故府君以吾姑歸焉吾姑訓其女尤脩家雖富而能勤儉且善女紅年十有八歸于里中劉氏府君夫人方康强循親送其行祖姑皆愛養堂上事之無違禮賓親過從為酒食以盡其夫子之意鄰里之貧乏者輒周卹之常戒其子殖學以自立生于元貞二年七月卒于泰定四年五月得年三十有二是年閏九月壬辰葬于里之黄方峡其夫子名文正字中立子男二人暈其長也次[illegible]女一人適余鑑孫男五人女二人銘曰

執德閨閫有善曷傳而我姻戚適著其賢黄方之峡[illegible]彼高阡勒銘貞石聿[illegible]千年

禪居寺芳禪師墖銘

金谿縣禪居寺有禪師王氏諱惠芳號桂岩世家疎山之下幼入靜思寺從師不契後來禪居寺師沙門從善得宋禮部牒祝髮奉戒律性淡泊晝夜禮佛得十五代祖師微公禱雨之術淳祐間旱師登飛雲峰絕食暴身乞雨雨遂降自是禱雨輒應他處名師者衆無不充足二十有一年旱鄉人塑像以求雨得雨至今常然師去世時葬其骨為墖寺南後五十有七年寺僧普達請為銘余聞諸孔伋氏惟至誠者可以叅天地贊化育豈非其性湛然與天同體寂感之妙有莫知其然者善學孔氏則宜有得乎此若夫學佛之流有能根塵迥脫發無礙機固亦足以臻此風雲雷雨隨其卷舒斯理之常無足怪者師遠離世間而猶不忘吾民如此則豈沉空滯寂者所可擬倫哉嗚呼盛矣謹為銘其塔銘曰

鬱鬱精藍崇山之下世見高風能致風雨昔宋中葉微公化行升高長嘯萬壑鳶報沛然甘霈禱者輒與厥心孔仁厥施亦溥迨宋改年芳公繼起去

爾神龍蜿蜒大野良田膴膴有稌有黍俾爾豐登
樂我婦子出世之教孰云荒虛廓茲妙用大害以
除有不留者曷閱其要金石銘詩靈光永照

顏一初墓碣銘

元統元年春余友顏君一初得病嘔血遠近師友皆來視之且徧求良醫其弟善慶兩封股肉和藥以進既愈而復作者二年矣乃以至元元年六月廿八日卒于家將葬其友饒旭子初來屬余銘君之墓余謝曰安仁李仲公先生君嘗躡門問學其文足以使君不朽非余之不佞所敢當也其後子初西至京師速予文則應之如初不幸先生去世而子初溺死黃河君之歿亦卅年終不可無述使泯泯也則爲叙而銘之按

君諱善慶姓顏氏一初其字也其先居隆興之進賢隆興今爲龍興宋大觀三年有諱元者徙居撫之臨川長壽鄉之先塋高祖右文遷悅塘家業再裕生子三人長諱敏則君之曾祖也寶祐間嘗聘淳安令魯氏子良授業焉魯氏亦稱其一門子弟忠厚俊秀自是以儒學名其家祖泰孫復徙桃花峰下之禮坊父鳳翔母某氏君生元大德九年三月幼而天資敦敏狷介而通大父延名師以教之稍長應門頗已厭學一旦忽爾自奮曰古今賢哲亦人耳莫不由學而至

況君詩禮之門學其可廢乎自是委家事其弟㟁志詩書且習為文詞早暮請受業于從祖某旬日則就正于饒先生宗魯歷數歲又復自歎曰聖訓有為人為己古今之學乃深味先儒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語坐臨之所徧書之他日至郡城納謁孫先生轍吳先生定翁二公深愛重之子初復與君一見李先生存于安仁又見潯州路揔管府經歷祝先生蕃則又皆奇其才而以為可進于道君於所居之西偏作高閣以藏書客至焚香瀹茗其於世味泊如也君

以大母年過八十母之年亦過六十作堂尊奉焉鄉郷士君子知君之孝為文歌頌美之君心術誠篤氣象雍容一介不以取諸人至于周貧濟乏則無所吝情以跡倦入城府言必擇而後發于義當為者必盡其心力以故鄉里共推敬焉其將没也唯以勿克終養大母為大恨囑族長朋友為之訓子戒子姪為之收葬言訖奄然而逝君娶徐氏子男二人女二人其墓在于某鄉某原銘曰子淵之學聖謂庶幾不幸而夭終夭之悲君學為己夭亦似之表石髙塚嗚呼[illegible]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墓碣銘

余少時閒造郡城必見鄉先生吳仲谷氏登清潤堂因識其壻饒君久之君視余尤厚至元再紀元之二年與君別後八年君卒又八年君之門人李衡王晉以薦春官請銘其墓乃求其家世學行之詳于君之從弟某州儒學教授熙則狀君之行者信豊縣尹婁君志淳也君諱太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曾大父景年大父鎧無子以族神童釜之子人能為之後實生君未冠而孤時內附未久先業蕩盡而獨存所藏

書數千卷君日優游其間然于詩春秋尤致意焉鄉之先達若程文憲公徐公奇伯趙公孟頫孫公轍咸禮重之蜀郡虞公汲校君所為經義書其後曰比事引證深得聖人書法謂所擬制誥他日當潤色皇猷吳文正公亦稱其淹貫四書深得經旨龔公孟夔跋其文稿曰根著理道鑿鑿精實是數公者樂引後進而慎許可覩其言足以知君之學矣太史金華柳公貫提學江西儒學部使者河間張公榮争欲致君以學校為諸生矜式皆辭不就至順間吳公仲子京為

郡教授以禮延聘乃行會吳公就養知其學延致家塾君日親炙而所造益深延祐初科目法行君即以春秋教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歎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至是州里之學者日歸之君生至元十六年某月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其文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二人女二人孫女一人是年八月巳未葬所居積善鄉葉方之原嗚呼吾鄉文獻之傳號為尤盛近歲老成淪落殆盡而君之没且一紀矣可勝悼哉銘曰

士有不遇觀其所傳有嶄文冢餞君之阡維德之樹維學之顯紀述終古視諸銘鐫

宋鄉貢進士周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從周字文郁姓周氏其先諱寶者唐末繇今撫州寶應寺前從南城縣小港莊藕塘里至先生曾大父布家始盛大父招父明夫母何氏夏氏先生何出也生于宋寶慶三年十一月叅嬰家事未遑學問年十有七乃刻志師鄉先生某宗人著作郎方工部尚書湯　文清公為貴溪象山書院長先生從之遊湯公手批古文數百篇以授卒以詞賦擅名淳祐六年舉于鄉建昌守翁公合務作新文體獨喜得先生

為益友尋提點江西刑獄招先生偕行提刑司私議試命幕賓分較湯公皆不可因委先生第其高下得數篇于廢卷中置首選翁公大喜叅知政事曾公淵子在朝館留者八年尤相知先生好左邱明司馬遷韓愈蘇軾氏之書為文典雅溫潤紆徐盡態不為鉤章棘句而神奇臭腐精采自見叅學詩于知南昌縣曾公原一大宗正丞趙公崇嶓而得其精微先生稟氣剛正恵量寬宏無宿怨無蓄怒嘗有德於人尋亦忘之負已者不以為憾陵已者不以為迕久而其人

慨恨無所容為人謀必盡忠無餘藴鄉鄰有爭諭之以理無不聽服明于事幾多慮而下人好謀而從善性不喜淫靡結廬取蔽風雨凝塵滿席一不以掛意先生之學不專於記問訓詁而大綱大目一見超詣証之身心見諸日用無往而不合不為詭異卓絕之行曰道貴可繼中庸不爾也故厚倫急誼要皆以誠實為本初與伯氏汝元仲氏汜有盛名咸淳二年伯氏亦舉於鄉仲氏舉于轉運司當時尤以不第為先生惜宋亡歸阮山中翰林侍讀學士程公鉅夫皆有意薦引先生以老辭儒學提舉黃公謙亨首署為盱江書院山長不就所居與淳安令曾公子良甚邇倡酬問答無虛日客至必論前代典故諸老風流令子孫識之曰恐後不復能知矣大德二年正月某日以疾卒於家至是得年七十有二明年十一月甲申葬于里之黃甘子男四人女一人適鄉貢進士黃炎薦孫男六人曾孫男十五人元孫男十六人先生既沒五十有四年廼[illegible]以士麟所述屬史官危素為文勒諸墓碑素方[illegible]

府君之命出見鄉先生始出而謁士麟士岳拜先生於四演書院藹然詩書之家惟先生父子兄弟積厚而不及發天之所遺將在其後人耶銘曰

積學于躬命之勿逢沔彼溪水其流安窮黃甘之里竅茲幽宮銘以閟之永懷高風

劉桂翁先生墓誌銘

吉水劉桂翁先生既卒葬于其州仁壽鄉東槎灘之原山其孫珵以父命走京師謁大常博士臨川危素使為之銘惟先世有同年之好素嘗以事至廬陵拜先生床下有不敢辭按先生諱詵桂翁其字也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孫散居江西南唐保大間有諱治者自臨江荻斜徙吉水之南領者傳六世而益大遷里之北　先生曾大父徽宋國學上舍生與里中楊文節公尤相好大父銓丞相文信公遥使鍾公[illegible]

英為知己父仁榮從政郎岳州平陽縣尉初平陽公與弟化龍從子元方將應試有司父疾病若有告者曰無苦行見一月三捷矣于是三人皆舉于鄉如所告母李氏先生以咸淳四年八月始生父夢晉左丞鄒廣基桂林一枝之語故名七歲而孤九歲而宋亡崎嶇兵間大夫人教以經史寢食不廢間閱家譜得集賢院學士敞中書舍人攽為宗家聞人即奮志自立穎悟不凡十二能賦論居母喪能盡禮為童子師有持異書詰其所難知者先生偶得其書一夕而盡

其義明日以語或人愧謝去舅父某名進士暨其宗長宮講應萃閣門舍人珏咸器重之先輩趙文彭元遜晏安鑰梁節艾幼玉皆知名士優游鄉校雖科舉已廢猶以其文教學者先生學益力名益起為詩以謁太常博士劉辰翁劉公稱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見其詩賦而驚奇為之序引尋命其子受學後列薦名士五人于儒學提舉薦公泰登先生辭不試後提舉蕭公禹道聘處鄉校始居郡城曾幹辦先之楊縣尉如違皆忘年定交文公之子集賢直學士叵將薦

於朝會科舉制行先生年五十矣一試有司不合曰命也乃一意為文章出入經史百氏自成一家進古作者學者千里裹粮而至各得成名翰林待制柳公貫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傒斯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元尤相知推重虞揭兩公至郡過從論文累日既別屢書往復先生嚴事諸父推讓產業莫知其貧上有三兄伯子孫孤教育成就仲兄寡合困於時曲盡友愛無間言歲數還里中謁事先墓姻族子弟才質可教必誘掖獎進坐客[illegible]

不厭不倦莫不得其歡心至義有不可榖色正言人莫能犯嘗言於官府役司戸廳詩人堂於鄉校曰此唐杜工部祠可泯沒于僧寺乎吾非以為名也歸婦氏墳廬奪于豪卒者曰彼弱不死自立吾非以為利也釋誣補逋負后妃親王家錢数十人曰長此安窮無厭將及我非以為德也先生峩冠大帶從容里巷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名公卿大夫聞其高風莫不聳動然先生未始出其所長以自鬻也至正十年九月以疾卒臨終戒子孫無墜家學無作佛事娶

某氏有賢行先卄年卒子男三人長次蚤卒季應麟使理來求銘者也集若干卷傳於世銘曰

定王之裔著於臨江集賢中書浩博無雙别宗祖遷廬於吉水先生蚤孤遺時之圮力學成名蘇其烏負天錫眉壽鄉有儀型槎灘之原是為支域我斯銘過者必聳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都昌陳先生之墓臨川危素曰先王之制禮將以扶持人心綱紀世教為天下後世慮遠矣周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視禮何如耳生乎千載之下遺經之未泯僅十一於千百何其不幸歟學術既裂以者簡為俗自非篤信好古之士豈復講求於此哉素昔事吳文正公學禮得先生禮記集註洎新安陳櫟氏所著禮記解以簡吳公吳公復書曰二陳君可謂善讀書者其說禮無可疵矣今天子繙儒學素以非

才從講官之後思薦先生求其著書置諸延閣而先生沒矣先生之子師凱走書京師以門人王元復之狀來請銘先生之墓素於先生有不得辭者按先生諱澔字可大其先南唐保大間遷都昌之南橋里中散大夫某官輝生鄉貢進士縉縉之曾孫開禮生大猷師石洞饒氏以禮名家登開慶元年進士第終通直郎某官先生大猷之子也則先生之學有自來矣先生不求仕獨治經術於山林老而不厭豈非篤信好古之士哉郡守董公某以書幣迎先生為白鹿洞

經師居二年然後歸以至正元年十一月己丑歿於家先生生於宋景定二年十月至是得年八十有一先生之母郭氏張氏娶沈氏繼劉氏子男三人師元師凱師契師凱世其學于易象樂律多所著述明年九月葬先生於雙桂之原銘曰

有秩禮儀順天則和協人文俾勿忒嬴政焚經臧其國太山毫芒存簡冊先生隱居東滙澤鈎元發微疑義析八十春秋返幽宅刻銘玆阡久乃赫

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

余讀孫思邈千金翼方首戒醫師之處心積慮要必無愧其言而淺可以通其學焉若嚴君仁安其卓然自立者歟始君與素交曰吾他日不朽之託其在于子至正八年五月己酉君卒於家素恐負君之言致書其孤欅取事狀後六年欅以君之長子梧及子壻傳路之狀來請銘按君諱壽逸仁安其字也其先建昌之新城十四府君徙郡城之西府君生惟政惟政生人傑宋南城縣學教諭是為君之曾祖祖沂父鳳

翔母甯氏君生至元十五年九月幼頴敏始入學即能屬對十字長者異之國朝設醫學充弟子員者復之君以儒家子在選中學官盧陵曾某昭先授以內經同輩無能領悟君獨貫穿會其旨趣既長以能醫稱於鄉遂以選為豊州醫學正北遊京師楚國程文憲公君卿貴人介之往見臨川吳文正公於成均文正勉之益治其業河間劉寬素守真考城張從政子和以醫鳴于人江南未有聞其說者君購得其書一按以法上祖張機下宗二子博觀約取條理斯析乃

自著書以發其藴根據議論悉證諸古有醫學啓蒙仲景論評若干卷吳公實為之序永康胡公長孺教授其鄉與論運氣之旨補益尤多他日吳公得疾朝食暮不食醫莫辨其症君視之曰血枯疾也投以七劑隨愈吳公喜稱於人曰嚴某果不負吾言于是京師之人無貴賤貧富聞君名者凡有疾無不迎候與藥輙效然禮貌衰遷拂袖引去調吉安路醫學教授首謁其師曾君墓下增植卯木經紀其家學舍逼廬陵縣獄請於監察御史之廵行者而遷之再調臨江

新祭器建齋廬築官舍作石橋新淦民某氏以褻緻就逮賂有司欲以詐疾免名君驗視使人唉以利曰少徇欲厚報君不負也君佯諾及視正色曰詐也罪可免乎竟就逮晚調天臨路宣慰副使楊公宗瑞居其邦尤愛重之臨江杜徵君本上饒祝先生蕃與琴論有契祝先生遣其子文中就學焉君自少親師取友皆縉紳碩士習於見聞而多所講貫尤善于詩[illegible]擬陶等集若干卷豫章揭文安公嘗序其首君天性耿介雖其詰責人過少不能容至其剛直不阿[illegible]所難云君娶呂氏先十有七年卒子男四人女三人適某〻卒之年六月癸丑葬南城縣太平鄉之古唐原銘曰

道術既裂非一科內經相傳起扎瘥史遷筆削稱扁和劉張逝矣師說譌尊宗列派相詆訶紛〻謗學徒妍阿夭亡顛覆何其多仁安積學精研摩著經誓欲蘇沉痾屹若砥柱當風波浩然直氣死不磨我述道行銘嵯峨

處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有定字晉元姓劉氏世爲臨江人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式仕于宋生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傅立言太傅生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臺贈太師隨國公敞中書舍人贈少師彭城公攽少師之孫知全州慶因始徙撫之金谿全州生知吉州龜從師陸文安公〻〻之高祖也曾祖孟博武岡縣主簿祖孝題父美中皆世儒母祝氏公生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其父當國初科舉既廢退阢于田間嘗手編資治通鑑父子自爲師友公襟懷寬裕敦篤無所矯飾雖田夫牧豎一以誠恪待之能言前史上下數千年事時〻取其嘉言善行以訓人性至孝父有疾刲股肉和藥以進祝夫人中歲目盲公承養甚謹既沒竭力營葬國子學以公名賢之裔檄江西儒學提舉司爲邑校賓師至正九年七月庚寅朔釋奠孔子廟夜宿族孫與家無疾而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自強孫男二人女一人以是年某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原自強以訃至京師且屬銘其墓我大父白鹿府君自邑徙居山中適相近聞公以文獻故家實世其業妻之以季女公嘗開門授徒素年九歲府君命往受學家教罹憂患公經紀倫盡其道隆婚姻之義莫先爲素之宦遊于外數以書趣之使歸未及還而公沒矣嗚呼可勝悲哉銘曰

儲書滿家以墨爲莊式耕式耨毋底于荒昔宋盛時偉哉昆弟爲改本經聯翩而起後遷于撫家敎孔揚公有隱德闇然勿彰保身全歸幽宮在央勃然其興俟爾孫子

故何君國佐墓誌銘

臨江胡炳南述故何君國佐之行曰君諱敬聪字國佐其先宋宜都太守鏶之曾孫游爲吉州軍事判官遂家吉水之洞江滋之子保升徙居新淦河埠洲保升子紹生有異相及頥見耳人號爲大耳翁以資雄其郷其第四子禹擢進士仕至某官曾孫禹言紹聖四年進士第一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二郎三世繼陞又遷玉澗之合陂君其曾孫也君之祖斯才父濟美宋咸淳某年某月某生之時少謹愿端

確簡默自持及長事親以孝聞交友以信著臨事不通待下以寛與人言必本于忠厚困匱者必思以濟之鄰有喪疾必思匡救之其居家内外禮法斬斬聘名儒先生督諸孫力學閒取家譜示之勉以無墜家教貽前人羞至正三年六月朔終于家得年七十娶某氏子男二人孫男四人明年正月葬於里城頭之載原後八年以庸来京師請銘其墓銘曰

何氏之盛肇於南朝三徙玉澗宜都之苗澤被生民仕者行志式佟于郷亦施其惠詵詵孫子遺教不忘尚後其始視此銘章

故貴溪彭君墓碣銘有序

朝列大夫亭州路同知揔管府事上饒徐侯容述其同郡彭君九萬之行曰君諱銓九萬其字也姓彭氏其先由金陵徙居番昜宋治平二年進士第一人諱汝礪仕至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其後有諱煥者再徙信之貴溪玉侯石迨君十世矣曾大父英大父應桂廬陵縣儒學教諭父宗溥亭州路蒙古字教授母馮氏君生於延祐元年九月幼則秀異頴敏書再讀輒能記進士弋陽方君回孫来爲邑丞君從之受

春秋切磨考訂朝夕不倦方君亟稱之至順三年秋試于有司不中君未嘗有所怨懟曰我所學未至也於是退而益修其業手書春秋廿册後三年復往試即貢院以疾歸曰我之不利於此豈非命歟乃閉戸讀書自勵彌篤然不復以資進取務求聖賢立身之大者父母或微疾服勤湯藥晝夜忘寢食者累旬卒無懈容平居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族姻師友恭敬唯諾閨門尤慎禮法内外無間言至正四年二月某日得疾至其日夜起與兄訣曰吾不復起矣吾兄弟其

事父母言說奄然而逝年甫三十娶仝邑李氏生女一無子教授君命其兄錫之子愷為之後是年四月某日葬永和鄉之永安里其弟鈺来京師致其父命請余銘昔鄧文肅公銘巴陵公墓謂天之報施善人將在其後裔君積學而不年信乎天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明矣銘曰

王侯之石生雨雲居者本諸武夷君芝蘭玉樹揚清芬奄有遺世藏書存徘徊空山涕泗紛慰其冥〻在斯文

故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揔管府判官

彭君墓誌銘

君諱承初字謙山姓彭氏其先自金陵徙居番昜宋治平二年有諱汝礪者擢進士第一為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其孫煥樂貴溪山水之美因家焉君曾大父良臣大父文質父德源母徐氏君生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七歲對客誦詩書有禮若成人及長孝友而篤學深博明敏恪守古道早孤居喪有異行鄉人稱之天歷間携其子鑑遊京師受知札刺爾國王國王世

臣家賓客甚盛君嘗與王論孟子之首篇之首章王悅曰他人多以輭語媚我惟子多言規諫吾其免于過矣王還鎮遼西欲與之偕君以母老固辭尋用為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揔管府判官君拜命即還留鑑于王所君母弟承祖學黃老言於里中龍虎山遇異人授以祷祠賜斬鬼物之法制加真人之號君之還真人强留之君曰弟為祠官有職守吾來時母命期月而返今時已過母日夕望于門雖高爵厚祿不得在母側以樂母心亦何為哉吾不可留矣

君在京師時日將莫婦人醉馳馬珠翠墮而不及知
君拾取追呼以還之婦踞問君名君不言而去從君
之僮稍言于人〻益知君之謹其內行如此晚歲優
游林壑利祿之念泊如也鄉鄰有爭者君善諭之皆
為之悅服沒至元間王為遼陽行省丞相數欲致君
終不可强遂以鑑為大寧路惠州儒學正君好讀易
嘗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蜀郡虞公集長沙歐陽
公元豫章揭公傒斯在館閣皆為文章頌美之久之
君有疾卻藥曰吾不可起矣死生命也所恨者為人

子而不能終母養王以國士待我而我不能以國士
報之此吾所恨教其子善事太夫人戒子孫立門戶
毋貽先人羞言終而卒至正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得
年六十有四娶黃氏子男二人鑰廣寧王府判官次
鑑也後君一月卒女一人適洪昇孫男若干人女若
干人六年九月丁酉葬君孝思鄉新進里後三年鑰
求銘〻曰

王侯之石彭氏居焉刻銘表行千載是傳

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歷王公墓誌銘

澄城縣主簿王訥奉其叔父理之命請予撰祠堂碑
既成又走雄之東節拜且言曰昔我先君歷仕三十
年以直道自信未及大用不幸以沒今十有八寒暑
會里人以地來廣其塋域乃以先君之柩序葬焉元
堂之銘顧以屬于子余因詢其言行之大概比書而
書之且為之銘公諱瑋字君瑋世居華之蒲城今為
義門王氏大父顯政父忠以公貴累贈承德郎鳳翔
府判官母潘氏封恭人公生於至元十一年六月幼

穎悟能燭事理從鄉先生陝西提學劉公文郁讀書
通大義集賢學士蕭公㪺國子司業同公恕以行義
表儀關中公能識其言論風旨伯父志器重之謀於
昆弟資遣赴京師御史名以才治文書辟甘肅行省
理問所令史肇昌帥府聞其能又辟之大師右丞相
燕帖木兒為指揮使孫怒欲罪一奏差公力爭之得
免歷四川行省掾其在陝西上官欲以私賄奪道[illegible]
之已補者公爭之乃止在四川猶帥有民戶籍四川
訟之久不能歸公曰此先朝所使以報功乃歸之[illegible]

京人復令為謝公方沃盥趣其疾以解求其後子
是歲秦蜀閩之曰王椽彥士使積黃金至陝西亦勿
[illegible]考滿授承務郎同知靜寧州事未行宣政院奏
[illegible]事官知事天台瀑布寺僧與福聖觀道士爭田
[illegible]勢之諸僧理屈人服其公雄之巴陽莊訟田不
[illegible]公覈其事單騎携一童齎糗糧以往至今人
稱其廉進承直郎資善庫提舉庫舊有宋諸帝神主
[illegible]像狼藉委塵土中公出俸錢作閣以庋又古甕杯
之類王者亦宋內府物上官欲易之公堅拒不可治

金之工造器皿有餘金銀衆曰分其羨者何罪公力
[illegible]之會今上皇帝即位罷廣教總管府復行宣政院
以公為經歷階奉議大夫未行歿于京師金城坊寓
舍至正三年六月某日也公雖屢散地剸劇有不便
者[illegible]言之必行之而後已全陝大飢公日拜丞相爲
首請振之又請乘時取人田宅者歸其所賣子本無
復之子女之鬻為奴者放之後悉具論條他日使至
四川行省宴使者俳優效陝西人賣兒報公泣下沾
襟即移書省憲俾飢民鬻子女者縱之還[illegible]

上[illegible]人[illegible]來焉君子幸公以為非祖宗法欲上
書詔款曰大人非當言路況已頒詔天下殆非可以
口舌爭也然終以是憂悶致疾云性儉素詢嘗從公
宿驛舍見裀褥之華好者必加以氈席夜投降川驛
張蠟燭數炬詢自外至責館人設公曰所不敢盡用
者遺子孫耳公處京師敦篤友誼遇死喪則必厚為
袝襚然自守介潔故諸父諸兄共給久而不怠公不
樂躁競恥近權勢燕帖木兒在相位問人曰往犨昌
帥椽王姓者今安在公聞之未嘗往見公嘗以父命

徒讓封其祖父政府不能從及官五品不復請封曰
非吾父志也公娶郭氏繼牟氏俱封恭人子男三人
長詢也次謙辟犨昌帥府奏差幼謐蚤卒孫男二人
女孫四人墓在賢相鄉于相原先塋之次其葬于至
正十四年某月日銘曰
被褐之野義門巋兮出公而仕揉行踶兮疾彼脆
韋直如矢兮朝有秕政亟諫止兮清白自持靡偏
倚兮正人云亡孰礪砥兮于相之阡幽堂啓兮公
石華原銘以侈兮

宜興儲先生墓誌銘

宜興儲先生既没其子鄉貢進士惟賢請於吏部侍郎俟以書其事復以書抵京師屬素銘之惟吏部蚤擢進士為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何假于素之銘哉然而客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吏部叙先生之葬曰先生諱能謙字有大姓儲氏其先居潤之金壇其地曰莊城唐綦毋潛有送儲十二歸莊城詩謂監察御史光羲也御史十三世孫鄴由莊城徙宜興之臧林至先生十世矣今臧林之族聚百餘家散處

旁近者又百餘家御史有詩名迄今子孫猶不失世業曾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璧咸淳六年御貢進士宋末以八韻賦詩取士先生父行數十人爭勝一時及内附之後學校課試仍犹舊習先生屢試輒與首選延祐初設科目取士或勉先生為仕進計先生喟然嘆曰誠不欲與後進爭毅利頓吾自有世業自是大肆其力于詩而口未嘗及于祿事嘗即先 廬之東築室一區櫟植竹樹命曰樗巢暇日散步田間勸勞耕者或遺之飲食先生幼學六經子史靡不窮極手自寫書不間寒暑尤好黄太史庭堅詩天未曙輒默誦百餘篇而後起其父喜曰吾世業賴是子可繼開門授徒從之者衆族人之質美者必善誘而陶成之性至孝母薛氏晚病臂累年憂勞如一日冬溫夏清飭妻子不敢暫去左右喪親哀毀盡禮葬祭遵朱文公家禮族父某感其孝誠至闢蔬圃以廣送葬之道鄉人化之有不作佛事者忌日時祭必前一日治事縞巾深衣哀泣終日先生天資剛毅若不可犯而在親側必婉容愉色接賓友必盡

歡治家甚嚴卑者有過督責無恕夫人蔣氏寬解之則曰君儒家女不聞易曰家人有嚴君耶乃課子孫讀書非家事不令須臾廢學鄉人以貧乏疾病告者賑其力之可及而食之藥之所著書有本論上下篇有儲鐵論皆力詆釋氏之說其詩文號樗巢集若干卷先生〻于咸淳六年正月卒於元至正四年六月得年七十有四夫人先七月以卒子男四人長惟賢也方待試禮部而科目輒監察御史以著書立言薦之惟忠惟仁惟德皆業儒女三人長適某先卒次適

某孫男十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先生臨終戒諸孤曰吾生而不以才用世死必樹吾墓以樗使不材為世取可也以是年合葬于里之淡竹原先塋之側先生命也銘曰

義興之墟有墳渠渠其植惟樗叅懐必舒與天為徒後有徵者是在其書

沈秀才墓誌銘

治素里中陸文安公新安朱文公同時並起而陸文安公之高第弟子在四明者四人其一沈端憲公煥素寓書大瀛海道士呂虛夸曰端憲公子郡人遺書嘗年能為求之甚幸至正三年秋呂君以書介沈君師孟奉遺書來京師既繕寫而序志之於是師孟數相往來察其為人蓋謹愿簡默可進於學者明年春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而師孟亦辭歸省其大父母父母且曰吾將待先生于慈溪之上及至鄞則師孟舟次會稽死矣其弟闓著以狀來求為墓銘方是時呂君亦先師孟一月以死悲夫尚忍為之銘耶按狀師孟諱性善至治元年三月生髫齓敏慧篤志于學弱冠能為舉子業居家孝敬友愛族黨交譽之嘗曰昔之君子往往遊以充其學藏深伏隩不幾陋乎其至京師實禀命於大父而後啓行已而還至呂梁而疾作卒之日三月壬子也得年二十有四父偲友母張氏大父壽翁娶方氏子男一人以又明年某日葬于慈溪縣西嶼鄉梧桐灣之原悲夫尚忍為之銘耶銘

目

端愿書亡復行淺嗟子之名同不朽我銘幽阡貽

永久

鄭童子墓誌銘

鄭君子美既阨居新安之山中喪其子祖澤以書至京師俾誌其葬其詞甚哀嗚乎美善為古文可以使其子之不朽顧乃不遠數千里以銘為屬所以望于余者至矣按鄭氏世居徽州歙縣衮繡鄉曾祖安徽仕郎徽州路歙縣尹祖千齡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父玉子美也母程氏祖澤生而卓越風骨峻整目光射人寡言笑不好戲遊不事容飾衣恥鮮美氣吞羣兒見者異之其在家庭事父母獨異世俗子美之

友徽泰萬戶瑚竹侯稱之曰孝童云就學甚嚴謹諸生觀感而興起嘗問其師王季溫曰蒙求故事數十百條何孝行之事絕少耶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甫學書每得程君書輒凝目注視久不去手人莫測其故已乃大悟書法自勝衣能跪拜出入起居不煩提敉而動合禮度以是極為人所愛及其夭也鄉鄰都邑與子美遊及識祖澤者皆來弔哭盡哀三日而殮柩殯里之向果寺卜地師山之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焉其生以丙紀至元三年正月没于至正六年

閏月某甲子銘曰

昔我師與生之魯相為氏請命將軍解甲不屠其城鍾厥福澤在其雲礽宜壽而夭匪覆而傾表以孝童維名孔貞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來遊京師素聞先生學耳曰先生言誠而樂始足為學非樂不足以為學樂在心〻誠則樂妄則不樂有所愧則不樂善學者誠心而得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不樂也素為之歎曰嗟乎斯不倍於聖賢之旨矣耳以先生之墓在番易縣之某鄉某原未有文字刻諸石表于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生諱存仲退其字也漢長沙文王之裔王嘗讀書番易鄔陽山下子孫居之歸

為學堂里繁衍昌大世多顯人宋紹聖某年進士仲宣至提點浙東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徙執禮橋是為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榮祖漢卿工舉子業樂善好施鄉里稱為長者考翔龍學于饒先生魯先生生於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先生吳公中行李公謹思皆折行輩交偶赦四馳國初部使者姚公燧盧公摯奥屯公希魯行郡至番易勉之出仕而先生不答延祐初設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守乃

公極恠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劉衍往見諭太守意強起先生卒以尚書中選年五十有九矣試禮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先生以即日去國尋以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月灣溪上自號月灣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請者㑹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往一見喜得師尊禮極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吳某致仕于門去之明年授將仕左郎饒州路番易縣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鄉試聘為主文至元

五年九月某日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五葬以至正五年有二月夫人劉氏有賢行哭先生成疾後一年亦卒子男震孫男某曾孫男鍾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下有三弟四妹世吏力役繁重下吏掊克而先生家事皎循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畀弟妹婚嫁不使一毫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勺諸復致仕者家先生乃倡義役以田為力嘗言吾本不仕願為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為學官而勸飭指誨作興鼓舞學校大变盖先生之學得於齊夢龍時

氏學於沈貴寶氏沈氏學於董銖氏董氏寔師朱文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鄱陽續志新志若干卷月灣詩稿若干卷巴歌襍咏若干卷行于世嗚呼後世復求先生之學者當有考於斯文

卷十二終

嚴紋璽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輯刊

李　相

行述

臨川隱志孫先生行述

先生姓孫氏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斉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志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廸功郎祖泉父霍母蔡氏先生少孤

以母教克自樹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士揭公傒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于家久之先生曰往教非禮也乃即家開門授徒內外嚴肅起居有恒與學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毋知之否里有富人延先生于家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已保家之道似教似誨聽者為之悚息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于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

而於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知綱舉目張可施諸事業士大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為恥及見爱慕之不忍去部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求見先生言不及官府事而忠國愛民之義時往復論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盡其情誠心事之致其歡心女兄既寡有孤甥女皆之親側而嫁遣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母壽九十五而終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蒔蘭種竹危坐終日翛然有終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淡之軒

今翰林待制柳公貫提舉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為郡學賓師辭焉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公岳柱肅政廉訪副使菴都剌公僉事張公榮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讀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生宋景定三年十月元元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奎章閣侍讀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樊理濟化君皆為文祭之明年十二月壬中親戚門人葬諸臨川縣靈臺鄉

高橋領之原先生娶程氏鄉先生之女先二十年卒無子女三人皆先卒其一在室先生没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床下而先生知素寔深而訓戒之言猶在耳也庸敢述大概傳焉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揔管府判官黄公行狀

公姓黄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於南城縣之隅鄉唐里屬柳州之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子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石署為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焉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謂公曰明旦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子其任意取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城盜彭某讎殺公之伯氏士凱請于有司興兵討之乃殲其渠魁請貰其脅從者

郡守禮為盱江書院山長吏徙其室廬于城中仍斥大之取朱文公小學書録本以訓學者遂陞儒學教授嘗客洪州〻盜方弔亂作以策上之行中書省平方論功會有詔仕于宋者得因其品級授官有故人客京師代公陳于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屬邑卒暴橫公以誠感之邑卒弟子禮事公當兵興時民失業久公居官半年乃轉流徙督其民種樹畜養田里以復民即公種竹之處為生祠湖南肅政廉訪副使余公恁題曰種竹又為之記既去官祠堂壞

民飆焱新之莫猺起為亂湖廣行省左丞劉公國傑帥師伐之公以儒服上謁叩頭曰遐陬之民莫知王化遠煩興師以厘廟筭今上樂峒下樂峒寔新寧境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從然後討之萬戶曹侯某雅知公曰此苗蕣而獸獨之非可以禮服之也縣尹毋行縣尹止公竟乘轎從一老兵以孝經千卷令遺其民又為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乃今蒙評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某猺家自為

木主署公生父黃公劉左丞大喜俾公為文勒石紀功遂班師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荊湖宣撫司幹辦公事張公山翁為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事郎龍興路稅務提領平章政事史公弼出鎮江西聞公名禮之于家受論語大學史公之父諸門謝曰吾兒子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數郡遊士之無依者公皆館穀之九年遷徵仕郎撫州路金谿縣丞十年大飢公持所受中書牒質之官請發粟賑之民賴以존佐縣尹趙君銓質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

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獄為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年及移書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捴管府判官未幾病卒于江州公天性樂易無老幼待之以誠與人言懇懇詳盡故戚樂親之生淳祐二年七月母利氏武安軍掌書記癸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女三人孫男三人曾孫男二人延祐三年某甲子葬公于南城鄉之南原村依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之墓公有樸齋集三十卷藏于家素公之外孫也謹述所聞於平昔者求銘當世之君子以俟採擇焉

上饒祝先生行錄

先生諱蕃字蕃遠姓祝氏其先三衢人有諱某者為信州玉山令因卜居貴溪西昂里曾祖宗海祖汝淡父旭嘗鄉貢進士今贈某官母蔡氏追封宜人先生生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進士君占之曰此兒當顯吾宗惜吾老不及見矣六歲就學警敏靖端其師偶以事出羣兒嬉戲離席獨先生凝坐終日時俗節長者賜錢先生受畢越二日悉歸之父母問之則曰兒幼不敢有私財也十三博涉經史詞章出同列上

剛毅慷慨有志于天下進士君奇之意氣英發跌宕不可羈陳先生立大旣居邑中時人無能知之者先生折節往從學焉及喪父居制盡禮有疾或勸之飲酒食肉先生勿從嘗聞陳先生物格之要有所警發後語門人曰吾初有聞時意我俱絕萬理一貫始信天下歸仁之道如蚓猶醉夢忽覺而樂無涯也象山書院山長岳君後以茂才異等薦既又聘至義興訓其子姪岳氏家僮名崇請問學先生曰身有貴賤而心則一也因開諭之崇在家執禮異平時其父母闔

受教于先生請先生謝焉鄧文肅公提舉江浙儒學先生通書論格物甚辨鄧公加禮焉延祐四年江浙省用岳君言授紹興路高節書院山長是年貢于鄉至京師遊諸公間頗論天下事一名卿曰國家故事非淺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國家故事有非愚陋所能知然日聞之休戚頗肉食者勿察耳下第還改授饒州路南溪書院山長以俸入脩殿宇作祭器先生講太甲說命之書使學者知所悔過繼講孟子牛山之木章剴其積習而全其良心學者油然而興覃懷閻

君希曾通經有學行先生延致訓其子弟會羣從俱至俸廩不足供恒典衣以給里中有倪王市山水明秀倪周二氏延先生講學而遠近從學者衆隨其質性而開導焉必使之有所開明而後已故翰林待制楊公剛中提舉江浙儒學言于省府擇先生為建寧路儒學正教養有法行臺諸公貴人多所敬禮更置祭服祭器修明矩度先是公聚郡教授坐總管府幕僚下先生請于臺官曰郡教授官雖卑有師道焉乃命出坐太守上處州錄事鄭君原善以剛介忤豪民

罷先生開之涕泣徧告臺官御史會應鄉試又與諸
進士三十人羣愬于御史之按行者然後天下知其
冤及氏還廣而廉訪使劉公宗説辟為書吏以陳先
生心喪不赴退居里之龍津學者日盛陸文安公講
學象山祠宇湮沒白之郡守秦公從龍復搆祠堂行
舍菜禮敦卹諸生畢至陸氏元孫止一人而無後先
生訪其人為之娶婦至元四年還饒州路儒學教授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燮理普化張公珪按部過饒時
學官積弊既久胥人簧鼓其閒先生白兩御史屬中

書參知政事福壽公為監察御史立命罷遣之於是
聘四方之名士為訓導聞風來學者接踵而至學舍
為之充塞舊額子弟百人止請郡增之不報作宋參
知政事范文正公祠堂太守唐忠介公以仗節死設
其像祀先賢祠皆所以風厲民俗學有田八頃三十
畝湖池若干畝久沒于豪有前學官雖嘗愬之莫能
直先生奮然理之豪百計伺閒行賄先生不從已而
卒歸其田進士李君晬紀其事刻石嘗攝録事司刻
意為治訟于庭者隨事聽決郡卒奪民妻有年其夫

愬焉即逮卒罪之而還民妻有溺愛其妻而妻不禮
於姑〻上愬先生撮禮經出之至元〻年湖廣省平章
政事有素知先生者檄為椽史始掌刑曹大治縣僧
仇其師潘誣以為鈔令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周君鏜
為縣尹爛其欺罔不受詞僧越境私賄武昌路録事
馬某寘潘以法獄成詞上先生按其妄移中書點馬
某潘得釋播帥請朝京師故事以鈔三千緡納于省
曹先生却之郡白省官以聞時儒學選久阨于胥史
先生閔瀆悉調之省幕中謗以受賕選人即謝去參

知政事蘇公曰椽信儒素以廉直稱豈受賕者强之
再三然後出朝廷遣使至湖廣會計官帑小吏畏懼
自殺三人上下謀擁羅使者先生曰彼王人也豈得
輕動衆不聽其後事白左右司皆罷免遣他使督益
急然後上下服知其大體因屬稽其出納以復命且
遣上計京師行有日會銓廣選溽州判官有殺其民
十三人者部使者察知之抵判官死蘇公與參知政
事令翰林學士承旨岳柱公謀曰今若此將循其民
必得賢者誠署椽為郡經歷庶其有瘳乎先生辭不

憩還家省墓而後至官徭寇入桂平縣境民黄季二
寶草中寇退官軍追勿及執黄于何息村以覬賞同
知捴管府事保童榜掠之遂死又逮其昆弟八人以
臧口執因主魯智出錢市具布釵釧以為贓納之皆
誣伏先生究知其情從容諭保童下屬邑訊之保童
方倚以為功及上具因元帥府就戮先生哀之與達
魯花赤倒剌沙訊胥吏之妄為之平反保童恩結帥
府移容州讞之不决今叅議中書省事拔實公奉使
宣撫廣西閲牘疑之遣靜江路同知捴管府事伯顏

不花往讞之事直而奉使以憂去帥府私庇保童廷
辱伯顏不花改移藤州又不决先生逮對雖陵轢顛
頓之久而神情怡然辭愈辨直會監察御史道行藤
為直其事六年冬十月丙寅疾於藤州客舍明日愈
時天霽命家僮曝衣于庭因冠幅巾衣深衣名館人
曰吾中國之服汝曹見之否語家僮曰吾當終時只
服此越八日癸酉疾病起居如常時潯州推官魯君
熀來問疾彵告之以善客退日已晡其子文中進藥
却不飲先生曰吾不可起矣文中亟扶抱已收足而

逝貧不能行禮明年八月文中始克扶喪北歸十月
壬申至豫章文中亦以疾卒于舟中先生娶徐氏先
一年卒追封宜人子男三人文中申同文剛申同先
卒孫男二人女一人以没之又明年某月某甲子葬
於某鄉某原其門人某等以書抵京師屬素述其始
終請銘當世之君子昔者朱文公陸文安公同時並
起以明道樹教為已事辨論異同朋友之義其後二
家門人之卑陋者角立門戶若讐仇然陸氏不著書
而其學幾絶陳先生家近徐岳而流風遺俗尚有承

傳故飢餓窮困守其言而勿變先生獨與番陽舒氏
衍李氏存吳氏謙事之如古師弟子陳先生居室隳
圮先生鬻田為之更作經營供給終陳先生無廢禮
流俗之人姦譏毀訾無所不至終不為動凡若此以
其有得于陸氏之傳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愛
人之心不啻如飢渴之求飲食常曰薄四海之外人
人與聞堯舜之道是吾願也然改過服善若決江河
雖愚夫愚婦告之以善即心悅誠受與學者遊必時
詢已過及其當官幹寔此立不回憂國憂民之志形

矜有睫惜其所遇有不幸焉至患難狙詐容死亂仍
而世有莫知其心者其亦可哀也夫素少得知先生
先生致祭其脫微恒恐陷于謬戾久之感其誠懇詣
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追念平昔紀述言行有不敢贅
作銘之君子當有考焉謹述

祭文

祭揭侍講文

維大元至正六年六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七日甲戌
故吏國子助教危素謹遣强毅自上都持隻鷄斗酒
之奠致祭於故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揭文安
公之靈曰嗚呼緊昔豐城神劍斯藏上燭斗牛熖乎
龍光篤生偉人千載之後羽儀天朝于光有耀公起
韋布已負大名翺翔禁苑載騰飛英老而縣車帝曰
留止講論六經捴裁三史公謂正統豈得妄加雖有
强辯而莫敢譁冥冥昊天胡奪之速海內相弔百身
莫贖素生鄰郡未覩風標知已則早揚言百僚宦學
京師遂忝僚屬接以謙冲視猶骨肉兩扈大駕開山
邑邑居庸蓐食赤城聯鑣乃識修史意見不同諫言
交進公聽惟公歷告宰臣紀述甚彩編摩獻遺匪素
莫可素使南還執别玉堂驚聞凶訃適祇番易
歸棺章江之上復命事嚴臨風悲愴幽明永隔
二期紙辭絮酒萬里告哀

祭孫先生彝常甫文

嗚呼玉潔既竭樸散淳漓嗟若先生惟古是師賅綜百家浩浩其淵潛心聖經爰得真樂智圓行方外和內剛動靜居處平履其常敬養慈親閨薰稱孝錫類之仁推以施教藹藹竹林有書有琴清風明月詠謌古今治道民瘼靡不精究浮雲富貴于我何有至大臣與援幽潛孰持銓衡而使滯淹小子弱冠執摯林下顧茲魯鈍寔藉陶冶自時厥後歲一再逢情道款密詠歌從容昔將遠遊書來戒止遺翰盈箱文辭

婉委勿量蕪陋亦偕有言訑訑所距乃爾欣然良從今年家罹訟事旅寓在鄰無日不至春分祭已頹柱招呼舉尊相屬訓練勤劬別甫逾時凶聞忽達老成云亡佇立悲怛自昔達人視死如歸卿無楷範末者嗟嗟晦跡門里流光朝野高風凜然百世之下沓沺潔清薦奠于庭神靈有赫來鑒厥誠尚享

祭表叔劉名山文

昔在宋末兩世聯姻內附之後事變多屯顧念寒末惟載夫人買田築室懿此情親叔母幼孤先祖所愛夙孩此立並聞世垓田疇星廬保守無壞彌縫支柱姻族是賴壯而筮仕遊觀京師一命出宰止或尼之退處山谷優游清時鑿池種樹賓友追隨推情及素念其貧弱繈藉扶持恩誼匪薄書問之來孫於庭闈浪跡遠遊守望依託比使江南歸抵郡城咫尺不見簡書有程曾未幾何遂隔幽明萬里聞訃涕泗交零

奔哭莫能縻於職守南望鄉關憂心如疚友人葛將亦云故舊寄此清觴為辭以侑

卷十三終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紋重輯刊

余之栂

詩

鳳之飛爲北庭安鹵丁縣丞毋謨騷體一首

鳳之飛兮朝陽暉〻彼鳳高翔兮將雛何之畬田有禾飢不食兮山有惡木夕不棲兮西逝白日兮東流滄波嗟〻安毋兮傷如之何

重慶堂詩爲王時中作四言古六首

翼〻高堂臨水之陽誰其作之其氏曰王　高堂翼〻既深且謐有直其楹有晞其室　元冠于〻厥子大[illegible]父見其孫亦克愉〻　旨酒在匜登豆有菹其肯孔多搏虎網魚　子於父母亦既能孝父詒乃孫賢父是做　其孝伊何古有嘉則敬事皇天以明爾德　翼〻六章〻四句

山中歌

朝牧于山暮釣于溪吾何憂而

懷母五言古

季春天多陰往拜慈母墓慟哭長松根殺激泉下土母歿兒尚髫兒啼母仍苦兒長母不見歲逝益悲慕白日向西流滄江自東注凄〻石上雲繫〻谷中樹[illegible][illegible]抱長恨蒼天莽難訴

山堂一首寄一二知已

結髮好經籍雅志嶺山林靜恬屛世慮庶免外物侵含東一畝宅燕處神不淫沄〻碧澗流翳〻春雲陰雙崖氣蒼崒渴日懸嵚岑天景落星沿原泉到來深

爲桂淨茸〻藤蘿鬱沉〻頗諧曠蕩意濟世寧無心羲農安在哉周孔不可尋唯將一斛酒坐對南山斟慷慨紫芝曲慘淡梁父吟朋知日疏遠何以相規箴

過元公濂溪故宅延祐中先師留此數月

聖遠已千載繼述良獨難維公出南紀大道剪榛菅濟世仰華孳齋心師巷顏已知實至要浩〻義理端故宅儼在斯素月照溪湍濯〻菡萏枝英〻秋[illegible][illegible]茶閒華蓋參講學留溪滂墜緒久無託令我心悍〻

梁公狄文惠公新廟詩

大江從西來萬里流湯湯維唐杜稷臣勛業載旂常
天子在房陵女后御明堂晨聞牝雞鳴腥聞溢穹蒼
惟公秉忠義耿耿立廟廊周旋極黽勉論議忽慨慷
卒御窽覓歸宗社煌有光豈徒保國祚實欲扶天常
雲孫江州牧宗廟薦蒸嘗籩豆孔嚴潔絲石甚鏗鏘
再拜久屏息低徊想忠良作歌勸臣子百代踵遺芳

姚文公廬山牧菴

昔者秦行省于此駐旌旌至今讀書堂名配匡廬高
秀艸帶烟霧長林振波濤鄙人思高遠勝日欣遊遨

雨惟草昧初朔馬擁弓刀公生將相家卓犖稱人豪
文場已孤騫史筆况再操懷公不可見江水徒滔又

留別楊顕民先生

我從仁里來信宿復西去驅車何艱関日色已曛暮
林幽閟無人月暗憂疑虎村虛轉迢遞童僕且驚顧
柴門夜篝火今夕共君住况匪味道言蕭條復譙語

其二

楊子好道者其人千載心而我抑何幸獲聆金玉音
顧為女蘿草託根青松陰今晨忽為別惆悵已難任

[illegible]江海深安得隨長風化作雙飛禽

[illegible]花有懷孫復常吳仲谷二先生

蕙生霜中鞠九月已交花盈盈映暮色披披攢幽蘭
撫時悵貞士興懷為咨嗟采芳欲寄之念此山川遐
緬懷[illegible]即登游神到羲媧熠彼柴桑翁高風邈難加
載歌皇華篇四坐悄不譁

送簡李仲公甫

江東雲錦山積翠脩以峨云有千載士憩彼山之阿
考槃幽澗石結製彼澤荷貞心抱夷猶雅量涵沖和

僕也江西人齒稚侠好多東將浮渤澥北徙窮沙陀
尚懷詩禮趣吾父鬚髮皤生死顧相許誓以心靡他
露巾葭亂蘋海底珊瑚柯晶光轢塵滓結舌古則那
再詠伐木篇亂以采薇歌

鄧省吾先生挽詩三首

噫嗟復噫嗟哀斯鄧先生平生様貞耀白首稽遺經
豈無當世念冉冉年歲零養真白雲林足跡不到城
浩歌紫芝曲慘淡悲風生冷然覓長往蒼茫隔幽冥
臨流一揮涕耿耿難為情

十[illegible]與我子始尋此來〻十年間此意誠渥終
[illegible]月共石吟[illegible]月臨泣宴相期在歲晩每別殊[illegible]
[illegible]千古共[illegible]相見憂患苦相嬰恐慢負[illegible]
[illegible]此心慢試淚如霰
春山何英〻春江何幽〻日暮山水間無以消我憂
澗風靄明旌飛雪慘以稠伊人不可見回首心悠〻
回首心悠〻載詠商歌謳老竹尚延月蕭蘭自作秋
荒林夜來雨惻〻令人愁

和吳尊師龍輿紀遊二十一首今存其四

早飯梢陂

舟泊梢陂驛所魚餐早飯是行新雨過水落寒沙半
榷謳方零亂鷗鳥忽驚散笛叡起滄洲又逐驚飈斷

泊宮步門

人歸石城邊鳥沒白沙尾秋風涼蕭〻波靜月如洗
水鳧栖不定半夜猶飛起

暮冬

種稻南谷口凶歲困倉廩晩值老農語出口三嘻吁
幸有高亢田種麥給糞需有麥且免憂無麥將焉如

又

昔謫崖谷底其俗異黃農浪迹城府歸却愛淳樸風
獵夫不射鷹云與兄弟同毛羽豈知道天地諒無終

贈大同甫之龍岩延檢任

青〻宜都柳壯馬何驄〻玉轡錦韓泥兒侯向南征
兒侯俊哲姿粲〻東吳精壯志在勳業將為先親榮
十歲學文章十五富六經心涵宇宙表思動江河傾
三十辭社邑萬里遊燕京徵臣坐氈冷白髮日以生
瀝血奏長策青蠅乃營〻逾輸受覊絏駑駘盡騫騰

得官漳州去疾風揚旗旌漳州海之裔經雩癘清
摩劍擢白日攝弓殺長鯨素節凛氷霜威聲走雷霆
黎民盡冨庶田里安耘耕蠻方服仁義坐見治化成
賤子託深眷離別寧無情月色落江水花氣通津亭
廣筵集賓客高樓吹玉笙天空北斗直酒罷鵾鷄鳴
王事有期程行邁不遑寧閩山莽迢〻楚雲浩冥〻
昔如骨肉親今則參辰星夙夜慎眠食莫畏葛雖嬰大
夫誓許國豈為求斗升相期在千古勉〻惟忠貞

贈泰宇之閩清主簿

皓日照白馬查公往南荒南荒二千里馬瘦道路長
官役相程期專載十日粮路經龍虎山且往深淨堂
諸公設高會四座排金觴繁絲間豪管侍女清歌揚
問君行藏計陳義富且詳為言十四五博學交老蒼
少壯志浩蕩仗劍遊四方不意晚得仕鬢髮飛秋霜
教授古吉州論講明三綱讀律始親民竟過炎海旁
出為縣主簿又恐案牘忙盧阜清遥遥彭蠡深泱泱
豈無田園居亦可歸耕桑不敢慕高上匪徒承寵光
恭惟古君子氣貌何端莊昔在習鑿齒今之漢仇香

方當盛平世帝聖輔弼良四夷息征戰畝畝無旱蝗
凡居郡邑職敬戒垂永臧上當宣德化下欲赤子康
公行勿遲留鸞鳳終高翔山雲白浩浩海月秋茫茫
寄書問骨肉無使失相望鄙夫江海客年小血氣狂
把酒執衣袂贈之紫游韁人生貴交誼自此無相忘

馮祥文甫來奉贈一首

積雲起層峦大雪被長坂季冬天正寒年歲忽其晚
悠悠余夢遥歷歷子當反情親展良覿欲語意無限
空堂默微燈古木北風亂天寂互邊迤野水激原隰
朗知罕相值況子甚清簡昔也期不來長謠發深歎
揚揚水中鱗渺渺雲際鴈明發坐睽離回首山川遠

送王起元之分寧教官任

大元設學校于以教萬民吁嗟去古遠世降何紛紜
周孔不可見世道日以湮儒官寄廩祿法度豈復遵
教化何由宣禮樂亦以淪在藪無鳳皇在郊無麒麟
英宗皇帝時逆氣横乾坤賊子不知父亂臣已忘君
臣素憤薦世胆氣長囷輪念之萬感集血淚射秋旻
思見豪傑士再見民風淳閭閭王教諭我里君子人

之官武寧縣挂席當仲春撞鐘集諸生講論明彝倫
況逢堯舜君德澤周八垠高歌猛虎行慷慨為子陳

送朱奚假赴鄉試

孟秋西風起駕言颺孤舟羲娥無停馭行客豈能留
將子欽尊酒執手山之幽英英白雲飛靡靡江水流
望望西山麓道路日已脩道路日已脩我懷日悠悠
解帆官步門振策滕王樓懸知多士中慷慨陳嘉謀
懷忠許報國況乃素行脩勉哉勵貞操無為漫離憂

送程明遊華蓋山

吾所崇一洞程生遠遊遨別懷不可寫聽我衷經搽
兹山東南勝秀色凌空高細路積霜雪長林帶湍濤
天雷震洶洶飛瀑鳴滔滔文豹晝深伏窮猿夜啾嘈
行行發猶詠陟險毋乃勞昔遠洞空腳天風入衣袍
王喬不可見使我心忉忉余本尚疎放夙志思林皋
何當絕埃壒高舉乘鯨鰲頡頏飛霞珮不必煩圭刀

送胡平遠之靜江蒙古學政

至元皇帝初萬國同車書臣有巴師人制作開洪圖
遂令蒙古語傳誦周海隅張官設學校州邑達國都

盱江胡學政年少躋官途之官靜江府道遠良自劬
況聞令大父昔承使者車恩愛尚未磨強梗亦以鋤
茲行撫遺跡感古心躊紆孟秋西颸厲南邁風氣殊
空江落濤波孤舟當自娛親年雖未老念念庭幃趨
康莊卻緑耳凡百慎馳驅

與鄧叔賓兄弟叔姪以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
鶴分韵送三吳山人遊龍虎山兼簡江左諸
師友

蘿風吹瀟瀟筠露淨洒洒明霞結晴曦曉色異

手持双瓊英一去青山下迢迢鳳麟洲雲氣浩如瀉
寄謝山中人離情若為寫

餞張天師北上

真人衣霞衣絢爛五采章羽旌耀華林縹緲廣樂張
名山空七星明鸞鶴摩天翔金門府開朗刻刻秋雲颺
手攀搏桑枝晞髮臨東陽白露不可餐靈芝空含芳
豈將清静學上以裨后皇民風返太樸四海阜以康
上天錫純嘏眉壽無有疆

荅邑尊師香水珠

野人頭不巾曠蕩禮數畧破帽又無纓時遇大風落
得君香水珠感此意不惡熏之麝臍馨貫以青絲索
細紋疑瑪瑙潤色映掌握頗煩番舡載亦費巧匠斵
整冠揖貴人使我不能樂何當從君遊高舉謝城郭

公無渡河

提壺公向何方止公勿渡公欲行婦人之言公不信
蛟螭縱横河水黄從公死入河水千載同作河中鬼

子規啼

子規啼白月低春雲迢迢春水遠芳草逶迤花

子規啼時征夢苦郎舡定發瀟湘浦瀟湘江上風浪多夕暁何為不歸去子規好去瀟湘啼重來借汝巻樹棲

小孤山歌

大孤之石横且墮青ゝ長在湖中卧小姑之石鋭以高崎立崕岈當洪涛滔ゝ逝水東流去両石嵫嶢亢天柱蜀巴之原浩沄ゝ壯哉此地江海門鴻厖稍見土宇曠疏鑿方知夏后勤名山大澤神所主過者震驚誰敢侮云何作廟向江壖摶土娉婷象龍女篙師侑客汝何知坎ゝ伐鼓持豚蹄倚篷清坐漁歌起日

暮沙禽來去飛

兒秀才古劔歌

紅旗光帥征蜀川數州殺盡無人烟天開地闢見大國尚有兵器沉江邊故人西來得寶劔感古要涼淚如綫土花蝕盡青燐般光采迸雲垂白練大舡載之瞿塘歸湍涛震棹鞭馮夷潰晃縮頭形支離冥蛟斬頸血淋漓江東豪士何年得四座諸公変神色電光君ゝ迅雷飛殺氣冥ゝ両儀黒欃槍不動邦國寧天

至[illegible]剖竟[illegible]涓徒見[illegible]天白日風火生

徐買琴歌為劉旭甫作

劉畯好琴如好色十年買琴不可得南城縣裏客携來百鎰兼金君不惜竹林踞坐江盈ゝ陸江三奏魚龍聽蕭森岩壑秋氣肅洶湧天地霜風清商殺洋ゝ羽殺苦月墮寒光君龍撫餘音寄意愁人心別思蒼茫正如許為予再控白玉弦長謡楚語招飛仙招飛仙安得見獨立乾坤淚如霰

徐人歌

季子有劍秋水色徐君見之惜不得徐君墓上荒草寒季子解劍掛樹間一死一生見交誼嗟哉延陵吳季子

東風行

余居深山欝ゝ不樂醉中長歌以東風命篇與一二知已唱和之時泰定二年三月

東風浩蕩吹江南危子行年二十三長謡空谷天蕩ゝ倚劍白日風潭ゝ氣高頗怪星象連身在豈為鐘

寒貧宮中聖人朝萬國臣抱犁鋤出山澤終年讀書
空自勞三島求仙豈能得齒牙不動心未摧欲奏長
策天門開周公仲尼沒已久麒麟鳳皇去不來世無
忠臣與孝子四海風俗何由回

種菜為霜雪所殺歎

雲林山人窮到骨手種菘菜池中塘栽培深藂照雲
水桔掇翠甲盈筐箱江南仲冬寒氣盛小草無力排
風霜側聞今歲穀不熟田里嗟怨吾神傷大車運米
填舊債一穗不在農夫倉農夫辛苦食無粟蔬菜正

欲充饑糧上天胡為降殺氣造物驕蹇顛其綱吾君
愛民如愛子憂國感激張平章臣忿貪夫滿郡邑臣
願盛世躋虞唐君不見豪家大戶饜酒肉暖閣無風
咽絲竹又不見飢人破鐺夜煑蕨根粥妻子嗷〻向
天哭

為李仲經賦得古音琴

南城李君家有琴越左刻字名古音仲春為鼓越裳
操聽之使我無邪心白日落江生夜色飛雲觸石愁
太陰粤從世衰淳樸散三光動盪相攻戰朝歌北鄙
何可聽軒轅堯舜不復見大元德盛禮樂興天下民
風漸丕變君當身珮雙瓊瑤光天殿上奏雲韶鳳皇
噰〻鳴赤霄五城羣仙定可招吾皇端拱四海治千
秋萬歲壽鴻猷

五月二十有二日同鄧漸升儀晉季昭旭肆父
昶瞯父晚眺以森木亂鳴蟬分韵

良朋宴遊不可失鄧氏諸昆晚同出橫槎溪口美飛
泉桐樹坳頭看落日長山窄短山青山上十丈蒼
雲橫大風振林歸鳥疾枯木壓石殘蟬鳴登高長嘯

招晴月古竹吹涼夜如雪秋氤〻溪流無滓山無塵
寫詩聊寄山中人

呂尊師畫三茆觀梅藤為圖號曰二老走筆賦
之

三茆觀頭老梅樹梅邊更有長藤古誰持此畫江西
來大瀛海中呂道士藤枯一似蛟龍縣梅瘦飽受冰
霜纏柯杖不逐浮世換根柢直與扶桑連傳聞茆盈
親手植亟使草木皆成仙宋朝渡江一百年世人不
到吳山巔豈知二物閱興廢及見渤澥成桑田我來

桂譲等黄土展巻血淚何漣々

崇山遊

僕生慕宗少文李太白有世外風格思山水之好由雲林西行七十里得崇山境甚勝因與鄧晋同遊泰定二年九月也

祈仙古觀摩空青手持鉄杖山中行濟印眞人不可見弱々萬谷酣秋殺捫蘿直登六七里下瞰世界眞井底雷霆震動繖雲頭磴々靈光夜深起尊師有道[illegible]顏瀟瑶草満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illegible]

蹈龍生鱗鄧卿頤我三歎息滄海蟠桃幾時得千年琥珀倘可餐會見紅顏生羽翎

遊鉄柱觀

已從龍興遊即往鉄柱觀龍精不出奥區固鴻水奔流合江漢沉々古井清如空東方大海長相通千年神劍不可忽老屋夜々生雷風

期瑞祥文甫不至

寒山壓樓三日雨風卷崩雲亞高樹山人無事不下樓空谷寂寥誰與語平生故人大馮君約之不來歲暮

[illegible]之[illegible]他日撫州去又恐促駕江東頭[illegible]千樹化爲雲寄贈惟有長相思

送[illegible]月梅趙江浙謝伯長學士

雲[illegible]山中三日兩湯上[illegible]如墻山人十載始歸山[illegible]茅堂種松樹當門有客何道遥留之信宿去莫[illegible]囊衣囊[illegible]具舟楫千里一覽錢塘潮東方大海天下無風雷震盪羣龍趨蓬萊仙人衣大夫因鄉爲問今何如

送桂少璿之會昌學政

桂公年老才華盛遠作會昌州學政會昌僻在江西隅古来地熱不可居々民年来家有井洩盡癉烟無疾病長江水碧風不波双櫓夜發赦如鶯横經伐鼓高堂上老幼相携来聽講春秋祀事黍稷馨鐘鏞琴瑟鳴鏘々先王典禮公所秉努力念之垂允臧

送鄭復常歸三山省親

嗟々塵湖山飄々紫薇仙十年山中鍊形魄縹緲御氣凌蒼烟采芝朝入虎窟飲抱月夜就龍宮眠洞天石扇星斗落紫鳳一舉天風旋君家正在滄海頭十

洲三島烟霧幽手持瑤華渡海去白雪亂灑扶桑秋歸来何以為親壽蟠木結實行當求

送米尊師

上清真人佩瑤環遠遊荆楚何當還月波流空寒似雪雲氣抜地高于山去年乘風上京國稽首靈君好顔色蓬莱坊裏煙雲深昔種蟠桃親手摘忽思舊院玉隆宮怪物鎖在深潭中浪涛無敎江漢静两劒噓氣如長龍爾来復作西南去織女迴車引歸路解纓秋濯洞庭湖採藥晨餐石鍾乳翩翩飛馭金盤院芙

蓉王冠高嵯峨醉中長謠送君發一夜北風吹女蘿

贈朱元吉賣墨

深山閉門二月初白日雨打梅花枯野夫讀書大石上粤有二客来吾廬水航舟楫陸乘車来徵後語行江湖峨峨石峰起雲氣下壓古井蛟龍居詎知山人夜燒墨墨色吹作烟糢糊元光貫天衆星沒草字滿壁陰風嘘逑文志者奚假文通達古今良非迂悲哉結繩易書契刻剖元氣疑無餘遭逢盛世當返樸誰復瑣細稽蟲魚遠遊京國頗寄贈謹為皇帝書貞符

贈員怡然員善琴予與之寓於上清宮

我来蓬海堂上宿風露満空月在竹西秦員老夜撫琴妙音摠是雲門曲先王作樂音律諧再歌南風阜民財陰湫天龍衝石裂赤霄鳳鳥從天來千年古調誰能改一變新敎吁可怪願借琴高赤鯉魚與子騎之入東海

寄張太乙張時留江浙

我曾身着芙蓉裳笞鱗遊遍蓬莱鄉蓬莱仙人留我住醉袂大石歌瑤章高秋及上麋湖頂下瞰八極天

茫茫森林風烟白日靜但有瀕氣如飛霜張君獨乘紫鳳皇我得霞珮㕘翱翔星官下謁奏廣樂衆官讌集歸瓊樂層樓高空不得寐神飈夜撼金爐香歸來雲坊閉戶坐忽憶舊事心飛揚窮開三月之初吉森車直走東海傍莫從故都歎禾黍定駕大舡窮扶桑浙山浙山浙水長何由寄贈双明璫

宗叔方逸来邑走筆寄上

大[illegible]雲關後（甲子九月與留居靜[illegible]雲關時方逸仝行）遊歸来水竹告由是平旦[illegible]寄數行書水落南山直天空白日[illegible]思[illegible]

出沒高躔莫相疎

七月十有一日寓館暫移是夜夢家父有詩云

移書到西舍有夢到雲林樹遠風難至窻虛日入深生徒能夜讀朋友肯來尋呼得鄰家酒孫欺慰客心明發用此韵送呂尊師

莪中開道院種竹已成林遠路詩篇積離筵酒盞深海潮三萬里月暈一千尋同是殊鄉客何堪送別心

九月晦夢劉山人

長淮千里路念子幾時回遠夢何緣到安書不寄來

幽懷思水竹浪跡困風埃滿目風雲盡秋敎萬壑哀

寄溪香上人

山僧吾所敬不見又經春說法青龍出忘機白鶴馴楚雲遙別夢江月照吟身遥憶相逢處深林長綠筠

送李常遊匡山

匡廬飛神聚厓壑擁青紅泉洩二儀動山包數郡雄近聞桂道士高卧白雲中

其二

聞道南康好江城楚國隅天星化作石[illegible]

之子舊鄉與為舟逸興孤

遊翠雲閣和吳山人

白雲廻繞翠雲閣吾輩登臨樂意閑樹拂微烟秋淡々瀠通晴瀑夜潺々悲風卷地虎坐石黑氣貫天龍在山老衲平生不迎客避入深入竹林間

遊石門寺有懷表兄張伯玉

石門僉剎鬱嵯峨千古樓臺插碧波林結春陰萌草木岩高水氣吼鼉鼊野僧貪供雲生鉢一老垂竿雨滿蓑腸斷張郎成阻越獨攀蒼竹聽漁歌

寄題饒氏書樓

新城饒氏起高樓々外青山手可招古樹戰風秋澒々亂峰含雨晝蕭々窻通石井蛟龍氣棟峙銀河鳥鵲橋嗟我何年一登覽胡床據月坐吹簫

奉答孫履常先生見寄

閩門鎖夢到京都自愛雲林水竹居濁酒肯從田父醉窮途自與故人疎天風振樹山厓直海月當樓雲景虛深憶金陵孫處士遠蒙相寄數行書

和答張思桐見寄

別來兩度得安書猶在仙鄉水竹居年少才華終有
命暮年眠食定何如奏琴深夜難成曲采緑終朝不
滿裾月色四山清晶〻空花千樹落疎〻

其二

危坐思君到五更江山東望不勝情雲連山闕音書
遠竹遶幽居夢寐清山木生凉風洶湧天河無浪月
崢嶸相期早向金門策莫向林泉老此生

送吳德謙遊京兼問草廬先生起居

迢〻驛路客舡輕直北關山是帝京海島夷人皆鶩

化翰林學士入論經雲連朔漠瞻天近秋滿淮河見
水清問訊吳　夜深遙望少微星

簡方仲永

方候大雅比南金歷仕艱難白髮侵祭祀衣冠存古
禮文章雅頌託遺音故園飛夢春雲暮仙洞題詩碧
澗陰堪客南遊風雨惡狀黎乘興去相尋

御史時可大寒中見過語余曰余今年六十八
歲矣有一子在閩三年無消息頭貧且病
所依倚不能無求於世余悲之欲濟之

一金相對歎息追和蘇子瞻扶風道中詩以
之簡軸不以送史

御翁老耄食無根卧病愁多白髮長千里南閩無過
鴈五更秋雨亂啼螿年來破屋廬生飯歲暮空山雪
似縮愧我相逢貧到骨悲歌此曲意蒼茫

寄山東黃君瑞　君瑞僑鄒陽嘗有節婦白大娘詩

望虎山頭送子歸三年不見重相思更無書到金谿
縣空有人傳節婦詩白鳥滄波春冏〻寒雲落日樹
離〻相期錦水江頭醉為報輕車已載脂

寄吳養浩甫吳時以集賢待制代祀南海會稽
之神

使君白雲錦盤陀際會風雲意若何代祀百神崇典
禮尊封四世沐恩波斗樞遙夜奎文近仙掌凌空沆
瀣多別去經年尚羈滞相思迴首一長歌

杭州觀閱武和兒伯范

世祖丕圖天廣大外臣雄鎮海門西風高霄漢
動日射沙宮劍戟齊元帥虎符秋氣肅三軍
靈祇百年禮樂今全盛故國遺民已耄悅

酬蒼粟國賓遊演法觀在仙岩

舉芽細路洞門寒松栢蕭森太乙壇压折倒派千歲
乳井空湖蓄九還丹温泉觸石陰雲起白露凋林古
木積載荒蒼林發高興賡歌自寫寄君看

贈貴溪安魯丁縣丞

聖代恩波洽明時禮樂興萬方無戰伐多士盡飛騰
科第明賢路薌溪得縣丞疲氓沾德澤猾吏懾威稜
律令甚嚴舉奸宄廢有懲昆虫無夭札年穀畢豊登
百里民皆化期年政可稱陽春噓暖氣絶壑結寒氷

問字多山客求詩半野僧阜鵰風裏射瘦馬雪中乘
把劍呼春酒看書照夜燈新詞題越帋窄袖剪吳綾
學問端無負遷班自此升江西危素氏歌咏愧無能

寄題大瀛海道院

明州東海角道院幾年開寶構通丹極瓊林閟玉臺
鍊形長對竹遺興獨尋梅羽駕來雲氣瑤壇拜斗魁
鳴簫朝引鳳飛檄夜鞭雷芝草靈苗潤珊瑚老樹[illegible]
滄波馴白鳥幽竅鎖黄能水怪能言語龍精自往[illegible]
山光浮宇宙弱水截蓬萊漢使遊空返秦皇[illegible]

青山襄翠色赤日照黄埃望極蒼茫外羨門安在哉

陳物初清暉堂

萍鄉家世萍山陳新築高堂古澗濆臨水每同鷗結
社采花開與鹿為鄰窻通晴旭排紅樹簾捲秋飈暗
緑筠根覆梯山烟淰〻縛舡登瀨石粼〻鳳啣春色
頒真誥龍吐霞光夾羽輪陰洞餅中雲似塔白厓奔
處雪如囷拂衣蘭艸已多碧在眼梅花無數新鐘磬
撼林羣鶴唳丹砂貫井毒蛟馴張公昔訪來歸陀陸
子前朝此問津烟雨晦明真若画山川靈怪豈無神

未應芝巘終辭漢可是桃源不記秦我欲從今就君
住定看東海変黄塵

春日上高橋阡

春草如帶長生於阿根基不見墓中人但見墓上樹

和毛越見寄黄茅山道中絶句

十里黄茅路幾株寒食花雲從山崦沒日向石林斜

隴頭水

隴頭之水向西流莽〻寒雲草樹秋水中尚有秦時
血今古征人到此愁

過清遠驛

雲湖故鄉芳草迷江東江西人別離征舡幾日洪都
去清遠驛前聽子規

思賢亭

學士前身衡岳君景星華月鳳皇羣門屮只有山人
在價構高亭想暮雲

秋日懷大瀛海呂尊師

去年君自信州回斜日江亭送酒杯猶記別時重有
約秋深日日望君來

其二

寄書已到三茅觀四月君歸定得看楚水吳山二千
里可無消息報平安

送友人遊浙

常山縣前放舡開桐廬江口寄書回君行不受人間
熱六月海潮如雪來

送呂尊師墨

客恵學帖費秋澄疏轉塵沙空復情尚有囊中殘墨
在今年分贈呂先生

叔儀送扇

撫州竹扇制來新鄧子持歸送野人六月江南如此
熱海風一起淨黃塵

補錄梅仙峯七言律詩

謫疏當年奏漢宮至今名跡徧諸峰經臺半掩三
花樹丹臼橫遮五粒松近水衣裳清露濕並厓芝
术白雲封國君更憶非匕子杖屨登臨得屢從

先生官學士時所著雲林集二卷有詩無文係
其門人葛邏祿迺賢易之所編然更歷元明兩

朝四百餘年見其集者或尠矣今懸購維艱諸
凡扌茶拾概因江西通志藝文及 朝詩
選朱彝尊明詩綜次序登入本集旋有搜羅嗣
容補雕可也之梅謹識

卷十四終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其原集本五十卷世久無傳明歸有光得其手稾因編爲說學齋稾凡一百三十餘篇又所作詩名雲林集乃納新所編此本文十三卷詩一卷乃其鄉人取二集稾輯而成雖名全集實非原本故今仍錄說學齋稿雲林集以存其舊此本則附存目焉

元釋集一卷

〔明〕釋克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釋集一卷》提要

元釋集

克新著

送石仲德司丞

戎馬生四郊避難去鄉國鄉國豺虎多十年歸不得旅食大江南田野亦荊棘游魚潛舊淵飛鳥栖故林天地物尚爾戎獨何為心驅車戒遠道歲寒氷雪深兵革方去息長淮溆烟草況有簡書縈豈止還家好政餘事耕桑虛名奚足道

會陳彥博編修

自昔合并難況乃干戈際陳君去京國一別彌年歲耿耿在中懷烽烟邈迢遞忽復乘海槎銜命自天帝四牡稅中林徒步屏奴隸入門坐我床驚呼喜欲蹶刋君奚門来邂逅成夙契為予信宿由諧笑忘形勢官市沽酒醪暮雨剗寒齋勸君各盡觴與君聊玩世雲瑞皓月升城外終風曀且勿疾其驅茲會良可繼

贈劉秀才

山之虎兮有爪如鐵馮婦搏之飲其血水之蛟兮有牙如鉞周處斬之服其骨君既有才復有藝如何落魄風塵際方今天子圖治惟賢求閭閻談笑皆封侯何不攜書奏之蓬萊宮佩取印如斗歸山東

題馬

伯樂不復作世間有馬無人識騄駬服鹽車垂首太行飢且驅駑駘居天廐身被文繡餘芻豆吁嗟乎駑駘飽騄駬飢雖有千里將奚為

茅山沈道士琅玕所

仙人種玉茅君山春風抽出青琅玕萬箇森森翳雲日下有芝草長闌干九秋瓊露墮瑤海鳳皇夜栖毛羽寒仙人時來琅玕下采芝斲玉和神丹丹成白晝上天去鳳鳴環佩聲珊珊

送湖州潘總管

昔日五馬來湖山千里俱蒿萊今朝五馬去湖山千里皆禾黍五馬如飛龍大旱作雲雨五馬如飛熊遠塞驅貔虎五馬兮璠玙不可攀兮奈何

壯丁行

去年差壯丁駕船下海討狂賊今年差壯丁荷戈遠戍河南北去年行者秋已還今年去者無消息去年壯丁初發時始蘸驛前江水淘長鎗巨戟各在手椎鼓鳴鉦揚大旗爺娘頓足妻拍手號哭向天淚如雨陰風蕭蕭黃塵飛日落哭聲猶未已近聞河北新戰平血流如海屍如城嗚呼安得盡銷天下之甲兵鑄作農器驅民耕

齏甕

先生食齏如食肉一日不食心不足淡然中有至味存鳳髓龍肝何足論昔者韓公有高識五年太學朝朝喫後來易簡雖復知酒酣夜半一

咀之長安少年那解此羊肉如林酒如水酒瓶
羊栅酒吏懷先生甕甓長年在

高同知懷傳軒

退食獨閑情商庭版築生列星垂野大落月照
梁明老去嗟何及秋來夢不成瘡痍滿天地霖
雨若為傾

次韻谷劉鎮撫

茂陵舊公子氣壓陣雲低一節臨軍幕三邊息
戰鞞賦詩朝倚馬起舞夜聞鷄為愛溪樓靜重
尋水郭西

次韻谷蘇太史

微雨作春寒兵戈道路難百年嗟遠別千里愧
相看把酒花連席揚舲雪滿灘水西官閣靜文
字更盤桓

留月軒

我欲留明月月行那可留金波流金席桂影散

瓊樓斜隱藤蘿石遠臨蘆荻洲長歌興無極門
外露華秋

送蘭宣使還閩省

渡浙春云盡還閩歲已闌戀親雙鬢白報國寸
心丹使節雲千里官船月一灘人生忠孝大來
往莫辭難

送王中丞赴浙西使

西湖冰伴柳初青五夜雲天動使星烏府十年
驚白髮黃麻千里下青冥秋霜舊柏陰連屋春
雨高槐綠滿庭衣繡重臨邦士喜兒童騎竹擁
江亭

送茅山王道士

緱氏山頭醉碧瓶茅君洞裏奏璚簫林間放鶴
歸蓬島月下騎鯨渡海潮石室雲寒珠樹老丹
田春暖玉芝饒列仙琳館成灰劫萬里江湖酒
一瓢

竹林讀書處

蘭家孫子讀書處萬國琅玕擁碧幢六月簽陰分峴首九秋蒼雪墮湘江墨池暖浴鵷雛並方圃晴飛翠羽雙南國宦遊戎馬隔月明歸夢繞螢窓

送汪公輔會試兼簡張祭酒

歲晏征車指帝闕鴈飛沙塞雪絲絲鳳皇爭覩岐陽瑞騏驥應空冀北羣瓊館燕餉花作陣粲宸朝散馬如雲煩詢祭酒尚書府千里須傳諭蜀文

送王尚書還朝兼簡張學士

文采丹山一鳳毛吳藩徵鑲獨賢勞飛帆轉海南風正曳履趨廷北極高花擁御筵歌湛露香浮官甕賜蒲萄朝迴為報張燕國莫把新詩奪錦袍

題清心堂帖巻後

山郭高堂花木新夜虹穿屋結晴雲繞床蛇蚓鍾王字淋架琳瑯秦漢文筆塚秋烟迷鳥跡墨池春雨散鸞羣爲憐書法湮淪久亂後題詩獨憶君

岳飛墓次劉治中韵

西湖水色映陽阿偃月堂連瑪瑙坡方擁貔貅驅塞虜豈期鷹隼被虞羅兩宮天遠嗟何及中土溝分恨轉多異代英雄同感慨酒酣彈劍一悲歌

寄唐伯剛斷事

鳳麟洲接鳳皇池秋雨春雲入夢思三尺光芒雷令劍百篇風月杜陵詩河邊躍馬花迎節江上聽鶯酒滿卮底事淮陽徵不起空令野老望旌麾

次韻寄開元方厓禪師

我家黄髮大中郎文采多應雨露藏弟子鳳皇

吟總好故人蝴蝶夢何長清秋葉覆臺前石白
畫花深竹裏床著處都緣龍象繞保陰猿隺識
天香

次韻陳敬初員外由題三塔寺

南省郎官金馬客使車遠駐郭西林龍官乞水
波濤險鴈塔題詩辭翰深世外烟花春爛熳雲
端幢戟夜蕭森十年海國論文舊風雨滄江辱
屢辱

濮元帥別業

海國元戎鬢未斑歸來拄笏看青山田園暮景
烟塵外臺榭春風錦繡間桐影連溪鷗臥穩桂
香吹月鶴飛還碧蓴絲鱠黃花酒時向樽前一
解顏

題本上人望松圖

立隴青松天一涯兵戈千里未還家潮迴滄海
鯨波險路入舟山鳥道賒心逐孤雲飛落日夢
隨明月上浮槎野夫亦抱終天恨何處相期賦
白華

寄杜尊師

當塗貞士金門客孫子詵詵總鳳毛石室圖書
香霧合洞天樓觀彩雲高秋風吹笛龍吟水夜月
彈琴鶴在皐春雨一蓑苔渚上重攀鐵鎖聽仙
璈

送除上人之武林

雪花飛送浙江船歌斷驪駒一惘然荊棘銅駝
淒暮雨樓臺鐵鳳隨秋煙遼東鶴返塵生海石
上人歸月在川回首六橋楊柳外水光山色共
晴天

初至檇李

通越門中逢故人與溪橋上送餘春燕飛官巷
飛花老鶯囀江亭楊柳新行李風塵千里道縕
袍天地百年身未聞淮海休兵甲回首關山一

損神

題山陰圖送別

杖藜何處訪幽居萬壑千巖一草廬花發湖頭兵散後船回谿上雪飛初風流遠挹蘭亭會雲祕深探禹穴書歌羅陽関仍進酒隔江輦敷政愁予

送帖尚書還朝兼簡危叅政

臨遣王華選上班尚書持節下天関江南王賦三年入海上仙槎五月還奏疏紫雲開雉尾進圖紅日繞龍顏（龍）故人鳳沼經綸久歲晩帰耕何處山

送日本成上人

浮海東来一葉身鷗波浩蕩孰能馴十年風雨南游楚萬里関山西入秦書寄蕃航帰故國詩題齋寺送青春誅茅深入封局底莫種桃花引世人

次韻茅經歴聽雨

秋来客裏易愁生夜半燈前風雨聲常恐浸淫禾耳出豈宜滂沛馬頭傾十年群邑疲徵賦千里関河苦用兵端是長官憂國計天時人事總関情

寄題敞雲楼

林杪飛楼對碧峯屋頭雲氣逐飄風五更星斗朱闌外故國山川錦席中華表月明帰白鶴赤霄秋淨送冥鴻登臨欲寫江南意王粲當年賦未工

次韻顧仲英還呂

画舸載書随早春平湖雪消楊柳新黄鵠九霄不可致白鷗萬里誰能馴謝安是自庙堂器元亮本非丘壑人聖主徵賢圖治急未容便作耕桑民

登姑蘇城

城上旌旗烟霧重樹頭初日出雲紅一溪鷗散荛花兩兩岸鶯啼揚柳風邊塞鼓鞞終日振鄉關道路幾時通江南春色渾依舊桑柘青〻門巷空

岳飛墓次吴府判韻

湖上孤墳青草生一門忠孝擅嘉名力扶社稷還帰正誓取山河不用盟先帝終天讐未復大臣欺國志中傾丈夫自昔皆如此感激英雄萬古情

次韵方推官感興

鴛湖風雨曉吹晴野曠天高金氣清鳳詔早頒南國使龍旗新動朔方兵關河千里民初息吴越三年賦始輕戰力邦家戡禍難釣灘何處濯吾纓

送集賢都事范文炳開赦還朝

紫色泥書下九天皇華直到海東邊馬行齊魯山千里帆渡江淮雨一川西掖梧連金井月上林花擁玉爐烟秋風帰去承殊渥四牡工歌玳瑁筵

奉寄崇報仁禅師 并叙

行中禅師與予同生番易而長予十三歲早以径山書記主蘄之德章道化盛行於江淮間嘗為蘇長公祠堂記虞侍講極稱其文有史筆以辟難來江浙未幾主餘姚雲[illegible]近又開遷紹興崇報予以睽違之久而喜其屡鎮名山為吾宗砥柱於是詩以慶之且求教也至正十七年秋九月既望

故園人物久相知今代文章点一夔千里江山春草夢十年兵甲暮雲詩著書芸閣虹穿屋行道松林月照池聞説高居隣栢府旁冠驄馬共襟期

次韵答柳仲脩宣使

青袍白馬南藩使解后江城三月初把酒流鶯
啼别圃倚樓飛絮落前除君趨大府才華盛我
住空山禮法疎携手勿論鄉國事十年兵甲復
何如

次韵閒人德樹同知追賦元正朝賀之
作

五雲春色滿蓬萊丹陛精旗日月開香繞袞龍
青玉案花迎鵷鷺紫霞杯聖神有志宣光業経
濟何人管葛才此日鵷行猶在眼董生承詔自
天来

奉答宣讓王太子 二首

世皇枝葉茂千秋為國藩垣淮水頭聞說府中
賓客盛小山叢桂碧雲稠数椽郊屋数株松蒲
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
山中

達丞相承恩詞次張員外韵 二首

金壺玉露逐皇華黄土重封識内家宴罷省門
扶上馬微風吹側帽簷花名馬西来跳雪濤大
如重刷錦雲毛也知不是尋常種千騎中間獨
价高

寄三塔寺雲海和尚

雨後龍孫過屋長半池疎影月微茫鳳皇巢在
雲深處日日銜花到上方

為清上人題竹 二首

石湖春水碧漣漪湖上春風筍蕨肥十載兵戈
帰夢遠翠雲深擁鳳雛飛
憶昔丹丘侍玉京百年江海未忘情春風林館
披圖画烟雨濛濛翡翠鳴

題画七首

琪樹連雲雨露新半山樓閣擁金銀錦袍零落
風塵際巖壑鶯花幾度春
子真谷口春耕罷牛背看山更賦詩鳴鳥一聲

茅屋外碧桃千樹雨綠〻
人生只合江南住一曲溪山二頃田紅稻吹香
蓴菜美春花秋月是年〻
空谷雲深山路遥一灣桃雨漲溪橋白駒皎〻
人如玉裘度春風長藿苗
山中窂相鬢毛斑雨箇青松屋一間草滿空庭
春晝永看雲飛去看雲還
萬松深處一茅亭坐對匡廬九疊屏黃鳥出林
春未老一溪花雨晝冥〻
霜落江山木葉空十年脩竹夜生風蓮華峰頂
巢雲客獨自吹笙明月中

題酸齋小像

抛卻朝簪下九天西湖風月一漁船蘆花夢覓
魚龍遠又是人間五百年

題恢復初梅

雪消春色滿天涯南北枝頭總著花驛使不來
歸路斷海風吹月照江沙

李煥章竹石居

鮮組歸來賀監湖萬竿脩竹一茅廬石根春樹
排雲直花影高連長者車

西湖景二首

蘇子堤邊楊柳春湖中簫鼓畫船新誰知歌舞
繁華地回首東風漫歷戰
山色湖光雨後天雨邊樓閣麗蒼烟酒船歌管
隨烽火花落花開杜宇啼

次韻顧玉山題杭上人芭蕉

山寺春深積雨餘坐看花影上堦除新詩吟罷
無人到只向芭蕉葉上書

次韻答唐伯剛斷事

平湖落月照漁汀風起槎頭欲挂譽城上倚樓
看明月河東詞客水西僧

題趙清獻公圖送趙知州

携鶴帰来自蜀山画角今復送人看秋風江海
旌麾遠霜鬢蕭々鐵面寒

隱居圖

戰馬多多戰士肥總逢披著征衣首陽商嶺無
人到幾度春風老蕨薇

輞川漁樂圖

華子岡頭輞口莊桃花春水漲滄浪先生投疏
帰来早半世功名一釣航

画松

長向廬山斂外看大夫應合拜秦官女蘿例挂
絲千尺萬壑風霜幾歲寒

墨蘭為中上人題

鳳去岐山杳不聞美人空復憶湘君春風九畹
香如海紉佩帰来倚碧雲

題画

江樹花殘陰消津移舟陰處理絲綸春醪如蜜
魚如玉誰管飛龍是故人

贈夏君美同知

十載中吳戰伐多使君談笑靜干戈漢廷封拜
論功爵羞殺征南馬伏波

元釋集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釋克新撰克新姓余氏字仲銘自號江左外史又稱爲雪廬和尚鄱陽人元末住嘉興水西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嘗奉詔往西域招諭吐番所著有雪廬南詢槀此本別題元釋集僅古今體詩六十餘首考賴良大雅集載有克新詩四首而此本皆無之蓋後人於雪廬集中摘錄抄存非其全稿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第二四册
作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页数＝８５６
ＳＳ号＝１０４８６９０９
出版日期＝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7月第１版